



尚  
家  
普  
世

規  
一  
十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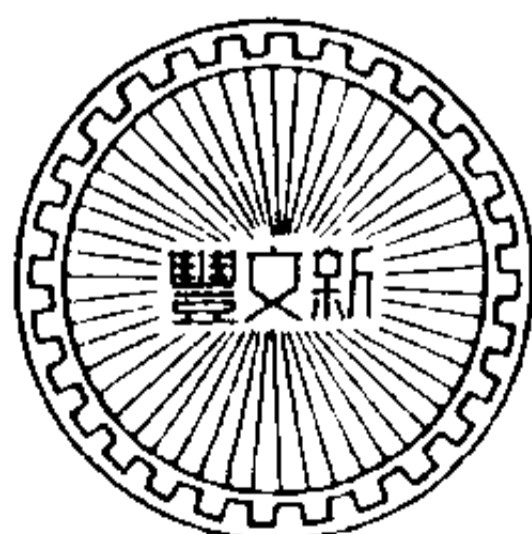
據宗本重雕  
吳昌碩老缶篆  
田  
田

吳興張氏景樞  
宗元善本彙刊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二六六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尚書

尚書註疏二十卷附校勘記一卷(二)(卷十五至卷二十).....	漢 孔安國傳	
尚書釋文殘一卷.....	唐 陸德明音義	擇是店 一
尚書講義二十卷.....	唐 孔穎達等疏	
黎齋家塾書鈔十二卷附錄一卷.....	民 張鈞衡校勘	
書集傳或問二卷.....	唐 陸德明撰	吉石庵 一〇一
尚書稗疏一卷.....	宋 史 浩撰	四 明 一〇七
尚書義考二卷.....	宋 袁 燮撰	四 明 三一五
尚書古義一卷.....	宋 陳大猷撰	續金華 五九一
	清 王夫之撰	昭 代 六三五
	清 戴 震撰	聚 學 軒 七〇五
	清 惠 棟著	昭 代 七五九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 使召

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作召誥召誥

以成王新即政 義 成王至召誥。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

因相宅以作誥 義 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

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設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

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叙其事作召誥。傳武

王至居焉。桓三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

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

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

實一鼎素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

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月然鼎之上

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

陳戒。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

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

宅序以經其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

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惟太保先周公

相宅 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 越若來三

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肫於肫三日三月五

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肫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

反厥既得卜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

慮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丙越

五日甲寅位成 於戊申三日庚戌以庶殷之民治都邑之

治之位皆成言殷殷本 惟二月至位成。惟周公攝政七年

其所由来。納如銑反 義 二月十六日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

日即為望是已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畧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考○於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傳肅明至所居○說文云肅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肅肅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肅又於肅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已

尚註疏卷第十五

三

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與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依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納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納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

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

于洛 周公順位成之明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

編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

二牛后稷於天有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

稷共牢○共音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

侯甸男邦伯 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味

就功邦伯方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其已命殷庶衆殷伯即州牧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之民大作言勸事

尚註疏卷第十五

四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諸侯公卿並觀於王王與周公

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 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又反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旅王若公 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錫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若翼至若公○

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

達而編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

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

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

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

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

殷衆衆殷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

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

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納○周公以順立成之明

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納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

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吏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後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條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宰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禩皆據祀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其率。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

尚註疏卷第十五

五

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至牧也。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殷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歛謂賦功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寸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

周公。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大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眾殷之民大

尚註疏卷第十五

六

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自此以下皆是也。誥告

庶殷越自乃御事 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呼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其大子此

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嗚呼曷其

奈何弗敬 敬之欲其行敬。義 誥告至弗敬。召公所陳戒

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目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為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

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尤改之况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軀之大故傳言天子雖大尤首子者凡人皆云天

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

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厥終

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瘝工頑反夫知保抱

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嗚

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

下有德者命用義天既至用懋○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勉敬者為民主義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及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

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王

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

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今時既墜厥命墜其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

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冲子成

行古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王其至自天○既言皇天眷顧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義

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至王命○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長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

王其至自天○既言皇天眷顧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士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矣。聖王為政當所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可**

尚註疏卷第十五 十一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二國命嗣若功** 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

**正義** 我不可不若功。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年長不與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與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

尚註疏卷第十五 十一

**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季友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  
求天長命以歷年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

小民過用非常  
欲其重民秉常

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  
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

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  
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

小民乃

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  
於天下言治政於三亦有光明

三義

王乃至王顯。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三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

尚註疏卷第十五

十三

言為行常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王至猶是。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命由天授速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

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狂為難也。傳言王至歷年。其德之用言為行常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秉常。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至慎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傳王在至光明。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  
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

尚註疏卷第十五

十四

庶幾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我欲王用小民受  
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

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拜手首至  
手稽首至越

友民保受王威明明德  
言與匹民百君子於交愛民者  
共安受王之威明明德奉行之我非敢勤

王未有成命王亦顯  
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  
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

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言我非敢獨勤而已  
惟恭敬奉其幣帛用

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  
受天永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三義

上下至永命。上既勸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

尚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

詳而解之。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離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也。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召公先相宅，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更反，注遣使同。作洛誥洛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召公至洛誥，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王告以居洛之義。正義：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叙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于洛，下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

尚註疏卷第十五

十六

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錫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亦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予乃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乃

日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亦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予乃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乃

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正義周公至民明辟。周公將反歸政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如往釋詁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

尚詳疏卷第十五

十七

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至之治。有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于教化始營此都為明君之政治言欲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我卜河朔

黎水我卜我使人卜河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北黎水上不

吉又卜澗澗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朔朔北也澗直連及近附近之近

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今洛陽也

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予惟至兆未告成王。俾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

其美。貞正也馬云當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

周公道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澗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傳致政至之意。下文摠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憊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傳我使至食墨。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鄆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傳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澗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其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拆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項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未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

尚詳疏卷第十五

十八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

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

其美。貞正也馬云當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

也馬云當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

之美十千為萬十  
萬為億言久遠

### 拜手稽首誨言

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來  
教誨之言。盡于忍反

王拜手至誨言。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  
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  
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  
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  
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  
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美。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  
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尚不稽首况於臣乎成王  
尊敬周公故咨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  
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  
言公至其美。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  
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  
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  
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仲來來者  
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

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備久遠美公  
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  
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  
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  
乃萬萬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  
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畧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  
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尚註疏卷第十五

十九

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美。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  
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尚不稽首况於臣乎成王  
尊敬周公故咨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  
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  
言公至其美。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  
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  
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  
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仲來來者  
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

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祭家祭祀以禮典祀於  
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王既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  
於周行其禮典我惟

曰庶幾有  
善政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就  
行王命

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  
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日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  
惟命

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  
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  
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

朋孺子其朋其往  
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  
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

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  
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燄音豔叙絕句馬讀叙句字屬下令力呈反

厥若彝及撫  
事如予惟以在周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  
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

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  
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  
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嚮許亮反注同惇都混反

周公至有辭。王求教訓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  
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  
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  
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  
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  
祀又申述所以祀神功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  
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  
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  
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  
尤宜禁絕故于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上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  
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  
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  
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  
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  
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於時制禮已訖而云

尚註疏卷第十五

二十

周公至有辭。王求教訓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  
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  
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  
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  
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  
祀又申述所以祀神功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  
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  
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  
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  
尤宜禁絕故于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上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  
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  
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  
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  
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  
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於時制禮已訖而云

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頌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而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改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

尚註疏卷第十五

二十一

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廷亦是也○傳惟天至化之○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教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畧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

以此事為戒也○傳言朋至以初○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欲微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者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考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為也惟當用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今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福小急躁為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政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今周頌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之位惟當終其美業○王其當敬識百君諸

尚註疏卷第十五

二十一

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惟不役志于享凡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悔慢不可治理○正義言已如是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頌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悔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

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  
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  
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  
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  
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  
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  
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乃惟孺子  
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禁民彝**  
我為政常若不暇汝  
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頌音班徐甫云反馬云猶也禁音匪又芳鬼反

**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  
必勉為可長○  
豐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

**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厚次叙  
汝正父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  
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

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  
皆來○被皮寄反又被美反  
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  
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頃勉力為之乃可  
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  
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  
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  
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間遠近者悉皆用來  
歸汝矣○傳我為至用之○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  
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  
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  
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

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  
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  
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頌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成  
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  
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為可長久  
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獲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  
傳厚次至奉之○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  
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  
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  
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  
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  
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  
下之民無間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  
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且教於州  
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  
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

**公稱丕顯德以予**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  
之業而奉順天○  
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

**小子揚文武烈**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  
之業而奉順天○  
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

**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又當奉天命以和  
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

**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  
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

**惟台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言公明德  
光於天地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言公明德  
光於天地

**予**

**冲子夙夜惇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  
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至



祀。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治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成王以周公誨已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天命是也孔分經為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

尚註疏卷第十五

二十五

士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治。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治於民也。傳言政至能。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

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王曰公功非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道我己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公功至若時。王又重述前言還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於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救亡婢反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直吏反下同。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監工衙反注同。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尚註疏卷第十五

二十六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王曰公予至四輔。王呼周公我四維之輔明當倚倚公。王曰公予至四輔。王呼周公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倚倚公也。傳我小至佐我。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佐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

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將祇歡**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無困

**哉我惟無斃其康事** 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

留無去以因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德。○數音亦厭於豔反。○正義。王曰公。○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

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 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

**考武王弘朕恭** 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越乃光烈

相宅其大。博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

**為四方新辟** 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

尚註疏卷第十五

二一七

二一八

二一九

二二〇

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字先。我且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衆心為周家立。○義。周公至乎先。○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信者之所推先。○王之留乃興而為言曰。王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禮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且以多眾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為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為去。以留為來。故言王命我來。居臣位。為大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為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為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傳少子至賢人。○少子者。乎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邑為政。故言來訓。典為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

尚註疏卷第十五

二一八

二一九

二二〇

二二一

二二二

二二三

二二四

二二五

二二六

二二七

二二八

二二九

二三〇

二三一

二三二

二三三

○傳曰其至成功。重以誨王成其事故言曰以起之。傳我  
且至推先。且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且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  
皆稱子故以多子為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  
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  
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  
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  
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考朕昭子刑乃  
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單文祖德俾來恣殷乃命**  
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  
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君土

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  
而安之。單音丹馬丁但反信也。予以秬鬯二旨明

**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  
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

成王留之本說之。秬音巨鬯勅亮反香  
酒也。由手反又音由中搗也。禋音因。予不敢宿則禋

**于文王武王**  
言我見天下太平則  
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叙無有違自

**疾萬年厭乃德殷乃引考**  
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  
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

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長成為周。○備工  
豆反厭於豔反注同馬云厭飲也徐於廉反。王俾殷乃承

**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  
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

我子孫而歸其德。○考朕至懷德。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  
德矣勉使終之。○義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

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  
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

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旨罇內我言  
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

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  
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

尚註疏卷第十五

二十九

尚註疏卷第十五

三十

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  
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  
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  
之。○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  
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  
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已來居此地  
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  
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  
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康誥之作事在七年  
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  
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旨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煮鬯金之草築而  
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  
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註云禋  
敬也是明禋爲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  
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  
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旨

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旨告於文人則未祭實  
之於旨祭時實之於彝彼一旨此二旨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  
彼王賜旨使告其太祖故惟一旨耳此經旨下言曰者說本盛酒  
於罇乃爲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此申述上明禋之  
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  
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  
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  
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  
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爲明堂曰明禋者六  
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  
廟告成洛邑。○傳汝爲至爲周。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傳典  
故言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註云違遇也患疾之  
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爲政  
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  
殷國乃長成爲周。○傳王使至終之。○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  
德此教爲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

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孫當行不怠則其長觀我子  
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爲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  
晦到。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

**烝祭歲文王駢牛二武王駢牛二王命作冊逸**

**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明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  
烝祭歲古者褒德實功必於祭日示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牛告  
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伯禽封命之書皆同  
官喚反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伯禽封命之書皆同  
官喚反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拜前魯公拜後

**惟七年**  
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  
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

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  
云文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  
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是周之歲首特異

常祭加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  
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爲國君也

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  
廟之太室行禋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

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爲  
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

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  
爲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

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壽五十六  
年三月云丙午泚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

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九月辛  
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

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  
魯侯。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

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  
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

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  
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

致齋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  
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實功必於祭日示不

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  
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

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  
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

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駢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  
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

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  
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

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  
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

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  
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

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  
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

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  
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成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

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爲重故言王裸  
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

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  
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

爲重故特言之。傳王爲至拜後。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  
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

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傳言周至終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故終述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

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作多士多如字或作測非

士所告者即衆義成周至多士。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

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

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叙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

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

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傳殷大至誨之。經云商王士殷

遺多士皆非民事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

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為王官

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摠號故言

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稱頑民之

意經云移爾遐跡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

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

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惟

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

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

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弗弔旻天大降

喪于殷稱天以愆下言愆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

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愆眉隕反喪息浪反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

命終周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

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衆士臣服我

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

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佐我我其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

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義王若至明畏。周公以王命

○為子偽反畏如字一音威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

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

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

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為天子也

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為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為之非我小

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為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

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

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夏者夏者夏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夏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勅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雲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祐至天命○肆訓故也直云故尔多士辟無所結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尔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

**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謹告**之○樂音洛下同謹棄戰友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

**乃命**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甸徒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我聞至四方○既言天之効驗法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諭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

**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謹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肯

**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

**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幸

**桀滅湯興以譬之○傳言上至告之○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

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謹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謹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

**自成湯**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宗廟社稷○上時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宗廟社稷○上時

**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

**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勞國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雲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先祖勤

**之事乎**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暴亂甚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大喪亡之誅喪息浪反

**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

**有聞亂**自成至于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

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法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為教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淫泆俱訓為過言紂大過其德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為教言其

尚書疏卷第十六

五

多行雷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聞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周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紂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

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

殷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王若至不

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眾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周王至恤祀。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紂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

尚書疏卷第十六

六

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王曰猷告

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

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



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

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徒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王曰猷至天命○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違德義之故耳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

人素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

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察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諸臣陷道者大

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

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道至

誨汝○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

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

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

西也○傳汝無至怨我○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

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

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

至用之○夏人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

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

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

今為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遷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昔我

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

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猷他力反比毗志反註同遠于萬反○王復言曰衆士昔我

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之性命死生在君誅

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

教之為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

多為順道翼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昔我至國君○金勝

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

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

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遷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

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商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

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

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天之所罰罰

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

苟為之也遐逝俱訓為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

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此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

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

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

爾士爾乃尚盥幹止

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

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

爾不啻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汝不能敬順其

尚註疏卷第十六

七

尚註疏卷第十六

八

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  
身言刑殺○壹始豈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

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

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  
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

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王曰告至爾遷○王又言曰告汝

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

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為汝眾士所當服行臣

事我宗周多為順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

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

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

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

為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有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

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今汝至

有年○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之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

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

本土有幹有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

句為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

年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無逸成王即政恐其

名傳中人至無逸○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

篇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

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

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篇之次第以先

後為序多士君與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

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

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

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

逸乃諺既誕不勗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

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諺魚戰反

義周公至聞知○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

為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

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

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

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至依怙。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體于遊政形之逸也無為而治也。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謬不恭已足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謔謔則叛謔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也。尚註疏卷第十六

老之人詩云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也殷家中世尊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反 治民祗懼不敢荒怠 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治直吏反 注同馬作嚴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以敬畏之故 正義 周公至得壽考之福 五年。

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為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

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

事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武丁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則小乙死乃有信

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其在至九年。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

年 怨故亦享國求年 義 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

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舊久也在即位

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位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怠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明王所為善事計

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其在祖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相

**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

**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悖獨○傳求營反字又作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

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義**其在至三年○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為

王父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悖獨故祖甲之享有

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

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

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

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

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

傳在桐至悖獨○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

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

敢侮慢悖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祖○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

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

**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不聞小人之勞惟

**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

**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

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

**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

王故本**文王甲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

其父祖**文王甲服即康功田功**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

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

**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思慮政事用皆和萬

尚註疏卷第十六

十三

尚註疏卷第十六

十四

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文王受命惟

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正義

周公至十年。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且至于日中，及是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為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大王至父祖。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微懿皆訓為美，微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微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微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其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日，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昃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具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

尚註疏卷十六

十五

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為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拆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慶反，夫音扶。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言紂心迷政亂，以酒為凶，謂之酗。酗酒為德，戒嗣王無繼。周公至德哉。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如之。配況付反。正義。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其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於酒德，故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

尚註疏卷十六

十六

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為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拆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慶反，夫音扶。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言紂心迷政亂，以酒為凶，謂之酗。酗酒為德，戒嗣王無繼。周公至德哉。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如之。配況付反。正義。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其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於酒德，故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

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  
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  
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  
至過矣。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  
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  
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  
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  
至如之。酌從酉以凶為聲是酌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  
酌酌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酌酒為德飲酒  
為政心以凶酒為已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

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譎張為幻譎張

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

尚誥疏卷第一

十七

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

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

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

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

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

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

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

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

否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

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傳譎張至惑也。譎張誑也釋  
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  
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  
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  
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  
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  
法閻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  
亂正法盡也閻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閻致此佞人言此閻君已身  
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  
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

傳以君至其上。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

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

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

尚誥疏卷第一

十八

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

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

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

帝不敢含怒其人其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

悅周公至含怒。既言明君閻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

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

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

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  
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釋詁云皇  
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  
自敬王肅本皇作况况滋益用敬德也。傳其人至和悅。或告

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

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怨憾詛詈汝則信有人誑惑之言小人

受之。憾胡暗反則若時不求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

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叢才公反至厥

身。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

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則如至含怒。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

讀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保太保也師太師也馬

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

右馬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

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義召公至君

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保太宰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

妄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周公呼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

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

有周道至已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寧于休若美

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

我亦不敢知

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裴音匪忱市林反

我亦不敢知

我亦不敢知

我亦不敢知

我亦不敢知

我亦不敢知

我亦不敢知

曰其終出于不祥

言殷紂其終際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正義**周公至不祥

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為師順古道而呼曰君與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至以國。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與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與同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立亦然也。

不敢靈于上帝命

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已音以

弗永遠念天威

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

無過違

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

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

家則不得知

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

歷

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 嗣前人

恭明德在予小子旦

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言異於餘臣

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

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

**正義**嗚呼至冲子。周公又歎而呼召公于我童子童子成王。曰嗚呼君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

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

違法之闕惟今天下眾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眾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其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不至不留。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與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又曰天不可信我

道惟靈王德延

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

釋于文王受命

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

天不庸

又曰至受命

又曰天不可信我

又曰至受命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

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

命

命為天子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伊陟為保衡言天下所

取安所

取安所

巫咸又王家

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

取平

取平

巫咸又王家

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

取安所

取安所

巫咸又王家

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

取平

取平

巫咸又王家

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



敏反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成子巫氏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正義**公曰

至甘盤。言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亳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尹摯至太平。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

尚註疏卷第十六

二十三

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伊陟伊尹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孫。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成文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大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墮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墮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

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成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傳高宗至傳說。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率惟茲有陳保又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

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

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正義**率性至百姓。此伊尹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

率循此爲臣之道有陳烈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爲王之命則使

尚註疏卷第十六

二十四

商家富實百姓爲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率訓循也。說賢臣伊尹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爲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烈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爲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

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

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

大臣可知。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王猶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辟必亦反。故一人有事于四

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

而信義王人至是乎。王人謂與人為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大

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

以為憂况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

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

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

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

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

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

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

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

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君之所

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

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况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

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

一人至信之。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

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

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下筮無不是而信之事

既有驗言如是。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

則人皆信之。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

殷嗣天滅威信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

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義公曰君與天至造邦。周公呼

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義召公曰君與皇天賦命壽此有

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德故能安治有

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

汝與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

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格訓

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上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

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

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

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

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

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

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

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上句言善者與而惡者亡此

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

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

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

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目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與

滅由人我欲輔王。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割申勸益王

使為平至之君。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割申勸益王

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

勤德以受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號叔有若閔天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

叔字文王弟天名。號寡白反徐公。有若散宜生有若泰

伯反閔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

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義

公曰君與至厥躬。公呼召公曰君與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

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勤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

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文王去此

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

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

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

義以受天命。傳文王至天名。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

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號

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為文王之弟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

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傳



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弱而已詩云  
冰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備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  
王在大川我往與汝與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  
也。傳今與至天乎。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  
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  
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  
鳳尚不聞知况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  
平不可異也經言者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  
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  
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  
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  
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  
云因時鳳皇至固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  
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  
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  
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况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

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  
此以鳴鳳易致况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  
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  
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乎**

**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  
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  
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  
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  
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猷訓為謀告  
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  
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

極 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  
曰汝明勗偶王在賈  
惟文王德不承  
無疆之恤 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  
公曰前至之恤  
乘茲大命 在於成信行此大命而已  
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  
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  
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  
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  
輔。傳前人至正矣。乃緩辭不訓為汝。傳汝以至而已。勗  
勉也偶配也賈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  
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  
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告汝以我  
之誠信  
官而名之勗使能敬以我言視於  
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

**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若我惟曰當因我  
文武之道而行之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

不勝受  
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  
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  
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  
言多福  
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  
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  
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

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其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當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後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嗚呼篤恭時二人我式克至于言非文武道則不言。嗚呼篤恭時二人我式克至于

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威成文王功于

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功于不懈怠則德教

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義嗚呼至率俾。周公言而嘆曰嗚呼

地無不循化而使之義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

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

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

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

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

天道加義公曰君子至越民。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

於民義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

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公曰嗚呼君惟乃知

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

終則惟君子戒召公祗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

汝至慎終。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三十二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黃岡陶子麟刊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

不相冊書作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義蔡叔

至之命。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叙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編書以世先後為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

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

正百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

商囚蔡叔于郭鄰以重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

齒罪輕故退為庶人三年之後乃蔡仲克庸祗德周公

以為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圻巨依反下同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

取其名以名新義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

管蔡霍等羣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已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侯也。傳致法至國名。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也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傳罪輕至所滅。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

收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肆予命爾侯于東

士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當庶幾修德掩蓋

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

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

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懋乃攸績

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

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

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

視聽非

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王曰嗚呼

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數而勅之欲其念戒小

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如字注同斷工亂反

棄我命欲其終身義侯于東土。此使之為諸侯於東土爾不

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

作政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政。成王東至王

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

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

為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

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

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

並與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

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誓

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

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

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成王既踐滅奄國將

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於蒲姑之

地史叙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至化之。昭二十年左傳

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

城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

遷奄君臣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

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

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士。禮天

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

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

何事凡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為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歸自奄 在宗周誥庶邦 作多方多

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歸政

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

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遷至鎬京。費音秘。王歸自伐奄在於

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

下諸侯國史叙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自武王伐紂

及成王即政新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

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

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

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與俱言

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滅其國以明

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

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

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

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傳言五月遷至鎬京明

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官於宗周彼宗

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

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

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

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公以別王自告。別彼列反。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

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王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

至不知。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

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

下民命誅殺屠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

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

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

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

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

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

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

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殷之



戒於夏以謹告之謂  
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有夏

之迪言桀乃大為過民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

言桀之惡正義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

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

災異譴告之異其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

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

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

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上天之

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敬念祭祀

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

少異以譴告責人王與自修政也尚註疏卷第十七

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內言昏甚。重直用反又直龍反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

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亦惟有夏之民叨

憤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

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

服下民也。傳桀乃至昏甚。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惡政無以

俊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

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

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

內為淫亂與孔異也。傳言桀至治民。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

善奉於民眾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

之不敢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

益困而政益亂也。傳桀供至賊臣。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

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為貪饕忿憤之行文十八年

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

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饕餮即叨也叨饕謂貪財貪食也

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

割夏邑者謂性能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

殘賊者任用之尚註疏卷第十七

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刑殄有夏惟天

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無所  
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且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  
桀至已者。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用同已  
者以其同己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  
為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  
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  
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慎厥麗

**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慎其施政於民乃勸善其  
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 以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言自湯至于帝乙  
皆能成其王道長  
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  
能用勸善。相息亮反去羗呂反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  
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眾罪  
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

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逆反又  
一妙反注同珍亭遍反上時掌友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  
爾多方享天之命 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  
享天之命故誅滅之。辟必亦反

乃惟至之命。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  
夏桀作天下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被  
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  
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絕  
戮眾罪亦能用勸勉為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  
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  
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般也。傳乃惟至民主。大代  
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  
為民主。傳湯慎至刑清。慎厥麗者摠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  
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  
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  
是勸善言政刑清。傳帝乙至勸善。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詳察

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  
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  
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  
汝衆方非天用釋  
棄桀桀縱惡  
自棄故誅放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

**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  
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  
命惡事盡有辭說布 嗚呼至有辭。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  
在天下故見誅滅也。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之  
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  
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紂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  
民大為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  
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

**乃惟有夏圖厥**  
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更說桀也言桀謀  
其政不成于享故

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  
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問問則之間。乃惟至問之。  
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  
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  
代問主也湯是夏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後王紂逸豫  
其過逸言縱  
恣無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紂謀其政不絜進于  
善故天惟下其喪亡  
謂誅滅。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  
音圭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克**  
念作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  
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

**天惟**  
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天以湯故  
五年須暇

湯之子孫莫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  
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二年還師二年

乃惟至念聽 乃惟至念聽  
更說紂亡

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  
繫進於善惟行惡事夫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  
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其念善也計紂  
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  
縱緩多年莫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  
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傳惟聖至滅亡○聖君上智之名  
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  
必不能為聖此事實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其改悔說有此理  
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  
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  
惡者言之○傳天以至二年○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  
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  
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主  
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  
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

尚註疏卷第十七

十一

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  
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未  
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  
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  
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  
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由念湯德延此歲年也

**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手旅**  
天可以代者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界**  
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任音壬

**殷命尹爾多方**  
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天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

**正義** 天惟至多方○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  
眾方大動紂以威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  
伐紂惟汝眾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  
眾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  
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  
我代殷為王正汝眾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代  
者○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  
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  
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  
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  
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  
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  
○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  
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  
當天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今我意也

尚註疏卷第十七

十一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

**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  
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

**享夫之命**  
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洽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夾音協注同

**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今汝殷之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  
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承愛我周故○數色各反

**爾乃自作不典圖**  
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

**我惟時其教告之**  
忱于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

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詰其戰要囚之謂討

其倡亂執其朋黨○要一遙反訊音信倡音昌至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又叛言迪屢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

不靜之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其大罰殛

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其大罰殛

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

召罪以取誅我惟天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

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

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

眾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愛上

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

政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上天之命而自

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

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

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

道故為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

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曰

汝數為不信故我讎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

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疑乎○主遷於上臣易於下

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

民政汝故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

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

居汝常居臣民重臣故云政汝故曰田宅謂之政猶捕魚謂之漁

今人以營曰求食謂之政食即此政亦田之義也○傳汝未至正

道○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

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至

朋黨○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

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帥是將戰之

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

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

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

黨也此雖摠言戰事宜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傳再謂

至之事○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王曰嗚

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

無過則是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

力畋爾田

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

善得反邑里

天惟昇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齊爾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夫賜汝言受多福之作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僚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

王曰嗚呼猷至

大僚。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為不和汝衆官等自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

尚註疏卷第十七

十五

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任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歎至多士。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聞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和順為善德怨惡為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

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為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

享凡民惟曰不享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

爾乃惟逸惟頽大遠王命則惟爾多考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汝爾土

若爾乃為逸豫頽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

遠徙之。頽破多反探吐南反辟匹亦反

王曰嗚呼至爾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

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為逸豫惟為頽

僻大遠奔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

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王歎至祚矣。勸信我命勸

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

長久矣。傳若爾至徙之。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

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

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我惟敬告汝吉凶之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

尚註疏卷第十七

十六

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 言用臣當共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順古道盡禮 致敬告成王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 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

**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鳩反準之允反綴徐丁衛反又丁劣反賁音奔長丁丈反除篇

**周台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歎此五者良反餘並同 周公至解哉。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知憂得其人者。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少。鮮息淺反。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

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古至不慎。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為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

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傳周公至其人。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願俊尊上帝** 古之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籲音頌 **迪知忱恂于九德** 之行 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 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 暴德罔後 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 **義** 古之人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義** 至罔後

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古之至上天。經言古之人由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籲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

尚註疏卷第十七

十九

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傳禹之至所謀。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臯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知九至君矣。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得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意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以忠賢不可別欲

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夷鎮蕃也與孔不同。乃釐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乃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顛反又工永反下同王往况反。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嚴惟丕式克用三宅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丕式克用三宅

尚註疏卷第十七

二十一

三俊 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克德 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見其聖德 義亦越至見德。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言遠近化 義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傳桀之至天下。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傳湯乃至明德。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為九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王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人居官顯明其有

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  
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  
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先  
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  
同于其國並為威虐。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為德也賢者謹反徐  
徐亡巾反一音閱為于偽

**厥政**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  
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

**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

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俾  
義 嗚呼至萬姓。既言湯以用  
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

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  
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為威虐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與之同共  
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  
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得故德為  
天子。傳受德至威虐。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  
德本配受共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為紂字  
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  
為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  
反為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賢強也賢即昏  
也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  
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為威虐。傳乃惟至任賢。

暴德言以暴虐為德逸德言以過惡為德習效為之眾者言其所  
任多也紂任眾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  
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女奴  
充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

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  
治萬姓釋言云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  
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  
肅云敬罰者謂頒暇五年

**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紂之不善亦於武王之道大行以能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

郊祀天  
義 亦曰至長伯。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成殷興周即說  
建諸侯 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樂惡所以興成湯紂  
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  
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  
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  
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紂之至之心。祭之昏  
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  
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

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  
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  
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  
三毫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  
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  
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頑屏黜之知賢人  
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  
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  
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  
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  
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眾  
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禮大  
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種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  
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  
虎



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口反左右

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計反藏

才浪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

反及次卿大夫則是文武未伐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

及次卿大夫則是文武未伐及次卿大夫則是文武未伐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夷

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文武亦法禹湯審

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阪音反文武亦法禹湯審

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

尚書疏卷第十七

二十三

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為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眾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况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况遠臣以小官况大官既以近小况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卿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眾師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為之也○傳文武至三事○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

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茲乃俾又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

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疋立趣馬一人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大僕也虎賁大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為官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

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圍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右至擇人○諸官有所

務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

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小臣猶皆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自身有道藝

為民之表的損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

尚書疏卷第十七

二十四

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眾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眾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揔舉眾官故特言吉士○傳此有至法則○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恭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賢○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摠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眾師及亳民之歸文王者

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  
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為三處此篇  
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亳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亳人之歸文  
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  
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  
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為已歸周必  
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  
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  
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阜南轅轅西降谷也皇  
甫證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  
為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  
俊有德者。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  
遠于萬反。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

**司之牧夫**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  
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譽音餘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  
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義 文王至于茲。上既  
摠言文武此又分而說  
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  
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  
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衆慎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  
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  
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  
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上言文王能  
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  
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傳文王至任賢。  
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  
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

亦越武王率惟

亦越武王率惟

**救功不敢替厥義德**  
亦於武王循惟文王無安天下之  
力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救

**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丕基**  
武王循惟謀  
從文王寬容

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  
基業傳之子孫。傳直專反。義亦越至丕基。亦於武王循惟  
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  
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為  
天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子孫。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  
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  
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為天子臣為  
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

**鳴呼孺子王矣**

**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繼用今已往其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小人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小人**

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  
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俾必爾反下同治直吏反下同相

**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能治我所  
受天民和

**自一話**

平我受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  
。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勸相同間問則之間復扶又反

**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  
言政常用  
一善善在

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  
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話戶怪反。義鳴呼孺子至受  
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位  
為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  
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  
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  
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  
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

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

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

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

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  
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  
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  
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  
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  
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摠諸臣  
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  
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  
治至復變。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  
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  
衆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  
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  
之也。傳言政至之民。釋話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  
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  
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  
已謂發號施令當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

尚注疏卷第十七 二十七

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  
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  
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

言威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繼

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

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自古商人亦越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

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

天下治。義嗚呼至俾乂。且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

繹音亦。我且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

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  
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  
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  
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  
戒成王使法之。傳言用至下治。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  
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  
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為官也王肅曰則能  
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國則罔

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

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  
名在其世。儉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憊馬云儉利佞人也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

國家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義國則至國家。既言湯與文

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此儉利之人不順  
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從今已往  
立其善政其勿用儉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  
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今文子文孫

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其勿誤于庶獄

惟獨言衆獄有司欲其克詰爾戎兵

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方行

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以

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能使四夷賓服所

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

能用

賢才為常人不可義今文至常人。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

以天官有所私義孫孺子今已則改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

之王其勿設於眾治獄之官當慎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

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

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

表無有不厭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太業

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

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不其才此

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

獨言至官人。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

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傳

其當至舊迹。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為

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感懷並設以

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

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傳其惟至所私。官須

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

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官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司

寇蘇公武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為武王司

法故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茲式有慎以列

主獄當效蘇公之比。必二反又如字用中罰行如字

義周公至中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

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效汝

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

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

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之也。傳忿生至之比。成十一年左傳云昔

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温故傳言以温也特舉蘇公

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

法至告之。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

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

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矣

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之也周禮太

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

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三十一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

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分職用人之法

成王至周官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成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

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

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

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言之故也

法○周禮每官言之負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蒸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

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

兆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德

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

必亦及治直吏反惟周至治官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下至冢宰經注同

之百官叙王發言之端也○傳即政至甸服○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為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

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

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傳四面至言多○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

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德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為督督正治理職司之

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

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

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

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

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

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

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  
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  
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馬既濟卦象辭也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外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  
治言有法○長丁丈又下官長助長並同

者禮記是後世之  
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  
我  
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  
自有極○逮音代一音大計反解佳賣反

**訓迪厥官**  
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官而則  
之不致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天子所師法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  
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燮素協反

**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之官不必備真惟其人  
亮反

**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此三官各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  
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少詩照反下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貳貳三公弘大道  
化教信天地之教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音太宰  
主國政治統理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

**宗伯掌邦禮治**  
宗伯掌邦禮治  
人鬼之

**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  
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  
掌國征伐統正六軍

**司寇掌邦禁誥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  
主寇賊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地官卿  
主土

**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  
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

**六卿分**

**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  
官大夫士治其

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倡尺亮反下同。阜音負。治直吏反。

官。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傳師天至

堪之。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摠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

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任大。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攝引周禮為之摠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

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摠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冢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

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教敷五教周禮

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

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官至等列。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各其官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摠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亂者。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

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嘗之賊賢室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故獄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傳秋官至時殺。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

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惡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至曰土。周禮冬官土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

六年五服一朝 五年一朝會京師 六年一朝會東師 六年一朝會西師 六年一朝會北師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

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

尚註疏卷第十八

五

尚註疏卷第十八

六

明黜陟

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  
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  
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  
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  
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  
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  
十二年左傳故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  
亡之道恒由是與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  
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  
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重相當也再會而盟與  
此十二年三聘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故向盛陳此法  
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故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  
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  
得為前代之法當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兩人行  
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  
遺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  
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遂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  
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  
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  
周制至守然。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  
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  
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  
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正義

六年至黜陟。此篇  
說六卿職掌皆與周

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  
反 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  
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告二三其令亂之道以  
公滅私民其允懷 從政以公平滅私  
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

以制政乃不迷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  
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度待洛反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其汝為政當  
以舊典常故

事為師法無以利  
口辯佞亂其官  
王曰至厥官。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  
官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教  
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  
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己之私欲則見  
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  
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  
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辨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  
有官至之道。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  
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  
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暨出口必慎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  
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  
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

尚註疏卷第十八

八

傳言當至迷錯。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  
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  
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  
錯也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在事惟煩 疑  
不決必敗其謀怠情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  
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勑六反音利又音類 戒爾卿  
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  
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  
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斷丁亂反下註同 正義  
蓄疑至後艱。又戒羣目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疑惑不能  
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情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  
如面向牆無所親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  
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



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  
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其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  
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言當恭儉惟以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直道  
而德無行姦偽  
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為偽飾巧  
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弗畏入畏  
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  
推賢讓能庶  
官乃不和政厖  
賢能相讓俊又在官所以  
和諧厖亂也。厖武江反  
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亦汝之功能舉非  
其人亦惟汝之不  
勝其任。勝音升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

亂爾有政  
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  
以佑乃辟永康

北民萬邦惟無斁  
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  
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斁  
音亦長直良  
反厭於艷反  
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  
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  
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偽不可為申說無載爾偽也  
武王

既伐東夷肅慎來賀  
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駘貊之屬武  
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  
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俱  
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駘戶曰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  
貉北方牙種孔子曰  
貉之言貊貊惡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榮國名  
同姓諸  
侯為御大夫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  
肅慎之來賀。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義成王至之命。成王  
即政之初東夷背叛

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  
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  
慰其勞苦之意史叙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傳海東至來  
賀。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  
之上夷也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駘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  
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  
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駘駘即彼韓也音同  
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  
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  
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曾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  
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賄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  
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  
備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  
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傳  
榮國至夷亡。晉語云文王諷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  
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

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  
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  
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明是王  
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  
致政將沒  
欲葬或周  
已所營作示  
終始念之  
公薨成王葬于畢  
不敢臣  
使近文武之墓  
近附近之近  
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  
已定亳姑言所遷之  
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  
功成云。桓其久反  
義周公至亳姑。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  
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  
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  
公之桓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叙其事作亳姑  
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  
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周公既還政  
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

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局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送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亡。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序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極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尚書疏卷第十八

十一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

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作君陳

作書命之

君陳

巨名也因以名篇。鄭註禮記云周公之子

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

惟孝友

于兄弟克施有政

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命汝尹茲東郊

敬哉

正此東郊監殷頑民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

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

循其常法而教訓之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

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

義

周公至君陳。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

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為周之東郊也。傳曰名至名篇。孔直云曰名則非周公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傳言善至政令。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其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踈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也。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

尚書疏卷第十八

十一

德惟馨

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攷音茲

義我聞至逸豫。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

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

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

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凡人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

草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

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

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繹音亦度待洛反。爾有嘉許嘉

獸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

君於內汝乃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道順行之於外

則稱君人順此道是惟良臣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數而美之曰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則君顯明於世

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汝為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

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從七容反。殷民

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

中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或丁仲反

亂反有弟若于汝改焉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

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王曰至

王呼之曰君陳女今為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

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福急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

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

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

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

殺之以絕惡源也。傳汝為至之政。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

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

傳寬不至之治。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傳習於至惡源。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

狃快前復為也古言狃快是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

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

于一夫人有頑器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耻藏垢。長誅丈

反垢工口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

惡以阻否。別彼列反阻在汝反否方九反又音鄙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

良者以率勉其有爾無至不良。民者真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

不器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為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編

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為善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爾人主不可不慎所好。好呼報反

克敬典在德時乃固不變允升于大猷敬常在道

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

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惟民至永世惟民初生自然之

不朽長如字朽許久反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達上所命命之不必

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

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

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 顧命第二十四

尚註疏卷第一八

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為二伯中率諸侯相

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相息亮反顧工戶反馬云

命三義成王至顧命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

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叙其事作顧

命傳二公至治之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

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

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

言職方是各王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

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

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

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公所分亦當然也公羊

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

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

者二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

○傳臨終至顧命○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

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為語也顧

命實命羣臣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

月始生魄月十

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懌音亦甲子王乃洮頰水相

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

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令疾病

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頰音悔說文

作沫云古文作頰馬云頰頰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偽反注同憑皮

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

乃同召太保奭

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

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

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

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亦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洮頰張本耳。傳王大發至出命。凡有故事皆當繫清王將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疾病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頰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醕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燂請醕頰是洗面知洮為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群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觀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宸案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群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下及御事蒙此同召

尚註疏卷第十八 十七

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待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彤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為說也。傳師氏至事者。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門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群士也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瘳勅留反 昔君文王

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 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

陳教則勤勞。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壁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肆徐以至反又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文武定命陳教雖勞以制反 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而不違道故能適殷

為周成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

昏逾 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又勅

動反馬本作詞云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

朕言 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 用敬保元子釗

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

弘濟于艱難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政。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 柔

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 思夫

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群臣皆人夫人自洽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 王曰至非幾。

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王召群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武王布其重光

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代殷為主至文武後之侗推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

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

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

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劍大渡於艱難言當安和遠入  
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俱安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  
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群臣  
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  
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劍冒進於非事危  
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傳病日至命汝。病日至者言日益  
至偏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  
結信出言嗣續我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  
能言故我詩蓄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  
忽略。孔讀殆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其危殆也不起言身不  
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茲既受命還。此群臣已受賜  
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帷帳群臣既退  
徹出帷帳於庭王寢  
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  
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帷於角反下同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冢宰攝政故命  
二臣桓毛名 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

**門之外**  
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  
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

**延入翼室恤宅宗**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  
顧命於康王。度舊音杜

**丁卯命作冊度**  
顧命於康王。度舊音杜

**義**  
茲既至冊度。此群臣既受王命  
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帷

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  
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

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  
子在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群臣之心也

子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群臣之心也

○傳此群至本位。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  
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  
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  
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  
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  
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  
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  
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  
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  
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傳綴衣至王崩。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  
下云狄設黼衣綴衣則綴衣是黼衣之類黼衣是王坐立之處知  
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為帷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  
綴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  
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  
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衣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

并出黼衣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  
衣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  
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  
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  
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  
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傳臣子至賁氏。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  
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  
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似就齊侯取  
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  
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  
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  
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  
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  
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  
為天子虎賁氏故就取虎賁也。傳明室至宗正。釋言云翼

子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群臣之心也

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為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  
須材 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  
須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反供音恭 狄設舖  
所為。舖音甫徐音補於豈反屏步經反畫胡卦反  
越七日癸酉。自此以下至于側階惟命士  
舖音酉復 義 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  
扶又反。 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  
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

尚註疏卷第一八

二十一

為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用。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歛之明日也鄭大夫已上殯歛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喪士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樽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樽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樽之材。傳狄下至所為。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狄者故以狄為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官云舖戶之間謂之哀李巡曰謂舖之東戶之西為哀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哀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哀

尚註疏卷第一八

二十一

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床地因名為展是先儒相傳舖展者顯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績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床地故名此物為黼展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展帷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展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命也 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

**華玉仍几** 篋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  
○嚮許亮反篋眠結反馬云織弱純之允 西序東嚮敷重  
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縮反本或作純 底席綴純文具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底弱華綴雜彩有底之履反馬云青備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也弱音弱華音平

尚註疏卷第一八

二十一

玉仍几 豐堯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芳弓反堯音官又音開鏤來豆反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筍弱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筍筍也徐云竹子竹為席于貧反紛字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綴音越 越玉五重陳寶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受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刀削大訓容反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刀削大訓琬之珪為二重。琬紆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晚反琬以冉反削音笑 三五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王即珣珣 之舞衣大具鼓 球音求馬云玉磬雅於用及本亦作邕 之舞衣大具鼓

鼓在西房

省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具如車渠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鼓扶云反注

同中丁仲反車尺

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遮反車渠車軌也

允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

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

允徒外反共音恭 大輅在賓階面

綴輅在阼階面

大輅玉綴輅金面而皆南 先輅在左

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

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

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謂窻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

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表展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

書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

謂之展彼言展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纁席

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

言數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

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展前之坐纁席之下二重其下是纁席畫

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

文三坐禮無事以展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

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

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憂至尊也

○傳箋桃至之坐。此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

技席有次刻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技席則此席用桃枝

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箋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

箋席纖弱莘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

云綠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繪綠之蓋以白繪黑繪錯雜彩以

綠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

以白黑之線縫刺為黼文以綠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

故以為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

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

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

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

冕負斧戾彼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

坐。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

禮注謂蒲席為弱莘孔以底席為弱莘當謂蒲為蒲弱之席也史

游急就篇云蒲弱蒲弱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

云底致也箋織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

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

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黃白

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蚳貝甲

以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泉

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為然牖間是見羣臣覲

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

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

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夾室

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

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戕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

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



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器物。此經為下揆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具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鏤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鏤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與治孫策策引白削所虎與體動曰我見刀為然然赤刀為赤削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

尚書卷第十八

二十五

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引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與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五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傳三玉至寶之。三玉為三重與上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為彼玉未知經意為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

尚書卷第十八

二十六

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為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傳維國至坐東。以夏有備侯知備是國名也備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具必大於餘具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具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渠為渠大小如車渠其具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室東也。傳允和至夾室。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允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允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旁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五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五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王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輅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輅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

內必將少一蓋以董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董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董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此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宸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

###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

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弁惠三隅矛路四人綦弁

執戈上刃夾兩階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祀士所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音士廉力占反稜也一人冕執銳

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銳屬一人冕執銳

立于東垂于東西下之階一人冕執瞿

立于西垂于東西下之階一人冕執銳

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

稅反二人至側階。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

尚註疏卷第十八 二十七

尚註疏卷第十八 二十八

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士衛至畢門。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弁也鄭玄云赤黑白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謀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此傳言雀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雀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於祭服故言雀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畢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銳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銳屬者以劉與銳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其刈戈即今之向子戟劉蓋今鏡斧鉞大斧銳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立處。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祀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冕皆至前堂。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摠名為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銳瞿至階上。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傳銳矛至階上。鄭玄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

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  
此一階而已側循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陞  
王及羣

服用西階升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公卿大夫及  
諸侯皆同服  
不敢當主

亦廟中之禮蟻裳名  
色玄○蟻魚綺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執事  
各異

裳形纁也太宗  
上宗即宗伯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陞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  
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報反

太史秉書由賓階陞御王冊命  
太史持冊書顧  
命進康王故同階

王麻至冊命○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  
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

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  
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

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次也卿士  
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

掌冊書此礼主以為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  
當主○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

及羣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  
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

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與  
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繡言繡裳

者以裳之章色繡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  
云玄衮及黼以繡有文故持言之鄭玄於此注云繡裳者冕服有

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  
命不敢當主也○傳公卿至色玄○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

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舉卿士為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

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  
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

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  
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

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拜君言之其  
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形

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  
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為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

人即宗伯之卿也○傳大圭至不嫌○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  
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

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為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  
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

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摺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  
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

瑁太保必奠於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  
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

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  
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

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  
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

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瑁彼圭頭若大小相  
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

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  
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

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  
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

謂之阼者鄭玄云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  
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

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為主人也鄭  
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

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  
鄭也○傳太史至同階○訓御為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

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  
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

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  
顧命策書與王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以嗣訓**  
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  
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冰反  
臨君周邦率循太  
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  
大法○下皮彥反徐扶變反

**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  
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  
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意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  
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  
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小反  
○義曰皇至光訓○此即丁卯  
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  
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  
道代為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

**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言微微我  
淺末小子

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  
冊命至託戒○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  
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為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  
道為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用是至大法○下  
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

**乃受同瑁**  
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下為大法王肅亦同也

**王三宿三祭三咤**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  
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  
爵告子受羣臣所傳顧命○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姑徐又音  
託又諸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

**上宗曰饗**  
祭必受福讚  
王百饗福酒

**太保受同降**  
受王所饗同  
下堂反於簠

**以異同秉璋以酢**  
太保以盥手先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  
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  
祭曰酢○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  
宗供主宗人供太保拜曰

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司  
拜王荅拜尊所授命

**太保受同祭**  
太宗既拜而祭既  
祭受福齊至齒則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保  
互相備○齊才細反互音戶  
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  
荅拜敬所白○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

**太保降收**  
則王亦可  
知有司於此盡收徹○  
徹尹列反又徐直列反  
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  
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  
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  
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  
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  
後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  
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齊至齒與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  
反於簠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  
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

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后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  
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  
亦祭先而齊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  
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  
收徹器物○傳王受至顧命○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  
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  
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  
三爵而饋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  
即肅也故以宿爵而饋送祭各用一同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  
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  
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  
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  
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時義奠爵鄭玄云徐  
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堂與孔異也○  
傳祭必至福酒○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  
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

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齊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籩。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籩既飲皆反於籩知此下堂反於籩也。傳太保至曰酌。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酌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璋大宗執璋瓚謂亞獻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酌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酌訓報也故報祭曰酌飲酒之禮稱獻酌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曰成王言已已傳願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願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願命王各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各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

前註疏卷第一八

三十三

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酌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傳太保至相備。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傳太保至所白。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願命事畢則王諸侯出廟門侯言諸侯則受願命亦畢王各拜敬所白也。諸侯出廟門侯。諸侯出廟門侯。義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義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待王後命。處昌呂反。義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卷終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遂誥諸侯

作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見臣弼。

**正義**

康王既至之誥。康王既受顧命至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叙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王出在應門之內。出應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

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應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

皆布乘黃朱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

鬣以為庭實。乘音繩。證反。鬣力輒反。

賓稱奉圭兼幣曰。二臣衛敢

執壤奠

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番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奠。

所出而奠。奠也。壤如土。反見賢遍反。下同。番方表反。朝直遙反。喪息浪反。贄音至。

皆再拜稽首。王

義嗣德。各拜

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各其拜受其幣。盡子忍反。

王出至。各拜。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

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二原闕

云敢於壤地所出而莫贊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表受幣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各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太保暨芮伯咸進相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王也。

**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

**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大天改大國殷之命。王命謂誅紂也。惟周。

**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

**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首堪遺唯季反註及。

**今王敬之哉** 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

**高祖寡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太保至寡命。德之祖寡有之教命。壞音怪。太保召公。

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冢宰至見外。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美聲。

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美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異叙歐陽大小。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異叙歐陽大小。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庶邦侯甸男衛** 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異叙歐陽大小。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其。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平富不務咎** 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底至齊。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用昭明于天下** 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言文武既聖則亦有。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言文武乃。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 言文武乃。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汝身在外之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若無遺鞠子羞** 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用奉恤厥。

**用奉恤厥** 言雖汝身在外之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若無遺鞠子羞。用奉恤厥。

**若無遺鞠子羞** 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用奉恤厥。

士羣公昔先君文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能如嚴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侯者樹之以為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為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雅子之羞辱雅子康王自謂戒令臣弼已也。傳順其至見內。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足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釗。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

尚註疏卷第十九

五

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傳致行至德治。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覬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傳言雖至諸侯。王之此語並詰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能罷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

朝臣就次王釋冕反喪服  
居倚廬。去美呂反。羣公至喪。脫去黼冕反服喪服。

摠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

為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命作冊畢**  
命為冊書  
**分居里成周郊**  
分列民之居里

**作冊畢命**  
言畢公見命之書  
正義 康王

命。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叙其事作冊命。傳命為至畢公。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保護。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并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使其有保護

**惟十有二**  
年六月庚午肫  
肫普忽及徐芳尾反又芳慎反

**越三**  
年六月庚午肫  
肫普忽及徐芳尾反又芳慎反

**日壬申王**  
於肫三日壬申王朝  
行自宗周至于豐宗

**至豐**  
於肫三日壬申王朝  
行自宗周至于豐宗

**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朝直遙反鎬戶老反。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

至東郊。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肫然而明也於肫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于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康王至庚午。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

義 惟



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肅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肅而記此庚午肅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

**下用克受殷命** 王順其事數告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

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大音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先王安。定其家。必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邇王室。用化其教。必音秘近如字又附近之近。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四方無虐予一人以盜** 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父子曰世。度待洛反舊作待路反。

**道有升降政由俗** 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

**業滅臧民罔攸勸** 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寧反更古衛反。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言公勉行德能勤

**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言公勉行德能勤

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懋音茂。嘉績多子先王予小子垂

**拱仰成** 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

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仰如字徐

五亮。王若至仰成。康王順其事數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

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北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人且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傳王順至王命。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傳言至其家。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傳天道至勸慕。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之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世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先王之

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

**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

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北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人且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傳王順至王命。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傳言至其家。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傳天道至勸慕。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之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世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先王之

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

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反。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列反。癉音

丁但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

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申畫郊圻慎固

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

海安矣。守徐始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

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商俗靡靡利口惟

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

絕之。覆王曰至念哉。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

芳服反。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

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

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

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

圻境界謹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

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

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

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旌旗所以表識貴

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

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

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

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

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

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阻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

傳郊圻至安矣。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

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幸邑之郊境為言

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

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

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韓宣子稱紂使師

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

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

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

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逸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反悖布內反。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敝步寐反。茲殷庶士席寵惟

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此殷眾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

其民言僭上。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眾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

惟艱言殷眾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

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

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

烈能成其終三公之二公之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

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治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治直

更反施始致反浸子鳩反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

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又而鳩反公

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

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尚註疏卷第一九子孫訓其成式

惟又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

慎其政事無敢輕之。少詩照反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

成業以美於前人正義我聞至其訓。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

之政所以勉畢公正義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

逸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恃亂天道散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

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眾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

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

能自誇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令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

其能順乎欲今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言至天道。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

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

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逸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

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

階上。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

故為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而不行故

為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

言階上服勝人也。傳言殷至惟難。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強

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

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忌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壓

服故以禮開禦其心惟難也開謂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

○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

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

作君牙君牙 命以其名 王若曰嗚呼君牙 順

事而歎稱其臣名 君牙 遂以名篇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義畏陷危懼之甚。蹈徒報反噬市制反陷陷沒之陷。

穆王至春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丞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丞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

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今命爾于翼

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膂音旅。績乃舊服無

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

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夏

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冬

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

謀其易民乃寧今命至乃寧。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

已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厚累汝祖

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常先

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

當為中正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

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為治不違

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為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膂之臣言委

任如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趙趙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傳以初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兩於此言初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

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

歎文王所不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啓佑我後人

謀大顯明武王業美啓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爾惟敬

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對揚文

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

嗚呼至前人。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

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導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

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

白可導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文始謀之

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

備故傳言。王若曰君身乃惟由先正舊典時武民

之治亂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

亂。治直吏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

反下註同。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言當

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王若至有義。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有治功。辟必亦反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道之

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 伯罔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罔九亦反字亦

作罔命 以罔見命名篇 罔命 穆王至罔命。穆王命其

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罔命。傳伯罔至大夫。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

少帥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密昵故此經云汝無眩於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王

御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叙在太御之下故以太王御為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 順其事以命伯罔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君大君之位人輕任重

怵惕惟厲中夜以與思免厥愆 言常懷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怵惕律惕他歷反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有尊卑無不忠良。礙五代

及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御如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 字一音禦從才用反。註及下註侍從同

有不欽 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弼

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

發號施令罔 王若至咸休。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罔惟我不能其化。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懷

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惟予一人無良實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惟我一人無善實位之士匡正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 言此責羣臣正已

烈 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俾必爾反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 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無

之臣 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無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無

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  
其所不及○更古衡反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

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便婢辭反辟匹命汝作太僕官大正

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任反諛徐以朱反義

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

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僕官之長常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

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僻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今

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欲其至佞偽○作

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

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今大僕教正

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偽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

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

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至正士○府史已下官

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王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

屬者人王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

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亡明恥之便僻是巧言令

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

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是

為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

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

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僕臣正厥后

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僕臣正厥后

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則其君乃自謂聖

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

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爾

汝無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

先王之法○昵女乙反儉息廉反徐七儉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

附近之近

道導也非人其吉惟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

於僕侍之臣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惟爾

汝當清審其官職○瘵故頑反

**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

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勳而

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勳而

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呂命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

更從輕以布告天下後為甫侯故作呂刑或稱甫刑

○贖音蜀註及下同呂侯得穆王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

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

傳呂侯至司寇○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

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

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書繹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

相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王刑也

○傳呂侯至天下○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

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

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

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

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

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

王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

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

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一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二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刑刑五百官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傳後為至甫刑。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

尚書疏卷第十九

十九

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戎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獄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耄本亦作耄毛報反切韻莫

**度作刑以詰四方**  
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度待洛反註同

**馬如字云法度**  
也詰起一反

**義**  
惟呂至四方。惟呂侯見命為卿於時穆王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名。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

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曰耄是耄荒為年老精神耄荒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

**王曰若古有**  
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順古有遺訓言蚩尤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蚩尤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

**罔不寇賊鴟**  
造始作亂惡化相易

**義姦宄奪攘矯虔**  
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

尚書疏卷第十九

二十

甚。鴟梟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苗民弗用靈**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戮無辜爰始淫**  
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

**為劓刵椽點**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五虐。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椽丁角反點其京反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點面以加無辜故曰

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麗力馳反并必政反

**民興胥漸泯泯焚**

**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三苗之民潰於亂政起相漸化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泯面忍反徐音民焚芳云反徐林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

**虐**

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泯面忍反徐音民焚芳云反徐林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

虐

虐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固有馨香德

刑發聞惟腥

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  
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  
惟乃腥臭。聞音問又如  
字註同腥音星行下孟反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

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  
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虛

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王曰至在下。呂  
侯進言於王使用

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遏於葛反  
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  
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  
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  
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  
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  
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

尚註疏卷第十九

二十一

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  
之人於是始大爲四種之刑則截人耳鼻截人鼻割人陰割  
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  
者有辭苗民新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  
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惡泯泯爲亂焚焚同惡小  
大爲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盟之約  
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  
上天上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外  
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  
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  
之也。傳順古至蚩尤。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  
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  
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  
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  
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  
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

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  
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  
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  
天下皇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  
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可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  
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  
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  
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  
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  
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  
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  
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李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  
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李蚩尤  
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  
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有且故平民化  
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

尚註疏卷第十九

二十一

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  
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慶固也若  
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上說蚩尤  
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  
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等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  
之刑不必皇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  
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  
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  
爲苗民即也黎之後顛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  
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  
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凶凶德故著其惡而  
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  
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三苗之主實國君也  
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  
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移  
陰點面苗民爲此刑也極陰即官刑也點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



戒康叔云無或劓人即周世有劓刑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  
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則斷耳劓鼻謂極破陰點為羈  
點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為鄭意蓋  
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極陰苦於去勢點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  
也。傳三苗至之約。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續謂續  
苗君久行虐刑民憤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  
勢禁擾攘之狀泯泯為亂習為亂也。勢禁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  
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夙盟亂是用  
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  
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  
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  
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蓋喻惡也  
○傳君帝至下國。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過絕苗民下句即云乃  
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  
之初與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  
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

尚書卷第十九

二十三

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

格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

明不相干。重直羣后之逮在下明明堯常鯀寡

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

帝清問下民鯀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

清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

明人所以義乃命至惟明。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

無能明焉。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

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鯀寡皆有辭怨  
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  
賞罰得其所也。傳重即至相干。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  
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  
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  
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  
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  
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  
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  
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  
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  
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  
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灾厲不生經言民神  
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

尚書卷第十九

二十四

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摠之云明

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祗學者多聞神祗又民字

似祗因安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顛頊命之鄭玄以皇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顛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

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顛頊與堯再誅

苗民故上言過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

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

黎三苗非一物也顛頊誅九黎謂之過絕苗民於鄭義為不愜楚

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折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

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鄭王皆音慈馬云智也種音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

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士制百姓

于刑之中以教祇德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陶

以教民為敬德乃命至祇德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

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

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

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

殺也。傳伯夷至於民。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

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折以法即論語所

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

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

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

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

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

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

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

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敬德。此經

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

四男罔不惟德之勤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

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秉彝天下皆

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秉彝天下皆

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正義穆穆至斐彞。言堯躬行

治於民輔成常教。治直吏反。正義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

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與德灼然著於四方故

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

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

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釋訓云穆穆敬也

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

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

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教。刑者所

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

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

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

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尚註疏卷第十九與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與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怨非絕於威。敬忌罔有擇言在

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賂來故反。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78

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年。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期長久也。

**牧** 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為于偽反任而鳩反重輕重之重。今爾何監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

**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之麗。麗是苗民非察於獄

**亡。麗力馳反。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

**奪貨** 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五

**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任奪貨人斷制五刑以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

**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王曰至厥世。王呼諸侯

**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

**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各也其今**

**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

**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

**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

○傳言當至法之。伯夷典禮臯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臯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傳苗民至誅之。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為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終惟終在人** 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其盥惟永** 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

**其乃安寧** 王曰至惟永。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

**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既令念此法戒**

**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

**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

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  
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  
使我為之令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  
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  
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  
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  
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  
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  
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命○此摠告諸  
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  
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  
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  
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  
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  
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  
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

尚詳疏卷第十九

二十九

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  
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  
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  
人所行王言已冀欲使為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逆迎  
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  
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  
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  
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  
美勿自謂有德美故戒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上  
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  
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  
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告爾祥刑** 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  
**在今爾**  
**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  
百姓兆民

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  
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度待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 **兩**

**造具備師聽五辭** 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且備則眾獄官  
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反註同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  
之於五刑○核幸革反 **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  
出金贖罪○應應對之應下同 **五罰**

**服正于五過** 不服不應罰也正 **五過之疵** 惟官惟反  
於五過從赦免 **五過**

**惟內惟實惟來** 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  
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  
所在○疵才斯反來馬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以病所在  
本作求云有求請昧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 出入人罪  
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 其當情察能使之不行

**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罰疑赦從  
免其當情察能得其理 **簡孚有衆惟**

**貌有稽** 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  
其免有所考合重刑之至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  
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其罪** 刻其類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  
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辟婢亦反鍰徐戶閱反六兩  
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述之十三也  
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銖俗儒近是閱  
音悅類素黨

**反涅乃結反**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剕鼻  
刑倍百為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剕足曰  
二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剕倍差  
謂倍之又半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宮  
為五百鍰

尚詳疏卷第十九

三十

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

大辟疑赦其罰千錢

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墨罰之屬千劓罰

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

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

相備。見

王曰至天威。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吁歎聲也

賢適反

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

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

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教誨非惟教誨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

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誨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

內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眾獄官共聽其入

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

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眾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

刑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

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

位惟詐及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其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

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

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眾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傳五辭至五刑。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傳不簡至贖罪。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勞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傳不服至赦免。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入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

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及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宜為貨故於此言枉法皆可知。傳以病至不行

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入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釋典云省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舡誤不牢固罪皆死之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核至之至○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可以爲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聽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其至相當○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三

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則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塗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鏹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鈔馬融云鈔量各當與呂刑鏹同俗儒云鈔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鏹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鈔十鈔爲鏹重六兩大半兩鏹鈔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鈔爲鏹二鏹四鈔而當一斤然則鏹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鏹爲鈔如鄭玄之言一鏹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辭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摠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辭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則足至百鏹○釋詁云荆則也李延云斷足曰荆贖則倍墨荆應則說文云則絕也是則者斷絕之名故則足曰荆贖則倍墨荆應

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官六百鏹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鏹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則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則足之罪近於官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官也○傳官淫至之宜○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官是官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採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官使不得出也本制官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官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刺耳官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官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婦人猶閉於官官是次死之刑官於四刑爲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鏹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經歷陳罰之鏹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官官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四

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摠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天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僭子念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

**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并必政反數色任反

**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

義上下至有要○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之輕重乃與獄官眾議斷之其囚有借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借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借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上下至可行。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借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借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借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借亂之言不可行也。傳一人至權宜。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為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察辭于差非從惟從。中。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囚。

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

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丁浪反其

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

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註同鞠九六反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義

至兩刑。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痛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

尚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一

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當憐至之道。論語云陽曆為士師魯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慎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辭。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

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下為上故并亦上之。王曰

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

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我敬於刑當使

有德者我敬於刑當使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

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民人君

辭特難聽故言之。相如字馬息亮反助也。民之亂罔不

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

治直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訟

更反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

則以衆惟聚罪之事其報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

人見罪惟為天所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

在下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

下○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

長比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

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為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事甚

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

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

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敬之至敬之。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傳以相為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在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傳當長至罰之。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不中也。傳天道至罰之。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無善王曰嗚呼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



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  
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哲人惟刑**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言哲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

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屬音燭

**刑**  
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

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

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三十九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平王馬無平字錫星歷反。

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勅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

作文侯之命

所以名篇幽王為大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

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平王命為侯伯。義命。平王之

嬖襄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大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

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以圭至圭瓚。祭之初酌鬯之酒以灌尸圭瓚

者酌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祭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

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課之瓚以肆先王權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

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

為勺黃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云圭瓚璋瓚裸器

也以圭璋為柄酌鬯曰裸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為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

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

至命焉。周本紀云幽王嬖襄姒廢申后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大戎共攻殺

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

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傳平王命為侯伯。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

侯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

為侯。王若曰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伯。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

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誼別彼列反。不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

王之道能詳。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

聞于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于孫。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

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至在位。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

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

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

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

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

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

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

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各仇字儀十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主位○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嗚呼閔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墮○予

如字又音與愆去聲反 殄資澤于下民侵我我國家 殄杜回反墮于敏反

**純** 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我我國家 純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殄大見反 即我御事

**罔或者負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 嗚呼至罔克○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義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

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大戎侵我我

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此經所言追叙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此經亦是追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大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已自懼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 重人長安在王位言侍諸侯

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 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

**辟追孝于前文人** 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

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 之志為孝○辟扶亦反

**嘉** 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 嘉○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 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 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 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

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 為多甚修矣乃能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 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文侯是同姓諸 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 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 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 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 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將之○天子 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 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 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 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 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 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

○傳言汝至為孝○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 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

尚註疏卷第二十

四

尚註疏卷第二十

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  
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為孝也。傳戰功至  
所善。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  
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  
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善也文侯之功  
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敵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  
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  
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師寧爾邦** 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  
汝國內上下。令力呈反

**一占**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占中樽也當以錫命  
告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由音酉又音占釀女亮反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盧黑也諸侯  
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  
射藏示子孫。彤徒冬反

**馬四匹** 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  
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

音恭 **父往哉柔遠能迺惠康小民無荒寧** 父往  
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 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  
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

**用成爾顯德** 遠○核戶革 義和王曰至顯德○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  
反治直吏反 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眾民安汝國內上下

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占樽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

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  
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

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黑黍至賜鬯。釋草云秬黑黍  
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

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眾云鬱為草若蘭又有鬯  
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

釀黑黍之米為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  
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  
宣王賜名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占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  
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占中尊也釋器文孫  
炎云樽彝為上壘為下占居中郭璞曰在壘彝之間即犧象壘者  
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為彝秋嘗  
冬烝裸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占者未祭則盛於  
占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占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  
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  
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備告宗廟此  
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傳彤赤至子孫。彤字  
從丹茲字從玄故彤赤旅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  
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更唐大鄭玄  
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躰多曰王弧往躰多來體寡曰  
夾更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  
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

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形  
弓旅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旅是弓赤黑之  
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  
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  
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  
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  
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為度。六畜特以馬賜之者  
為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馬是四匹  
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  
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傳父往至相安。論語云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  
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  
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簡恤者共有爾  
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  
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

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興東

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開作費誓魯侯征

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費魯東郊費誓魯侯伯禽於成

音祕費魯東郊費誓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關魯侯時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旅史錄其誓辭

尚註疏卷第三十一

作費誓○傳徐戎至不開○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甘誓牧誓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地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

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譁戶瓜反監工衙反

但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善救

乃甲冑敵乃干無敵不弔言當善簡汝甲冑冑兜整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

堅使可用○敕了彫反敵居表反弔音的鎧音代反兜丁侯反整音矛楯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反備乃弓

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敵不善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

磨礪鋒刃皆使無敵不功善○義公曰至不善○魯侯將征徐鍛丁亂反礪力世反鍊來見反義戎召集士衆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穿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今往至出之○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

弓百矢三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牛之牛馬言 杜乃獲斂乃穿 軍所在必放牧也。牯工毒反

**無敢傷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獲捕獸機檻當杜 塞之穿穿地陷獸

當以土室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牛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斂獲華化反徐戶覆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穿在性反檻戶減反室

珍粟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 義 今惟至常刑。此戒軍旁之牢之牛馬令放於野澤杜汝捕獸之獲塞汝陷獸之穿無敢令傷所放牯牛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牧。淫訓大也周礼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

尚註疏卷第十

九

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牯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為牯牛馬而知牯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牯牛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牯謂傷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牯為控牯之牯施牯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獲捕至常刑。周禮真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知穿獲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獲亦設於穿中但穿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室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牯牛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穿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閑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穿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作別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

**越逐** 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逃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 祗復 之我商賚汝 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 則商度汝功賜與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

代反徐音求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越逐為失伍 度待洛反 不還為攘盜

汝則有此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墻 軍人無敢暴劫人踰 者無敢取之 攘如羊反 越人垣墻物有自來

○垣音表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軍人盜 誘偷奴婢汝則有 甲戌我惟征徐我 誓後甲戌之 犯軍令之常刑 日我惟征之 峙乃

**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皆當儲峙汝糗糧之 速及汝則有乏軍與之死刑。峙直里反爾雅 云臭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糗音備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檜榦甲戌我惟桀** 摠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 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 距堙之屬。榦徐音貞榦三榦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堙音因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峙具榦榦無敢不供不 者非一也然亦非 殺汝。供音恭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

**多汝則有大刑** 郊逐多積芻蕘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 馬牛至大刑。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 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 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 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曰妾。僖 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 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

尚註疏卷第十

十

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礼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晋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通逃也。傳皆當至死刑。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糗乾飯也糗糗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糗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與之死刑與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與今律之軍與者斬。傳摠諸至之屬。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摠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積穀爲道近故也峙具積穀以擬築之用題曰積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榦榦也舍人曰榦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礼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

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遠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留守不令峙積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闢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堙杜預云堙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峙具至殺汝。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

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積餘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莩賤物性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臺不殺之周礼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春臺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春人稟人之官也然不供積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莩。鄭云莩乾芻也

### 秦誓第三十二

####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秦穆公伐鄭 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

下註 晉襄公帥師敗諸崤 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同 反塞悉代反 還歸作秦誓 晉舍三帥還歸秦 假工下反 秦誓 秦穆至秦誓。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取敗悔 秦誓 秦穆至秦誓。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而自誓 秦誓 秦穆至秦誓。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群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遺三至伐之。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觸之武說秦伯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夾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崤晉至三帥。杜預云殺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

尚書卷第三十二 十一

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緣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傳晉舍至作誓○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四馬隻輪無反者左

傳經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

**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本要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

**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

**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

**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復扶又反

**正義**公曰來○穆公自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誥於汝無得喧譁我誓汝衆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

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悔也○傳誓其至稱士○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為樂對曰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傳言我至所益○逾益邁行也貞即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為我執古義之謀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謂忠賢蹇叔等也

**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惟古至為親○此穆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

**義**惟古至為親○此穆欲伐鄭之時群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耆耆良士旅力既愆我**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

**尚有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耆音波

**御不違我尚不欲**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佗許乞反

**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



思之

惟察察便巧善為辨伎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

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才節反馬云辭語截前

省要也論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

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伎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

如有二介

臣斷斷倚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東脩一介臣斷斷倚然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

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介音界馬本作界云一介耿介

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介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倚於綺

反又於宜反其綺反本亦作伎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

雖則至不欲○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

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者審然勇武之善士雖衆

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乞乞然壯勇之

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而用

壯勇之計失也○惟截截至有容○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辨伎之

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

如有二介

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倚然雖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

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容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伎之

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傳惟察察至故也○截截猶察察明辨便

巧之意論猶辨也由其便巧善為辨伎之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

辭皇訓大也我前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

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傳如有至任之○孔

注論語以東脩為東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

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東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倚

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

有所容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倚者足句之辭不為義也禮記太

學引此作斷斷倚是考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王肅云

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伎能徒守善而已休休

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人之有技若已

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

能容之

人之有技若已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

好呼報反

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

啻失鼓反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我子孫衆人亦主

用此好技

有利哉言能興國

聖之人安

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

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

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

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興邦也

以惡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見人之有技藝蔽

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莫

報反惡鳥路反背音佩壅於夏反塞先得反

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

曰危殆哉

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

殆唐在反

人之至殆哉○此說大伎之行也大伎之人見

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

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

言其必亂邦也○傳見人至上通○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蔽障

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

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

上通皆是使人害賢之行也

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

不用賢○枕五骨反陞五結反徐語折反

一人之慶

邦之榮懷亦尚

邦之至之慶○既言賢伎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枕陞危而不

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

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皆賢則

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註二十卷終

尚書註二十卷終

尚書註疏校勘記

卷第一

其說統之紀 若前應作流說誤 阮作浚亦誤

左傳曰芟夷蕞崇之 此本長阮作蕞誤

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止出於伏生 阮本  
一作正皆誤二家指王與鄭止字亦佳

云周易十翼 阮本作一云此脫云字

惟考其文 阮本惟作惟案說文惟凡思也深思而詳考其文  
故云復出此篇 阮本故作篇誤

內有六甲 蔡氏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滅其八 阮本滅作滅  
蔡氏皆謂滅字古也滅字始樂記亦主其滅誼近下滅四  
劉屈釐 阮本同應作釐二本均誤

卷第二

堯典第一 案此本並無古文尚書四字

伊訓云載字在毫 阮本毫誤毫

故云某氏 阮本某作其

恭惟賢尚 阮本同案謹法作推當從二本均誤

向不向上 阮本同阮校勘記云不應作上

霄中星虛 阮本作宵此本誤

徐又音奕充反 阮本奕作而誤脫下半字  
此農事已起 阮本此下有時字此本脫

因共丁壯 阮本共作一誤或云應作其字

楊子法言 阮本楊作揚

以民事句芒 阮本句作旬誤

畫暫長 阮本暫作漸是也此本誤

畫漸短 阮本漸誤暫  
順常道也 阮本順作類誤  
周天二百六十五度 阮本同毛本作三是也  
異已已退也 阮本同按上已字當作也  
頗亦因鯀是治 阮本頗作頗  
今其在側陋者 阮本今作令

動挂刑網 阮本挂作罹

卷第三

徐仙氏 阮本氏作民案民字唐人諱改作氏似可不改

聊出之於王王注無施也 阮本無下王字  
奄降 阮本奄作尤案左傳當作尤

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 阮本入作入誤

是五者司為一事 阮本同案司當作同

則王朝必無矣 阮本王作于誤

陸績 阮本績作績誤

王蕃 阮本蕃作蕃誤

星謂五緯也 阮本也作星誤

有而下者 阮本同案禮記應作有天下者

名山大川 阮本大作太誤

故不須巡之也 釋訓云也字下此本脫 傳朔巡守三字  
必如其言 阮本必作以誤

誤而入刑 阮本入誤入

惟此刑罰之事 阮本惟作推

重慎刑罰 阮本罰作罪

惟有一百一十六歲 阮本惟作准誤

總衰既葬 阮本總作總誤

命百官受職之事 阮本受作授  
欲令遠言皆安也 阮本同案言當作近與下文據遠近之互  
故據遠近之 阮本同案近當作言書見上條  
鯀為宗伯 阮本同案宗當從岳本作崇  
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阮本有作自誤  
謂本犯死罪也 阮本本作不誤  
此適長國子也 阮本國作日誤  
君臣善不 阮本不作否兩通

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凡一十二卷 阮本無一字

廣大運行 阮本大作夫誤

度徒洛反 阮本徒作徒誤

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 阮本誠作誠誤

佛為戾 阮本為作悉誤

傳正德至善政 阮本正作止誤

解工賣反 阮本工作于誤

罔或于予正 阮本于作于誤

以弼五教 阮本弼作刑誤

皆命於大中之道 阮本同毛本命作合是也

下洽於民 阮本洽作洽誤

要期是相當之言 阮本言作帝誤

人臣之義也 阮本臣作君誤

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 阮本洽均誤治

道者徑也 阮本徑作徑誤

為萬慮之主 阮本為作惟誤

似若枚數 阮本若作老誤

尚書註疏校記

舉重也 阮本重作動誤

案帝繫云 阮本繫作繫誤

侮慢典常 阮本典作家誤

輕慢典教 阮本典作興誤下典教同

此則昏迷之狀也 阮本昏作氏下脫去下節

屈至也 阮本屈作居誤

禹拜受益之當言曰 阮本拜受二字誤倒

地不愛其寶 阮本地作也誤

故舉難者以況之 阮本況作見誤

當拜受而已 阮本受作拜誤

皋陶謨第四

然後摠以天子之任 阮本摠作撫誤

宣亦布義 阮本宣作以誤

即充九數 阮本即作既

當勅正我五常之教 阮本教作敘誤

言天以五刑討有罪 阮本有作五誤

命德討罪 阮本罪作罰誤

故人君為政當率用 阮本率作奉誤

五典以教下民 阮本典作等誤

皋陶自言 阮本自作目誤

顧氏云 阮本顧作顧誤按顧氏處作尚書音者

卷第五

益稷第五

暨其器反 阮本暨作暨誤

廣尺深尺曰畝 阮本畝作畝

故舉難得之食處 各本無之字此誤衍

或當三代天子 阮本三作二誤

韶樂自美耳 阮本耳作取誤不如此本耳下斷句

罔晝夜頌頌 阮本頌作頌誤此字以各不从名

無晝夜常頌頌 說見上

傳朋羣至得嗣 上脫一〇阮本同

鳥獸荀簋 阮本簋作簋案當作簋此本落下載

尚書註疏校記

行容惕惕 阮本作惕惕

無廢事業 阮本廢作變

卷第六

禹貢第一

謂定其肥境之所生 阮本境作境

故言分布治之之 阮本同校勘記云毛本次之字作也

塊若對反 阮本同案以雙聲承之當是苦字

廣河 阮本同案傳河作阿是也下同

揚州 阮本揚作揚

甸服立方千里 阮本立作止誤

兩河閒其氣情性相近 阮本情作清誤

似若水上浮 阮本上作中誤

七日廩江 阮本廩作累誤

下文岷山導江 阮本岷作岷誤此唐人諱氏字而改說見上

柁榘栲漆 阮本榘作榘

三秦記 阮本三作山蓋誤屬上句

岷山 阮本岷作岷誤說見上

傳球琳至似玉 阮本玉作琳誤下同

郭撫梅反 阮本撫作撫誤

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阮本北作北江從會稽毗陵縣

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來而自服也 阮本安服二字

卷第七

五子之歌第三

以其迷祖之訓 阮本同案當作迷

由能畏敬小民 阮本畏作長誤

循征第四

臣能奉常法 阮本奉下有有字此本脫

君南嚮北牖 阮本牖作墻誤

穢子廉魁苦回反 阮本子作于誤

卷第八

湯誓第一

在安邑之北 阮本無之字

相土居商丘 阮本土作士誤下同

仲虺之誥第二

周禮卿大夫 阮本同案當作卿兩本均誤

孚信也 阮本孚作浮誤

伊訓第四

殉者必徇其事 阮本必作心

太甲上第五

以彼告之人名 阮本彼作被

○普慈反 上脫丕字阮本脫○亦誤

傳機弩至則中 上脫○

咸有一德第八

湯代而兼之 阮本代作伐誤

兩手搯之曰拱 阮本拱作揚誤

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感千歷反 阮本千作十誤

毫是殷地 阮本地作也誤

是寬意 阮本寬作裕

盤庚自取遷于殷 阮本取作欲誤

劉毅釋詁文 阮本文作云誤

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 阮本作決欲遷此者

不能從教相匡正 阮本從教作以義

大遷則真龜 阮本則真作考自此與毛本合

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 阮本敢作故誤

能退汝違上之心 阮本汝作去

徒奉持所痛而悔之 阮本徒作徒因上文而誤

恫徒弄反 阮本作勃動反

馬云視上 阮本上作王誤

責其不情告上 阮本情作請誤

而相恐動以浮言 阮本動作欲誤

嚮許亮反 阮本許作竹誤

撲魯卜反 阮本普作音誤

言我世世數汝功勤 阮本數作遷

其意告臣言 阮本作其意而言汝不如此本

違我必有罰 阮本我作命

雖悔可及乎 阮本及作外誤

盤庚中第十

故拯汝 阮本拯作承因上文而誤

以自解說也 阮本自作有誤

又七良反 阮本七作士誤

雖汝祖父 阮本雖作惟誤

卷第十

說命中第十三

從才用反 阮本用作容

昵尼也 阮本昵尼作即尼校勘記云尼字之誤不知即

西伯戡黎第十六

有天命宜王者 阮本天作大誤

微子第十七

安得默而不言阮本言作

父師呼微子為王子阮本呼作言與上文互易皆誤

卷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至此三年阮本三作一誤

今總呼為國君阮本今作令

紂當恐怖阮本紂作計

牧誓第四

至於郊乃復到退阮本復作後

武成第五

乃勤立王家阮本家作業

漂匹妙反阮本匹作四誤

又匹消反阮本匹作四誤與上同

失其本經阮本經作絕誤

本期甲子故速行也阮本速作遠誤

阮書註疏校記

七

卷第十二

洪範第六

傳言天至第敘阮本言天作信人誤

著生於微阮本著作者誤

上言曰阮本上作土誤

儼魚檢反阮本上有○此本脫

諦音帝阮本上有○此本脫

儼是嚴正之貌也阮本儼作言誤

傳偏不至治民阮本不作下誤

則天下皆歸其為有中矣阮本下作不與上文交誤

兆告於人阮本於作以誤

至二極阮本二作一誤

曰肅時雨若阮本兩作寒誤

各有常法阮本各作名誤

卷第十三

旅葵第七

所以化洽生民阮本洽作治

非中國之犬阮本犬作大誤

所戒以終阮本所作聽

金縢第八

寧亡二子阮本子作字誤

大誥第九

我敢不於今日阮本日作白誤

卷第十四

康誥第十一

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阮本猶作鄭校勘記云鄭當作各亦見此本之佳

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阮本訓作訓誤

其文王阮本王作三誤

以小人難安也阮本安作保

欸苦管反苦作若誤

罰之所行阮本行作有誤

次穆考阮本次作以

邢晉應韓阮本邢作邢誤

則汝庶幾進饋祀於祖考矣阮本則作用

民事可平阮本平作乎誤

皆由蹈行於道阮本道作為誤

劾苦八反阮本苦作若誤

梓材第十三

始終相承阮本承作臣誤

暨茨蓋之阮本暨作既誤

是先王行明德阮本行作有

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復扶又反阮本反作云誤

衆皆勸樂勤事阮本勸作勤

以賜周公阮本賜作錫

託以為言也阮本託作故

繼世君臣阮本自作自誤

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阮本猶作尤誤

此時王未益政阮本未作未誤

中天致治也阮本天作大

惟日其行阮本日作日誤

文承比周之下阮本比作殷誤

刑殺之道也阮本殺作義

王能愛養小民阮本王作毛誤

顧氏云阮本願作顏誤

故成王復述公言阮本故作於述作疑均誤

百官不奉天子阮本奉作承誤

汝惟小子阮本惟作為誤

以佐助我用阮本佐作估

言公化治阮本治作洽下同

公當留佐我阮本佐作估下同

欲使居土中阮本土作上誤

烝祭其月阮本月下有節字

### 卷第十六

#### 多士第十六

皆非民事阮本民事作在官校勘記云毛本作民事段玉裁校本又改民作序是也

故輔佐我阮本佐作估

王曰猷至天命阮本天作大誤

乃庶幾還有汝本土阮本土作士下同

#### 無逸第十七

故以所戒名篇阮本故作本誤

出入同事阮本入作八誤

傳在喪至自安阮本至作全誤

畏敬天命阮本畏作長

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阮本迷作述誤

傳以君至其上阮本上作土誤

其人有過阮本過作獨誤

罰無罪阮本脫罪字校勘記云毛本有罪字此本不脫

### 君奭第十八

左右阮本右作有誤

成王既幼阮本幼作幼對誤

說命篇阮本說作孔誤

屏實領反阮本實作實誤

正謂勤行德義阮本正作王誤

太師教文王以大德阮本教作致

聞音問阮本仍作聞誤

傳有五至良佐阮本佐作估誤

謂共誅紂也阮本共作其誤

惟求救溺而已阮本溺作弱誤

故以鳴鳳況之阮本況作如誤

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阮本以作出誤

### 卷第十七

#### 蔡仲之命第十九

羣流言於國阮本羣作秦校

掩蓋前人之過阮本掩作為誤

#### 多方第二十

以其篇主阮本主作王誤

縱緩多年阮本縱作緩

顧氏以相長事阮本顧作顧誤

離遠汝土阮本遠作述誤

辟匹亦反阮本匹作四誤

直稱王曰阮本直作又誤

#### 立政第二十一

傳順古至不慎傳上有。此本脫

則乃能三居無義民阮本三作一誤

俱是逐意言之阮本意作急

言遠近化阮本遠作遠誤

為于偽反阮本偽作為誤

及眾掌常事之善士阮本眾作旅誤

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阮本器作舉  
諸官有所務業阮本務下多一從字誤衍  
南輟轅阮本南作南誤

卷第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處昌慮反阮本慮作呂

駒麗扶餘駟豹之屬阮本駒作駒誤

死則奔喪為主阮本主作王誤

君陳第二十三

狃女九反上脫

顧命第二十四

傳成王至悅澤阮本澤作譚誤

其餘五國姬姓阮本姬作妣誤

故與虎臣阮本與作於誤

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阮本詳審作詳審誤

重直用反阮本直作有誤

各有所職阮本有作自誤

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盡子忍反阮本子作予誤

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阮本奠作莫誤

傳致行至德洽阮本洽作洽誤

畢命第二十六

慎殷頑民阮本慎作惟誤慎字正釋此字

君牙第二十七

故今命汝為我輔翼阮本我輔翼作大司徒

汝當為中正以率之阮本為中正作正身心

先世正道之法阮本道作官

罔命第二十八

呂刑第二十九

排罪五百阮本排作別校勘記云毛本作排今此本亦作排

比至命呂侯之年阮本比作此誤

其德灼然著於四方阮本其作其  
傳凡明至天下阮本傳作得誤  
皆王同姓阮本王作石誤

今於無不用安阮本於作汝

不聽理其獄阮本其作具

觀其犯狀阮本觀作覷

可知損害王道阮本損作損誤

囚有親戚在官吏阮本戚作戒

極於病苦阮本苦作若誤

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是謂諸侯之長阮本謂作與誤

在今王之先祖阮本今作令誤

今律文施機槍阮本槍作槍誤

亦有乏軍興之刑阮本乏作之誤

秦誓第三十二

晉文公與秦穆公圖鄭阮本秦作鄭誤

東帶脩飾阮本飾作飾誤下同

自來經注正義皆各自單行先有合注於經者在唐末五代

孟蜀石經合注刊行與大和石本不同注疏有會刻本起於

南宋阮文達據日本左傳考文載黃唐云本司刊易書周禮

正經萃見一書便於披釋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

記疏義如前三經結纂彙精加讎正云云今黃唐本禮記尚

在世閒此疏亦在而紹興作紹熙辛亥是紹熙二年考文誤

作紹興則前六十年矣然則先刻易書周禮阮以為北宋之

末亦當屬於南宋黃跋云備負司度是本司指倉部而言阮

本刻書經注疏未見宋本只據考文及宋本纂傳今得天一

閣藏八行本與禮記行款同宋槧宋印字大悅目即行覆刻

以貽後學近來傳世以阮本為最因與阮本對校作札記一

卷誤者正之兩通者存之本書開有誤字漏落字悉行標出

似高出阮本一籌矣歲在柔北執徐相月烏程張鈞銜跋





尚書釋文



若子 音若也 采 七在采也 復來 音復來也 珠 音珠也 都 音都也  
不志信為寬 言 音言也 文 音文也 好 音好也 爭 音爭也 度 音度也  
字 音字也 中 音中也 生 音生也 泉 音泉也 定 音定也 度 音度也  
字 音字也 中 音中也 生 音生也 泉 音泉也 定 音定也 度 音度也

表 音表也 檢 音檢也 嗽 音嗽也 寤 音寤也 平 音平也  
音表也 音檢也 音嗽也 音寤也 音平也  
音表也 音檢也 音嗽也 音寤也 音平也

官稱 尺證 音官也 言 音言也 水 音水也 創 音創也 裏 音裏也 襲 音襲也 卑 音卑也 命 音命也 精 音精也 賦 音賦也 敗 音敗也 異 音異也 往 音往也 精 音精也 賦 音賦也 女耐 音女耐也 不肖 音不肖也 日廷舜 音日廷舜也 德行 音德行也 不熊別 音不熊別也 日殿 音日殿也 之稱 音之稱也 子 音子也 水 音水也 之內 音之內也 王 音王也 琴 音琴也 學 音學也 嶽 音嶽也 難 音難也 日然 音日然也 帝 音帝也 徽 音徽也 肉 音肉也 百 音百也 按 音按也 八 音八也 者 音者也 大禁 音大禁也 怨伏 音怨伏也 為我 音為我也 授 音授也 越 音越也 正月 音正月也 受 音受也 越 音越也

官稱 尺證 音官也 言 音言也 水 音水也 創 音創也 裏 音裏也 襲 音襲也 卑 音卑也 命 音命也 精 音精也 賦 音賦也 敗 音敗也 異 音異也 往 音往也 精 音精也 賦 音賦也 女耐 音女耐也 不肖 音不肖也 日廷舜 音日廷舜也 德行 音德行也 不熊別 音不熊別也 日殿 音日殿也 之稱 音之稱也 子 音子也 水 音水也 之內 音之內也 王 音王也 琴 音琴也 學 音學也 嶽 音嶽也 難 音難也 日然 音日然也 帝 音帝也 徽 音徽也 肉 音肉也 百 音百也 按 音按也 八 音八也 者 音者也 大禁 音大禁也 怨伏 音怨伏也 為我 音為我也 授 音授也 越 音越也 正月 音正月也 受 音受也 越 音越也



政理不實遺書在法示者予既影且二十餘種願以不得見全目  
為憾成士子者及將野子溫博士游法示乃手抄目錄以歸中自  
而書釋文後是予大驚焉喜謂必是前寶重備以前本蓋諸氏原  
書供予人問久矣亟詢諸博士以手寫數行見示且為言存者百  
有三行不及備寫也因相對歎慨近寓即違書伯希和博士許為  
寫影久不得報及歐洲戰禍作伯希和君使英轉送蓋不得首  
問今予者忽得法示郵書言將轉官此亦使著復言已為寫影  
也老知此種優與研日見奇已聞道行流後以此釋文法諸同  
好時予溫不得影本界予觀之則免典與充其間昔序而書  
釋圖與取校間實重價本如知原文連則原書將及千且多存  
者其釋圖不傳去其錄古文字已也雖古先片用漆是珍貴亦深  
付諸影印而上傳庶幾君古來言紙上已印行並原本既開澄沈  
上恐不克藉印因復借予溫博士藏本印入書不愈其書中  
既成書其後以傳之至此書勝處予溫別有考此不復贅而  
在十月二十四日上海羅珠玉書莊海東寓居之堂不藉會



尚講

書義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吾鄉史丞相浩以儒學仕南宋歷高孝二朝位至右丞相時張浚用兵中原公頗持異議論者遂多貶之然公老成謀國計主萬全固未可據短視者之目力以定其所見之得失也公著有尙書講義二十卷大率依據孔孟立言雖不必有新奇高人之論要其平實可循固少瑕疵未能以尋常經進講章擬之自當時孫應時已稱其多所發明剖抉偏見開悟後學者無慮數十百條其後朱子命蔡氏爲書傳閒亦取公說焉此書條數縷釋

尙書講義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厭詳悉而淺白如話平實諦當實爲經進講章甚精之作蓋公之學最深於古禮經此書殆居講官時所爲然其參稽眾說折中孔孟如據盡力溝洫說禹貢據孟子所引夏諺吾何以休吾何以助說五子之歌又辨任土作貢乃禹貢玄圭於堯以告厥成功錫玄圭者禹也天之畀曰錫如天錫禹洪範九疇君之賜曰錫如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臣之貢亦曰錫如師錫帝曰九江納錫大龜凡此類考辨固亦甚精細矣羣經惟書禮最難說姚氏仲實嘗謂書記政事禮詳制度皆爲當時諸

侯王所惡而書之詞尤佶屈難記故二經多殘闕而書尤甚抑余以爲書之見惡時王遭殘闕信如姚氏言然今古文家爭持門戶見不相通而錯脫訛奪自漢已然故往往有上下文不相貫屬者勢固不能強爲注解也卽其可知者考之其不可知者闕之卽經文玩索久而有左右逢源之效彼功效之所在斯經義之所存也此必得於誦數講貫而不容稍有競心者公此書極平實其盡心於誦數講貫者斷可知焉余慮世人擬公此書於尋常經進講章也則書其考辨之精細與夫依據孔

尙書講義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立言之實證著於篇畀覽者考鑒焉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提要

尙書講義二十卷

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孝宗爲建王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講卽位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宋史藝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淵閣書目一齋書目竝載其名而藏弄家已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亦注云未見惟永樂大典各韻中尙全錄其文謹依經文考次排訂釐爲二十卷案宋館閣書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

尙書講義 提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進尙書講義二十二卷詔藏祕府蓋本當時經進之本故其說皆順文演繹頗近經幄講章之體其說大抵以注疏爲主參考諸儒而以己意融貫之當張浚用兵中原時浩方爲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復之謀今觀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讎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則其意原不以用兵爲非殆以浚未能度力量時故不欲僥倖嘗試耶朱子語類嘗稱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眾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旣歸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

便見得周公且在後之意云云其後命蔡沈訂正書傳實從浩說則朱子固於此書有所取孫應時燭湖集有上史越王書云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蘊剖抉古今異同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又云欲以疑義請教者一一疏諸下方則浩此書實與應時商榷之亦非率爾苟作矣

尙書講義 提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縣志本傳

史浩○案舊名若訥見樓鑰跋葉夫人墓志字直翁詔之孫少孤力學貫

穿經史樓鑰撰神道碑卓犖有大志年四十登紹興十五年

進士第○案宋史本傳作紹興十四年進士誤為餘姚尉有黠賊剽劫

出沒不常浩設計擒其魁黨九人詣縣令怪其不言

親獲浩曰捕盜職也彼戮而我受賞於心安乎令歎

曰處心如此其不待舉主改官必矣寶慶志十八年為

昌國正鹽官大德昌國志○案余天錫真隱舊遊記攝事昌國歷温州教授

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學正○案寶慶志浩餘姚任滿詣行在秦

擢使給事中林一飛致意於史才言已留國子監書

庫官擬令姪矣浩白才曰檜難與共處浩於法當受

教官可不安分乎檜死又明年浩以升國子博士因

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

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祕書省校書郎

兼二王府教授宋史本傳上嘗命普安王書蘭亭敘五百

本以進○案寶慶志作上書蘭亭序二本浩曰此趙

鞅訓戒之旨王溢其數以進○案寶慶志作普安王

進卒無復賜宮女十人以侍王浩曰當以庶母禮事之

王如其言高宗益賢普安遂為皇子封建王延祐志

東野語孝宗與恩平王璩同養宮中孝宗英睿夙成

秦檜憚之憲聖太后亦主璩高宗意雖有向猶未堅

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浩為普安府教授言上以試

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為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

人皆犯之矣普安者除浩權建王府教授置直講贊

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本傳王以內知客龍

大淵會觀善飲酒多置酒會之寶慶志浩一日講周禮

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

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

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

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

三十一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

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

驅浩為王力言太子不可以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

靈武之事為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

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

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

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遣大臣書言建王生長宮

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

尚書講義 本傳

約園刊本

尚書講義 本傳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

子右庶子本傳○案神道碑作左庶子六月孝宗受內禪神道碑四

日遷浩中書舍人又六日兼侍讀上問今設施何先

浩對莫如保固邊鄙收拾人才頃秦檜輔政妒賢嫉

能所廢黜多名士今以禮召之士氣必伸而得其用

斯治舉矣張浚已召張燾辛次膺皆執政才也上從

之又言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請悉召之寶慶志

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本傳上語浩中外臣僚朕不能徧

知卿疏其所長以待選用浩疏三十四人○案神道碑作又得三四四明叢書

尚書叢書本傳三四四明叢書

金安節周必大等後多至宰相執政侍從寶慶志時張

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州采石

浚奏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本傳八月浩參

知政事神道碑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

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

是為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

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編修

官陸游尹穡召對竝賜出身本傳隆興元年正月浩為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史孝宗紀

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

其子孫本傳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神道碑金使燕人

劉蘊古偽降會濠梁奏北方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

蘊古願得自將以與敵角毋使徒老耒耜聞陳康伯

張燾辛次膺咸是之浩曰是必姦人來為虜聞不得

施其技姑以此反國耳召蘊古謂曰樊噲欲以十萬

橫行匈奴議者猶以為可斬子得萬鳥合何能為蘊

古駭失色遽曰此皆無家必不為吾用不如挾之去

事事成猶不可知耳浩曰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子

尚書叢書本傳四四四明叢書

家眷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戰灼而退

後竟因刺探機事私使其僕北歸伏誅程史袁孚罷右

正言浩奏初政不宜遽去諫官孝宗曰孚妄言德壽

宮有私酷浩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

闖宦有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

甚此者上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為

疑若暴其罪恐啓兩宮之閒願少須之使其引去孚

尋知溫州神道碑張浚屢奏欲取山東浩曰宿師於外

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

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敵之慮然後可前繼而李顯忠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令有不行耶齊東野語浩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感悟謂浚

尚書講義 本傳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浩執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徼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

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審思將貽後悔

神道碑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

帝之蒙塵悲六宮之遠沒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

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內乏

謀臣外無良將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

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

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

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寢不安

席也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稔於幕下輕易之謀

尚書講義 本傳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眩於北人誑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乃欲嘗試爲之

而徼倖其成臣竊以爲未便上皇親親禍亂豈無報

敵之志時當張韓劉岳各領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

良馬然猶不能復尺寸地今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

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內修政事外固

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

積資糧十年之後苟有可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鄭

真隱漫錄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

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

丐退上為給虛告五百道以資軍費齊東野語浚又奏歸

正人當優待之浩以為不可奏曰敵縱流民以困我

而沿邊方以招徠為功數年後蠶食既多國用益乏

彼將反有怨悔之心可不遠慮乎固不可絕其內嚮

之意其有至者當諭之使安土以俟恢復且彼無所

歸怨而敵亦知國之有人豈應先為自蹙之計又曰

願棄名取實以集大勳先近後遠以安邊鄙見利思

害以圖亂萌言甚切至神道碑復從容為浚言兵少而

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

尚書議本傳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十萬復為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浩曰然

則戰士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況淄青齊鄆等郡雖

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

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督府於時在山東乎在江上

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

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為社稷

生靈計亦為相公計相公以大誓未復決意用兵此

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讐之

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之計

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相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

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

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

以規模出於祐也相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

成是亦相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

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

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德壽知之謂上曰毋

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

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

尚書議本傳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府而出兵不得預聞則將焉用彼相哉齊東野語由是求

去不已上曰何苦至是浩曰張浚與臣議論不合諸

將出兵而臣不知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

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

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神道碑御史王十

朋論之本傳五月乙巳浩罷孝宗本紀以觀文殿大學士知

紹興府浩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

宿州失利喪士馬甚眾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己而浚

亦自劾去位矣神道碑乾道四年二月除浩為四川制

置使孝宗紀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

撫使孝宗見浩首曰卿前所奏陳如龜兆數計無一

不驗從容賜坐訪以治道浩以求治太速聽言太雜

為對至鎮為民興利除害神道碑奏免湖田租振郵淹

沒之家紹興府志始創貢院山陰縣志封表嚴光墓道餘姚縣志建

先賢祠於鏡湖咸淳臨安志捐帑置義田給助鄉里賢士

大夫之後貧無以為喪葬嫁娶者紹興府志○案紹

於學為規畫十許條凡有請而應給與給而舉事多

寡遲速皆有程敷實委之鄉官錢糧屬之縣主簿米

斂散則隨鄉俗錢出納則均省計歲稔及給惠政甚

助有餘則就復增置教授學職亦與其事九四明叢書

尚書講義本傳薄山陰縣志民為立祠額曰彰德浙江通志進檢校少傅領保

寧軍節度使神道碑浩乞官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

夏非徒晝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鶴林玉露六

年丁母憂八年判福州寶慶志過仙霞嶺募人登以石

路凡二十里仙霞嶺志既至復登山路七百餘里葬旅櫬

以千萬計闢官舍以益貢闈建劔四州多不舉子臧

獲則取於福與漳泉閒浩置田為莊貧婦孕育月有

所給生齒既繁又免誘略之害每事立規四方傳以

為式神道碑上御書聖主得賢臣頌遣使賜之清容集淳

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後孝宗問執政久不見

史浩無他否神道碑三年正月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醴泉觀使兼侍讀孝宗紀在經筵援故樞密直學士陳

襄為講官薦士故事舉石磐陳仲諤汪義端石斗文

沈銖等皆疏遠下士上皆召用之寶慶志五年正月○

神通碑寶慶志皆作三月為右丞相孝宗紀上曰自葉適罷虛席以

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惟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

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

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本傳浩以士大夫留滯旅寓

尚書講義本傳者凡八百人各隨其分處之為之一清紹興帥獻楮

錢孝宗曰卻之必有散失姑令封樁如何浩對曰郡

方困於和買丁錢願以代輸其半孝宗欣然從之神道碑

時朱熹教授生徒於建寧山中浩力挽之繇是出

守南康延祐志○案宋史朱熹傳淳熙五年史浩

再相除知南康降旨便道之官熹辭不許樞

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

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掠

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眾因奪民財浩奏盡釋

所捕而擒軍民首謹吹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

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鬪則始  
鬪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  
鬪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  
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國可乎是豈軍人  
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  
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求  
去本傳十一月罷為少傅還舊節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孝宗趙雄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  
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

尙書議

本傳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悞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  
相必當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  
出吾不信也遣曾覲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  
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  
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  
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  
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  
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  
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本傳七年五月除少師孝宗

紀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案孝宗紀作十六人皆一時

選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

孝宗紀袁燮下有趙善譽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

六人而已本傳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浩奏陳俊卿年

未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媿見吏民耶

神道碑十年八月致仕除太保孝宗浩嘗歷永衛魯三

國公於是進封於魏神道碑十一年三月浩入謝宴於

內殿十三年正月除太傅孝宗紀○案神道碑晚治

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

尙書議

本傳

十二

四明叢書

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本傳御

札丁寧申命守臣致禮趣覲燭湖集適朱熹以子喪請

祠浩既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

南京鴻慶宮宋史朱熹傳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浩薨神道

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諡文惠御書純

誠元老之碑賜焉本傳○案攻媿集作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嘉定十四年

八月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寧宗寶慶

元年八月上建昭勳崇德閣自趙普至葛邲文武勳

臣二十有三人繪像其中浩與焉咸淳臨安志浩貴積三



朝名流四夷推賢薦士物我咸消燭湖集在廷諸賢持

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無秋毫忿疾意真德秀跋史大師與

帖通奉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嘗毀浩上知之曰

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

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

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

害公其寬厚類此本傳子四人彌大字方叔寶慶志力學

勵行延祐志賢肖其父登乾道五年進士第寶慶志嘗為

汪大猷所薦舉樓鑰撰汪大猷行狀淳熙三年累遷祕書丞輪

對上疏帝每稱善十二年奉祠歸特賜金帶進禮部

侍郎嘉靖志○案寶慶延祐兩志皆云終禮部侍郎

禮侍者嘉靖志言進禮侍不誤而以為在紹興間則

大誤也淳熙三年彌大方為祕書丞何能於紹興間

先為禮侍耶且先敘淳熙後敘紹興亦非法仕至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

知寧國軍府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神道碑諡獻文延祐志

彌正字端叔寶慶志歷官司農丞樓鑰浙東提刑樓鑰

跋葉夫人墓志○案寶慶知台州浙志○案朱子文集

九敷文閣待制奉祠樓鑰代謝宮觀表○案主官雲

臺觀神道碑彌遠詳大事記彌堅自有傳

全祖望跋宋史史浩傳後曰吾鄉史氏一門五宰執

忠定雖以阻恢復事為梅溪所糾然其立朝能力薦

賢者乾淳而後朱陸陳呂楊舒諸公皆為所羅而使

諸子與楊舒諸公遊尤可敬故終當在正人之列其

一參政二丞相一樞密皆不免清議史臣特著獨善

先生及璟卿蒙卿三公世有補宰相世系表者史氏

可以生色矣然諸史中尚多賢者不祇二人而已文

惠少子彌堅累官潭州安撫使其平土寇行義倉極

為真文忠公所稱累勸忠獻辭相位不聽遂食祠祿

於家凡十六年加資政殿學士吳泳鶴林集內制行

詞有曰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

元祐則不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寧宗御書滄

洲三字賜之卒諡忠宣宋人有書判清明集皆以載

能吏之最著者彌堅豫焉文惠從子彌應嘉定七年

進士不為諸兄弟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

陳習菴序其詩曰余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

氏自樂翁常權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

宣患難之所志傳逸度於將來仕終寧海尉其詩後

爲宋梅圃刊刻以爲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  
 世所傳自樂山吟者也習菴大儒許與不苟則自樂  
 亦史氏之君子也又朝奉大夫守之文惠孫也心非  
 叔父所爲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陽著升聞錄  
 以寓諷諫與慈湖諸先生講肄不倦寧宗書碧泚二  
 字賜之忠獻每有所作必曰使十二郎知否愚以爲  
 當合忠宣自樂朝奉爲一傳獨善與蒙卿爲一傳環  
 卿別爲一傳合爲一卷碧梧翠竹以類相從庶潛德  
 不終湮而宗衮亦未嘗不藉以吐氣也

尙書講義 本傳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尙書講義目錄

卷一 虞書

堯典

卷二 虞書

舜典

卷三 虞書

大禹謨

卷四 虞書

皋陶謨 益稷

尙書講義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卷五 夏書

禹貢 甘誓

卷六 夏書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七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卷八 商書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九 商書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十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十一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尚書講義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十二 周書

洪範

卷十三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卷十四 周書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十五 周書

召誥

洛誥

卷十六 周書

多士

無逸

卷十七 周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卷十八 周書

立政

周官

君陳

卷十九 周書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尚書講義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二十 周書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尙書講義卷一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此書序也班固謂先聖孔子作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必有史氏紀其所作之由孔子取史語裁為法度之言以信後世雖謂之孔子作可也凡稱昔在必其人之聲名功業不泯者自古以來惟帝堯足以當之

尙書講義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帝者君天下之號而堯其名也或曰堯其諡也夫古者死無諡諡始於周堯則其名無疑矣且以舜禹言之有繇在下曰虞舜又曰來禹豈呼舜禹之諡耶聰明德之至大者是故天以聰明在上而元后亦以聰明作民父母天之聰明豈必僕僕然屬耳瞪目而得之耶亦曰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而已卒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天下之理不得遁而皆存乃可謂憲天之聰明也文非絺章繪句則凡施之外者光明皆是也思非焦心勞慮則凡蘊之內者

光明皆是也光者光明也惟茲光明悉本於性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人皆具是光明眾人迷焉晦而窒之一身不能用聖人覺焉擴而充之所以能滿天下是故讀書者能了此一光字則百篇之內凡所謂光皆帝王心傳之妙日用之本無餘蘊矣堯用是光而宅天下宅者安而行之也安而行之其誰以為非性乎故曰堯舜性之也雖然堯之德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不得已而有言蓋以老而避位不私其家而與一側陋之人懼天下不明是理是以其言見於後世序者明一篇之大旨言雖不多而一二語閒如射者之破的非孔子孰能與於此哉

尙書講義 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堯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天命之性堯全德而具未嘗失也故其所行自欽明文思格于上下率性之道也自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修道之教也聖人之論歷萬世而不可易者以前聖後聖其歸一揆爾堯典篇目也典者常也經也經常者萬世不刊之典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當讀爲粵字粵者始詞也若稽古者順考古帝堯之德猶今紀功德之文曰謹按是也放勳者號也有勳可見故以是尊之也上古君天下者一於道爾故民鑿井耕田不知帝力於我何有無功可見也堯則放前人之功巍巍乎有成矣欽者敬也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則欽者堯之首德明則其次也序書以聰易欽何也蓋聰明天賦天所以命之者在是故曰亶聰

尚書講義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作元后至於欽明則率性而行者率性而行首以欽德則允恭克讓固其性之自然而非矯飾也堯具是四德出於本性之自然率而行之安其所安無一毫作爲故曰安安夫一性之光明被四表而格上下固非智巧果敢所能致至於推而放之東海而準推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之南海而準推而放之北海而準卒之上下與天地同流非光明則不能徧也如是則民物之休戚天地之變化孰有彼此之間皆吾一性之動而已豈非率性之道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堯修道之教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本在于正心誠意堯之德盛矣至出而應世未有不由此而天下治也後人謂克明俊德爲明揚側陋之人非也大學曰克明俊德自明也自明者內明而外俊明之至也此非修身而身修之效歟賢者親之無能者亦親之而九族至於親睦親之至也此非齊家而家齊之效歟敬者平之晦者章之而百官巨姓至於昭

尚書講義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章之至也此非治國而國治之效歟協和者調一也而黎民至於變時雍和之至也此非平天下而天下平之效歟自常人論之堯行此德以治天下不過一治世之君耳殊不知堯之所以能治此者大學之道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言其甚難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堯之道所以推之萬世而不可易後聖有作豈能越是道而行之耶其曰修道之教也宜矣韓愈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夫數聖人相距數百歲何所見而相授受直得大學之道而已此堯所以爲出治之祖也嗚呼盛哉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夫聖人所以爲聖者能以己之光明覆被一世而其修德修政動合自然之道而已克明俊德至於天下平矣繼當修政者所以與世共之也蓋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之際其實無間君天下者苟能

尙書講義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順天之時授人以事亦自然之理非性分之外別有天人也乃者因之也因黎民於變故命羲和以正天時此見堯首德之欽若又曰敬授堯之欽德不於奉天治人之閒見之其何用耶古者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揚雄謂羲近重和近黎其實重黎分掌天地羲和則兼天地而分四時名不同爾曆其書也象其器也日月星辰其三光也辰其躔次也仰觀俯察既已得其序則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尙書講義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也以方言之則宅嵎夷曰暘谷宅南曰交趾宅西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宅者安此一方也天之運行以日爲主故於東西出納獨言賓饒者二仲爲主也以事言之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而四時之功備平治秩序力作於三時夏則待其成故曰敬致冬則藏矣故日在以候言之則四仲爲得中氣故取日之長短驗於分至皆一時之中也春秋曰殷殷中也中則分矣夏冬言正正也正則至矣朱鳥南方七宿也火心宿也二十八星獨於南方全言夏秋冬則取心虛

昴者以分至者定之適當其次也日中宵中陰陽之  
所以分也以民言之則春析之而作夏因之而長秋  
樂其成故夷冬則藏乎室故隕以動物言之則春合  
而孕夏褪而革秋生而鮮冬氄而溫舉是四官上關  
天時下及地利中取人和無乎不有及其成功授人  
時而已則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爲一期三百六旬而  
已虛是六日與一歲之間有六晦小盡率一歲餘十  
二日積三年三十六日及二年二十四日成六十日  
故五歲而再閏也觀其日星之運轉人民之動息庶  
物之生長與夫歲月日時之行豈人力所能加損實  
天道自然之序惟在聖人奉若而使人不失其時則  
百工允治庶績咸明亦自然而致此孔子曰惟天爲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厥功之成不見其迹非順天之道則天之大其孰  
能與於此哉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面旣命羲和以曆象授人時此又使之考察餘分

尙書講義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明置閏之法蓋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  
十日餘六日六小月又餘六日是一歲餘十二日三  
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閏又兩年餘二十四  
日湊前所餘六日爲一閏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如  
此然後四時始定歲功始成百工皆得赴功庶績莫  
不光明釐理也熙光明也大抵事須是隨時做經曰  
百工惟時又曰食哉惟時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工若  
是不置閏以歸其餘則四時皆不得其正天下事顛  
倒錯亂百工何由而理庶績何由而熙履端於始舉  
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既有餘無所頓放自然是用置  
閏天地無全功置閏之法分明是聖人在這裏裁成  
天地輔相天地似乎專是人事然亦天理之自然斗  
指兩辰之閒便知其爲閏以此見亦非聖人以私意  
爲之也凡讀二典不可將作後世看後世視此等事  
多以爲緩而不切唐虞之時茲事甚重蓋四時不定  
則庶功不成利害非小只看月令無一事不順天時  
聖人安得不以爲急乎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

尙書講義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兕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  
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  
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

尚書講義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哉

堯之治至是成矣蓋奉若天道至於庶績咸熙民孰  
有不治者哉自常人觀之功成治定思享逸樂于無  
窮延壽考於萬歲而堯乃疇咨其能是之人而登用  
之又疇咨其順我之事者而其治之有以見黃屋之  
非心也臣有放齊者不恤丹朱之鬻訟而以開明衷  
之意堯之必予子也吁者驚歎之聲也口不道忠信  
之言謂之鬻心常起憤爭之念謂之訟堯既知之誠  
不可以爲君也臣有驩兕者不知其工靜則能言之

用則皆違之貌恭而心不敬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而  
以方聚布百工衷之意堯之必見聽也堯既知之誠  
不可以當予事夫洪水之災湯湯然其害方盛蕩蕩  
然沃山升陵浩浩然大浸稽天下民之怨甚矣四岳  
朝之元老敢問其有能使治之者誰也兪者眾也於  
者美之也眾以鯀爲美而堯以爲不然以其負命敗  
類知其必不成功也岳曰異哉者舉之也姑試之乃  
可帝乃不得已而用之已而又欲以天下予四岳岳  
以不德辭始誨以明明揚側陋側陋者隱微也明揚  
舉揚也師眾也錫貢也眾乃貢其說於帝以爲有鰥  
在下曰虞舜然必曰有鰥在下者言其無妻也其意  
若曰舜雖可以嗣德然側陋一介人未必服堯乃以  
女妻之天下必以堯之貴戚而不敢慢也所以爲舜  
地者至矣堯曰子聞則心已許之矣其曰如何復問  
四岳曰子固聞之未知果如何也岳舉其家行之美  
進進然治而使不及亂其盛德可知矣堯於是始妻  
以女而觀其刑於寡妻之德終則敬用之矣嗚呼大  
道之行天下爲公親莫如子疏莫如深山之匹夫用

尚書講義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用惟其人者公也滔天之惡圯族之凶用不用由乎眾者亦公也堯何容心哉蓋堯之德天也天之福善禍淫豈不竊竊然弊精神勞思慮而紀錄之耶禍福皆由自召此天所以不勞而功成也其九載績用弗成而不畀洪範九疇歷試諸難而天受之非堯之心上與天通其能相應若是乎

尙書講義卷二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天意也夫自開闢以來天地廣大純厚之氣停蓄於上下歷鴻荒至三皇四帝而有舜舜得其氣之大全蓋欲使之爲天下後世作法不得不生於側微側微者隱陋也夫旣起於隱陋則萬古耕稼陶漁者皆得以取法夫旣父頑母嚚象傲則萬古處父子兄弟之間者皆得以取法夫旣百官事之二女女焉則萬古爲朋友長幼夫婦者皆得以取法夫旣齊七政頒五瑞巡狩以覲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舉賢去不肖則萬古爲君者皆得以取法向使舜不生於側微則人倫五者政化百爲可以爲法爾耕稼陶漁何所法乎是故孰不爲耕使人遜畔者舜也孰不爲漁使人遜居者舜也然則天固生舜於側微之中其意蓋爲天下後世作大楷模欲使天下後世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法舜也嗚呼非孟子不能形容大舜非深明大舜者

不能知天意之所在也前言側陋者其地也此言側  
微者其人也堯曰予聞之安有以天子與人聞之不  
熟而輕授乎君人之德唯在聰明聰明者與天地同  
體故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是故堯舜以聰明在上  
而仲虺稱湯亦曰惟天生聰明時又穆王稱文武亦  
曰聰明齊聖序書者以聰明包括舜之大德當矣夫  
以側微一介之野人而使之當五典百揆四門大麓  
上而欽天事神中而黜陟幽明下而至於夷蠻鳥獸  
魚鼈皆獲其所豈不為甚難哉惟其難而能為之使

尙書講義 卷二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下之人皆知之皆見之皆以莫能及而心服焉此  
舜之所以終能享無為之治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  
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  
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帝  
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于德弗嗣

粵曰稽古帝舜此不謂之虞舜而曰帝舜者舜已為

帝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謂之重華宜矣  
然非其心協於堯則非所謂重也重者言其施為皆  
由堯之本意也濬深也哲深於內而文明溫恭篤實  
見於外者皆合堯之欽明文思也幽微之德既上聞  
于帝聰則堯之信舜者久矣夫天下之至難者莫若  
敘舜倫明百度懷萬邦格皇天堯使舜敬徽五典五  
典克從者舜倫敘也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者百度明  
也賓四門以禮外客四門穆穆然和敬者萬邦懷也  
納於大麓行深山大澤中烈風雷雨而不變皇天格

尙書講義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此皆舜受命之符而天下於此亦必皆知舜之可  
以為吾君也然則堯之所以稔舜之德者至矣盡矣  
格來也呼之辭也詢事考言者雖以堯之聖其觀人  
也亦必先詢其行事而後考其言歷試諸難詢其行  
事也至是足以驗其言矣乃言底可績者知其言之  
必可行非若其工之靜言庸違也告之以三載汝當  
陟帝位舜猶自以為德不足以嗣堯而辭焉則受堯  
之位其敢慢命而違其言乎故韓愈曰堯以是傳之  
舜豈非授受一道而不可以差殊觀乎嗚呼此其所

以為堯舜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月一月也上日非朔日乃吉日也文祖其始祖廟也  
也有事於祖廟則餘廟可知矣古者人君受命告於  
文祖受終亦然受終者明堯猶在御而倦勤退位終  
天子之事爾至是舜始攝也古之聖人求與天地相  
似者惟堯與舜此孔子定書獨首二典也堯之有天  
下黃屋非心心乎道也堯舜以治天下為有道者之  
細事故視此身如寄逆旅無一分留戀舉而與賢初

尚書講義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吝色原其本心無偏無黨合乎道耳是以孔子取  
為萬古帝王之軌範後世雖有巧辯不得少訾焉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此舜作體天之法也堯有曆象舜則璿衡曆象以數  
推也璿衡以形求也其實均於體天以布政也璿為  
陰類故璿在上玉為陽類故衡在下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之象也日月五星於是不得遁矣然而人君一  
事之乖宜一物之失所則日月為之薄蝕五星為之  
謫見謂之七政舜亦視之而立政也後世帝王其有

即政之初不知應天以立政者是不法舜也而能治  
天下乎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舜作事天之法也肆遂也類祭也上帝天也天夫  
道也地妻道也舉天則地必從矣昊天有成命之詩  
曰郊祀天地者以此也禋亦祭也六宗者祭法所謂  
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四坎壇之祭四  
方山林川谷之見怪物者謂不然無之以其幽遠望  
而祭之故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後世帝王其有  
為社稷主即位之初而不能告天地神明者是不法  
舜也而能治天下乎

尚書講義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舜作合符節之法也輯合也公侯伯子男五等諸  
侯皆有所執之玉即政之始而合斂之既盡也既月  
乃日觀受命之後班於羣后以明天子之賜而諸侯  
執之安有不知所自者乎後世帝王即政之始不能  
班瑞而使諸侯不知其命維新者是不法舜也而可  
以治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糝如五器卒乃復

此舜作率諸侯之法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無非事者蓋巡狩者天子有事於四方所以省方觀民設教也舜不待稍久而遽出者知國家之綱紀有在於是豈不謂之急先務乎舜都平陽而二月遠至東岳者春行東方不敢紊也岱宗泰山也燔柴而祭天告至也望而秩於山川遂覲東方之諸

尙書講義 卷二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侯協時月正日所以一正朔也同律十二律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權衡也所以齊不齊也修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玉五瑞也三帛卽纁玄黃也二生羔雁也一死雉也諸侯各以其等而行贊見之禮也五器五瑞也執而歸之天子畢禮則復還之也舜以是而率諸侯諸侯敢不虔恭而奉命乎後世帝王於卽政之始不知考禮正刑一德以自尊者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

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舜作行幸之法也五月必至南方八月必至西方十有一月必至北方各以其時也以其時者順天道也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其實無異也及其告歸用特者牲用一牛格於藝祖藝祖太祖廟也一牛歲事告至之禮如其儉則道路之供億菲薄可知矣舜非不知千乘萬騎可以自奉三牲九鼎可以奉祖廟也蓋以謂五載一巡苟作法於豐天下蕭然煩費矣子

尙書講義 卷二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寧無起封泰山而禪梁父之說者乎謹始之道舜其得之後世帝王疲民以事遊觀之美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舜作選諸侯之法也天子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羣后四朝是也既使之敷奏而觀其言又使之明試而責其功然後錫之車服民功曰庸以車服而賞庸所以表凡我之行皆爲民也諸侯以民功而受賞其誰不勸乎然天子之賜山川土田皆在所錫而

必曰車服者以車服爲賜予之大也采菽先王能錫命之詩也而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車服之重也如此後之帝王苟不先明試之法而與以私恩假以名器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舜作養民之法也蓋洪水既平之後民日繁庶分州所以均戶口也然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封山濬川富其民也肇始也舜始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

尙書講義 卷二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封十有二州之山則斧斤以時而材木不可勝用濬十有二州之川則旱暵有儲而粒米不狼戾矣苟不治之於安平無事之日事至而爲之備亦已晚矣民何所仰乎後之帝王苟不留意於養民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舜作恤刑之法也蓋民得所養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不從設刑以糾亦不屑之教誨也及其至也刑

不用而天下化矣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抵罪各象其所犯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流者屏之遠方納之圜土冀其自新而不殘其支體也鞭扑亦所以緩肉刑而贖刑則終之以恕也又時有眚災肆赦之舉此刑之所以無刑也至於終以怙恃而不悛革始不容於世矣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不可不殺此其意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哀矜惻怛之意備見於此後之帝王不養其民而虐之不教其民而刑之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尙書講義 卷二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舜作用刑之法也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流之放之竄之皆遷也殛則死矣夫其工氏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罪驩兜氏有醜類惡物是與比周之罪三苗氏有不分孤寡不恤窮匱之罪鯀則有方命圯族彝倫攸斁之罪在堯之時所謂四凶族實眾所棄者棄之矣宜乎天下之咸服也夫賢者在位乃能成治然而不肖者不去賢者其肯進乎

舜先去四凶得用賢之要術也後之帝王知不肖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邊密八音

堯壽百一十七歲以經考之十六歲即位七十載使舜居攝歷試三載自正月上日二十八載矣禮曰大德者必得其壽昔華封人祝堯曰使聖人壽堯曰辭夫堯豈不知壽之可尚蓋以堯自揆其德必可得壽無所事祝也然而封人之心則不然有君如堯使千

尚書講義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年在位人心猶未厭也彼百姓四海攀號慕念至三載之久其以父母事堯也宜矣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案此段講義原闕蓋永樂大典割截以歸各韻間有脫佚也今無可復考姑從闕文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舜作自治之法也夫蠻夷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恩惠服使吾自治國勢日彊自然畏而懷之此攘夷狄之法也夫外攘夷狄在於內修政事必求其理之

賢十二牧其人也欲修政事莫先於食哉惟時莫大

於柔遠能邇莫急於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以言之

吾不能務農重穀而奪其時安得家給人足乎吾不

能撫寧近者使之胥悅安得遠者聞風而慕義乎吾

不能崇尚有德信用其善則任人近矣任人小人也

君子小人趨操不同使有德者進必能為國遠謀無

貪功喜殺之心敵人亦必知我國有人而不敢犯至

於任人則狃於時論不知上策在於自治逞一人之

私意掠忠義之美名動干戈興徭役誓不與賊俱生

尚書講義卷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知彼己者往往從而和之以為當然及其敗事憂在國家吾奉身而退官職猶昔也名譽猶昔也何憚而不為是說哉其弊在於時尙高論眩於名實而信用之過也苟難任人則任人不得參於其間蠻夷自然率服何者吾有自治之法足以使之服也率服足矣何必窮兵而遠討耶後之帝王不先自治而以征伐為務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舜曰咨四岳

此舜作建官之法也夫建官而首詢四岳明無私意

矧舜之進用實由四岳舜無求舉之意已足以知四岳之公也今也建官可不咨其論乎是故論相必先伯禹一相得人則九官無不當其職者豈不為得其要乎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然不曰帝而曰舜者欲使後世知九官之賢雖在堯朝舜能用之以盡其材所以申堯未竟之志也後之帝王不辨能否而以私意建官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是懋哉禹拜稽首讓于

尚書講義卷二

十二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言有能相我起大功業光帝堯之行事者乎當使之居道揆之地以表百官也亮信也采任也信任以惠疇人敷錫天下也非伯禹孰能當之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者允也信也且贊其已成之功而用之也禹之遜稷契皋陶非虛遜也必其人皆相材然後可以言於帝也及禹有天下相不用他人信乎當時所遜實一時之傑也禹之所任於此可見夫一相得人風虎雲龍其相應和如此舜享無為之治豈他求哉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在堯朝已為稷官民阨於飢能播百穀百穀之茂以時而已今而申之也蓋民生之本有在於是食為八政之先舜命相之後即申命稷知所本矣而稷亦自知非吾播重天下之飢亦將未艾乃不辭而承命夫稷自孩童已能陳五種為戲事是天生斯人以養天下之人則舜豈得不命之而為天下後世法哉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稷既播種民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司徒司民也民

尚書講義卷二

十三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之飽食逸居苟無教焉禽獸何異此教之不可後也夫百姓所以不親以人倫五者不遜遜順也契當敬敷此五者以為教也在寬者不可急也必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兄弟夫婦長幼朋友君臣之道本其固有迷而不覺耳惟使其自得然後知非外鑠而行之不疑然則在寬善教也善教得民心自得之謂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竄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教之不從則有刑焉扑作教刑也皋陶明於五刑墨  
劓剕宮辟也不得不并蠻夷寇賊而言也其實所以  
弼五教也刑以威四夷詰姦慝誅暴亂則蠻夷之殺  
伐寇賊之誅鋤皆隸之士師實未嘗用干戈以窮討  
也在舜之世有司空司徒而不立司馬之官者兵刑  
為後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刑之而服輕  
重無私也流所以宥五刑曰流矣必有所止所止則  
為宅也五服三就則輕也重也輕重之間也五宅三

何書講義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則近也遠也遠近之間也舜之用刑如是之審期  
于無刑之意見矣茲其所以貴於明允也皋陶之賢  
宜不待告舜之慎刑其至矣乎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工宜後也而舜命垂者以垂能順百工之事也夫工  
雖賤事而治天下者於此考其成是故紀治之成者  
必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贊之曰技巧工匠咸精  
其能夫咸精其能是於細事不敢欺也而不謂之治

9

成乎垂之遜及斯伯與風化使然也伯禹既遜其下  
皆遜以此知一相得人不憂天下之不治也往哉汝  
諧無出垂之右者垂安得而辭乎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虞之掌上山下澤則鳥獸草木咸得其性其曰若者  
順也然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何哉夫不驅禽獸之猛安得養蕃而滋茂然非  
益能順鳥獸草木之性不能當其職也遐想當時物

何書講義卷二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物皆被德化至於咸若則朱虎熊羆無如益也故曰  
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兪往欽哉

舜命伯禹首咨四岳今欲典禮乃復咨之所重者禮  
也舜之命官罔不序上而論相下而敷教恤刑蠻夷  
百工草木鳥獸皆被其德然後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宜矣三禮天地人也禮以祭為主故官名以秩宗然



禮與刑常相爲用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也古者禮官兼折刑故書曰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夙夜惟寅嚴恭寅畏以行禮也直哉惟清  
訟直刑清以折刑也伯夷之職盡矣欽哉者二事皆  
重不可不敬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禮所以防僞而教之中樂所以防情而教之和伯夷

尙書講義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典禮防其僞也后夔典樂防其情也蓋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行其中也直  
則厲矣溫以和之寬則慢矣栗以和之剛者幾於虐  
矣今也以和而無虐簡則幾於傲矣今也以和而無  
傲皆所以抑其過而勉其不及中之謂也豈非和所  
以行中之謂乎曰教胥子者國之元子與公卿大夫  
之子也使胥子教養於禮樂中和之域太平之極學  
也夫樂行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焉樂之本也若  
夫見於形器聲音則樂之餘也然不于樂之餘而驗

之何以知其本也是故詩者志之所之也嗟歎之不  
足故有永歌焉聲依永者貴人聲也律和聲也樂脈  
而不流也由是而入風從律八音克諧矣天神降地  
祇格人鬼享三禮行之得樂而和故曰神人以和舜  
治之盛於此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嗚呼盛哉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

受命於天惟舜獨正正矣百邪無自而入邪卽讒說

尙書講義 卷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殄行也夫治定功成宜乎端拱無爲怠於爲治矣而  
舜方且立納言之官以司出納安有壅蔽之患哉夫  
舜固不患此實有意於爲天下後世法耳聖疾也讒  
說殄行惡之大者宜乎其疾之也變白爲黑譖毀矯  
誣讒說也詭激崖異巧佞絕倫殄行也惟茲二者人  
所取信能動搖眾心故曰震驚朕師也龍作納言採  
下之言而進乎上宣上之言而達於下蓋所謂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也故曰夙夜出納如此則讒說殄行  
烏得攘臂於其間乎故曰朕命惟允允信也非龍無

以當此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二人也夫舜典一篇所以重堯之華而天欲使舜爲天下後世法之故其小大本末先後之序無一不可爲軌範者觀其所行天下後世有一事不合者皆過也堯帝之治如元氣之運太虛其混淪磅礴不可推測但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則無不備矣如四時迭運而成歲必春而蠢必夏

尚書講義卷二

十六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而假必秋而收必冬而藏一有不合如春行夏令秋行冬令不可差忒豈非天意欲使之爲天下後世法乎然而堯舜之心則一於道耳行之而爲法也後世帝王苟有得道於己載之行事一付之公而無一毫私意是亦堯舜也故曰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又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可不勉諸欽哉惟時時不可失也亮天功舉天以明功無私之謂績亦功也必待三載者美以久而成也三考九載也夫三載稽其功罪而賞罰之揆之以事也至於九載則非特知其

事且知其心也幽者有懷於中而外不得而見者至是君子小人判矣黜也陟也退小人而用君子也不止於賞罰而已非以道觀烏能若是夫旣以道觀則如明鑑如止水君子小人不得遁矣且以伯鯀言之九載績用勿成治水無功也非以道觀則安知其彝倫攸斃故九載而殛之非止於罰也夫天下之治常敗於小人而成於君子苟小人去矣庶績咸熙勢所當然也熙明也雖堯舜之聖亦不過辨君子小人已而舜治若此而三苗猶不卽工分背者離散其黨也

尚書講義卷二

十九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嘗觀易之爲書言君子小人多矣或分其內外或辨其消長獨於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直曰小人勿用蓋以小人一用則邦有必亂之道也語至於此則舜之黜陟幽明又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法也後世帝王無意爲聖君則已如有意於爲聖君當以舜爲模楷然則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孟子豈誣我哉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壽一百一十二歲三十載堯舉舜而敷治敷治者敷堯之治於天下後世也攝位二十八載攝位者攝

堯之位而行堯之道也避堯之子服堯之喪三載而踐位五十載於鳴條而陟方說者謂巡守至蒼梧山地近莒之紀城陳留有鳴條亭諸說未之詳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九篇彙飭詩書皆有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是故雖更秦滅學而亡其辭讀其序者皆得其義獨此汨作九其彙飭十一篇辭義皆亡不可得而訓釋竊意繼舜典之後必有虞之所建置也而漢儒乃以九其爲一篇旣曰九篇不知何所據而以爲一篇雖不敢以臆說第若

尙書講義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爲九則百篇具以爲一則又亡其八矣

尙書講義卷二

尙書講義卷三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矢陳也謨嘉言也禹以功皋陶以謨列於帝堯之朝舜因而申之宜矣而必附以益稷者史之意也蓋益稷亦禹皋陶之儔也惟此四人舜之同僚而能推腹心露誠實移所以事堯者事舜則舜必有以服其心者矣得此四人心之舜之所以有天下也文王作興二老歸之說者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漢高敘三傑曰吾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然則帝舜申之而附以益稷意可見矣

尙書講義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粵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文命禹之號若堯曰放勳舜曰重華是也放勳者蕩蕩乎民無能名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重華者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是堯而已矣文  
命者奉堯之聲教而敷于四海也禹貢告功成而歸  
美于帝曰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所謂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也舜所以申禹之成功始  
見于是其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言爲君難  
而爲臣不易也政乃作又黎民易於歸德者禹所以  
戒舜也舜曰兪允若茲信其爲然也嘉言罔攸伏者  
無言不聽也野無遺賢者無德不用也萬邦咸寧者  
敏德之實也稽于眾舍己從人者無不好也不虐無

尙書講義 卷三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告不廢困窮者無一夫不被其澤也舜于此備言爲  
治之不自以爲德而歸德于堯故曰惟帝時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爲天下君

都美也彼都者彼美也甚都者甚美也益聞禹贊敏  
德又聞舜之歸德乃推廣其意又有廣運之言焉以  
謂堯之治以道化也廣運如天之無爲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未嘗有爲也其所以敏德與夫惟帝時堯  
皆道之見於事業者故皆曰德也而堯德廣運冥然

不見其蹟者進乎道矣聖神文武隨所應而彰非可  
以一德名也神耶聖耶文耶武耶不可得而指名矣  
蕩蕩乎巍巍乎皇天眷命而使奄有四海者所謂大  
哉堯之爲君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  
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  
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  
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道降而有德非降也道之見於事業也是故謂之德

尙書講義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道無對也孔子所謂巍巍乎顏子所謂卓爾孟子  
所謂躍如也發而爲德則道生一矣生一則有兩端  
是有對矣是故有吉必有凶吉凶由人所名顧所修  
之德何如耳禹所謂惠迪吉從逆凶者思順其一而  
無二三其德也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也天之降災祥在德而已矣舜於此蓋優爲之  
益乃因禹之戒贊曰戒哉儆戒無虞聖人不畏多難  
而畏無難也罔失法度無作聰明亂舊章也罔遊於  
逸罔淫於樂無佚遊荒亡之事也任賢勿貳譖愬不

行也去邪勿疑無依違牽制也疑謀勿成無敢嘗試  
爲之而僥倖其或成也百志安得不光明乎百姓之  
譽人所欲得也違道而干毀必隨之矣何補乎百姓  
之欲雖天必從拂其情而從吾之欲則背叛而不可  
救矣何補乎此皆昏亂之世所有益事堯舜之君上  
接洪荒斷無此事何自而知之耶蓋以理推也舜固  
無是矣而益乃諄諄言之蓋舉其害德者以堅舜修  
德之心愛君之道也舜不以爲忤無怠無荒勤而行  
之四夷安得不歸往乎舜之德所以如天之無不覆

尙書講義 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疇如地之無不持載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者實得  
禹益之規戒故進而不已而至於道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舜重堯之華所以行堯之所未行皆盛德事也而益  
尙戒之禹聞益之戒歎曰於欲帝念此言而無忽然  
且指其治要以告之謂凡爲君必主於德以德爲政

斯爲善政善政之實專在養民民之所以有養以穀  
爲重穀者養民之大本五材得是而能聚是故謂之  
六府無則五材爲虛器雖有不能爲用也三德得是  
而能宣是故謂之三事無是則三事爲虛名雖有不  
能爲用也用五材三事者穀也陶冶械器則非粟不  
易倉廩不實則禮節不知禹之胼胝荒度者意有在  
於蒸民乃粒而彝倫可敘也故箕子得洪範九疇之  
要首言五行次言五事五行六府之本五事三事之  
資也而繼之以八政一曰食蓋明九功非穀不能敘

尙書講義 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然則穀者實五材三事之精神脈絡也六府惟修  
三事惟和非君有食以養斯民安得九功惟敘而斯  
民歌舞以樂其生乎戒之用休洪範之五福也董之  
用威洪範之六極也民知避凶而趨吉矣勸之以九  
歌者以詠歌作起人心之嚮德也俾勿壞者仁聲入  
人有日新之德而彝倫不斁也然則德惟善政果在  
於不違農時務農重穀也後有人君今年下詔曰農  
者天下之大本也明年下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  
卒使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史臣贊其德曰務在養民

得是道也舜俞其言而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萬世永賴爲禹之功所謂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此其  
實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  
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  
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尙書講義 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惟乃之休

堯曰格汝舜舜曰格汝禹堯以道治舜德升聞故以  
禪舜舜遜於德弗嗣已而嗣位德足以堪之故也是  
以禹謨所敘罔匪以德至是帝堯大學之道得所付  
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舜得是道所言所行罔非明  
德史謂明德自虞帝始蓋以此也今舜告老復欲禪

尙書講義 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此亦舜遜于德勿嗣之意  
也舜勿遜其人而禹遜皋陶且曰皋陶邁種德夫德  
貴於根深而柢固也皋陶種德如農者之深耕易耨  
固其根本所以能穫蓋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  
所以能明明德于天下也正心誠意可謂種之德也  
進而至於平天下可謂遠矣蓋一年之計莫如種穀  
十年之計莫如種木百年之計莫如種德種德及遠  
故曰邁也皋陶之德既下於民民懷其德素望已著  
禹自以爲不足是以遜之蓋知其德可以平天下也  
帝念哉者欲舜念念不忘皋陶之德禹所以爲皋陶  
地者至矣念者心不暫捨造次顛沛必於是念之在  
茲德也釋之在茲亦德也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  
亦德也出而見於事業亦德也惟帝念功念皋陶種  
德之功也其亦可以付託矣舜因其言故曰皋陶惟  
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是其下皆正也汝作士以刑輔  
教而吾舜倫得敘也期於予治而民協於中刑乃措  
而不用是皋陶懋此大德而中于民之功不可不念  
也而皋陶不自以爲德歸德于舜謂刑之所以不用

者帝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其所致之實本于帝德之罔愆也罔愆者無過不及能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也故凡有所贊皆舜之用中也夫簡以臨下有不素之綱至其御眾則宥寬和之恩中也罰勿及嗣而賞則延之寬厚也宥過者赦其註誤刑故者罪其有心寬厚者罪疑惟輕罰則從恕功疑惟重賞則從予寬厚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寬厚之極也舜之用中濟以寬厚此好生之德所以使民淪肌浹髓而不可忘故能刑罰于無用之地也舜不自以為德

尚書講義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復歸德於皋陶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蓋舜明刑弼教之本心于此得矣故曰從欲以治然舜贊皋陶如此而禹之所以遜皋陶之意舜無一言及之者蓋舜之心已屬禹久矣不可以一時之遜而易吾之心其曰朕志先定豈虛言哉

帝曰來禹洛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尚書講義卷三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舜雖念皋陶之功而屬禹之意愈篤乃曰洛水儆予洛水洪水也天降災祥所以儆戒予而地平天成之

功他人不能辦也故曰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若所謂無聞然者而又不欲自溢自大此又他人不能及也故曰惟汝賢不矜不伐而天下之功能悉歸焉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其德其功果在皋陶之上是天之曆數在汝躬無疑矣我老汝攝終當陟元后蓋天命已定不可辭也于是告之以歷代聖人所傳之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以歷代聖人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既受中以生非皇天作之君作之師以輔

翼之則其中安保不迷而失之耶然則中者君天下之綱領而歷代帝王受命之符也舜命禹之言堯蓋嘗以語舜矣魯語所謂堯曰咨爾舜是也且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曰未發何時而見此道心也豈不微乎惟其發而中節人始知其自中出也不從中發出則喜怒哀樂四者之動吉凶悔吝生焉此人心也豈不危乎夫心一而已自其靜者言之則道心不可見自其動者言之則人心多妄作惟能心悟而自得得其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發而皆中節矣

尚書講義 卷三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孰不為喜聖人之喜則天下鼓舞于春風和氣中矣孰不為怒聖人之怒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矣以至哀則為禮以防萬民之偽樂則為樂以防萬民之情以其中節故也然則何以知之惟精惟一而已精者杳兮冥兮不專心致志則不得道心之靜也一者為物不貳一之所處人心之動也有一則兩端具矣兩端具則可中取矣不於一而中取則二三其德而動罔不凶矣舜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以其得一也得一者心有所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所謂心悟也

8

通于一則萬事畢矣自道而出惟一可以見中道生一故也堯舜禹三聖相授以一道中而已矣聖人既已得是道發而無不中節者不失其道心也本於道心則不可以人心閒之而世之人豈能皆知道心乎無稽之言勿詢之謀非姦則佞此人心也豈可信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可愛可畏此人心也豈可恃乎汝其欽哉修其可顧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而況君乎使鰥寡孤獨困窮之民罔不獲所為君之職盡矣則於萬斯年永綏爾祿宜也此天祿永終也夫口者禍

尚書講義 卷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福之門既能出好興戎吾言一出禍福所繫汝豈可不從吾命乎禹之不願為君出於誠實舜之所以屬禹堅確不移禹乃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使舜取在廷之功臣若皋陶益稷輩人人卜之也卜之而吉則予之夫舉天下以予人不由於心而獨付之卜筮何容易哉此乃禹驚懼之際迫切之詞也於此可以深知其不敢當也洪範稽疑之疇凡卜筮皆本於汝則從然後謀之龜筮卿士庶民也今使舜汎然卜之龜筮可乎故舜告之曰官占惟先蔽志此汝則從而方



謀之龜筮也日官之占必先蔽自朕志然後求卜今朕志先定然後詢謀於人而僉卜筮龜筮而協從質之鬼神而無疑矣我其已卜豈可再乎習再也若習坎之習儻再卜之瀆則不告矣禹至是何言乎惟拜而堅辭也舜曰毋毋者勿復辭也他人無以當朕意者故曰惟汝諧也月正元日受命於神宗有虞氏祖顓帝而宗堯告於堯廟也凡卽廟之禮悉如舜之初受命也抑嘗論舜禹之相授如此而孔子歎道之巍巍乃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何哉蓋以堯之

尚書講義 卷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治純於道舜禹之治自道而嚮於德民有德以名之也故舜典禹謨無非闡揚其德之見於事功者也非若堯蕩蕩而民無能名焉向非舜剖露危微之心精一之學後世何以知舜禹得堯之傳乎孔子正懼學者之於典謨止求事功之蹟而不求舜禹精一之妙故於洙泗之教發是警策也然則舜禹之聖不定於得堯之天下而在於傳堯之道明矣嗚呼盛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尚書講義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征苗之舉當載在禹未受命之前蓋舜初居攝已竄三苗于三危於時勿率禹乃奉辭而伐罪也逮禹治水三危既宅三苗已丕敘矣若以禹受命之後弗率豈苗再叛乎況舜既已倦勤禹有天下遠人不服禹當召六卿而恭行天討若後世所謂親征也乃會羣后奉辭而伐罪豈禹自知不能服苗尙仗舜之餘威乎抑口授之筆錄屋壁之斷簡失其次乎所以不敢知也禹宅百揆能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紹位之後聞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之言是欲修德以待天時也禹當自修文德以來遠人而尙以煩舜乎恐無是理也其曰帝乃誕敷文德必在

禹未紹位之前明矣蓋嘗論帝王之臣出行所學以輔人主了無他法一言以蔽曰德而已矣苗民逆命是不可以兵取而當以德化也是故益之贊禹言舜之德可以化頑嚚於閨門之內使之底豫非德動皇天皇天降佑父母之衷其能不變如此耶是以人主當以修德爲先務德既格天豈有人而不能化乎三代而下士不知學置德於無用之地或以兵武導其君或以財利蠱其君或以讒諂面諛逢其君使其君從事於征伐從事於聚斂不信忠良吝於改過者皆

尙書講義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尙書講義卷三

尙書講義卷四

皋陶謨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爾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

尙書講義 卷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粵若稽古皋陶史謂皋陶有君人之大德可以考信  
故稱稽古也以其無位故不著稱號而直敘其德曰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也說者乃曰此皋陶之曰竊謂  
不然若以是爲皋陶之言則放勳欽明文思重華協  
于帝濬哲文明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豈亦皆堯  
舜禹之言乎以是知其爲敘皋陶之德也允迪者允  
蹈也允蹈其德非空言也是故能以嘉謨明其弼諧

尙書講義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道可以取信也揚雄論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  
陶以謨是言皋陶獨能以謨顯於當時而垂之萬世  
也皋陶矢厥謨於帝堯之朝帝舜又申之而此獨載  
禹之答問何哉蓋方皋陶陳謨禹實在其列也然皋  
陶未言而禹先曰俞如何哉禹素信服皋陶故於未  
言之前精神相感已得之目擊不待諄諄也第問其  
如何耳如何者所以發皋陶之謨也苟不在君前答  
問不足謂之謨矣皋陶未聞禹之言遽曰都者美禹  
之能問也皋陶之學大學之道也故其所言首於慎

厥身修而修身本於思永思者正心誠意永者不息  
則久也蓋以修身本於正心誠意故能行遠也禹贊  
皋陶邁種德者修身以正心誠意爲本如木之有根  
植根之固而能久於其道也自思永而推之則修身  
而可以齊家矣故曰厚敘九族家齊則可以治國平  
天下矣故曰庶明勵翼言眾庶明吾修道之教勉而  
勵翼也翼者中也如鳥之有翼所以輔中也故舜贊  
皋陶曰民協於中而皋陶亦以謂邇可遠在茲謂陟  
遐必自邇也蓋自正心誠意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斯  
民皆協於中皋陶邁種德之功其要又在於思永也  
禹聞其言而拜以皋陶闡揚大學明德之要故也皋  
陶曰都者美其領辭也故直指其明明德於天下之  
所在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者歎其難也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禹之言也至是  
乃曰惟帝其難之則知人安民之說禹已領其意矣  
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  
惠國寧有不治天下有不平乎帝堯所以不慮乎四  
凶使與皋夔稷契並列於朝而不害其爲治國平天

尙書講義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者知夫明德之所在故不慮乎小人間之也至舜則不敢容矣此帝堯所以爲難能也四凶敘其三禹爲親諱也皋陶復美其言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  
有德者九德人之行未易知也其所以知之取人言也人言其有德則當載采采者載之行事考察其功而采用也孔子所謂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知人之方也禹曰何者覲聞九德之目也夫民心罔中惟爾之中皋陶弼教能使民協於中以奉揚聖君執中之道於此可見矣當是時民心皆丕變而協於中矣故疑

荷書講義 卷四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無偏寬者必栗柔者必立愿者必恭治者必敬順者必毅直者必溫簡者必廉剛者必實強者必義使九者一有所偏則非中矣安可謂之常德乎厥德匪常則動罔不凶矣彰厥有常是取其協於中也吾能用之則吉矣此知人之要訣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治而明之則可以有家矣身修而家齊也進而至於日嚴祇敬六德信用而有邦矣家齊而國治也翁受敷施九德咸用俊乂在官則能收知人之效矣百僚師師尊賢也百工惟時使能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

在位所以發明皋陶俊乂在官之旨也撫於五辰五行之度不亂天之所助者順也庶績其凝凝成也結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國治而天下平矣此明明德於天下之明效大驗也皋陶之學可謂知所本矣宜乎稱其爲嘉謨也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天人之際和同無間可謂太平之極矣皋陶於此懼其志驕意滿而瀕於殆也於是而致戒焉無教逸欲不興逸欲之教上既率以無逸勤則不匱矣上既率以無欲下皆家給矣兢兢業業震懼自保修己以敬也一日二日萬

荷書講義 卷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幾幾者動之微一日二日其來有萬可使頃刻不治乎君既惟日不足庶官豈敢曠職乎其曰天工言所用之官不以私皆合於天理而能代天理物者也所以歸之天者皆順自然而無私心也天敘自然之敘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也以其爲經常之道故曰五典勅此以教天下是謂五惇天秩自然之秩所謂吉凶軍賓嘉也以其當天下之理故曰五禮由我以行是謂有庸惇也庸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天命自然之賞王侯卿大夫士之服所以章有德也

天討自然之刑墨劓剕宮大辟之等所以警有罪也章也用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德禮以待君子故有同寅協恭和衷之應政刑以防小人故有政事懋哉懋哉之應君人之道至是盡矣皋陶猶以為未也又直言天寄聰明於民之耳目寄威怒於民之背叛也人君上則恐懼以畏天下則憂勤以畏民達於上下敬哉有土言有土者不可不於此致敬也皋陶自以為吾言惠可底行禹復曰汝之言底可績不徒可行必有功也皋陶曰予未有知若曰吾無所知識

尚書講義 卷四

六十四明啟書 約圖刊本

謙詞也思日贊贊襄哉者襄成也但思日日贊成吾君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竊嘗謂禹謨益稷君臣之間皆有褒頌歸美之詞獨皋陶謨一篇其始以正心誠意種明德之根本其中以知人安民彰德之功用其末以恐懼修省保明德之欽崇迄無一言見於褒美頌揚者蓋如是然後可以為嘉謨也禹亦有謨而舜申其成功禹之功不專在謨故也然則立言以為天下後世人臣之楷模者莫皋陶若也揚雄曰謨合皋陶之謂嘉信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尚書講義 卷四

七十四明啟書 約圖刊本

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似亦有理蓋味其辭意則未竟也皋陶方退託於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而帝呼禹曰汝亦昌言是喜皋陶之謨而使禹亦言之也亦者連上文言也禹聞帝命則拜謂帝曰皋陶所言至矣盡矣予何言哉皋陶欲其必言也故驚歎而問焉曰如何如何者所以發禹之言也禹曰洪水滔天微茫無際也浩浩懷山襄陵巨陵且不見況得平土者乎下民昏墊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三過其門而不入之時也是故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輶山乘櫟隨山高下刊木以積薪為隄防也當是時益烈山澤而焚之得禽獸以進於斯民補其乏食益之功大矣及水之將平決九川以距四海九州各

有川道之至於海四海者東南西北之水各隨其地勢而導之此禹行其所無事也濬畎澮距川解皆曰凡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爲畎百里之內廣二尋深二仞爲澮濬畎澮距川者大川也明其水亦至於海也此禹盡力乎溝洫也海內漸得平土於是稷降播種以進於民其曰艱食草木之根也鮮食魚鼈也民既得取艱食鮮食而商旅有塗可行又使之懋遷有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化者不腐敗居者有儲蓄烝民乃粒則饑饉之患去稷之功大矣是禹以萬邦

尚書講義 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乂之功歸之益稷也禹既歸功於益稷益稷初無言也而以名篇者彰禹推賢遜能之德也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皋陶曰兪信如其言也然帝實欲師汝昌言今汝言益稷之功固美矣而帝之所以覬聞於汝者汝未嘗言也禹於是乃言曰都帝慎乃在位夫舜以大德得位而禹猶欲其慎乃在位則位之難保可知矣舜視

棄天下如敝屣兢兢業業夫豈以位爲樂哉其曰兪者敬領其昌言也禹又以無安厥位惟危欲安汝止以盡其保位之道大學所謂人君止於仁君苟能仁斯安厥位然而仁豈外求而得哉在吾心爾凡人之心生無不直惟幾惟康可以弼直不然是罔之生也是故聖人惟幾也戒謹於微而弗著惟康也戒謹於安而勿危輔之翼之吾之直心於是乎在淵乎其情皎乎其明故能止其所也此帝王治心之要大學所謂正心誠意之旨也禹之昌言可謂破的矣心既正矣以吾之心合天下之心天下之期待於我者莫不應矣是人予之也人予之則天子之矣天子之則申命用休所謂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也此禹之昌言徑指人心明白如此舜安得而不師之乎禹既以正心之要專責於舜舜方歎曰吁爲天下豈不在君臣相得何獨在我乎於是臣鄰之助股肱耳目之喻方發於口矣禹非不知此理也顧其君方有意師其昌言不得不端本澄源而責效於其君之心也說者乃曰其弼直者其弼臣直也禹方相舜其陳昌言豈敢

尚書講義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媒以謂欲保厥位須我乃濟乎竊意不矜不伐者不肯爲也此語在稷契輩言之猶可若禹自贊則謹乃在位之語是脅其君以自售也卽此而論非言弼臣明矣不然舜安有嗟吁之言而復於禹乎其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臣者大臣鄰者小臣蓋言必得小大之臣感懷忠良然後天人皆予以致時雍言治予一人豈能自致哉此舜因禹昌言而發也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尚書講義 卷四

十四明敷書

約圖刊本

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

禹曰俞者誠如舜語須君臣一德乃能致治也舜於

是有股肱耳目之喻夫人之有體非股肱何以運動非耳目何以聰察無此則塊然一物耳誠何用哉左右有民者肱之用宣力四方者股之用以左右故言翼以宣力故言爲至於觀象作服皆法古人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知舜之觀象有自來矣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而爲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以絺繡而爲裳則黃帝堯舜之衣裳蓋亦有所本也故曰古人之象此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所以爲目之用

尚書講義 卷四

十二四明敷書

約圖刊本

也故曰汝明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六者謂之六律宮商角徵羽五者謂之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謂之八音聲音之道與政通作之可以知治忽治者治世之音忽者亂世之音也治忽在民五言方言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非音律不可也周官大行人屬象胥者諭言語協辭命也屬瞽史者諭書名聽聲音也夫如是然後五方之言可以出納也出者宣吾命納者采其言言語既通吾之治忽所以必可知也此出納五言所以

爲耳之用也故曰汝聽夫一人之身而具股肱耳目豈不謂之全人乎舜舉此以詔禹示其必不可無也責之可謂切矣予或有違汝當弼我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此專責禹也蓋四鄰者左右前後之臣非馮正色率下則左右前後之臣安能罔匪正人乎高宗命傅說納誨以輔德而必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正乃辟說能旁招俊乂列於庶位高宗蓋得此意也然則舜之所以責臣哉鄰哉之意可見矣四鄰之正在禹率之爾其庶頑讒說不能克正者舜無憤

尙書講義 卷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嫉之心一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是故不忍置之刑而使得與於射也侯者立的以明其善惡撻者扑也射之有扑所以示眾當其射也司徒摺扑司射釋弓去扑以釋算蓋非謂施鞭筆也侯者明其正鵠撻者記其算數書者識其中否其實欲其並生愧恥遷善而遠罪也工以納言瞽史採其言颺之以觀其所以言苟順而無向之讒說則知其能改過所謂格也格則薦之用之否則簡不率教收其威也此舜欲教養作成臣下之大略也非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能若

是乎禹於此窺見舜之心寬容廣大無一臣之或遺故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者言舜德光明不冒天下如帝堯所謂光宅也蓋四海萬里若以力周安能徧覆惟以一性之光明可以含容燭照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莫不共爲帝臣惟帝時舉則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矣蓋禹聞舜所以待遇臣鄰之道委曲周盡是故發是言也至是欲帝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寵之誰敢不遜敢不敬應帝當不時敷同也敷者誕敷同者調一欲舜無時而不敷同此道也如此則君之所以馭臣至矣盡矣在位之人孰不懷忠以報上乎

尙書講義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勦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舉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蓋言舜之時獨難化者若曰



日聞其無狀無如丹朱也禹取是以爲戒所謂不善人善人之資也傲而虐是慘酷也額頽失法度無晝夜爲之猶無水以行舟其能濟乎朋淫于家朋非止一人若紂之酒池肉林也天下之謳歌訟獄所以不之丹朱而之舜用自絕於世也禹能懲創其失娶于塗山涉辛壬癸甲四日而去家至於有子而勿子所謂克儉于家也惟荒度土功荒大也大其規畫以盡治水之道所謂克勤于邦也既反丹朱之傲所謂不自滿假也故能輔成五服至於五千里皆得平土而

尚書講義 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九州肇爲十二州州各有師師者置牧也五服之外邊方下國置長而已莫不各迪有功惟苗勿率禹以謂不可以法治而可以德服此欲舜誕敷文德以來之昌言之要也舜曰天下所以允我德既藉汝有平水土之功使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又有皋陶明刑以服猾夏之蠻夷姦宄之寇賊德刑並用禹之功惟敘皋陶之功祇敘何患苗之不不敘耶使舜不知二臣功德之大安肯以此復其昌言乎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實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閒鳥獸踴躍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尚書講義 卷四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禹摭二人之言以表大治之告備也蓋益稷一篇皆禹昌言前敘益稷之功後述皋陶之績此禹推賢遜能之本心欲帝念功而云也夫夏擊鳴球球玉磬也合止搏拊琴瑟皆作升歌在上幽而祖考明而羣后罔不降順丹朱難化亦且賓服而在位此堂上之樂所以動化之效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閒作鳥獸踴躍和鳴也鳳凰來儀和應也擊石拊石磬也飛者走者遊於造化亭毒中踴躍翔舞以呈瑞此堂下之樂所以動化之效也然極於擊石拊石者石爲八音之首於卦爲乾其聲清微必待磬聲諧合而樂遂

以成此所以堂上必鳴球堂下必擊石也詩云鼗鼓  
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此之謂也方樂  
初作羣后德遜虞賓在位而已及樂既成庶尹至於  
允諧雖丹朱之不肖亦爲善良矣季札觀樂獨於韶  
箛則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雖  
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孔子在齊聞之亦至於忘  
味想其當時廣大悉備仁風和氣充塞乎範圍之內  
無一人一物不得其所也舜治至此宜少自逸樂而  
作歌自警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時者一日無曠幾者

尚書講義 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每事防微一人之身元首不動而股肱之運以熙萬  
事此其序也皋陶領其意以謂君率於上臣下作而  
行之故曰率作也憲舊章也屢省審諦也於此致欽  
則事無有不興者矣夫君逸臣勞萬古不易之論元  
首之明則能知人股肱之良則雲龍風虎自然相符  
庶事安得而不康若元首不明則自聖而輕臣下自  
用而昵諂諛細事必親徒爾叢脞而大事不舉失其  
機會股肱在位充員苟祿無所建明萬事安得而不  
隳皋陶之戒可謂不阿人主矣帝拜曰俞哉非拜皋

陶之歌也禹之冒言至是方畢拜而受之也竊嘗論  
天生聖賢非爲一時蓋亦欲垂法於萬世爲君臣之  
軌範觀益稷一篇可以知人君下下之仁聽納之懿  
人臣歸美報上之忠推賢遜能之實莫不兩盡焉蓋  
不如是不足爲禹皋陶之謨也嗚呼盛哉

尚書講義 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尚書講義卷四

尙書講義卷五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治水於堯之朝敘其功勳列其貢賦為一代之大典不載之舜典之次而史係之夏書者禹所製故也九州之疆理昔先帝王立其城郭保其人民必取一方之鎮高山大川以為依據方其大浸稽天城郭人民已化為魚鼈之淵民之避害必即一方之高山以

尙書講義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檜巢營窟望洋向若但見九州之高山浮於水上企而視之若島嶼然雖謂之九洲亦可也禹能隨山刊木乘舟乘車乘輶乘櫟排決其水或注之江或入於海然後人得平土九州不復混然無別此疆爾界自此而分是故兩河之間必為冀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必為兗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必為青州東海北岱南及於淮必為徐州北至淮南距海必為揚州北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必為荊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必為豫州東距華山之陽西至黑水必為梁州

東距西河西距黑水必為雍州疆理既定後世雖有

作者不能易矣故曰別九州也九州之地人既以桑麻衣食懋遷有無而寶貨之產草木之珍以漸而出禹因著其品曰條章以為享上之資不責以所無不拘其定額使民安之而無非所從出之怨故曰任土作貢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什一也則其無定額可知而又載龍子之言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因知後世貢賦之物不卹其地之所產或昔有而今無或昔多而今寡一立定式永不可免故

尙書講義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莫不善於貢蓋失大禹之本制故也

禹貢

禹貢一篇非為任土作貢而為是書也蓋因洪水既平禹貢玄圭於堯歸美而告厥成功爾若謂任土作貢而曰禹貢紀書者當曰任土賦貢作禹貢矣不曰作禹貢者則知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是紀山川用力先後之次序土地所產貢賦之名物皆聚此書也其實禹貢是因進此書及玄圭以告成功故以是名篇也或者難曰禹錫玄圭堯實錫禹以賞其功審如是

說不知告成功者其堯耶其禹耶若曰堯錫當曰錫禹玄圭賞厥成功可也是知告成功者禹也錫玄圭者亦禹也無疑矣以書考之天之畀曰錫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是也君之賜曰錫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是也臣之貢亦曰錫師錫帝曰九江納錫大龜是也孰謂禹錫非禹貢耶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昔者縣陘洪水以其隄防不固水之奔放侵齧防一隕則鄰國爲壑水何由平善治水者得水之性順而

尚書講義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就下必積土取薪作爲捍防以導其去路縣則陘之宜乎績用弗成也禹之治水先備土木將以立隄防也敷開也敷土刊木得其先務矣或謂刊木所以闢路方水未作亦有人民豈無塗路水退依然如故何待處處隨山而刊木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禹將有事於明必先致力於幽禱於山川鬼神也奠高山大川得其先務矣或謂奠者定也至是高山大川皆定矣融結之始山川具在何待禹定耶後世河決瓠子天子至親屈萬乘負薪

率塞則視禹先事而敷土刊木爲何如沈白馬於河以祭則視禹先事而奠高山大川爲何如禹之治水所以異於人者備先具也嘗謂箕子所論縣陘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異洪範九疇而禹能得之謂必有高世之見度越其父及觀禹行水之先初無巧妙敷土刊木奠高山大川而已蓋天下萬事只同一理理之順者爲吉逆之則凶縣逆水之性是故無往而不逆禹能順水之性是故無往而不順也順則九疇之錫彝倫之敘由是而之焉傳曰通於一而萬

尚書講義 卷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畢此之謂也苟於此一事不得其道則知五行之汨陳彝倫之不敘斷無疑矣又何必事事物物嘗試而得之乎天監不遠舉念卽知又況九載績用弗成者耶蓋水性趨下行於地中隄防不先一失其性奔放汎濫何所不有順其就下之性使之弗畔而東入於海此禹之治水也故昔人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蓋於治水能順其理而行則知金木水火土皆不失其性推之九疇無所處而不當矣嗚呼盛哉

冀州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

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冀實堯都也禹盡力溝洫而不  
先帝都非知急務者蓋將以成萬世永賴之功而不  
使其君安于巖廊之上豈愛君之志哉夫治水當尋  
其源梁雍在冀上而禹必自冀始先吾君也按地理  
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既載壺口是壺口已為平陸  
然治梁及岐梁岐實雍地上流也壺口既浚則可以  
決上流之壅也原之大者曰太原後世因以為郡名

尚書講義 卷五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晉陽是也太岳在太原之南沿流而導之也覃懷  
河內地底績功亦就也漳水橫截故曰衡漳白壤土  
色無雜膏腴也天作地藏可以為帝王之都矣厥賦  
上上錯者錯雜也賦為上上而無貢其曰錯者貢亦  
在內所以優畿內也厥田中中五等也白壤沃壤也  
而田惟中中不多取也恆衛二水既從故道大陸之  
地斯可興作島夷化外而猶得衣其羽皮以表水平  
而異類亦得樂其生也州之境內舟楫所由必通道  
以達于帝都冀州東西南三面皆大河其北則有滹

沱嘔夷涑易之水皆東入於海碣石之山實在海濱  
舟行此水欲至帝都必由此山之南泝河流而西上  
而碣石在其右故曰夾右也常謂堯既都冀天下仰  
之為京師故率土之濱皆知歸嚮望雲就日葵藿一  
心慕義趨風梯航萬里孰不奔走于闕庭之下碣石  
冀地畿內也然猶紀其水陸之所經從則夫八州安  
得不具敘其趨朝入貢之道路乎此禹教天下以尊  
君親上之大義也

尚書講義 卷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澶沮會同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  
濟潔達于河

兗州之地周迴皆河濟故不引山同言也濟之為水  
其流至細而得在四瀆之祀者以其口口中國而終  
與江河淮同會於海也兗當河之下流而九河又兗  
之下流水當下流汗漫澎湃無以泄其怒故疏九河  
以導之又其下為逆河逆者迎也迎其水以殺其怒  
使之趨下而入於海也九河既道是大水已盡傾下

始得見雷夏之澤雷夏有澤以瀦其水則漸露平陸而澨沮二水見焉二水會同由地中行於是桑土既蠶則禹降丘宅土平治之功亦勤矣以降丘宅土之勤則知禹於兗最爲用力厥土黑墳沈淤之地也厥草惟繇繇長也草生於水得水故特長也厥木惟條久在波浸土之所產無大木也厥田六等厥賦正者田既中下賦亦口相當也作十有三載者禹於此州治水已四載矣始定其賦之同中下也厥貢厥篚皆出於蠶土宜桑也按史記禹疏二渠以引河水北載

尚書講義 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高地注云其一則漯川是也蓋兗州所道或由濟水或由漯水皆可入河而至冀浮者謂能通利舟楫也

海岱惟青州岨夷既略澨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唯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麋絲浮于汶達于濟

自兗而之青順治也青州今山東東北據海遼東在焉西南距岱萊夷在焉岨夷者陽谷也日所出處其地極東今水既平岨夷亦在封略之內澨淄二水得

其故道矣萊亦夷也其地爲陸庶草繁廡可以放牧也厥土雖白而墳墳起也近海多斥鹵土鹹不可種植而猶田爲第三賦爲第四以其土白而墳猶有冀州白壤之膏脈焉厥貢厥篚非上所賦臣下所以供上者也故取其一方奇物以爲獻非上所欲得也有其名物未必皆取也惟絺絲枲衣服所資鹽與海錯膳羞所用口口糜絲琴瑟所取至於鉛松則器用藥物或待其供若夫怪石非上所欲以其溫潤如玉俗以爲美不忍不貢亦芹暄之意也青州水道自汶入濟沂濟西上至滎澤入河而至冀達於濟則達於河可知矣

尚書講義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父蒙羽其藝犬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是爲徐州之境淮之原出於豫至揚徐始大汎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於徐言之沂出泰山縣艾山南入於泗至徐而始大又治也二水

既又徐方始平而蒙羽二山向無樵牧者始可以種  
作矣徐之澤名大野大野既豬水有所歸則東原底  
平厥土赤埴墳埴土之細膩可以埴爲器者草木漸  
包進而叢生也厥田二等厥賦五等厥貢惟土五色  
五色土或曰可以備錫諸侯也羽谷有雉其文五色  
可以備車旂之用孤桐生於嶧山必生於山之陽其  
枝幹輕空故可取以爲琴瑟之材也石沈物也而泗  
濱之石謂之浮磬蓋石出於水面其狀若浮其聲越  
可取以爲磬也淮夷近屬之夷寶貨所出蟻介物也

尚書講義 卷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珠生焉魚鱗物也枕生焉非獨此也來獻其琛玉亦  
在焉厥篚玄纁縞玄繪白縞皆輕細若蟬翼鮫綃之  
類也以是知淮夷寶貨所出焉或謂淮夷爲二水恐  
不然也泗水南入於淮北通荷澤與濟水通則可以  
達于河而至冀書言自泗入河蓋略其辭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

于淮泗

北據淮南距海爲揚州揚子一江出於章貢奔而入  
于京口自岷嶓以來水之入于江者凡九故至於敷  
淺原而經京口乃入於海也章貢之水至於彭蠡既  
已豬而爲澤復會岷嶓三江之水以爲三江也陽鳥  
雁也隨陽往來故曰陽鳥方水汎濫無所歸宿彭蠡  
既豬則得所居矣然彭蠡所會止有岷江而曰三江  
何也蓋嶓冢之江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已入於江矣  
至是不得不謂之三江也而曰震澤底定者揚在中

尚書講義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南近東也震爲東方之卦而厥土塗泥總揚之地  
謂之震澤宜矣或者取太湖之震澤以爲據謂一江  
出義興一江出毗陵一江出吳縣以是爲三既已誤  
矣惟此三江東方之細流何足爲禹道不知太湖之  
震澤乃後世取禹貢震澤而以名具區之澤也豈可  
據是以解經乎東方謂之震澤若西南謂之坤維是  
也惟瀨岷嶓三江既入乎海則東方澤國可以桑麻  
稻粱故曰震澤底定也西北之氣嚴凝東南之氣溫  
厚溫厚之氣浮於陽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而

篠簜既敷敷者開舒也厥草之華多妍媚而馨烈天者豔也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鼓舞發揚其陽氣也然而地不滿東南濱海也於卦爲巽風之所聚多颶風焉是無作作則大木斯拔惟其挺然獨秀者眞喬木也故有取焉厥土塗泥沮洳也厥田九等厥賦七等而上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之次篠簜竹之織齒爲象齒草爲犀皮羽爲翠羽毛爲髦牛木爲沈檀之屬也陽氣發越凡木皆薈也島夷化外能以百卉之皮紡織爲絲而衣焉厥篚織貝朝霞白旣古

尙書講義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貝之屬也其包而致遠惟橘與柚實西北之所貴也蓋踰淮則無是物矣然錫亦貢也納亦貢也錫貢納錫每兼言者決非常貢之物故重其事也揚州水道必沿江入海自海復入淮汭流而入泗遂至蒗澤達於河而至冀按左氏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卽今淮南漕渠禹時未有故須縈紆而得達河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榦栝柏礪砥磬丹惟菌簠栝三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河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楚地也衡在楚之南衡嶽之南無大山故曰衡陽岷山嶓冢三江未合是爲江漢江漢距海不知其幾而曰朝宗于海者海在東也二水之赴雖千萬里必朝於海也蓋其濫觴之初其勢已東如臣下之朝於君雖道阻且遠此心不得而遏也九江孔殷孔甚也殷盛也言荆適在九江之盛處也或以爲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吹江源江廩江隄江菌江是爲九江

尙書講義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皆細流也不足爲功按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唐志曰江南道其大川湘灑沅澧而灑兼章貢二江是爲九江九江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至潯陽而九江盡矣故經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敷淺原在潯陽之境故至今人指潯陽謂之九江也沱潛二水既導則荆州爲平土然梁州亦有沱潛或曰源於梁州而委於荆州是未詳也沱潛既平宜乎雲夢之澤作又也雲夢跨江兩岸其廣九百里雖不如賦者之誇然既曰雲土是雲夢皆有土矣要亦非卑口之澤



也厥土塗泥不異揚厥田八等厥賦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亦與揚同言之先後不必辨也純榦栝柏木之美礪砥砮丹石之英惟箇籥楛皆弓矢之材非不良也而有名可貢者菁茅是也蓋菁菹豆實而茅可縮酒此爲王祭所重故有名焉其曰三邦必荆之三國產是物也昔齊伐楚責楚貢之不入不言羽毛齒革金石竹木而曰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其意若曰有名者尙且不貢則無名者可知矣是知所重者祭祀厥有名者惟菁茅也既包又匭則其貴重可

尙書講義 卷五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矣厥篚玄纁二色合而爲絳也璣不圓之珠以是飾組也九江之涓鼉鼉龜龍之窟而納貢獨以龜云者以其爲天子之寶也解者曰龜之大者長尺有二今荆楚之間或有之其大不止於尺二也荆州之境亦江流所經但山川回遠不可循揚州入都之道故舟浮江沱潛漢入豫州境乃遵陸逾山復浮洛水而至南河以達冀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

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南距荆山北極南河之南是爲豫州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澗水出弘農新安縣三水俱入洛是以得其故道而自此入河也滎水泛濫但見其波今既豬蓄而爲澤矣然後導荷澤被孟豬是荷澤既導而孟豬亦蒙其利也豫之貢賦可定矣厥土惟壤無砂礫也下土墳壚墳起而黑亦沃衍也田惟四等賦非一色而猶在二等足以知其肥饒也厥貢之物漆可以備器用臬也絺也紵也麻苧葛三物

尙書講義 卷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絲也可以備衣服矣厥篚織纈之細者磬錯用以錯玉也詩宅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然錫亦貢也錫貢兼言所以重其事亦不常貢也或謂待錫命然後貢非也春秋譏天王求金求車杜其漸也後世猶有伐大宛以求馬諷其臣以獻鷹者禹爲萬世立法豈肯作俑而使人主有求於諸侯之國耶是以知其不然也豫州去冀最近故浮洛卽達於南河而至冀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華山之南有梁州梁與雍西鄰黑水梁鄰黑水之南雍鄰黑水之北岷山岷豕之水實在梁地一出蜀郡西徼外一出隴西郡山西一水既泄而下流則二山可以種藝而其下有沱潛二水沱出岷江而潛出岷豕蔡蒙二山又在岷岷之下沱潛既導則梁州水患平矣旅於蔡蒙之山而告和夷之底績也厥土青黎

尚書講義 卷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青黎淤壤宜物者也厥田七等厥賦雜出入八等九等是田賦共爲三錯也厥貢璆鐵銀鏤磬璆玉也磬石也銀白金也惟是三物必確必錯故取磬鐵鏤三物同貢也熊羆狐狸織皮者四獸之皮其毛可以緝而爲毯故曰織皮梁州之大川曰江曰漢皆東入於海其取帝都之道最爲隔絕故或因桓而來或浮潛而下皆會于沔沔漢上也自沔入渭必遵陸逾山始能至焉爾雅云正絕流曰亂堯都冀之平陽與渭汭東西適相直既出渭卽逕絕河而東不復沿流故曰

亂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岷岷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黑水在雍之西南雍實天下最高處以形言之地之脊也上有平原廣野可以爲國邑而水則必隨山之東西南北以導之故曰隨山濬川也自雍以西水當

尚書講義 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西道自雍以東水當東流雍既西據黑水東距河河必東流山自雍起起而東走於海水亦隨山而行此口人有三條四列之說至於弱水在雍之西禹亦不能使之東地勢然也故曰弱水既西既西云者本自西流故也涇水至濁屬於渭水之涯漆沮二水從之而與灃水同入於渭既入於渭則水勢已平矣荆山非荊州之山產玉之山也其地在馮翊懷德縣岐山在美陽縣二山相近既旅者告祭水功之成也終南惇物鳥鼠三山之原隰皆底績至於豬野陂而蓄之

水功全矣三危四裔之地也竄三苗于三危意者雍州之外羈縻之國也至於丕敘亦得平地生息而定也厥土黃而無雜厥田得土之正色所以爲一等厥賦六等厥貢惟球琳琅玕皆玉之美者雍之境内有山縣互南北險絕難逾故水道所達蓋有二焉一則自積石浮舟順河之流自北而南至龍門西河一則浮渭而東入於河蓋渭之入河適在龍門之下故曰會於渭汭也以九州所敘言之當繫之西戎卽敘之後今先載此未之詳也雍州之水至灃而水功畢

尙書講義 卷五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故詩美豐邑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是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四者皆雍西諸戎卽敘者皆已得平土而居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禹別九州之山不言其首尾蓋方欲使一州之疆理

不越故不包舉也及境界既定乃言隨山之功欲使天下皆知其山縣互聯屬不止一州自首至尾初無閉斷則有隱伏不見其一氣所鍾脈絡相貫如人之骨節然也梁雍天下之脊地最高處也自梁雍以東實爲中國諸山東奔各有脈絡然皆自梁雍發也以梁雍爲脊則岍雍州山也岍爲一支其在雍曰岍曰岐曰荆山其在冀曰壺口曰雷首曰太岳曰常山壺口之旁別出一山曰底柱曰析城曰王屋曰太行而合於常山焉至于碣石碣石海濱之山河至此而入

尙書講義 卷五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故也西傾亦雍州山也西傾爲一支其在雍曰西傾曰朱圉曰鳥鼠曰太華其在豫曰熊耳曰外方曰桐柏曰陪尾陪尾淮濱之山淮由此而達於海故也嶓冢梁州山也嶓冢爲一支漢之原也其在梁曰嶓冢在荆曰荆山曰內方曰大別大別漢濱之山漢至此而入江故也岷山亦梁州山也岷山爲一支江之源也其在梁曰岷山在荆曰衡山在揚曰敷淺原敷淺原江濱之山江由此而達於海故也此禹所導之山也導有二義焉隨山曰導者引導也經歷其山也

濬川曰導者疏導也排決其水也蓋禹方當浩蕩懷  
襄之時所見者高山也其乘車乘舟所至之處也故  
因敘之欲使帝堯知九州之名山非專爲一州主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  
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嶧豕導濊東流爲  
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  
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  
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  
于海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  
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  
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  
于湖漣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禹別九州之川不究其原委止取州境之水言之蓋  
欲一州之疆理弗越故不包舉也及境界既定乃敘  
濬川之功欲使天下皆知水之在州境者其來有自

尙書講義卷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其去有方不止盤紆於一州之地也蓋天以梁雍  
限中國故其地最高爲天下之脊水之出乎梁雍之  
東者必東注以入於海水之出乎梁雍之西者亦當  
西導雖禹不能使之東也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  
於流沙此西域地也水在雍西散渙無力不能負芥  
故曰弱水既生於西必西導可也導黑水至於三危  
入於南海此西南夷地也水在雍之西南幽險若漆  
不知所出故曰黑水既生西南必南導可也或者曰  
弱水黑水無用於中國禹故導之使西殊不知雍西

尙書講義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偏方下土鍾聚惡弱之氣是以二水並生其地也  
若謂禹故不使之東是不知地理者之言也夫雍  
西非無甘冽清泚之流禹亦安能激之而使東乎所  
謂行其所無事者能順地勢故也且夫梁雍以東有  
水必東說者不曰禹以東海爲壑而曰以四海爲壑  
者豈非東西南北之水各隨其方而導之乎後世傳  
西域者謂于闐以西水皆西流入於西海此其證也  
自梁雍以東水之東走者不一而其大者有七曰河  
曰漢曰江曰濟曰淮曰渭曰洛其一曰河不知其源

或云河出崑崙或云出吐蕃之悶摩黎山未之詳也  
禹之導河始於積石積石雍地也河至是而廣矣故  
經曰浮于積石言其始大也自積石而至龍門龍門  
禹所鑿也南至於華陰東過冀之底柱孟津大伾泮  
水大陸然後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焉河當下  
流水盛怒而無以泄故疏九河以殺其勢又爲逆河  
以寬其壅故能順行而入於海也九河自古論之者  
多矣而了無定說蓋以九河之形不復見故也竊料  
此地自春秋時已淪沒於海久矣世傳以謂齊桓塞

尚書講義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其實求其九而不可得故倡爲此論至漢韓牧欲  
尋九河復其故迹王橫難之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  
矣漢去古未遠其說可信信如此言則九河之迹何  
自而求之徒爲紛紛也且以禹貢碣石實在海垠今  
之碣石宛在水中則九河之淪沒有是理也其二曰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梁地也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  
澨至於大別南與岷山之江合於荆地同會於彭蠡  
謂之北江其三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梁地也至荆

而與漢合澧水注之會於彭蠡瀨江之下流章貢二  
水合一江而出至是始與岷嶓之水會故謂之三江  
至揚而同入於海東方震澤始得爲平土矣然而茲  
言三江今所敘乃岷嶓二江而不及瀨者非禹所導  
故不言也嶓冢之漢南入於江久矣同與岷山之江  
至於彭蠡始與瀨合爲一江已不可分矣而又曰東  
爲北江東爲中江何哉蓋揚子旣爲一江以瀨言之  
則爲南江以岷山言之則爲中江以嶓冢言之則爲  
北江其實一江也譬如人身五臟之氣各有所主合  
而會於咽常人知其爲一而望氣者知其爲五水旣  
合爲一江常人知其爲一而治水者知其爲三此醫  
之所以爲神醫而禹之所以爲神禹也然而又曰過  
九江者豈三江之外復有九江乎夫長江萬里水之  
奔起奚止九江禹之所定指其大者言之所謂湘瀨  
沅澧江漢沮漳是也三江實在其數焉其四曰導沈  
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之北又東  
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沈水發源於  
冀州而書不言所導之自或云出於王屋未之詳也

尚書講義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濟在河之北洛在河之南二水適然同湊於河水既輕清浮而在上不與濁流混至其溢也則在上者必濟水也既猶爲滲復出陶丘之北而止於荷皆豫地也東北會於兗之汶北東至青之境而入海矣嘗謂通天下一氣氣之輕清者爲神氣之重濁者爲物惟水亦然諸水惟濟爲輕清波流若神隱顯出沒非地脈所能斷故直與江河淮相爲終始而會於海此所以得祀而爲四瀆也其五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淮水出豫之胎簪山在南陽平氏縣東

尚書講義 卷五

三十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北至桐柏桐柏亦豫地淮至此而大禹始導之逕徐之泗而會沂水以入於海矣其六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鳥鼠在西傾之下雍地也澧涇漆沮皆出於雍入於龍門西河故經曰會於渭汭而入河矣其七曰導河自熊耳東北會於澗澗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熊耳豫地也澗澗伊皆在豫其入河則在孟津之西經言導河東過洛汭是也嘗謂水之有名唯四瀆而禹之所導乃兼漢渭洛言之想其所施之功力不異四瀆

也總而論之漢可附江而渭洛可以附河其備敘之者蓋欲帝堯知天下大川不止於四瀆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威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綬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尚書講義 卷五

三十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案此段講義原闕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甘之戰有扈氏之罪不容誅矣王者有征而無戰征之爲言征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啓以天子之尊有事於諸侯彼當牽羊肉袒悔罪於馬足車塵以回天子之怒不知出此而遂至於戰其悖禮拒命之迹著矣啓雖不作誓以威眾亦何所逃誅耶扈國扶風地而甘其南郊也或曰扈亦禹之族於啓爲同姓嗚呼

苟畔王命雖管蔡亦當誅况扈其疏族而又獲罪於天者耶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天子躬冒矢石六卿皆從不謂之大戰可乎周官士

師一曰誓用之軍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今觀諸

此此法非始於周始於夏也夫以至仁伐至不仁以

至義伐至不義勢若雷霆之震萬鈞之壓况已及其

郊宜乎賈勇矜能德色諄語見於言面顧乃咨嗟以

尚書講義 卷五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告六事之人則王者用兵誠非得已也以不得已之

心而用之茲其所以爲行天之罰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天之生人賦以最靈之性非徒使之生息長養塊然

於天地間蓋欲其行天之權以輔化工之不及苟非

其人天道廢矣故天之禍人尤亟於逆天者王者於

此其可赦耶夫水火金木土運行而不停者謂之五

行天地人循環以爲紀者謂之三正此天之所以陰

隲下民而人君所以奉若天道之大要也有扈氏獨

威侮怠棄之威侮暴慢也怠棄廢忽也天何望哉昔者鯀陞洪水汨陳而已未至於威侮五行也身猶殛死羲和尸官廢時亂日而已未至於怠棄三正也國猶不祀今也有扈氏其罪貫盈天命誅之則勦絕之期能幸而免乎

今子惟恭行天之罰

王親督戰易所謂在師中吉象曰承天寵也則王用

行師豈不爲行天罰乎天之命啓使其罰豈必諄

諄然賜弓矢而後征賜鈇鉞而後殺乎亦有扈氏

尚書講義 卷五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作逆天之孽因而誅之出於無私與天合道爾是

故或謂之天討或謂之天吏皆出於無私也三王應

天率由此道後之攘諸侯以伐諸侯者私也故爲三

王之罪人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者又私也故爲五

霸之罪人至於黷武窮兵不能自戢使無辜生靈肝

腦塗地者抑又私也故未免爲諸侯之罪人安得以

啓之所謂恭行者告之乎其曰恭行奉天而弗逆也

竊嘗謂天之惡逆天者甚於人之惡寇讎而其愛奉

天者又甚於人之愛其子今有扈氏旣以逆天而致

罰則當時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攻治也王者之兵貴乎先自治也春秋傳記魯及齊戰孟氏之軍孟孺子爲左顏羽御邴洩爲右季氏之軍冉求爲左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此一車之中自有左右也或者以謂今之左右則不然蓋天子親征軍徒並起凡言左右者徒也言御者車也鄭伯禦周爲

尙書講義 卷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周官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則伍者豈非徒乎杜預以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則偏者豈非車乎徒必用人故爲翼長者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祭義曰凡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左陽也故賞由之右陰也故刑由之夏之宗廟社稷禹所建也啓方臨戎賞罰不違成憲而必歸之祖社則茲行豈其私哉莊周曰禹攻有扈夫攻有扈者啓也而曰禹何哉蓋啓仗禹之威以成功則賞罰必由於祖社宜矣閔宮之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頌魯僖公也而孟子乃曰周公方且膺之誠以僖公之保彼東方周公之餘澤也故以其功歸之是亦莊周不言啓之意也然則孟子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與此書實相表裏至於孥戮則如後世髡鉗之類啓豈有是哉威眾之辭不得不深爾不然何以湯誓亦云

尙書講義 卷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尙書講義卷五



尙書講義卷六

宋郵縣史 浩直翁撰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巨民而為天子太康失邦失其民也失其民者不可以為君矣當是時五子怨以為必歸須於洛汭愛兄之道也其如民之弗與何昆同也兄弟之同曰昆揚雄太玄經以昆首擬同人正此義也觀其作歌章雖異指如出一人則兄弟之同可知矣然五人弟也而謂之子或曰子者男子之通稱非也方其御母以從稱子所以尊母也

尙書講義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尸主也夏諺曰吾何以休又曰吾何以助夏之民觀其君之逸豫如此至太康以逸豫主位遂至於失邦

何也蓋何以守位曰仁太康無德以堪之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是故其滅德也既不可比於先王

觀其忘反也又不可以為諸侯度無惑乎黎民之攜貳也夫遊畋以時使民間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無疾首蹙頰之告可也至於十旬之久皇皇無所赴愬民心從可知矣后羿何能為哉因民之弗忍敢距於河然不曰民叛而曰弗忍有以見大禹之德涵濡漸漬入人之深雖後嗣不賢無郵我之心而猶弗忍叛也洛之南曰表洛之北曰汭五子之為弟內奉其母

尙書講義 卷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徯其兄初無忿戾之辭詆其兄而傷其母之懷顧乃上述先祖之戒自怨自責若己有過以求媚於民庶幾民之悔禍以歸其兄使夏之宗廟社稷不淪胥於后羿之手也卒之仲康之肇位繼以少康之中興夏祀延茂垂數百年想其一時永言發於誠實故能上動高穹而格先祖下風四海而感斯民斯民間之遠思萬世永賴之功近起是宜為君之歎故其推戴之心有加而無已也嗚呼孰謂五子之歌之為怨詞也哉

其一曰皇祖有訓

此章首述祖訓不曰先祖而曰皇祖解者曰皇大也君也或曰皇以道言其實皆尊大之義也五子者啓之子而禹之孫其言祖訓則禹之所爲也說者因禹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乃謂大道既隱各子其子今觀其家所述之訓初無他說一於爲民則知當時禹固不私於啓也民與之天與之爾當呱呱之泣已有弗子之心孰謂既長而以天下私之耶

尚書講義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之有邦履萬乘之尊據崇高之勢疑無事於民也然非眾則罔與守所謂邦者亦虛器爾果可不以民爲本耶是故木之植本盛則末茂民之歸本固則邦寧必然之理也禹唯知此故能以爲可近而親之以爲不可下而尊之親之則彼亦親我若父母尊之則彼亦尊我如天帝其本之固雖無繩約而不可解邦欲不寧得乎夫垂訓後人而首及於此可謂知所本矣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治天下之具莫大於賞罰喜有爵祿怒有斧鉞然而不能以勝匹夫匹婦之愚何哉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得其心和可格於造化佛其欲變且至於乖離當是時雖有賞刑何所用之謂之一能勝予非禹欺後世也雖然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後世子孫果能遵此以視其民民愛之而不忍去是以不勝勝之實治天下之要術也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可積怨固不在形之話言見之顏色深積於中

尚書講義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測度一旦土崩之勢瓦解之形芽孽於朕兆雖有神禹且不能救此禹所以勤勤言之不能自己也後世子孫苟能及其不見而圖之使無滋蔓之難無噬臍之悔則天下可得而治矣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凡言予者禹之自謂也方其託於兆民之上戰戰兢兢若以朽索而馭六馬前有蹶逸之慮而後有顛覆之虞其可一日安乎苟操是心以莅天下則無所用其敬矣禹既詳言民之可畏而其歸結在乎無所

不用其敬則所以訓其子孫者可謂切至矣昔仲弓問仁夫子對以使民如承祭祭敬也然則治天下而知敬民仁人之爲也後世有能如此皆足以爲治於天下豈惟夏之子孫可寶其訓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禹之謂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禹之垂訓如良醫之著書既示之以衛生之術又戒之以致疾之由其所以遺後世者可謂詳且盡矣故

尙書講義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章所引終始保民之說且曰爲人上者柰何不敬此示以衛生之術者然也今其二章復列荒淫之目且曰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以致疾之由者然也雖荒淫之事上古人君所無禹既不得之於前聞又不得之於親見安能逆知後世之必有是耶亦猶良醫之治病當康平無事之日論其調養之乖宜知其疾疢之必至當時有似不經後日無不合轍又豈待人人切脈觀色而後得之耶惜乎此訓止爲妣氏家傳之寶不得見其全書於後世也傳曰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爲人之先身自爲善則其子孫耳之所受目之所擊皆可以入道苟其不然雖日撻而求之不可得矣禹爲此訓初非載之空言觀其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色荒無有也禽獸逃匿驅蛇龍而放之菹禽荒無有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甘酒嗜音峻宇彫牆亦無有也茲不謂之身教乎以此而教子孫子孫猶有盤於遊畋十旬而弗反者況夫後世失諸侯於烽燧成風俗於田獵沈湎冒色莫回牧野之干夫蜂房水渦僅足楚人之一炬又何以爲訓耶宜乎其亡可立而待太康之失失在禽荒所謂有一於此也難乎免於世矣五人者上以大禹爲龜鑑下以太康爲前車儻使保民斷無是事民其有不相與戴之爲君以續夏之祀乎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尙書講義

卷六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昔者帝堯封國於唐曰陶唐氏先儒或謂陶與唐爲二國未之詳也然禹之子孫方陳夏訓而有及乎陶唐何哉按地志堯都平陽禹都亦平陽平陽冀地也雖時有彼此之異而地無遷徙之殊今日有此冀方

者其意若曰禹之天下即堯之天下禹之都邑即堯之都邑雖太康一時失道然所以承襲者其來久矣后羿殊不念此遠有拒奪之心今或以此而風天下豈無仗順而起爲吾君討賊者乎然而無有此所以怨也由是以論五子之怨非怨其兄也傷時無仗順者而悼其社稷邦邑之無所恃也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然則自陶唐而下聖聖相繼此道未嘗失也太康

尙書講義 卷六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之而至於天下皇皇大綱小紀紊亂不經其不滅亡何待觀詩有六義一曰風風風也所以風天下也使其當時怨詈並興聲后羿之罪以激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未必能動而其母子或中后羿之奇禍矣是故優柔其辭使天下聞之而不忍叛味之而不敢忘五子之怨其藏深矣聖人於此能無取乎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天子撫萬邦不明何以在上惟明明后故能照臨四方也立道以爲經曰典明理以爲法曰則周之六典

八則取此義也然總而言之所謂典刑是矣今五子稱述乃祖以謂禹雖遠矣尙有典刑以遺子孫子孫不克肖嗣輔弼之臣獨可以申其祖德使之悔艾以保其位然而無有此所以怨也後世有君如成湯厥後太甲亦嘗顛覆其典刑矣其臣伊尹能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必待其處仁遷義從而歸之今以太康而論太甲則荒墜猶愈於顛覆當時后羿苟有伊尹之志則烈祖成德所謂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固不俟五子言之而爲太康者安知不能處仁遷義若太甲之復歸於亳乎由是以論五子之怨非怨其兄也傷時無輔弼之臣而懼其兄終不免於后羿之禍也

尙書講義 卷六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古者有五權以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關者合而通之和者調而均之其義皆取同也思厥先祖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所以同律度量衡者皆貽法於後世也故以關石和鈞申言典則之實所以示典則之未泯也惟石與鈞爲國重事先王巡狩考制度於四岳後王垂訓頒度量而服天下亦此也夫

王府所有森然萬寶何物不列於內而五子乃獨取是二者言之誠堯舜禹之相授以謹權量爲先故舉是以爲夏之手澤杯棬柰何後嗣荒墜而弗知省乎方太康之危於后羿天下豈無思夏之心儻因其思夏之心示之以典則之實安知不爲後世復見官儀而喜者乎五子之於家國思所以復其社稷宗祀者蓋無所不用其至彼其精誠之所感格上動於天而下結於民宜乎子孫祀夏配天赫然中興以成數百年之不緒也覆絕之患又奚患哉

尚書講義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一章言其祖之治術也二章言其祖之戒辭也三章言后羿之不可有其地也四章言后羿之不能正其君也至此一章則無所歸咎引而在己可也嗚呼者嗟歎之辭也詩之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卒章之意言之不足也各篇之義嗟歎之不足也然則三百篇之法度固已權輿於此矣聖人取舜禹皋陶之所賡與今五子之所述載之於書以表夫聲詩之作其美刺風戒蓋有所自非苟然

也嗚呼曷歸者歎其流連而忘反也予懷之悲者若瞻望而弗可及也夫兄不友弟不恭初不相及而萬姓乃仇五子而至於無所依有以見太康之失民深也無所依如此而猶不忍歸過於其兄而播羿之惡於萬民乃自怨艾若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於此又知大禹彝倫攸敘見於家法如此其深且固也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尚書講義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矯情飾貌從事於虛文也想其當時一言之出由中而不僞是故鬱陶乎其內鬱陶者悲結也而形於面目者又非勉強之所能爲是故顏厚而忸怩乎其外忸怩者愧赧也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者非歸怨於太康也責己之不德而追悔之莫及也帝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帝堯以天下之過在己五子以兄之過在己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又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夫五子以兄之過在己能以堯舜禹湯處心則夏之復興也於茲可

卜矣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堯命義和以時分職實四人也今此總言義和豈四人者皆沈酒淫佚耶抑時異事異堯則為四人而夏併為一人耶歷世久遠不可考證以意揆之凡人君欽若昊天建官列職雖或不一然總謂之義和可也如是則沈酒淫佚者信其為一人而已矣夫時所以定分至日所以成歲月又焉可廢而亂哉謂時可廢乎則帝堯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尚書講義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歲於此不能使百工允釐庶績咸熙矣謂日可亂乎則帝舜巡狩協時月正日於此不能同律度量衡以均齊天下矣然則義和既廢亂之使人君何所據而為政此其罪所以不可逃也雖然胤征承王命以出征而序書者不言王命豈胤侯有專征之罪歟是不然凡王者之征有言告眾必曰誓今此不曰誓而曰證明有君也奉辭伐罪胤侯何有於專征乎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

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后羿之亂太康失邦是真失之也仲康之初更造夫婦肇有父子慰四海思夏之心當是時已復得天下矣說者乃因春秋傳魏絳伍員之言推原其意謂羿方專征義和實忠於夏羿怨其背已故使胤侯征之非也方太康見拒於羿城於陽夏仲康嗣位使胤行師也蓋義和既廢厥職則分至紊其節而歲月失其序人君所以奉若天道由茲而殆天下之治將委靡而不振矣義和之罪不既大矣乎故復明言胤后承

尚書講義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命徂征所以表仲康之能為君政非專於羿也又以見胤侯之能承王命征非出於羿也然胤侯諸侯也入輔天子以統六師若所謂王卿士者而曰后之何哉蓋古者諸侯南面皆可以稱后故羿國有窮亦曰后羿何獨於胤后而疑之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古之王者臨戎告眾之辭皆曰誓胤侯於此不敢稱誓者以奉君之辭也奉君之辭故曰謨訓謨者謀之有定訓者事之有序也自先王克謹天戒至不及時

者殺無赦皆仲康所以命胤侯之辭也或者乃謂今所言聖仲康不足以當之遂以謂此非指言仲康然以其辭考之其稱先王必非舜堯指禹而言也蓋堯舜皆異代非其祖必禹之子孫然後可以稱禹為先王也自仲康之前可以稱禹為先王者啓與太康也胤侯方奉王命以征下國而遠取啓太康之言以告於眾豈知務者哉由是以論胤侯告眾之初言聖有謨訓者若曰天子有詔也明徵定保者可以依據而行也明其證而不昧定其保而不移既非子之專征

尙書講義 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非汝之專殺聖之謨訓其重若此斯所謂奉將天罰而承欽天子威命也胤侯之眾其有懷貳而不用命者乎然則胤侯奉揚之際以聖歸於天子固人臣之常理非過論也而所謂仲康者於肇位之初能為是舉而又能使其下虔恭奉命如此雖欲不居其聖得乎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先王之世豈無天變必有日官深推而預告之於是君不舉辟移時大臣引咎歸己以彰其謙抑百官降物修省以輔其不逮故禍亂不作而君道愈明猶以為未也每歲履端使道人之官徇木鐸於路木主仁而聲發揚宣羣下而使之言又所以預防其闕失而陰弭其災沴也故雖官師之卑百工之賤皆得盡其規諫一或不然刑之而使恭厥職今也義和失預告之規使上昧天戒而下失常憲廢職甚矣仲康能因天變追悔不行先王之法究其所以然皆由於義和之涵淫將敷其罪以正先王之誅得不以是陳之於前乎

尙書講義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謦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仲康既敘先王之法於前此復數義和之惡陳古義以刺今聖人立言之法也夫人臣守道不如守官君子所居一日必葺知此故能一德以尊君罔敢涵於

酒惟時義和以德則顛覆以酒則沈亂畔官離次遐  
棄厥司擅去天子之庭而荒於厥邑使歲月日時之  
紀紊亂而不明故曰倣擾天紀倣者始也蓋自堯之  
曆象舜之璿璣義和有官世得其人至是而始擾之  
也日月相會謂之辰十有二辰所以合朔也夏正季  
秋日月會於大火大火則房也日月弗集於房則日  
有食之可知矣義和昏迷遂失其次既罔聞知不能  
弭變於未然及其修救瞽瞍奏鼓嗇夫車馬以馳庶  
人徒跣以走而義和頽然在邑此豈可恕也哉政典

尚書講義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夏之條章也祖宗所建仲康不得而私故曰先王  
之誅先時者億而不中不及時者過而後知皆當時  
之失實罪在所不赦廟謨若此義和其可逃誅耶然  
則仲康之謨訓可謂坦然明白胤侯於是可舉而行  
矣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六師之眾有士有卒胤侯師眾以同力王室而皆謂  
之士士卒同也又曰尙弼予欽奉天子威命者勉之  
也觀義和之罪非止廢時亂日也既有脅從之人又  
有舊染之俗其惡可知矣然而仲康獨指不謹天戒  
者言之以其獲罪於人不若獲罪於天之大也蓋夏  
之子孫知先王所重者在曆數每勤於此故夏書四  
篇一以威侮怠棄而獲罪一以廢時亂日而徂征則  
夏之有天下其謹於天戒者非一日也吾先聖對弟  
子爲邦之間必以行夏之時爲先者豈獨以寅正爲  
貴亦以累世致意於此必無差忒故可行也今胤侯  
能體王意告眾之言何其反復丁寧之切至也其曰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者言兵猶  
火也火之弗戢玉石俱焚今爲天吏固可以殺人矣  
若逸德而使賢愚俱被其害則其威燄豈不猛於火  
乎此戒眾士不可以多殺也然又慮眾士因其言不  
果於殺而敗吾事也故復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  
威允罔功夫威之與愛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天  
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愛重於威可也天下有事則

尚書講義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之於戰勝威重於愛可也苟惟臨戎而逸德則原野厭肉川谷流血不幾於長平之戰乎苟惟臨戎而威不克愛則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不幾於宋襄之敗乎然則始而襄之勉之中而反復丁寧之卒而觀其懋戒之期於允濟而已不敢傷吾君之仁亦不敢廢吾君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三代之將乎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契之父帝嘗嘗都亳矣契爲堯司徒當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時乃能敬敷五教使亙千萬世君君臣臣

尚書講義

卷六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父父子子其德盛矣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子孫當如何哉故十四世而有成湯已七遷其國矣至是始自商上修先王之盛德求先王之故都而居焉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嘉之也帝告釐沃之書亡矣想其稱述風俗之美猶有帝嘗之遺風焉後世有盤庚者復修其德雖五遷而民怨猶奮不顧以口口得成湯尊祖之意也然嘗帝也而謂之先王何哉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然則以帝爲王固後世立言者以爲天子之通稱湯既爲王商之先祖皆可以稱先王

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葛雖不祀湯非其君何爲而遽征之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湯之征葛意者謂請命於君而爲是舉也或曰使其有命序書者必言之今此不言非王命也然胤征嘗曰承王命徂征而其序則曰胤往征之孰謂湯征而非此之比乎王制又曰賜弓矢然後征賜鈇

尚書講義

卷六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鉞然後殺湯征諸侯決有所本抑此書既亡無與證者惜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傳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嗚呼他書固不可無汝鳩汝方之書尤不可無也汝鳩汝方之書無萬世之下成湯伊尹皆不得爲純臣是可惜也自古人臣抱負器業孰不欲堯舜其君方尹窮處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桀是故湯以幣聘乃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其意

以謂若桀之幣則受之矣桀既無心尹亦絕意而湯也其心愈堅其禮愈至乃使幡然而改其曰幡然豈非移所以望桀者望湯乎又豈非移所以許桀者許湯乎及是時尹有湯而已然而湯之心則不然蓋知賢才而舉之舉而貢於王諸侯職也苟吾王因是而治則諸侯之責塞矣當尹去亳適夏之時想湯所以勉勵之言資送之禮必具載於汝鳩汝方之書卽其事想其書雖尹十往返而湯之心猶未厭也既醜有夏復歸於亳是桀已惡尹而尹已恥立乎其朝矣於是而復遣焉尹不膏夏氏之斧鉞則尋莘野之耒耜爾其五就而止豈湯之得已哉使湯得尹而不致之桀留爲取夏之資是特後世三國之君用心耳湯豈爲之哉使尹居湯之國數畔而去之是曾後世管晏狐趙之不若也尹豈爲之哉孟子方敘尹德故止言五就之勤而不及湯爲天子得賢之意遂使後世之士綴文爲贊亦曰夏商之心則其去就在尹而不在湯矣湯所以拳拳事桀之義安在哉嗚呼此汝鳩汝方之書亡所以爲可惜也

尙書講義卷六

尙書講義卷七

宋鄭縣史 浩直翁撰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其誥曰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則尹固湯之所以尊信也尹之告太甲曰尹  
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固以是自任而不敢退託也  
觀此則鳴條之戰豈湯所得專乎此序書者必首言  
尹相湯而不言湯用也孟子言舜以為生於諸馮卒

尙書講義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鳴條正以東西言也桀都安邑鳴條在其西而毫  
又處安邑之東今自陬之師不應越安邑而戰於鳴  
條先儒求其說而不得乃曰陬險也自下而上曰升  
國在東而戰於鳴條出其不意也信如此說是尹用  
詭道以勝桀豈聖人之所為哉殊不知尹之伐桀非  
湯本心韋顧昆吾之亂湯既誅之尹因移兵以伐桀  
遂有鳴條之戰爾按史記桀政淫荒昆吾氏為亂湯  
乃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而頌亦曰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此其證也黜伏之功豈不在尹乎故其卒章

又曰實左右商王嗚呼尹之於湯豈尋常君臣可擬  
哉

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予唯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  
矣成湯之心亦猶是也今伊尹為湯宣言以誓眾乃

尙書講義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夫稱亂豈聖人之所為人亦  
不當以是疑聖人也是必毫之民皆有是說故以此  
解之也其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毫  
民之心可見矣夫毫民非不順服湯也使湯素有伐  
桀之心民之耳目久已習熟於是而用其力雖使赴  
水火何不可哉今舉事之際民驚駭若此怨咨又若  
此有以見湯本無是心伊尹強之明矣蓋尹得堯舜  
之道懷親見之心皇皇然也既醜有夏則捨湯無足  
與有為者是以決為此舉而不解經曰必有忍其乃

有濟尹之請也向使一勝章顧昆吾而遂班師湯之心也然湯之心則然毫民之心亦然其如有夏之民若大旱之望雲霓何則尹爲此舉又非其私矣故曰天命殛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誠恐毫民之不我從也夫天命也上帝也何以知之民心其是矣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豈不信然

夏王率遏眾力率制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于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尙書講義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諸侯之職也彼遏絕有眾不裕其力使相率而怠惰其弗協之情桀之民則然也割剝夏邑盡取其賦使民欲與之皆亡其阡危之勢桀之社稷則然也湯爲諸侯知治其國而已天子之民人社稷如是將何術以救之然而伊尹曾適有夏見桀政之暴虐憫斯民之塗炭軫納隍之慮懷撻市之辱其急若拯水火是以因章顧昆吾之伐輔湯而爲此行湯亦不自意其至是也居是時雖欲辭之有不

可得是以其必往致罰之辭不得不發也其曰汝無不信朕不食言益足以知湯初無伐桀之謀今雖已在我行而毫民猶未信其必然也先儒謂曰者人君之象夏人指桀爲日謂奚其不喪似或未然其實民其苦桀皆曰死亡無日爾無他意也爾雅曰食僞也不食者謂朕言非僞從之則大賚以爲賞不從則孥戮以爲罰也先王舉事賞罰之明若此詳觀誓辭始憂毫民之怨者終恐毫民之不信皆所以明湯爲是舉非其本心序書者紀伐桀之功必以伊尹爲首得

尙書講義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意也嗚呼又焉知此書非伊尹之辭乎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昔者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然而旱乾水溢尙有變置之法孰謂平其國而不可遷其社乎讀書者當以意逆之可也湯旣勝夏其欲遷社者眾人之情也其不可者湯也湯旣以爲不可乃作夏社疑至臣扈之書夏社者意必存其祭社若周家微子之命也疑至臣扈者意必保其餘民若周家康誥酒誥之書也然是三篇者當在夏師敗績之後

今附於此所未可曉豈此書既逸編次者失其序乎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  
典寶

三股今之定陶是也夏師既敗商人有以存夏爲心  
者抱其寶玉奔潰於三股湯使收之復納於夏社宜  
矣夏之寶玉亦猶商之祭器也說者乃謂湯自取之  
似未必然也夫楚不以白珩爲寶彼不殖貨利之君  
而肯以是爲寶乎嗟乎典寶之書亡使成湯存夏之  
美意不得昭見於後世爲闕典也惜哉

何書講義 卷七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湯歸自夏至于大坳仲虺作誥

湯之班師至於大坳史記則謂之泰卷按地志此地  
去亳爲近仲虺不待至亳而爲此書其急若此非徒  
勉湯也蓋欲釋天下萬世之疑而破天下萬世亂臣  
賊子之心也昔者宰子聖門高弟其心非真欲其短  
喪也以謂生逢聖師一言足以定萬世之事非此而  
不求其決後世必有安於素冠之刺者矣仲虺之志  
蓋亦出此夫以湯之順天應人當時天下固知非其  
本心也苟吾不因其有慙德之言而明著之則萬世

之下亂臣賊子寧不以吾君藉口是故反覆其辭無  
所隱諱必期天下萬世曉然知之皆曰以湯爲順天  
應人之舉猶有慙德下此者其可爲乎此仲虺之志  
也昔洙泗諸子與吾先聖人難疑答問於古聖賢罔  
不商論獨無一言及伊尹相湯之事或者疑之豈非  
此書具存不必置辨於其間耶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書有巢伯來朝巢在吳楚之間其曰南巢當矣桀奔

何書講義 卷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巢湯不窮追之故曰放也昔驩兜在崇山太甲在  
桐宮皆遷之而已今此書直曰成湯放桀於南巢雖  
當時出於伊尹之謀夏民之怨然不因湯伐何由有  
此至是成湯爲法受惡可也其曰惟有慙德湯之心  
則然天下之論則不然也鳴條之誓曰非台小子敢  
行稱亂觀湯此言則知其心非特恐來世以爲口實  
亦恐今世以爲口實也其惴惴若此聖人何樂而爲  
誠出於不得已也仲虺此書表裏洞然足信後世有  
聖人出因而申之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又曰三代

之得天下也以仁前有仲虺之誥後有孔孟之言此後世亂臣賊子所以不得引之以自文其惡也嗚呼非成湯心聖何以感召仲虺非仲虺之賢何以發揮成湯苟其不然則後世之奪攘僭竊者皆得自列於其後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

尙書講義 卷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凡人之心憂愧不已志屈氣沮於有爲之功必將怠惰而不振仲虺懼焉乃爲此書以開廣其心使之不疑其已行而勉勵其未至伊尹之功所以能成始而成終者仲虺之力也夫民生冥冥不辨理情不知事至於渴飲而飢食好安而惡危乃不謀而同出於天性天故爲之生聖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使就而聽命焉苟無君德何以保民故泰誓亦曰直聰明作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唯天生聰明時又之意也桀之昏德不聰不明也民亦何辜其墜於塗炭天實憫焉是以不得不生湯以救之勇者見義必爲智者沈幾先物故能趨時赴功無畏懼怯之氣有果斷英武之爲使夫優柔不斷失機會而敗大事者觀之則知湯之有爲是天錫也其表正萬邦纘禹弼成之地與禹雖相望於數百歲若親相授受亦理之必然者典常也民心雖無常理之所在率是而不違此應人也天命雖難忱理之所在奉若而不逆此順天也夏王之罪罪在矯誣不順其道而逆之謂之矯不畏其威而欺之謂之誣以此布命仰有愧於天非順天也俯有忤於人非應人也茲上帝所以不善爲爲改命而授商也湯何歉乎哉夫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爽者背也師者眾也彼夏王既背違其眾民將顛倒紛糅莫之適從讒諂面諛之人進則簡賢而附勢者不可勝數眾邪羣枉之門開則惡直醜正之風熾吾止有國以事夏尙若苗之莠粟之秕皆欲芟夷播棄之矧吾君之德世所稱譽罔不聽聞則其不容於世益甚

尙書講義 卷七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湯之君臣寄命漏刻非辜之懼民孰不懷而湯則順受之而已仲虺非不知湯爲此舉出於不得已而必爲勇智之說以誘之所以開廣其心使之不疑其已行而勉勵其未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

尙書講義 卷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昌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者執其兩端至於立賢無方則用其中矣此聖人之大德也蓋方喜怒哀樂隱於未發之前其所謂中孰從而見惟舉其兩端始得見中也聖人執之而能用此成湯所以立賢無方眾人執之而不能用此子莫所以猶執一也用之如何如權在衡事事期適於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夫聲色之在人如形影之必相隨也愚者溺之而忘反智者畏之而欲離皆非中也湯則不邇而已貨利之

養人如魚水之必相資也貪者徇之而賈禍廉者棄

之而不卹亦非中也湯則不殖而已是二者聖人之

中制也德懋懋官爵有德也功懋懋賞祿有功也人

君所用必功德之人則宜乎求備矣人君所恃有富

貴之權則宜乎自賢矣湯則用人惟己不求備也改

過不吝不自賢也是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寬者無

不宥仁者無不愛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兆民信其慈

矣今也十一征而無敵干戈所徂室家相慶慈故能

勇也豈非成湯能執慈勇之兩端而用其中乎賢者

尙書講義 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佑德者輔忠輸於隱我則顯之良不自達我則遂之

是謂福善福善則善者勸矣惡者何所懲乎今也弱

則兼之使有立昧則攻之使有明亂矣從而取之所

謂置君而後去也亡矣從而侮之所謂興滅而繼絕

也凡所以昌吾邦者推其亡固其存使不失終偏而

已又豈非成湯能執勸徂之兩端而用其中乎仲虺

贊成湯其辭所引抑揚反覆無過不及是知人君之

大德果在於用中也堯曰咨爾舜在是也舜亦以命

禹在是也仲虺勉勵之意以謂吾王距堯舜禹雖數

百歲至於用中若合符契今而承三聖之統享四海之歸亦何歉乎哉成湯至是可謂對百世而不慙矣何虞慙德之有

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純亦不已之謂也仲虺始以是誥王王乃立言以廣其說至於盤

尙書講義 卷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之閒亦有是焉從善如流於是爲至茲所以懷萬邦也夫以常人之情章願旣伐昆吾夏桀皆已卽罪由七十里之小而享天下之歸宜乎志滿意得矜誇方盛湯也乃有慙德之言則志自滿固非所慮矣仲虺於此猶以九族乃離懼之可謂切直矣夫湯之懋昭大德是所謂允執厥中也建中于民是所謂敷錫厥庶民也中庸言大德者必受命大德者必得其位皆以其能用中也用中則王者之能事畢矣而仲虺方覲其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是以中材之主望湯也

豈仲虺謂其君不能哉殊不知此爲後世設也使聖人自以爲聖而跌宕於規矩之外其自爲一身則可後世庸常之君何所取法哉故凡聖人事以義度心以禮防者皆有垂裕之心者然也矧湯卽阼之初已有恐貽口實之慮則垂裕之道固所常懷仲虺亦因而伸之而已予聞者仲虺所聞於古而云也說者乃取湯於伊尹學而後臣以爲能自得師之證似未廣也夫湯既有爲善之心聞一善言見一善行皆吾師也又何獨伊尹哉虞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爲善蓋非一人之力也彼謂之莫己若與夫好自用者則固不可以語此矣且以湯之允執厥中豈不能慎厥終惟其始能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亦豈不知欽崇天道而順其殖有禮覆昏暴之意哉是知仲虺此言非爲湯也欲使湯爲其孫子立萬世之法爾故其終必曰永保天命也其曰永保欲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故能傳世永久無若夏桀之矯誣以失其信也然則仲虺之於成湯可不謂社稷之臣乎

尙書講義 卷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

既黜夏命所謂革命也復歸於亳有以見成湯過人遠甚彼其子女玉帛非不多且美宮室臺池非不崇且麗曾此勿有而復歸先王之故居其志可見萬方百姓聞成湯之風見成湯之志故一言之發天下信之苟惟得其都邑而自有之彼萬方百姓豈不皆曰凡吾君之所以蓄誠請命者皆所以自爲也居是時雖家置一喙以告之則其聽者亦鮮矣後世之君故有人關而秋毫無所犯者豈亦微得成湯歸亳之遺

尙書講義 卷七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乎成湯既入夏民始奠居咎單賢臣也爲湯司空作明居之書所謂度地以居民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誕大也以萬方之眾而視予一人無異太倉之一稊米惟予得其大者可以包萬方故萬方惟予一人是聽也域中之大莫大乎道其次莫大乎天天法道道

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卽吾性分之內所

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天之所以爲大用此道也故一陰一陽慘舒生殺不失其平而化育行焉惟皇上帝者皇以道言上帝以職言天之法道者也降衷於下民者天以是中運於上人受之於內故謂之衷也必曰下民者以天之賦授初無貴賤貧富之殊秉彝之性人人無待於外故雖下民皆有常性也克綏厥猷者猷性之美也必待我后克綏之者以眾人楛亡而失之聖人則未嘗失也堯薦舜舜薦禹而天

尙書講義 卷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受之以其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未嘗失故也今成湯敷暢厥辭使天下萬方曉然知吾眞傳是道凡吾之所以得天下者出於皇天上帝之所畀付使吾爲汝克綏厥厥中以明其所固有則萬方之聞之者孰不反身而誠恍然悟釋喜歸根復命得其常性之所在一若羈旅之人忽返故鄉其心悅誠服蓋可知矣彼必皆曰天能賦我以中而使我復於中者吾君也又孰敢不聽予一人之誥乎然則王言之大宜無大於此矣抑嘗論成湯於伐夏之功或曰惟有慙德或

曰悚慄危懼是未嘗敢自有也至于闡大中之道明  
皇天之所以相授受者乃無謙沖退託之辭蓋成湯  
既已知天之所以生我者凡以爲萬方有眾也又奚  
以多遜爲哉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

尙書講義 卷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

案此段講義原闕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  
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  
終

俾之爲言使也上天神后使予一人輯睦安寧爾邦  
家然猶未卜天意人心果如何若獲戾於上下慄慄

危懼如將隕於深淵湯之心果何樂哉以此知湯本  
無意於天下不得已而受之爾若以常人論之以諸  
侯而得天下宜乎志滿意得驕矜自大何畏乎天下  
不服而湯乃惴惴然若無所容其身嗚呼而謂湯有  
意於自隲之戰真厚誣哉湯之本心既已昭著於是  
乃戒諸侯凡我造邦之諸侯同成此事無從匪彝無  
一非法也無卽怕淫無傲慢驕淫也各守爾之典常  
以承天之美意而已固無改作也爾有善我不蔽當  
意明暴白之至有罪則朕不汝揚朕自當之不敢自

尙書講義 卷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赦以此自處知我者其天乎故曰惟簡在上帝之心  
如是則萬方諸侯敢不虔恭而聽命乎既已戒諸侯  
矣又告萬方曰其爾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夫萬方皆自作之孽而湯招之在己  
至己有罪則不以累萬方傳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  
者以其善下之也又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此之  
謂也嗚呼者歎辭也尙克時忱者信也信我此言我  
乃能圖厥終不然則未保其往也此湯之謙德也夫  
我之德天既信之人既信之而尙憂其不信豈不過

計也觀湯誥一篇知湯真懷慙德懼天下之不我信誠心惻怛勤勤告諭唯恐一人疑其迹也然則湯果何心而爲此哉事危勢迫天命所歸人心所予不得已而當之爾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應者應之而已順者順之而已何容心哉若謂湯武有一毫包藏冀得天下之心則是誣湯武也其臨戎誓眾之言伊尹太公爲之不可以爲實也是故順乎天而應乎人先聖人獨歸湯武者以其無心而得之云爾嗚呼學者知應順之道出於無心迫於不得已然

尙書講義 卷七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可以白湯武之心於萬世之下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終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按史記太丁湯子也未立而卒外丙太丁之弟未立而卒仲壬外丙之弟復立四年而卒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也然而孟子止言其年者方對國君而敘商之子孫其死亡之亟亦人主所惡聞故隱之也而漢儒乃謂成湯既沒太甲於次月卽位改元非也故不得不辨太甲湯之長孫繼體而立

建元建國禮也伊尹既爲上宰受成湯付託之重彼二君者享祚短促不足有爲太甲受君將以責其爲君之德於是作訓三篇亦大臣受遺建立之本體也肆命者陳天命也徂后者監於往古明后也二篇亡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懋厥德罔有

尙書講義 卷七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案此篇講義原闕

尙書講義 卷七

九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尙書講義卷七

尙書講義卷八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此書序也伊尹方立太甲勤勤作訓冀其爲明君也不明則昏矣昏君何以主天下伊尹至是不得不使之居廬而自怨自艾也至於思庸庸者用也既思復而用則欲聽伊尹之訓己也伊尹之志得矣故此書備載其所以處仁遷義之實則太甲謂之賢聖之君可也雖然以臣放君可乎惟伊尹知太甲必能改過故其廢放之際自信不疑然則伊尹豈可以尋常受遺大臣擬議哉向使太甲無可教之資放而不反伊尹之罪大矣此太甲三篇所以不得不作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

此史官之辭也阿者保順衡者持平阿衡之號若呂望之稱太公也使伊尹自稱其號而以不惠歸之嗣王豈非怨詞乎是知史氏紀作書之由故有是言非

尙書講義 卷八

一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伊尹之言也

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莊周稱伊尹曰強力而忍垢想見當時之人不知伊尹者紛紛之言必不少恕伊尹忍之以成事業此所以爲自任也然伊尹之心知湯可以受天命既強之

尚書講義 卷八

二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以伐桀得天下於順應成大功於頃刻使斯民復見堯舜之盛伊尹之所操持蘊蓄已見效矣苟嗣王不克終厥德而敗乃翁事則伊尹前功俱廢矣成湯所以託孤之義何望哉是以強力堅忍以身當天下之謗而不辭卒之太甲處仁遷義而商家數百年之祀自是而延伊尹豈患失保寵之徒乎蓋以常人當伊尹之時有去而已伊尹之不去知力足以回嗣王之心吾而捨之爲德不卒矣是以寧爲頑鈍忍恥而必立太甲於無過之地也孟子尊之曰伊尹自任天下

之重又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若孟子者可謂知伊

尹矣先王顧諟天之明命顧眷也諟許也天之明命眷許成湯遂能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一言以盡曰敬而已矣敬德之聚也是以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而使之撫綏萬方也辟君也克左右其君宅居也師眾也左右其君居集其眾既在尹躬矣嗣王丕承基緒亦在尹躬也伊尹可謂聖之任也先見於西邑夏者夏都在亳之西指其方而言之也言夏之君臣以忠信爲周故能克終君不克終相亦罔終伊尹之期嗣王欲其君臣俱有道也嗣王戒哉祇爾爲君君不君則辱成湯矣故曰忝厥祖

尚書講義 卷八

二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味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惟庸思庸也太甲一聞忝厥祖之戒乃能思庸以聽伊尹之訓已不可不謂之賢君也然既聞矣當尊其所聞念之不能忘可也今乃曰罔念聞是太甲貌從

而心猶未服也伊尹能逆知其意故又引先王之勤勞以感動之其曰味爽不顯旁求俊彥啓迪後人者蓋言味爽向明也不顯大明也成湯自昏至曉不遑安寢思求俊美之上所以開導嗣王也如此可墜厥命以自取顛覆乎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是其先務也雖然伊尹此書方欲回太甲不明之心豈無他術而必以儉爲永圖何哉蓋儉德之共也夫惟儉德玩好弗寶嗜慾弗親中之所存湛若止水萬務之來應而不亂茲實治心之要術也堯舜茅茨土階是德也大

尚書講義 卷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禹菲食卑宮是德也乃祖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亦是德也嗣王謹之豈不可以爲長久之圖乎謹之猶射也括在弦機在手苟不虞平方張之時而省乎將釋之際則於先王之準度必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故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既能如其所止而欽焉是吾之心術正而知止其所也又能率先王儉德而行焉是射而中的也如是則豈惟尹心悅懌抑嗣王亦有萬世無窮之聞此惟朕以懌萬世有辭之意也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太甲之未克變豈若後世愼諫遂非而果於不義者之所爲乎心之所思尙有纖瑕微累未能盡去云爾伊尹事君如良醫用藥必欲去疾之根柢而至於十全然後其心乃安故當未變之時求其不義而攻其性習將使嗣王擺去舊染脫然如洗心換骨捨愚而卽賢由狂而作聖乃可謂之變也凡人之生性無不善上智下愚卒至

尚書講義 卷八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背馳非性本然以習而相遠也堯舜之聖性也桀紂之惡習也習之既久安得不與性成人能及其未遠而變焉此所謂不遠復而善補過也伊尹如此既使嗣王弗近於弗順是遠罪也營于桐宮又使嗣王密邇先王之訓是遷善也遷善遠罪豈終迷而弗悟者哉故曰無俾世迷此伊尹以先覺覺後覺之效驗也至是嗣王始往桐宮廬成湯之墓以盡居憂之禮又能念成湯之勤勞而求克終以信其德嗚呼伊尹之格君心非有點鐵成金之力安能使嗣王克變如是

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

伊尹以冕服迎王歸於故都冕服祭服為朝於廟也

尚書講義 卷八

六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想見伊尹之心知太甲已能處仁遷義企及成湯矣故敢以朝於廟也方其奉王在廟拳拳然思湯所以託孤之義而已所以許湯之心幾乎不濟矣今而獲以聖賢之嗣來朝於庭如奉君之寶玉出使千萬里外無所玷闕復歸之君豈不歡喜慰釋乎而太甲當是時亦必自知苟非伊尹之勤勤雖求為中材庸主不可得而況得見今日乎君臣之間相感之厚相得之歡可不言而喻也昔五子之歌述皇祖之訓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成湯之心豈外是

哉今嗣王賢聖矣可不告以先王所以傳付後嗣之

本意乎后君之繼承者辟君之法度者民非君不能相正以生后非民不能臨制四方皇天於商眷佑未衰故使嗣王克終其德豈非萬世無疆之美耶太甲於此既已覺悟當追省昨非以自口口言予不肖是不明於德之故以欲而敗度以縱而敗禮而召禍於其身也使天禍我猶可禳免禍自己召何可逃耶既往前日也背師保之訓不聽伊尹之言也厥初之不善今已自悔矣則正救其惡豈不有望於將來其曰

尚書講義 卷八

七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圖惟厥終實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湯之典刑於是乎在成湯之靈顯顯在廟實式臨之嗚呼賢哉嗚呼聖哉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

太甲既悔過責躬求正救以圖終伊尹得不舉修身協下之要以告之乎修其身使信德協和於下惟明

君能之古我成湯以民爲子惠及困窮夫困窮之人  
宜若可緩矣殊不知哀矜無告陰隲下民天道之常  
有王者作能惠困窮乃合天道堯之告舜曰天之曆  
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  
禹成湯繼三聖之道子惠困窮在所先者則民服其  
命無有不悅有邦厥鄰咸起來蘇之後固其所也太  
甲既率乃祖攸行懋乃后德動視成憲不敢豫而廢  
時亦不敢怠而忽事上而奉先思孝下而接下思恭  
思者心之官也思既得之至於耳目之官亦罔不致

尚書講義 卷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謹焉孰不爲視不遠則不足爲明視乃厥祖庸非遠  
乎孰不爲聽不德則不足爲聰聽伊尹之訓己庸非  
德乎嗣王至是變習成之性無不義者而尹亦承王  
之美爲無窮矣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  
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  
惟明明后

易曰重巽以申命申者重之義申誥者以其所言重  
告之也伊尹之於商可謂社稷之臣矣常人之心諫  
於其君而不用則有去而已不卹其君之如何也今  
伊尹幸太甲用其言而底於賢聖矣猶恐太甲折節  
於將恐將懼之際而解體於將安將樂之時故以已  
陳之言重複告戒譬如良醫治疾疾既去矣慮其保  
護之失時而疾疢之復至乃告之以休養調適之方  
期於常享安平爾此一篇之大旨也夫爲君之道上  
膺天命下受民歸而中享祖宗之佑命之靡常也以

尚書講義 卷八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敬故親民之難保也以仁故懷鬼神之無常享也以  
誠故格如是而得天位豈不艱哉彼其慄慄危懼若  
將隕於深淵誠以造次顛沛未嘗不興念於此三者  
循是三者德也故能爲治否則亂矣古之賢聖之君  
雖世之相後地之相去千萬之遠至其爲治若合符  
節以道同也其興必然彼桀紂之惡敗端覆轍不謀  
而同其亡亦然嗣王誠能鑒敗亡之軌轍而求賢聖  
之用心始乎是而終乎是豈不爲慎厥與而爲明明  
之君乎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始戒之以慎乃儉德中戒之以懋乃德末戒之以懋敬厥德其誠愈至其言愈詳愛君之意有加而無已也謹則知所擇懋則知所修敬則知所守德至於守則可以終不變也湯用是德克配彼天今王嗣有令緒可不監此以法乎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也蓋人君修德不過別白善

尚書講義 卷八

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惡善惡在人始之相去若毫末終有胡粵之殊則吾始行一步可不謹乎是故知稼穡之難則於民事不敢輕知天位之難則於大寶不易處人君嗣位之初非不知此理亦非不知致謹也奈何世已治安矣民已富庶矣四方之貢賦極水陸之珍於口體內庭之器用誇玩好之異於耳目耳目之所接日新口體之所奉益備此心侈矣此志荒矣崇臺榭騁田獵朝歡娛夜宴樂日肆於淫荒之塗溺而不知流而忘反向之民事不可輕之心天位不易處之心已喪之矣雖

有善諫不能入也然則人君豈可不以始行一步爲標準乎苟慎終如始將與堯舜同條共貫猶吾成湯也捨是則皆始於堯舜而終於桀紂爾嗚呼後世堯舜之治何其寂寥而難得也坐朝之君引堯舜以望其臣進說之臣舉堯舜以譽其君咨嗟景慕似真不可及殊不知嗣位之初此心卽堯舜也誠能充是心堅忍而力行使終始惟一堯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伊尹告嗣王以慎終於始可謂得致君之要術也

尚書講義 卷八

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道本無形視不可見求之於事當於理者是也夫忠言逆耳非逆耳也逆予心也阿諛順旨非順旨也遜予志也誠能從其逆予心者求之其背於理歟苟不背理雖吾心不悅其益我之言也何爲而拒之又從其遜予志者求之其合於理歟苟不合理雖吾志所悅其蠱我之言也何爲而受之堯舜之命納言望謏說不過於此矣伊尹告太甲終於堯舜之道豈非其本心乎今夫人臣食君之祿享君之爵非不知阿諛

足以保富貴安榮也誠以所學者堯舜之道苟其君不堯舜吾不得爲臯夔稷契死當與草木俱腐爾何名於世哉雖爵祿愈崇厚而吾心益愧恥是故拳拳然責其所難而勢必至於犯顏逆耳也人君於此可不求諸道乎彼不病狂安肯捨富貴而就貧賤捨安榮而就危辱耶蓋嘗論之天下之善言皆不悅於耳天下之善事皆不便於己人君不欲爲堯舜則己如欲爲之從其不悅於耳者聽之從其不便於己者行之則日加益而不自知堯舜之道不難及也伊尹以

尚書講義 卷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授太甲可謂學道之祕訣也言雖拂意而合道忠言也當聽之言雖順意而非道甘言也當察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元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既言求道之要今復徑指人心之所同然者告太甲太甲至是即道愈深可以語此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夫弗慮胡獲慮雖百其致則一弗爲胡成途雖殊其歸則同人但見其有思而獲有爲而成不知本於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至

於獲也成也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爾伊尹又恐太甲不悟其言直曰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夫元者始也良者其善心也以謂一人能寂然不動不失其始善之心則雖日從事於天下之務有所不思思無不獲有所不爲爲無不成一言以蔽之曰當理而已夫惟當理則萬邦安得不正乎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夫無爲而靜實寂然不動之時也苟當時自失其元良之心安能至是哉人君得是道故能虛心以監先王之法虛己以來天下之言所謂

尚書講義 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辯言亂舊政者無有也人臣得是道故寵至而若驚功成而不宰所謂以寵利居成功者無有也蓋君恃辯言以亂政則臣下非引去以全身必緘默以保位矣臣恃寵利以矜功則人君非疑其弄權必惡其貪鄙矣君臣之間方且內懷疑懼如是而欲爲堯舜之治是猶卻行而求前也其可得乎捨是二者則邦其永信其休德矣嗚呼此伊尹所以致君於堯舜之極摯也

尚書講義卷八

尙書講義卷九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伊尹作咸有一德

德惟治否德亂則德者固治天下之大要也一德者德之有常而不變者也夫水不變故謂之天一火可變故謂之地二則一德者常德也君有是德可以為聖君臣有是德可以為賢臣堯舜禹有是德而臯夔益稷之徒亦有是德故能成至治之世自是厥後君或有之而臣不能進於此臣或有之而君不能進於

尙書講義 卷九

四明叢書 一 約園刊本

此則咸有一德真絕世難逢之會也伊尹得不舉是以為訓乎雖然伊尹將去矣而以是為言誠欲使太甲堅持是德自託伊尹而求如伊尹者相之則伊尹所以致君如堯舜者前有成湯後有太甲其成效豈不巍然上與臯夔益稷之徒同為不朽後世讀此書當知君臣咸有之為難得苟有焉不可相捐於中道而使堯舜之功不成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伊尹避夏桀於莘野知亡也放太甲於桐知存也應湯聘而起知進也復其政而歸知退也四者既備庸非聖人乎古之聖人治定功成不敢自恃而以德為言者知立功非聖人之得已若夫德則可恃以為無疆悠久之道也故其告歸之言必陳戒於德然德有大小

尙書講義 卷九

四明叢書 一 約園刊本

有吉凶人君之治天下所持者大所趨者吉其要在於常而不變也蓋上有難諶之天命諶信也惟其難信是以靡常常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吾有常德足保厥位所以當天命也厥德不常雖巫醫不可作況有大寶乎九有以亡言九州皆非吾有也夏王勿克庸德庸常也不常其德至於慢神虐民夫神之所歆者馨香之德所好者正直之德今也慢之神無據矣民之所歸者撫我則后之德所悅而誠服者不恃力之德今也虐之民無所依矣皇天弗保是謂靡常其亡九

有之眾也宜矣天乃監觀萬方開道我命眷求一德足以君天下者俾作人主焉則神有據矣民有依矣然則常也庸也一也皆其不變之德也其言雖異其旨則同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尚書講義 卷九

三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伊尹之於湯可謂至相得矣伊尹之於太甲可謂至不欺矣方尹在畎畝中湯固以其元聖而聘之五遣相桀而不用夫始既爲桀求口則君臣之分未嚴而師友之道夙著故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益可見矣及夫自陟之戰尹自任以伐桀湯仰成善而已故書序不曰湯用尹而曰尹相湯今既復政嗣王將歸矣此志不白將無時也故直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先言尹躬者以明湯之相得也夫人臣事君貴在不欺若使尹不自白此志太甲何從而知

亦何從而信自言咸有一德者以見尹之不欺也不然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尹得堯舜之道者豈不識君臣之分而高自標置如此何哉惟其出於不欺是此書一作太甲信之天下信之而後世亦信之也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者天命不可欺而得也以其真有一德天心予之天命歸之使湯不得尹天命未可知也天命既歸則有九有之眾革夏之正朔固其宜矣夫天之眷求一德甚於人之求天也民之求於一德甚於飢渴之求飲食也

尚書講義 卷九

四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求而得之惟恐其二三以敗德幸而終始不變喜可知也則享天佑受民歸固理之常非天私於商而商求於民也德以一而不變無所往而不吉以二三而變則始勤而終惰始聖而終狂始賢而終愚始治而終亂矣天之災祥豈天自作君自感召爾人君其可不修德乎德何修乎修其善而已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好善如好好色惡不善如惡惡臭豈能變哉是之謂一德易言餘慶餘殃在積善積不善實德也故與此書相表

襄今嗣王新服厥命當何爲乎惟新厥德而已德不變故始終惟一故日新也天不變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生生化化新而不停君法天者也終日乾乾純亦不已日加益而不自知此所謂時乃日新也苟其胸中萌一不善則是吾德有間斷間斷則前功俱廢豈所謂日新乎嗚呼嗣王可不念之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尙書講義 卷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伊尹既告太甲以君臣同德格天之道其拳拳愛君之誠不能自已又授以任官用人之法夫人君一身深居九重內有左右近習外有百官有司今而欲使百官皆賢材左右皆其人豈不甚難乎曰有一德則甚易苟無一德何以知人彼夫大姦大邪者有類乎忠直便辟側媚者不顯其過愆人君何從而得之亦觀諸其人而已矣夫從容引君以當道造次納君於禮法輸逆耳之言忘犯顏之禍此爲德乎爲身乎樂於興除勤於撫字寧以身當刑辟不以害及生靈此爲民乎爲己乎夫既進其爲德之士則懷詐挾術欺

君媚寵阿諛順旨竊位以全身者退矣夫既進其爲民之士則淫刑酷法視生靈而不卹剝膚椎髓結權豪以求援者退矣外而百官有司得賢材則外朝之政事無不舉內而左右近習得其人則內朝之閒燕無不正豈不爲堯舜之君乎雖然知人之哲帝亦難之取人之際可不其難其慎乎我以為德爲民而取士安知彼不與崖異之行矯飾之情以趨一時之好尙乎故當察其和而一者任用之則盡之矣蓋和則不爲崖異一則不爲矯飾惟和惟一伊尹其人也然

尙書講義 卷九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必若伊尹者然後可以相太甲太甲其可忘之乎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伊尹之言一德說者知其爲不變之德矣然不知何爲而能不變是以至此直指其所以爲一者言之夫君子之進德知有所慕而爲之是以謂之師然所主者善而已何常師之有使其不主於善是所師者或凶德也知主善矣苟不協於克一則有時不當矣主善在乎克一而已使其不協於一是所主者或二三其德也夫一者何也善之異名也繫辭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傳曰道生一一之與善其生於道者也其繼於道者也道降而有德則一也善也所以爲德也克一之善非惡之對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夫無所處而不當是克一之善豈惡之所能對哉無所對則爲一也明矣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聖人得之則爲天下貞堯舜禹之相傳者此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成湯伊尹之相得者此也故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然則一者道之

尚書講義 卷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於日用者然爾是故謂之德古之人所以據璿璣以觀大運據會要以觀方策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者以得道而用一也一者十百千萬之祖也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非執此以御之則紛紜錯亂無所主矣苟以一爲主則無往而不可故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也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知夫一之用者也若夫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者是一之本也此可以言道而不可以謂之德方其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何者爲一此所謂道

也故繫辭曰道而曰繼之者善老子語道而曰生一也自是而出有一矣有一則兩端具矣是以堯舜禹湯能執其兩端用中於民用一之謂也用一則無所處而不當是故謂之善善則成之者性是故謂之德伊尹推原德之本在乎克一可謂得道者之言也太甲於此當恍然思渙然悟則堯舜禹湯之道傳矣嗚呼伊尹可謂愛君之切至矣

尚書講義 卷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王者心旣得一歟與道會其言之大天下莫能載焉蓋道無形也惟無形故能包括有形雖天地亦不能遁由是而發號出令當天下之理合天下之心不置一毫喜怒之私一以盡天下之公願則其言不口大矣乎且王者以一身之微託乎四海之上九重深密下情易壅苟非託之言語號令其何以達四方萬里之遠乎然聖人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久也若乃

言出於不思令出於不謀一人言而行之一人言而廢之民方且駭然疑蹙然懼而不知所適從安能知其言之大乎俾萬姓知王言之大乎以其言必由衷令無反好故信之也信矣然後能感動其思慮鼓舞其精神而使之丕變反觀內照各自知其中之所存以心度心見王者之心知其出於一也知出於一則非商求於下民民歸於一德矣其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固理之必至也蓋天下者先王之天下祿亦先王之祿吾以一德而克綏之是以能長守其

尚書講義 卷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社稷民亦先王之民吾以一德而永保之是以能長享其愛戴先王之祿既已克綏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七世之廟先王也於我乎觀德斯可以爲成湯子孫矣烝民之生既以永保則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矣萬夫之長諸侯也於我乎觀政則可以爲天下君矣伊尹又慮太甲志滿意得而輕視其民乃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以爲凡君之所以爲君以得民也民始信其言終知其心既得其民矣益當謙以居尊使民咸仰則自廣以狹人無有也夫匹夫匹婦至

易欺也猶且慮其不獲自盡而切切然戒之以爲民主罔與成功則伊尹自任之重無一夫不獲於此可以見其本心矣太甲得伊尹之言已能信而行之故周公稱之曰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則匹夫匹婦不獲自盡非所慮也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則民主罔與成厥功非所慮也伊尹之望太甲者於是塞矣嘗謂孟子七篇言舜伊尹最詳而舜伊尹出處大略亦相似故尤致意焉方尹之在有莘初無意於世其與舜之將終身何異及其應

尚書講義 卷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聘而起爲湯立一代之制曾無退託謙遜之意亦與舜若固有之無以異也孟子慮後世以舜尹爲既得富貴而不知止也乃說瞽瞍殺人伊尹以割烹要湯之問以明舜尹之心其言曰舜視棄天下猶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又曰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夫瞽瞍未嘗殺人伊尹亦未嘗割烹而孟子設是問者蓋欲天下後世知其應世皆出於不得已而非其本心也至於釋然捨去罔有吝色適來

適去付之本無而已然則伊尹告歸之書豈虛言哉  
嗚呼知此道唯舜伊尹而識舜伊尹者唯孟子而已  
論之於此伊尹不謂之聖人可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也伊尹以道事君天俾之壽自克商至

沃丁已五十有三年伊尹可謂享上壽矣咎單賢臣

既訓伊尹事則是順伊尹之法而不變也伊尹勤勤

於太甲者惟急於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而已太

甲既已用之而其子沃丁又能遵用先王用賢之道

尚書講義 卷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用咎單咎單乃能守伊尹畫一之訓可謂盡善矣

傳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其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

咸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傳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太

甲之不明可謂違德矣而伊尹以一德訓之是豈謂

其君不能者哉夫人臣之罪莫大於謂其君不足以

有爲而不爲蓋天以治道望人君彼雖背理傷道未

嘗不欲其改過也是以克生賢臣使之扶顛持危苟

人臣有能使之改過天豈不佑之乎伊尹能當天意  
者宜乎有伊陟爲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孟子曰賢  
聖之君六七作太戊所以得爲賢聖之君豈非能用  
賢乎是以巫咸伊陟皆在其庭也桑穀二木連幹而  
生一夕而盈拱野木而生於朝邱墟之象也伊陟恐  
懼能贊於巫咸太戊恐懼能贊於伊陟君臣之間遇  
災而懼所以能弭天之祥延商之祚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  
耿作祖乙

尚書講義 卷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亳之地介於河河既屢決亳不能居則桑穀之祥至

是應矣仲丁太戊之子遷於囂河亶甲仲丁之子復

遷於相祖乙河亶甲之子既遷於耿耿復圮焉謂復

遷於邢未之詳也然囂也相也耿也邢也或在河之

南或在河之北雖河水屢決而屢遷終不敢遠亳而

居有以見商之子孫重先王之故都戀其宗廟社稷

不忍遠去也傳曰商人明鬼明鬼尊祖之義也此三

篇者皆以遷都之意告其民卒之盤庚復歸於亳於  
此可見商之子孫不得已而去故都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此史氏紀盤庚遷於亳告戒臣民之詞也夫王者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是故其所向背子孫趨之而不敢忘此家法也商自成湯從先王居而都亳作帝告釐沃之書以遺後世商之子孫知先王之居不可不念雖河患屢擾而終不敢遠去卒之盤庚復有都亳之心家法使之然也然則創業垂統之君施爲措置其可頃刻不爲後世法乎觀此序云將治亳殷重其能復舊制也序書者又曰民咨胥怨何哉夫民生何知其所視以爲向背者世家大族也彼既習於傲上懷土重遷民安得不翕然從之傳曰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豈不信然是以三篇之意戒其民之辭少而戒其臣之意多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咸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尚書講義 卷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烈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之遷於亳民已去亳日久懷安而不知後害故皆不肯適其新居盤庚乃率聚籲呼其憂感之眾出誓言以告之曰我王祖乙之遷既宅於耿耿圯當遷乃不忍曰民勞矣無盡致之死言其始意未嘗欲遷也然民終不能相救以生乃卜以考之曰彼之圯者天也其如我何先王有服者言自成湯以來五服之地悉惟商有何所不可爲都而所以恪謹天命不敢

尚書講義 卷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寧居河屢決而邑屢遷於今五邦而終不敢遠喜以居實由念我先王受命始於亳故也宗廟墳陵在於亳故也我若不承古以復先王之故都民愈無所依憑天將絕命於我不可知也矧若從先王之烈遷於新邑則如顛木之有由藥夫木之就槁日見焦枿爾若仆於土則有再生之望今不遷則就死而已苟遷之天其或者再永其命使我紹復先王之大業也昔成王作東都其後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此天下之喜可知也想夫商之先祖幸盤庚有遷亳之心七廟

之神靈將於此乎再安畿甸之民庶將於此乎遷定  
天下之諸侯將於此乎和會矣則底綏四方蓋理之  
必然者其爲利豈不一勞而永逸乎

盤庚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於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  
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其  
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  
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  
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尚書講義 卷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盤庚之於民可謂曲盡矣常人欲有所爲信其意之  
所向不與民謀也今盤庚將口毫而都乃先告教斯  
民率自在位以常舊所服事者爲之法度不惟新令  
以駭民耳目亦不杜絕小人之箴規而小人胥怨之  
言乃得以達於上也其命乃眾則世家大族皆在也  
悉至於庭而重言之王若曰者傳告之辭也格汝眾  
予告汝訓汝今不聽予遷是其心不與予同汝當革  
其非心無爲傲忽咨怨之言聽予安康悠久之策乃  
陳古以言今謂古先王之時圖任舊人其政皆老成

之人各能正色率下下無不從非若汝輩動民以浮  
言也故其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欲有所爲先告於下  
君既不愚其民無有蓋藏播廷之告使民先知是爲  
大敬於民民亦灼知先王之意罔不大變舉成湯以  
後遺風餘烈所以責今之諸臣不能尙有典刑而聒  
聒然不諒予意起信於小人險陂膚受之言予又不  
知所以不平而訟者何事非予自失其德乃汝瞽其  
凶傲之德不懼予一人者盤庚至此豈惟責其臣亦  
自責其不以嚴致治也予若觀火火之炎炎苟不撲  
滅將有燎原之禍民之悖德非上之所建置苟不卽  
治之將並陷於刑辟是予拙謀使汝至此也嗚呼盤  
庚之心成湯之心也成湯自陟之戰民亦出怨言曰  
我后不卹我眾捨我穡事其勤勤告誓初無怨人之  
言今盤庚之言亦猶是也茲其所以爲賢聖之君歟  
不然肆其殘忍取謗者殺之有何不可然秦之所以  
亡用此道也盤庚安得而不興商乎

尚書講義 卷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  
黜乃心施實德于心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惟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取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憮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前既戒其黜乃心使之革心以從化也茲又教以革心之方可謂善教於民矣若網在綱者欲各安其位

尚書講義 卷九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其職無紊厥緒上下之分不亂也若農服田者欲其出力以佐上還以自養而無怠惰也網或無綱縱弛之患與農或不力偷安之計成此所以不肯從予之遷也汝能黜乃心改過而自新施其實德於民至於婚友自民而言婚友不問疏戚也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如此則不必畏戎毒於遠邇戎毒大害也施德式均於疏戚則被澤不間於遠邇儻告以遷都必皆知其爲大利而於大害知有所避矣何者民素信汝也情農自安重於遷徙譬如不強作勞不事田畝

而望其有黍稷得乎此皆汝不知善言於百姓上以惡言鼓眾下以惡言訕上取禍姦宄自作其孽將誰尸之汝既先施惡於民而身當其痛汝亦悔之何及相時憮民小人也尙或聽箴規之言其發詞吐論知畏口過汝反不若憮人況予能制汝之死生而敢違德乎汝有所見曷不告我而以浮言鼓功於下恐其眾而使民駭沈其眾而使民迷若火之燎原汝勿謂無撲滅之理我有生殺之權惟汝自作勿靖以取其禍非我罪也嗚呼盤庚之言如慈父愛子雖懼之以刑實未嘗用期於聽予之遷而已若夫恃一人之權作威殺戮毒痛四海者豈可同日道哉

尚書講義 卷九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

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案此

段講義

原闕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詰民之勿率誕告用直其有眾咸造勿蕪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君民之相去亦遠矣今而盤庚使之咸造在庭又登進之如家人父子相與告語略不見己之為尊而民之為卑此皆三代時事在後世則罕見矣三代之時

尚書講義 卷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民初不相遠漢時猶未甚隔絕以一女子之言而能除三代肉刑之法主父偃上書朝奏暮召入此猶有三代遺意嗣是厥後民日以卑人主儼然南面以臨其下君民之情曠隔而不通閭閻疾苦壅於上達宜乎治道之不如古也欲天下之大治須還是君民之情相通始得咸造在庭登進厥民此先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極治也欲識三代治體於此處可見本朝太宗時漁夫樵婦皆呼至於殿陛之前而詢其利害此三代聖人之用心也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以此

兩句聳動之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案此段講義原本闕

尚書講義 卷九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若乘舟者方其涉河請以舟喻也夫作舟所以濟險險至而弗肯濟則舟將腐爛爾故曰臭厥載也忱誠也汝誠不屬我以其濟將相與沈溺於水爾正若此舟之不用也汝不稽其可否而自起怒厥疾安能有瘳耶汝不謀其長短而思乃災其憂安得不勸耶患至而自怒災至而勸憂則失其性命之正其淪胥以亡宜矣今其有可安之理後亦罔知自保則亡無日

矣何能享其身於上乎命汝一者使之其心而惟上所令勿起穢德以自底於臭腐期於速濟而已夫人不立己而使他人得以倚乃身心懷猶豫而他人得以迂乃心形雖未亡而死亡矣予今諄諄正欲爲之續其命於天豈恃其威而迫汝乃畜汝而不使離散而已盤庚之愛民深切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而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尙書講義 卷九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古我王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祚

盤庚之愛民不爲不至而民之迷謬未有甚於此時也以言告之不從又引遲任古人之言告之亦不從乃質之鬼神以其先后及乃祖乃父之靈而告之其曉之可謂切矣蓋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

禮盤庚乃因其俗而導之庶幾其必從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者引先后及乃祖乃父以爲辭所以使其知畏敬而從命也予丕克羞者大進汝於安佚之地所以懷保汝也苟失其政使汝汨陳於茲則先后必以我爲虐汝而降罪戾於我矣高后者若今所謂高祖必指成湯而言也汝萬民乃不生生亦進之以義汝萬民既不念生生之理是不與我同心則先后亦大降罪疾與汝曰曷不與我幼孫有比比者輔也汝不比輔我自汝有爽德其罰必自上而降罔

尙書講義 卷九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順其畜民之心矣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亦當其我作畜民之計今當遷而不遷汝必懷其戕害之心我先后既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豈不荷先后之恩而返念我苟知汝有戕害我之心則必斷棄汝不救其死矣言祖宗之靈無幽不燭也商民間之必思其祖宗如其上矣其敢不聽乎貝玉寶貨也民之所以重遷戀其實貨而已今若我有亂政不能禁汝同位使壞之而不留則汝當乃祖乃父以汝之故亦訴我於先后以爲作大刑於朕孫則我亦當羅其

不祥矣汝不從我遷則汝得罪於我先后我坐視而不遷則我得罪於汝乃祖乃父則其遷也豈得已哉然則商人豈不懼而從命乎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遷國大事也周官大詢之禮三遷國居其一非大利害存亡蓋不可輕舉謂之大邨大邨者大憂也今予

尚書講義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告汝不易者言無反汗也永敬大邨者今不可慢此遷國之事當同其憂患無相絕遠也無相絕遠則汝忱非不屬不暨有比之患去矣汝分猷念以相從既分其所爲所念以從君各設中於乃心則倚乃身迂乃心之患去矣然不可不立法以與民共守其啓行之初苟無紀律亂亡繼之矣乃有不然者自災於厥身也不迪者舍德而不惕予一人也顛越不恭者行止無序而自作弗靖也暫遇姦宄者猝然相值而取其貝玉於同位也凡此皆劓殄滅之劓則其罪輕殄

滅則其罪大使無遺種於新邑其約法如是民豈敢犯乎其無所犯得至於新邑者則當勉其生生之業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者是不從命者不得至於新邑從命者建立室家民將何爲乎亦曰從之者如歸市爾自盤庚一遷之後八世不遷水患不至民得抱子弄孫養生喪死豈非盤庚之恩而盤庚永建乃家之說若著龜之驗可謂賢聖之君矣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

尚書講義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奠安定之辭也居既定則郊社廟朝之位正而勞來  
還定安集之功成所謂綏爰有眾也戒之曰無戲以  
倚其身無怠以迂其心我將勉建大命自茲始也夫  
人危疑之際爲其所沮毀銜之在心事定然後復其  
讎人之常也盤庚慮人情未免此疑故曉之曰今予  
敷露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言天子之情與  
常人不同今我不念舊惡罔罪爾眾汝不得其怒協  
心比力以鼓讒言於我一人盤庚於此決其疑畏以

尚書講義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反側之心然後其治始可成矣古我先王祖乙也  
將多於前功欲增益前人之功也故遷於耿冀其近  
山而免河患降其凶德而嘉績於我邦意則美矣而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則河患復至是以圮  
焉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於此實上帝將復我  
高祖成湯之德治進於我家我及篤敬恭承上帝卹  
民之命以永地於新邑蓋成湯之居亳從先王居也  
今上帝復我成湯之德使我亦猶成湯以居亳也肆  
予冲人自謙之稱也非廢爾之謀而欲爲是紛紛也

實由上帝之靈各不敢違卜違卜逆天命也既不逆  
天命當大茲賁飾於新邑矣邦伯二伯也師九州之  
師長五國之長也百執事之臣公卿大夫也尙冀各  
隱之於心諒我此意我當懋簡相汝懋簡選用其賢  
智而輔翼其孤寡念敬其羣眾也我不任好貨之人  
故無聚斂侵漁之弊於汝生生之事不敢不恭鞠養  
其人使之相保以居敘欽者不敢慢也今我既進於  
我志若否者問其順否也我既罔有勿欽又無聚進  
貨寶以侵奪汝生生之理皆自用鑿井耕田不知上

尚書講義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力之所自也民德式敷使無貳志故曰永肩一心也  
竊嘗論古之帝王皆從民欲唯盤庚不卹民而斷然  
爲之曰永建乃家又曰用永地於新邑非知水之絡  
脈安見不再圮而能保其永永乎彼自契至湯已八  
遷自湯至盤庚又五遷十三遷之間其國之勞費民  
之怨咨可想而知也子孫寧不思其故而求有以救  
之乎今有一家相傳以一疾子孫必能推其受病之  
原而考其治病之方因而以醫名者多矣此盤庚所  
以知水也按春秋宋災子罕祀盤庚於西門盤庚非

水神安能以勝火災此其證也惜乎其詳不經見也

尚書講義卷十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用人而取諸夢非法也高宗為之在當時不以為疑而後世亦信之何也蓋凡人心莫重於誠實莫不重於矯偽高宗之誠實上有以通乎天故天之所助者順也下有以通乎人故人之所助者信也此夢之所以可信不誣也雖然不使百工求諸市朝之間而必求諸野何哉竊意高宗未嘗一日不學亦未嘗一

尚書講義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尚書講義卷九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無師獨曰舊學於甘盤者想其少日聞甘盤之言必有開悟其心者異於他師雖甘盤遜於荒野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甘盤亦未嘗一日不思甘盤之在野精誠所逮天實相之乃賚說以慰其心而成其治方其營求諸野尚意其復得甘盤云爾嗚呼讀此書者可以想見高宗誠實之心也楚語曰公子張曰商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所謂聳其德者先有誠實之德以表著於天人之間故能如是也

尚書講義卷九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  
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伏氏以亮陰爲凶廬孔氏曰信任冢宰默而不言恭  
默之意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歷二年

尙書講義 卷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久既免喪而猶不言哀未忘也高宗之孝彰矣孔  
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其不改者是終  
身慕父母者也而後世之君乃有以日易月之制昔  
宰予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已久矣孔子立排之  
曰汝安則爲之夫以期易三年尙且不可又況以三  
十六日而易三年乎漢文不學遽有此訓景帝無知  
行其疾病之言是從其亂也或者曰漢文自代入繼  
生不能成孝故自貶而爲此訓此尤不可蓋以凡人  
之心誠敬爲主誠敬所至終身不易是故天以我爲

子吾當盡誠敬以事天親以我爲子吾當盡誠敬以  
事親若以一時之悔而使子孫薄於所厚是我誠敬  
之心或有間斷豈可以爲訓乎文爲此訓固已失之  
景復安而行之不可以語孝矣傳曰孝者仁之本夫  
欲行仁而不以孝爲本可乎景帝既失其本尙能襲  
其治亦僥倖爾後世之人有能拔出流俗堅持天下  
之通喪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高宗不  
得專美於昔矣知之曰明哲自知曰明知人曰哲非  
得道者不能也道得矣不言何所用耶王者動民以  
行固無事於言也若夫君臨萬邦百官之所法式惟  
言可以達意意不達於言羣下何所稟令乎高宗用  
是以作書曰以我正於四方四方之所取正也台恐  
德弗類弗類其先王也茲故弗言不敢言也夫人君  
在位常懷此念則安得失言之咎有所不言言必有  
以慰天下之心矣觀高宗舊學固已聞道於甘盤則  
恭默思道蓋有所自矣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德行之神所以顯道也羣臣豈能知之高宗  
湛然無營於方寸之間視天下萬事固已如破竹迎

尙書講義 卷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刃而解尙未求其所以正四方之術凝然沈慮故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而資弼之祥形之夢寐豈人能爲哉天也天之與我泯然無間則道豈遠乎恭默以思則其道已著矣方其夢也以爲必得而求之及其得也以爲必賢而相之高宗之察於天人之際者審矣彼夫後世不合於天不謀於人而憑私以論相者豈不相去萬萬乎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

尙書講義 卷十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人君之急莫急於親賢置諸左右則親之矣後世漸不及古人君早朝不過立談之頃以決萬機退且休矣日與近習爲伍聞見安得而廣魯哀公所以有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之歎也惟賢故有德與

賢人處故無過則朝夕納誨所以輔者必得也作礪作舟楫作霖雨皆喻其必不可無者也蓋金就礪則利不利則不足以爲金舟楫可以涉大川無舟楫則跬步千里霖雨可以蘇苗稼無霖雨則苗槁矣此喻其必不可無者若庸庸之人雖什百千萬在旁得之不足爲重失之不足爲輕傳說之賢可不言而見矣夫人臣之患在於心欲有言而口不敢言以言出而有後患也使人君容其辭啓乃心無有所隱其誰不願展盡況高宗又若焦渴之望沃心耶由是骨鯁之

尙書講義 卷十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始可入矣夫骨鯁逆耳比於藥之瞑眩而利於病先王成憲世爲法則若履之有地跣而弗視地則必傷其足既用傳說則什百千萬之人皆當觀感而化乃僚安得不同心以正君乎先王成憲高后成湯之法俾說順之以康兆民欽者恭而不忘故自周有終之訓可得其要矣說之復命以木喻諫非以箴王王既求諫復有是言論其大概也以謂凡木皆從繩凡后皆從諫后既聖矣臣安敢不祇厥命乎傳說於此已識高宗之心其喜可知矣竊嘗論高宗得說宜有

高世絕俗之言其諄諄責之可謂勤矣及說復一言  
不過從諫是知從諫果爲帝王之盛德也唯其從人  
則人樂告之今日改過明日又改過則日新之功如  
金含礦礦盡金精如鑑止塵塵去鑑明堯舜禹湯之  
道將不行而至矣豈不爲盛德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

尙書講義 卷十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  
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  
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功

說以版築之胥靡一旦位在百官之上若固有之則  
其胸中所以蘊蓄者素矣其進於王卽以天道天道  
高妙何從而知在民而已故凡立后王君公承以大  
夫師長豈有他哉爲民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憲法  
也法天之聰雖不聽而無不聞法天之明雖不視而

無不見臣之所以欽若民之所以從又由我豈聰明  
也治民之與逸豫未嘗兩立不逸豫則斯能治民矣  
口實禍福之門戒之則不起羞甲冑不祥之器戒之  
則不起戎名器不可假則衣服之在笥不可不戒於  
妄子師直爲壯干戈之動則省躬不可不戒於妄罰  
王能信此則爲克明之君乃無不休矣官爵所以待  
賢能庶官不戒則官及私昵爵及惡德矣所謂私昵  
便嬖狎翫諧諛媚媚者也所謂惡德誅殺酷虐貪淫  
狠愎者也朝廷用此天下謂何故先王之世遠之而

尙書講義 卷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官爵曷爲而予之哉夫使一私昵一惡德之人用  
未必卽亂也所可畏者賢德恥與之同列非引去則  
相繼以死爾國何以亂乎人君一動當慮其善善則  
適時無妄動矣苟自有之則人不以爲善矣苟自矜  
之則人不以爲功矣何者人君取諸人以爲善者也  
苟攬而在己則人將不肯告之以善矣古人知此苟  
有功德必曰非朕所及子大夫之力也羣臣聞此亦  
必歸美於君曰非君用臣臣何力之有焉此江海所  
以爲百谷王而人主取之以爲要術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長于言子罔聞于  
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先王思患預防則無患而預防用力甚少患至而爲  
之備則用力多而無及於事矣無啓寵者不開倖進  
之門也人君之尊嚴人必畏之如天尊之如帝孰敢  
侮之哉惟其倖進之門一開則彼之非類者紛然競

尚書講義 卷十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起曰吾君可以言媚可以利誘可以讒而去忠良可  
以樂而忘災變瞽之以玩好以役其耳目投之以諧  
諛以役其心思以一人之精神雜然誘之於前安得  
不昏惑哉及其終也人何畏之有不知其所寵者皆  
自取侮也無恥過者不懷拒諫之心也古人不貴無  
過而貴改過無過者聖哲之事有過而改何傷於聖  
哲何則人之心志有限而事變無窮苟欲無過雖聖  
哲亦不能也惟貴於改爾過豈可恥哉恥則人不敢  
言人不敢言則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將所作者皆非也惟厥攸居所居以仁則爲仁政所  
居以不仁則爲虐政惟者審處之謂也政事之醇在  
人君所處如何爾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商人  
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故祭祀之煩黷至是  
亦弊矣所當革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知其言之  
有味而誠服也乃不長於言子罔聞於行不獨善此  
言亦知其當行也說承王命進之曰王知之矣行之  
亦非易事王誠不以爲艱則允協先王之成德矣是  
以成湯望高宗也高宗已能聽己之言是從諫也無

尚書講義 卷十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負於說矣說而不言是說負高宗也故曰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子罔子棄予惟  
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  
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

承考招俊又列于庶位按此段講義原闕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知天下所仰者在我一人一人有慶則兆民賴之一人不君則四海之內糜爛荼毒不可勝言民何

尙書講義卷十

十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罪哉是則治在一亂亦在一一人則吾豈可不警戒哉是故所當脩者在德所當輔者亦在德也其所謂風豈不繫一人之本乎傳曰草上之風必偃蓋謂是也人不得股肱不足以爲人聖不得良臣不足以爲聖則其所以望傳說者切矣如曰不得汝則我非其君也其舉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言先王非伊尹則不能作也伊尹之致君澤民格天之德可謂美矣爾尙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則責說以伊尹之事業也然人皆知高宗以伊尹望傳說而不知高宗以成

湯自期爲可喜也人君苟無賢臣則無以致治人臣雖賢非君則不用而家食矣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以明君臣相須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也高宗至是已洞曉湯與伊尹咸有一德之理則說其可以辭乎夫古之君天下者耳目口鼻心思智慮舉相似也而有聖有狂有治有亂者在乎爲不爲耳高宗旣欲爲成湯則傳說雖欲不爲伊尹不可得也對揚休命又豈說不誠之言乎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

尙書講義卷十

十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彤日高宗之訓

高宗之訓一篇已亡不可復見想祖己之所以戒王者必備於高宗之訓也凡祭之明日再祭周名曰繹商名曰彤雉野禽也不應入室況乃升鼎而又鳴於鼎之耳乎孔氏以爲耳不聽之異漢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蓋鼎爲重器而以耳則能行野禽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爲政此皆附會未必然者今以經考之爲足可驗觀其言典祀無豐於昵則知高宗之

祭豐於近而薄於遠矣意者方其登降灌薦之間而  
雉入於室雉畏人者也使其有人在側則雉安能前  
雉之能前則其人之寡少可知人之寡少則器用儀  
物之菲薄又可知矣此祖己因其祥而戒之也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  
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尚書講義 卷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祖己高宗之賢臣也見雉之鳴心之憂矣乃曰先當  
格王心以正厥事此言實祖己自謀之意非訓王之  
辭也夫人臣欲諫其君先必開陳其道使之曉然然  
後歸結於所諫之事此務引其君以當道也此書自  
惟天監下民至罔非天胤皆所以正厥事也祖己慮  
高宗以爲雉之升鼎出於適然而不知懼故先格王  
以天道以爲有祥出於天也天之監下民常其義而  
不移其實無私於禍福而有差於壽夭天非天天之  
也民自絕其命爾民有不順德不改過天既出其災

祥而謫見於上則當脩德以禳之乃曰其如我何此  
所以獲罪於天也王之承祭祀主大寶豈己所能得  
耶能敬民民歸則天子之也然則高宗其可不畏天  
命哉知所畏矣於是可告以其本意曰典祀無豐於  
昵則昵者其近者歟豐於近者而約於遠者故使成  
湯之祭菲薄不成禮則雉鳴之祥豈非天意欲警懼  
之乎雖然非高宗固欲簡宗廟之儀也亦因其舊禮  
云爾天之愛高宗異於他主故出災異以警之使此  
禮自高宗而復也然則典祀無豐於昵祖己何必多

尚書講義 卷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言哉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黎者紂之旁邑乘者驟而攻之戡者攻而定之也孔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而此書乃曰西伯戡黎何也蓋當是時紂  
始囚文王于羑里故曰商始咎周也文王之民唯恐  
紂之殺文王故乘黎以恐之冀紂之有所憚而不敢  
殺故曰周人乘黎也祖伊祖己後紂之臣也果恐而  
奔告則周人之計得矣其曰西伯者祖伊歸罪於文

王之言也此書祖伊作不得以不西伯名故書序改之曰周人乘黎明非西伯也後之爲傳者亦曰文王既囚美里其臣闕天之徒爭求奇器美女善馬以贖文王求者所以激國人之怒也故卒有乘黎之舉然則出文王於美里者實周人乘黎之功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

尚書講義 卷十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天子者天之所子至尊之稱未易可當也必能洪覆萬物與天同功然後可稱天子周人既戡黎祖伊奔告之辭曰天子者所以覺紂也以謂王爲天子而使天下至此其極尙可稱天子乎天既終我商命格人有道之人元龜良卜也不敢知吉皆曰凶也夫神祇祖考之心孰不欲人君之賢方其在盈成之際其心

猶恐人君驕情以害治惴惴然未嘗一日安樂及夫

能持其盈守其成然後此心乃安樂之況其喪亂之時乎是知先王未嘗不相我後人實王淫戲以自絕也先王既已絕意天亦且棄之不有康食年凶也不虞天性昏其天性而無所虞度也不迪率典亂其舊章不能率由也神祇祖考既如此民心可見矣而民欲其喪反怨天不降威而大命不摯是不欲其少延也夫民所以畏愛其君以其能保養我今王其如我何祖伊之言切矣而紂方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民其

尚書講義 卷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我何祖伊反者歸其國也其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者謂汝之罪參於天者眾天已棄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己之命耶商之卽喪指乃功指戡黎之功以告其及禍不遠周敢乘黎豈無戮爾邦之意乎比干昔諫紂至于剖心今祖伊之諫猶使反國蓋方其急時若有悟者雖以我生有命拒之然其心終恐此祖伊所以得反國文王所以終脫美里之禍也使紂自口而改豈復有牧野之師乎然猶愈於後世之君不用其臣之言至於滅亡乃反慙其人因而殺

之者多矣此不及紂遠甚傳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於茲可證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人君所畏者天命所恃以立者亦天命今既錯亂之何以爲君耶微子帝乙長嗣也父師少師雖不詳其實以書推之必其宗正之大臣也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孔子所謂商有三仁是也夫仁者患不獲用用而在高位猶弗能救紂之敗此近於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矣若果坐視其祚移之他人而終無所爲罪不

尚書講義 卷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容誅矣唯其死之去之各有攸當此所以不失其爲仁也然就是三者論之比干仗義以立君臣之大節其正也箕子奉身以昭不可則止之風亦正也微子忍恥以存祖宗之祀其權也權有難明之迹聖人定書不得不取此篇以明微子之心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黨王氏以賣國若劉歆輩況無此耶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

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與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子顛齊若之何其

微子第憂紂之無道欲進則受禍退則不忍幾於發狂愛君憂國之心切至矣然初無抱祭器而遜去之意也觀其告箕子比干之辭可見矣曰商其不或治正四方矣我祖成湯致成其法度陳之在上乃以沈湎敗亂其德於下使小大之臣罔不好草竊姦宄草

尚書講義 卷十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不暇整竊者私攘取至於姦宄則漸大矣在外爲姦在內爲宄習熟聞見化爲一律卿士人之師表而皆師其非法凡有辜罪既不任我祖所陳之法安能得其情小民以此皆無忌憚自相屠戮自相讎敵而法不足以禁之可謂蕩然無綱紀文章矣商之淪喪至於極矣若涉大水其無畔岸而不知所濟我之心欲發狂然吾已耄矣將遜於荒野今爾略不指告我之顛隳齊者登危而仆墜也爾二人視國如此曾不指陳其救之之道若之何其也微子之高年故曰耄



以是責二子而求計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佛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雉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躋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箕子之言也曰王子者復責微子謂汝為商之子孫當如何耶此欲諷微子使存商祀也今商天禍屢

尚書講義卷十

十八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見不知省懼方沈湎於酒其曰商邦以其上下化之非獨商也夫人君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當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可也乃不畏所畏使民攘竊其犧牲器用容其將食於人以為無災則神人混淆器用穢濁豈復歆其祀哉至是微子始有抱祭器而遯去之意也箕子之指當矣觀此三人雖為師表其實前代所尊用而見擯於紂之時者也觀其所謂佛其耆長舊有位人固非可以扶顛持危責也降監商民言商之君臣下視斯民無保養之心用為怨讎而暴

斂之凡召敵讎之政罔不力行君臣上下合於一轍

病雖多而罔有告之者王平日雖不我用今其有災我當興起而告之然亦徒受其禍爾商若果淪喪我定不為臣僕於人王子以祭祀為念當行矣蓋人臣有死無二若以祭祀為念則王子之出為順我舊嘗告汝之言深矣汝猶不信耶今汝不出我之社稷宗廟乃無主而顛躋矣自靖者各反其衷以其所當行者賈之先王苟此心無愧不恤行與遯也蓋人臣莫重於去國去國則謂之叛微子抱祭器而行箕子佯

尚書講義卷十

十九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狂為奴而遯皆非可以為萬世法者在微子箕子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也何者二人以心質於先王無一毫欺偽故可以不顧而為之若夫比干則守人臣之正道不俟計謀而斷然不惑故不置一言於其間也嗚呼非孔子至聖安能察二人之心而同與比干為三仁哉

尚書講義卷十

尚書講義卷十一

宋郵縣史 浩直翁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字當作太意必太公所為也孟子引此篇亦用太字是矣左氏傳昭元年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亦書太字可無疑也說者乃曰紂之時天地不交而否至是當泰矣故曰泰誓又曰泰者大之極也猶

尚書講義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皆非是也夫書有湯誓泰誓以人名也甘誓費誓以地名也未有以義名者今武王之戰曰太誓太公所為豈非以人名乎曰牧誓戰於牧野豈非以地名乎苟或知此不必鑿其說也昔湯為順天應人之舉以得伊尹故湯誓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明非湯之本心也今武王太誓豈非以為吾不得太公事不克濟故以此名之乎矧當時太公之歸若天下之父歸之民心之趨向可知矣若是三篇果出於其手武王尤名之當也大明

之詩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其卒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乃知武王非太公未必成事則太誓之名亦與書序伊尹相湯伐桀之意同也學者又何疑焉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文王取而有之民自從化然猶不肯有貳於紂故曰有人君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亦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回以受方

尚書講義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文王未嘗受命亦未嘗有伐紂之心後世惑於太誓之辭乃取諸侯歸西伯之時為受命又有修德以傾商政之說漢儒傳疑和為一談惟唐韓愈作文王操紘羨里之厄曰嗚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足白文王之志者矣然武王於此書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武成又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若以九年逆數至三年喪畢觀兵孟津已而復至誠已十有三年矣是文王果於九年之前受天命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乃曰文王實受命見

紂之不道不忍伐之待其自斃抑又厚誣文王者殊不知武王爲此說蓋有意驅西土之人以赴敵也且文王之德豈惟西土之人服天下之人亦服八百諸侯不期入會者豈爲武王哉爲文王之德在人而不厭也武王雖爲此舉懼人心之未服故託以文王嘗有此志諸侯素信文王者亦且不疑而武王之功或可必成矣此太公之謀也或者又曰載木主而行未之詳也若果然與木主俱行則知武王每以文王爲辭者懼民心之未從也後世固有託扶蘇項燕以起

尚書講義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者詐也猶可以得民心而況文王真有道化民心而未嘗得施設者則武王舉之以信諸侯未爲過也雖然大雅有文王受命之詩武王成功之詩何耶二篇者後世稱美之作也若以爲當時所作西伯爾安有文王之號乎大傳謂武王牧野既事柴上帝率諸侯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故至武成始稱文考文王又安可引之以附會太誓之辭乎

王曰嗟我友邦豕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豕君觀政于商

友邦者武王同列之諸侯故曰友豕長也皆謂之長尊之也御事庶士者武王同行之士卒故曰我御事庶士豈無下賤者而皆謂之士獎之也夫天地之大所主者生殺之權耳然其大德則專於生而已又以其權寄之於人而立人之聰明者以爲君君之大德

尚書講義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曰好生而已是以天地人君俱得稱父母父母者豈非生我之謂乎今商王紂一切反此弗敬上天是知生之所自也降災下民是不知執生之權也凡民有好生惡殺之性與天地通者皆不得其所欲豈天地立人君之本意乎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王不得已而用刑得其情尙有哀矜之心紂乃於沈湎冒色中敢行暴虐民豈有生意乎夫罪人不孥罰止其身賞延于世非命以官先王不得已而用賞罰苟有功罪猶止其身付之無

私爾紂乃於淫刑濫賞中延及無辜無功之人民豈  
有生意乎先王以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爲戒所以奉  
天地也今紂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  
姓爲父母者不如是也先王以遏惡揚善毋天胎鳥  
爲戒所以順天地也今紂乃焚炙忠良劓剔孕婦爲  
父母者不如是也暴虐也殘害也焚炙也劓剔也皆  
主於殺與好生之德異矣民無所怙恃而可謂之父  
母乎既與皇天之意不合宜其震怒也居其時有一  
人以生民爲心豈不可以君天下而爲人父母乎則

尙書講義 卷十一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觀政于商民實有來蘇之望矣武王其又奚辭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柔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能轉禍爲福至於列國  
相侵猶以其懼而修德不敢加兵則變故之來豈可  
以閒暇應哉今商王既無改過之心復安居若無事  
坐致其亡也況商之先祖莫不以祭祀爲重傳曰商  
人明鬼明鬼言尊天事祖而弗敢慢也奈何不肖之  
嗣一切廢敗犧牲柔盛盡於凶盜恬弗之聞其於外  
侮又弗之懼第曰吾有民心可恃有天命可憑殊不知  
天之與民所以庇人君者以其上能事天下能愛  
民而已紂既反是尙欲保民心天命乎天之佑民使

尙書講義 卷十一

六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之爲君以立政爲師以立教惟能輔相上帝以寵綏  
其民乃爲勝任今紂有罪無罪予曷敢違民心哉此  
見武王之應乎人也夫力同則度其德德同則度其  
義使服事商而盡臣節德也使撥亂世而反之正亦  
德也同是德也與其坐視斯民之塗炭孰若措斯民  
於晏安之世於是義起矣義之所激理之曲直  
形焉宜乎億兆離心不若三千之同德也商之罪已  
貫通乎幽明盈溢乎宇宙天命誅之予曷敢拒天命  
哉此見武王之順乎天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敢夷

居若紂乎則夙夜祇懼武王之心非爲己也古者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武王出師用此法也今將爾眾而行天罰夫豈私意天固矜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爾但輔我此行必當去穢德而臻永清之效矣爾不赴功則將有失時之患可不務乎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尚書講義 卷十一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者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齊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羣后諸侯也畢會無不來也方其徇師宜告乎諸侯而獨指西土有眾何哉蓋諸侯實其苦紂不俟丁寧若夫西土之人素服文王之化不被商紂之虐又親

見文王服事之久

從命矣此所以必

善則爲吉人嗜惡

天生凶人使之爲

不以爲不善始也

忌憚矣彼其熾然

者鮮矣何者其本

徒以去善愈遠業

而力行之使其有

尚書講義

爲惟日不足乎惟

嗜惡可知凡無法

播棄之而使不安

近淫於色酒於酒

者朋家合相親睦

辜之民至於顛天

惠斯民君奉天命

受之罪過於桀剝

比干之死謂己有

不敬上天也謂祭無益將食無災也謂暴無傷焚炙  
剝剔也失德至此其祚必移前監不遠武王舉此以  
告西土之人俾西土之人知前代亦有成湯者曾順  
天應人而爲此行也觀此則知武王所以激西土之  
人以赴敵者罔不切至孰謂文王曾有伐紂之心乎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

尚書講義 卷十一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伐用張于湯有光助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  
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商人夫抵信夢卜以其敬鬼神也高宗以夢得傅說  
文王以下得呂望一日用之在上人無異論以此  
法施之後世則殆矣今武王又以夢卜之協告其國  
人民必信以爲休祥而知必勝無疑矣居是時使不  
夢不卜武王庸有不勝乎告之以此欲民知天其以  
予乂民也武王又恐民以彼眾我寡爲言復告以受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夫心德既離則是無君臣之

分皆途之平人爾固不如十人之同心德也雖有周  
親先儒謂雖周公召公皆王室之親其實不以親而  
以仁用也是殆不然伐木之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  
生與此義同非謂兄弟不足恃言友生又在兄弟之  
上非謂三千所親之忠信爲不足恃言十亂之仁又  
在其上也蓋惟仁人乃可以用師而後世或有伐國  
不問仁人之說其不知此矣苟伐國而不問仁人焉  
知順天應人之道乎昔人以伐燕問孟子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此仁人之言也

尚書講義 卷十一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仁人乃能知順天應人之道武王繼以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得應順之實矣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武王此言已足以君天下矣堯舜之民比屋可  
封豈必人自爲善上有以率之爾凡置百姓於有過  
使之就死地者皆暴君之所爲誠能引咎歸己則知  
所本矣今朕必往湯之伐桀已有是言明其不兩立  
爾我揚其武但卽其疆取其凶殘之一夫餘自咸與  
惟新雖伐其子孫視湯之舉爲無媿也勉戒夫子或  
爾眾以不可不畏寧執非敵之見期於必勝庶無輕

敵之心今百姓危懼不保首領故曰若崩厥角苟能  
一其心德以赴功豈惟保其首領亦可保其子孫故  
曰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  
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郊祀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

尚書講義 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太誓三篇數紂之罪始則略言之中則詳言之至其  
末也益詳矣蓋當其臨陣惟恐人無鬪志故悉數其  
實以怒我眾也王者之征六師並行大巡而明誓欲  
人人知其罪爾夫天道福善禍淫顯顯在人人固不  
口不可不用也是以厥類惟彰今商王之罪莫大於  
狎侮五常五常既廢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雖形存而性亡矣其與禽獸無異矣自絕於天結  
怨於民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姦回則崇信之師保則

放黜之先王之典刑不用天下之正士悉戮郊社不  
修則天地神祇無所歆宗廟不享則祖宗之靈無所  
託明而人倫幽而鬼神皆紊亂而失其敘可謂近於  
禽獸矣淫亂之行不期而有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亡  
無日矣武王告西土君子故舉狎侮五常言之蓋惟  
君子足以語此苟三綱五常絕則天理滅矣宜乎上  
帝之弗順也又舉其剖賢人放師保囚正士以告之  
西土君子其不寒心以求武王爲之依歸乎故曰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也然則西土君子其有

尚書講義 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用命者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  
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  
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  
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  
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  
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既陳紂之醜虐使西土之君子皆知無所容身  
矣於此又引古人之言謂紂何有於我哉撫我則爲

后虐我則爲讎夫使民情至此則君之惡可知矣蓋武王既以合其眾於商郊一不勝則豈徒爾眾塗地天下生靈愈受其弊矣是以不得不極言其惡以激西土之人也獨夫者孟子所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是也紂既不務德而惟威是作非汝世讎而何樹德務滋日以增長也除惡務本既伐而必勝可也我以爾有眾殄殲獨夫之讎惟克果毅乃能必勝春秋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於是又以賞罰誘之爾能奉乃辟功多者厚賞不迪者顯戮諭之以賞罰矣又恐

尚書講義 卷十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志之或怠也乃引文王之德以鎮服之其曰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夫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無不及者是文考之靈無乎不在況又顯於西土汝西土之人常若文考臨之在上茲伐也可不助我以徼文考之福乎況我有周大受多方於天命不可不爲此舉也予克受非予武受克予予無良皆非文考之罪觀武王始以文王繼驅諸侯之戰出於一時之權其心實未安今將勝矣當以正論而立天下之義故不敢歸罪於文王以是見文王初無伐紂之心武王借此

以爲資藉章章矣學者可不深詳之乎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商郊之戰考之太誓曰有臣三千又曰有亂臣十人牧誓則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其數不同如此說者謂車有兩轡故曰兩也勇士若虎之奔故曰虎賁也以司馬法考之車有七十二人三百兩當二萬一千六百人則與三千之說異矣以周官考之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賁士八百人則與三百人之說抑又異矣以意逆之實紀一時之數不必盡如司馬之

尚書講義 卷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法周官之書也然以三百人之虎賁當三百兩之車乃車以一人而爲之主爾則三千同心十亂同德又其外也春秋列國晉楚齊秦之戰皆七八百乘而武王能以三百兩勝若林之師非天人助順疇能爾耶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杖鉞秉旄以身先眾人者蓋當是時惟武王爲功也  
既已爲此一不成則禍莫大焉此不得不爾也逃者  
遠也司徒司馬司空在列而不備六卿者竊意從行  
居守各有攸職是以不備言也亞旅亞卿師氏大夫  
長乃隊伍之長庸蜀以下八國皆附庸或蠻夷之長  
以此知會孟津者不獨中國之諸侯雖夷狄亦不附  
紂也植干戈以聽誓言奮勇之發蓋可以想而見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祝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

尙書講義 卷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  
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夫子助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助哉  
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于商郊弗迓克奔以  
役西土助哉夫子爾所弗助其于爾躬有戮

泰誓言悅婦人而已此推其極至於惟婦言是用故  
昏棄先王之祀而不知其報昏棄三仁之屬而不迪  
其親皆用婦言故也妲己之罪於是始著不愆云者

不特見其整肅抑又知其行軍之不暴也伐刺也六  
步至七步四伐至七伐而止復整陣而進當時之師  
雍容不迫其所謂詭道奇計未嘗用也嗚呼此其爲  
王者之師歟詩之大明初言武王變伐變和也至于  
牧野其會如林檀車煌煌駟駟彭彭則肆伐之功出  
於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故也然則使之如虎如貔如  
熊如羆以奔商人者豈武王之志哉太公之謀實然  
也觀此則無疑於泰誓之爲太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尙書講義 卷十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篇或疑其有脫簡以其語之不倫殊不知史氏之  
記先其凡例而後其事實也何謂武成詩曰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於時始用武功以伐崇也至一戎衣而  
天下大定方可謂之武功之成也桃林華陽之畜不  
用之畜也故曰往伐歸獸下車之後凡所設施無非  
政事識記也記其政事而爲之書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豕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記其事之大凡也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者月朔之二日既已生明其旁爲死魄也哉生明者初生明也既生魄者既望之二日而生魄也一月二日伐商至四月二日始來者商人既定而急於興治故其歸如是之遲也夫偃武修文歸牛休馬示不服用乃曰武成是知武者所以定亂而興治聖人不當黜也傳

尚書講義 卷十一

十七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言武有七德而終之以安民和眾豐財蓋如是然後可以爲武之成也祀於周廟告於祖宗也柴望大告告於天地山川也庶邦豕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告於鎬京所會之諸侯羣臣也此史氏舉其凡目而其辭則載於後固非簡篇之脫誤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

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育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唯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案此段講義示樂大典原闕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

尚書講義 卷十一

十八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闔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則史氏紀用武之始終以表其成而卒識其政事也俟命之意太誓已詳成功之際是謂大定血流漂杵孟子不取不喜其佳兵也明武王之師不得已而用用是修文以告其成夫前徒倒戈容或有漂杵之理不足爲武王過也孟子其亦知武王之心矣商政

之不善不能率由舊章也反商之政宜乎由舊也夫所寶之賢爲足重故釋囚封墓式閭以厚信不義之物爲足棄故散財發粟大賚四海以明義列爵分土並用賢能以崇德尊重彝倫歸本反始以報功政事之要無出於此武王至是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安有不治者哉其曰武成宜其然乎蓋嘗論武王之功成於武成而其要則在於厚信明義崇德報功惟此八字可引以爲武王之徽號以其所紀之實也嗚呼此其所以垂拱無爲而治定也

尙書講義 卷十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尙書講義卷十二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傳稱紂衣其寶玉赴火而死而此直言殺受史法之嚴如此蓋紂雖非武王殺之因武王而死也至是武王當爲法受惡可也戰國之士又復附會有武王斬紂頭之說其實殺受之言不足信也商之淪喪遺黎赤子皆有不志其君之心故商王多士在周爲頑民其實不肯革心以事周也伯夷避於北海非不苦紂

尙書講義 卷十二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虐政至武王伐商乃叩馬而諫其心可見矣箕子之心亦伯夷之心也當時武王雖釋其囚若不立武庚箕子亦遁逃久矣今其歸也非爲武王爲吾君之子也伯夷爲北海之遺民及周有天下乃不食其祿至於餓死箕子在商佯狂爲奴及周有天下乃不肯爲臣僕其封之朝鮮朝鮮乃遼東化外之夷逃於朝鮮因而封之也其實二子皆痛商之亡故也嗚呼二子立人臣之大節萬世之下其名若此炳耀非得洪範皇極之道安能若是乎蓋爲人臣而不貳其君所

尙書講義卷十一

謂盡臣道也其皇極之道彝倫之敘乎武王不惟容之且復訪之虛心無我以問道茲其所以謂聖也箕子於此若捨武王而不告則天人之大法祕而不傳非所望於箕子也然其洪範之書又非武王能使之傳天實使之因武王而發爾故其言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也

洪範

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大

向書講義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地之母而萬物之祖也太極以虛而生天地天地以虛而生萬物蓋天地之性虛則無物故能順大中之道而運行焉傳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故也萬物受天地之中以生亦以虛而能有是故一人之身自頂至踵百體皆實而其中必有虛而無我者道也是故傳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齊也向使天地不得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其能行二氣而不停乎向使人不得大中之道於胚渾未兆之前其能敘九疇而不紊乎是知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胚渾

未兆之始從虛而立因虛而生本無物我循理而行自然皆順既無偏繫則罔不中節和自此而生焉所以謂之達道也天地自此而位萬物自此而育則中之爲用不既大矣乎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武王箕子乃始發明此道著而爲書曰洪範洪範大法也而其要則謂之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大中之道也天以蚩蚩之氓日用不知故使箕子不死於紂之朝留之以遺武王使發明此道也萬世之下知有大中者武王發之箕子陳之之力也其爲恩大矣然則天地順大

向書講義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而運二氣聖人順大中而敘九疇一言以盡之曰虛心順理而已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以年爲祀武王方訪箕子於武庚之國史臣紀其時而曰祀者未忘其舊也武王卽位之初能卽其國訪以大道屈體於不召之臣有以見尊德樂道之實也宜其足以大有爲也後世有君三顧草廬猶能有國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武王以之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

惟上帝降衷於下民則所謂皇極者固天地萬物之所同賦也天以是道降於下民是曰陰隲陰相之也蓋雖爲下民未嘗不受所謂中而生則父母胥渾之前中已具矣惟其因物有遷迷其所賦故爲愚爲不肖苟悟大中之道是吾固有存之以誠持之以久則無所往而不爲中堯以惟精惟一之中傳之舜舜以命禹湯得此道於數百歲後故仲虺曰建中于民

尙書講義 卷十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子亦曰湯執中又數百歲而傳之文武文武豈不知所謂中乎然而不言訪於箕子者以箕子亦得是道武王心膽相照目擊而存故欲發箕子之對使此道顯於當時而行乎後世也武王引箕子以爲助者以箕子爲當世父師一言可以信萬世故也上帝既降衷于下民而使之相協厥居以自安安則道生焉順道而行則父子兄弟夫婦婦以至朋友長幼無不得其斁也武王豈真不知此者耶謙虛退託以來箕子之言爾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洪範指天人之大法實本於大中堯舜禹相傳以允執厥中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莫非用中也箕子答武王之問宜力陳列聖授受皆得皇極之道桀紂反常皆失皇極之道以爲對曾此不言顧乃引鯀禹治水之成敗以明九疇之所以畀錫於天帝者其意深矣蓋

尙書講義 卷十二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其父子之間治水一事驗其所以失中得中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其所以證至明白也蓋順天下之理則爲皇極於洪範九疇無不順者逆天下之理則非皇極於洪範九疇無不逆者鯀陞洪水水既失性必知五行之汨陳汨陳紊亂而無序也禹能反是則知彝倫之必斁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之功亦馴是而至也昔人固有割肉於社而知宰天下之平處分於履屐之間而知爲將之必勝則治水之成敗於一事之間豈不可以概見其他乎

又況繇以九載禹以十三載之久其得失較然尤易指陳也雖然曰帝曰天何以辨之蓋帝者司宰主禍福之權天者具徧覆包涵之道帝之與天其實皆順自然之理而無爲者也惟其虚心而用中禍福由人自召天何容心哉書曰自作孽不可追繇之謂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禹之謂也順理而行無所適莫此天之所以爲天也然則洪範九疇不畀繇而錫禹者非天也皆繇禹之所自致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也子思著中庸引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

尚書講義 卷十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能用中故感格高聲鼓舞飛潛天地之和應之如此至語其極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者禍福惟其自召天實無爲也子思之中庸與箕子之洪範實相表裏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天地得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故能用其中於

覆載闔闢之間其造化密移周行不息有中以主之也而其實則見於五行五行五材也其周流於世間一日不可無故謂之行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定體凡歷千古而不變更萬化而不移者有是自然之體故也若其用則待聖人而後行焉至次二則中之降而在人故須敬以用其中敬謹也次三則中之見於養人故須農以用其中農養也次四則中之見於曆象故須協以用其中協順也次五則中之立於正位故須建以用其中建植也次六則中之施於有用故

尚書講義 卷十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須又以用其中又治也次七則中之見於決疑故須明以用其中次八則中之著於克應故須念以用其中念省也次九則中之顯於禍福故須或嚮或威以用其中嚮嚮也威畏也凡此九疇有形於範圍之內者不能逃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天地之用中與夫聖人之用中下而爲臣則行君之中眾而爲下民繁而爲庶物則聽君之中然則天地君臣下民庶物舉不外乎是道則該括萬有總幹羣動者其九疇乎然九疇之要君極也皇極敘於次五行也蓋皇極之道

五數也天數五地數五皆以虛而用故也傳曰其數  
一二三四是也用一二三四者五也五隱於中宮虛  
而無物非凡數所可拘也運化不停生生無盡五之  
位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五之用也然則皇極安得  
不處九疇之中數乎雖然聖人贊易則言天一地二  
以至天九地十洪範止言九疇何也蓋一二三四五  
數之生也六七八九十數之成也十者五之成也洪  
範既以五爲虛位若言其成則一成而不可變故虛  
其十以見生生無虛之理所謂闕一而待用亦猶易

尚書講義卷十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終之以未濟也然則箕子之九疇真得乾坤之蘊者  
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一陰一陽之爲道道者中也天地受中於太極是故  
具陰陽之理輕清在上曰陽故爲氣重濁在下曰陰  
故爲形天地之陰陽不偏是爲得中故能交感氤氳  
而萬物由是以生焉萬物負陰而抱陽是得陰陽之

中也故沖氣生焉沖氣和氣也萬物滋生而蕃息者  
也中爲大本和爲達道是故天地以是位萬物以是  
育也五行者物之見於形體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五  
行用於天地之間若其功不見於養人是塊然一物  
爾何所貴於五行哉故此五物不失天地之中斯能  
變化由重濁而升輕清上而爲日月五星之光耀下  
而爲流濕就燥相生相剋之形體輕清重濁兩無偏  
係是之謂中故和自此而生也夫潤下者水之形炎  
上者火之形曲直者木之形從革者金之形稼穡者

尚書講義卷十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土之形苟無中立乎其中則水爲波蕩而懷山火爲  
焚燬而燎原木爲枯折而朽腐金爲頑礦而缺列土  
爲崩潰而礧瘠又焉能作其氣以成味滋其味以養  
人乎惟夫得中以生則所謂五行者皆養人之具而  
其作也皆能致用於天地之間此所謂和也則和者  
直天下之達道也水得其中則順而潤下潤下之成  
則爲江海有作鹹之用焉火得其中則順而炎上炎  
上之成則爲焦灼有作苦之用焉木得其中則順而  
曲直曲直成川其結實皆酸金得其中則順而從革

從革成用其氣燄皆辛土得其中則順而稼穡稼穡成用則秬秠皆甘至是五行降而在人之用彰矣向使天地偏陰偏陽是不得其中也又安能五行皆得其中乎五行偏陰偏陽常是不得其中也又安能作而爲味以養人乎洪範敘九疇首及五行與天地俱生也至要其極摯則著其養人之功如此而獨不言者其用大矣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五行不言用亦是義也次二以後推而行之存乎人故皆曰用用者用其中於民也

尚書講義卷十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中也偏陰偏陽則非道矣其不偏者天地之大中也大中之道運於天地之間四時以之行萬物以之生氤氳磅礴於上下而和省此見也其在人則爲皇極皇極者天地萬物同賦之大中也人得是中於胚渾未兆之前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寂然不動何以驗之及夫發而皆中節始得

以驗其中若於一事不中節則知其非由中出也

之治水可見矣和安得而生哉夫既中節則事得其

敘貌必恭言必從視必明聽必聰思必睿自恭而作

肅有端莊之貌焉自從而作乂有法度之言焉自明

而作哲於是乎澄徹矣自聰而作謀於是乎審訂矣

自睿而作聖於是乎大而化之由體以致用皆順大

中之理苟惟失中則不恭而暴慢矣何由作肅不從

而淫詖矣何由作乂不明而昏蒙矣何由作哲不聰

而聾聵矣何由作謀不睿而狂愚矣何由作聖洪範

尚書講義卷十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事貴於敬用者在乎致而發發而皆中節乃表夫中之用也然而必曰敬者敬出於心而思爲主也惟中虛而順理故能敬以直內而主張乎貌言視聽也則夫思想是總括五事之要道也蓋萬善惟心心者虛而無我若人欲汨之心不在焉則五事無一中節矣此皇極之見於人身以敬用爲主之證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日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案此段講義原闕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歲月日星辰曆數在我一身而具蓋無我一身則歲月星辰曆數何所用之有我則四時行矣晦朔平矣昏旦定矣星辰明矣曆數章矣堯曰天之曆數在汝躬以是知歲月日星辰曆數育我則有矣然則五紀者雖爲天道之綱維所以順行而循軌者在人以中而協用之也故傳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良以此也人能以中而應天則天亦以和而應人此必至之理也所以致中

尚書講義卷十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協用之效也夫歲者春夏秋冬之四時也月者晦朔之三十日也日者昏旦之十二時也星辰者五緯十有二躔次也曆數者所以齊歲月日星辰行度之盈縮也歲雖成於四時必有分至爲之中月雖成於晦朔必有弦望爲之中日雖成於昏旦必有子午爲之中星辰雖成於躔次必有日中宵中爲之中曆數雖所以齊歲月日星辰必有陽中陰中爲之中人能贊其化育使之中節而無繆戾之變此所以爲協用也協者和也向使人於五事

八政不用其中則歲月日星辰曆數亦皆失其中矣和何自而生哉欲望璇璣之正玉燭之明或如合璧或如連珠不可得也五者既已紛亂乖錯則卜世卜年寧有長久者耶此堯之咨舜舜之命禹皆以曆數在躬而屬其允執厥中也儻天人之際和同無間則大中之道備可以言皇極矣此箕子於皇極之正位必在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皆順其序而後陳之也

尚書講義卷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斃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武王所問止一彝倫攸敘箕子乃對以九疇而總其目謂之皇極皇者大也極中也大中之道天地萬物所同賦者也天之用中既寓於五行自五事而下皆人之用中敬五事口入政協五紀凡皇極降而在人者皆合順此道而行焉外此則非皇極矣豈可謂之大法乎至言次五則皇極之正位故箕子直指其要以專責之君以謂皇極之道植立標表使民知所趨

尚書講義 卷十二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向者人君之職也天地得皇極於太極之先天以是而高明故能用之於覆幬而無外地以是而博厚故能用之於持載而無疆人君得皇極於天地之界何亦當徧覆包含使民造次顛沛無不由皇極之道故能高明配天博厚配地也夫大中者民所共由者也使人君得此道而不與民同是獨善其身者也是五福自享而不敷錫庶民者也民何賴焉殊不知天地以是道付之人君正欲司牧吾民率之以歸大中而已民之處乎大中之世譬如草木鼓舞春風但見甲

者圻者華者實者舉不外於春風中則春之爲功大矣當知皇極之在人君亦如是之大也于汝極者民視儀而聽唱也錫汝保極者推恩足以保四海也惟皇作極者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有猷有爲有守則念之者知賢材而舉之也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則受之者與其進也和顏色而聽其言以爲好德而錫之福者明試以言也有能有爲而使羞其行者養賢以及萬民也此皆自然之理人君順此而行斯爲皇極若夫淫朋比德虐斃獨畏高明於其無好德者非中

尚書講義 卷十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是民失皇極之道正人不用而使好於其家於其無好德而錫之福者非中也是君失皇極之道也夫既君命胥失欲望皇極之建豈不難哉然則皇極之在人者惟以舉天下之民無一失中者斯爲效驗也惟其舉天下無一民之失中則知皇極之道於斯爲大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夫彝倫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所謂王道也王道盛則民無不蹈乎大中人君之職塞矣無偏無陂中也遵王之義者順自然之理也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中也遵王之道遵王之路

者順自然之理也無偏無黨中也王道蕩蕩者廣大而無限量也無黨無偏中也王道平平者坦夷而無巖嶮也無反無側亦中也正直者至公而無私邪也然則皇極之道人君所以錫之下民者可謂至廣大矣箕子所以徑指人心而告武王也曰會其有極者反觀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歸其有極者成全於上帝降衷之後也至是還淳反朴復其自然之中民之處斯世如在華胥之國熙熙然登乎春臺矣又孰有覆盆向隅之人乎則知所謂惟天陰騭下民相協

尚書講義 卷十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厥居彝倫攸敘之道果不在彼而在此也箕子所以遺武王厚矣曰皇極之敷言者如前所陳也箕子以謂非我臆說於帝其訓代天而言也武王其可不是彝是訓乎是訓是行則斯民亦皆可以近天子之光人君一性之光明既推而與民同民之與君俱全是大中之道又孰有彼己之閒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也此王道所以歸於蕩蕩平平正直以為極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皇極敷言之卒章也武王至於此心

開耳順實與箕子精神融會如水投水了無有異又何言哉其所以永清四海垂拱而天下治者盡此道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箕子之言五皇極與仲虺所贊成湯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之意同也其次五之疇首尾惟言民之受中以

尚書講義 卷十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日用不知使復於中者人君之職盡而皇極之體具矣次六所以言其用也三德者人君用中之大要也夫中者執其兩端而用之於民者也人君雖能率民以中若非人臣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安能使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耶是故得臣以輔導之皇極斯可建矣周官謂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是也然則君子用中豈不在臣下奉行之力乎舜所以有臣哉鄰哉股肱耳目之喻也三德者人君知人之道也夫正直剛克柔克克者威克厥愛之克也人得之皆可以謂之德

至語中之用則在君抑之揚之以歸中爾皋陶論知人備敘九德而箕子乃獨言三德何耶蓋箕子取九德之要以告武王是三者觀人之大法而取臣之祕訣夫一於正直必至於以己望人非中也故必貴於溫皋陶謂之溫實箕子之平康也一於剛克必至於彊弗友非中也故必貴於塞暴陶謂之塞實箕子之沈潛也一於柔克必至於變友非中也故必貴於立皋陶謂之立實箕子之高明也皆所以抑其過而勉其不及非用中以率臣下乎觀史魚之直不如蘧伯玉

尚書講義 卷十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君子是知正直濟之以平康可也陽處父壹之以剛犯而愨怨是知剛克必濟之以沈潛可也子太叔不忍猛卒至於多盜是知柔克當濟之以高明可也是三臣者非人君率之安得歸中乎臣既歸中民安得而不化乎此人君用中之機括也三德之所以爲皇極之用者其在斯乎臣既同底於中則君尊臣卑乾坤之位定上下之分嚴所以表示斯民者至矣作福作威玉食固所當然也若君不能率其臣臣既失中勢必上僭而作福作威玉食矣君臣之分馴致乖

離履霜而堅冰必至方且害家凶國欲望彝倫之敘得乎故箕子以謂人用側頗僻則民用僭忒也夫側頗僻是失中也民何知哉視儀聽唱惟上所率人君儻用是人則民安得不僭忒乎皋陶敘九德之效至於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卒之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所謂代天理物者非臣不可故曰民協于中時乃功也然必曰無教逸欲者實戒用人之側頗僻也然則人君用中之機括果在於得其臣也明矣使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王道至於蕩蕩平平正直者夫豈一

尚書講義 卷十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能獨致乎股肱之助箕子之言與舜禹之謨若合符契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其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天地降中於庶民故曰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受中以生惟人爲最靈故曰惟人萬物之靈惟蓍龜爲動植之靈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先王建官擇建立卜筮人擇者取其人之精於是道者以備咨訪爲決疑之用名曰卜筮而皆爲之占故繫云以下筮者尙其占夫皇極之建執之在君行之在臣錫之在民第當問其中與否中則行之否則違之足矣何假蓍龜之兆耶嘗賈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記禮者亦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玄冕北面雖有明習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夫有疑求決謀之卿士庶民率皆有心者未若無心者尤可證也蓋有心者人也無心者天也人事盡處必求天理天與之則人與之矣此洪範必以稽疑爲次七也夫蓍龜無心者也天地神靈產此神物以寓吉凶使人擬之而后言議之而后動也動而順理斯謂之皇極夫

卜者灼龜也筮者揲蓍也灼龜之法以文驗之曰雨則陰陽和澤曰霽則陰陽開明曰蒙則陰陽闇昧曰驛則陰陽斷續曰克則陰陽侵剝吉凶由是而見焉揲蓍之法占之用二者曰貞曰悔也曰貞者內卦也內卦初筮靜而貞也曰悔者外卦也外卦再揲動而有悔也行則數衍當引而伸之吉也得之者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是也忒則差忒當趨而避之凶也得之者用靜吉用作凶是也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以多爲貴也夫有疑則卜之不疑又何卜乎人君物來能照事來能應小事剖決夫復何疑惟夫大事隱之一心又謀之卿士庶民是非可否已定於人心矣故當以龜筮而卜之天心也人君兢兢業業之心至此其庶幾盡矣此皇極之至理非箕子不能發揮也次七之疇所以必用稽疑者以尊天也舜之元愷皆可付託謀之於心禹尤傑然可任志已先定在廷在野詢謀僉同孰曰不可而必待龜筮協從然後命之者質之天也知鬼神其依乎是故也其曰協從豈非既協於中人子而天子之乎則龜筮者直國之重事也

觀其取舍內揆吾心外質臣民幽而龜筮儻無不從是皆協於中而天意之所屬宜乎身康疆而子孫逢吉也其或不然寧使吾心及於臣民不從不可使龜筮逆逆則天意不屬故也箕子之言皇極極於天人精神之交大易之書無以異矣

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

尙書講義卷十二

三三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與和非二事也中則無不利和則無非中二者爲一致所謂發而皆中節也中節則皇極之道也致中和能使天地位而萬物育而況人之一身貌言視聽思之

五事乎夫苟得中於此五事無不中節則雨暘燠寒風無不應時而至不時則爲恆矣此箕子所以以時繼五者之後也夫五事不遠在吾一念一念得中五者之和應焉恭從明聰睿皆自然作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亦自然之理也夫是之謂中節則天地之和應故雨暘燠寒風以時而至失是則五者皆繆戾爲凶歲爲亂國知其失中也間有一事或順亦出僥倖若得中則無不中節也譬之一身苟得其養則和氣充塞乎頂踵之內周流於脈絡之間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而見於外者無非順動苟一藏有病則一身之氣血消縮四藏亦爲之不寧和安在哉是以五事之不中節則四事皆廢和不生而天地應之者亦闕矣此箕子貴於五事來備各以其序也庶草蕃廡天地位而萬物各極其高大也若不以其敘則非中節人不和而天地之和不應矣極其至矣至備則太過所謂一極備也至無不及所謂一極無也過與不及皆非從中出也是一事失中則五者不備而爲凶矣和何自而生哉和不生則雨暘燠寒風常有亦爲災常

尙書講義卷十二

三三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無亦爲災故皆曰凶也五事中節天地以休徵應之不中節則以咎徵應之貌足以作肅時雨順之萬物潤澤矣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萬物苦勞矣言足以作又時暘順之萬物熙明矣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萬物苦旱矣視足以作哲則時煥順之萬物溫養矣其咎豫則常煥順之萬物被焦苦之害矣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萬物結實矣其咎急則常寒順之萬物被僵凍彫落之害矣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萬物條暢矣其咎蒙則常風順之萬物被偃禾拔木之害矣

尙書講義 卷十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霜降而鐘鳴雲蒸而礎潤古之爲君爲臣者所以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仁風德氣應於四方萬里之遠若桴鼓之速者在吾一念之萌得中爾然則休咎之證豈不較然明白箕子之言直萬世之藥石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者凡此庶徵君臣上下皆當念用也省者念也王之所省惟歲歲者四時之運無不該括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目有趾飛潛動植徧覆包含無不動化王之所省大矣五事可不念哉代天理物輔佐吾君行其命令率其民人晦

朔弦望無所差忒春行春令夏行夏令卿士所省其次也其於五事可不念哉祿以爵賦政以職授委吏乘田各有所掌師尹所省抑又小矣其於五事亦豈可不念哉王與卿士師尹皆能敬用五事因其所省之大小而致意焉此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百穀之用成雨暘煥寒風順而爲時矣則治之著明俊民在上家之平康必至之理也彼王與卿士師尹不能敬用五事失其所省大小之序焉所謂日月歲時既易也百穀之用不成雨暘煥寒風不順而爲常矣則治

尙書講義 卷十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昏昧俊民在下家之不寧亦必至之理也至於庶民則不可責以所省蚩蚩而生林林而處猶星在天繁然垂象其於皇極日用不知但依王與卿士師尹以爲命率之以中則中率之以暴則暴無常心也蓋星之麗天主風者有風主雨者有雨冬而有寒夏而有暑天道之運有待於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中以應天之中則休徵應之否則咎徵隨之矣彼徒見日月運行而有寒暑不知寒煥得敘乃上之人謀時哲時之休徵寒煥失敘乃急恆豫恆之咎徵也彼徒見

月之從星而以風雨不知風雨得敘乃上之人聖時  
肅時之休徵風雨失序乃蒙恆狂恆之咎徵也安其  
居樂其生則鑿井耕田咸曰帝力何有於我不悟休  
徵出於王與卿士師尹也罹其凶被其害則邪寒暑  
雨惟曰怨咨不悟咎徵出於王與卿士師尹也其亦  
可哀矣故經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聖君賢臣一念  
之間豈容失序而不思惟皇上帝降衷之意乎武王  
至是知陰隲下民者不在於天矣然則皇極之道夫  
豈他求而得之哉嘗謂皇極之道本之一身一身之

尙書講義 卷十二

二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內以心爲主苟不思貌言視聽皆不能用無主故也  
聖人之心惟危道心惟微以惟精惟一之道上而  
應天是以人心感天心也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箕子於此當以心傳  
武王於此亦當以心受所以不得已而有皇極之數  
言者爲後世設也故孔子於己則曰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於人則曰視聽言動皆復於禮子思曰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矣子思又以謂至誠之道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嗚呼天人豈殊致乎然則箕  
子於五事必曰敬用於庶徵必曰念用者蓋指皇極  
之本原曾不外乎人心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箕子答武王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彝倫攸敘之間明  
言皇極大中之道以爲天之用中在於五行而五行  
之運天不自爲在於人能好德以應之所謂好德者

尙書講義 卷十二

二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虛心無我敬用五事五事之脩則天下之理不得道  
而皆存存以事天則天心應於上窮以予民則民心  
應於下皇極之道豈不優優大哉前章言天有庶徵  
人心感召之應此章言人有福極君心錫予之應也  
何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動罔不凶天何爲哉在於上之人君臣同德敬用五  
事以召休徵民何知哉在於上之人好德而錫之福  
此虛心無我順理而行之明效大驗也蓋以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也然則天有好



德之心不能自爲在於聖君用中而感召民有好德之心不能自治在於聖君用中而敷錫總其大要在於一心之克念克念故能虛心無我順理而行休咎之應福極之來豈由天乎在吾一心爾箕子答武王之意可謂深切著明也是故君既作聖則三光全而風雨時而草木茂而五穀熟斯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皆得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天此錫之壽也不奪其時深耕易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錫之富也六合之內和氣充塞災害不生疫癘無有此錫之康

尚書講義卷十二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寧也申之以孝悌之義躋之於禮遜之塗關雎之化行麟趾之風成此錫之攸好德也啓手啓足正而斃焉棺槨衣衾得盡其禮此錫之考終命也民之五福豈不在君乎夫嚮猶嚮也威猶畏也嚮者民之所願欲畏者民之所趨避聖君在上順理而行得所願欲以其中也則彝倫豈不敘乎儻一失中則干戈相尋肝腦塗地凶短折也疫毒流行枕藉而死疾也外陵內患憂也饑饉荐臻貧也峻罰淫刑民無所措手足惡也親戚畔之兼之者至弱也夫君之六極民實尸

之民何罪哉嚮用威用人君可不致意乎嗚呼皇極之道箕子之言至是無餘蘊矣夫福五而極六何也蓋五陽也六陰也皇極之道降在人秉彝之性人人本具迷者眾而得者寡故極多於福也在國則治少而亂多在人則從善難而從惡易是以五事一不中節則在天者咎徵必應咎徵一應則餘四事不得爲休矣蓋風火水旱焦灼僵凍有一於此則四者不能成功箕子所以貴於五者來備各以其敘然後爲休徵也五福一事不中則在人者六極必應六極應則

尚書講義卷十二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餘四者皆不足爲福矣蓋人之有生不壽則短折矣不富則貧矣不康寧則憂矣疾矣不好德則剛而爲惡柔而爲弱矣不考終則凶矣五福以全爲福六極有一於此皆足以爲禍禍則無福矣蓋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爲備五者備則五福此其證也然則上而爲王中而爲卿士師尹下而爲庶民可不兢兢業業正心誠意保此皇極之道乎保之之道敬用五事而已蓋修己以敬則正心誠意修其五事兢兢業業順理而行則無不中節天應之而爲休徵人得之而爲

五福矣中節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婦朋友長幼無不得其敘泰和充塞百祥臻萃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此箕子所以告武王陰陽下民相協厥居彝倫攸敘之符驗也雖然大中之道降而在人日用不知待上之勸率者皆下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猶與則正心誠意自求多福所謂無不自己求之者非爲凡民道爲士君子言也武王之時五福全備於既醉之詩序詩者曰醉酒飽德是武王錫之福必又曰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明當時之皆能好德有以召之故武王錫之福也茲所以爲天平之極至歟非二聖相逢力闡其祕何以致皇極之效巍巍若是嗚呼盛哉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又凡家造祭器爲先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武王卽阼之初諸侯立國之始首以宗廟彝器賜之本人情也蓋以禮樂當自天子出諸侯不敢專故也後世罷侯置守惟王公得立家廟賜祭器先王遺意也而俗儒不學妄謂家廟不當立

尙書講義 卷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器不當賜是以識者臨編痛惜此書之亡也

尙書講義 卷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尙書講義卷十二

尚書講義卷十三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宋鄭縣史 浩直翁撰

道德一也道不可見見於有用者德也德有疵累則道未得為純全德之醇乎醇即道矣譬如鑑不止垢瑩然清明之質玉不留瑕溫然潔白之姿使鑑有微垢必不能覲形玉有纖瑕必不能成器人或不矜細行必不能進於道古之拳拳愛君者惟恐其有微垢纖瑕不能為明鑑美玉此召公作旅獒之意

尚書講義卷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子

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西方之戎有國曰旅獻獒庭實也不卻而受之召公之所憂也夫以武王有聖德一獒之受何足為累而公諄諄如此何哉蓋獒之為物善知人意喉之則能觸人非止警夜之犬也後世昏君有恃此而拒下者武王畜此殆將何用夫既留其種類烏知厥後無諛佞之臣指獸之能以動人主慢侮臣下之心乎召公

尚書講義卷十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防微杜漸止邪於未形意深遠矣公其以道事君者歟武王革命去商之虐薄海鄉風九夷八蠻賓服內附則五戎六狄亦可知矣通道者言其無壅皆得達於王所非後世所為開邊也嗚呼者歎辭也將以開瞶人主當先有憂深思遠之聲容也明王敬德四夷咸賓者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也無有遠邇畢獻方物者尊君親上之心不可以虛拘也惟服食器用王則受之他物不當受受之皆無益也服食器用惟王及后世子百官之供億必不可無者既推其餘以及諸

侯以昭吾德之所致又以寶玉錫之同姓厚睦親親以見不殖貨利之意諸侯敢不服乎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者惟其有德予之足以爲榮苟惟無德物固自若予之不足爲貴矣所謂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者也召公之戒其曰不狎侮不役耳目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不畜非土性之犬馬不育珍禽奇獸不寶遠物皆去邪而歸至正之戒也且狎侮君子則不盡心狎侮小人則不盡力役耳目則爲聲色所惑百度焉得而正所謂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志以道寧

尚書講義 卷十三

三四明峻書  
約園刊本

居之安也言以道接求諸道也作無益則飾文繡事土木徒費工力終歸於壞貴異物則求玩好採珍奇徒費貲糧民益窮空畜犬馬則不知土性蹙蹙齧啗有害無利育禽獸則不憚蒐獵窮追遠捕遠人不服矣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者其可一念萌此哉其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邇安則遠至矣此王者輔德之要道來遠人之機括也召公欲武王夙夜勤止而於細行有所矜持所以全其德也又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欲其終能保其全德也其曰允迪茲者欲武王

信行此道曰生民保厥居者所謂保民而王也惟乃世王者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而使世世修德也嗚呼召公愛君之道至矣盡矣此其所以爲三代之臣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者蒼籙冊書之匱凡災祥之興於是考焉祝史之辭於是藏焉以金緘封歷代寶之故曰金縢周公嘗以冊納於匱中爾史氏乃直謂周公作金縢豈金縢因周公而顯故以是名篇乎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四四明峻書  
約園刊本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遭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于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  
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  
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  
圖茲依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  
翼日乃瘳

武王克商未久而遽有疾弗豫弗悅也居是時  
商民未盡服周德未盡敷羣臣惴惴危疑惟恐王室  
之不競也又况大臣太公周公召公能不痛心乎太

尚書講義 卷十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召公欲爲王穆卜穆敬也是敬禱於祖廟也周公  
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者若曰未足以感動也周公是  
時已起忘身徇國之心矣既不敢率二公亦不敢告  
二公第以身任武王之疾必欲其有瘳吾有死而已  
其曰自以爲功獨以此爲己任也爲三壇同壇者野  
外之祭也意必其在無人之境爲是舉也蓋古者無  
廟則爲壇壇以祭三王有廟周公不於廟祭之而爲  
是壇壇此深不欲人之知也孔子有疾子路請禱愛  
師之心與周公愛君之心同也而孔子知之未若周

公乞以身代而不欲人知也然則周公愛君可謂切  
至矣三壇同壇所以告太王王季文王而自爲壇於  
北面立焉植璧秉珪拱俟祖考之來格史乃册祝曰  
惟爾玄孫某某者代武王名也或曰史不敢名以書  
考之有道曾孫周王發亦史所記史固未嘗諱也意  
者成王啓書時傳示羣臣不敢名其父故以某代之  
也厲虐者危殆之疾也不者大也若三王在天之靈  
必責丕子之來則請以旦代之予仁如考考祖考也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是周公自獻其身以爲武王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如我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也乃命於帝庭敷佑四  
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者武  
王已受天命既佑下民於四方又定本支於百世一  
身之任可謂重矣安可遽絕乎言至於此旦之一身  
不足惜矣儻三王使武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則我祖  
考亦永有依歸虔恪之心惟恐三王之不受此身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者周公俟命既無形聲之相接復  
欲卜之以知祖考之從違也則又告之曰爾之許我  
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屏棄也將棄珪璧而不事鬼神矣其迫切之辭如家人父子有激怒祖考之意周公豈嘗試爲之而僥倖其苟免者哉祖考寧不動心乎至是卜三王之龜皆吉是已許周公矣啓籥者啓金縢之籥而取其占驗之書合茲吉兆也公曰視此卦體王其無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是言三王示此吉兆也茲我所以望三王念我武王之明驗也公歸乃納册於金縢之匱中武王翼日乃瘳周公之心喜可知也想夫周公自時厥後常念死期之必至其所以不死者

尚書講義 卷十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假之年以遺成王也使天不留周公以遺成王安得遷商頑民使之格化乎又安得制禮作樂以示將來乎又安得持盈守成神祇祖考皆安樂乎又安得定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乎故曰周公不死天特留以遺成王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周公之不死蓋此意也而莊周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謬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謂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章非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皆史辭也方成王在幼管蔡羣叔肆爲流言流者肆也以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能察亦以爲疑周公當冢宰之任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庸俗之人烏得不疑周公自信此心無一毫顧忌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所以不行刑辟負三王之付託者以未知流言之所自也居東二年乃得罪人之實向使三監及淮夷不叛亦不知罪人之所在以此知周公信任知道初不以流言爲忤也然而猶不行刑辟者有兄弟天倫之愛不忍置之

罪地也貽王之詩謂之鴟鴞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其意若曰子既叛國寧廢其子勿毀我王室權其輕重三監當誅矣王雖得詩其疑未解然亦未敢謂公尙懷猶豫周公居是時所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也周大夫雖知之其如王不知何周公之心上與天通天實知之是故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蓋非啓箚取其占驗之書則不得見周公之冊也然則感悟成王又豈人之所能爲乎盡弁者不敢慢也蓋周公之典禮所當然也至於致問諸史與百執事則太公召公之心也二公誠知王之疑周公爲非是然而無策以回成王之心至是可以伸其志矣而諸史百執事皆有愀然嗟歎之聲不謀同辭曰公命我勿敢言其言出於無心成王安得不翻然悔悟而知己之非乎其泣贊之辭曰其勿穆卜啓箚見書成王已知天爲周公動威不必卜也夫偃禾拔木謂之時數適然亦可也惟出郊迎勞之際反風起禾是爲殊異蓋非是則無以顯天威特爲周公動也大抵人臣秉公正之操行其所學不欺此心俯仰無愧作者皆然是故

尙書講義 卷十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雖可誣天不可誣也觀周公一事學者益當自信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三監管蔡霍三叔也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武王既受命以大義立紂之子武庚爲諸侯收商民之心也又懼其未服而有叛心乃以三叔監之三叔周之懿親也今與淮奄爲叛罪不容誅矣故史氏并言三監及淮夷斥三叔與夷狄同類也夫叛者武庚也今序不言武庚而直曰三監及淮夷者蓋以武庚雖有叛心非三監及淮夷挾之未必敢爾也誅其造意者此史法也而孟子亦曰管叔以殷叛管叔爲三監之罪魁宜矣而先儒乃以管蔡商爲三監審如是說不知爲方伯者誰耶觀蔡仲之命曰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此誅三監也意者霍叔未嘗與謀止貶其同位而不能正救故其罪輕也然則管蔡其主盟者歟故詩書多言管蔡然而周公大誥之書止將黜商而不及三叔者親親之義周公尙忍有言耶以是知曰辟曰囚曰降皆不得已而爲之也

尙書講義 卷十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誥者言非細事也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欲動干戈以誅叛亂勝則爲天下王不勝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其事存亡所繫此誥諸侯得不謂之大誥乎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賚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

尙書講義 卷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子攸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甯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鯁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

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彌我不丕基王曰爾惟替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叩攸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尙書講義 卷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若曰者周公奉辭而伐罪也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多邦諸侯也御事諸侯之卿士師尹庶士也弗弔者呼昊天而悼武王之云亡愬其奪之遽不少延其命也洪惟我幼冲人臨戎而代成王言也嗣無疆之層數無疆之五服乃遭家弗造未能知人安民况知天命之所在乎此言蓋所以感動諸侯欲其以武王之故憫其孤弱而同心以赴敵也已予惟小子周公自謂也若涉淵水未知攸濟周公自責其不能輔導以聳動諸侯也大抵欲鼓舞眾心非責己不能動周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既為王言也又于己言之諸侯武王之臣也聞此可不感激奮勵而前乎是故數飾武王受命之因而述其大功以為周家之造如此艱難豈以商一遺種作亂而遂拱手以聽其猖獗乎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天既降威予不敢遏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寧也寧王謂武王也或者謂文王文王未嘗受命受命者武王也故亦謂之寧考寧人武王寶是大龜以稽疑成王紹天命即命即位之初卜之得其兆曰有大艱于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商小腆誕敢紀其

敘皆兆辭也夫武庚在東而曰西土人亦不靜蠢是武庚之叛西土之人亦不安而動也成王即位之時其兆已先見則西土之諸侯其可不赴此役乎商小腆誕敢紀其敘者或曰小腆若所謂小醜未之詳也今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有疵所謂有隙可投為三叔叛也知者龜為先知也民不康者不悅也商民言曰予復反鄙我周邦鄙夷周邦而反從商也商民無常吁可畏也我師既動之明日有十夫來助夫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十夫之來皆豪傑也敘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寧武圖功此為大美事也而況卜之并吉乎人之助信天之助順則勝商必矣肆予告我邦友君以諸侯為友尊之也予既得吉卜卜其行師而勝也則商之遭播臣武庚不足平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反曰艱大既以為艱且大宜乎未盡從命也乃測兆辭之言以謂西土人不靜者非為商民實成王宮室之內有縱非彛而召亂王當自考翼欲其先自治不當罪商也其曰不可征是謂不當伐四國而勸成王何不違卜也此乃廷議之時諸侯不從故有是言周公今

作誥乃重述其言而剖決於誥中也告以成王自聞  
汝言永思其艱亦不敢輕用兵其如蠢動繹寡之爲  
可哀何周公自謂予造此役負此大艱於身豈得已  
哉不卽自恤謂王急急於此亦豈爲自恤其身實畏  
天命而憫人窮也義爾邦君者以義期之使綏我之  
行無勞我憂共成此役以終武王之功故予小子不  
敢替天命蓋天方美武王以興我周亦惟卜是用故  
克綏受天命今天其相我民亦惟卜是用而欲使我  
違卜有是理乎嗚呼天命可畏所以輔我不不基者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卜也王曰爾惟舊人言諸侯皆我王之舊人也爾  
當大遠思省武王之勤勞若此可不爲其子也乎天  
闕於我成功所者言天難諶勉我以成功予不敢不  
盡力以終寧王圖事嗚呼使公無此志成王不能持  
盈而守成矣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肆大化惟天  
誘汝衷與我同力可得成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之戴周如  
此而商人尙敢叛命予豈敢不念前寧人而終圖其  
功乎天亦惟用勤勉我民民歸則天意從矣今商民

之叛若有疾者當力務去之予豈敢不念前寧人所  
受之美命而卒其成功乎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  
日思若昔者順寧王之道以東征未嘗不日思其艱  
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終其役厥父留厥子乃弗肯  
卒其業厥考翼敬事也兢兢業業以創業垂統厥子  
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前人作基業後人豈當棄乎  
言武王成此大業今若商人逋誅是棄此基業肆予  
曷敢不竟此役乎今伐商之役譬若兄考有友而伐  
其子其民其僕勸而不救可乎故雖管蔡同氣若擾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成王必并王室棄之不得不以吾君之子爲重也  
嗚呼肆哉肆陳也爾諸侯聽我所陳明德於邦皆由  
哲人今此十夫知天命之所在不謀同歸天固棐忱  
豈能易君臣之大法今天降戾於周邦惟此大艱人  
胥伐於厥室是骨肉相背何止閭牆也彼自取夷滅  
爾天命豈可易哉予永念曰天之翦商若稽夫之除  
草武王旣闢基曷敢不終我畝蓋言前人之功有貴  
於後人繼繼承承可不力圖所以共濟之道乎天亦  
惟美于武王不從天之不卜是當力保武王之疆土

況卜之并吉乎以爾東征天命必不差卜陳惟若茲若茲者如前所言也大誥一篇自首至尾惟言卜之不可不從寧王之功不可不終禍意周公專為邦君御事導王違卜而作是書所以反覆詳盡以下為言諸侯聞此若發醢雞之覆則必人人用命矣嗚呼周公之心其所以為武王者如此其至可以副皇天動威成王感泣之意矣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百篇之內已有微子今微子之命乃紀其錫命之書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當紂之亂微子痛宗廟之祀將絕乃抱祭器而逃於荒野以俟有君然後求續故孔子止云微子去之而戰國之士遂以為抱祭器而適周非知微子者使微子懷適周之念是二其心者也是違其君者也烏得三仁之列乎武王有天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閭當時微子儻在豐鎬之間武王豈不待之如商容乎然而未聞是微子猶未歸周明矣豈嘗面縛銜璧如楚逢伯之言乎方武王既成伐功憫紂之亡急於繼絕以武庚實紂之子故不問賢否而立之又

以三叔監焉使不為非以續其宗祀武王之志可謂忠厚矣及武庚之叛成王周公乃擇賢者繼之始得微子若以後世君臣懲創武庚之變必絕商祀乃以勤勤告戒直欲延商之祀與周同休可謂能繼武王之志矣詩歌周家忠厚蓋如是然後可以言忠厚也啓微子之名也不立之朝歌而立於宋此所謂黜商也此篇周家制誥之書先述乃祖次言其德後復戒之勉之誠萬世王言之大法也微子既封宋當曰宋公而歷萬世微子之名不磨以見其不忘商之舊爵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

王若曰猷者始辭也商王元子帝乙之長嗣紂之庶  
兄也惟稽古崇德象賢此一篇之大旨蓋非稽古則  
不能替成湯之德替其祖之德是謂崇德稱其人之  
賢是謂象賢成王命微子之意得矣統承先王不墜  
其宗緒修其禮物不易商之禮制而作賓於王家與  
國同休示不以臣禮待待之以客禮也於是罔爲臣  
僕之志遂矣至是宋始得與杞同爲二王之後振鷺

尚書講義卷十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客之詩皆曰客作賓之證也自乃祖成湯克齊聖  
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  
於時德垂後裔是爲崇德自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  
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  
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是爲象賢自  
欽哉往敷乃訓謹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洪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戒之  
勉之之辭至矣孔氏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

行其以此歎觀其丁寧告戒微子至誠惻怛若父兄  
之訓子弟欲其永世與我有周無斃則知殺武庚之  
舉深出於不得已也嗚呼此其爲三代之王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此誠和氣所召竊意其國政平  
訟理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若此而唐叔不有其功  
致之天子則尊君親上之心可見矣成王不敢當乃  
推本於周公因使唐叔趨召周公是以有歸禾一書

尚書講義卷十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公既得命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想見當時君臣  
之間情義相感有洩洩之樂所謂君能下下以成其  
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者其在茲乎惜乎此書不及  
見於後世也

尚書講義卷十三

尚書講義卷十四

宋郵縣史 浩直翁撰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既成洛邑遷商頑民其富家大族所謂怙侈滅義驕淫矜夸閑之惟艱者皆已在洛矣則留商者實餘民也周公憂深思遠又慮餘民狃於故習復萌三監之志故命康叔以鎮撫之使無表裏之助則周室安矣康叔者周公之愛弟而康其所食之邑若管蔡是也周公懲創二叔之不咸乃擇其弟之賢者立之作書三篇康誥者告其為政之大要酒誥者革其風俗之沈湎梓材者成其有國之規模也卒使衛之國祚過于齊魯而遺風餘烈至春秋時猶多君子則康叔者真不負成王周公之付託也嗚呼休哉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尚書講義 卷十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惟三月哉生魄竊意乃史官之紀非周公之書也

自王若曰則皆誥辭也惟三月哉生魄者哉始也月

始生魄十六日也魄陰類也魂陽而魄陰故生明則

屬陽生魄則屬陰月盈則虧虧則月漸不明以虧之

始為主也周公初基洛而作新其城邑既成而四方

之民乃大和會和會者歡欣鼓舞而輻輳於洛必曰

周者以表周之洛邑也豈唯民皆鼎來而和氣仁聲

洋溢於諸侯甸男邦采衛亦皆遣其臣來朝故曰見

士於周或謂士當作事非也記曰列國之大夫入天

尚書講義 卷十四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則見士於周者見其

大夫於洛也周公咸勤者勤勞也勞使者之來也大

誥者成王敘武王之勳而勵諸侯以伐三監之書也

今三監既誅乃推大誥之意而將申之以治道也

王若曰孟侯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

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

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

兄勳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

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  
保父民汝不遠惟商膏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  
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  
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  
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父民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  
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  
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

尚書講義 卷十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  
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又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  
人無或劓則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  
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  
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  
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  
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愍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

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  
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  
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  
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  
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  
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  
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  
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

尚書講義 卷十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  
德用康父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  
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  
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王曰  
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矜王曰  
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  
服命高乃聽用康父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周公奉成王之命以誥康叔故敘王若曰孟侯孟侯長侯也康叔實周公之弟而曰長侯者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同姓之國封實爲長若所謂方伯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封之父也丕大也顯明也丕顯哉文王之明德也夫大誥止敘武王之勳至是推原本所以致武王之勳者文王也此洪大誥治之證也文王之治無他道不過明德謹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以顯民而已夫德者歷代聖人之所尚故文王明以揚之觀太誓之書曰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非明德以顯民乎罰者聖人不得已而用故文王謹以將之觀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非慎罰以顯民乎不侮鰥寡者發政施仁以口先王觀無逸之書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非不侮以顯民乎庸庸用人也觀棫樸之詩曰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非庸庸

尙書講義 卷十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顯民乎祗祗畏天也觀大明之詩曰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同以受方國非祗祗以顯民乎威威服眾也觀皇矣之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非威威以顯民乎文王顯民之治備見於詩書今告康叔之辭欲其推廣文王之治以治其國也用肇造我區夏者言文王之德始大有平天下之具非謂得天下也武成謂以撫方夏後世之贊辭也越我一二邦以修若虞芮之人視文王愛之眞若父尊之眞若天父所依怙天所覆冒也宜乎升聞於上帝上帝垂休天命有歸也誕受厥命者受命而未得其位也其所謂殪戎商者或者謂殪爲殺非也蓋自此周道勃興商道淪喪也若西土之邦西土之民則惟時敘也武王因之得以勉就伐功故曰乃寡兄勛而封得以在茲東土者武王紹文王之力也所謂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周公既陳先王致治之由而又訓之使念其父兄今民將在敬循乃文考紹聞服其德言猶以爲未足又使之敷求商先哲王之德以保乂民夫商自成湯

尙書講義 卷十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後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豈不可以景行先哲而成治乎猶以為未足又使求商之老成人宅心知訓又尚論古之哲王如堯舜禹之德用康保民乃大合天心順我之德以裕乃身不廢今之王命集是數者則康叔之德可以永保其國矣康叔之德已能裕乃身而周公猶訓之曰惻痲疾痛也如疾痛在身以行其敬上以畏難諶之天命下以防難保之小人慄慄危懼以盡其心罔有逸豫則下民俾乂矣周公又曰我聞怨無大小不當有也愚夫愚

尙書講義 卷十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婦一能勝予欲其無怨惠其不惠勉其不勉乃服惟大我先王之德因以保商民亦以助我王宅天命作新斯民斯民始得歸化也此周公既陳文王之明德而使康叔因文王之德而求商先哲王之德商耆老成人之德古先哲王之德以洪天之德於以保民則所以紹述文王之明德至矣盡矣敬明乃罰者惟敬以持心則從恕明以行之則無私文王不得已而用刑視其民如傷慎罰之實也人有小罪非眚非大過也過雖微而不能改惟終行之以為常乃其自作之

孽是過也積之將至於大而不可解矣是則雖小而必罰也若罪大不終遂其非能知所犯出於過誤而求有以自新是則雖大而可赦也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義也非慎罰而何殺與不殺斯理較然封能知此則有敘時乃大明其法則民服矣民苟服則自相飭勉而底於和協無犯無禮矣汝視民之被刑罰如身有疾痛民斯遷善遠非而畢棄咎矣其視民如保赤子民斯不忍欺而康乂矣其殺不殺皆天子之法重則刑殺輕則劓則皆非汝封所可專也故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刑人刑殺其可輕用乎哉王又曰外事外事者諸侯之所當事也臬猶門之有闌防民之具所謂法也汝布陳其臬司既主行我之法又當師商罰之有倫者既考商之法意又考商之民情取其要而服念之於五六日至於旬時乃得其要而大斷之慎罰之意著矣汝陳是臬事考商之典刑而斷之用其義刑義殺者皆良法也勿庸者刑期於無刑也以次汝封隱之於心乃盡順則曰時敘惟月未有順事猶以為未足也非慎罰乎諸侯未

尙書講義 卷十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若汝封之心我心我德惟汝知之康叔若不以恕存心則周公此言不能入矣凡民自得罪者自作孽也寇攘姦宄殺人以奪其貨財剛強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又況元惡大憝不慈不孝不友不恭得罪於為政之人尤深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而不慈不孝不友不恭豈非大泯亂乎泯亂者彝倫攸斁也乃其自取文王之罰則其可赦乎雖不赦亦未許封遂殺之謹之至也爾雅曰夏常也不率大常不遵法度也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

尚書講義 卷十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符節者皆有官君子也苟不率大常亦不在赦之科汝當分別播告以造民大譽若弗念我言不用我法是曠厥為君之道是汝長惡我實惡之苟速由茲義率之殺之汝得為君為長之道矣不然則既不能宜其家彼小人及外正人之吏皆肆威虐而違王命矣是無德以致治也汝當罔不克敬典常也凡厥寬民惟文王之敬忌是法民既裕曰我惟有及於古之人則我一人無不悅懌嗚呼行文王所以慎罰之道至矣盡矣成王既告康叔以明德慎罰之道又教

其所以行文考之明德慎罰不侮鰥寡庸庸祗威威顯民之要曰爽惟民迪吉康爽者明也若能如我前所陳皆所以迪民於吉康也迪導之也若所謂躋民於仁壽之域也凡民之生皆有常性君不迪之無由自明我時其惟商先哲王皆有康乂斯民之德作求者往復於商先哲王也汝勿謂商民不可治汝迪之則無不從也不迪則無政事矣無政事則何以為邦乎我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民知德之說則罰斯可行蓋不先以德而惟罰是用民無所措手足矣何

尚書講義 卷十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治之有今民亂靡有定是不靜也定則知所戾止知其所止則君臣父子之道敘矣今日不靜未戾厥心民未能止其所也迪屢未同者雖屢迪之心猶未同非民之罪迪之未至也明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天降罰於我以我不能迪也夫何怨之有惟厥罪無在大不可謂小惡為無傷也亦無在多不可謂細行不能累德也而況顯聞於天者乎成王戰戰兢兢懼獲罪於天也如此康叔安得不敬乎敬者無作怨怨其豈可作乎作怨者用弗詢

之謀起匪彝之念也當蔽之以忱誠大取法敏德用  
安汝心審汝德遠汝猷則寬裕而民斯安我則不汝  
瑕玷不汝殄滅矣蓋天命靡常天若罰我我尚不敢  
怨汝其可不念哉苟其念之不至棄絕我之命矣享  
者享國也既享則當明汝服行之命高汝聰之聽斯  
民其有不康又者乎至此則所以行文王明德慎罰  
不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之效至矣盡矣若王  
曰者周公奉成王之辭於始曰王若曰矣今復以此  
終之也周公謂我之言皆王命也勿替敬典者一篇

尙書講義 卷十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旨不出敬典汝聽我所以告汝之言乃以商民世  
享世享者世世享德也嘗考衛國之政若武公之睿  
聖文公之好善可謂世有其人矣豈惟如此雖靈公  
之無道猶能免乎喪邦以至亡秦之世惟衛獨享國  
四十世九百年與周匹休則世享之言驗矣此皆康  
叔之遺澤也向使康叔不克敬典不聽成王周公之  
告則子孫享國豈能如是之長久耶嗚呼康叔者亦  
可謂聖人之徒矣

酒誥

此篇成王告康叔以商人化紂之沈湎當明酒禁故  
以酒誥別之其實康誥之辭也故一篇之義莫非戒  
酒先王設酒醴本爲祭祀養老合歡皆欲成禮若夫  
流連荒亡至於敗國喪家亡人豈先王之意哉紂之  
不善惟此爲甚此酒誥之所作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  
庶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尙書講義 卷十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  
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  
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  
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

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隸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何書講義 卷十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明大命於妹邦者欲令康叔明其大教於紂之邦妹邦朝歌紂之舊都成王周公既已遷其民於洛則土著不去者皆餘民也既居其地風俗未易革不得不諄諄告戒之也穆考者文王在周世次為穆故武王為昭載見之詩曰率見昭考謂武王也西土豳岐鎬之地庶邦諸侯庶士諸大夫少正御事羣小臣也皆得以酒祀其先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若曰有生以來惟聞以酒為祀未聞許之飲也以亂而喪德

何書講義 卷十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因後世嗜之而忘反故曰亦罔非酒為行以罪而喪邦皆因後世嗜之而生禍故曰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教其臣下有正有事無以酒為常庶邦之飲惟祀事訖始得飲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焉是以德將之而無酒禍也今惟曰我民迪小子民皆視汝以為唱也惟土物者妹土之人物也謂商民本善其所以不善非民之罪紂之不善所化也愛厥心臧者惜其本善之心為紂所化故欲使之聰聽祖考之彝訓而化汝之德小大之人與汝為一安得酒困乎

此德將之謂也妹土嗣爾股肱純者商民若繼以汝  
股肱而輔翼其純德則必能藝稷勤勞以事父兄所  
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  
養厥父母者又能懋遷其有無以致養厥父母父母  
乃喜咸自洗腆洗腆者蕭散優游之貌於時可以致  
用酒矣庶士有正庶伯君子者皆士大夫也在爾常  
聽我教爾大克羞耆惟君蓋能養老之義則克盡爲  
君之道爾乃可以飲食醉飽矣其大者惟曰爾克永  
觀省祖考之彝訓考中正之德猶不忘元祀克羞饋

尚書講義 卷十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祀則爾自大其道茲乃允惟王有正有事之臣有正  
者大臣有事者小臣小大之德與爾爲一矣天亦順  
爾元德令爾永不忘在王家以此觀之酒惟祭祀養  
老得用之民其可飲乎西土棐徂棐徂者不遠也諸  
侯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厚於酒故我得至於  
今克受天命王曰我聞商先哲王迪畏上天明著小  
民經德常德也秉哲持智也自湯至帝乙成王畏相  
者能成王德以畏相故也畏相者重其輔相也惟御  
事之臣亦能行恭敬之德無敢暇逸其敢有心於會

飲乎外之諸侯既不敢內之百官眾尹宗工與夫里  
居之士夫庶姓皆不敢涵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者  
既各有職有事以助王之顯德是上欲祇君下欲辟  
民豈暇飲酒平在今後嗣王酣身者紂既沈酒六府  
漫漫四支縣縣不知其身之屬我也憤憤然豈復能  
造命以事天平其祇其保皆懷怨不可變易大惟其  
縱肆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以喪其威儀民罔不盡然  
傷心夫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紂既酣身是無德以將  
蕩蕩然矣民烏得不傷心乎既荒腆於酒不畏自止

尚書講義 卷十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乃恣厥心之疾很不克畏死又烏知天命之難諶  
乎彼方使民攘竊其犧牲□□□□□□安能  
薦酒醴爲馨香之祀乎去先王惟酒之義遠矣天之  
監觀豈不聞乎民之怨氣登聞於天庶羣酣酒腥聞  
在上故天降喪於商而無愛商之心矣天非虐商人  
自取之爾予非多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夫水之  
監形不過別其妍醜民之爲監以其治亂興亡無一  
不在也商既墜命我其可不監以撫於時乎此教康  
叔以商監不遠之義也予自今告汝以劼愆之道劼

固也忠謹也與商之善臣侯甸男衛之諸侯況又有太史內史爲汝之友乎彼善臣百宗工況惟爾事服休之賢者服采之能者乎況又有圻父農夫宏夫之三卿乎夫大國三卿圻父司馬也可順以疇咨農父司徒也可教以遠罪宏父司空也可順以安民定辟者可以安其君位而制於酒則沈湎之俗可移矣剛制者彊禁之若欲不變其習不可不以剛制也既曰剛制又慮康叔爲已甚之政勇於殺人則又爲之法曰厥或告曰羣飲羣者君既禁酒人當畏戢而尙羣

尙書講義 卷十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飲實無忌憚也有告之者當不可縱勿使之逋逃也盡執拘以歸於周子其殺者不允康叔專殺也予其殺若今之法當議處斬非皆殺之也禁止之辭欲其知畏當如是言也何以知之至言商之臣工湎於酒則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此成王之本心也此周家之忠厚也惟其如此則汝當斯明享明享其國也若不用我教辭我亦勿恤汝不明汝事其罪亦同於殺汝當常聽朕忠聽念而篤行之勿辯者不必譏諂乃司民湎於酒爾民不湎於酒則汝之職舉矣然則成

王勤勤以作誥爲何事者司民湎於酒而已又何言哉此所以戒其勿辯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

尙書講義 卷十四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生既勤用民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案此篇講義原闕

尙書講義卷十四

尚書講義卷十五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周自太王去邠邑於岐山之下文王遷於豐詩稱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是也武王遷於鎬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是也成王至是欲謀都洛洛當天下之中四方貢賦道路適均而武王克商遷九鼎居之已有意都洛矣成王所以繼先志也其曰在豐自鎬至豐款文王之故都告文王之清廟也其曰相宅將營宮室必

尚書講義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其陰陽所謂辨方正位以建國也鎬京謂之宗周而洛謂之成周成周東都也即是朝諸侯焉其後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東都有以見成王營此所以朝諸侯也說者謂成王實未嘗遷幸至平王避犬戎之禍始居於洛謂之東周而鎬京始廢黍離之詩序曰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於是鎬為犬戎所殘始為邱墟揚雄乃謂犬戎在成周信如說者之言成周乃平王所都而謂太和之世未之詳也然書序今言欲宅洛邑欲者未定之辭意周

公知洛為天地之中故欲營治以為王都因遷商頑民而自治之則平王東遷之應已兆於此矣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祀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尚書講義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召誥之作召公復命之辭也而此載行幸作役告成之月日意者聖人定書取史氏之紀冠於首也於是周公輔成王七年矣二月朔後六日成王自周至豐周即鎬京成王所都豐有文王之廟以營洛告也三月丙午正三日也朏者生明之名又三日而召公至既得卜矣則經之營之又三日則庶民攻之庶商者以見商民之多雖頑而即工也水北曰汭攻者治其

險穢位者朝市宗廟郊社之位也位成矣周公始來  
徧觀乃以丁巳用牲於郊告天地牛二者上帝而以  
后稷配翼日社於新邑告地也牛一羊一豕一者天  
子社稷皆太牢用牛其是矣附以羊豕羣小祝從也  
稷不與者以配天而致告也庶商吾讎也猶有子來  
之心則周民可知矣天地至神也猶申告成之祀則  
祖宗可知矣遷都之意幽明已白周公乃朝用書命  
庶商侯甸男邦伯者周公以書告商民與諸侯所以  
遵王命也蓋周有天下九夷八蠻尚皆馴服猶有商

尚書講義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不能革化昧天命之所歸故謂之頑成王周公安  
得奠枕今於此舉所以探商民之心而鎮服商民之  
亂也庶殷丕作大盡力役亦既聽命矣復何患哉然  
非周公無以經始非召公無以成終成王之致隆平  
師保之力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  
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案此條講義原闕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  
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  
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曷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尚書講義 卷十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順其與子而保民禹亦面考天道而順之也有商曰  
湯天順其格天而保民湯亦面考天道而順之也今  
皆既墜厥命豈禹湯之罪哉桀紂廢棄而失之也今  
幼冲之子成王嗣文武之業無遺壽考之人周公爲  
之師召公爲之保也考古人之德知文武畀付之意  
亦若禹湯之望其後嗣也矧又能考謀自天其都洛  
之舉非人謀也考之於天亦能面考天道而順之也  
順天矣若小民不誠亦何貴於君乎故召公又曰有  
王雖小實武王之元子也大能誠感於小民今有休

美矣夫使諸侯及庶殷大作以聽命非有以感於民心其能若是皆周公召公歸美之辭也王不敢後者不敢不敬天也用顧畏於民譬者不惟畏天亦畏民心之險也上而欽天而天子下而畏民而民從則來紹上帝荷上帝之歆以宅土中享四方之歸豈不宜哉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尚書講義 卷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召公既贊成王曰今休又恐諸侯庶殷未之然也於是引周公之辭以爲證亦曰今休可謂善揚君之美矣皇天者法道之天也道之在天下聖人得之以洪覆人物其功乃能配天民物之在君治如生於元氣之中長養而不知其恩如游於春風之中鼓舞而不知其和故曰其自時配皇天蓋君者民物神祇之主茲祀於上下則天地神祇爲之降格卜宅於大邑則中土之民爲之時又有昊天之感命下有斯民之嚮治今其享盈成之美矣然則周公之辭與召公之

誥蓋無以異召公於是又曰先王服殷御事殷之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者成王始以商民難變遷之洛邑使居地中陶天地之正氣變其風聲氣習欲令商之御事比我有周御事以同其心介我有周御事以協其力如是乃爲服周之化也然商民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則節性者豈非教之乎教之則日進而不自知安知商民之爲周民乎周民之爲商民乎雖然王欲使羣下節性苟身自不修雖令不從矣此所以戒以敬作所而不可不敬德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老子曰不失其所者久則所者其性也王不敬作所則羣下之性何從而節矣

尚書講義 卷十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夏之天下桀失之商之天下紂失之則監於二代者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商



人固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今嗣王不可不監夏后之世又不可不監商紂之時也我不敢知夏商之受命與夫歷年之多寡亦不敢知其不延而早墜厥命蓋以天難諶而命靡常豈可俄而度哉此不敢知也然而豈終不可知耶試以德之敬不敬占之則應若影響之無差矣夏禹敬天而天受之敬民而民歸之成湯亦然至其末也桀紂反之而失天下則嗣王承文武之烈其所以得天下亦禹湯也豈可不以桀紂爲戒乎故曰既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尙書講義 卷十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誠欲使成王思二國之所以失天命繼嗣文武之道順以求其功也嗚呼使夏人思大禹之功則安得有鳴條之戰使商人監夏氏之失則安得有牧野之師嗣王監之而不敬焉亦使後人復以嗣王爲監矣嗚呼召公之戒可謂切至矣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

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則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王乃初服始宅而朝也召公譬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夫人有生之初不失善心是天所命不自他求而固有者也故曰自貽哲者上智之謂也上智之人與生俱生至於下愚則以習而成非天命也苟不失

尙書講義 卷十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赤子之善則德之吉凶數之修短皆自我感召而已王宅新邑如人初生不可因陋就寡當汲汲修其敬德庶復其初是以用其德以祈天永命也以德則動罔不吉以數則多歷年所此天之永命也王其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也蓋小民麗於非法以愚而不知禁故也王豈可亦恣其殄戮而弗哀矜之耶傳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如是然後可以乂民若有功皆王以德爲先非因刑而致治也若小民則知用刑於天下而已刑豈可常用哉王當

以敬德而易小民之用非法則斯顯著昭明矣遷都本以爲民今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則王受命歷年當若夏商以民心而受天命民歸而天子之也復曰予小民敢以讎民讎民商之頑民也百君子周之賢士大夫也友民周之良民也保受王威命明德則民心無頑良無遠近皆歸之矣王終有成命矣當是時也王之威德豈不顯若昭明哉臣但能以民心天命規正於王不敢自伐其勤勞惟恭以事王助王志祀而有所於天君臣如此天豈不永其命乎召公相

尙書講義 卷十五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王左右之之功於茲可見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案此條講義原

闕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子明辟自孔氏以爲周公居攝而還位於成王之辭其後諸儒無有異論惟王安石以爲復者告也明辟君也周公以定洛告成王非攝位而還之也復者若說命所謂說復於王孟子所謂有復於王者是也

若謂周公作是書而還位於成王則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是成王自卽位已爲君在上不知周公昔何所受而今還之也漢儒不達復字之義乃以爲還位後世紛紛遂有復辟之論以事理考之當以王說爲然也洛邑旣成周公懲三監之叛畏商人之不服爲腹心害欲爲國家消萬世之禍是以身任其責斷然宅洛而不辭復子明辟若曰致書於王也嘗謂周公攝政固當還也方周公有營洛之役王之所聞止於俘圖而公遽以還政爲說言非其時成

尙書講義 卷十五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得無疑乎又况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踐阼實在成王何以復辟爲也其言迥然非類學者當自知之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瀕水東瀕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瀕水東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俘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辟君也成王旣長爲明君矣周公居於洛宜也王如

弗敢者周公遣倅之辭也夫受天之命先有以基之然後乃定而不傾王如未敢相捨當及天之基命定不可失之意予今作洛乃是嗣保天命大相東土其基王之治民明辟爾蓋周家所患在於商民商民苟弗悛嗣有三監之叛周之所以爲周末可知也周公知其然作宅東土以鎮服其民所以爲王基其治民作辟之本嗣保者或云繼召公而相宅也是故自乙卯朝至於洛師者眾也若所謂京師也既卜河朔黎水又卜澗水東澗水西又卜澗水東皆不如洛洛者

尙書講義 卷十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召公所先卜也龜之有靈其不變如此伊洛澗澗皆在河之左右而黎陽在河北故曰河朔黎水洛食者凡卜之道先墨龜爲兆而今謂之令龜灼而兆順其墨謂之食墨其曰惟洛食者兆順其墨也倅使也使之獻圖而告卜也王乃拜手稽首以受之以食洛爲天休則營而作之可與吾宗周並休矣常吉永吉也二人皆知其永吉斷以示天下所謂其貞也則億萬斯年實我公之惠也拜手稽首誨言拜其誨言不敢慢也或曰二人文武也以詢語考之周公召公而已

此不可不辨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于齊百工倅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尙書講義 卷十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薦之上帝之殷也而必歸之王周公不敢專也夫禮有常文非此族者不在祀典今而咸秩之是雖不在祀典者亦預祀也豈非盛乎周公使百工從王以歸周則召公居洛也明矣而惟曰庶有事者請所事於祭祀之間也王卽命日記功宗者尊其功也以功之尊者作元祀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也新邑既定莫先於紀功莫大於百世祀此成績所以紀太常而祭於丞之意也惟命者周公受命之辭也曰汝受命篤弼篤弼言王受命之後篤重輔弼故今有報功之意

也既大闕紀功之載籍乃悉有王自命之人莅政之  
初紀功乃有不實之患此周公所以勤勤也孺子者  
王也其朋言王不可以私黨用人也其往言王自此  
以往也火始燄燄當卽撲之勿待其炎灼而弗可絕  
也一順典常以撫事如我在周輔佐之日勿參以私  
人我雖在新邑王當使舊僚嚮者舊也使舊僚以作  
有功厚大汝心裕廣汝德勿屑屑以自私則汝有譽  
於天下矣嗚呼周公一覽載籍之失其丁寧告戒已  
如此則成王之過行戲言宜乎少矣

尚書講義 卷十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  
莪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  
公既受命故復以王之居周者戒之汝惟冲子惟終  
戒其克終如始也爲君之道必察其臣之誠僞故享  
不享皆當識也享者享於上也若祭祀之享方其來  
享苟多物而誠不至焉與不享同役志於享則凡行  
以奉我者皆誠也不役志於享則其儀略吾故知其

不享則凡所以奉我者皆僞也然則王固不當以貨  
取也爽輕也侮不虔也不享其誠而享其物則事之  
爽侮無足怪者王不能識其不享使至於爽侮是王  
固可以利動而羣臣皆得以易之矣乃惟孺子頌朕  
徒以高爵厚祿頒我苟不暇聽我教汝於治民之常  
道汝乃是不獲獲勉也於此不勉則王所以責我以  
公其以子萬億年之語亦徒然矣故以乃時惟不永  
哉戒之嗚呼周公之言切至矣

尚書講義 卷十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  
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  
居師享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  
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  
夙夜逮祀  
既告以不可不勉聽朕教汝於莪民彝今乃冀其篤  
敘篤敘者力行而敘民彝也乃正父罔不若者汝父  
無不順此以致治也予不敢廢其命汝歸周當敬之  
哉茲予其明農哉夫其乃祖乃父所以裕民之道初

不求之遠而使至於背戾先於農而已倉廩實然後知禮節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則農者在所先務也臣工之詩戒助祭之諸侯終始以農告蓋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於此而不忘本周公所望於成王也王若曰公明保子沖子公稱丕顯德者王以爲公明保輔我稱我祖我父丕顯之德欲我對揚我祖我父之烈以答天命以和民之秉彝而處於眾則民成矣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故厚將禮以有功者置之元祀而無文者咸秩之以爲從祀周公豈淫祠者

尙書講義 卷十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哉必其德明可薦之鬼神故也光於上下天地爲之感格也勤施於四方萬民爲之嚮化也旁作者左右我王使用穆穆欽敘之德以迓其隆平故文武之教不迷凡所以致祭之道皆由公指之則吾何爲哉恭己夙夜以事百神而已易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其此之謂歟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枚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公功斐迪罔不若時公輔導我勉勵我無不順時也王又曰公者呼之也小子成王自稱也其退卽辟於周者公旣語我我退卽往君於周矣命公後者使公且住洛緩其歸周之期也四方雖順治未定於宗禮故亦未及鎮撫公之功祝公順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者居洛以監觀刑獄百工之事誕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治爲四方之輔也嗚呼成王憚禮之未定可謂知所先務矣周公所以不得不作周官也周官之書必作於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後者蓋此意也而謂

尙書講義 卷十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宗禮者伯夷掌禮謂之秩宗而周官亦謂之宗伯則禮之謂宗禮蓋有自矣成王至是欲以禮法維太平此神祇祖考不得不安樂之也說者以命公後爲立伯禽於魯其說自非古者諸侯入爲王卿士未有卽命其世子嗣位者周公身存而伯禽自立可乎解書者徒見建爾元子俾侯於魯之詩遂遷就而爲之說使成王果越舊章而爲之周公亦豈肯受乎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之於周公非待之不疑何能致是非恃之以爲  
安危亦何必勤勤如是耶今日公定言公之心肯處  
於洛我乃敢歸宗周公功肅將祇歡者言周公肅而  
將命商民自然得其歡心苟公不留我則困矣此所  
以戒其無困我能於康民之事無厭斲之心則有望  
於公在無困也公其勿替俾儀刑於四海乃可世世  
享德矣成王懼商民之頑懲三監之擾其恤民之心  
如是切至孰謂其幼冲哉以周公之聖受武王寄託  
克荷天下之重而成王猶丁寧告戒之勤若此況其

尙書講義 卷十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於周公者成王馭之必有其道矣嗚呼賢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蒸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  
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越殷乃命寧予以  
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  
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王倅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既告之如是明悉周公拜手稽首而復於王曰王  
命臣以宅洛邑臣承保文祖所受於天之民而增光  
烈考武王所以有後嗣之意無不盡恭也孺子來相  
宅者成王實始來祭也成王大厚典禮以禮商之賢  
人治爲四方新立其法使罔不來朝則天下之恭蓋  
自成王爲之先也其自時中已治至於萬邦咸休由  
內以及外王乃有成績予旦以眾賢及御事勤奉文  
武之成憲以答有眾則有眾之孚信蓋自周公爲之  
先也成王若是周公又若是可謂相得益彰矣考我

尙書講義 卷十五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昭明成王以儀刑四方乃盡文王之德也使我敬治  
商民故綏安我以秬鬯二卣夫秬黑黍鬯香草卣中  
尊也皆天子所以享上帝薦祖考之物成王使周公  
以此有事於神祇故曰明禋也周公拜手稽首以將  
君命不敢宿留於家則以禋於文王武王之廟其祝  
之辭祭之福具見於下蓋欲文武惠吾王力行敘治  
之勤無有過疾所謂身之痾政之疵民之瘼皆去矣  
萬年厭飫我王之德而商之餘民亦乃延頸以考我  
王王使商人乃承其餘烈亦具萬年永觀我王懷柔

之德所謂與王同休也嗚呼周公如是之謙恭如是之將命後世猶有謂成王以天子之禮樂賜周公者嗚呼其誤矣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則魯用天子禮樂世世僭禮孰謂成王肯賜之乎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一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自召誥之首用牲於郊社於新邑之後至是禮於

尙書講義 卷十五

二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王武王之廟天神地祇人鬼俱享矣皆史氏之紀聖人定書分而附於二篇之前後使當時作洛之次序雖百世之下可考而知也其遺後世亦厚矣戊午社於新邑又七日甲子周公乃以成王朝諸侯庶殷既皆用命王乃告以使公居洛之意與公反覆言之已定矣乃用牛以告文武使知周公居洛之意其曰後者不敢絕周公之歸意姑留以鎮洛之辭也說者乃謂王立周公之後於魯夫使之居洛而立其子是成王疑周公不用命立其子以堅其心也周公豈反

側而跋扈者何必爲此使成王果有是心周公方且恐懼之不暇而敢受之乎此後世求經太深至於如此之鑿也其實王欲歸周百工既從王於周獨使公少留而後歸也烝冬祭也歲十二月索享之祭故備物而熟之故曰烝今祭於文武之廟加牛以彰其備禮也逸史之名也王賓周公殺牲以祭而祖考咸格太室者太廟之中室按月令冬居玄堂夏秋之間土用事四居太廟之太室祭有九裸在饋先其誠也保事既畢乃明告周公之居洛中冊使逸安之在十

尙書講義 卷十五

二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月周公乃還政以居洛周公相成王誕保文武之民至是七年亦可以還政矣此皆史氏之紀也

尙書講義卷十五

尙書講義卷十六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此史氏紀周公遷商民於洛而告以天命也周公既成洛邑始自別為成周既以鎬京為宗周不得不以成周自異既遷商民於此又不得不以周為名也言民則士在其中今不誥民而誥士成王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俗有二一曰士二曰民後世之治不思率士而求率民此所以紛紛而不得其要也今夫民俗之

尙書講義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不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極則鑿井耕田日用飲食而已何有於君上哉何知於禮節榮辱哉唯夫士俗之善則禮義廉恥由此而生禮以辨君臣上下之分義以明是非利害之端廉以持進退取予之節而恥以立曲直避就之方橫目之民蚩蚩可見士之所為以為趨向苟士之所為無異於橫目則亦何所貴哉晉惠公之在秦也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士民之見如是相遠則欲移風易俗豈不望於士君子哉孟子曰巨室之所蕪一國

慕之此民也而況於士之類乎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周公始宅洛必先誥多士者以其在民上民視之為趨嚮故也必曰商王士多商之遺士也武王伐紂許久矣而士猶念商而謂之商王士以此知三代之時士有節操非若後世乍臣乍叛之徒成王所以委曲諭之而不忍加誅亦以勸當世也然而不可不諭者慮其此心不同將又有武庚之變故使周公鎮之而告以天命也傳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唯士然後可以天命諭也天之弗弔大降喪於商而佑我有周周將天威以致罰於王以正商命之終於天也今陳告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獵取天命天不與爾故使爾王不能固守其治天所以輔我此言天之不與商也非

尙書講義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一人敢僥求天位帝不與爾故使我民相攜持而  
至以昭天之明威此言帝之不與商也曰天曰帝交  
舉以明商之得罪於天深所以使商士知天命之可  
畏而不敢怨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  
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  
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

尙書講義 卷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明祇惟  
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茲欲使商之多士知天命之所歸故舉汝商之先祖  
所以革夏以證我周之先祖所以代商之由使之無  
疑於天命也引棄去也天之所棄者以其逸而無勤  
勞也有夏之君不趨於逸則天降格而嚮之言其與  
天通也桀既弗克用此以事天乃大淫泆而文過以  
維辭時天罔念聞言其與天不通也天本有嚮夏之

命今則廢矣不降格而降罰矣故汝商之先祖成湯  
始得革夏命俊又斯民而甸治四方也自成湯至於  
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明其德於己而恤其祀  
於神天嚮其德乃大建立其祚而保又其君其君亦  
罔敢失天意罔不配天而澤天下自此以後嗣王則  
紂矣大不明德以顯天天且不能事而況能聽念先  
王之勤家乎不勤者如有夏之適逸也大淫泆不  
顧於天顯民祇言其不顧顯天敬民之理天既不保  
降茲大喪亦猶天爲商降罰於夏也天既不畀昏於

尙書講義 卷十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厥德小大之邦用喪罔非有辭於罰亦猶有夏民欲  
與之皆亡也嗚呼與亂同事罔不亡夏桀商紂爲惡  
不同同歸於亂至其錯天命則如出一轍豈我武王  
私意哉爾商多士於此不可不知時變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  
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  
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子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今惟我周王周之先王也靈神也莫神於天我既大承事於天有命當割絕有商我復告勅於帝以待天命故觀兵於孟津以歸冀商之改過期不再往惟爾王家既無悔過之心此武王所以必往故曰惟爾王家我適我之受天命如是而汝太無法度復挾三監以叛固非擾動爾邑念天命之不可不征但使大戾

尚書講義 卷十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即罪餘黨之不正者悉寬肆之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今遷汝而西居於洛邑非我所爲不靖以勞動汝時惟天命也嗚呼商士汝當知所歸矣自今一遷朕不再勞故曰不敢有後當無我怨也汝知商之先祖有册有典且載革命之初迪簡賢俊置之王庭使服事於百寮是商嘗用夏之遺士矣吾非不能用爾爾既挾我三監是其德不可信德不可信又焉可用但聽其有德者用之爾我不敢求爾於商邑若商之用夏士也但率循此意以寬肆矜容之爾非我之

罪汝自取之亦天命也嗚呼商士汝當知所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昇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寧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尚書講義 卷十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王欲使商之多士知畏天罰格心以向化故言來自奄奄者成王所伐之國四國者三監及奄也大降爾四國民命者以王命誥四國之人使之曉然然後致罰也移爾遐逝者屏之遠方雖欲宅洛不可得也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言令協比其心臣事我而尊多其遜順之道也豈有悖逆之患哉我不殺爾惟時申命者重告之以作洛之意言四方罔不賓服在爾多士亦當服我奔走爲臣而遜順之道爾乃尙有爾土循此當安樂業也爾乃尙寧幹止循此當以身幹安

伏也爾克敬天命天亦予爾矜爾爾不克敬何止不  
有爾土亦將致天之罰於爾躬矣先言有爾土寧幹  
止其居其身之可保者以其敬也後言不啻不有爾  
土致罰於躬其居其身之不可保者以其弗敬也今  
爾之時不可失能宅爾邑自然懷念子孫而繼爾居  
矣斯干之詩乃安斯寢而繼之以乃占我夢者此也  
能保其身自然得終其壽而有年矣洪範之書康寧  
壽考不可偏廢者此也爾既各懷長久之計少者安  
得不興起而從之遷乎王曰又曰併言者說者以爲

尙書講義 卷十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脫文以意考之殆記事者之言也王言之矣他日又  
言之此所謂王曰又曰也然而雖屢言之不過言爾  
所居之地所居之地非洛邑乎

周公作無逸

古之大臣何其愛君之深憂君之切而欲其君之壽  
也詩於天保之序曰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可謂愛而  
欲其壽也然猶待君能下下而爲之則周公之心過  
於遠遠矣三代之下非謂其君不能而不言則必待  
其君有過而始言進則固寵退則竊名皆周公之罪

人也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獨無逸立政二篇不  
然此周公慮患之深先事而言之因名見義是故序  
不著其由也嗚呼天以無逸而行四時地以無逸播  
殖萬物君以無逸而緝成庶政一言以盡之曰勤而  
已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也人之有生壽夭禍福惟其  
所召好德必康寧爲仁必壽考理之自然者當湯之  
世有能致一溉之功者雖其同歸焦爛然必致一溉  
者後枯此人生不可不勤勤則壽也壽生於勤天生  
於逸逸則無所用心聲色由是而沈溺玩好由是而  
嚴刑峻誅皆由是而生焉亂亡從之壽將焉在及其  
終也乃反怨天不其晚矣則周公先事而言不敢謂  
其君不能而不言亦不敢待其君有過而始言豈不  
爲眷眷愛君憂國而欲其壽乎

尙書講義 卷十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聞知

天下之至勤勞無若農夫終歲勤勤僅而成功幸而有年足以飽煖不幸而凶歉相藉而為孳然未嘗因噎廢食而遂至於輟耕也是以歲事畢春氣萌動又將有事於西疇四時循環無日休息可謂艱難矣君子所其無逸者蓋若北辰之居所所者居而不移之謂也言君子於無逸終身居之死而後已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先知其難而逸異乎常人之逸也吾之有生衣帛食肉養生喪死之具無一不以粟易之者是皆農夫之勤所致也吾雖不親耒耜不荷畚鍤敢不知其所自乎知其所自安敢妄有作為而勞吾民乎此吾之逸所以異也小人依我而為命一嘆一笑是其休戚一動一止是其死生吾寧瘠而使天下肥吾寧不足而使百姓足一賦斂不敢過一力役不敢與而况盤遊田獵干戈之戰鬪土木之營作乎此之不為吾方泰然凝神蠖濩之中豈不為逸乎故曰此吾之逸異乎常人之逸也相小人者即小人以為喻也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不知艱難乃逸乃諺既

尚書講義 卷十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誕夫諺虧侮也誕誑欺也不惟情其四肢乃反虧侮誑欺又誣昔之人為無聞知無聞知者若今之諺曰無所見識也言昔之人無所見識而為此艱難其實當逸也父母聞此其何以為懷周公之言所以深戒成王念后稷太王王季文武之基緒使之不敢荒寧也七月之詩既陳王業之艱難於此又申之因以輔成王之壽考可謂顯而易見矣譬之良醫視人之安逸懼其驕惰風霜勞苦之不能支而遂至病且死也教之以吐故納新熊經鳥申之術使之周流運動以入長生久視之域則豈不為愛之乎韓非子力敘帝堯大禹之勤勞儉約乃曰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其亦侮其君以為昔之人無聞知也二世用之卒至喪亡嗚呼可以信周公之言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

尚書講義 卷十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二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中宗謂太戊也先言太戊者以得年之多寡爲先後也夫爲天下之至尊逸也勞也唯所欲爲凡無不可意者今而嚴恭寅畏上忱天命下懼民情至於不敢荒寧誰驅之使然耶自非其中素知小人之勞何以

尙書講義 卷十六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此高宗之治說命載之詳矣其要在於不敢荒寧至於商邦嘉靖想見其時雍容舒泰斯民無毫髮之擾小大無怨固其宜也祖甲之治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載之詳矣其要在於知小人之依想其時務養斯民窮而無告悉在鞠育如慈母愛子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不侮鰥寡固其宜也此三人者眞賢聖之君厥享國久長豈由他得然而就三君言之中宗爲至難得何者高宗祖甲或舊勞於外或舊爲小人長於民間親與物接知民疾苦故卽位而不敢暇逸至於

中宗天資聰明於深宮之中灼知小人之勞不待目見身親而自知艱難是其爲至難得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小人之勞惟從事於耽樂耽樂者庸君以爲逸而聖君以爲勞蓋聲色鼓蕩玩好熒惑能使人耳目變易日新而不得停內狎嬖佞外禦忠良能使人心思險愎日肆而不知倦自他人觀之無一俄頃休息而庸君方且安而行之此古人以爲鴆毒也茲逸也豈不爲勞乎卒之蹙痿之幾寒熱之媒伐性之斧腐腸之藥交攻而不赦欲望其長年其可得乎

尙書講義 卷十六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嗚呼周公之愛君可謂切至矣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克自抑畏者非有難

策警誨之所致其謙虛兢畏出於天維也文王惡衣服而盡力於務民裕農之事微柔懿恭可以想像文王之形容也蓋孰不爲柔微者柔之美美矣則無繞指之悔孰不爲恭懿者恭之淑淑矣則無牀下之巽蓋四德之中惟柔恭可見微懿不可得而見也即柔之中可以知微即恭之中可以知懿微柔則無優柔之患懿恭則無足恭之患矣文王知小民之勞苦鰥寡之困窮下氣降心振此二德如慈母之於子不敢疾聲厲色待之恐其畏而不懷也不敢以怒心忿氣

尚書講義 卷十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觸之恐其疑而不至也惟其有矜憐撫掩保抱攜持之德故其微柔懿恭可以想見也自朝至旻無食頃不在萬民則咸和之效可知矣况敢盤於遊田而以庶邦之供爲耽樂之私用乎自中年受命九十七乃終享國五十年可謂壽矣說者尙謂以憂勤損壽蓋以文王之無逸宜得永年之壽於此猶未慊於人心也嗣王監此不可淫於觀遊逸樂田獵之事使萬民之供亦惟正也苟或外此則四方之奉不足以支旬月之費茲逸也適所以爲勞歟無皇者不暇也勿以

謂一日之耽樂不足累德日復一日則非民所訓非天所順必有大咎矣天人之際吁可畏哉無若紂之迷亂沈湎於酒此周公作無逸之本意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人主之聰不在兩耳而在眾耳人主之明不在兩目而在眾目人主之德不在一心而在眾心古之愚民不能譴張爲幻於人主之前者以人主之前有眾賢

尚書講義 卷十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之輔也譴誑也張誕也至於幻則迷惑人主之聰明心志而使轉移者也夫既有人訓告以順其理保惠以防其過教誨以攻其失則孰患譴誑迷惑之人哉此而不聽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講張爲幻固其宜也自是而變亂先王之政刑至於小大罔不失序矣惟民之生賴人主以爲牧養苟不然是否也厥心違怨厥口詛祝怨氣詛語充塞天地洋溢四海冲和揉爲乖沴瑞應化爲災殃人主獨能保

其壽乎此周公所以推其極而告王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  
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怒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  
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迪哲者得道而能順以照臨四方也古之先王莫不  
如是而周公獨取是四人者蓋以其近古而耳目尙

尙書講義 卷十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聞見也或告以小人怨詈鮮有不怒者唯虛舟之  
觸飄瓦之擲可以免怒小人何所逃罪耶是故迪哲  
之聖人察其告語皆誣人譖人者唯皇自敬德而已  
皇者從容能爲之謂也我旣從容自敬厥德百姓有  
過唯曰在予一人故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者念咎  
之深也不敢含怒者不唯不肆亦不蓄也非迪哲之  
君焉能至是蓋旣已迪哲視天下小人皆在不覺不  
知之域每軫哀矜拯救之心欲其盡出迷途而未得  
也居是時雖或怨或詈我亦憫其失道而至是又何

有怨心者仲尼得一貫之道而以忠恕行於世者爲  
此也此厥不聽則人始得而惑我譎張爲幻之徒始  
得而肆始則怨詈者受誅終則不怨不詈者亦受誅  
何者我旣不明彼皆得肆其詆誣而善人君子無罪  
無辜以及禍也旣不能永念爲君子之道又不能寬  
寬容眾之心以致於此卒之一身爲怨府怨旣叢於  
身其克永年者幾希矣嗣王可不監之雖然周公方  
以無逸告君而終以此者誠欲使成王知聽言之艱  
而罪人之不易也怨而不解得保其社稷者世固無

尙書講義 卷十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理嗚呼周公之意深矣

尙書講義卷十六

尚書講義卷十七

宋郵縣史 浩直翁撰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案此條講義原闕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

尚書講義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案此條講義原闕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周公既引所以相成王者勉召公又言商之諸相所以事後王者以明非獨吾二人古之人皆然也惟伊尹相成湯以格天相太甲以格於上帝相成湯之時不可及也相太甲時則與伊陟臣扈同功言有差殊以君之賢聖分也巫咸又王家又治也陟上也與祖乙時巫賢武丁時甘盤亦率惟茲有所陳於王以保又有商故商之賢聖之君皆能感格神祇上而配於

尚書講義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夫配天與格天格於上帝小異矣此亦以君之賢聖分也其所以使其多歷年所而天惟純佑百姓豐實則自成湯至於高宗同也王人銜王命之人也皆秉德明恤小臣左右進習之人也侯甸王之近畿之人也矧咸奔走執事之賤者也惟茲惟德稱莫不以德舉也既皆用又其君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之信罔不是孚也夫周公必舉多歷年所而終於有孚者以己之相成王尙在幼冲年既未久德亦未洽其流言之變小臣有所未孚也必待久而後孚若商



之諸臣可也是欲勉召公同施其力以冀久遠勿以  
憂懼而遂已也然臣履湯之臣至太戊時已百歲餘  
矣則相後君不待於老臣乎語此則周召不得不任  
其責也高宗所以中興得傳說也而周公獨引甘盤  
蓋高宗不學於甘盤則不知恭默思道無以得傳說  
竊意甘盤者亦先朝之舊臣也是故引之

公曰君爽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  
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  
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  
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  
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  
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  
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天之所以續永命者在乎平格平者言其德之一格  
者言其德之至彼有商之君賢聖如此而天復壽其  
一德至德之臣以保乂如此紂既迷亂嗣天滅威天  
滅而威之也今汝憂深思遠念天有固我之命以治  
顯於我新造邦則召公聞此憂宜解矣在昔上帝割

尙書講義 卷十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喪商邦而申勸文王之德以集大命於其身文王尙  
克修泰和之治於諸夏亦惟有若虢叔閔天散宜生  
泰顛南宮括之徒而已茲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  
走禦侮之友也使文王不能與此五人往來順其彝  
倫之教文王亦無德降於國人矣今社稷之未安流  
言之日至豈吾二人之德不及五人者乎五人者亦  
惟純佑文王秉德迪之天威故昭文王之德以順於  
人以見於遠以冒於眾用以聞於上帝而遂受商之  
天命也周公前引有商舊臣之相茲又以文王之臣  
所以相武王者告召公於此能忘捐身徇國以圖社  
稷之安乎又何不說之有

尙書講義 卷十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  
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且若  
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有位誕無我責收  
罔勛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公之爲此書歷敘有商之相若伊尹輩皆以先朝  
舊老克相後人文王五人至武王之世雖亡其一然  
四友益以同德同心輔治既昭文王之德於前又昭

武王之德於後尙迪有祿者古以死爲無祿有祿言其尙無恙也武王之勝商惟茲四人之力昭顯武王使覆冒天下丕大也單小也使大小咸稱其德也今在我爲相若游大川非若伊尹之可以獨任必藉汝爽同心乃濟今吾二人旣受武王之託其相成王亦若四友之相武王可也與爾未在位時已皆相與若同此不贊庶幾免責矣今當收效不勉其不及爲者德老成而使德不降於人以去則何所貴於相友古以鳴鳥喻求友伐木之詩是也鳴鳥不聞不得友以

尙書講義 卷十七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安能格於至治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民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爽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周公旣已陳平生相與之意以勉其留而寬其不說之心矣茲又言己之受命於武王者有無疆之休亦

有無疆之艱表其成治之不易也故先告以君肆其監於茲又告以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猷謀也當謀於寬裕以須其治之成勿以不說而遽去後王之迷悟在我烏可不任其責哉前人武王也後人成王也武王非獨命我亦敷其心腹以悉命汝是其委任與我同也作汝民極是望汝爲民之極若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於是復述武王命二人之言曰汝明勉偶王夫偶對也二人同心之意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言其相須豈可相捨哉亶信也

尙書講義 卷十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亶者在乎自信以乘茲大命也我文考之念後人有無疆之憂在汝二人丕承而已夫人臣託六尺之孤竭其力繼之以死可也豈可以社稷未安而徒懷憂乎周公又曰告汝朕允允信也言我之言出於信汝保爽當克敬也我視商之所以喪亂以無人若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徒爲之偶也否不然也微子之言紂曰嘒其耆長舊有位人旣不用老成人所謂大否也天威不遠有臣如此無臣如彼可謂明效矣予言苟出於不信豈敢若此多誥實欲贊我

二人使終其始汝試思之當有合於人心有合於人心則無商之大否矣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言曰我之所言如是也周之治方興而未洽周之福

尚書講義卷十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至而日增以我二人同心故也我二人何以勝之汝克敬德而明俊民舉賢以爲助在進成王於昌大之時也篤厚也棐輔也凡周室至於今日休美以我二人厚輔之也咸其也今勉召公共成文王之功其勤至於不怠可以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都在鎬實中國之西海隅出日舉甚遠者言之也予不惠者我不欲若茲多誥言不欲喋喋言之誠以畏天命而憫人窮也周公之本心今披露於召公召公於此能忘情於武王而以憂畏去乎又歎曰君乃知民德

中庸之德民鮮能久者以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我二人既已同心於前不可以憂畏而不終於後祇順以行惟敬以用治不可不勉也此書之作周公不失爲聖召公不失爲賢其初不失同心其終不失相勉以濟治周南召南萬世知其爲不可及也而解者曰召公疑周公又曰不說周公歸政而復留又曰不說成王之不知周公誤矣若曰召公疑周公則武王不應使之左右成王不知而使之是武王之不智也若曰不說其復留是召公欲專政也

尚書講義卷十七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公力言之以自留周公之固位也若曰不說成王之不知則召公身爲大臣不能開悟人主而徒爲緘默以不說豈所望於召公哉況卷阿公劉之戒召公非不敢言者何獨於周公而默然乎是知解者之誤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此孔子序史氏所紀周公請諸成王命蔡仲之意也序後一章亦史氏之記也其曰囚蔡叔郭鄰正義則曰周公囚之至死不赦以序考之蔡叔稱沒則若無

罪而死者至死不赦之說或可以疑也況方囚蔡叔而蔡仲已爲卿士父囚而子在位其心將何以處之周公忠厚人也忍使其子貪位慕祿而不是父乎而所謂克庸祇德者幾於溢美矣由是知周公之囚蔡叔非若後世禁錮終身意必有還復之期蔡仲斯爲不忝矣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封文之昭武之穆豈有澤及遠族而捨我之親親不使自新乎序直言踐諸侯位以明周家忠厚不以父罪而廢其子與舜殛鯀興禹不約而同也

尚書講義 卷十七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史臣之記也周公位冢宰以正百工行宰相之事以表率百僚也後世乃有居天子位之說夫周公爲冢宰也攝政非攝位其受命居洛也復書非還位羣叔流言非以其踐位也當危疑之際以將不利於孺子爲說欲以此中周公周公去則武庚祿父可以爲

商復讎矣蓋商之遺澤在人雖更辛紂之酷虐人心猶未離至成王之世受周之撫養不爲不久而念商猶不忘向非周公奮不顧身力任此責則周未必不復爲商此周公於流言之變并二叔以討之於既遷之後作多士以誥之也雖然使管叔不附武庚則周公處之必有道未必誅也觀其囚蔡叔以車七乘遷於郭鄰而已降霍叔爲庶人止三年而已亦可見其治親之道矣案史記世家武王封功臣昆弟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處於霍而經傳所載惟言二叔此復有霍叔何哉蓋霍叔雖監商不挾商民以叛此其得罪所以輕既言羣叔則流言之覺霍叔亦在章章矣使二叔不附商罪止同於霍叔三年之後復齒於諸侯之列與無過人同也由此觀之周公之討二叔豈得已哉爲社稷計爾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尚書講義 卷十七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率德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改行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克謹厥猷所爲無不謹也欲蓋前人之愆莫若忠孝忠則不忘本朝孝則不忘前人爾乃邁迹自身一身邁德勤行而不怠使子孫可以循迹而取法所謂垂憲乃後者蔡叔之罪在違王命違王命者附商而叛周與商遺民同謂周之取商爲不然心實謀逆也六曰蓋前人之愆者前人有愆對其子言豈曰慕之惟當囑其掩覆求立事君之大節以洗其昨非爾故曰蓋也能如是豈不曰忠乎豈不曰孝乎竊嘗謂周公位冢宰凡所欲爲無不如志而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周公造次未嘗忘之且誅管蔡者成王也非成王之命周公安敢專罰而經之所載直言周公位冢宰而爲之可謂過則稱己矣封蔡仲者周公也非周公知之成王何自而封而經之所載直言請命於王而邦之蔡可謂善則稱君矣彼後世負不賞之功而招權以自用者固周公之罪人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

尚書講義 卷十七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案此段講義原闕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奄之爲國淮夷一部落也淮蒲之夷叛服不常舊矣成王政者言淮夷既平四方無虞王政乃成也將蒲姑者周公以成王遷奄之命謀及召公也此君奭所謂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是也

尚書講義 卷十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自奄歸宗周宗周豐鎬之都也洛則謂之成周作書以誥多方多方者普告諸侯非如多士止告三監及淮夷奄也蓋成王即政之後三監及奄已不足慮所誥者天下諸侯故書曰告爾四國多方因四國而告多方也當是時周公宅洛已能鎮服天下其叛亂之國既以滅亡國家駸駸無事自此布政設官而持盈守成以文太平故立政周官以次而舉也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

尚書講義卷十七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爾多方士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聞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

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昇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尚書講義卷十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息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

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曰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因四國有變既定矣乃并諸侯而申告之故曰告爾四國多方也成王已於多士告商之叛民今其辭率推廣多士之書以并告諸侯也殷侯諸侯也皆商之舊臣尹民則長民者也大降爾命誅紂而與民惟新汝非不知之也洪大也洪惟者所思之大也蓋言天命靡常在人圖

尙書講義 卷十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既畏天命安可不寅恭敬念於祀乎帝之降格監於有夏以夏之先后能畏天命者也而夏之嗣王大厥逸不肯感言無憂民之言也乃大淫昏而無終日之頃勉行此則爾之所聞也此則多士所謂惟帝降格嚮於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是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於民之麗者開達也麗附也麗於善則善麗於惡則既不達民之麗非所以圖天命也方且酷罰以長亂崇長也甲始也言亂之長始於內也既不

能靈承於祭祀又不能大進靖恭之士以寬裕斯民

乃敬用叨憤饗饗忿憤之人以殘賊夏邑桀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其惡若此天惟眷求神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刑殄有夏此則多士所謂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是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夏王滅德天不輔之以純德文王之德之純所以受天命也爾多方之義民不得在位以長享其爵祿而所恭之多士皆營私專利之人相與虐民而已安得克明此德以享其民乎至於百為凡百所為大不克開開達也達者洞曉也夏之君

尙書講義 卷十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弗率如此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諸侯簡在帝心而代夏作民主也慎厥麗乃勸者使之麗於善而皆知勸也以德行刑民斯知勸也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先明德以慎罰則亦知所勸也雖要囚戮之亦甘心焉殺而不怨也開釋無辜者赦過宥罪亦無不知勸也此則多士所謂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是也今至於爾辟指紂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是以我周亦如湯之得受命也嗚呼者歎息之辭以誥爾多方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商

庸用也釋棄絕之也言非天用絕夏商之命夏商自絕之也乃惟爾君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以淫虐圖天命可乎而况屑有辭屑輕也輕出其言以責命於天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不享集成也天降時喪所謂時日曷喪也有邦閒之上下之情不通也今爾商後王逸厥逸爲流連之樂以圖國政也不蠲烝者不能潔粢以恤祀也天惟降時喪亦如桀之亡也此則多士所謂在今後嗣王誕淫厥泆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是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尙書講義 卷十七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之與狂在於念與不念之間人但不能自勉爾天亦憫紂實湯之子孫故須暇之若所謂寬暇之以冀其改過紂大作民主既不克念又不聽人之言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出災異以警懼之以開其自新之路俾顧諟天之明命而爾多方無德可以堪之惟我周王靈承於旅旅祭之大者天用親有德饗有道也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此則多士所謂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是也天惟式教我用休教者非諄諄然命之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事治也簡

尙書講義 卷十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簡在帝心昇者俾革商命以長爾多方也今我曷取多誥以我誅三監淮夷及奄以大降爾四國民命不得已而有言也爾曷不枕裕之於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者欲諸侯以誠信寬裕之道行於國而夾輔介助我以享天之命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汝諸侯尙宅爾宅畋爾田言其息飲啄皆在我域中夫何所逃而曷不順我明天之命乃屢導告之而亂靡有定此不定也皆由爾未有愛君之實不能大安天命又乃輕棄天命其爲不靜乃爾自作不典典常也言其心無常也不能圖忱於正忱信也皆其自取之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戒之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戒之不從而罰之也至於再至於三而頑不率化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如三監淮夷及奄是也我乃其大罰殛之誅之遷之踐之理所當然此則多士所謂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是也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非我不愛爾皆爾自召也此則多士所謂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嗚呼者歎辭也告爾有方多士諸侯也暨商



多士四國也不告庶民而告士者責其可責者也士服則民服矣今爾奔走臣服我所監臨已五年矣而猶不悛是爲之長者當任其責也胥伯諸侯之長小大多正小大之國皆有正有長爾罔不克臬者當無不以法自防也此則多士所謂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我多遜是也自作不和此心不靜也爾當和之修其身也爾室不睦骨肉相怨也爾當和之齊其家也身修矣家齊矣爾邑克明能克勤乃事則國治矣此成王周公之誥命不忘大學之道也雖有凶德悖亂

尙書講義卷十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人撓我之政則亦以和敬在位使之觀感而化忠厚之至也克闕於乃邑謀介者視一國之內求賢以自助也惟能如此故可安於洛邑鑿井耕田而永有養也豈惟如此天亦畀於爾眷爾之從化也此則多士所謂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是也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既助之又錫與之也又當取商之多士迪簡其賢者使之在王左右至於服在大僚言公卿皆爾爲也此則多士所謂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也言爾若從化則尤厚於湯之用夏士是也嗚呼者又

歎之也恐其告戒之不從則又曰爾不能勉信我命則亦惟不克享我之爵祿田宅此則多士所謂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是也凡民惟曰不享者爾既不享我之命民不享爾之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爾既荒逸偏頗違遠我命則惟爾探天之威犯天之怒我當致天之罰言非我私心也離逃者誅之遷之踐之也此則多士所謂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是也王曰我不惟多誥者言我諄諄然不憚煩如此然其所誥不過使爾祇敬知天命所歸又曰者往

尙書講義卷十七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告之今日又告之也言爾初不克敬於和以至於此今當知我之所告皆爲爾計則何怨之有使四國暨多方之多士聞此警戒之語當銜恩戴德革心以化周家之忠厚嘗謂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以至多方八篇之義皆因商民而作則商民之頑可知矣成湯革夏惟亳民以爲不恤我眾至於諸侯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怨其後來也卒之攸徂之民室家相慶今商民之怨則異是也此成王周公所以告戒之切而歸結於則無我怨其意深矣雖然

商民如是之頑成王周公終不忍誅之者以其服商之治已久猶有眷眷不忘其君之心是以不忍誅也茲其所以爲忠厚歟竊意周之積累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非不厚也然譬如植木前人植之後人不能培壅之則根雖固久已撥矣安得枝葉之茂乎周之社稷所以卜世卜年過歷長久者成王周公以忠厚培壅之力也嗚呼盛哉嗚呼盛哉

尙書講義卷十八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周公作立政

凡書皆有序史官之紀實也聖人定書存之使萬世之下讀其書者知所以作者之意漢儒復引之以冠篇首惟無逸立政周公所作史氏不書其由亦若伊尹咸有一德不待序引而曉也立政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以用人教之欲其治之必成也周公復政之後慮成王未知爲政之方以是教之得其要矣故一篇之意終始反覆惟在用人周公之愛其君不以吾不在位而不謀其政也此三代老人之爲非聖人則不能也或曰卷阿戒成王求賢用吉士召康公之詩也豈不可比肩周公乎夫赤箭青芝藥之良也召公第言當兼收並蓄爾不言其當如何用藥而愈也此所以爲周召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  
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暴德  
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  
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巨凡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  
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

尙書講義卷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  
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  
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  
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敕  
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嗚  
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  
有聞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  
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  
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  
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尙書講義卷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公若曰周公自爲書而曰若者順考古道有所依  
據皆非臆說足以取信於王也王之設官常伯三公  
也常任六卿也準人執法也綴衣內御也虎賁禦侮  
之臣也休茲知卹鮮哉者言有是人材皆有國者之  
美然而知悉此者鮮此所以歎也其言古之人不遠  
取堯舜而曰有夏之王室前鑒不遠也大競者大勝

也其所以然蓋指顛賢俊也天生人材不使終棄顛之所以尊天也其賢俊順知忱恂信行皋陶之九德者言夏之大臣所以敢教人主而拜手稽首后者以夏之大臣九德咸備能以道佐人主故敢言也非其人則不敢自尊如是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謂此也后矣者猶戡黎之篇祖伊奔告之辭曰天子也周公屢言孺子王矣亦是意也其意以謂爾爲生矣其可不聽此乎惟周公可云他人則不敢也古人敢教之意周公於此當任其責也首曰宅乃

尚書講義 卷十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宅乃牧宅乃準斯可以稱后矣三宅者卽常伯常任準人也宅者其職之所居也謀必面用訓者惟左右之臣得以面陳也疏遠之臣安得日見吾君高宗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所以不責之羣臣而獨告傳說也桀之三宅皆無義之人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往者古之人也不能作往者之德旣以不義之人輔之安能遵先王之成憲乎此其所以不克終也故曰罔後雖桀惡如是而曰德何哉蓋德有吉凶桀之所任者凶德也故曰暴德於是成湯崛起自諸侯而有天

下乃能大禱上帝之光命亦用三宅之俊如夏之顛俊也其在翼翼之商邑則協於其國其在四方亦用此大法萬民覲覲德也今紂德昏昏也惟嗜刑凶德之人在左右乃用羣不逞之人使之與政此立政任人之辭所以發也帝欽罰者欽重也天重實於罰所以亡國也使我周有夏式湯之受天命奄甸萬姓甸者率土咸安也文王武王克知三宅之心灼其俊者用之以敬事上帝順意以用賢猶湯之不釐上帝也立民長伯利建侯也立政任人舉賢材也準夫牧作三事卽三宅也禦侮內御趣馬小尹圉人嗇夫之屬也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府吏胥徒之屬也三宅得人則百執羣吏罔匪正人於是大都小伯之諸侯是則是倣亦莫不用賢也藝人執技者表臣長民者百司百官有司也太史尹伯國之大僚庶常吉士爲其屬也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亞旅貳政以從其長之眾莫不皆用吉士以至夷微盧烝三毫阪尹蠻夷君長亦莫不以賢自輔也文王武王所以際天極地皆享其德者以上能用賢風化所暨莫不以用賢爲

尚書講義 卷十八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急也又曰惟文王能克厥宅心厥宅三宅也三宅既克立茲常事羣臣之職舉矣既得其人文王委任責成執要以馭其下未嘗叢勝以自兼也庶言天下之議論庶獄天下之刑罰庶慎天下之防閑也以其各有司存不煩王之親決也有司各能效職王恭己以聽之也訓其用違順其取捨也此勞於求而逸於用也文王罔敢知示以不疑而聽其剖決此委任責成之證也武王率循此道較之文王不敢替厥義德義德亦文王之德但文王既服事商而不用至武王則

尚書講義卷十八

六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用之也蓋仁義一道也從其容德武王之仁義實文王之仁義也所以並受此大業不爲過也周公念文武之德則又歎曰爾今爲王矣而今而後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當敬用吉德之人也雖然人故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此禹所以因皋陶告舜以知人而曰帝其難之也其曰灼知者知之審而明辨不惑以用之也厥若者其所云爲也知之既悉大使之治天職也相佑也佑我所受之民也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者不可閒斷朝於斯夕於斯一話一言之微終

必以成德之彥治我民也言天下之治非君獨能致必得人可也此帝舜所以有臣哉鄰哉之言也人之微言先生長者之所告語者今盡布之王也而今而後豈惟王聽用之王之子孫亦當口之不可誤於庶獄庶慎也惟正是又之蓋政者正也我率以正孰敢不正此又教其子孫以取人之法也記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此之謂也古商人湯也自湯至於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既克宅之復細繹之所以能致大治然則立天下之正果不在彼

尚書講義卷十八

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而在此歟儻或不能用賢而用儉人安能輔以德亦安能顯於世乎而今而後其勿用儉人惟用吉士可也夫儉人凶人也對吉士而言也惟吉士乃能助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周之子孫皆知成王之王也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蓋言爲君固當聽大臣之教獨於庶獄猶不可誤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豈當易言之乎至此則不當惟有司牧夫之是聽審而決之其權在我不移於臣下也蓋人君於庶獄不能致詰則臣下有以殺罰導其君者殺

罰不已則干戈隨之戎兵所由起也其曰陟禹之迹說者謂行禹治水之迹非也周公謂戎兵不易言當踐禹之迹禹未嘗不征伐也其有苗勿率征之不克至於班師而使舜誕敷文德苗遂以格此周公教成王以任德不任刑之證也以德而行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文王之耿光以德言也德可觀故曰觀武王之大力以功言也功當顯故曰揚此言文武能陟禹之迹故能如是盛也而今而後立政惟用常人常人吉士也義民也言雖不同其實賢者而

尚書講義卷十八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太史記事之官周公告之以司寇蘇公案左氏曰蘇忿生爲武王司寇執法而敬用獄可以書矣以長我王國其刑必平平者中也中罰者成王太平之世刑措之時當用之也而太史者詔王之臣不可以不告也抑嘗謂周公言用人之法內而三公卿士以至奔走廝役外而諸侯之百執事以至蠻夷部落莫不用人以立政是矣而其歸結在於庶獄蓋欲成王知其取人之要訣也夫導人君以嚴刑峻法從事於大獄者儉人也導人君以窮兵黷武從事於干戈者亦

儉人也其不忍言戎兵而欲內修政事以攘夷狄者必吉士也常人也蘇公之流也成王若能於庶言聽而知其蘊則賢人庶幾乎得矣此周公教成王取人之要訣也嗚呼公之愛君深矣後世人君其有見於此者則太史氏其可不盡乎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公相成王黜商宜滅也而遷於洛踐奄亦滅也而遷於蒲姑今滅淮夷未必果滅也周家忠厚於此可見既旋宗周治定矣功成矣乃作周官以命官之意

尚書講義卷十八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告羣臣也周公嘗作周官一書以其命官之目告成王矣其區別分隸纖悉備載無慮數萬言而成王乃能撮其機要自爲此篇不過數百言閒而羣臣之分職率屬與夫人材之邪正判然無餘蘊非有得於周公焉能如是乎然則周公之教成王之學蓋異於後世矣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成王替文武之德敘文武命官之由也巡侯甸者  
巡狩而考禮正刑一德也羣辟承德歸於宗周者朝  
覲會同也董正治官以綏兆民茲其時矣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此成王能窺見文武得天下之本也故曰大猷夫治  
安之道不能於未亂未危之時維持謹守之及至危  
亂而後求定大寒素裘亦已晚矣鳧鷖之詩美成  
能持盈守成蓋以其得先王制治保邦之道也其所  
以神祇祖考安樂之者蓋以天地生一聖君祖宗生

尚書講義 卷十八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聖子創業垂統爲一代之明主郊天告地其神靈  
豈不歡喜卽所謂安樂之也然而其心惴惴然惟恐  
其不能繼繼承承以承天命旣幸成王能知持守而  
爲太平之君則神祇祖考皆安樂之固其宜也卽政  
之初能發此言鳧鷖之詩頌其成功不爲過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  
惟其官惟其人

唐虞建官亦因前代故曰稽古想見古之建官必又

簡少蓋結繩而治官不必多也後世生齒漸夥民事  
漸繁故設官分職不得不多然百揆四岳州牧侯伯  
未嘗不具也至於夏商之世官雖倍而亦克用乂者  
言其事益繁而僅能致治也然則前代明主之立政  
不在乎官而在乎人之有德苟無德以堪則闕之故  
曰不必備也夏商以來非無三公其見於典籍者伊  
尹曰保衡太公曰維師而已尹之爲保望之爲師可  
以當此矣他人安得而比肩乎此惟其人之證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尚書講義 卷十八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  
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  
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  
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公作書以六官配兩儀四時者所以明天地春夏

秋冬之不可易六者具而歲功成後人不可加損如  
兩儀四時之不可差忒也而六官之首皆曰設官分  
職以爲民極者言其建官專在於阜成兆民也成王  
之學於周公者大學也先王之道也堯舜禹湯惟精  
惟一懋昭大德文武之耿光大烈莫不執其兩端而  
用中於民故曰以爲民極也想夫成王方在冲幼聽  
受周公之訓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莫不稔聞而熟究之故始卽政便能祇勤於德夙  
夜不逮此誠堯舜禹湯文武之汲汲傳所謂學如不

尚書講義 卷十八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夙夜不逮之意也仰惟前代者稽古也時若訓迪  
厥官乃立三公以論道經邦調和陰陽三孤以貳公  
弘化敬信天地上以道揆下以法守皆所以佐王故  
曰弼予一人也非其人則缺之故曰不必備也夫官  
與職異職則自委吏乘田以上不可不專至於官則  
惟其人也然則公孤者所任之官六卿者所掌之職  
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傅無聞焉不備也周公師  
也亦得兼冢宰之職以此知公孤爲官而六卿爲職  
也觀六官所掌與周公之書雖略有異然而要其義

則皆同惟司空之職掌邦事而今日邦土則不可不  
辨蓋後世冬官既亡以考工充記之論者遂以爲司  
空掌凡其工之事非也惟見於經傳曰司空度地居  
民司空掌輿地圖此邦土之證也不然則禹平水土  
何以當司空之任乎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以倡者倡導於諸侯也諸侯安得不化上之德乎唐  
虞諸侯五歲一朝周則六年五服一朝唐虞天子五  
歲一巡狩周則又六年王乃時巡是十二年一行時  
異則事異也考制度於四岳者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所以齊不齊也諸侯各朝於方岳羣后四朝也  
大明黜陟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  
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也凡此皆周之制然  
而前言六服今日五服何哉六服者以大行人考之  
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是也茲言五服者要  
服戎狄之國不可以常禮拘故羈縻之而不廢其來  
朝之期亦聖人兼懷之意也

尚書講義 卷十八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



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此成王戒庶官之言也其分別淑慝如是明白顧方  
嗣位深居九重之內何自而得之蓋周公拳拳愛主  
傾竭其忠展盡無餘而成王生知之性警悟不羣承  
周公之訓心開意解燭理皎然故不待出與物接而  
知其情偽相其胸中如大圓鏡人之長短小大各以  
其形妍媸自見其告有官君子之言莫不如五穀之  
可以療飢藥石之可以伐病也夫令無反汗私無害

尚書講義 卷十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公則民服學以致道制以議事則政明以典常為師  
則不忘成憲其終則曰無以利口亂厥官夫利口誠  
足以亂官也彼百官修德民服而政明復能師成憲  
如前所陳矣若有一利口之人在列則變白為黑以  
邪為正官安得而不亂乎然而成王在上豈容有此  
所以言者慮患之深也後世可以為戒矣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此言不能欽乃攸司謹乃出令亦不能以  
公滅私也疑之在心何以行志先王尚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取其當而決行之況攸

司乎惟能聽此則無反汗背公之患矣不學牆面莅  
事惟煩此言不能學古入官議事以制也人而不學  
何以從政先王尚緝熙光明汲汲皇皇以成其政況  
臣之從政者乎惟能聽此則無面牆叢脞之患矣凡  
此實有官君子之通患而成王乃能縷數而極言之  
也若夫卿士公孤則皆王選用之人其所告戒則異  
是矣成王可謂知言之要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  
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

尚書講義 卷十八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  
能庶官乃不和政厯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  
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成王戒大官之言也蓋有功有業有位有祿非大  
官而何王之三事六卿非有其德不使在位其所告  
戒惟志惟勤果斷以無艱不驕不侈恭儉而去偽去  
偽則德著矣蓋行偽而堅言偽而辨雖有忠信廉潔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而終歸於鄉原矣偽之為害如

此則著誠去偽非作德乎夫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  
人之道的然日亡德與偽相去若冰炭作德者其心  
休休然作偽則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心常戚戚惟  
恐人知得無勞乎及夫罪大而不可解敗亡隨之自  
以爲巧宦拙莫甚焉居寵思危者滿而不溢高而不  
危也弗畏入畏者言不能兢兢業業以保其位則將  
入於可畏之域矣推賢遜能庶官乃和者蓋以天生  
賢能其材其德必有大過人者既不可以湮沈必當  
崇獎之誘掖之使在職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則推

尚書講義 卷十八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賢遜能真卿士之職也古之所以口暨乃僚罔不同  
心者此也同心者和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政安得而厯亂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職也稱匪  
其人惟爾不任烏得無罪乎此保任之法也至於三  
事則公孤也彼論道經邦貳公弘化寧有過之可指  
第當率卿士百僚敬爾有官治爾有政以佑乃辟永  
康兆民使萬國咸休傳說爲相所以先於旁招俊乂  
列於庶位也則周公作周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  
本意成王其得之矣後世其有致君如堯舜佑乃辟

也澤民如唐虞康兆民也而濟濟相遜無妬賢嫉能  
之心者亦周公之徒也成王之書得建官之要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淮夷既伐成王之威德著於中外東北之夷鄉風慕  
義稽首來賀成王待之以諸侯之禮既錫之貨而又  
使王之卿士爲書以褒賞之不以其化外而夷之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尚書講義 卷十八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公歸老成王俾居於豐不忘叔父之恩而使居京  
師也而周公有疾將沒欲歸葬成周者不敢以凶事  
累君父無家可歸故欲歸舊治也因此知洛誥所謂  
命公後者乃告周公以少留於洛非立伯禽明矣使  
伯禽先在魯周公必欲葬於魯矣昔揚雄闢言仙之  
說曰文王葬畢是文王之墓在畢也成王葬周公於畢  
者一代勳臣忠孝兩盡沒而耐於君父之墓宜也其  
曰告周公作亳姑者解者曰亳姑蒲姑也遷奄之舉  
周公實謀之今奄已爲國不復與淮夷同惡成王歸  
功於周公故作亳姑之書以告於畢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商民遷於成周周公既沒成王乃命君陳分正東郊夫天下萬國成王皆當撫御之而擇人以共治也故曰分正分者若分閩分符也正者若尹正也豐鎬在西而成周在東故謂之東郊或曰東郊成周之一隅非也序書者不言成周東郊必曰東郊成周者不可言而喻也又何疑乎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尚書正義卷十八

十八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周之卿士皆王臣也而或謂之君蓋可以為諸侯而君國子民者也今日君陳前有君奭後有君牙亦此義也君陳身脩於家而家齊家齊則可以治國故其

令德在乎孝於親恭於兄夫父母愛子均一之德無不欲其兄弟之和友於兄弟茲孝之大也克施有政可以有國矣故命之尹茲東郊敬哉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昔者或問孔子奚不為政對以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為政孔子窮而在下故所師者君陳在家之政也成王達而在上故所贊者移忠之道此大學之要成王所學於周公者也周公師保萬民者古人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師保者左

尚書正義卷十八

十九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右其民也民豈不懷其德乎汝往謹乃司代周公之職也茲率厥常仍舊貫而不必改作也懋明周公之訓民斯安其政矣我聞曰者周公之訓也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黍之馨能感於神惟明德之馨幽則有神明則有人民其感深矣勉其尚式是周公之訓孜孜不倦其敢逸豫乎凡人未見聖起慕用之心如不及也既見之後此心不能孜孜以奉行者蓋以逸豫壞之矣爾親見聖人若周公者當式是訓不可始勤而終怠也故曰爾其戒哉蓋汝

惟風風之鼓舞民莫不聽如草之偃也則圖謀其政豈當易言之乎無輕民事惟難也政有廢興廢者當革興者當新一出一入莫不與眾虞度也左右皆曰可諸大夫皆曰可庶言同矣則繹者致思也孔子所謂繹之爲貴也既勉其式周公之訓又教其採庶言而精思之敬之至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初贊君陳之孝茲復贊君陳之忠曰爾有嘉謀

尚書講義 卷十八

二十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者言君陳老臣逮事文武二后方其告之人不得而知也及其成功則民但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非君陳之力也此乃民言非君陳之言也君陳知將順而奉行於外而已民實歸德於二后故有是言也夫致君如文武其光明盛大如此而無一言見於外非君陳之忠也周公之勳勞召公不敢比擬而周公既沒擇其可代者獨取君陳想見君陳在二后之朝其陰功隱德涵浸斯民而世莫之知所以其名不顯然而此功此德周公知之成王

知之故又曰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謂凡人臣皆能如爾豈不爲良臣而顯於世乎此我所以用爾也顯者豈非闡然而日章乎或者謂此成王戒君陳使之歸美於我也如是則成王疑君陳之掠美而君陳乃一佻功賣直之人爾成王方且疑之亦安肯用之以鎮服商民乎觀其言曰爾后不知爾字誰指若成王自謂當曰入告我內可也以此考之爾后乃言文武二后也其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乃民言也明矣嗚呼君陳克忠克孝皆人所難能宜乎奮自列辟而起東郊也嘗謂古者人君率歸德於其臣若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以爲時乃功何傷乎君道而後世人君切切然與臣下爭名有至於疑而殺之者皆因解書者以爾后爲成王自謂之誤也若戒其臣使歸德於我是教之諛已也成王何其小哉古者大臣以道事君立人之朝犯顏之諫逆耳之言日在君聽何傷乎臣道而後世人臣削橐詭辭以遠君之疑卒至於阿諛諂佞無所不知者亦因解書者以惟我后之德爲君陳歸美之誤也若謂此非天

尚書講義 卷十八

二十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下之民言而出於君陳之口君陳何其小哉竊意三代而上成王之爲君君陳之爲臣不如是之狹隘故於此極言之所以伸成王君臣於萬世之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干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尚書講義 卷十八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王一話一言皆歸德於周公故戒君陳首曰懋昭周公之訓中曰式時周公之猷訓終曰爾惟弘周公丕訓蓋以君陳能遵周公之訓故不依勢作威不倚法以削用寬德而有制從容而和其民人故斷然用之以克和厥中也如此則君陳雅當東郊之任矣然而君陳恂恂謹畏之人也成王慮其執法太堅故又

告之曰商民在辟辟有罪也子曰有罪爾勿以爲有罪而殺之當酌其情也子曰無罪而赦之爾勿以爲可赦而宥之亦當酌其情也酌情如何歸於中而已矣中則無過不及也成王得先王用中之要故推赤心力告而委任之也有弗順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者度其刑之而可以遷善遠罪則刑之否則宥之開其自新之路此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至若狃於爲惡或姦宄或敗常或亂俗三者以其平時之惡而知其故犯也罪雖小亦當不赦蓋以刑故無小

尚書講義 卷十八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懲而大戒也成王用刑之意如此慈祥安得有冤民乎而其末則曰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夫頑固可罪也當知民散久矣其爲不善者是迷而失性以至於此聖人憫之必欲化之使歸於善何忿疾之有凡厥人材各有所長若求備於一身是無全人也聖人憫之捨其所短而用其所長何求備之有此成王忠厚之言也其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者忍也方吾臨大事建大功蚩蚩之氓寧免怨咨蓋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

人之常情也吾必隱忍而不校逮其功成當自知之矣此其乃有濟之證也有容德乃大者夫容德聖人之仁也傳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秦誓曰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此有容德乃大之證也惟無忿疾無求備有忍有容其於人也第憫其迷失而至此雖有罪而不忍致之刑辟惟思所以教之之方莫若簡厥修以警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彼必自化又安用刑辟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至於不仁

尙書講義卷十八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遠蓋用此道也成王於用刑之後而發此言舜湯之用心也宜乎刑措而不用宜乎商民之不卽誅也其卒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至於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也彼民之生秉彝之性人固有其所以迷而失之者上之所好得以移之也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民何知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成王憫商民之頑以爲皆紂化之也則君臣之治商民其可不以商爲鑒乎然則如之何克敬典以在德而已惟德動天天尙能動

商民豈不如草之偃風平時乃丕變允升於大道矣豈惟我享爾之多福抑爾無窮之休無窮之聞亦在於是也君陳其勉之

尙書講義卷十八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尙書講義卷十八

尚書講義卷十九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案此條講義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

尚書講義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倬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展綴衣牖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

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

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

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

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

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

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

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卿士邦

尚書講義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

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

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

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

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

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噦宅授宗

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道之在天下人之得之者率能合死生為一致齊彭

殤爲妄作是於世間事業聲名已不足爲而况富貴  
貧賤壽夭又安能動其心乎其感而後應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蓋其適來適去出於無心初無繫累  
是以人倫五者天下萬事無所處而不當也周公得  
是道於堯舜禹湯文武故兼三王而施四事實其緒  
餘士苴其惟精惟一之學則當世傳之成王後世傳  
之孔子蓋成王則見而知之孔子則聞而知之是或  
一道也觀成王疾病之際上言祖考之德下託元子  
孤所以保基業遺似續者皆以爲民其言無一毫之

尙書講義

卷十九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私氣定心平了然不亂非得道於周公安能如是乎  
是知曾參戰兢而易簣不如孔子逍搖而曳杖當茲  
大變不怛化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蓋其平生學力  
深固不於是時發見其將何時乎若夫仗衛之儀執  
事之人禮經具載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不必  
解姑取其得道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言之蓋大  
節也後儒紱傳道之統止謂周公傳之孔子而不及  
成王此謂遺恨讀其文者未嘗不歎息於斯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居也踐天子位也遂誥者因其來會而遂誥之也  
或者謂康王不當吉服以見諸侯諸侯戴文武成王  
之德久矣若在亮陰而使太保傳命安有不聽乎此  
非知時者之言也夫商民之頑成王周公勤勤於此  
凡幾歲幾月而猶未服今康王苟惇然在哀疚中諸  
侯來弔者不覩其面而去安知商之士民不起三監  
武庚之念乎其勉康王出見諸侯所以冥消商人不  
軌之心也況以冕服乎冕服祭服也明不敢用朝服  
而用在廟之服也觀畢命之言曰邦之安危惟茲商

尙書講義

卷十九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於此可以見當時綿絕之禮所以絕危疑顧望之  
心皆出於從權也嗚呼豈非召公畢公之謀乎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祠德答拜太保暨  
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  
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



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  
釗報誥昔君文武不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  
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  
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  
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  
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王出立於畢門諸侯朝於應門之左右禮也古者天  
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康王出於應門之內天子之失

尚書講義卷十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也誠以方其居廬不敢御正衙以行朝覲之義此  
亦從權之義也乘者四馬也朱黃馬飾也而以布幕  
之縞素也賓稱者以客禮待諸侯也奉圭幣庭實也  
執壤奠土貢也皆稱拜稽首臣禮也夫朝覲會同諸  
侯一德以尊於天子也王義其能嗣乃祖乃父之德  
以來朝故答拜享其誠也答拜非君臣之禮也故曰  
賓稱夫君臣相戒當在閒暇時康王方顏色之戚哭  
泣之哀羣臣遽進戒嗣王何哉蓋太保之意欲諸侯  
聞之知王亦如成王能受臣下之言而稱頌祖德張

皇六師不壞高祖之命言其制馭之道不異成王此  
所以警諸侯也大臣受遺命其拳拳之心惟恐不克  
負荷受命之初欲以先聲服諸侯也太保之意深矣  
王若曰者召公受命之言也惟予一人報誥告羣臣  
及皆來之諸侯也言文武致太平而無過咎以其保  
乂王家內則有不二心之羣臣其建侯樹屏外則有  
乃心王室之諸侯爾等誠能恤我而順其乃祖乃父  
所以事文武之道以無貽穉子之羞者望之切也康  
王當三年不言之時乃有是誥亦非禮也當危疑之

尚書講義卷十九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際諸侯皆在而無一言所謂臣下罔攸稟命今而有  
言亦從權之義也內而羣臣外而諸侯故總謂之羣  
公既皆聞是誥命安敢不服乎羣公一見天日之表  
一聽丁寧之誥想見相見而揖揖而趨出之際昌言  
偶語必皆曰眞吾君之子也孟子曰弔者大悅正此  
義也如是則太保之謀效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成周郊者康王命畢公之大意也洛亦王土  
而必曰周郊者爲商民而言也分者表厥宅里殊厥

井疆也成者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也何爲若是蓋以周之捍禦隄防不在夷狄而在商民也商民無變則保釐之功成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命遷于洛邑密爾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

尚書講義卷十九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子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倚將由惡終雖收放心

閑之性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士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父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朏者月初生也越三日者六月六日也至於豐

尚書講義卷十九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以命畢公保釐東郊之冊告於清廟也畢公彌亮四世非老臣乎父師之稱當矣冊文上推文武之大德中言予一人以寧下言道有升降政須因革所賴以知臣下之善惡者臧否也若不臧厥臧則惡者肆矣民安得而勸故以此命公也其襄公之辭則以謂予小子今得以垂拱無爲而蒙成者公之力也是故祇命公以周公之事旌別善惡表其居處無使混淆揚其善病其惡植此風聲所以臧厥臧而民知所勸也有弗率訓典殊厥井疆屏之遠方不使復亂羣也

既不施刑民斯畏而愛之矣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所以成周郊也政貴有常循周公之政也辭尙體要法周公之立言自然無崖異也商俗以利口惟賢此風安可長成王戒羣臣無以利口亂厥官正爲此也公當念成王之意可也康王所聞於古人之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世祿之家子孫不率教而至於敗國喪家亡身者敝俗所化狃於奢麗萬世同流不肖之習雖或不同同歸於亂也商之庶士商民也不曰民而曰士者責其可責也惡終言其多行不義而自斃

尙書講義卷十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雖收其放心其防閑之道惟艱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此戒畢公以教斯民也謂資在富貴易以從化必無惡終之患矣成王之告君陳猶欲以辟是未免於用刑康王則一以惟德惟義爲大訓蓋成王之時更三監武庚之叛民猶未寧康王之時世變風移刑措不用太平之極故惟以德義輔化而已商民何爲哉學於古訓爾又曰惟茲商士實繫國之安危若不剛不柔以中和之化使之日遷善遠罪厥德修矣周公遷之以謹其始君陳理之以協其中則成其終者

豈不有望於畢公平蓋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可以其已安已治而遂不克終也畢公之任亦重矣三后同道既協心於政治則膏澤必下於民雖夷蠻戎狄皆賴以安矣此知商人之難化甚於□□□□□□成厥終豈惟康王垂拱仰成以享太平之福抑周家無窮之大業畢公無窮之令聞所以保其子孫黎民者莫不皆因商人平定而致之則所謂邦之安危豈不在商人乎康王又慮畢公以經綸天下之材不屑爲之故又戒之曰勿以不能而退託勿以國小而懈

尙書講義卷十九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弛欽若先王之成烈以匹休於前政茲所以望三后之協心也先王成王也前政周公君陳也康王以成王爲軌範畢公以周公君陳爲標準成周之治宜優爲矣然成康此舉皆爲商民也而君陳之終篇乃曰惟予一人膺受多福畢命之終篇亦曰予小子永膺多福成康豈徵福者有臣如君陳畢公增光先王之成烈紹述周公之前政使吾安於朝廷之上故謂之福也抑嘗讀易之大有上九之交不言其象直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繫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

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成康當信順之時太平之極驕侈不生而  
拳拳於三后是尙賢也則自天祐之永膺多福理之  
必至也萬世之下語守文之君以成康爲稱首宜哉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周官大司徒之職在於敷五典擾兆民實法舜命契  
敬敷五教在寬之意皆所以明人倫也今命君牙作  
大司徒一篇之意專言其先德而其要則在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穆王可謂知治之要矣

尙書講義 卷十九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  
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  
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  
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

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  
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  
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君牙之祖父世篤忠貞成績紀於太常太常天子玉  
輅所建之大旂也繪以日月而銘其臣之功所以標  
表以勸臣下也惜其名不著於後世然觀君牙之賢  
可以逆知其乃祖乃父也穆王嗣守文武成康遺緒  
可謂重熙累洽之世矣而猶眷顧君牙使之克肖其  
先以治四方可無愧於四后之德矣心之憂危惕惕

尙書講義 卷十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蹈虎尾兢兢如履春冰是以命君牙作輔而寄以  
股肱心膂之任也夫股肱用力於外心膂設謀於內  
一人之身無餘事矣續此舊服惟覲其不忝祖考者  
在於弘敷五典式和民則而已夫五典五品也帝舜  
之世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作司徒教以人倫  
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也然則穆王此舉無媿於舜君牙此職無媿於契  
矣而其收功在於式和民則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民之物則與生俱生其所敷

者亦因人心之固有而和之爾穆王可謂知治之本矣非穆王知治之本無以得君牙非君牙之賢無以率其下君臣若形影之相須也其言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惟皇上帝降衷於民中者人人本具得之爲聖人亡之爲眾人亡之非無也迷而不悟有待於上之人輔之翼之而自得之也夫以蚩蚩之眾而欲以一人之身率而歸中豈不艱哉能思其艱以圖其易則易將至矣民之所以寧者豈不在君牙乎夫以丕大顯明之文王丕大繼承之武王

尙書講義 卷十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啓佑於我後人正而無缺吾固知思矣則世篤忠貞服勞王家之乃祖乃父豈不能垂裕於爾君牙乎爾惟敬明乃訓而奉順之則對揚追配不勞餘力矣爾當由先正祖考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所繫爾當率循其所行以昭明我之治於斯時也君牙雖欲退託其可得乎

穆王命伯罔爲周太僕正作罔命

周官有太僕之官其所掌無大職事而穆王至於作命其所責任甚重人或謂穆王別立一官或又曰

兼周官太僕與五輅之屬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俱總之故其責任不輕也穆王所以加一正字使正於羣僕侍御之臣也既責以發號施令又責以繩愆糾謬似非下大夫所掌之職其曰今予命汝作大正則知其責任異於周官之大僕也

罔命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忱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且夕承弼厥辟出入

尙書講義 卷十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玉謙冲自謂以不德嗣位至於終夜不寢思勉厥愆可謂賢王矣其言文武盛德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所承弼其君者毋不敬也號令之下無不盡善下民祇順萬國咸休然後屬在位之士正救其不及觀穆王惕厲如此安有愆謬可以繩糾又安有非心之可格則克紹先烈無疑矣今予命汝作大正所謂太僕正也周官止有太僕穆王加以正而名僕臣乃得不正乎則簡進乃僚伯罔雅當其任矣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不正之人一皆不用惟

尙書講義卷十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吉士是求且曰僕臣正則君克正僕臣諛則君自聖嗚呼穆王既自憂危惕厲寧有自聖之患其所云者爲凡後嗣言也夫諛言之不可聽也久矣彼其譏諂面諛逢君之惡能使人君惡直醜正忠言不聞拒諫自用下情壅闕國欲治可得乎穆王委心以任伯罔故曰有德惟爾不德亦惟爾則伯罔安敢不盡心乎夫儉人小人也安可充耳目之官彼其妬賢嫉能誣害良善告訐似忠修怨似直人君聽之寧不惑乎而況言偽而辯浸潤膚受日陳於君前自聖之君安得

不作聰明以亂舊章乎所謂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也若不求其忠良而惟以賄進則爾爲曠官且爲大不克祇其君吾亦坐爾以大不恭之罪矣伯罔儻遵是戒則永輔於彝憲彝憲常法也穆王保其常法垂裕子孫所望於侍御僕從者非爲一身蓋以遺後嗣故曰永弼乃后然則穆王可謂勤微之主矣竊嘗謂人主神聖過人數等至於立法以遺子孫不當亦以神聖望之蓋其後世豈無庸常之君若概以神聖望之彼企之不及則將自放自肆無所依據矣成湯懋昭

尙書講義卷十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德建中於民至其垂裕後昆則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天作之詩太王荒之文王康之至於子孫保之者岐有夷之行爾則穆王永弼乃后於彝憲之說可謂得先王之要法也

尙書講義卷十九

尚書講義卷二十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舜典曰金作贖刑當時有苗之國作五虐之刑以毒斯民舜立此科以矯其弊是贖刑起於虞也今不曰虞而曰夏贖刑者蓋以自舜以前鴻荒之世民之質矣當舜之時比屋可封刑措無用至禹之興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贖刑之立實始於禹史謂夏贖刑宜矣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此其證也自禹而下非無此刑要之皆祖夏之遺也穆王享國之久有卹民之心取贖刑之科斟酌損益作為一書以行於世史紀其作而曰訓者以其因舊典而訓釋之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尚書講義卷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興胥漸泯泯勢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

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

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鯨

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鯨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

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

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棗

尚書講義卷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

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

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

慰日勸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

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上講義  
原闕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

尚書義卷二十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良敬折獄明啓刑書得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穆王既告牧伯又告同姓之諸侯今此所告凡有邦

有土者以其小大之臣均當奉行此法故也祥刑者善用其刑也在今爾安百姓者兆民賴之也何擇非人用刑在於得人也何敬非刑行吾敬惟在用刑也何度非及凡所忖度惟在刑之所及及者如曰懼將及之及思其罪之所及也兩造具備師眾也與眾共聽之也五辭訟牒也其曰五辭者五方之辭也簡孚者核實也乃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有疑而不實也乃用五罰贖刑之議興矣五罰不服不應贖也乃正於

尚書義卷二十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五過過則聽其改是從赦原也此舜所以明五刑以勸五教而戒其臣曰在寬之意也穆王可謂知此道矣至於五過則是赦罪之科弊自此生故曰五過之疵不可不審克之也曰惟官者在官之勢可挾也惟反者反覆變詐也惟內者內親用事也惟貨者官吏受賄也惟來者素所往來之私也此五者若俗所謂情弊也故總謂之疵其罪惟均者以情弊而故出入之罪則以其罪罪之也五刑五罰皆以疑而赦原所謂罪疑惟輕也簡孚有眾者核實而合於眾心也惟



貌有稽者周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色聽氣聽之類是也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者敬天之威不敢輕用刑殺也墨辟黥也劓辟刃鼻也剕辟刑足也宮辟奄也大辟殺也凡此五罪有疑則赦之因以贖論罰之各有等差又當視其初犯如何故曰闕實其罪也然夏之五刑三千周官司刑所掌墨劓刑宮殺則總二千五百是周之刑簡穆王增之三千矣將以省刑而復增之何哉蓋贖刑重則正刑輕矣非穆王增之也夏之法當然也或曰周有常刑穆王當不亂

尚書講義卷二十

五十四明報書

約園刊本

羣章何取乎夏乎蓋以時不同故也文武承商紂之虐比屋可誅制刑不得不重禹承堯舜之後穆王承成康之後其民好善而不輕犯法其刑不得不輕穆王可謂知時變矣是以周官司刑殺罪五百呂刑大辟止二百也蓋當穆王時民無犯非禮况犯法乎大辟之罪姑存此條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其以此歟上下比罪無僭亂辭是其情犯無疑也當必行之然猶惟察惟法審聽其辭而概之以法也上刑重刑也而適輕下服宥過無大也下刑小罪也而適重上服

刑故無小也刑罰不可執一而不變故曰有權而世輕世重不可齊一以倫要皆有典則也罰所以懲惡非惡而以罰懲適以病民是以哀矜勿喜之心惟循良者有之下此則得其情而必喜矣故凡刑法莫非率人以中苟懷是心安得過差察辭於差者差錯也辨訴紛糾惟從本情不以偽亂也如此則妄訴不行矣哀敬以折獄則明啓刑書而占之咸庶中正若俗所謂照條也條則無不中正也孚者信也如是則獄成而可信不疑矣輸者上之也上之則君安得而不信乎有并兩刑俗所謂二罪俱發也亦并上之惟上所斷則臣下之用刑不得自專矣穆王告羣臣以用刑凡四曰其審克之可見其明謹而不敢忽矣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穆王又告官伯族姓官伯官之長族姓族之尊此告

尚書講義卷二十

六十四明報書

約園刊本

同姓異姓之大臣也朕言多懼言刑不可以易言戰戰兢兢以言之敬刑故有德以將之則爲刑若無其德是酷虐也德者何中也今天相民以生聖君又生賢佐以佑斯民前已言配享在下今又言克配在下表夫皇天之生聖賢皆欲配天之德以謹刑也然則重黎三后之生非皇天命之乎惟其用中故明清於單辭單辭一人之言也不待質證而得其情非夫得中之人則安有不口乎苟得中矣雖事物紛至而沓來不待詰問情偽不得而逃非明清則不能也蓋以

尙書講義

卷二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民之治罔不以中中則兩辭必有折衷豈復有私家之患乎私家者非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之人也既曰私家必總於貨必辜有功總貨則悖辜功則誣刑安得平乎天實報人庶尤交作罪叢一身可不懼哉是以聖賢之人苟知用中則所永畏者刑罰也天之罰之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自取也天罰不極極中也庶民罔有令政在於天下夫既不中天下皆惡政也吁可畏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穆王既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矣茲又告嗣孫何哉蓋前告童孫王族之裔也行法之人也今告嗣孫王之嫡孫也故其所言皆君道何監非德以明道之以德則民有恥且格觀德則民皆歸中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永有令聞也五刑既皆得中有慶必受王之善眾而續承之監於茲祥刑者皆因謹刑而致也嘗謂周之有天下

尙書講義

卷二十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文武成康之下惟穆王可爲賢聖之君觀孔子定書取其三篇君牙之教民伯冏之御下呂刑之治罰皆眷眷不忘爲君之道而其卒也明章聖人之用中此與堯舜惟精惟一相受授者無以異也乃知其心深得此道可以襲堯舜三代之傳也而耄期倦勤思欲脫屣萬乘爲逍遙遊周行天下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後世有列禦寇者撫其遺說以爲穆王嘗駕八駿至於臣菟氏之國觴西王母於瑤池漢儒信其荒唐之言遂鄙其人謂耄荒爲耄亂荒忽後人祖述其

意和爲一談至有作穆天子傳以附會者遂使穆王墮於昏君之域殊不知穆王雖起是念一聞祭公謀父所招之詩遂止不行此亦從諫如流善補過者也傳曰一言之違駟馬莫追穆王是也胡不觀孔子之意乎孔子定書取是三篇示人主以軌範必其人之可師也則不信孔子而信列禦寇郭璞者亦愛奇之過也故於此不可不辨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犬戎之禍酷矣平王尙能收拾餘民以爲東周振乾

尙書講義卷二十

九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綱於弛紐回既倒之狂瀾亦可謂有功矣若非文侯尊獎王室述諸侯之職其焉能爾平王不得不報文侯也錫以黃流玉瓚晉之祖廟得用之矣既錫弓矢則是爲方伯也昔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威公救而封之衛人作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言施雖薄而報當厚也則平王之賞不爲過矣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桓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尙書講義卷二十

十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文侯平王命爲方伯而曰父者尊之也而繼之以名作命之法也不大顯明之文武克愼明德昭升於天敷聞於世天乃集命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亦惟先正能左右其君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故後王世世得嗣其位而我小子遭家不造造天丕愆天不眷祐膏澤不下於民罪皆在己犬戎侵陵敗國喪家其禍甚大卽我御事耆老成人無一在位我則不克享於成命當此家難若有同姓之諸侯如祖如父恤我此身使我永綏在位豈非有功乎汝獨能明乃祖之忠始

儀刑文武用會續我命汝追孝於前文人此歸德於  
文侯之詞也汝多捍衛我於艱難子實汝嘉今功成  
矣告歸其國矣是用賚汝以秬鬯一卣卣者以實酒  
之尊也歸以酌祖廟告其為方伯也古者賜弓矢然  
後得專征伐朱弓黑矢天子錫有功諸侯之具也其  
勉勵之言曰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欲其勤恤  
爾都撫綏其國用成爾之顯德夫有功者必有德以  
將之平王欲其以德保成功真王言也竊嘗謂平王  
東遷周公實知之周公之於國默計於數百歲後方

尚書講義卷二十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之興禍之所伏近在商民而遠在犬戎是故營洛  
以遷商民實為國家培植其基以遺後嗣也商民叛  
服不常率能化之以歸於正而犬戎之禍洛得以為  
王都矣向使周公不曾營洛則商民散徙為亂未艾  
而洛邑荒蕪未必可都平王方俛俛然無所之又安  
能保東周之治乎周公之治國如弈秋觀弈一局之  
勢自始至終料其勝負不差毫釐非明照至理其能  
如是乎以此知周公化服商民實為周家消萬世無  
窮之禍營治洛邑又為周家建萬世不拔之基一舉

而二事俱利邾郟定鼎之期可不卜而知也周公有  
勳勞於天下其在是乎惜乎平王不能側身修行勤  
於政事以自治修車備器薄代獫狁以復讎如宣王  
之中興是以黍離降而為國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傷平王無志於恢復而又無仲  
山甫方召之徒為之宣力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有國在周公既沒之後史曰宅曲阜蓋紀其始  
至也始至而有戎夷之難故有是役也案禮曾子問

尚書講義卷二十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  
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也解曰魯侯急王事不得已也彼其哀戚搶攘中而  
號令之嚴如此豈非家學所傳義方素明故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敕乃甲冑  
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  
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筭無敢傷牯牯之  
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

我商賚爾乃越遂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淮夷既叛徐戎並興魯公倉卒之間處之若無難者蓋軍旅之興所當備而取勝者不過利器械畜牛馬嚴軍律禁竊盜積糗糧築營壘備芻茭惟此七事於行軍用師闕一不可魯公於此皆備豫不虞可謂得

尚書講義卷二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治軍之要矣何謂利器械甲冑貴敕敕簡也干貴敵敵施也弓矢貴備弓調矢利也戈矛貴於鍛鍛者鍊也鋒刃貴於礪礪者淬礪也如此則器械利矣故曰無敢不弔弔善也何謂畜馬牛軍之所止必大放牧彼有捕獸之機檻必當杜塞彼有陷獸之坑穽必當斂望無使傷牛馬牛馬傷則汝有刑如此則牛馬畜矣何謂嚴軍律馬牛逃逸奴婢淫奔不當越隊伍而捕逐馬牛奴婢之失其害小而部伍不整其害大若他人捕獲敬以復還當議行賞若越逐不復是俗所

謂逃軍也能免刑乎如此則軍律嚴矣何謂禁竊盜夫寇攘劫奪也踰牆垣穿窬奔竄也他人之馬牛盜而殺之他人之僕妾誘而匿之刑亦不可逃矣如此則竊盜禁矣何謂積糗糧夫三軍待餉不可一日無食無食則爭奪逃亡無所不至軍何由治苟有不逮則有大刑如此則糗糧積矣何謂築營壘夫楨幹板築之具也軍之所至惟恃壘壁苟無其具則暴露矣是以不供則有無餘刑無餘者全家囚繫必待其供而後釋之故曰非殺也如此則營壘築矣何謂備芻

尚書講義卷二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芻夫牛馬之行芻茭不飽何以用其力聚之不散則有大刑如此則芻茭備矣七者既修則軍勢強矣以此而行師則戰必勝而攻必取矣戎夷何足慮哉方軍之行必用軍法常刑輕也大刑重也而所謂三郊三遂者諸侯四郊有四遂遂有大夫東郊既用兵其所供億者三郊三遂也嗚呼魯公可謂得行軍用師之道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蓋以當時諸侯不知自治之道惟怙勢以相侵伐故也觀魯公治軍備之先具如此則非驅市人而戰也嗟乎後世不知彼己不

恤備之未具，譎譎然惟以殺伐爲說，昧者何知？第聞其語，莫不以爲正論。一人唱之，衆人和之，及一敗塗地，則鉗口結舌，不復言兵。聞魯公之風，亦可少媿矣。向非魯公得乃父之緒，餘何以有此讀書者知其成功，自有所本，則思過半矣。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穆公以列國霸者，不聽忠言，佛人自用，敗而還師，實不足道。而聖人乃取其書終百篇之義，疑弗類也。然卽其悔過憂危，自責若無所容其軀，一念之萌發於誠實天地爲之震動，鬼神爲之辟易，聖人豈不有感於中而爲之登載其言乎？傳曰：禹湯罪己，其與也勃焉。穆公之謂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

尙書講義卷二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案此篇講義原闕

尙書講義卷二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尙書講義卷二十

絜

塾

齋

書

家

鈔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清修四庫宗朱而抑陸凡治陸學者目爲金谿一派而歧視之獨繫齋家塾書鈔則稱其發明本心反覆引伸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迹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更引王深寧困學紀聞採錄解做戒無虞諸條以爲其理至足雖異趣者亦不能易也夫深寧兼治朱呂陸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固不得謂之異趣然斯鈔湮沒久獨從永樂大典採輯編次俾復舊觀以傳於今未始不可爲先生幸矣考蒙齋原序云是編爲伯兄手

蒙齋家塾書鈔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者喬也喬字崇謙嘗爲溧陽令云宋史藝文志作十卷今爲十二卷至君奭篇止其間如五子之歌胤征湯誓仲虺之誥皆闕且有一篇之中闕其註解者壽鏞讀之以爲雖非完書而包舉經史由淺入深自修己用人以至恐懼修省敬天愛民立綱陳紀一言一動惟求合乎人心者不可枚舉如曰古之巡守爲民也後世之巡守悅己也又曰後世以爲緩而不切者古人視之爲甚急其論設官也曰宰相不可不明天下事而亦非一人所能自爲吾心

既曉然於天下之事又得僚屬相與協力豈不足以宅百揆豈不足熙帝之載乎其說金滕也曰人主一念慮之間而其報應有反掌之易以是知天卽人也人卽天也又曰當克商二年若不幸而不救周家之社稷宗廟存亡未可知也周公安得而不苦切惟其苦切之至所以能通乎神明其釋大誥也曰大抵國家無事中外又安未必非天所以稔其毒敵國外患侵陵擾攘未必非天所以開其治若有患難有禍亂則志氣益強政治日修乃天所以輔之也又曰今日禍亂之作天所以與我

蒙齋家塾書鈔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功之處其言之深切如此蓋宋南渡之時固無異於今之時也然則讀是鈔者可以見先生之心亦可以觀古今之變也已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御題袁燮絜齋家塾書鈔

議論持醇正興亡鑒古今致危惟戒逸勝怠莫如欽惜  
未聯今聖幸仍棟碎金流斯失法度先已獲予心袁燮  
大禹謨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節言人君豈能無安逸歡  
樂之時苟不至於過則亦不害其為法度流而不返便  
是失法度云云余昔遊巡所至一覽即過不肯因此稍  
稽庶政是以尹繼善有馳驛遊山之語余詩中每見此  
意今觀燮解與前指適相照合余  
昔未見是書其言實先得我心耳

絜齋家塾書鈔

御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絜齋家塾書鈔原序

甫自幼泊長侍先君子側平日集諸生及諸子危坐說  
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  
之本心即古聖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天下萬世之心彼  
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清明洞徹聖人即我我即  
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祇見瞽瞍禹荒度土功三  
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閒斷自古大聖同此  
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  
側自正直是之謂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顛覆典刑痛自

絜齋家塾書鈔 原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  
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諷誦再  
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己  
切責若無所容讀呂刑歎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  
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明白光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  
本心矣是編為伯兄手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  
具在伯兄名喬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溧陽視民猶  
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爾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  
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絜齋家

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之紹定四  
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謹書

絜齋家塾書鈔 原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絜齋家塾書鈔卷一

虞書

宋鄞袁 燮和叔撰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堯有聰明文思之德所以光宅天下聰明不是尋常小小智慧此心虛明洞達無一毫人欲之私這是聰明今人舉事多不中理善言過于耳而不能領略至於君子小人之際不能別識皆不聰明之故惟其聰

絜齋家塾書鈔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則所為者無復有失所聽者罔非德言而人之情偽亦不能逃焉今人聾者謂之不聰盲者謂之不明何則謂其閉塞而不通也聖人此心之聰明固非止於耳目之聰明然舉此亦可見惟其聰明所以發見於外者粲然有文如威儀如言語以至於禮樂法度皆是曰文不曰思而曰思去聲聖人難說思也思有悠遠深沈之意只有文而無思不得有思而無文亦不得也有此四德安得不光宅天下今以身體之吾一身之輝光所及者能幾何居一家中未必能及一家

況一鄉乎未必能及一鄉況一國乎未必能及一國況天下乎此無他只緣在我者未盡平日有許多過失故其輝光不能及遠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古不必言堯考古但史臣考之於古有如堯者放勳者依倣前人之勳也有成功者謂之勳古人所為多矣吾擇其成績顯然昭著者倣之是為放勳放

絜齋家塾書鈔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勳或以為堯名非也堯舜禹當為名何以言之曰格汝舜曰格汝禹舜禹既名則堯亦名也古人不諱名孟子引放勳曰或者其號與欽明文思即聰明文思去聰字只說明字便見聰明本是一箇分析不得曰欽者言其皆自敬中來也德雖至於聖人然臨深履薄之念何嘗一日敢忘斯須不敬便有過失甚可畏也安安者安而又安也謂之安其所當安卻無甚意味仁者安仁或安而行之恭而安古人多說這安字德盛仁熟終日周旋不出於規矩準繩之內而無一

毫辛苦勉強之意夫是之謂安一安字不足盡之故又加一安字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自欽明文思至格於上下此是治之大本自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此是治道之大體俊德只是我之德俊有俊敏之意今人俊爽者謂之俊聖人固非尋常所謂俊爽然其日進無疆處是俊欽明文思安允允恭克讓這許多皆是克明俊德但作文之法欲

黎齋家塾書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下面事故須先說此句治道大體自身而及於家自家而及於國自國而及於天下身不修不可以齊家家不齊不可以治國國不治不可以平天下本末先後之體秩然有序大學一篇可見矣又當子細看克明字既睦字昭明字克者能也必實能明俊德方可以親九族九族自高祖至玄孫是也如言妻二族母三族似不然親九族裏面煞有事如立宗法辨昭穆服紀燕飲之類其禮既備然後九族可親我去親九族必待九族一齊既睦了方能平章百姓百姓者

百官族姓也平當也章分明也德大者在上德小者在下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一一皆處置令平當分明此是平章百姓昭明亦只是一箇分明須是百姓既昭明了方能協和萬邦黎民翕然大變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揚子雲曰羲近重和近黎羲和既重黎之後爲司天地之官分明以羲和爲天地之官以四子爲四時之官朝廷大臣不出此六官此便是周之六卿自古如此甘誓之戰乃召六卿在夏時已然可見也四子所

黎齋家塾書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者各一時凡屬於天者皆羲氏所掌凡屬於地者皆和氏所掌也天下萬事何者非天地便如周家六卿雖云各有所主要之天地官所屬者分外較大六官無非是理會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民之外復有何事所以謂之敬授人時若人時不定何以使人趨時赴功然欲敬授人時須先理會曆象曆以算數象以參曆既無差矣然後可以頒曆於天下所謂敬授人時古人於此事甚重舜初卽位便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羲和涵淫胤侯至舉六師征之何故如此之

重只緣事事重民故也滕文公問爲國孟子首答以民事不可緩立爲君師使之享崇高富貴之極果爲何事無非爲民而已自後世此等官皆輕者不以民事爲重也司馬子長言先人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在漢時已如此矣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宅嵎夷南交昧谷幽都者皆非常在其所也此皆王朝大臣自在朝廷輔佐人主特設一局於彼時爲往來耳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故曰南交義仲言東方義叔言南方和仲言西方和叔言北方四時之事四子各主一方非謂專於此一方也凡四方春閒之事皆義仲掌之凡四方夏閒之事皆義叔掌之和仲

和叔莫不皆然若謂專掌一方只義仲平秩東作而他三方皆不與聞則他處春閒事將誰尸之耶但義仲所主者春春屬東故言東義叔所主者夏夏屬南故言南耳和仲和叔皆然也如出日納日日日有之便如今曆家所謂日出何處入何處此皆日日當理會四子通掌之特因日出於東日入於西故賓饒見於義和二仲非謂餘二子皆不與知也寅賓出日不必說日出於東方則義仲往彼處迎之寅饒納日不必說日入於西方則和仲就彼處送之蓋當日出時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有合理會底事日入時亦然敬致者言日至於中則義叔敬以致日中之事周禮有致日致月是也曰賓曰饒便見天人本是一致分明以人道事之古人爲政且要均平只如授田視其地力之高下而爲多寡之數直是均平不特此一事凡事皆然蓋所以定民志者如此先後緩急秩然不亂是之謂秩三時皆言平秩獨冬言平在者在祭也蓋當冬之末是一歲之終亦一歲之始正是陰陽交錯之際豈可不察日中宵中均之爲晝夜在春言日在秋言宵者因陰陽

之異隨時而異其名也觀此則賓饑等事不獨主一方而言從可知矣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以數算之如春分星鳥當見則是日之昏乃見焉厥民析者謂分析而在田也想義仲於此必督促勸勉敢有不勤必加以罰或有疾患或有喪禍皆作道理處之使分析於田畝而無一人敢惰然後可謂之析因者因乎春而不變也春耕夏耘耕固不可怠勤於耕而怠於耘則稂莠得爲嘉穀之害善者無自而伸矣故因乎春之時亦使分析在田有一毫之異

繫齋家學書

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謂之因夷者至秋而少暇夷訓平亦訓易曠者冬月無事可以入此室處也言民而便及鳥獸所謂仁民而愛物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面旣命羲和以曆象授人時此又使之考察餘分以明置閏之法蓋一歲十二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六小月又餘六日是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閏又兩年餘二十四日

湊前所餘六日爲一閏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如此

然後四時始定歲功始成百工皆得趨時赴功庶績莫不光明釐理也熙光明也大抵事須隨時做經曰百工惟時又曰食哉惟時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若是不置閏以歸其餘則四時皆不得其正天下事顛倒錯亂百工何由而理庶績何由而熙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旣有餘無所頓放自然是用置閏天地無全功置閏之法分明是聖人在這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似乎專是人事然亦天理之自然斗指兩辰之間便知其爲閏以此見亦非聖人之私意爲之也凡讀二典不可將作後世看後世視此等事多以爲緩而不切唐虞之時茲事甚重蓋四時不定則庶功不成利害非小只看月令無一事不順天時聖人安得不以爲急乎

繫齋家學書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其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時字卽上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時聖人之心  
最以時爲重前旣命天地四時之官使之各任其職  
矣聖人之心猶以爲未又咨詢于眾言誰有能順天  
時者吾將登而用之登庸之職不是小事分明是有  
六卿又求三公啓明者開爽也胤子共工在當時皆  
是一箇開爽明曉能辦集事功底人便如鯀亦是會  
做者但放齊稱朱爲啓明堯則見其歸訟言不忠信

繫彙家塾書

卷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嚚好與物競爲訟旣是嚚訟豈能順天時乎驩兜  
言其工方鳩僝功堯則見其庸違滔天眾人舉鯀爲  
可用堯則知其方命圯族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  
則違之也象恭滔天者外爲足恭其中實滔天也方  
命是逆命圯族敗壞族類也蓋聖人觀人不惑其跡  
而深察其心眾人但見其外開爽明曉能辦集事功  
遂以爲可用聖人洞燭心術之微然後悉知其病而  
見其有不可用也知人一事是君道最大者旣能知  
人更復何慮但他人之心腹肝膽皆欲灼見而深知

焉此豈易事胤子共工與鯀又是最難看者看得破  
方見得堯之所以聖後世人主所以不知人只爲惑  
於其外耳雖然堯知丹朱共工之不可用遂棄之而  
不疑至於鯀旣知方命圯族然猶從眾人之議而用  
之何哉蓋治水之任又與登庸若采二事不同旣有  
義和四子若時之任少緩亦未甚害便是若采亦未  
可暫闕惟洪水之患在當時爲害最大且舍鯀之外  
別無可任其責者眾人旣以爲試可乃已堯亦只得  
用之而堯所以命之者不過一欽字蓋人之過失爲

繫彙家塾書

卷一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善只是不能敬鯀雖方命圯族苟能持之以敬則  
前日過失皆可使之風休冰釋水亦可治曰往欽哉  
言其自此以往不可不敬也使鯀誠能佩服堯之言  
何至於九載績用弗成乎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  
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則堯固深知舜而天位之遜蓋屬意於舜也然舜隱於耕稼陶漁一旦授之天位亦難故遜於四岳曰汝能庸命異朕位前輩以爲求能庸命者將異朕位亦不必如此說四岳堯朝之大臣蓋一時之賢也自可任天下之重堯欲遜位既未有人自然先於四岳若謂堯固知四岳決不敢當姑試異焉堯之意卻不如此四岳既謂否德忝帝位堯乃使之明揚側陋之人於是眾人翕然舉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諧之一字最要看大抵處天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倫之間使麤不得須是由細密工夫在裏面調停諧和工夫既到自然感格蓋處父子兄弟間與外面事不同外面做事果決有才力者皆能爲之父子兄弟間所有果決才力都使不著舜在頑嚚傲弟之間此心不敢有一毫放逸只看諧之一字是多少工夫後伯益言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亦允若孟子曰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其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若使舜有一毫麤心如何能感格記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

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觀諧之一字想見舜處頑嚚之間所謂下氣怡色柔聲所謂和氣愉色婉容無所不用其至若是常人處此必將歸過於父母兄弟以爲頑嚚傲慢不可訓化而有忿疾之心舜都無這一點心此心不特舜有之人皆有之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蓋降衷而生此正是人秉彝之良心但人有此心不能保養孩提之童所以愛其親如此之切者本心之良未喪而得於天者全也後來外物汨之是以良心昏塞舜之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爲聖只是不失其良心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四岳舉舜而惟言其閨門閒事可謂能舉人矣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堯謂舜處父母兄弟間雖如此未見其處夫婦閒如何故試之以二女所謂歷試諸難此是第一件事二女雖云堯所自出畢竟是天子之女舜乃實一匹夫而舜能使二女忘了爲天子女底驕貴釐降于媯汭釐者理也降者降心以相從也媯于虞者盡婦道於有虞氏也所以能釐降所以能使之媯于虞只緣舜

之心便是前日克諧以孝之心舜之心不曾被妻變  
易了若使舜此心變動定不能感動二女夫觀其處  
父母兄弟之間既是能如此克諧以孝觀其處夫婦  
之間又能釐降二女如此是樸實有功夫矣是果可  
以授天位帝曰欽哉言其所以能如此只是一箇欽  
字今觀堯之用人放齊舉嗣子朱啓明堯以其器訟  
而不用驩兜舉共工方鳩僝功堯以其靜言庸違象  
恭滔天而不用四岳舉鯀堯以爲方命圯族至於師  
錫帝以舜堯便曰我其試哉略不疑而遂信之觀其

繫家熟書鈔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取舍用否堯果何意大抵常人之觀人也觀其外聖  
人之觀人也察其心丹朱之啓明也今之所謂明敏  
者是也共工之方鳩僝功今之所謂能辦事者是也  
眾人觀其外似若可喜聖人察其心實不可用至如  
舜之兢兢業業盡誠於閨門之間堯卻遽授以天下  
大抵外面事皆可僞爲惟閨門之間不容一毫之僞  
如啓明如鳩功皆可外爲以欺人至篤實處卻未見  
得處父子兄弟間非此心無一毫放逸樸實頭有工  
夫者如何做得今讀堯典一篇雖有許多事然其綱

領不過有二曰修己曰用人而已自欽明文思至黎  
民於變時雍是說堯之修己自乃命羲和至終篇是  
說堯之用人必是果然如此欽明文思允恭克遜方  
才是修己必是賢不肖之情僞灼然如辨黑白方才  
是用人內而修己外而用人二者既盡治道大端復  
有何事人主之修己當如堯之修己人主之用人當  
如堯之用人蓋這箇方才是樸實頭處

繫家熟書鈔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側者遠也微者賤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  
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既說東夷則可謂僻遠又曰  
目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既說耕稼陶漁則可見其微  
賤夫以舜如此僻遠微賤而堯聞其聰明且夫士大  
夫在近者人主猶不得而知之至於遠者人主必無  
自而知士大夫且爾況側微之人乎舜處深山之中  
堯居九重之上而其聰明堯實聞之此處便當思量  
堯何以知舜舜何以取知於堯此無他只緣堯之聰  
明與舜之聰明同惟堯有此聰明是以舜雖在下實  
聞知之惟舜聰明與堯一般是以雖處側微而其德

上達於九重若使二聖人聰明有一毫不同必無由而聞聰明二字不可不子細思量此心之中六通四闕無一些障蔽這是聰明堯舜二典之所謂聰明卽論語之所謂仁仁與聰明若不相似然其實一也四肢偏痺謂之不仁此心有毫釐窒礙便是不仁便是不聰明孔門學者急於求仁求仁所以求聰明也此是學問最親切處今當詳玩如何是聰明然舜雖是如此聰明堯雖是如此知舜至於將授以天下必先歷試諸難觀厥刑于一女已試之矣曰我其試哉可

聖賢家熟書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此是第一件難事堯猶以爲未又徧以天下難事皆試之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孔子序書下一難字見其眾人所謂難者皆做了則其易者可見矣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者光華也舜之華卽堯之光也重華是明兩作離之意堯有此光華舜亦有此光華故與帝相合無間今試以身體之聖人何故有此光華而眾人何獨無

此光華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既有此秉彝良心便有此光華但渺乎其小耳更爲物欲所蔽昏塞之者多矣要之本來光華自在惟聖人功夫既到胸中無一毫蔽塞見諸政事一一皆當道理皆合人心舉天下皆尊仰之皆稱頌之是以其光華充塞天地今須是將他發見於政事處看方見他光華彌滿宇宙處濬是常常去疏濬不使有一毫障塞如濬川之濬哲者智也人豈可以無智禹之治水只是一箇智所謂智若禹之行水中庸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

聖賢家熟書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學者但玩味中庸說舜大知處如何是知則可以見得這哲字文是粲然有文可觀只如這一文字須是子細思索如何是文如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如所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夫是之謂文今人有文者能幾何縱有之而亦甚微色相雜謂之文周禮亦言青

與赤謂之文古人多說這文字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言夫子曰文章可得而聞記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棫樸一詩詩人美文王而比之以天之雲漢其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可見其文矣易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蓋剛健文明之德這箇斷少不得明者高明也玄有妙意老氏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莊老之言語雖差然畢竟下一玄字亦是聖人神妙不可測處於堯言俊德於舜言玄德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之神字

繫齋家塾書

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舜典之玄字伯益言堯之德亦說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至於變化無方不可測識方是聖人之盛今業一藝之精者猶能造微妙處如弈秋之弈輪扁之輪疴癩之承蜩皆造於神況聖人日夜在這裏理會做人舜之所以諧頑嚚友傲弟是做多少工夫他直至於神妙不可測處所以能感化嚚與傲烝烝於又德若未至於神何以受得堯之天下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自此以下歷試諸難之事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是五典徽者美也粲然其可觀也從者順也各順其道也君得其所以爲君臣得其所以爲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莫不各順其理而無拂戾故曰從若夫君侵臣之職臣僭君之權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一乖其理非從也謂之慎徽舜在這裏大做有工夫使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皆盡其道而粲然可觀是謂慎徽典常也萬世常行而不可易

繫齋家塾書

卷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曰典今觀堯之試舜亦自有次第方其取舜也以其能諧頑嚚友傲弟也既又試之二女觀其處夫婦之間舜既能釐降二女矣於此歷試又以徽五典爲首聖人修身把這箇做本朝廷用人亦把這箇做急何故視此事爲最急之務只緣天下之理不出乎人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倫也今試思之日用周旋只在人倫裏面舍著人倫更有甚事釋氏之教所以得罪於吾儒者正謂其絕滅天倫也自絕滅其天倫而以塗之人勸法眷天下豈有是理哉此

孟子所謂夷子二本也雖然舜所以能使五典克從只是一箇感化今人處家庭間猶有難處者況於天下今謂之五典克從是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皆順其道也此豈是易事必在我無毫髮欠缺處然後方能感化得如此蓋此非與尋常仕宦出來做些少事相似欲做些少事有才智者皆能爲之惟此事才智都是使不著五帝之道舜旣自盡於己而天下無不克從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歟納于百揆百揆宰相之任也以道

聖賢家塾書

卷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揆度百事故謂之道揆三公之官不累以事惟以道揆於上而已時敘者事事皆有次序也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秩然不亂賓于四門使之接見四方諸侯諸侯感舜之德莫不穆穆而和納於大麓使之主祭也古者因山而祭禮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者所謂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之類是也迷是迷錯且如怒號之風惟冬宜有之春夏之烈風非迷乎雷乃收聲之後雷風發作亦迷也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旣備而敘夫是之謂時洪範之時字卽舜典弗迷字蘇氏以爲弗迷乃舜弗迷卻似不然說風雨以時這意思自儘好此許多皆是感化且如百揆時敘豈是事事去理會宰相以道揆於上而有法守於下者皆趨時赴公百僚師師百工惟時無先時而爲者亦無後時而不爲者無當先而後者亦無當後而先者此全是感化在我者德盛仁熟不待瞻其顏色望其容貌而人自感動所以不特明而爲人可感雖鬼神之幽亦無不格焉曰乃言底可績五典克從百揆時敘

聖賢家塾書

卷一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弗迷皆其成績也若如蘇氏謂舜自弗迷則烈風雷雨弗迷可言績乎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之於舜始也試之以二女旣又試之以諸難而舜徧歷諸事皆有成績故曰乃言底可績舜在堯之前必須時有謨猷特不見於書耳聽其所言旣說得是考其所行又不違於所言可以陟帝位矣唐虞用人之法也大抵能言者常多而言之底可績者常少其

工以靜言庸違所以不用後世用人只緣但聽他說後使用是以多敗事言苟可取固在所用但未可大用耳必是卓然有成功方可大用雖舜之聖亦俟其言之底績然後始陟帝位然則豈徒空言而已哉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受終者堯受終也文祖者堯之祖廟也堯將禪位於舜故受終于文祖之廟以爲君臨天下許多時節至於今日方保得徹頭徹後可以無憾自古人主有終者極鮮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甚矣有終之難也唐可

聖賢家塾書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稱者三君明皇憲宗皆不克其終自古人君豈惟不克厥終在位稍久便異於始唐太宗踐祚未幾鄭公已有十漸不克終之戒堯至於此方敢說有始有卒嗚呼難哉方其受終也意必告之曰此皆宗廟之力也自有許多事辭特不見於此耳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玉衡正天文之器也璿璣畫其象而以玉衡望之七政日月五星也在璿璣玉衡所以治曆明時亦所以觀天文而察時變璣衡之日月星辰乃一定而

不變者天之日月星辰卻有時乎變以璣衡而驗諸天有一毫不合便是災異便是人主失德之所致人主於此便當惕然內顧恐懼修省以答天心以消變異也大抵天人本只是一件物事故人君失德天變隨應非天變也我先自變也在天許多祥善便由在我有許多善政在天許多變異便由在我許多過失三光全寒暑平我實爲之也日月薄蝕星辰失行我實先變也此無他只緣天人本是一理今須是曉得真是一理始得

聖賢家塾書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既無變矣然後始敢舉祭祀之禮爲天地百神之主若使觀乎天文有一毫不合天意定不敢祭何故不敢此當思之經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又曰子冲子夙夜毳祀古人於祭祀甚重人主朝夕從事惟以此爲務觀乎天文而有變動則是在我者未能無愧何以交乎神明雖崇極以祀之神亦不我饗也惟此心無一毫不愧仰足以當乎天心然後始敢交乎神明爲天

地百神之主史臣下一肆字寫出大舜之心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之爲言集也新天子卽位五等諸侯皆納其實踰

月而後班還之便如今節帥始蒞事僚屬皆納其印

記相似既月而後班則此一月之內必大加詢訪考

察方其始來見也與之講論敷奏以言卽可見矣而

一月之內詢訪考察其政治之得失才德之高下必

實是一箇人足以君國子民者然後歸其瑞如其不

然定不復班夫諸侯之所以君其國者以其有此寶

也執之足以君其國一旦失之何以君國然則諸侯

於此誰敢不益自勉學者讀書觀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肆類于上帝當想大舜之心是如何觀輯五瑞

亦當想當時諸侯之心是如何想諸侯必惕然內

懼惟恐其有所不逮矣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

如五器卒乃復

前面是諸侯朝天子此是天子巡守諸侯岱宗泰山

纂齋家塾書鈔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柴焚柴而祭也巡守方岳亦必且先祭天望秩于

山川望于山川也此卽是肆類于上帝等事前內事

此外事也協時月正日時謂春夏秋冬四時也月十

二月也度量衡皆起於律律同則度量衡皆同矣律

起於黍以黍之長短而爲度以黍之多寡而爲量以

黍之輕重而爲衡自唐以後律既亡所謂度量衡者

皆意爲之而亦參差不齊矣夫諸侯稟命於天子所

謂時日月度量衡不容有毫釐之異故當巡守之際

而協之正之同之凡此者所以一人心也此卽春秋

大一統之義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若使天下諸侯

各自爲正朔各自爲度量衡則國異政家殊俗變風

變雅之所由作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

無二上苟國自爲政則所謂尊者不勝其多矣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古人此意甚深遠其所以巡守

無非是理會事故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

非事者甚麼不是理會事五禮吉凶軍賓嘉是也五

玉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

纂齋家塾書鈔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璧是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是也以爲贄故曰贄與之整頓教他皆合道理故曰修修五禮當絕句如五器卒乃復五器卽五玉也已事而還之也三帛二生一死則不復焉諸侯執此寶然後可以治其國故卒乃復此固是一義然讀古人書不可專於一義記曰已事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雖是諸侯欲執之以君其國然輕財重禮之義亦在其中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一

三五 圓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藝祖文祖也天下事皆有本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出則奉藝祖之命而出反則告焉道理亦當如此這箇道理亦只是日用底道理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四年之內五服諸侯來朝皆徧至五載則天子巡守徧四岳所謂諸侯來朝亦非同時聖人緣人情而制

禮隨其道理之遠近亦有一年一朝者亦有間歲三

歲一朝者所以四時之見各異其名周禮侯服歲一

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虞周之制雖不同

然亦見其來朝之時各自不同也但言四年之內五

服皆徧無有不來朝者耳夫以五年之內諸侯既皆

朝於天子天子又巡守諸侯王者諸侯常常相見政

治之得失人材之優劣民情之幽隱皆得悉考而周

知焉閭閻隱微無不達於九重後世諸侯朝天子之

禮猶不廢至天子巡守之制則全無矣古之人君甚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一

三六 圓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勞後世惟秦始皇漢武帝往來巡守亦不過極耳目之觀而已大抵古之巡守爲民也後世之巡守悅己也所謂車服以庸非謂至此而始錫之以車服也旣爲謂諸侯君臨一國豈有不乘車亦豈有無其服者此所謂車服以庸乃記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車服如周禮言夏篆夏纁鷩冕毳冕之類因其所言考其所行確然有成功者從而加寵命焉如子男則升爲侯伯侯伯則升而爲公是謂車服以庸卻非始錫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九州而肇爲十二此蓋因禹治水見州有大大者隔絕之遠耳目有所不及故分爲十二而更建三州牧焉庶幾地近而民皆被其澤是當時肇之之意也十二山者十二州之山也川者十二州之川也封如周禮所謂厲禁官司有職掌不得非時入焉故謂之封山澤之利古人與民共之此非奪民之利而歸於官也奪民之利固不可苟蕩然無禁亦不可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黎齋家塾書鈔

卷一

二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論材木之用而與穀與魚鼈並言蓋此是民生所日用者其所以至於不可勝用亦緣斬伐以時故也古者木不中殺不鬻於市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其所以封植培養之者如此濬者疏濬也必須是常常疏濬則無壅塞之患農田可資之以灌溉商旅可資之以往來稍不疏濬便壅遏而不通矣今看二典但將後世並看後世如山川之類皆不曾去理會只如河渠壅塞旱無所蓄水無所泄才有水旱農田便被其害至於舟

楫不通商旅不至皆是不曾疏濬之故爲害甚不小由此觀之則唐虞之際以此事爲至急之務者其意豈不甚深哉大抵後世以爲緩而不切者古人視之爲甚急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黎齋家塾書鈔

卷一

二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罪正相當也易曰象也者像此者也象有似之義其罪大者加之重典罪小者加之平典罪輕者加之輕典刑與罪對無毫釐之差故謂之象以典刑後世用刑多是過差何嘗與罪相對纔是過差便至於有罪者幸免無辜者濫及刑非其罪非象也難以常行非典也惟是恰好相當無毫釐之差故謂之象可以萬世常行故謂之典流宥五刑有疑者罪疑惟輕故爲流以宥之鞭作官刑官刑謂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之類是也既是庶人在官必是才智過於凡民與田

野間庶人不同故不施肉刑而以鞭代之扑作教刑  
扑者撻楚也扑又與鞭不同金作贖刑使之輸金以  
贖罪也胥災肆赦怙終賊刑無目者謂之胥言小民  
無知誤觸刑憲非其本情有如胥者如此者直赦之  
至於怙終者爲惡不悛誠不可赦然後加之以刑前  
面象以典刑亦未曾用至如此則有所不赦矣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史臣歎舜之於刑如此其憂恤恤  
者憂也流竄放殛此事本在舜攝位之初涉日已久  
而載於此者蓋史臣因論舜欽恤刑章故綴此事於

繫象繫書鈔

卷一

三十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後以明其四罪而天下咸服者正以其憂恤之所致  
也此作文之法也何以知其攝位之初只看十二州  
可見禹治水方分爲十二縣殛而禹興則肇爲十二  
州時鯀之死已久矣而今序於下以是知其攝位  
之初也今讀二典舜典比堯典加詳如巡守如朝覲  
如用刑皆在於舜典豈堯之時無巡守朝覲之制而  
刑罰有不用哉蓋至舜而始備故載於此耳如唐虞  
之時豈無貢賦而貢賦之制見於禹貢者纖細曲折  
至禹而始大備故也凡讀書皆當如此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

舜攝位二十有八載而堯乃殂落堯曰殂舜曰陟方  
後世人主亦曰崩此皆不與死字相似檀弓載子張  
死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  
庶幾乎言庶幾其可謂之終也眾人皆只是死聖人  
則否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有所禁制而不敢也生  
乎其心而自有所不忍也今且謂堯何故使如此學  
者便當如此致思此無他只緣堯平日治天下見於

繫象繫書鈔

卷一

三十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發號施令立綱陳紀事事物物皆契人心吾之所爲  
既有契於人心故人心自無時而能忘非不能忘堯  
也不能自忘其心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贈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蓋緣孔子一言一動皆合乎人心求其  
毫釐之失而不可得故七十子直是中心悅而誠服  
堯舜之治天下亦是如此後世雖有賢主亦是非相  
半是則人斯服焉非則人皆得以指而議之矣若是  
堯舜之時安得有一事之不是安得有一人議其毫

釐之失既如此宜其深結乎人心雖久而不忘也若是結之以區區之惠一時固感我惠盡則忘之厚者稍久亦忘之矣若事事契合人心卻不解忘蓋緣我所做底便是他底心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三年之喪既畢舜乃至文祖之廟而告焉這三年中舜皆不做事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唐虞之時雖未必有冢宰然亦是當時大臣如四岳百揆之類曰三載四海可見格於

聖賢家語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祖在三年喪畢之後三年皆不紀事可見其無所施爲也孟子曰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想三年之內舜必曾避丹朱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朝廷之大臣舜初卽位首咨詢焉關四門者開關四方之門使民間之利病人才之隱伏嘉謀善論皆得上達旁通而無礙也明四目達四聰者廣四方之視聽使凡有聰明者無不來告合眾人之聰明以爲一人之聰明也前乎此舜尙攝位至此則舜始君

天下矣此是君天下第一件事易以天地交爲泰不交爲否觀否泰二卦可見此是至急之務上下不通情意隔絕閭閻隱微無由上達人才逸遺無由上聞休戚利害皆不得知焉此豈小事關四門有公聽並觀之意魏鄭公有言凡人主所以明兼聽所以暗偏聽也人主最不可偏聽惟近習小人是聽是信而不能公聽並觀利害不淺故關四門者兼聽也曰關四門足矣而又曰明四目達四聰蓋只是我關四門猶未見得天下皆來告至於明四目達四聰則天下之

聖賢家語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聰明者無隱焉這真箇是上下相通不與後世初卽位下求言之詔徒爲文具而未嘗求其實者侷矣若如後世之文具具有聰明亦未必來告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二帝三王治道之隆無他故焉識其先後之序而已後世治道不如古亦無他故焉失其先後之序而已聖人豈不知禮樂教化爲治之急務而顧以民食爲首者衣食既足然後教化禮樂可與先後之序如此

也孟子所以告時君首之以不違農時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漢之賢君亦深燭此理不然則所謂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今觀舜嗣位之治先之以求言次之以民食其所先者惟此二事治道綱領可識矣惟時者古人最以時爲重觀堯典一篇可見曰食哉惟時舉其綱也其閒條目如耕耘收斂不失其期析因夷隩不愆其素如用之不妨其時趨之必盡其道皆在其中矣柔遠能邇柔者懷柔也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懷之以德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革其傲慢悖戾之心是之謂柔悖德允元用賢人也而難任人遠小人也難者阻抑閒阻之艱其進也十二牧蓋州牧侯伯總帥諸侯於外者王制建國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雖與唐虞之制不同然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則十二牧蓋諸侯之長也夫旣爲諸侯之長則一州諸侯之賢不肖爲州牧者皆得以黜陟而進退之後世帥臣亦古州牧之任是以一路官

吏賢者得以論薦不賢者得以按劾以今準古則知

古亦然也但後世帥權甚輕帥臣之權輕根於監司之權重也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是監司之意然其權要不至太重宋之盛時止有轉運使提刑提舉皆未有也自王荊公用事監司之權始重於是州縣之閒知有監司而不知有按撫然按撫猶得以進退一路之賢不肖則其權猶在也十二牧得以進退諸侯諸侯亦各得以進退其屬自下而上遞相統屬亦猶今監司帥臣得舉賢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劾不肖而郡守自得以按察一郡之僚屬也然十二牧不特進退一州之諸侯其下亦有許多官吏夫爲州牧旣能使民皆足衣食能使賢者得志不肖者不得以苟容一州之內何患其不治所以蠻夷率服者蓋彼雖蠻夷然良心根於固有見上之政治無一毫之失如此夫安得而不心服蠻夷非如後世之夷狄古者自有九州之戎觀禹貢可見冀州天子之都而曰島夷皮服舜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居正冀州之地也以此知十二州皆與蠻夷相接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唐虞之時百揆是宰相之任舜攝位二十八載雖曰  
有君道然其實攝也今既陟帝位矣然後乃求百揆  
而用焉名曰百揆以言其揆度百事也帝之載者帝  
之事也熙者廣也帝堯作則垂憲以貽於後惟能恢  
洪而光大之然後其事始日熙於一日矣然後熙帝  
之載非亮采惠疇者莫之能亮明也采事也惠順也

聖賢家塾書鈔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疇僚屬也宰相於天下事雖不當以身親之然不可  
不心曉焉苟一委之人而此心懵然不明其故何以  
揆度百事內則洞燭天下之大政外則總帥天下之  
百官宰相為百官之長則百官皆其屬也所謂統百  
官事也惠者使之皆相順也封殖善類斥逐小人則  
其疇始惠矣蓋宰相不可不明天下事而亦非一人  
之所能自為必有賴於僚屬翊贊焉傳說所謂旁招  
俊乂列於庶位此宰相之職也吾心既曉然於天下  
之事又得僚屬相與協力豈不足以宅百揆豈不足

以熙帝之載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司空掌水土之官  
也禹平水土故為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使居百揆之任而領司空之官也時者是也懋者  
勉也言今日宅百揆當如平水土之懋也禹所以治  
水只是一箇懋字禹之所以懋異乎常人之所謂懋  
當其治水之時此心更無一毫之間斷八年於外三  
過其門而不入啓呱呱而泣子弟子只此觀之可見  
當時禹之心專只是理會治水無有閒斷可見其所  
以懋矣但人有此心方患難未平往往知所自勉及

聖賢家塾書鈔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治定功成則此心易得散便忘了前日許多艱難舜  
命禹宅百揆使其移前日治水之心宅百揆則何患  
不能熙帝之載禹之懋即帝舜之所謂奮庸也奮者  
起也庸者用也居宰相之任必須奮發策厲振作興  
起用力出來做豈可有一毫怠惰最是舜能指點禹  
之心以為前日治水之時只是一箇懋今但能即以  
此心宅百揆足矣此心汝之所自有也聖人語言不  
與常人類其所以命禹真是能指點得禹之心大抵  
人有此心多是不能推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以刑于寡妻之心處兄弟之心御家邦只是舉這裏箇加在那邊舜命禹以惟時懋哉是使之舉治水之心加諸宅百揆也其戒諭臣下如此豈與後世相似乎帝曰兪汝往哉蓋當時朝廷大臣亦無出禹之右者宅百揆之任須還是禹始得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伯禹治水時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則稷之播百穀

聖家塾書鈔

卷一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爲已久矣今始命之者未必是初年或者舜既嗣位從而申命之歟此處皆難深考食者生民之大命雖曰十二牧各自理會食哉惟時然朝廷專設一官總其綱於上天下有一人不得食皆后稷之責也其任重矣在後世大司農之職猶專設一司況唐虞時乎但後世所謂司農惟以辦財賦爲任以古者養民之官移而爲國失古意矣播時百穀其中煞有事如周禮六遂諸官所謂授之田野教之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必如此方能播時百穀播之一字最不易

看若只說是播種有何難者矣必后稷能之播者布也布之天下使皆勤於播種也思文一詩頌后稷之配天其辭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都無疆界之殊陳這播種之道於天下謂之克配彼天言其被如天之無不覆也此豈易事學者當深味播之一辭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未必是初命民以食爲本播時百穀既使之足食

聖家塾書鈔

卷一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矣然所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者豈徒食之衣之而已哉要必能保養其良心方無愧於司牧之責所以保養其良心豈有他道不過卽其人倫之間教之而已五品亦只是五典故敷五教在寬敷五教最不可不敬戰戰兢兢如執玉如捧盈此所謂敬也以舜之聖猶曰慎徽五典舜之慎字卽此所謂敬字一毫之不敬在我者既有過失何以施教於人然敬以爲主又須寬以待之蓋人倫之間不與其他事相似辦一件事便是果決傷於速些亦不

甚害若是敷五教苟欲速焉則必反至於相傷自粗言之子不孝弟不悌朝廷峻刑罰以治之寧不甚快然他父子兄弟之間反不可相處是欲速者乃所以離其天屬之親也孔子爲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蓋最是此事要緊不得是故敬以爲主寬以待之作司寇之法也夫當唐虞極治之朝而猶有所謂黎民阻飢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何哉蓋聖人治天下常若不足未嘗見天下之治後世只緣是都不管所以見其無事聖人視天下有一人不順其理便自以爲不足何嘗敢自以爲治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後猶且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心未嘗少息也至誠無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所以爲天以其自古至今運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亦只是一箇不息才有一毫自己之心便是息便不是聖人矣聖人只這一箇不息便是聖人之心更把甚麼做聖人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不是禹故意如此責難以舜之聖有一些自慢便是丹朱這有甚怪異東坡謂舜豈有是哉卻不如此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看一典都不與後世相似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是甚次第事而舜只命皋陶明刑蓋只消一箇皋陶明刑便自了得所謂蠻夷猾夏亦非必如後世之蠻夷但遠方之人敢來中夏作過耳五刑有服言墨劓剕宮辟之五刑其罪各有所服也當劓者服劓刑當墨者服墨刑如此等類是之謂服必其罪足以服此刑必有以服之而彼無不服焉斯可謂之服矣若當輕

者重當重者輕皆失其實彼雖服此刑然而非心服也何以爲服惟刑當其罪無毫釐之差則彼被其刑者自反於心知吾所自取之也其誰不心服乎五流有宅所謂流宥五刑也亦須是輕重皆當方可以言宅三就三居先儒以爲輕重與輕重之中遠近與遠近之中似亦無甚異既有五等之別則是三者在其間矣此有用不盡之意雖有五服而所用者止於三就雖有五宅而所用者止於三居蓋刑罰但設於此曷嘗一一用得盡成周之時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漢

文時亦謂幾致刑措況於隆古盛時安得用刑之盡乎若謂五服五宅皆用得盡尙得謂之唐虞之盛乎大略五分中只得用三分惟明克允允者當也惟明然後能當須是在我者直是清明方才輕重大小不至於差可以言允矣命禹只一箇懋字命棄只一箇播字命契只一箇敬字命皋陶只一箇明字子細玩味這幾箇字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聖齋家塾書 卷一

四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疇眾也唐虞用人與後世不同用一人焉必採之公論所與則其人之賢可知矣然後從而用之此其與天下爲公之意安得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自後世攬權之說興人主舉事始欲皆自己出唐虞之時但務吾事之歸於是而已攬權之說未之聞也放齊舉胤子朱堯以其器訟而不用驩兜舉共工堯以其靜言庸違而不用至僉言舉鯀堯雖知其方命圯族然且用之是何堯果於前一人而獨依違於一鯀也然則聖人與天下爲公之意蓋可識矣胤子共工特放齊

驩兜舉之鯀乃僉言所舉者夫既出於眾人之公堯安得而不用聖人之心至公無私可想而見若順也工百工也彼百工之事皆順道理是謂若予工前乎此則是職也其工實爲之舜既流共工乃始更求其能若予工者夫以百工之事而特設一官欲知茲事之重觀周禮考工記可見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輪輿弓廬匠車梓築冶臬段桃函鮑鞞韋裘畫績鍾筐甞玉柳雕矢磬以至於陶旂皆是百工之事皆日用所不可一日闕者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

聖齋家塾書 卷一

四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也易言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剝木爲舟剡木爲楫無非聖人爲之夫如此安得而不重孟子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今夫手之所用身之所被目之所視耳之所聽皆百工之爲也日用之間無非百工但由之而不知耳既是關民生之日用宜其事之重也抑又有甚重者月令所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物勒工名以攷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罪至於上關君心豈可不順道理聖人必欲使之若者正緣是關係人心共敬也敬以行其事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盈於天地間皆天地所生也然中間卻無這一箇聖人不得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所以盡物之性而贊天地化育也當堯之時洪水未平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當此時也草

繫家塾書鈔 卷一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木鳥獸其若乎其不若乎若非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與人區處則顛倒錯亂萬物必不得其所必不能遂其性矣夫草木暢茂禽獸繁殖此非物之本性也物之本性本不然但上無人區處所以如此虞衡之官既設物之性始遂矣所謂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其中煞有事如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必如此然後草木鳥獸方可若但看周禮虞衡之官爲之厲禁則可以知虞衡之政矣上下山澤也若亦順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咨四岳又非疇咨之比四岳大臣也事大體重首咨諸朝廷之大臣三禮天地人之禮也秩宗者秩之爲言次序宗之爲言宗主謂作朕禮之宗主也周禮大宗伯是也注言郊廟之禮其說失之偏郊廟亦在其中但不止此耳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敬也自早至夜無一念而不敬惟敬故直惟直故清直者正直也人之本心其實正直如坦途然安有一毫私曲然人

繫家塾書鈔 卷一

四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許多偏私有許多邪念千機萬械紛紛擾擾者何故只緣是不敬使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念常不敢失當是之時安有一毫邪念非直而何伊川謂主一無適之謂敬尹和靖後來方曉得謂入神祠中此心不曾散失不曾散失處便是主一主一便是直直則清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人豈可不清明然苟不能敬以直內則方寸擾擾胸中被塞何以能清直則心無私曲表裏洞然徹底如此清故曰惟敬故直惟直故清能此三者可以典禮矣夫典禮

之職不與他事相似才智勇力都使不著須是敬乃可少有不敬則以之秩禮當輕者重當重者輕當小者大當大者小顛倒錯亂失其序矣敬則此心清明譬如明鑑然妍醜皆不能逃故秩宗之職以此心為主往欽哉亦非是往哉汝諧之比欽哉直是當敬欽字卽是這寅字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繫彙家塾書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胥子自世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古者天子之子亦齒于學記曰世子齒于學又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夫以天子之子而只得比士蓋不要他便尊貴了此意甚好古人教國子甚留意成周教養之法甚悉而舜亦特設一官以教之所以如此重者蓋古人欲使之世其家周公封於魯其後則伯禽爲魯侯太公封於齊其後則伋爲齊侯舉此二者可見公卿大夫之子弟固欲以世其家也旣欲世其家則安可不教蓋公卿大夫之子弟不與寒賤相似東

坡王仲義眞贊論之詳矣古人用人多是胥子成周之時仕於王朝者皆周召毛畢之子孫也將欲用之故必先教之然其所以教之者必以樂蓋感人以樂不與言語同言語之入人也淺樂之動盪鼓舞其入人也深古者學校中多作樂商之學曰瞽宗瞽宗樂也而以名其學言作樂於中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大抵人之性雖一而人之氣稟各不同夫受天地之中以生此性安有二然其稟山川之氣與夫時日之殊則氣質不能無偏北方土厚水深

繫彙家塾書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爲人也多沈厚南方土薄水淺其爲人也多輕浮此可見山川之氣不同如此教也者長善救失矯揉而歸於中也若使直而不溫寬而不栗剛而至於虐簡而至於傲則失其所以爲中矣惟能揉其偏而歸於中則得其本性而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

帝曰龍朕望謏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殄絕也謏說之人自殄絕其行言無行也納言喉舌之官也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是也在後世爲

給舍卽古納言之官出納朕命者上之命令其當乎  
從而宣布之其不當乎從而繳駁之宣布者謂之出  
繳駁者謂之納惟允者戒納言之官言其不可不誠  
信也夫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亦甚可畏矣然讒說之  
人敢來人主之側肆言而無憚者皆人主命令不謹  
之故若使上命令稍有不當納言之官便從而繳駁  
之上所爲無一不是則誰敢爲讒言且如人主用一  
人焉或非所當用爲納言者敢與人主力爭必是當  
用然後用之則其所用皆公論之所與者也夫孰敢

纂家塾書鈔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官者蓋九者任莫重焉務莫急焉人主執要故擇  
其急者命之也且天下之大自此九者外復有何事  
自百揆而下播種者有人敷教者有人用刑者有人  
掌山澤者有人典禮樂者有人至於納言之官又有  
其人天下大政其綱紀舉於此矣其本末備於此矣  
故識朝廷政事之大者當於此乎觀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二十有二人如注家所謂九官十二牧四岳合爲二

纂家塾書鈔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二也惟時者使之皆及時也卽百工惟時之意記  
曰當其可之謂時疾徐先後當爲則爲是謂當其可  
是之謂時亮天功者言設官分職皆是天理皆是代  
天非人主以私意爲之在天有此理在人有此事故  
朝廷有此職豈是人爲後世設官不合天理者多矣  
或出於一事之創立或出於人主之私意只如樞密  
使乃五代時以宦官爲之今乃爲朝廷之執政大者  
尙爾況其小者乎亮明也書中多有此字曰亮采惠  
疇曰亮采有邦曰寅亮天地皆是明之意蓋居天位

治天職必須此心清明然後知其爲天功而不敢慢  
稍有怠惰稍有暗昧則此心蔽塞何以亮天功此二  
句是舜戒敕二十二三人三載考績以下乃史臣之言  
也績者功績也確乎其有成功謂之績只以九官言  
如明刑則須到民協於中如典樂則須到百獸率舞  
似此之類皆各因其職而成功三年則考其功績三  
考則行黜陟焉古者用人必遲之以久惟久則其謀  
慮精詳其規畫端審其所爲者皆悠遠之事業以蘇  
之治水至九載績用弗成然後黜之九年之內且教

繫齋家塾書

卷一

聖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他做後世用人多傷於速故居官者其所爲方有頭  
緒而已去矣大抵責效苟速則人才亦不能以有爲  
子產之從政一年民欲殺之三年而民歌之若使如  
後世用人則民之欲殺之也子產必見黜矣只看宋  
文帝時居官者以六期爲任故元嘉之治人皆稱之  
及其後以三期爲任便謂元嘉之政衰矣本朝太祖  
之任邊將遠者至三十餘年所以使人精思極慮爲  
悠久之計也唐虞之法何止九載如皋陶之明刑后  
稷之播種伯夷之典禮后夔之典樂皆終其身焉所

謂黜陟者就此一職之中而遷之也如宋邢昺爲學  
官但只就學官遷轉其官日遷而職不變庶績成熙  
熙之一字不可不詳玩如熙字此皆是唐虞時節字  
熙光大也廣不足以盡之有能奮庸熙載只下一熙  
字以堯之事而猶更欲其熙焉蓋不可如此便住了  
若當時庶績有些少欠缺有些少不到非熙也後世  
人主每慮夫吾用之不足也財之不豐也殊不知庶  
績成熙則無一事之不備矣此所以爲唐虞治道之  
極盛也

繫齋家塾書

卷一

聖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分北三苗

北讀作南北之北三苗國在南是今重湖之地所以  
有洞庭彭蠡之湖蓋依其險阻易以爲亂舜分其民  
處於此焉前既遷其君今則遷其民此最是一箇教  
人之法殊厥并疆旌別淑慝所以作其愧恥之心也  
大抵北方土厚水深南方土薄水淺故北方之人多  
沈厚南方之人多輕揚舜所以分三苗於北者蓋桑  
麻沃野之地雖欲爲亂亦不可得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臣總敘上文以結之陟方義與列落同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飶釐理也言其經理下土也謂之下土蓋是四方幽隱處堯舜之時去太古之風未遠其間天下事未盡處與不整齊處要不能無舜一出而與之經理焉方設居方如建諸侯之類也別生分類別其所生分其族類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是也

絜齋家塾書鈔卷一

絜齋家塾書鈔 卷一

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郵袁 變和叔 撰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臯陶謨益稷

堯舜曰典大禹臯陶曰謨典者道之常行者也謨者言之至嘉者也典即謨謨即典本一也臯陶大略是論思獻納之官禹則專理會平水土臯陶雖是作士然畢竟自在朝廷朝夕於人主之側可以啟沃人主正如今刑部雖云掌刑畢竟是論思獻納之官也惟

絜齋家塾書鈔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臯陶多所獻納故曰謨禹卻專於平水土理會地平天成底事故言功矢陳也展盡底蘊更無一毫隱匿不盡之意謂之矢純全備具更無一毫虧遺不到之處謂之成若使臯陶之謨猶有懷而不盡禹之功猶有毫釐欠闕不可以言矢不可以言成申重也臯陶所以能矢厥謨禹所以能成厥功皆緣是有一帝舜在上方謨之未矢功之未成所以能使之矢且成者帝舜也及謨已矢矣功已成矣帝舜之心猶不已焉故謂之申申者重複不已之意聖人只是一箇不已

即這不已處便是聖人唐虞之道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唐虞之道所以極盛亦惟不已而已欲觀帝舜申之處合三篇觀之便可見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直至終篇猶是臯陶賡歌此可見其申之處三篇本合而為一所以孔子序書將此二句并敘三篇到底方才見得當子細看箇申字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文命文德教命大略只是聲教敷于四海者言其聲

絜齋家塾書鈔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迺于四海之遠也故人多說這四海二字中國居其中環四方皆海也極天地之所覆載可謂至遠矣而聲教無不及焉古人非虛言也如奄有四海蓋實有此事曰敷于四海則實無不及也觀此如何不與天合德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但子細玩味此數句可見敷于四海處可見其治之蕩蕩巍巍處承繼也禹之德與堯舜之德昭合無間所以能繼承二帝

之統若使其道有一毫不相似中間略曾間斷不可  
以言承矣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

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  
爲臣盡臣道君臣皆欲盡其道此是第一件難事須  
是知其爲難臨深履薄之念斯須不忘庶幾能盡其  
道稍以爲易而忽之則不知其難將見君不君臣不  
臣矣君臣克艱於上則朝廷政事無不修舉故謂之  
政乃又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故謂之黎民敏德這又

黎藜塾書鈔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字與敏字便是這艱字在我者少有放漫政事便有  
欠闕黎民便有怠心敏不特是速有龜勉不已之意  
速亦在其中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蓋所謂司牧之責非但衣之食之而已孟子養生  
喪死無憾只是王道之始須是天下皆敏於德皆爲  
善人君子方可以無愧於君師之任唐虞之時比屋  
可封成周之治人有士君子之行必如此則君臣之  
道盡矣若使朝廷政事有不修舉羣黎百姓有不徧  
爲爾德君何取於君臣何取於臣君臣之間兩失其

道矣嗚呼斯其所以爲難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  
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舜平日在克艱上做工夫今一聞禹之言有會於  
心曰允若茲信其如此也於是舉堯所以克艱者言  
之嘉言罔攸伏者忠嘉之言悉上達而無有隱伏也  
後世天下有嘉謨嘉猷而不得上達者何限今觀此  
一句須當思何故能如此必是人主中心好之然後  
在彼方能無隱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

黎藜塾書鈔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  
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若是人主好  
讒佞惡忠直則天下之人何苦而犯人主之所惡哉  
堯所以能使之罔攸伏這裏大有工夫惟嘉言無有  
伏則在野無一賢之遺此皆不是容易的事惟如此  
方是唐虞之時天生賢固欲人君用之也以天下之  
賢爲天下之用所以萬邦無一不寧人主不能用賢  
則不能用天下既不能用天下何以能使萬邦之咸

寧嘉言罔攸伏是忠嘉之言無一人之隱伏也野無遺賢是田野之間無一賢之或遺也萬邦咸寧是天下之大無一民之不得其所也此豈非是唐虞盛時雖然嘉言既無伏矣野既無遺賢矣猶且稽詢於眾舍己之能從人之長萬邦既咸寧矣猶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非帝堯之心孰能如此故曰惟帝時克以言堯確然能盡此道也自嘉言罔攸伏至不廢困窮皆是堯克艱處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契齋家塾書鈔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海為天下君

廣大也運行也言其廣大運行也變化無方謂之聖聖而至於神妙不可測謂之神凡發強剛毅皆武也寬裕溫柔皆文也戡定禍亂此是武禮樂文章此是文但不止此耳廣運二字便是克艱二字既如此廣大而又運行不已所謂聖人只是不已看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之後猶且稽於眾舍己從人萬邦咸寧之後猶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此所謂不已也惟其不已故聖神文武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不可以一德

名凡人可以一德名者皆由其功夫之有息也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便可名之以清和若是孔子聖之時如何定名得今天有四時春和而夏暑秋涼而冬寒皆可以一字名之若夫元氣之運行發而為春夏秋冬夫何可以定名也此所謂聖之時也中庸論天下之至聖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即堯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也夫君子未至於聖人猶且不器而況聖人乎然其所以如此自不已中來若其運行稍有時而息便偏倚而不全便淺狹而易窺惟其運行不息而聖德之盛如此所以皇天眷命奄有四海而君之舜禹益之言皆只是反覆講論明君道禹曰克艱克艱君道也舜曰惟帝時克克盡君道也益又曰為天下君亦謂如此而後可以君天下也夫天下戴之以為君享崇高富貴之極此豈易事要須盡其道乃可自三代以後人主鮮有知君道者其閒欲治之主亦不過知得三五分若是真箇知得必是堯舜三代可也讀書

契齋家塾書鈔

卷二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識綱領如讀此處便當理會得如何是君道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迪者順此道者也從逆者逆此道者也大凡順這道理便吉逆這道理便凶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能行此道所謂惠迪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非吉而何所謂道不過只是眼前底道理聖神武文皆其所當然者順是而行吉莫大焉有形便有影有聲便有響形卽影也聲卽響也惠迪卽吉從逆卽凶也試反而思之凡有所爲無不順道當是之時

契齋家塾書鈔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心安其體泰所謂心廣體胖非吉而何如此則鬼神亦享之天命亦歸之凡有所爲皆逆此道當是之時仰有所愧俯有所作非凶而何如此鬼神亦不汝饗天命亦不汝眷由是知順道之時吉已具焉從逆之時凶已萌焉皆吾之所以自取非由外求也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虞度也方四方未寧民生未安必反覆虞度何以寧

四方何以安生民及中國旣治邊鄙寧謐則是無可虞度之事當此之時此心最易得不警戒雖是聖人朝夕警戒不怠然畢竟時節不同此心猶恐因時而變故處無虞之世常常如有事之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則庶乎其治之可保也蓋治亂相生而無常方其治時所謂亂者已伏於此觀易泰否二卦天地交而萬物通可謂泰之極矣然上六便有城復于隍之戒至否之九五休否是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也然便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之戒

契齋家塾書鈔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防患未然之意深矣自古當治安之時而危亂之萌已兆者甚多漢宣帝渭上之朝見於甘露之三年而是年也元后得幸於太子實生成帝則是王氏之篡漢已兆于極盛之日矣卽此一事看無虞之世豈可以不警戒警戒之念不忘則法度自不至於失墜自一身而言動容周旋中禮一身之法度也由天下而言紀綱文物天下之法度也一身之法度卽天下之法度也吾身之法度苟顛倒錯亂則天下之法度亦顛倒錯亂矣法度二字不可輕看古人言容止

可度又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只如一身須當終日於規矩準繩之中視聽言動一或非禮便失其法度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矩即罔失法度也古人盤盂有戒几杖有銘不曾頃刻自放於法度之外終日只在法度裏面行一身之法度猶不可失況於天下乎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逸安逸也樂歡晏也遊於逸者貪於逸而忘反也淫於樂者過於樂而無節也豈能無安逸之時亦豈能無歡樂之時然卻不可遊不可淫逸與樂非美事也苟不至於過則亦

黎蒙書鈔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害其爲法度流而忘返便是失法度也任賢勿貳言知其爲賢則當斷然任之也去邪勿疑言知其爲邪則當斷然去之也夫賢之與邪猶黑之與白本有定論賢者顯然當任邪者昭然當去初心本自明這貳與疑皆是後來如此勿之一字言其不可貳不可疑也疑謀勿成亦是此意大抵人心本自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疑苟有所疑便當勿成人惟用心不剛停蓄於此所以成其疑謀者多矣這疑慮便是人之初心初心至明成之則必有後悔百志惟

熙心之所往謂之志熙者光明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心只是一箇心然其心之所之卻不一疑謀勿成則百志安得而不光明乎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此二句是既不欲失己又不欲失人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所謂合內外之道也所謂忠恕一貫之道也夫懼百姓之不我譽而欲要其譽於是違道以從人違道則失己矣或者但欲吾事之濟不恤民之利害不顧天下之便與否一切爲之此是拂百姓拂百姓則失人矣已固不可失

黎蒙書鈔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亦不可失也這簡要須區處使之兩盡然後可後世舉事所以爲之而不成者皆緣不達此二句且以一事明之朝廷欲省官省兵道理所當省也理所當省而欲干人之譽依違不決豈不違道苟有一切省之不顧人情則又必至於拂人故善處天下事者必於此有所處既不違道又不拂人果明此理何事不可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怠是怠惰荒是荒唐無怠無荒即警戒之謂也人主不敢怠荒則雖遠夷之人孰不慕義而來王乎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至今

日又不知其在位幾年矣意舜是時春秋已甚高而伯益之戒如此至教之以無怠無荒蓋雖是聖人稍不警戒便有過失此心不可頃刻放失也今觀益之稱堯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玩其辭氣尊之如天至於戒舜不啻如戒一中才庸主然道只是一箇道理堯之聖神文武先原是儆戒中來儆戒不怠行之也久習之也熟所謂聖神文武已在是矣是故求道初不在高遠只在眼前一部論語只是眼前道理所謂固有神妙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測處然卻不可於這上面求躬行於其至易至近者求焉則所謂神妙不可測者當得之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念者念念不忘也書中多說此字曰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曰念茲在茲皆不忘之謂也且修身之道要須是能念然後其德日進人主治天下亦須念念不

忘天下然後天下始治稍有意荒便不能念才能念則所謂逸遊怠荒這許多事自然無古之人主造次顛沛無頃刻不在天下所謂念只是要不忘了德惟善政人主之治天下皆政也然必根源於德方是善政只是外面做事有不本於德者未足言善政也所謂善政只在養民養之一字意味甚深長使天下皆在生育之中如天地之養物且萬物盈於宇宙閒皆天地養之之功也聖人之治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亦猶天地之於萬物然匹夫匹婦鰥孤寡獨有一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不能自遂不可以言養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學者須當致思如何是聖人養民處予之以粟帛結之以恩惠未足爲養也養民廣大之時須還是唐虞三代漢之文景賜田租勸農桑亦可謂養民矣然猶未盡得聖人養民之道要之亦賢於後世所以只說文景務在養民文景而下便說這一字不得武帝窮兵黷武可以謂之養乎宣帝嚴刑峻法可以謂之養乎後世人主孰不治民然未嘗養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以上是養民之事此六者皆生民之所日用須

是聖人在上與之理會故曰惟修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只舉其綱領其中條目則至纖至悉觀周禮一書可見如溝洫滄川與夫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滄寫水之類皆是理會水事如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類皆是理會火事如築治臬與段桃之工是理會金底事輪輿弓廬匠車梓之工與夫山虞林衡所當斬伐厲禁是理會木底事如土會辨五地之物生土宜辨十二土之名物土均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土化物地相宜而爲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種皆理會土之事也如六遂之官趨耕耨簡稼器修稼政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入之藏司稼掌巡邦野之稼則是理會穀之事水火金木土穀此六府天地閒之所自有也而修之則在聖人正德利用厚生此三事亦在民性之所自有也而和之則在聖人正德者是使之皆爲正直之歸不至於放僻邪侈也利用是順利之謂應人接物皆應得是凡所施爲皆做得是夫安得而不利苟於應接之閒有所不當舉事之閒有所未安則必有悔各非可以言利也厚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者生不特是其形生善心常不泯沒是謂之生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此豈食之衣之能全其身於天地之閒而已矣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雖生無以異於死若以爲生止於養其形則水火金木土穀所以生之者亦已足矣何必又說正德利用厚生人未嘗不生也須是能厚其生始得惟和者薰蒸陶冶使之日入於善而不自知是之爲和九功者言其皆底於成績也六府三事有一些欠闕有一些不修不和不可以言功九者皆備而底於有成是之謂功九者之功至於惟敘所以形於歌謠不能自已夫民之歌此非可以勉強爲也要須是出於其心之自然孟子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成康之時頌聲作於下關雎作於上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只是唐虞三代之時有此在後世則罕聞矣只觀行葦旣醉諸詩眞所謂治世之音康衢之歌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此皆歡忻悅懌之情發見於詠歌謳吟之際此極不易得惟漢至文景蓋庶幾焉所謂六七十

翁嬉戲如小兒狀本朝咸平景德閒亦有這氣象必  
至於民形於歌謠方是九功敘處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休近於賞威近於刑不曰賞刑而曰休威言賞罰  
則無甚味言休威則其意深長也畢竟治天下賞罰  
亦不可廢欲民之知所趨豈可無賞欲民之知所避  
豈可無刑戒之用休使之有所慕而知所自勉也董  
之用威使之有所恐懼也這箇自是無不得但有前  
面許多方才可用賞刑無前一節便說賞刑非所謂  
正德也雖然此二句言於前固不可言於後而無下

黎齋蒙書鈔 卷二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面勸之以九歌一句亦非所謂正德也此九歌即民  
閒之九歌也古者採民言而寓於樂即民間之歌謠  
而播之樂章還以勸之今三百五篇或出於小夫賤  
隸婦人女子皆是塗歌里詠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  
之入人深也勸之以歌不與言語相似若使人主諄  
諄然以言語勸人未必能感動勸之以九歌所以鼓  
舞動盪深入其心術之微也今之歌曲非正聲也然  
亦足以淪人之肌膚浹人之骨髓況先王中正之音  
乎有這許多然後九功可以不壞俾者使也所以使

九功之勿壞也唐虞三代之時只是一箇勿壞所以  
禹首發語曰帝念哉言其當念念不忘使之至於久  
遠而不壞也才不致念便有欠闕便是壞也六府三  
事無一之不修不和至於秩然有序歌聲並作而又  
戒之董之勸之必至於久而不壞如此方是德政方  
是養民養民之事備於此矣觀此一章想像當時之  
民生長於泰和之中其氣象如何哉想夫仰事俯育  
之具皆充足有餘無復有憾不特衣食充足而已而  
又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歌謠之音洋洋盈耳所謂歎

黎齋蒙書鈔 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息愁恨之聲無有也養民之功至於如此寧復有一  
毫之虧乎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  
者後世所以不如古只緣欠這一字且如水火金木  
土穀何嘗去理會只以穀之一事言之如惰農不服  
田畝耕耘收斂不及其時水利之不修灌溉無所資  
上之人未嘗爲之整頓區處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先言地而後言天者  
洪水爲患地不平則天亦不成水患旣平然後萬物  
始得生養而天道成焉故先地而後天也允治者信

乎其治也六府三事固是天地間之所自有民性中  
之所自具然所以修所以和皆禹實爲之耳且以當  
時湯湯浩浩之勢下民有昏墊之憂生養之具安在  
正德利用厚生又安有焉自禹出然後六府三事始  
治故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於今日萬  
世之下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皆禹之功也向使  
洪水之患無禹治之安得復見今日乎所以謂之萬  
世永賴如此方可以言功故曰禹成厥功功業必至  
若是可以與天地參矣

黎澍家塾書鈔 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  
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至是宅帝位又三十三載  
是九十三歲也古之帝王必享高壽也工夫既到有  
可延年之理後世所以少得高壽蓋緣平日失所養  
私喜怒妄念慮所以戕其生者多矣倦勤非志氣之  
倦乃血氣之倦也大抵有志氣有血氣此二者不可

不明辨無老無少者志氣也少而壯老而衰者血氣  
也聖人之志氣雖至老不倦然筋力形體有不可勉  
強者故雖聖人其血氣老而必衰舜之血氣較諸常  
人已大故不倦年至九十猶尊臨天下日酬萬幾豈  
非血氣之異常而能之乎但至於耄期雖欲勉強有  
不可得者若論舜此心何嘗少倦此事須要講之至  
精不可認血氣爲志氣舜倦於勤而禹卻能不怠勤  
之一字不可輕看詩稱文王既勤止召公戒成王夙  
夜罔或不勤且君道之尊不躬親庶政而所勤者果

黎澍家塾書鈔 卷二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事學者要當思而得之蓋緣此心不可一念不存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要須常常兢兢業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是之謂勤勤則其德日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勤而  
已矣今日有過失皆緣不勤之故禹亦只是一個不  
怠所謂克勤于邦曰朕德罔克觀此四字便見禹不  
怠慮便見得大禹之心且禹之功業可謂極矣四隩  
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地平  
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有如此功業而禹之

心常若不足以爲吾之所成者功而已矣而非德也  
外面雖有如此功業至於切身利害處卻尙有欠吾  
之德罔克誠不如臯陶之邁種民之依我誠不如懷  
臯陶焉平日此心常以此不足故見之於言如此此  
是禹心度賢陽閒說話諷誦此數句豈不足以見禹  
之心非惟足以見禹之心亦足以見臯陶之心彼其  
孜孜種德所以用功者深矣帝念哉言其不可忘臯  
陶也舜固非忘臯陶者然今總朕師之任不及臯陶  
而及己是帝未念臯陶也

黎齋家塾書鈔 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罔或干予正言天下無人干我之正道也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只是五教五教卽所  
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也成周之法亦有不孝之刑不嫺之刑不睦之刑  
蓋日用之間不出此五者何往而非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是以聖人之教以此爲急故五刑之用亦  
惟以弼五教而已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此兩期字

黎齋家塾書鈔 卷一

二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不詳玩可以見得臯陶之心期于予治是使胥  
天下至於大治也刑期于無刑是不特苟了職事必  
欲至於無刑也猶有刑焉是天下猶有不善之人也  
天下猶有不善是明刑之責也人莫不有所期如射  
者期中於的所期高者其至必高所期遠者其至必  
遠苟無所期則亦終於卑污蹇淺而已觀期之一字  
想見一夫不獲臯陶必曰時予之辜惟其心足以風  
動天下民協于中能使天下皆爲皇極之民用刑之  
效願如此其大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心皆有此  
中也有事於此少過焉皆知其爲過所不及焉皆知  
其爲不及必至於至中不偏的當恰好然後人心始  
無憾不特賢者智者爲然愚鄙之小人亦然不特士  
大夫爲然工商走卒亦然此可見人心皆有此中  
也民協於中者舉天下皆歸於中皆爲皇極之民也  
夫臯陶以明刑爲職耳何以能使民協于中此無他  
只緣臯陶之刑旣協於中所以能使民協於中彼其  
用刑之際此心清明如明鑑然斟酌審諦輕者從輕  
重者從重毫釐之不差夫如是民安得不協於中臯

陶之刑非後世之刑也後世之刑有罪者幸免無辜者濫及臯陶之刑何獨有罪無罪之不誤而已直是更無一毫之差彼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只是用刑之所致吾是以知臯陶之刑非後世之刑也懋勉也便只是勤不怠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聖賢家塾書鈔

卷二

三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愆過也罔愆者言其無一毫之過也看此二字當思舜何以能罔愆又當思常人何以多過愆觀其兢兢業業無怠無荒一聞大禹克艱之言便從而俞之曰允若茲舜所以躬行者如此而伯益之徒至有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之戒如此安得有過差大抵纔能兢兢業不怠荒便自是罔愆纔不兢兢業纔怠荒便有過失知常人以怠荒不兢兢業而有過則知舜之所以罔愆其本在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簡簡要也寬寬大也簡要君上之道君臨萬邦苟不知執要是自同於臣下

失爲上之體矣以上臨下居君上之位其道必簡臯陶戒舜曰元首叢脞哉叢脞者不簡之謂也文王罔攸兼於庶獄庶慎此文王之簡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知簡之可以南面則知君上之道貴乎簡也明矣此等皆不可輕看如臨下以簡此四字是萬世君上之大端周公立政一書專是此一句後世人主皆失之好詳漢唐賢君如宣帝猶五日以聽事太宗猶兼行將相事賢君尙爾況於秦皇之衡石程書乎況於隋文之衛士傳餐乎苟卿有言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人主豈可不知簡要之道宰相猶不親細務而況天子乎罔愆者本也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皆罔愆之所自出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敬卽罔愆也臨下以簡卽所謂行簡也御眾以寬當寬大不要促迫廣大優游使天下皆在吾生育之中日入於善而不自知苟促迫之則民雖欲爲善難矣故寬以養之克寬克仁撫民以寬古人多說這寬字後世惟漢高稱寬大長者古人之寬非後世之寬也後世之

聖賢家塾書鈔

卷二

三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寬多失之縱弛古人這是一箇寬大曰御眾以寬者如御馬然操縱皆在我若是縱弛豈所謂御乎簡亦非簡略簡略則失之於不周密簡略之簡非真簡也縱弛之寬非真寬也纔是罔愆既得此大本則見於臨下之時自然真是簡見於御眾之際自然真是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抵賞雖過無害罰則不可少過賞罰一也何故賞可過而罰不可過蓋賞是仁恩一向罰是殺戮一向大略二者皆不可過必不得已寧過於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賞無過於罰此是聖人忠厚之心諷誦此數句聖人之心當於此處觀焉見得聖人之心如此則吾之存心亦當如此才不忠厚才是刻薄便非聖人之心雖然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可謂極於寬矣至於刑故無小乃毅然有所不可犯此非徒嚴也蓋亦所以正人心何者一時有過此特其誤爾於心術未有害也至於故情犯罪其罪雖小然心術卻有病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爲人君者蓋將以存人心之本然者也既是心術之病豈可以不刑是故罪

雖小而斷然刑之有所不恕中庸曰舜其大知也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方其寬也雖大必宥及其嚴也雖毫釐之間亦必察此所謂兩端也觀此便見聖人之時中處觀舜與臯陶之間答須要知君無臣不得臣無君不得人君雖有此欲然無臣下輔佐何以達於天下至於人臣若非人君主張亦無可爲之理所以禹臯陶不得舜自以爲己之憂人主之憂只憂此耳蓋此等未得吾一人亦不能自治其天下至於自古人臣不遇明聖之君則亦終身不出若出來亦須輔佐其君使至於罔愆之地如太甲之不賢伊尹盡心輔翼必使至於克終允德蓋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舜稱臯陶民協于中爲時乃功臯陶復歸於舜以爲帝德罔愆之所致舜猶以爲俾予從欲以治汝之休也反覆玩誦而君臣相須之義見矣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曰來禹降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孟子曰洪水者洪水也水之本性初不如是今至於  
沉濫衝溢浩浩滔天爲民之害者此必我之所以應  
召者有未至也故舜以爲傲子分明是天以此警戒  
人主大凡災異皆非外物皆是這裏物事日月剝蝕  
星辰失行水旱爲災如此之類莫非有以感召之一  
毫欠闕災異隨應此無他只緣天人本是一致何以  
見天人本一致只緣此心無天人之殊天得此心而  
爲天地得此心而爲地人得此心而爲人今但爲形

繫齋家書鈔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體所隔遂見有如此差別試靜而思之所謂形體者  
安在我之形體猶是無有而又何有天人之異乎此  
可見天人本一也惟其心之本一故人主失德則譴  
見於天堯舜之世固無失德感召災異之理然天象  
示變在我自當惕然警戒恐懼修省必是我有未至  
所以致此也義理之學至微不可有毫釐之隔如天  
人一致之理必須洞然通徹直無疑可也成允成功  
允者信也禹所以能治水只是一箇誠信也人但見  
禹成治水之功惟舜能知禹之成功皆自成允中來

若使禹之心有一毫不誠便有私意才有私意便不  
能順水之性禹既能成允是以能成功六府三事允  
治萬世永賴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  
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  
暨聲教訖于四海可謂成矣所謂禹成厥功有禹之  
功方當得一成字功業未至于禹不可以言成克勤  
于邦克儉于家欲曉此二句當觀孔子禹吾無閒然  
一段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閒然矣閒者閒隙也無閒者言其更無閒隙可尋  
觀其奉己之際如此其薄至於爲國家事鬼神則如  
此其厚這便是君子之時中若使吾薄於奉己而爲  
國家事鬼神亦從薄焉非也若使吾厚於外而奉己  
亦從厚焉亦非也惟宜薄者既薄而當厚者又厚率  
焉有當於人心尙何閒之可尋曉得這幾句便曉得  
克勤于邦克儉於家二句誰不愛其子禹則啟呱呱  
而泣而弗子誰不愛其家禹則三過其門而不入禹  
非有心焉也切於爲民心專在治水忘其爲家與子

繫齋家書鈔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其心如此可謂勤矣爲國之念若是其勤至於處家則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其儉又有如是者此可以得見大禹之心大禹之心惟夫子知之此處皆是萬世不易之至理不自滿假假大也言其不自滿不自大也不矜不伐注家以爲自賢曰矜自能曰伐大略矜近賢伐近功要之只是自誇耀自尊大之意禹有如此莫大功業而此心尙歉然不自足這便是聖人之心讀書且當識聖人之心如啟呱呱而泣子弗子此所謂聖人之心也不自滿假不矜不伐此所謂

黎齋蒙聖書鈔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之心也學者須於此處常常涵泳使油然而自得則聖人之心當見矣子懋乃德嘉乃丕績言禹之德勉勉不已故曰懋乃德禹之功至嘉故曰嘉乃丕績丕績者大功也所謂成允成功也功卽德德卽功也功與德本不可分成已處便是德成物處便是功成允所以成已也成功所以成物也能成已卽能成物矣如正心誠意便能治國平天下此豈二物自後世功德始分所以有功德兼隆之論只緣有功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功故有此等議論三代以前無

此議論言功德兼隆功德之衰也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且舜何以知天之曆數在禹舜亦只以人事觀之父以傳子固萬世不易之道然舜之子卻不肖而當時大臣如禹者有如此大功業民皆尊仰之天意可知矣蓋人心天心一而已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凡是人便有這心所謂人心道心者良心也人心危而難安道心微而難明所謂道心只是此心之識道理者人心日與物接則易爲物所誘孟子所謂物交

黎齋蒙聖書鈔 卷二

三十六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物則引之而已矣或動於喜怒或牽於富貴或移於聲色安得而不危然方其喜怒之萌反而以道理觀之其常喜耶不當喜耶當怒耶不當怒耶方其聲色之接反而以道理觀之其當好耶不當好耶是非美惡昭然甚明所以知此是非美惡者誰歟此心正吾之本心此所謂道心也只是道心隱微不著人心旣危道心又微然則當如之何惟精惟一者此聖人之所以用功也精是精細一是純一十分子細不敢一毫忽略是之謂精聖賢工夫直是精密今人所以有

過不精故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只是純一不貳所謂一者有一毫之私意有一毫之人慾便不是一惟精惟一則人心必不至於危道心亦不至於微中道之大於是可固執而勿失矣欲見得精一處當觀古人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精如此愛其子者人之常情禹心專於治水至忘其子焉其一如此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稽稽考也詢詢謀也有所證據者謂之稽廣詢於人

黎齋叢書鈔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經商量者謂之詢言而無所稽考豈可用謀而未嘗廣詢於人豈可庸此二句是萬世聽言用人之大法後世人主孰不聽言孰不用謀然其閒不審至於敗事者多矣舜親曾經歷過見此理也明所以舉而告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前旣言聽言用謀之道此又論敬民之道皆是天下之大事舜禹授受以此大事分付之使知君道之大事務有在於此何以知君之可愛眾非元后則無所戴

焉君豈不可愛乎何以知民之可畏后非眾罔與守邦民豈不可畏乎觀此數語須知是唐虞時節說話至於三代猶有此等言語三代以後便不肯如此說矣且至尊莫如君至卑莫如民貴爲萬乘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下視斯民之微何可同日語今乃比而言之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若敵體然蓋以勢位論固有尊卑之殊以利害言君民等耳民固不可無君君亦不可無民自後世爲勢位所惑遂見君尊民卑才見民卑便有輕視天下之心才有輕視天下之心便是危亡之機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周官司寇獻民數於主王拜而受之古人敬民何至如此蓋彼不爲勢位所惑深知君民相須之理見之也明是以畏之也至伊尹告太甲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伊尹亦深見此理所以並而言之深知民之可畏須還是堯舜三代之時漢唐治世猶有遺意是以一女子之言能除肉刑之法君民猶未甚隔絕也降及後世君臣之閒且不相接沉於民平所以閭閻疾苦上之人皆莫

黎齋叢書鈔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知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以天下相授受其命告之辭不過只是欽哉字慎字敬字蓋為天下君非是易事要須以欽哉為主修其可願人莫不有所願願為善者人之所同然也然須修其可願則方能得其所願苟莫知修所願何從而得願哉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也且人孰不願為聖人願為聖人之心良心也然必去做聖人之事聖人方可至未嘗躬行豈能成聖萬無是理此所以貴

聖齊家語鈔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修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堯期倦於勤精力至此衰矣雖欲勉強而不可得人主纔倦勤則四海便困窮舜倦于勤而禹卻有大功之德此便是天之曆數在禹便是舜之天祿至此而終聖人亦只以理推之耳

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觀於此言可見聖人之謹言如此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語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

不謹乎口能出好亦能與戎一言之失則足以興兵

戎此豈可不謹聖人言語未嘗有一辭之妄發惟其見之也明故其言之也公後世人主有知言之不可輕者亦不過曰言語不可不謹耳孰謂其可以與戎舜直至謂兵戎之興在乎言語之閒以見其致謹如此後世人主言之輕發至於召兵戎者有之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

聖齊家語鈔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官占惟先蔽志此一句是萬世卜筮之大法我之志先定然後可謀之鬼神我之志不定而謀於鬼神亦不相應吉凶亦未必的實後世卜筮皆是志不先定疑惑無所決從而卜筮此所以吉凶禍福皆不的當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也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謀及卜筮也謀之於心謀之於人方可謀之鬼神謀之於心不謀之於人猶不可謀之鬼神况乎志不先定而欲卜筮焉可哉卜不

習吉既吉則不再卜不敢瀆也讀書只欲曉頭項如此一段要知萬世卜筮之大法也神宗堯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

聖賢家塾書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雖受命于神宗然舜在上禹只是攝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舜既攝堯位則禹亦只是攝舜位所以征苗之命仍出於舜而苗既不服誕敷文德實舜爲之蓋堯舜相授受不如後世之禪位便不與其事所謂攝未是正爲天子但攝行天子事爾理當如此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主哉前此固嘗竄三苗於三危矣又嘗分北三苗矣既誅其君赦其民以示

激勸復分其族類以示旌別之法至此而猶弗率故

不得不用六師以征之夫以二聖授受之初未遑他務而首爲征苗之舉似非所急不知蓋所以除天下之害也然又須看他既竄三苗又分北三苗猶有未率者然後始加之以兵苟未嘗教而遽征之豈能聖人之心哉禹乃會羣后誓于師觀禹之誓須合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諸誓告之書觀之可以觀世變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禹所以數有苗之罪不過如此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禹所以誓師之

聖賢家塾書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辭亦不過如此至於甘誓便不同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禹之誓未嘗有此辭也成湯數桀之罪只湯誓一篇武王數紂之罪至泰誓三篇牧誓一篇至於費誓戈矛弓箭器械糗糧莫不悉數焉又加詳矣聖人之心雖無異然時自有不同風氣一日開一日故曰可以觀世變矣禹數有苗之罪雖不過數語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既不能用君子而去小人民棄不保又不愛民舉此二事罪何逃焉天心愛民棄民而不保天所以降之咎也聖人深知有

苗之罪天之所不赦故以六師加之此所謂天討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所謂滿招損謙受益只是說  
德泛觀天下萬物之理未有滿而不損謙而不益者  
以器貯水滿則必溢虛則能容有一毫自滿之心德  
何由而能進不惟不進反有損焉惟謙謙然常若不  
足斯能有所受而加益曰時乃天道言天之道理蓋  
如此也知損益謙爲天道則知德之盛者必能動  
天益贊禹之意謂苗不當便興征伐但當內自修德

契齋家塾書鈔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於感動上蒼何遠而不格乎詩曰太平之君子能  
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天下惟盈成之餘最  
難持守當舜之時承累世接續之盛內外寧謐民人  
阜繁所謂垂拱視天民之阜此其時也時方盈盛易  
於自滿有一毫自滿之心便非天道帝在歷山所以  
能祇載見瞽瞍瞽亦允若只緣是謙而不滿且舜前  
日何以能感動瞽瞍今卻不能感動有苗蓋前日是  
處父子之間既無可去之理只得自勉今以君而視  
民民之不服便以爲民之罪才自視爲是而謂民有

罪焉此便自滿之謂也方其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之時此心爲何如號泣于旻天孟子所謂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也自負其罪引慝歸己  
但見己之未是不見父母之有過孜孜自勉祇敬之  
心發於夔夔齋慄之容雖瞽瞍之無道亦允若焉下  
一亦字蓋言瞽瞍是天下之至無道至頑騷者亦可  
感動至誠感神而況於有苗乎蓋此心之良人所固  
有愛其子者人之常情瞽瞍日夜以殺舜爲事良心  
若幾於泯沒然感動之至猶解允若良心未始不存

契齋家塾書鈔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有苗雖傲然不服不知禮義不知君臣上下之分  
特其此心昏迷而然耳要其本然之良未嘗泯沒夫  
安有不可感動之理故禹一聞益之贊不覺下拜振  
旅而還舜一見禹班師於是大敷文德當其大敷文  
德不特不爲征伐之事亦且無征伐之念班師振旅  
禹無一毫自滿之心誕敷文德舜無一毫自滿之心  
讀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句此心卽前日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之心此心既復所以七旬而  
苗民自格焉果無事乎兵刑可也天下果無不可感

動之心也禹受舜命而徂征聞益言而班師不疑舜  
見禹班師亦不罪禹之違命方且誕敷文德此等氣  
象惟唐虞之時爲然

絜齋家塾書鈔 卷二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絜齋家塾書鈔卷二



宋鄞袁 燮和叔撰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迪訓蹈蹈者踐履之謂也得此心者謂之德人固有  
所得而不見於躬行者非允迪厥德也恥有其辭而  
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

黎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之行也有所得而見於躬行夫是謂之德行允迪  
者信能行之也見善必遷有過必改汲汲皇皇然如  
恐弗及此所謂允迪厥德也誠能允迪厥德則見於  
陳謨自然是明明之一字不可輕看後世人臣所以  
不能啓迪人主非皆其君之不聽亦其謨之未至於  
明也使其言昭然著明如黑與白則安得而不感動  
且夫君德之有缺失政治之有舛逆與夫當世之有  
利病若見之明者必知其病之所由起根源之所由  
在如良醫察見病源藥與病對則無毫釐之差如此

方可謂之明矣才是允迪厥德之人其謨自是著明  
蓋體之也愈深則言之也愈切未能躬行者如想像  
山之高而未嘗到者也允迪厥德者是親經歷目見  
其所以為高者也淺深之間蓋不同矣其所得既深  
其言語自是各別明之一字惟唐虞三代之臣足以  
當之漢賈誼董仲舒其言非不美矣然未足以為明  
謨至於明此非易事言之未是非明也理之未盡非  
明也若董仲舒只是說正當說話豈不可喜但較之  
孟子當時啓迪時君豈可同日語只觀其因易牛之

黎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指點齊宣之良心可謂明也已矣弼諧諧和也言  
其不費力也事有扞格必至犯顏逆耳終非盛世之  
美事唐虞之時賡歌一堂之上所謂犯顏逆耳者無  
有也既能允迪厥德而謨至於明則其輔弼自然諧  
和此兩句分明是皋陶說繼之以禹曰如何可見矣  
此皋陶對禹說他平日心腹間話故史臣因以贊其  
德而綴於若稽古之下焉皋陶謂允迪厥德者為謨  
也明而其弼也諧禹乃問皋陶欲如何陳謨慎厥身  
修思永以下此則皋陶所言也修身之道必貴乎謹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所謂謹也修身如衣破則補之器壞則修之人有此身要須當修治去其惡而長其善補其闕而歸於全是非致謹不能身不可不修心則無待於修揚子說修性性其可修耶大學論修身之道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獨言身而未嘗言心也思永者當思其長久之道不可但爲目前之計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君子小人之分在遠近大小之閒耳敦敘九族敦厚也叙次叙也此只是恩禮二字厚之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恩使情日接所謂敦也節之以禮有尊卑大小之分所謂叙也庶明勵翼者言賢者皆勉勵輔助也適可遠在茲者自身與家言則一身爲近一家爲遠自家與庶民言則九族爲近庶民爲遠自天下國家言之則此三句爲近天下國家爲遠必能慎厥身修思永而後九族可以敦敘矣必能敦敘九族而後庶明無不勵翼矣必能盡斯三者而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矣故近可遠之道在於此也可之一字有無窮之義孰非邇也然而可遠者實難且總而言之人莫不

欲修其身莫不欲親其親莫不欲朋友親戚輔我翼我也此所謂邇也使於此三者未盡其道可以望乎吾有以知其不可矣皋陶平日躬行於此灼然知此理之可以及遠所以斷然言之所謂庶明勵翼非有求於彼也修身齊家之道既盡氣類所感賢者自來輔助也故修身敦敘皆言於上而勵翼獨言於下焉修與敦敘在我勵翼在人此是感化之效既能感動賢者皆相輔翼安有不能感動天下者乎此所以知邇之必可遠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帝堯之治天下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可謂遠矣然明峻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堯只自邇者始皋陶所謂允迪厥德蓋允迪乎此也想夫皋陶修身之道真所謂臨深履薄真所謂務知遠者大者其親九族真是恩禮並著其於朋友故舊真是能使之相輔相助惟皋陶於此躬行是以知其可遠惟禹於此躬行是以一聞其言俞而拜之禹之拜非常人之拜也精神內契有會於心禹亦不自知其所由然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皋陶雖陳其大端於前矣然治道有至切者不可泛而言之故於此特拈出來說在之一字要人看如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學之道何在在此二者治國之道何在在此二者凡論治道要須知治道之所在知其所在然後可於此而用力焉不知其所在泛然何所適從乎皋陶前面所陳知人安民固已在其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矣庶明勵翼非知人乎邇可遠在茲非安民乎但猶懼其未明故又再拈此二者出來說以爲治道之大端猶在於此此所謂謨明也後世爲治皆不知其所在只是泛然爲之宜其治之不古若也治道大端不出知人安民既能知人又能安民復有何事後世非無英明俊傑之主非不勤非不儉非無志於天下然治卒不如古者何故只緣此處欠了第一且是不知人知人安民非是易事也他人之腹心肝膽皆欲洞燭此豈易見乎不特知其賢與不肖又須知其才之所堪如此方可謂之知人鰥寡孤獨無一不得其

所如此方可謂之安民禹一聞皋陶之言以爲咸若時則雖堯亦難之蓋禹平日在此用功所以知其難也知人是我之哲便能官人安民是我之惠便能使黎民懷之能官人與民懷此皆非易事惟是唐虞之時方能盡之所謂能官人者皆知其才之所堪處之各當其任也如九官之設典刑者無與於禮共工者不兼於虞之類是謂官人所謂黎民懷之直是懷之如父母依歸愛戴不忍舍去這方是懷後世之民何嘗真箇會懷其上特劫之以智力民之智力不如其上故不得不服耳所謂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所謂懷也這一字後世絕少漢文帝差近之然亦安得如古人禹謂果能哲而惠則驩兜何憂有苗何遷巧言令色孔壬何畏乎今猶憂之遷之畏之則是於此猶有未足者焉可見知人安民之難也後世學者類謂堯不能去驩兜至舜方去之此皆不曾深考而妄爲之說堯所以未去者蓋其才可用其過未彰也然謂之何憂乎驩兜於以見堯亦嘗以此等人爲憂矣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放驩兜遷有苗皆在舜攝位之時禹既攝位征苗之命猶出於舜則舜之放驩兜遷有苗亦堯之命也是亦堯去之也況史記自謂舜歸而言帝流共工則出於堯之命也審矣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皋陶陳知人之謨禹吁其說而難之皋陶謂人雖難知然亦有可知之道此所言皆知人之道也夫人藏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心不可測度他人腹心腎腸必欲洞燭其纖微此至難事後世非無欲治之主往往是不知人三代而降如漢高之知人極不易得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至於能通天下之志則人之心無有不知者凡爲人主而不知人不足以治天下爲宰相不知人不足以輔佐人主人至難知人又不可不知然則當如之何於此有道焉自明其心而已矣自明其心則能知人之心亦行有九德此知人之本也曰行有九德者卽所謂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夫有此德

須著見於躬行未能躬行不足以謂之德吾躬行於九德則能言人之有德蓋身親歷之躬行益篤則所得深權衡在我以此稱量他人其將何所逃哉皋陶既如此說了於是乃言曰載采采采事也載亦訓事所謂熙帝之載載采采者言事有數多條目能任某事任某事也蓋人必見於行事方是著實處自謂高明廣大而不足以開物成務非德也寬而栗柔而立大略九德有上一字須有下一字方才是德如寬易之人易得不栗柔和之人易得無所立寬而不栗是弛慢也柔而不立是懦弱也寬大而必能莊栗方是有寬之德柔和而卓然自立方是有柔之德推此類皆然原是謹愿謹愿之人易得不恭所謂恭者嚴威儼恪肅然其有畏者也故曰恭作肅惟謹愿之人但不過循循自守做一箇寡過之人少得有嚴威儼恪之意故愿必貴乎恭亂是能撥繁治劇隨機應變者此等人恃其有才往往不能持之以敬既有隨機應變之才又能敬以守之不亦美乎故亂必貴乎敬擾是爲人馴擾而毅然有守則不失之於弱直是爲人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易直而粹然溫和不失之太直簡者簡略也簡略多傷於率略要須有廉隅今階之際謂之廉取其方且正也便於垂廉亦取其限內外也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簡而廉所謂居敬也剛而塞塞者實也外剛而內不實何取乎剛寧羸謂陽處父之剛華而少實而知其怨之所聚剛固不可不塞也疆而義疆與剛相近而實不同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如此之類是疆疆須要義記曰所貴於勇敢者爲其敢行禮義也疆而無禮義

契齋家塾書

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乃暴也何取於疆九者全備無一毫偏倚夫是謂之九德何故必如此方謂之九德今反而思之寬而不栗柔而不立其然乎其不然乎質諸此心昭然至明以此知其必皆備具方可謂之九德德之爲言得我心之所本然者是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天之所以爲天中而已矣天得此中而爲天人得此中而爲人天以此中降之於人人受此中而生焉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大本者人心也人心者中也人之本心固至中而

不偏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稟山川之氣要不能無偏者莫不知之蓋天下之理惟有不偏者存然後能見其爲偏者荀子謂性惡固無足辨然不知所以見其爲惡者誰歟必有不惡者存矣惟人心本不偏所以能見其偏所貴乎學問者將以克其氣質之偏約而歸於中也故未歸於中也當強力矯揉用功日深使得其大本可也吾日夜於九德之中用功則以觀人彼其偏而未全者皆將見之將何所逃乎中庸曰夫焉有所倚有所

契齋家塾書

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倚則非中矣無所倚所謂中道也且夫柔和之質非向上之質也然柔而能立便是剛疆了故人不幸而稟得非向上之質必貴乎學惟學而後能克其偏而歸於中也九德之中寬與柔愿與擾剛與毅大略相似然其實不同古人言語至精微思則得之矣後世如荀子所謂治氣養心之術匡衡所謂治性之道與皋陶所謂九德大要相似而究竟不同荀匡之言皆是外面說皋陶之論自人本心上說來蓋有異矣且如荀子只是說人性惡故須用來修治此性去其

性之惡者豈與皋陶所謂九德同哉

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九德之人所謂有常者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立政曰其惟克用常人又曰庶常吉士人豈可以無常且以九德言寬而能莊栗柔而能特立如此然後有常使寬而不栗是縱弛也柔而不立是委靡也至於縱弛委靡其可常乎大

契齊家勳書鈔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抵完全都好便可常有不好處如何常得完全都好便可執事而不變有不好處如何執守寬而不栗柔而不立是過失也何常之有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巫醫猶不可不常況進德乎有時而勤有時而怠有時而鎮靜有時而紛擾難乎有常矣有常之人自然是吉蓋有常則無過無過則無凶既無凶矣非言而何方其未用則吉在一身及其見用則吉在天下薰陶漸漬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為吉也大矣人須當作一箇吉德之人才有常便吉無常便凶所謂

庶常吉士今以易所言吉凶觀之如何則吉如何則

凶此可見矣彰厥有常者彰顯之使表表在上不使沈埋隱伏於下也彰之一字須子細看所謂日宣宣亦彰也大夫有家必當於九德之中得三德而用之諸侯有國必當於九德之中得六德而用之天子有天下必當九德並用日宣日嚴祗敬這兩日字是念念不忘之意立政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日者言其日日在此也宣達使皆出而為我用大夫亦有朋友亦有家臣須是得賢有德之人以自輔

契齊家勳書鈔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後能深明有家之事浚深也若不能日宣三德之人有家之事豈一人所能獨辦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身為卿大夫豈可不得賢者以自輔如今在朝為侍臣為臺諫須要門下招致得幾箇名士過失得其箴規凡事與之商量日夜講論方才可以輔佐人主日嚴日祗日敬皆不過只是敬之意須是得可尊敬之人不徒區區有才能辦事而已加之禮貌盡其禮意降心以咨詢焉屈己以從教焉所謂嚴祗敬也能嚴祗敬六德之人則能明有邦之事亮明

也采事也大夫所治者小故言三德諸侯所治者大故言六德若是天子必九德之人並用乃可翕然並受四面皆來是謂翕受敷而施之授以職任是謂敷施大抵天子有天下必當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用翕受二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且天下之大未嘗無人才所謂昔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皆只是用當世之人而天下賢才有所抱負者亦孰不欲出而致君澤民兼善天下然上苟不能受之則賢者亦不肯苟售度量不宏規模褊狹則不能受用讒諂面諛之人

契齋家塾書鈔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遠忠直公正之士則不能受小人競得志朝廷不清明則不能受纔是賢者不肯來便是我不能受也大抵有道之世君臣契合所以能受無道之世賢者與人主扞格而不相入所以不能受九德之人翕然並用此方是唐虞之時既翕受之矣然後敷而施之分付以職使各任其事如舜命九官各有職分不相侵絜此敷施也翕受敷施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而在官者無非俊乂之人至此若上若下若中若外滿天下無非是賢者此所以爲唐虞盛時也百僚師師

師者以道義相師也百工惟時惟時者趨事赴功各及其時也以僚屬言之故謂之百僚以趨事赴功言之故謂之百工我師於人人亦師我以善相師是謂師師時未至則不爲時既至則急爲之是謂惟時後世見有善者則相與忌克非師師之義也好功者多先時而爲怠惰者則後時而不爲非惟時之義也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二句必九德之人斯能盡之蓋九德之人他日夜躬行從事於此心無忌克之心所以能師師也無怠惰之心所以能惟時也百僚師師則其德日進百工惟時則其業日修此亦進德修業之道也此兩句欠一句不得師師是理會做人惟時是理會做事只理會做人不理會做事不可也只理會做事不理會做人亦不可也天人只是一致既有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所以能撫於五辰五辰五行之辰也自一歲而言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土分旺四季凡事須當順這五行觀月令可見矣不特一歲一月之中亦有當先當後者不特一月數日之間亦有當先當後者百工惟時則五辰自然能撫撫

契齋家塾書鈔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者安也言其所爲未嘗與之相違也庶績其凝凝不獨是成謂堅凝固結而未嘗渙散也荀子曰兼井易能也堅凝之難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如齊桓公豈無功業然桓公一死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是無他故焉不能凝故也唐太宗一死武后便篡唐室幾危此皆不可謂之凝若是唐虞之時庶績皆凝結久而不散此等字後世少得說了如此一字無限精神自日宣三德以至庶績其凝便是彰厥有常吉哉一句日宣日嚴與俞受敷施此所謂彰厥有常也夙夜浚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有家亮采有邦撫於五辰庶績其凝此所謂吉也觀日宣日嚴祇敬須當思如何宣如何嚴祇敬之古人於賢者直是念念不忘看唐憲宗欲出遊觀而懼李絳曰李絳必諫不如勿往他常記得這李絳只如此說亦未盡所謂念茲在茲名言茲在茲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是皋陶說人主心術上事逸逸樂也欲人欲也凡喜遊觀貪怠惰之類皆是逸凡好貨財悅聲色之類

皆是欲此二者豈可犯益戒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太甲不賢伊尹放之疑其有滔天之罪而悔過之辭不過曰欲敗度縱敗禮蓋才有逸欲之心則此心便不清明一有此念何所不至人之一身皆是血氣血氣聚而爲形體而耳目之官又不思所以易得爲物所誘而溺於逸欲古人於此防閑甚嚴皋陶以此戒舜蓋惟聖罔念作狂一有逸欲卽非聖人況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人主以逸欲倡於上則有邦諸侯誰不逸欲是雖不教之而猶教也諸侯逸欲則大夫士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庶人無不逸欲矣原其所以然由上使之也是所以教之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夫至於弑君父可謂極矣然其初只在臺釐之差歷觀古今之變大抵危亂之機常萌於治安之日所以一日二日之間而事之幾微至於萬類惟聖人察之至精見之至明故當其幾微之萌而消之於冥冥之中不使之至於長自非聖人見之不明往往積微成



大終至於四出而不可收拾明皇祿山之禍可謂慘矣然只緣是不察其幾所以不能察者只是逸欲二字蓋才不逸欲才能兢業則此心清明故事之幾無不洞燭如明鑑然研醜皆莫之逃逸欲是肆兢業不存此心昏蔽豈能見幾而知所戒乎皋陶陳知人之謨而言及此此知人之本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不特有其位無其人謂之曠雖充其位苟非其人卽所謂曠也朝廷設官分職皆代天理物天有此理故人有此職如禮樂刑政此皆天理中之所有者是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設官分職代天而爲之人主果知朝廷之官皆所以代天則豈容一職之曠無曠庶官惟唐虞三代之時爲然漢唐以後其曠者多矣如武帝之世號爲官各稱其職然石慶蔡義之徒碌碌然無一可取者皆致位宰相非曠而何大者尙爾其餘可知只以今論之必負天下之望者然後爲宰相必忠直公清者然後爲臺諫必學問淵深識見超遠可以論思獻納者然後爲侍從如此始可謂之無曠不然雖有人猶無人也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所謂天敘者天理自然有此次叙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秩也所謂天者吾心以爲當然者是已吾心卽天也五典雖出於天敘然敕而惇之則在人君五禮雖出於天秩然自天庸之則在人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此五典者貴於厚而惡乎薄敕之爲言蓄精神加工夫在此理會使之厚而不薄也吉凶軍賓嘉此五禮者民間不能自爲之制須是自用之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之立爲準則此所謂庸也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又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典禮雖是天敘天秩然非人則無以自行欲惇五典庸五禮則君臣之間要必同其寅協其恭和其衷寅敬也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或問伊川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敬與恭何別答曰發於外之謂恭有於中之謂敬故恭者寅敬之發於外者也寅與恭皆只是敬然又須和衷乃可記引詩云

蕭離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雖離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和而不敬則失之於不嚴敬而不和則失之於太嚴二者一倚於偏皆所不可泛觀天下之理何者外得敬與和二字只以五典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固不可不敬矣亦不可不知君臣之分可謂至嚴然亦須是情意相通乃可豈能專於嚴也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賞罰政事之大者也懋之爲言勉也懋哉懋哉者勉勉不已則兢業常存怠惰不作此心清明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其所賞皆天命也其所刑皆天討也不能自勉私意紛然則有德者未必賞有罪者未必刑豈所謂天命天討哉前論典禮歸之同寅協恭和衷此論刑賞歸之懋哉懋哉同寅協恭和衷行典禮之本也懋哉懋哉用刑賞之本也此皆皋陶探本而言之此處當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

哉有土

聰明者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也明畏者明命赫然可畏也先言聰明卽言明畏爲其聰明所以明命可畏也自者因也民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此只是天人無二致底道理今以形體觀遂謂天人不同外其形體而以此心言果有異乎哉且有人於此爲善耶人皆知好之爲惡耶人皆知惡之不特士大夫爲然工商走卒亦莫不然不特賢者爲然愚鄙小人亦莫不然此民之所以爲聰明也民之聰明如此則知天之聰明亦如此所謂達於上下言其通達而無間也旣若此則有土之君安可不敬今人但見蚩蚩之氓至卑且賤遂謂其可忽而不敬不知民卽天也林然之眾這便是天如之何而不敬自天敘有典以下大略是說安民之事然前面說庶績其凝則安民之事亦在其中矣此只是一箇道理知人所以安民也本不可分所以交貫言之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贊進也襄上也皋陶之謨信乎其可行矣信乎行而可有功矣然皋陶不自以為足方且進進只說向上古人工夫只是不佳蓋此事無住時節贊贊襄哉此其所以為皋陶也學者不識治道不可以為學者欲識治道請觀皋陶之陳謨知人安民古今為治大端不出此二者矣然人如之何而可知民如之何而可安反覆皋陶之言如何說知人如何說安民則可見其言之至精至當非若後世泛泛然者比矣亦行有九德所以見於躬行者如此無教逸欲兢兢業業所以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王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正其心者如此人安得而不知既以典禮治天下而君臣之間必同寅協恭和衷以行其典禮至於賞罰之用一循天理而不為私焉所賞者皆天所命所罰者皆天所討而又深明天人一致之理兢兢然敬其民而不敢忽夫如是天下是治耶是不治耶民是安耶是不安耶安民之道無出於此矣先言典禮後言賞刑次敘當然也蓋典禮為之本而賞罰特以輔之耳皋陶之謨不與後世泛泛說者相似後世說知人安民但就皮膚中說幾句皋陶之言直是精確故

曰謨皋陶陳謨其中何所不有本末備具矣而不過只此幾句後世說一件事費無限語言然後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益稷

帝舜端拱在上而禹皋陶相與講論治道於前皋陶既陳謨矣舜又命禹亦進其昌言自思曰贊贊襄哉之下即繼之曰帝曰來禹本不必分為兩篇然必異其篇而以益稷名者蓋二人在唐虞時其功亞於禹皋陶非他臣下比不可沒而不彰所以表而彰之使天下後世知益稷之功其大如此書之篇名不與語孟敘篇相似以益稷名篇此等史臣之深意也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王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舜命禹亦昌言不過只此一句然則有何可拜有何可美禹則既拜之又都之彼果何所見而若是也此

不可以不思禹之拜舜之意也夫舉陶陳謨可謂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舜猶不以爲足更命禹亦昌言這一箇求言不已之意禹安得而不拜只亦之一字禹便當端拜禹謂我亦何所言哉我之所思惟日孜孜而已孜孜者勉勉不已也日孜孜者無日而不孜孜言其孜孜之無窮也禹之孜孜卽舜之求言不已也所謂聖人亦惟不已而已舜樂於聞善其心不已禹之工夫亦只是孜孜不已曰予思日孜孜所以印證帝舜求言不已之心也皋陶見舜有昌言之命

聖賢家語錄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而禹所以復於帝者不過孜孜之言心竊疑之故曰吁而問以如何吁者疑辭也如何者言其所孜孜者何事也於是自述其前日治水之艱難予乘四載四載如注家所謂山乘車之類是也隨山刊木者方洪水未平草木暢茂道路不通民無所得食禹於是刊除其草木闢爲通衢然後往來始無壅遏暨益奏庶鮮食奏進也鮮食鳥獸之肉也進庶民以鳥獸之肉也予決九川距四海九川九州之川也九川皆入於海則天下之水無有不得其所者矣決九川而使入

於海濬畎澮而使入於川觀此二句禹治水之功大綱舉矣觀畎澮二字便知井田之制已具於是時畎澮乃井田之所有者也暨稷播奏庶艱食艱食五穀也得之也艱故謂之艱食始也奏庶艱食既又播奏庶艱食鮮食至於洪水既平懋遷有無彼此變通然後烝民乃粒萬方作乂方其始也民有未得粒食者且只教食鳥獸之肉到得烝民乃粒之後舉天下之民無有不粒食者矣所謂奏庶鮮食當時多少辛苦若非禹與益稷天下之民何由而得食縱使只有禹

聖賢家語錄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無益稷以輔助則禹之一身亦自了許多事不得是益稷在當時有生養萬民之功民之於益稷有生死肉骨之恩也無此二人則民莫之得食思至於此其功豈不甚大此其所以並於禹也此其所以特舉而名篇表而出之也禹既如此自述其艱難皋陶乃曰師汝昌言今觀唐虞君臣之間絕與後世不同且如後世人主若命其臣以汝亦昌言必須於此數陳治道以爲治天下當若之何禹卻都無一言及於治道止曰予思日孜孜而已蓋孜孜二字有無窮之義說

此二字是說無限治道也且如人主爲天下果能勉  
勉不已日進無疆天下何患不治是孜孜之言乃所  
以爲治道之大者也至於皋陶有如何之問禹亦不  
及於治道但自述其前日之艱難皋陶便曰師汝昌  
言且自今觀禹之言若自矜伐其功者所謂昌言果  
安在然皋陶便欲師之何哉後世說者謂古人不事  
形迹理所當言雖自伐其功而不爲過亦不必如此  
說蓋此便是禹不矜不伐處便是禹思日孜孜處何  
者常人當功業未成之時則必艱難以基之及功業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絢園刊本

既成前日之艱難往往忘之矣於是侈然自大無復  
前日之心此心稍更變便是矜伐便是滿假禹成莫  
大之業而猶不忘前日之艱難方洪水未平存於禹  
者是心也及洪水既平存於禹者亦是心也禹之心  
是孜孜不已學者須當看禹自述其艱難此正是禹  
不矜不伐處惟皋陶深知禹之心所以有師汝昌言  
之辭舜命禹汝亦昌言禹便拜而都之禹自言其治  
水之艱難皋陶便謂師汝昌言皆默會於言意之表  
此無他只緣其工夫一同舜之工夫卽皋陶之工夫

也皋陶之工夫卽禹之工夫也工夫既同此其所以  
能默會於言意之表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天位之尊極不易居居其位者安可不謹人君之位  
又不與他位相似彼其處四海九州之上據崇高富  
貴之極豈易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以天位爲大寶可見其重如  
此書曰天位艱哉又曰無安厥位惟危今欲見此理  
分明須知得人君之位如何自然不敢不謹後世人  
主皆不知我之位是如何禹以在位爲言所以警舜  
者切矣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絢園刊本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  
俞

止者人頓放此身之所也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惟  
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  
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人莫不有所止然所止必安而後可譬諸人居於屋內則安暴露則何由而安立於平處則安險側則何由而安是故頓放此身止於利欲則不安止於道理則安伊尹告太甲欽厥止古人多說此止字書又曰惟厥攸居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居卽止也欲汝止之安要須惟幾惟康乃可幾者微也卽一日二日萬幾之幾也能致察於幾微則汝止安矣幾微之不察所止何由而安且如頓放此身於道理之中非心邪念萌於毫芒之間於此

契齋叢書鈔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致察汝止便不安推而至於天下治亂安危皆當察其幾微古人多說這幾字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日二日萬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凡事之萌芽處謂之幾今試以一身觀之若欲頓放此身得安穩不特顯顯過失當致察萌芽之起便當致察不特形於外者當致察念慮之間便當致察惟康者者康卽安也言安穩也惟幾則惟康矣然內雖自盡於已外又須資輔弼之臣故曰其弼直直之一字不可不思不下他字而獨下一直字蓋須真箇是直乃可

直者不但是端人吉士必忠讜正直敢於犯顏逆耳盡忠無隱凡他人所不敢犯者他敢言之是之謂直爲天下者豈可無直臣直又不與其他賢字之類同賢者固無不直然或要回護不肯直道而行者非直也若是忠直之臣更無疑似更無回護截然敢犯君主之怒此等人爲國家最不可無故孟子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旣是惟幾惟康裏面有這般工夫而外面輔弼忠直又如此汝止何憂其不安乎惟動不應俟志俟望也志心也天下

契齋叢書鈔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望上之心也夫天下皆俟望其上須我之舉措能應其俟望乃可且如人主出來四海莫不顛顛然瞻仰望其有所施設使人主失德舉措不當天下便失望至於失望豈所謂不應俟志乎人主爲天下須是舉措皆契合天下之心乃可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未動之先也未動之先有如此工夫直是細密故不動則已動則天下俟望之心無不應焉謂之不應不者大也言其無往而不應也以昭受上帝大凡惟其類則能受非其類則不能受以水投水則相受以

水投石則不相受以火投火則相受以水投火則不相受昭受上帝非與上帝合者其孰能之人主爲天下須是能昭受上帝乃可我能受上帝則福祿之來嘉祥之集申復而無已焉此所謂申命用休也我能受之天實命之故曰申命此非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豈能如是乎帝謂此事非我所能自了得要必有資於人臣之輔翼焉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言之也鄰之一字直是相親有師友之義古者五比爲鄰言鄰取其親也君尊臣卑固是定

聖賢家語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分但才尊君卑臣便不得叔孫通制漢禮采秦儀尊君卑臣者存之雖足以消一時拔劍擊柱之風然君臣之間自此隔絕矣故帝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貴此一句雖是美也亦可歎也自後世尊君卑臣之說與人主儼然南面以禍福刑威宰制天下古人師友羣臣之義變爲以尊臨卑之事矣鄰之一字不可不著精神看此等字在後世皆無了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股肱耳目乃人主者而今使臣下爲之古人何爲若此此不可以不思大抵唐虞三代之世股肱耳目皆臣下爲之秦漢以後股肱耳目皆人主自爲臣下爲之是謂明乎君道人主自爲是爲侵臣之職觀立政一篇所謂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庶獄庶慎罔敢知于茲此所謂君道也後世如漢宣帝之齋居決事如唐太宗之兼行將相又如晁

聖賢家語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錯所謂五帝親事法宮之中皆錯了門路皆是自爲股肱耳目矣讀書當識大體如臣作朕股肱耳目一句是大頭項事關萬世理亂興衰之故觀此一句可以識君道矣左右有民此作朕之肱宣力四方此作朕之股者左右二字須當致思民生於天地之間任他自然不得作民父母者要當有以扶助之左右云者是扶助其民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民不失其性此人主之職分也古之君天下者惟恐斯民之眾有爲不善有失其性者常常左

右輔翼之禮樂教化陶冶薰蒸如以手扶策然故曰左右有民惟唐虞三代時爲然秦漢以下皆只以智力劫持天下嘗從事於斯民之心如漢文帝蓋庶幾焉然亦不過愛養之而已視古人左右之意邈乎其甚遠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卽所謂汝翼也此是從事於民心宣力四方卽是經理民間事但知左右有民而不知宣力四方亦不可既有以助其爲善又與之竭力理會事二者未可偏廢也宣力四方亦匪易事要須直是竭盡心力利有未與

蔡齊家範書錄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與之興害有未除者與之除勤勞不懈罔敢苟安是謂宣力後世人臣宣力者絕少只如爲一方守臣誰是宣力爲民間理會事者怠惰偷安苟度歲月幸其既滿而去耳閒有稍欲自見者則又指以爲生事爲好名而嫉之矣若古所謂宣力眞箇是至纖至悉竭力從事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注家謂畫三辰山龍華蟲於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不專做作服說故華蟲絕句而作會宗彝又爲一句古之制度

雖爲難考然以理推之亦不可專以作服說舜之意固主於作服但此幾件亦有登於旗者亦有畫於器者總而言之則爲作服後世講師多以作會爲句謂自日月而下爲六章會之於衣自宗彝而下爲六章繡之於裳總爲十二章容有是理然既有宗彝又有藻火粉米黼黻則是七章也其說不通矣觀周以日月星辰登於旗則可以知三辰畫於旗之上觀周有山尊及雞彝鳥彝則可知山及華蟲皆會於彝也藻火粉米黼黻其他處不可用卻只專施之於服絺繡

蔡齊家範書錄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在夏則會於絺在冬則繡也絺葛之至精者冬裘夏葛天地常理若使夏間亦服繡豈人情也哉本朝嘗欲服大裘之制竟以不便於暑而議寢是未知古者絺繡之義也既曰五采復曰五色蓋采者尙未成色及至彰施然後始成色也學者讀書觀臣作朕股肱耳目一句須看他如何說作朕之股肱處又如何說爲耳爲目處能如此看便知其與後世不同且如觀象作服不過一畫工之事今舜必命大臣掌之而所以爲朕之耳目者不過此事是果何意哉只緣此



事視之雖甚緩而其實甚急古人所以取象於此無非將以養人君心術是故或登於旌旗或會於器用或繡於衣服人主終日周旋無非天地萬物之理見日月星辰之高明如此見華蟲之文明如此見藻火之潔而明如此見粉米之能養人如此見黼之能斷如此見黻之兩已相背有別如此終日不離於眉睫之間其心爲何如哉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戒無頃刻失所養觀象作服皆所以養成君德豈徒然乎觀荀子中一段所以養耳也所以養目也此意甚佳但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三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古之所謂畫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只取其意不具其形至後世全象其物卻無意義宜和博古圖言古者畫龍鬚鬣皆略具蓋髮髯似龍特取其變化之意豈真畫龍於上耶藻火粉米黼黻後世卻時見於所織綾羅之間如粟地卽是粉米鎖子兩已相背卽是黻皆是從古而來也舜謂我觀古人之象爾大臣當爲我明致之察於其中使物物皆合於理所謂明也爾爲我明我見成觀焉使人主自明則失君上之體矣觀象作服是制禮聞六律五聲八音是作樂六律黃

鐘太簇姑洗之類也自六律而爲五聲自五聲而爲八音以察天下之治亂也大抵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欲察天下之治亂他處猶未見惟樂不可隱蓋爲樂不可以僞爲聲音之發皆因天地之氣不和故其樂亦不和只觀人之言語氣清則其聲清氣濁則其聲濁知一身語言必關乎氣則知朝廷作樂豈不因乎天地閒之氣耶故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才是無道之世自有一等淫樂非樂之淫也其氣之不和也且如今鼓吹之類皆是邊塞之樂非先王之正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然須是將氣來說方始分明不曰治亂而曰治忽忽卽亂也亂何以生乎此心之忽故也不必言及治亂忽心一生卽亂之萌故敬而不忽謂之治忽而不敬謂之亂治亂之分敬與忽之閒耳聞六律五聲八音旣可以出納五言五言五方之言也五方之民語言不通故以律出納之則五方之言始通而爲一矣蓋惟律爲能一天下之言今五方之言各不同也至於讀書歌曲則無不同只如閩人語言殊不可曉及至歌曲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三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與他處一般蓋曲中卻有五聲六律八音故也舜謂我欲聞此爾大臣當爲我聽之舜所以不自聽者君道之尊不當屑屑於其細也嗚呼後世所謂天子耳目之官者不過能察訪得些少事以此爲開廣人主之聰明耳舜命其臣以耳目之任乃在於觀象作服聞六律五聲八音自後世言此皆至緩而不切者舜乃以爲至急之務古今世變不同在此處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人臣事君在人主之前與退而在後易得不同往往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政之失君臣之闕退而在後皆能言之及至面前但稱聖德而已李絳所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理勢如此大抵背後說得十分面前只說得五分蓋人主威勢至重雖是敢言之巨易得前後不同今州縣間以下承上朋友羣治會聚猶有前後不同者況於君臣之間乎所以前後一般者極是難得舜深懼在廷之臣或有面從而己不得聞其闕失故嚴於戒敕可見其求言聽諫之切如此後世人主如漢高祖從諫若轉圜唐太宗尊人使諫美

則美矣如何及得唐虞聖人自今觀之立於高祖太宗之朝者果能無隱於君之前乎以此知前後一心之人直是難得舜之有是言既足以見其求言聽諫之切亦所以正其臣下之心術面前是一等說話退後又一等說話心之不一如此何以事君夫前後相違是欺也既有欺心豈忠臣事君之義乎故曰舜之有是言亦所以正其臣下之心術也觀此數句方是聖君求言之心方是忠臣事君之心欽四鄰四鄰卽股肱耳目之四人也謂之鄰者卽鄰哉臣哉之義也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欽者言當敬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大凡朝廷欲信用君子最不可使讒人聞之讒人在朝雖用君子君子不能自立蓋其以是爲非點白爲黑浸潤之譖日至於人主之前端人正士何以自立

故舜深疾此等人前既曰朕聖讒說殄行此又欲撻之書之終不格者威之蓋此等人不去非所以保護忠臣良士也侯以明之者用射侯之法以明之也大凡射最是人心端的處若內志不正射必莫能中惟君子爲能正其心是以惟君子爲能射故曰仁者如射彼頑讒之人肆爲讒言邪說心之不正甚矣何以能中故舜用是以明別其善惡焉雖然世之武夫悍卒既無學問既非君子然則射何以能中此無他只緣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方其射也此心至正更無偏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倚當時之心卽聖人之心也但彼自述不知隨卽放肆是以不保其長存耳所謂明之者不特以侯明別其善惡亦是使他明其心蓋覲其因射侯之後而有所警於中也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只要使之不忘所以如此不是徒然欲並生哉故也所謂生卻不特是只活在世上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之生也直須眞箇是始得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所謂厚生卽這生字生底人極難得誰不活在世上然生者極少蓋纔爲不善雖生無以異於死謝上蔡說得好

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不爲吾用矣陷阱在前人必知所畏至於不善卻冒然爲之彼其果生人耶則豈不見此是不善豈不知不善之當改今既爲之而又不能改是死也是無此心也謂之生得乎古之王天下者只是要天下之人得其所以生焉永底烝民之生常常欲其生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舜聖讒說專於納言致其謹向者聖讒說殄行既以命龍矣今治庶頑讒說又使工納而颺之蓋頑讒所以敢肆言無忌彼謂朝廷之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未必知耳今卽所納之言颺之於歌使知吾有所言是非美惡上之人莫不聞知則頑讒豈不有所畏忌而少息乎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者變格也如此而有格心吾將尊而用之猶不格焉則將斥逐之也今觀此一段須合臣作股肱耳目而下相貫看去蓋翼爲明聽之任既得人以任其職必當使之竭誠輔弼盡言無隱賢人布列盡忠輔上又當不使讒人得以閒之股肱耳目徒有其人而面從背毀將何補於上四鄰之臣雖皆竭忠萬一有讒邪出於其閒

又豈得全忠賢之道哉故舜於翼爲明聽之後而資以正救切磨之益當忠賢胥會之時而深防讒言亂正之害其措意深其爲慮悉矣雖然抑有可疑者夫所謂庶頑讒說之人非田野間之小民也彼其得以有言於人主之前必朝廷之大臣然今乃曰撻以記之只此一句極是可疑漢明帝箠撻郎官當時識者皆以爲不然豈有九官相遜穆穆布列之朝不免鞭撻其臣下且殿陛之間豈施鞭撻之處乎是誠可疑也嗚呼此可以見舜疾惡之深矣好賢如緇衣惡惡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勸刑不試而民咸服好賢固不可不篤疾惡又不可不深夫天下惟讒說殄行之人最爲可疾詩人之疾讒也至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韓昌黎以爲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頑讒之人旣如此可疾故雖撻之可也然舜之言雖如此而其所以言又自不同曰欲並生哉曰格則承之庸之舜之意欲其生欲其格也蓋頑讒之人肆言無忌只緣不格使其果格耶則必知頑讒之不可爲而安有不翁然丕變者

乎雖然舜之言誠是矣所以疾惡誠深矣然疾之之深禹尙以爲疑故有兪哉之言曰兪者信其言之然也曰哉云者猶有疑辭也舜之於天下治之而服固不若化之自從也禹之所言又高一著說禹謂誠使帝之盛德光輝發越充塞宇宙雖海隅蒼生罔不被焉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至於如此則感召賢俊皆願立於朝賢者翕然胥會而帝又於是舉之考之以言以觀其善否試之以功以驗其所言使自別於眾庶然後庸之車服是以舉之也如此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乎蓋讒說之興萌於爭心爭心旣熾見賢者登庸其心必爭旣爭矣故爲讒言以閒之至於誰敢不讓濟濟相遜則不爭矣旣無爭心讒言自息讒言不特是爭亦是不敬至於莫不敬應其上又安有所謂讒言者哉大抵讒言肆害善治者不治其讒說益修厥德勉焉不已使之光被天下則感召黎獻翕然胥會讒說之人將不治而自息蓋正氣旣盛邪氣卽微太陽當天羣陰自伏自古治小人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不專在治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矣唐武宗一  
相李德裕而仇士良輩束手退避告老而歸然則小  
人亦何必屑屑然與之爲敵哉況隆古盛際賢士布  
滿而讒說之人無不遜讓無不敬應此乃太陽麗天  
羣陰消伏之時也必如是方是唐虞之時嗚呼不可  
及也已敷同日奏罔功言不若是將日進於無功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  
行舟靡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啓呱呱而泣于弗子惟荒度土功彌成五服至于五  
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  
卽工帝其念哉

聖賢家塾書

卷三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丹朱之所以爲丹朱傲之一字盡之傲者傲然自大  
而略無謙遜之意也慢遊之是好所爲之刻虐皆自  
夫傲心實基之也儒者類謂禹以丹朱戒舜舜豈有  
是哉東坡亦嘗言之矣此論要未爲當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人心亦何常之有舜雖大聖人稍  
不兢業稍有怠惰過失便形當是之時與丹朱何異  
丹朱雖不肖苟能存兢業之誠去傲慢之惡一念自

省當是之時與舜又何異哉故舜之當以丹朱爲戒  
不是怪異底事兢業少怠有爲丹朱之理所以自昔  
聖人雖躬甚盛之德而常恐懼修省勉勉不已誠以  
至誠本無息稍不黽勉易流於惡大凡看聖人不可  
過高所謂聖人固誠高矣然所以高者乃實自近始  
惟其勉勉不已是以日進於高明廣大欲識聖人不  
必他求勉勉不已兢業常存此卽聖人也亦非謂勉  
勉不已然後至於聖卽其勉勉之心便是聖人朋淫  
于家者朋黨相扇同力爲惡也用殄厥世丹朱帝堯  
之子本當紹堯位今以不肖而不得繼世以有天下  
是自絕其世也禹懲創乎此娶于塗山四日而有子  
雖聞呱呱之泣而荒度土功不暇視焉孟子所謂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且以人情論之誰不私  
其家誰不愛其子不過其門可也既過其門安得不  
一入其門不聞其子之聲可也既聞呱呱之泣安得  
不一視之今子之聲雖呱呱在耳而禹之志惟土功  
是度欲識聖人之心當於此處認取呱呱而泣于弗  
子此正聖人心也一於爲國而忘其家一於爲公而

聖賢家塾書

卷三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忘其私當是之時禹之心更無一毫之雜舜之所謂  
惟精惟一伊尹之所謂德惟一卽此心也旣欲爲公  
又欲爲私是二三其德也才有二三卽非聖人之心  
彌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此禹所以成功也成功之大根乎其心之至一也  
五服從古而然洪水爲患其間亦有紊亂者故從而  
輔成之每面方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爲五千里南  
北相距爲五千里所謂至于五千也古者所治止於  
五服之內蓋聖人不勤遠略力所不能及姑置不治

纂齊家塾書鈔 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但治其中國而遠人自莫不慕義向化如此則遠  
近皆歸於治矣州建一師十二州則十二師焉五國  
則建一長故曰咸建五長迪者導迪也迪之使皆有  
成功也夫謂之各迪有功是舉天下諸侯無有一人  
不修職業者無有一人敢少怠慢者此不是易事後  
世天下卽守異能各迪有功乎五服諸侯其爲人也  
多矣而無敢不虔厥職此豈易事想當時諸國之內  
賢才畢集民生宴安國用充足如此而後始可言功  
矣所以致此者只是予弗子一句在我工夫純一如

此所以感化諸侯舉天下亦莫不如此夫至於天下  
諸侯各迪有功是無一人有違心矣而惟有苗之國  
恃其險阻傲然不服不修朝貢之儀不奉供王之職  
蓋有苗亦當時諸侯也然苗不卽工不可以責苗惟  
帝當念之蓋我之工夫未到所以致得苗如此可不  
念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  
明

凡爲天下國家安可不識所先務所謂先務孰急於

纂齊家塾書鈔 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德正心修身日彰厥德此是第一件事禹之事舜  
所先者惟迪朕德而已觀其陳謨若曰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帝慎乃在位以至於戒之以無若丹朱傲  
帝其念哉無非所以迪舜之德也迪云者開導啓迪  
使人主此心日益開明也以迪朕德爲先可謂識先  
後之序矣舜疾庶頑讒說之不在時欲撻之威之而  
禹歷陳治道之本使帝不可不念舜至於此悠然有  
感於心美其啓迪之功而嘉其識治之序故曰迪朕  
德時乃功惟敘所以深有感於禹也皋陶乃祗厥敘

不是祇禹之敘蓋皋陶亦敬此敘先德而後刑也觀其這種德德乃降非所謂祇厥欲歟獨言皋陶者皋陶掌刑之官耳尙敬此敘則皋陶之用刑非用刑也乃用德也象刑卽所謂象以典刑之象也大凡用刑最難得象彼犯此罪吾以此刑加之輕重大小無毫釐之差刑與其罪類焉夫是之謂象若所犯者輕而刑之重所犯者重而刑之輕不特甚相遠絕少有過差則刑與罪不相類既不類矣豈所以爲象也哉後世用刑皆不似其所犯之罪非可以言象也皋陶之刑所以能使民協於中只緣其用是刑無一毫之差必若皋陶方可以當得象刑二字迪朕德此以德爲先也方施象刑惟明此以刑爲後也先德而後刑此爲治之敘也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四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鳥獸踴踴韶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夏擊卽祝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

球玉磬也詠聲歌也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此堂下之樂也上下皆用祝敔以合止樂在堂上則言夏擊在堂下則言祝敔一也閒者閒聲歌也閒寓於笙笙以人聲吹之故用以閒堂上之詠歌舜之樂總名爲韶簫細器之備故言簫韶九成者九作而樂終成也堂上之樂作而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堂下之樂作而鳥獸踴踴至簫韶九成而又鳳凰來儀舜之樂何以能感召如此此不可以不思且何以知祖考來格這箇只是人心當其作樂之時吾心無一毫遺恨便知祖考亦必來格雖目不見其形而心知其來格也便如今人享祀苟吾心至誠不散則所祭者分明如在目前所謂祖考來格便只是這道理虞賓丹朱也帝堯之子當有天下以不肖而殄厥世舜既紹堯不敢臣其子而以賓禮待之故謂之虞賓在位者盡禮以事舜也夫天下本丹朱之所有今舜實居此位宜其有忿怒不平之心而乃能使之在位此無他只緣樂之至和有以消其悖慢忿戾之氣而感其易直子諒之心能使之盡禮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三

四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朝廷之上也大凡樂之感人與言語不同正聲一入乎耳足以動盪人之精神感發人之心術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今太常樂非皆合於先王之制然聞之者其心猶爲感動況有虞極治之時而作樂者又有如后夔之臣乎古人之樂非後世之樂也古人之樂其制既不同而其所作之人又不同蓋古者樂皆起於律彼其以黃鍾之黍積而爲清濁高下無一毫之差黍至微也然多一黍少一黍清濁高下便有差處古人於此直是精微自唐以後律既亡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所謂樂皆只是測度倣象爲之豈能有所感召乎古樂之制既如此精微而作樂之人又皆賢人君子如后夔之徒豈與後世之樂工比哉明而爲人幽而鬼神以至於鳥獸鳳凰之類本只是一氣本只是一理其實相通人自閒絕之耳若是作樂極於至和有感召之理但後世先王之樂既亡而作樂者又非其人所以不能感召且擊石拊石只是將這石來擊拊如何更能使百獸率舞想夫后夔當其擊拊之時直是各別蓋古人日夜所從事只是此心此心既無

一毫之病故見於作樂亦無一毫之差其見之於樂皆具此心之精微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鐘一也然而其聲有不同者其心之不同也以此觀之則知賢者作樂自是各別然舜之時所以能感召又不特樂制不同與作樂之人不同當有虞之時天下極治和氣充塞以至和之氣播之於樂則樂極其和則天地之和自應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所以復如此說者蓋八音以石爲君言只擊石拊石亦能使百獸率舞則其所以擊拊者蓋不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矣此一段與前面舜禹問答初不相關然序於此者何故張無垢謂方施象刑惟明之言舜猶有用刑之意故夔於此論樂此亦未見其爲然安知夔之論樂正在舜禹問答之後然此雖未可知而史臣敘於此者亦有深意蓋爲祖考之幽丹朱之傲以至於鳥獸之微正聲一作猶可感格況於庶頑讒說亦人耳豈有不可化者人主修德於上則頑讒自格於下亦奚必至於用威故序於舜禹問答之後史臣用意深矣讀書至於鳥獸踴躍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要須潛



心致思此等事在後世未之見唐虞之時所以致此  
蓋在上者既是聖明之君而朝夕左右者又無非聖  
人之徒典樂之臣又有如后夔者亦聖人之徒也以  
聖人之徒而一生精神專用於樂則其樂宜如何僚  
之於九秋之於奔狗瘦之承蜩彼業一藝之精者猶  
能入神況於后夔一生精神用盡於樂其所感召固  
宜若是今之太常少卿古后夔之職也而今之居是  
職者遠者一二年近者三數月便從而遷之豈得專  
心於此哉

夏齊家塾書鈔 卷三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

庸用也用作此歌也庸之一字有無窮之義夫致治  
之極至於舞百獸儀鳳凰可謂無以加矣常人當是  
時誰不以爲喜而舜於此作歌方且戒謹恐懼凜然  
若危亂迫乎後此豈私憂過計哉天下之理惟至於  
極則必反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夏至陽之極也  
而一陰生當天下極治之時而危亂之機萌焉故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亦生亂亂亦生治從古

而然漢自高皇帝以來匈奴驕橫雖武帝之征伐而  
猶不衰至宣帝有渭上之朝亦可謂治之極矣而是  
歲也王政君實生成帝則王氏篡漢國祚中絕其端  
已見於此矣聖人知其然故天下愈治則戒謹愈甚  
救之爲言正也戒謹恐懼之意也夫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聲樂之作以見其治功之成而況鳳凰來  
儀百獸率舞信可謂極矣今舜方且於此敕天之命  
是豈非聖人之心乎惟時者欲及時也惟幾者致察  
於幾微也時之一字不可輕看易曰君子進德修業  
欲及時也當爲卽爲汲汲然皇皇然惟恐弗及所謂  
及時也稍或放慢稍有意惰便失其時孟子謂戴盈  
之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此所謂惟時也  
見善便當遷有過便當改凡事皆然賢者可用便用  
之不肖者當去便去之小人當恤便恤之養之善政  
當爲便急爲之故曰惟時言其不可後時也幾者微  
也凡事皆有這幾微一心之幾則私意妄念萌於方  
寸之間者是也天下之幾則安危治亂積之有漸非  
一朝一夕之故是也惟萌芽之生最不可不察既能

夏齊家塾書鈔 卷三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汲汲皇皇不失其時又能兢兢業業致察於萬事之機所謂救天之命卽此之謂矣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曰喜曰起曰熙只幾箇字不可不子細思索喜悅也爲人主股肱大臣須欣欣然常有喜悅歡樂之意然後可若君德未備朝政猶有關失大臣之心猶有不足焉方且戚戚然憂懼之不暇而又何喜乎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苟怨乎不以則其時亦可知矣起者興起也人主尊居九重臨御四海要必常振起興作然後天下日進於治苟無興起

契齋叢書

卷三

五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心而有放倒之意不足與有爲矣起之爲言如後世所謂厲精爲治者是也厲精爲治固非唐虞時言語然亦近之漢唐以來欲治之人主必有此二字漢宣帝唐太宗皆言厲精厲精者磨厲其精神也元首起哉又不止於磨厲精神而已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無念無荒此所謂起也酣酒耆音流連荒亡豈所謂起也哉熙是熙廣言百工皆修其職業日以闢廣熙亦有光明之意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履

省乃成欽哉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颺言者常言之也念哉者不忘之謂也唐虞之時多說這念字帝念哉念茲在茲至惟帝念功此又說念哉皆欲其念念在此無頃刻之忘也此一字有無窮之義率作興事慎乃憲憲法度也言凡所興作當謹其法度也所謂法度者規矩準繩是也凡事不可出於規矩準繩之外出此外則蕩然無度矣由一身而

契齋叢書

卷三

五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則動容周旋中禮一身之法度也由天下而言則紀綱修明政治畢具天下之法度也此種法度豈可放失憲之一字關涉甚大老莊之學無法度者也孔孟之學有法度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慎乃憲也儆無虞罔失法度唐虞君臣所以相儆戒無非納之於法度之中曰慎乃憲欽哉甚言其不可違此規矩準繩也履省乃成欽哉省是省覺曰省乃成者省其所以成之故至於旣成猶不忘省者也常常惺惺常常覺察是之謂省曾子吾日三省吾身

屢省云者不特一省再省而已當無時而不省也此是答舜敕天之命乃廢載歌方是廢舜之歌舜先股肱而後元首所以資臣下之助也皋陶先元首而後股肱端本澄源之論也皋陶以爲必元首之明然後股肱方良庶事方康良與喜二字不同而實相似唐魏鄭公願爲良臣以爲龍逢比干此忠臣也皋陶稷契此良臣也惟是良臣方始會喜若是忠臣則君臣之間不免彼此拂逆犯顏逆耳而又何喜乎庶事康哉者言其康安也庶事皆安穩也故又歌曰元首叢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脞哉是躬親庶務人主躬親庶務侵臣之職則股肱必不任其責非不任其責也雖欲爲之不可得也至於股肱情矣萬事安得不墮墮者壞也明與叢脞若不相對然不以暗對明而以明與叢脞對以是知明者自明其一心也叢脞者躬親庶務之繁也端本澄源不累以事則此心明矣親小勞侵眾官逞其聰明日取百司庶府之事自爲之則爲細務所汨胸中紛亂此心何由明乎言叢脞暗在其中矣雖然元首明哉是自明其一心不屑於細務也宜若庶事墮壞而

乃繼之以庶事康哉元首叢脞是勞其耳目形神纖悉而經理之也宜若庶事畢舉而乃繼之以萬事墮哉夫何若是相反也大抵人主不理會事則萬事無一之不洽人主一理會事則萬事無一之不墮博觀歷代莫不皆然蓋才理會事則爲事所汨第一是不知人既不知人事何由治所以人主不可理會事宰相且猶不親細務而況人主乎皋陶廢歌只使舜自明其心不使舜役役於事務之間也舜聞此言不知不覺至於下拜當是時但見忠言嘉謀之可敬可服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初不知我之爲君也彼之爲臣也故以人主之尊而拜其臣若使當是時知我是人君不當拜其臣才有這知便非聖人之心以君拜臣此等氣象惟唐虞三代爲然在後世則無矣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於德則太甲嘗拜伊尹矣是亦悔過之切不知不覺下拜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則成王亦嘗拜周公矣往欽哉者言其自此以往不可不敬也二典三謨學者所宜究心也其中靡所不具欲觀聖人之處心則於此見之矣欲觀聖人之處

事則於此見之矣欲觀君道亦在其中欲觀臣道亦在其中以至於爲天下國家之法粲然可考但將後世所以不如古者與之並觀觀古今之異在於何處則可以知唐虞之所以爲唐虞者句句可以爲萬世之法事事可爲萬世法此之謂二典三謨也

絜齋家塾書鈔卷四

宋鄞袁 燮和叔撰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九州者別其疆界也不特洪水既治始分別道九州方水患未平亦必先辨其每州之界分然後方可施功至於水患已平其分域愈更明甚故謂之別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高者為山卑者為川理蓋然也兩山之間固亦有平地者然其中必定

絜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水禹則隨其山之勢而濬其川使益深焉故曰隨山濬川因其土地之所宜制為貢賦之法無者不使有有者不使無故曰任土作貢賦之觀隨字與任字聖人作事豈容有一毫私意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曰隨曰任因其自然而不為私焉豈非行其所無事歟讀禹貢篇須思向也鯀何故不能治水今也禹何故乃能成功洪範曰鯀墮洪水而殛死鯀之病處只在墮塞彼但知為之隄防以止過水而不知順水之性只如隨山濬川一句鯀當時定不曉

此理殊不知下流不濬水之上流無所奔赴安得不

泛濫乎欲讀禹貢可將六經語孟諸子中說禹治水處寫出來看則其規模區畫所以能成功者皆可得而考矣此書雖略可見然但只記其成功而所以成功之因或不盡見焉今人徒見洪水平治不知他當時是經多少艱難受多少辛苦櫛風沐雨手胼足胝備嘗天下之艱苦矣觀其過門而不入啓泣而弗子禹之心更無一毫之雜宜其能成功也欲觀大禹所以能治水當識大禹之心且如隨山濬川與夫隨山

絜齋家塾書鈔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刊木奠高山大川道理顯然初無難見者然人心不明則道理雖在目前而不能見禹之此心至精至一無一毫私意小智撓乎其間蓋天下之至明者也惟其心至明所以能行所無事鯀方命圮族則與行其所無事者不同矣方命者逆命也逆命者逆天理也天理如此鯀逆而行之用一己之私智違天下之常理禹行其所無事而鯀逆天理而行茲禹所以卒能治水而鯀所以績用弗成也濬川所謂水由地中行也洪水泛濫皆在地面上行至於濬川則水方由地

中行也嘗謂洪水之患亦未必皆是災異蓋天地開闢之初固無非是水所以五行一曰水今果木之仁初亦水也凡天下萬物其初無非是水則知天地開闢之始亦滿天下只是水自堯舜以前則未暇治而又未有能治之人至神禹一出所以方纔治水也禹貢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則貢賦之法在唐虞時亦必有之矣然獨至禹而以貢名篇者其法至此始大備焉故也書之所載大略如此蓋一件大事至此一代而

纂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備然後成書正如堯時非無巡守而見之於舜典者亦以至舜而始大備也方洪水未平雖有貢賦而法猶未備洪水既治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貢法於是乎一定而不易矣此其所以名之曰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注家謂敷爲分布蓋分布其治水之法也禹之治水未嘗執一律洪水之患亦非一律之所能治故禹分布九州之法如雍州當如何治梁州當如何治有當疏濬者有當隄防者有當因其故者有當鑿而

開之者各自不同烏可以執一律只以兩端言之治水之道必當先治其下流蓋下流苟壅塞則上流傾注無以受之其勢必至泛濫如奠究之地最下流之處所以禹先於此而施工此以下流爲先者也然水必有發源發源之不治而何暇及其末則又有當先於上流者是固不可以一律而治之也想禹當時必不是每州次序而往如施工於冀州一面自在他州下手故謂之敷敷之一字可見禹之規模妙處隨山刊木者蓋洪水橫流草木暢茂道路不通不特水不可治而民間亦自大不便禹從而刊除之然後道塗始無壅塞餘當時治水如此等事皆不曾理會至禹而始刊則知餘之未嘗刊也草木障塞其道路則水如之何而可治天下土地固多有爲草木所障塞者只如天台雁蕩原初路皆不通自真宗欲建玉清昭應宮斬數百年之大木而爲之是時斬盡天台雁蕩之木然後始得而爲通衢奠高山大川者先定其高山大川表而出之也奠高山則九州疆界可得而辨矣奠大川則小水支派有所從入矣不定其高且大

纂齋家塾書鈔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而屑屑於其小焉豈不倍費力也哉莫高山大川此所謂得其要也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三句是禹治水之規模如此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餘州皆言封疆而此獨言冀州者冀州帝堯所都天子以四海爲家王者無外舉天下皆在吾封域之內而安可自限其疆界哉既載壺口此禹治水第一義

藝齋家塾書鈔 卷四

五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梁岐二山本在雍州而與壺口相接三山連而爲一片河自積石傾注而下其力甚壯而爲三山所隔故水壅而怒橫流放肆莫之可遏當時之患惟河爲甚禹於是於壺口之西鑿龍門焉三山始分河行於中而壺口之水患平矣壺口既治梁山亦治而餘功又及於岐是禹一鑿龍門而旁近之水無不治者非禹見之至明安能如此只做此一著便是天下之水都治了日既載壺口言其第一所先理會者此一事也大抵世間舉事只要識先後著太原謂之修者繇亦

曾於此有功也壺口既治乃及太原修繇之功焉繇不可謂之不忠僉曰於繇哉眾人翕然舉其可用則在當時亦是一箇人才其治水也非不盡忠竭力但見理不明不能順水之道所以終於無功只如此州之水繇但知從事於太原而不知龍門未鑿河壅而怒太原可得而治乎故禹先自壺口壺口梁岐既治則太原亦治而至於岳陽覃懷二地名也漳水橫流入河故謂之衡漳水患既平則土壤之色始見故曰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錯者賦第一雜出於第

藝齋家塾書鈔 卷四

六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二也賦如此高者帝都在焉道理最近凡事取給所以獨重然雖如是亦豈果不均也哉蓋其中自有相補處仍不失其爲均平之道只如周禮惟王畿之內凡事最重而亦凡事優恤以其優恤補其重者則與他處等耳田賦之後猶有所謂治水土者此蓋其易者故序之於後作書之法先後次第視其難易既載壺口此其第一難者故先言之太原岳陽覃懷衡漳此其次者故後言之至於恆衛大陸此又其次者故敘於田賦之後禹貢每州必記入帝都之道天子爲

四海九州之主受天下之朝貢不容有一州之路不通於王畿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澠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巨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潔達于河

兗州之境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是在河濟之間也此州居河之下流其害最甚故禹治之以道九河爲首分而爲九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亦未必皆

黎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人力所爲因其地之卑下處從而道之其閒有當開鑿者固亦不免但不皆是人力耳西漢之世所以有河患只緣無此九河蓋自齊桓之伯急一時之富強塞其八而併爲一是以至漢大爲民患東坡蘇氏引緯書所謂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是也當時固未必一一去塞但有填壅處從而因之不爲之疏通耳本朝都汴正在黃河之中爲害尤甚日夜理會無非是河自既失中原不理會河而河患遂息雖無九河而卻有九河之實無他任其衝突而不

與之爭故耳觀今日不與水爭而河患遂息則知禹之分爲九道固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州之水惟河爲甚九河既道則餘不足治矣水之所蓄聚處謂之澤然澤不專是水其閒亦有洲島之類觀楚子田於雲夢雲夢澤也使其皆水則何以田獵於其上耶方洪水未平奔放衝溢雷夏二水何以歸於澤自九河既導雷夏始爲澤而澠沮二水亦皆會同於雷夏焉蓋先其大者則其餘皆從也是降巨宅土蓋向也欲避水患故處於高今也水患既平則土可居矣此所以降高而宅土也其土黑色而墳起故曰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先儒以爲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故謂之貞此說亦不爲無理但禹之治此州特其結果得遲最後於他州耳所謂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然安知定其州爲第九況兗州逼近帝都豈有下下之賦則先儒所言亦未能無疑以理觀之所謂正者正與田相當耳田中下賦亦中下焉是以謂之正考其文意當是如此但未敢以此爲斷先儒所以必如此說亦不爲無據蓋此州居河之下流方九河

黎齋家塾書鈔 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道舉兗州皆巨浸也其賦自然是極低而作十有三載乃同成功之遲最在諸州之後又禹定賦爲九等雍州之賦既中下矣兗州若又中下則烏在其爲九等乎謂之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豈得爲無理然正之一字其意卻非謂與州相當蓋他州田賦皆參差不齊此州適相當故曰貞耳若以爲兩州無同中下之理則以九州言之雖謂之九等可也兩州適相當禹又安得而違之但先儒恐有源流只用其說亦可作十有三載乃同同者同於諸州也禹八年於外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過其門而不入大略雖止是八年然一齊都了凡十有三載蓋此州河之下流被患最甚治之最難所以十有三載之久而始同於諸州觀此一句可見聖人作事與後世不同其所謂同者蓋此州之一水直是皆治直是無一毫爲民患凡事盡畢至於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方可謂之同故寧使其成功之遲而不肯苟簡以求速三十年爲一世十有三年幾半世矣以半世而治一州之水豈苟且之所爲哉後世作事皆責辦於歲月之頃苟可以已則遂已焉徒有

其名實無所補禹於兗州之水不謂他州皆畢亦且告成直待其十分平治實同於他州然後遂已此豈不足以見聖人之心乎其閒難易不等固亦有一二年而治者亦有七八年而治者惟兗州則直須十有三年聖人作事與後世信不同矣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冀州獨不言貢而他州皆有貢焉蓋冀州賦上上錯其賦高矣賦高而無貢所以相補也織文錦繡非必如今之蜀錦古者商不通難得之貨所謂蜀錦安得入中國乎食夫稻衣夫錦若如蜀錦又豈常衣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物大抵纔織成花者皆謂之錦如綾羅之屬皆錦也禹之制貢無非是欲用之物觀此便當看聖人以取於民者何如物之輕精者入於篚篚者篚篚也浮於濟潔達於河此充入於帝都之道

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麋絲浮于汶達于濟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青州之境也嶠夷在東方堯典所謂宅嵎夷者是也古者九州之內皆有戎夷東方

曰夷西方曰戎嶠夷蓋夷之在中國者略不是簡略蓋封略也左傳自有封略二字不純以中國之道治之而爲之封畛故曰啓以周政疆以戎索索法也以夷狄之法治之方洪水爲患封略皆不存至此始爲之故曰既略觀此州之水不過嶠夷既略濰淄其道與夫萊夷作牧用功若甚省然海濱廣斥一句占田地甚大廣闊也斥開也當洪水泛濫海之濱皆爲巨浸其地甚狹今禹治水能使海濱之地益以開廣此豈易事而禹何以能之這箇其中煞有事禹於此煞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工夫學者但見所謂海邊廣斥爾而不知所以廣斥者此豈易言哉是故欲讀禹貢不可只求之禹貢之內須求之禹貢之外可也彼一州之地不勝其闊其閒之水何限書之所記但舉其至大者爾若禹當時之所治豈止於此則觀之者豈可止此哉青州產鹽故以爲貢絺細布也海錯凡海之所產雜然不一者岱畎者岱山畎也所謂怪石必不是供耳目之玩好亦只是可用者注家謂之石似玉者既是似玉自然可用蓋其質似玉不與尋常之石相似所以謂之

怪石若謂如後世所謂奇怪可喜之石則禹制貢豈使耳目玩好之物至於人主之前而勞遠方之民供耳目之好又豈聖人之心乎萊夷作牧蓋水患既平萊夷之地可以放牧也謂之萊夷必是多草萊之地故可於此而牧馬牛之屬糜絲中琴瑟之用者冀不言貢究所貢者不過漆絲織文惟此州既有鹽絺又有絲桌鉛松怪石又有糜絲視諸州獨多蓋無者不使之有寡者不強之多而多者亦不節之使少各隨其土地之所宜此所謂任土作貢也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東至於海北至於岱南及於淮徐州之境也淮沂二水蒙羽二山此州之水惟淮沂爲患故二水既治則二山皆可種藝也禹貢記禹之治水有一句一事者有相因而言者如此四句皆是相因而言不必用力於蒙羽淮沂又則蒙羽藝矣不必用力於東原大野

既豬則東原平矣蓋得其要也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亦是省力之意厥貢惟土五色蓋古者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注家所謂與之使立社此從古而然奉天子之命以立社非諸侯之所得私也此州之土五色皆備故以為貢不使諸州各貢其色之土而惟徐州貢土五色此聖人簡便之法蓋諸州皆貢則勞民為甚此州之土既備五色則獨使之貢焉一州之民雖少勞而諸州之民皆不病聖人重於勞民之意蓋可見矣羽畎夏翟翟雉也羽山之谷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翟其羽可以為旌旄亦可以為樂器亦可以為車之飾故曰右手秉翟而古者亦有翟車嶧陽孤桐蓋挺然孤獨可以中琴瑟之用也泗濱泗水之濱浮磬周禮所謂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今之靈璧石是也蠙珠蚌珠也此州之貢既有五色之土其他又無非禮樂之器蓋天地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和氣所鍾故其所產如此厥篚玄纁縞謂黑縞白縞皆細密也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境也彭蠡澤名今之鄱陽湖是也大凡澤與川不同流者為川滯者為澤地之有坎闕處水流入而積焉是以為澤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則彭蠡之水正漢水也此州之水亦以彭蠡為害最甚故獨先焉陽鳥鴻雁之屬其性畏寒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方陰寒故秋而南來春而北歸以其所慕者陽也故曰陽鳥或者以為山名援鳥鼠同穴為證以為此山始可居其說雖有理然先儒相傳謂之鴻雁之屬必有所據況禹貢所記鳥獸草木無不具焉則謂之鴻雁可也三江之說不勝其多薛常州以松江廬江固江為三江東坡之說則又不同以理觀之當是大大江浙江松江斷無可疑者蘇氏謂方水之未平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其說似有理然實不然何以言之蓋震澤今之太湖是也若謂不復有吳越又安

得有太湖松江與太湖實相連則知其爲松江也明矣若薛氏之意蓋謂廬江固江在松江之側去震澤爲近然自錢塘至松江不過百餘里初不爲遠且大江正在揚州之界今之通泰古揚州界也正臨大江鎮江江陰亦揚州之域以此知三江乃大江松江浙江斷無可疑此三江蓋其大者舍而不言而獨有取於廬江固江理必不然三江旣入於海則震澤自然底定矣三江之中有一未入震澤亦無由可定故必待三江皆入於海然後震澤始定焉禹之治水大抵先於東南而後及於西北惟冀州帝都所在故獨先焉其實始有事者兗州也蓋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地最爲卑下下流不先治則上流傾注下流以受之惟先濬其下然後上流始有所容矣况兗州河患其害尤甚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可見所以獨先有事於此禹之能治水只緣其規模先定觀敷土之言足以見其規模孰爲先孰爲後孰爲緩孰爲急規模先定於胷中故見之施爲皆其規模之素定者先有事於東南而後有事於西北此蓋禹之規模也所

以充青徐揚旣治始及於荆豫梁雍焉不特治水如此凡爲天下國家莫不皆然其先者爲何事其次者爲何事又其次者爲何事其最後者爲何事皆先有一定之畫此所謂規模也規模不立其能有爲於天下耶故禹治水所謂能成萬世永賴之功由其有此規模而已此州下下之田甚不美矣蓋亦以下流所在故也田旣不美故賦亦只下上上錯然在今日其田極高大略如此是禹當時之所定其後水日益深田日益高所以至今日而揚州之田最爲上等便是貢賦亦只是當時之所定後來未必不變東萊呂氏曰禹正當水患初平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爲貢賦之定法雖人眾地闢賦不加多其言信美矣然亦恐未必皆如此若使後來人眾地闢所出者旣多從而少增之亦奚不可然禹當時所定大抵皆輕田下下而賦下上上錯蓋厥土塗泥則其土宜稻故田雖低而賦自稍勝讀禹貢一篇當看先王所以取於民者無非是有用之物禹當時立法之初直是子細於其中比較契勘毫釐必計固有所謂上上錯

者有所謂下上上錯者有所謂下中三錯者不特一錯而至於三錯焉可見其立法之精用心之仁夫是之謂任土作貢任土作貢此一句惟唐虞三代爲然後世取於民其不任土者多矣厥包橘柚錫貢之意尤足以見聖人之心蓋必是有用之物所不可闕者然後使之常貢若是不常用者必待錫命然後始貢焉如橘柚如磬錯如大龜皆必待錫命誠以不常用而使之常貢焉是重困吾赤子也聖人其忍爲之乎以此見聖人不會有一毫妄取於民如厥貢惟土五

色與夫所謂錫貢此處皆足以深見聖人之心禹貢一篇有三事焉賦一也貢一也篚一也其所以取於天下者不過此三等賦亦有二焉田賦一也兵賦二也古者什一之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以其十分之一歸於公上此田賦也兵賦亦在其中如所謂甸出長轂一乘此兵賦也古者因井田而起軍賦孔子謂仲由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則是兵亦謂之賦也名之曰賦者蓋自上而敷取於下也賦之外則又有貢皆因其土地之所產而取焉至於物之輕精

者則又承之以箱篚先王取民之大略不過是三者矣然皆是自下而貢上所以總名之曰禹貢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禹之法蓋貢法也孟子所以分別貢與助善不善者蓋貢助固均爲什一之法然貢法但立爲定制樂歲粒米狼戾所取者不加多凶年糞其田而不足所取者亦不加少則在凶年民不易輸若是助法豐年加焉凶年減焉有餘不足相補是以民不告病要之三代聖人之法皆什一而已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禹貢獨三州言草木而餘州

皆不言蓋東南之地卑溼自多草木西北之地草木自少故舉其至盛者言之豈餘州皆無草木耶便如所謂厥土白壤之類豈此一州之土純是此一色亦舉其勝者言之耳今數十里之外土色便不同安有一州如此其闊而土止一色耶如厥田中下之類亦是舉其勝者今所謂下下之田其中自有上上者亦未可知但比較起來大略是下下爾學者須當自放活看不可執其所言者遂以爲定讀書要知活法蓋謂此也厥篚織貝貝水蟲也以眾卉織而成文若貝

然詩所謂貝錦是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父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栢礪砥砮丹惟箇籛楛三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州之境也江從岷山出  
漢本是漾水到荆州方爲漢水與江水並行流入於  
海左氏言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項羽遷沛

梁家塾書鈔

卷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於蜀立爲漢王則漾至荆爲漢明矣朝宗於海猶  
春朝夏宗之意前曰澠沮會同此曰朝宗於海曰會  
同日朝宗皆寓人事於其閒言江漢之入於海猶諸  
侯之朝覲天子也朝宗二字亦有深意蓋荆楚有豁  
山之阻其俗剽輕所謂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  
叛諸侯國於其中者亦得有不敬順之心故聖人於  
此示戒焉若曰水猶能宗海事天子者當如何九江  
之說至爲多端今亦難考但禹至此始分而爲九爾  
兗州之九河荆州之九江此禹治水妙處河自龍門

直衝於兗江自岷山直至於荆其勢甚猛其力甚壯

於此當如之何故只得多其流派以殺其勢此非禹  
不能見此理天下之水自海之外惟江河爲患最甚  
江河既治則其餘不足治矣所謂九河九江雖是水  
之所衝自成坎闕然亦是人事參乎其閒不特此一  
端六抵禹之治水既因其自然亦參以人事蓋天下  
之土地高者爲陵平者爲地其次則水之所居有許  
多水便有許多地位容之但方洪水爲患泛濫皆不  
歸其故道禹之治水豈能自以私意爲之大概因其

梁家塾書鈔

卷四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然導之使歸其故爾雖因其自然要亦人事與有  
力焉所以能復其故還須是人力爲之故謂之治水  
治者人事參於其閒也參以人事亦只是順其自然  
所謂水由地中行是也殷訓中亦訓正方洪水泛濫  
水不得其正甚矣故至此而始得其正也九江孔殷  
則沱潛自然順道水出自漢爲潛岷山導江東別爲  
沱沱既江之別流則潛爲出於漢也明矣江漢既入  
於海況自江而出者乎此所以沱潛既道也雲夢二  
澤名春秋有楚子田於江南之夢與入雲中之言則

雲夢之別如此曰雲土夢作又以土字閒於中者猶厥篚玄織縞以織字閒於中此作文之法也其實雲夢之士皆可作又說者謂雲低但見其土夢高故可作又雖若有理然未必然尙書古本是雲夢土作又本朝得石經作雲土夢作又故改正之爾揚荆之士皆塗泥而荆州之田高一等賦又第三蓋揚州地卑而荆州則稍高矣其後水日益深地日益高田益加美然在當時賦亦已甚高厥土惟塗泥則宜其賦之高也惟箇籛楛三邦底貢厥名箇籛美竹楛中矢餘說者以謂此非常用之物不使之常貢但自條列其名而貢之欲用則從而取之爾此說雖若可信然亦未必然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武備者國之所不可一日闕也使其果中矢榦聖人宜愈以爲急而豈反以爲緩耶孔氏謂其名天下稱善只從此說意義卻深天下之物固有處處有之而獨一處其名著者此必視他處又加美矣故聖人因其名之著者取之箇籛楛三物雖荆州所出然獨其中三邦名著於天下此所以惟三邦貢焉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豫州之境也導荷澤被孟豬荷澤孟豬二澤也荷澤之水不能盡容而孟豬之澤尙有可容之地故導荷澤之餘波而覆被於孟豬焉此禹治水妙處不謂二水之不可相雜而分其餘於他焉可見其達權知變如此禹所以能治水正緣其不執一變化而無窮今人但知禹行其所無事爾不

知所謂行其所無事豈任其自然之謂乎其閒固亦有人力爲之者特同歸於行其所無事爾蓋靜觀義理之當然循理而行未嘗容一毫之私此便是行其所無事江河之分而爲九荷之被於孟豬以至於龍門之鑿皆行其所無事也何則理所當分理所當被理所當鑿順行此理而不爲私焉非無事而何故夫舜之無爲而治禹之行其所無事非曰無所設施一委諸自然也循此理之正未嘗作爲焉未嘗生事焉是所謂無爲而治所謂行其所無事云爾厥土惟壤下

土墳墟土壤則其土美矣而下土又墳墟焉墳起也  
墟疏也土疏則宜種植此所以田既中上而賦又益  
高也孔子序書將任土二字斷禹之制蓋此二字惟  
禹足以當之厥篚織纘續錦也有蠶桑則有錦處處  
皆有而所貢者獨豫之一州厥篚織貝亦何處無之  
而有貢者獨揚之一州大略每州所貢之物皆是處  
處有者然只使一州貢之而餘州皆不貢焉蓋必是  
其土地之所產富盛不可勝用然後使之貢焉苟非  
其土地之所出或雖其所出而得之也艱便不使之

纂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貢夫是之謂任土豈有一毫強民之意哉若如後世  
不論土地之宜與否處處盡要許多物是處要錦是  
處要絹是處要金何嘗問此州有耶無耶嗚呼生於  
三代之前者何其幸生於三代之後者何其不幸耶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  
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沔入于渭亂于河

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梁州之境也岷山導江東

別爲沱嶓豕導漾東流爲漢岷嶓二山蓋江漢之發

源也既藝者可以種藝也他州皆先川澤而此州獨

先二山正以水之發源在此治水當先其源猶治病

當先其根本也言岷嶓既藝則江漢之治暗在其中

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江漢既治況從江漢而

出者乎宜乎沱潛之皆順其道也蔡蒙二山也旅者

祭山之名旅平者言水患既平而旅其平也夫九州

皆有山今惟岷嶓皆藝而蔡蒙荆岐言旅他州皆不

言何哉曰此禹作貢之法也水患既平九州之山皆

纂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種植皆可旅祭但餘州地形低處未是十分可藝  
惟蒙羽岷嶓信可以藝矣此所以二山獨言藝至於  
蔡蒙荆岐地形最高之處比餘州又分外治所以二  
山獨言旅自蒙羽岷嶓之外未可以言藝自蔡蒙荆  
岐之外未可以言旅皆有淺深作書之法如此其實  
九州之山無有不旅者和夷底績言和夷之地皆可  
以耕作皆可以種藝是以謂之底績西傾因桓是來  
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梁州通帝都之道自  
西傾山因桓水而來浮於潛潛不通渭故自潛舍舟



陸行至沔自沔入渭凡舍舟而陸行皆曰逾逾於洛是也橫流而濟曰亂大略禹之治水既因其自然又參以人事且天下之水豈能皆通行而無礙其間必有隔斷者四旁可迂迴而行因導之於四旁若迂迴而不可行而其隔絕不遠者亦只得鑿而通之揆之以理當是如此此所謂人事也但其隔絕太遠者始不強通爾所以有舍舟陸行之處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西距黑水東據河雍州之境也禹之治水皆先其大以及其小此州之弱水本非極大而獨先焉者不能載物爲害不小法當先此也養身者必務去疾病爲國者必務去小人既爲民害治之豈可少緩耶水本東流今不順其性決之使西蓋不使之在中國也合黎流沙則人迹少到若只順水之性任其東注豈能

除天下之害乎觀既西二字想禹當時必作一道理逆其流而決之此便是行其所無事蓋理之所當然也涇渭二水最大涇濁渭清並流而不相雜屬逮也汭水之北也澧水入於渭水涇渭既治則漆沮既從者從於渭也澧水攸同者同於渭也禹之治水大略皆先其大而小者自從所謂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澧沮會同是也雍州之水涇渭爲大先弱水者所以先除其害也荆岐言既旅則終南惇物鳥鼠皆可旅矣原隰言底績則豬野亦底績矣舉其上則下者從可知也三危既宅皆可居也舜竄三苗於三危洪水既治聖人與之區處使皆有次序而不亂故曰三苗不敘厥田惟上上田甚高矣而厥賦止於中下何哉蓋此州地形最高而又厥土黃壤得土之正色所以田高於賦然亦以其地形之高不宜種植所以賦低於田大抵東南之地賦多勝其田西北之地田雖高而賦不逮所以揚州之田下下而賦下上上錯荊州之田下中而賦上下蓋厥土塗泥則其土宜稻賦亦自然是高至雍州田如此之高賦亦如此之低蓋北方

土重水迅性不宜稻則其所出自然是薄至今北邊物土所宜不如東南所以謂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又以爲財賦之淵今東南可以立國正以其財貨之所出也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貢織皮西戎卽敘卽三苗丕敘之意也古者有九州之戎皆險阻所在其地不可并其民不可爲比閭族黨便以戎索治之卻非如後世異國方謂之戎狄也今讀禹貢觀嶠夷既略西戎卽敘之言則知非特邇民治雖戎夷亦無不治焉觀厥草惟天厥木惟喬與夫陽鳥攸居之言則知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特人民治雖草木鳥獸亦無不被其澤焉此所以爲莫大之功也禹貢九州所記大略是互相發明九州皆有草木而獨三州言之九州皆可刊旅而獨兩州言之如此一類皆舉其一以見其餘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嶧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是記禹貢之導山逾於河有二說無垢張氏謂山勢之逾東萊呂氏謂導山則導水亦在其中先此見禹之識通變處夫不以大者爲先而先其爲民害者此其達權知變不拘於一豈可以淺智窺之哉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黑水之害尤大是以又導黑水以入於海也其間有當開鑿處人力亦參乎其閒然大略是因地勢須知其是因地勢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者可識矣大凡水性不可與之爭後世治水者但知爲之隄防而不知隄防一決則必泛濫漢時河決瓠子泛郡十六此隄防之害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澤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案袁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澩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漢水卽漾水也旣曰漾又曰漢又爲滄浪東匯澤又

繫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彭蠡本只是一道水因其所至之處而爲之名爾如沱水又爲濟又爲滎亦是如此導淮自桐柏淮水發源於桐栢山故也導渭自鳥鼠同穴亦渭水發源於二山故也學者讀書不可無所疑所謂疑者非只一二句上疑也要當疑其大處如觀禹貢敘九州旣畢矣何故敘導山於其後旣敘導山矣何故又序導水於其後若幾於贅者能如此疑所疑大矣如此讀書方始開闊大抵禹貢有三九州旣當逐州理會導川又當總會導山只逐

州理會而不總理會導川不可也只理會導川而不逐州理會亦不可也旣逐州理會又總理會導川而不導山亦不得孔子敘書取其隨山二字其意甚深使高山不定不識天下之大勢何以能治水何以成萬世永賴之功鯨非不用力治於水然績用弗成者只緣這般處不曉故也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此是說成功之後曰九州攸同同歸於治也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至十三年九州皆治矣故謂之攸同

繫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隩旣宅地之深處謂之隩言雖深處水患旣平皆可以居也前面亦閒有言宅者如三危旣宅之類至此則不惟高處可宅四方之內深隩之處皆可宅矣九山刊旅言刊除草木設置壇場以旅祭也前面亦閒有言旅者如蔡蒙旅平荆岐旣旅之類至是則不惟此二州之山可旅九州之山皆刊旅矣疏通其水之所自出謂之滌源水各自有發源處凡導川之所自所謂嶓冢導漾岷山導江皆其大者爾天下之水何止此數件故每一導水各有源如冀州覃懷衡漳

二水自有發源處謂之九川滌源則不惟其大者疏通九州之川其源無有不滌者水之陂障謂之陂彭蠡既豬大野既豬如此之類皆澤也然未必九州皆然至於九澤既陂則九州之澤無有不爲陂者此蓋記其成功之後天下之水皆歸於治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

方洪水爲患道塗壅而不通往來亦甚不便至此水既治矣是以四方諸侯皆會同於京師水火金木土

聖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穀亦皆不修水既治則六府甚修也庶土交正者以九州之土交相比並而定其高下之等底慎財賦言其謹也說財賦而下一慎字蓋形容聖人取民其不敢忽如此彼其斟酌損益秤量比較更無毫釐之差故曰底慎底慎二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作書者不可得而詳故但下此二字使後人自思而得之後世爲天下者惟欲財賦沛然國用充足惟恐其取於民者不厚也而何嘗致謹觀底慎二字見得先王所以取於民者與後世大不同欲識聖人之心於此處觀之

極可見惟其底慎所以能則其三壤以成賦於中國曰五政所加七賦所養中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固亦有之但貢非錫土姓者所謂天子建德甚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者然後錫之以土因其所自別於眾此亦古人旌別

聖齋家塾書鈔 卷四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祇台德先敬己德以先之由我敬己德以先之也祇台篇之根本其所以能成功者立大功業於天下未有不本養民本於心術之精微見於天下之大功皆本原之所發

功業者皆不自本原上發出唐太宗一時治績赫然非無功也然未必皆出於德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非不美然孔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之何哉正以其自外爲之而非由根本以生也禹貢一篇止是許多事迹至其根本卻在此一句且禹當時治水必賴眾人輔助之力苟惟德之不修己之未治則何以使人只如底慎財賦非有德者何以能之故禹所以能治水所以能定賦所以能使眾人盡心竭力皆根源於是德何謂德禮記有之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德又曰德也者得於身者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德字便是得字且仁義禮智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所謂有德若喪而不存猶無德也我未曾得於身也有德之人則其此心至明無有一毫之私且禹治水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未嘗執一律無德何以能之惟其盛德充塞心地清明是以變化無方當鑿則鑿當導則導當先則先當後則後順天理之自然行其所無事而無一毫私意加乎其間非有本者能如是乎嗚呼學者但見禹貢所記不過其事

迹爾孰知夫大本大原乃在於此有此一句所以有禹貢一篇故曰此一句乃禹貢一篇之根本也讀二帝三王之書莫不皆然皋陶謨一篇所言者知人安民二事然兢兢業業則知人安民之本也未有捨其本而能成其事者禹貢一篇禹所自作故稱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曰台曰朕皆自謂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爲天子治田謂之甸曰賦者蓋此卽常賦也甸服之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賦輸於中都其他則各就侯國而納焉蓋百里地近禾藁皆入故謂之納總二百里則輸其禾穗故謂之納銓銓者刈禾之器言銓則見其禾穗皆納也秸者藁也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皆較其遠近而爲之制也雖然三百里爲近四百里五百里爲遠近者納粟米遠者納藁秸正其宜也今而易之毋乃倒置乎曰此所以爲聖人之稱物平施也蓋粟米雖貴而搬運省力藁秸雖賤而搬運甚勞既是搬運甚勞則安可責之在遠者故先王於此權其輕重而使三百里納秸

服雖若倒置乃所以爲均平此亦聖人通變處若不知通變謂粟米則近者當納藁秸則遠者當輸豈不大病吾民乎先王底慎財賦其所以秤量較算皆能深體他人之心只觀此處先王處事纖悉委曲如此

積注家謂以供飼國馬雖所用不一然大概主養馬觀此則知先王供給中都凡天子之所自養百官有司之廩祿皆不出五百里之內無後世漕運之勞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爵也不言公與子言侯服焉蓋古者上公極少除二王之後爲上公其他皆侯也成周之時所謂公者曰宋公虢公不過數人爾自侯以下皆總謂之侯言侯而侯及男邦舉其上下以包其中也百里采采者采地不封建諸侯而使主者治之納其貢賦焉所謂都鄙從其主是也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此兩百字各自不同自百里而爲采又百里而爲男邦其外三百里則皆諸侯也采地雖不封建諸侯然亦各自有主各有疆界男邦小國故在二百里以內使近於天子焉蓋使之在遠明君在

繫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固無足慮苟當世衰道微之際則必無以立國所以先王處之近地其餘諸侯卻在外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合而言之爲五百里文教出於朝廷揆度而施行之蓋先後緩急各有其宜不可不揆度也綏服去王畿漸遠武備不可不修故奮武而衛中國焉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其名耳難以理通也觀此一段五百里爲甸服又五百里爲侯服五百里爲綏服蓋千五百里也自千五百里之外便爲要荒不純以中國之道治之謂之要荒可見要者要去聲也荒者略也以此知先王所治不出千五百里之內自千五百里以外先王之所不治非不治也詳於治內乃所以治之也天下豈有腹心之安而手足之不安者乎先王之治只在腹心上理會不從事於四支百體何則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雖是聖人其才力固

繫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有限吾惟詳於治內內治修舉則遠人方且尊敬  
不暇何敢萌猾夏之心此非所以治之乎苟惟求詳  
於外則必闕略於內紀綱不振政事不舉賢人不用  
人民不安遠人必有玩侮之心而豈所以治之哉是  
以先王非故爲遠近之別也蓋度其勢不能泛及則  
惟用其精神於內立爲標準使之有所法則觀感而  
化焉不務德而勤遠略非先王之治也漢武帝伐匈  
奴唐太宗伐高麗皆罷中國以事遠夷中國內做而  
遠夷終不可服由此觀之則先王所治不出于五百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之內其慮遠矣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

東西皆指其所言而南北獨無所指者蓋天下地勢  
東西狹而南北長故朔南不可得而指其所也謂之  
朔南暨聲教則東漸於海聲教所漸也西被於流沙  
聲教所被也總而言之於下也朔南雖無定所然大  
略到四海矣故曰訖於四海觀此則知先王所治雖  
甚近然其聲教所暨則甚遠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聲教何  
往而不被但不如中國治之加詳爾禹錫玄圭告厥  
成功治水之功既成故以其功告成於帝焉此書告  
厥成功之書也故知禹之所自作其閒固非一一是  
禹言語然大略則禹所作也尙書往往皆是如此且  
如伊尹作太甲三篇其閒所謂王惟庸罔念聞王未  
克變豈亦伊尹之言而大略則伊尹所作也武王誓  
師之書其閒固有史辭書大略則武王所作也禹貢  
亦然玄黑色蓋禹告成治水之功水屬北方其色又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黑所以用玄圭錫如師錫帝之錫自上錫下自下錫  
上皆通用也學者讀禹貢一篇觀所謂九州攸同四  
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  
府孔修又觀所謂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  
教訖於四海須當思後世之人欲爲毫髮之事猶且  
不能而禹乃成如此大功與天地並其久在當時廣  
大若此而萬世永賴又且至於無窮他人何以不能  
而禹何以獨能惟其若此所以爲聖人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天子有征而無戰啓君也有扈臣也君臣至於相戰德之衰也舜命禹征苗曰征而已未聞苗敢與天子抗也今而至於戰是有扈敢與啓抗前此未之有也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說者謂六卿非王朝之六卿大夫若謂王朝六卿則冢宰而下不應屬大司馬矣此蓋不深知周禮而妄爲之說所謂六卿卽王朝之六卿也平居無事冢宰固尊司馬固卑至於行軍用師則權在司馬故雖冢

繫齋家塾書鈔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宰亦屬焉周禮六卿皆然宗伯掌禮凡屬禮之事皆宗伯主之司徒掌教凡屬教之事皆司徒主之司馬掌兵則用兵之時雖冢宰固亦惟司馬之命是聽也只觀大宗伯凡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知朝覲會同以宗伯爲上相則知用兵以司馬爲主凡自冢宰以下皆屬焉夫復何疑且王朝之六卿卽六卿之大夫也周禮注謂六卿內典六官之事外兼六卿之教此語極當無事則六卿分主六卿有急則調發六卿之民以爲兵而六卿爲軍將故曰軍將皆命卿以此觀之

所謂六卿皆卽王朝之六卿明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六事之人卽六卿也今觀此誓師之言當合前後諸誓觀之又當看所以數有扈之罪者不出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兩句蓋此兩句雖若甚微而其所關甚大天下萬事何者能外得五行堯典一篇諄諄乎義和之命皋陶陳謨拳拳乎撫於五辰之言洪範九疇而五行獨居其首唐虞三代之際於天時甚謹凡所施

繫齋家塾書鈔 卷四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無一事不順天時苟能順之是之謂撫逆而行之是之謂侮以一歲言之如春屬木夏屬火當春則有春時所當爲之事當夏則有夏時所當爲之事皆不紊亂此特其大綱耳觀月令一篇如孟春行夏令孟夏行秋令變異隨見此豈可侮之古之極治之時陰陽和風雨時五穀暢茂庶草蕃庶凡盈天地之間無有一毫悖戾之氣者撫於五辰之所致也五行之不順天下事何往而不失其序乎三者天下之正理也上順天下順地中得人三者不可棄其一上不順乎



天道則風雨之或時或不時陰陽之或和或不和皆莫之顧矣下不順乎地道則地利有與有不與皆莫之顧矣中焉人道之不修則風俗之美惡民生之安危境內之治亂一切漠焉不關於其心是所謂怠棄三正也有扈之罪不過只是威與怠二字狼厲威嚴不以五行爲事所謂威侮耽於怠荒不以三正爲事是謂怠棄作威以侮五行怠惰以棄三正觀此二字則有扈氏之爲人可知矣旣如此剛愎狠厲又如此苟安怠惰有此二罪刑戮安得而不加此天所以勦絕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命也中庸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大抵有德之人天雖欲不命不可得無德之人天雖欲命之亦不可得所謂因其材而篤焉咸其所自取爾讀天用勦絕其命之言則知天命之絕非天之私意也彼自絕之也讀恭行天罰之言則知今日興師亦非吾之私意也天絕之也觀此可以識二帝三王用軍行師之大端矣如二帝三王之用師方是天討後世興兵皆是利其土地利其人民何嘗一一是有罪非所謂天討也必使四海之內

皆曰非富天下也此其爲天討矣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

古者車戰御者居中執弓矢者居左主射勇力之士居右主刺擊遠則用射短兵接則刺擊用兵之事不出此二者然居中而御者須是能調停六馬不徐不疾得其正乃可當馳則馳當驅則驅當緩則緩當急則急皆不失其正若是爲之詭遇雖幸而勝亦非正

契齋家塾書鈔 卷四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是之謂正所謂正者亦非一端大概不失其義理之所當然者此正也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而行用命賞於祖示非吾私賞之也弗用命戮於社示非吾私戮之也必載遷廟之主者蓋遷廟已祧之廟也若是未祧之廟亦難移動遷廟雖已祧載之而行亦所以奉祖宗之命也觀此因知古之祧廟不與漢儒所論者同漢儒如匡衡韋玄成輩所論祧廟皆一切掃除豈理也哉古之祧廟與師之時載之而行而於禘祫亦與焉何

嘗便一切掃除之只是疏爾社土神也不言土神而言社刑屬陰也戮及其妻子謂之孥說者謂戮及妻子非三代誓師之言蓋戮之以爲孥爾不知治國行師固自不同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此治國之法也子則孥戮汝此行師之法也獨不見司馬法所言乎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國則民德亂軍容國容判然不類帝王存心悉從寬厚至於行軍用師則凜凜甚嚴人肯致死亦理之所當然也

繫齋家塾書鈔 卷四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子之歌

案袁氏此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胤征

案袁氏此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繫齋家塾書鈔卷五

宋鄞袁 變和叔撰

商書

湯誓

案袁氏湯誓篇解  
永樂大典原闕

仲虺之誥

案袁氏仲虺之誥篇  
解永樂大典原闕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謂之黜夏命則既革夏命而為商矣湯於此遂踐天

子位可也而且復歸于亳何哉此可見三代之得天

下與後世不同其所以得天下蓋天下環向而歸之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無一毫利心焉使吾退歸于亳而人心皆歸吾不

得已而踐其位不然雖終處于亳吾又何求焉後世

所謂受禪者皆是誅其君而便居其宮恐恐然惟懼

天下之不已有也只復歸于亳四字便見是三代得

天下處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

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

猷惟后

衷之義與中同皆只是人心天下之至中者人心也

是中也天得之而為天人得之而為人初非是兩箇

謂之降衷則是在天者降而在民下民之衷即上帝

之衷也以此觀之人之性如何不是善天道降而在

人初不曾分孟子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謂

人之性善只緣見得這箇道理分明成湯誕告之首

發為此言所以使萬方有眾咸知良心善性吾所固

有成知吾心之衷與上帝一般其警人也切矣然民

雖有此衷而所以順其常性使之安厥道者則有賴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君若有常性其中煞有事此心荒怠則不能順賢

知隱伏則不能順朝廷無善政良法美意不達於天

下皆莫能順其常性要須盡此數者而後能司牧斯

民不失其性人主之職業於是無虧焉堯舜三代治

天下皆所以順天下之常性也後世人主知其職業

者甚寡不知尊居九重之上備享四海九州之奉極

天下之富貴者果為何事哉無非欲以保養天下之

性而已矣故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是乃人主之職業

所謂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人主職事舍此無有大焉者成湯誕告萬方之言首及於此正以人主別無職事也學者讀此數句當知人主職業在此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契齋家塾書鈔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天命弗僭差顯然如草木焉草木之栽者天從而培之其傾者天從而覆之人事爲本天命特因人事如何爾獨以草木言者其理顯然可見故謂之賁賁者昭然分明之謂也既以草木形容天命又以兆民形容草木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主無職事能安民者是乃人主之職事也人主能封殖兆民猶草木之栽者也天命亦予之不能封殖兆民猶草木之傾者也天命雖欲予之而不可得桀不能封殖兆民所以天

覆亡之湯能封殖兆民所以天眷佑之天民之理賁通知民則知天矣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觀俾之一字則知成湯能封殖兆民是以天使之輯寧爾邦家也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今日之舉雖因乎天命人心然亦未知獲戾乎上下乎否乎方且慄慄危懼何敢自以爲是此可以觀聖人之心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怡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契齋家塾書鈔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之凡我造邦則非獨自謂也天下諸侯昔夏而今商則造邦自此始矣邦家新造其可從匪彝而卽怡淫乎匪彝者不常也怡淫者淫荒淫虐之類是也其道可以萬世常行者謂之典所謂各守爾典不必外求無從匪彝無卽怡淫卽所謂典也且如匪彝是不常既是不常可謂之典乎荒淫肆虐可謂之典乎若能不從匪彝不卽怡淫所謂萬世常行之道又豈外是何者不善者去則善者自存既無過失則所謂天然好者固無恙也故人欲爲善不必外求無許多不

好處有這許多好處卽是善無偏無黨無黨無偏卽王道蕩蕩平平也無從匪彝無卽恇淫卽所謂典也外此尙何求所謂典者哉能各守爾典便能承天休欲知此理分明但以此心體之方其有常之時此心爲如何方其不常之時此心又如何有常之時則其心安其體泰仰無愧俯無忤所謂坦蕩蕩者是也天休有加於此者乎不常之時其心則不安其體則不泰仰有愧於天府有忤於人所謂長戚戚者是也天休安在哉卻不但是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得其壽

聖賢家塾書鈔 卷五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謂之天休天休固不外此但亦先盡此心之休天方能與之休也所謂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卽此理爾無從匪彝無卽恇淫這便是典各守爾典這便是天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論語堯曰一篇將堯舜禹湯文武至精至要處敘在前面數語此是二帝三王精微蘊奧敘之于堯曰篇

以爲論語之終其記堯舜禹不過執中一語成湯則取其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數句武王亦取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之言此蓋是二帝三王心地事今試涵詠諷誦因其遺言以求聖人之心他人有罪則以爲我實致之所以責人之輕如此予一人有罪則不敢以咎人所以自責之重如此其心爲何如哉天下事未有不在我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

聖賢家塾書鈔 卷五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朕之愆萬方有罪皆上無以感化之故而豈可不自責乎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此告諸侯也下言萬方則合天下而告之其意則一爾惟簡在上帝之心聽天心之所擇也吾之所言皆理之不可易者汝能時忱則於此有終夫成湯方革夏爲商天下諸侯皆於此新造邦天下民庶皆於此更始苟能信成湯之言豈惟今日有始而已於是乎可以有終也讀此一篇書須當合仲虺之誥看方成湯之有慙德也深悔前日之舉以爲非是豈敢出來承當

仲虺深知此心之不可一日有所以歸至大垆中塗作書稱贊成湯盛德以爲此乃天命人心之所在非吾一人之私意也於是成湯之慙方始釋然方敢出來承當此事方敢自以前日之舉爲當然故作書誕告萬方歷言夏桀之無道以爲天命弗僭差我能封殖兆民所以上天俾我一人輯寧爾邦家今日之心非前日有慙德之心矣若非仲虺能解釋其慙疑湯方自悔其不當爲而豈敢明告天下以吾之所當爲乎然仲虺當時作書雖所以解其慙而亦不忘於告

契齋家塾書鈔 卷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戒曰志自滿九族乃離曰謂人莫己若者亡曰自用則小直是警之以危亡之言謂吾君若以爲人莫己若則宗廟社稷必至絕滅其嚴厲切直如此所以成湯誕告萬方雖出來承當此事而方且以爲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心如此是自滿乎是謂人莫己若者乎是自用乎此可以識聖人心術之精微矣若誕告萬方之後而泰然自足自以爲是便是滿假更非聖人之心玩味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之言想像成湯之心爲何如

哉仲虺稱贊成湯盛德之後戒其自用自滿成湯誕告萬方之後有慄慄危懼之言二書本末實相表裏讀此二書既可以見古王佐格心之業又可以見古哲王存心之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嫡孫也太丁未立而死仲王外丙其年尚幼故一人不立而立太甲所謂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特歲數爾二人實未嘗立也天下正統當傳于嫡案檀弓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子曰否立孫蓋子死而傳之嫡孫此正統也河南邵氏敘歷代紀年無所謂外丙仲王者以其非嫡故不立而二年四年特歲數耳

契齋家塾書鈔 卷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伊訓 案袁氏伊訓篇解 承樂大典原闕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其初亦非不明曰既立不明則其初固自明也要之人之本心何嘗不明有以昏之耳太甲之初未履崇高富貴之位未有物以昏蔽其心其本然之明

固自若也及既為天子一旦享崇高富貴之極與前日大不同矣斯其所以不明也伊尹使太甲居于桐宮本非是放蓋其意以為居於深宮之中日與婦人女子相處凡所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者要非一端而止雖欲悔過亦不可得遷之桐宮遠紛華靡麗之習而密邇先王其訓庶乎惡念稍釋而善心易生伊尹之意蓋深矣然桐宮在國都之外臣子而擯君於遠不可以為訓故聖人筆之曰放所以著伊尹之過也

繫齋象塾書鈔

卷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阿訓倚衡訓平尊伊尹之稱也自成湯以來尊敬伊尹故稱為阿衡蓋言我之所倚也不專以臣下待之武王得太公亦謂之尙父分明待之如父母也曰阿衡曰尙父皆是三代時事在後世則不聞矣雖或有

之亦未必出於中心之誠然諛是也顧諟者常常顧省也著精彩勤省察如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如所謂顧乃德人主於天命須當常常顧省稍有失德天命去之是豈可頃刻不顧省乎裁者培之傾者覆之苟不自修德天雖欲與之休命亦不可得此其所以貴於顧諟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奉祭祀也人主之職莫大於奉祀能奉祭祀便是有道之君何者當其奉祭祀之時此心祇肅無一毫邪念無一毫馳散豈非是有道之君乎書稱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

繫齋象塾書鈔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恤祀成王亦言子冲子夙夜愬祀而召公之誥亦謂愬祀於上下蓋此是人君第一件事敬承祭祀乃所謂以存吾心讀此一句須當知君道之最大者此也成湯之心又不但正當奉祀時為然祭祀特其間一事爾成湯之心蓋常如在上下神祇社稷宗廟之左右常見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在吾目前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何敢有一毫不敬之心乎這箇罔不祇肅便是顧諟天命處罔不者無所處而不敬也左右厥辟

宅師伊尹言我常在成湯之左右輔翼贊襄所以能宅天下之眾肆者遂也伊尹說嗣王丕承基緒一句最是警太甲深切處蓋言今日坐享此治安無事之天下不可不念其所從來也惟成湯顧諟天命如此罔不祇肅如此我克左右厥辟宅師如此我與成湯艱難辛苦以基王業是以王遂得不承基緒王可不念其所從來乎成王告康叔所謂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卽此意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周如孟子所謂周於德者純全無虧之謂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做得九分一分未盡非所謂周也惟周則能有終如太甲其初有明德旣立而不明可以謂之周乎爲善不周是有始而無終也可以謂之終乎君有終則臣有終君罔終則臣亦罔終天下惟君與相爾然爲人臣者未嘗不視其君主信則臣忠元首明則股肱良端本澄源蓋在上也夫忠臣事君固不以君罔終而遂不克終然人君苟有失德則人臣亦

不能以自全蓋君臣之義自不終爾如太甲不明使伊尹有放君之過所以有罔終之慮也

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言此是警太甲最深切處謂王今爲君矣不與前日相似前日處於宮中不過是一王者之子孫爾今爲天下君此豈小事唐太宗謂朕昔爲秦王爲一府之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之主旣爲四海之主如何與在下時同此是伊尹告太甲以君道周公告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又曰孺子王矣皆所以深警之也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暗也爽明也昧爽者天將明而未明之時也當昧爽之時此心洞然大明見得成湯之心夙夜清明如此所謂平旦之氣所謂存其夜氣坐以待旦欲出而治天下也蓋念念天下雖寢寐亦不忘也伊尹言昧爽二字極有深意若使沈湎於酒親近女色當昧爽之時方且昏蔽何能不顯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料度昧爽之時必不能丕顯成湯所以如此亦不是自然



而然這箇大段有工夫只觀不邇聲色豈有一毫物  
欲得以昏蔽其心乎這便是成湯朝夕工夫處旁求  
者無所往而不求也觀旁求二字想見成湯之朝凡  
布列在位無非俊乂之才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  
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儉德兩字是伊尹說太甲病處太甲欲敗度縱敗禮  
其不儉甚矣故伊尹使之收斂慎乃儉德思古明王  
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人主所以自奉養者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豈可不節儉人主又不與常人同彼其享四海九州  
之奉意之所欲無不可者往往易得適情縱意苟不  
自爲檢束嚴其防閑則恣其心之所欲何所不至大  
抵創業之君躬履艱難所以能恭儉守成之主坐享  
治安往往易得侈靡伊尹告太甲以儉德既切中太  
甲之病矣又於上加一慎字蓋使之常懷臨深履薄  
之念保護此儉德也惟懷永圖言其所圖謀處當爲  
深長計不可只理會區區目前大抵人多只是理會  
目前不曾爲悠久之計慮且如人主享崇高富貴之

極適情縱欲何所不可欲聲色則聲色在前欲貨利  
則貨利便有所以欲無不遂求無不得其一時閒亦  
可以爲樂矣然不思後日之事吾之心術因此而盪  
惑朝廷綱紀由此而廢壞天下將日趨於亂亡此豈  
所以爲永圖也哉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只緣求目前  
之快活不曾思量後來自古淫荒之君皆只是求快  
活於目前且如唐明皇使其思後日有覆亡之禍則  
何至此極哉今觀伊尹告太甲不可輕看他如良醫  
察脈灼見其病源一句是一服藥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此兩句尤更親切省之一字其義甚深太  
甲欲敗度縱敗禮只緣念慮之起不曾省察觀欲敗  
度縱敗禮兩句想見如近女色好遊畋私喜怒妄賞  
賜親用便僻側媚之人似此類皆有之使其念慮之  
萌從而省察女色果可近乎賞賜果可妄乎便僻側  
媚果可親用乎是數者果合於法度乎合於法度則  
可爲既不合於法度卻豈可冒而爲之虞人張機省  
括于度而釋則可以必中不然百發而百敗矣止者  
人頓放此身之處也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縣蠻黃鳥止于巨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莫不有所止這箇所止不可不欽欽則得其所止矣太甲置其身於欲縱之中欲與縱豈所止之處乎此無他不欽故也人之所止豈可不審在止于至善善則其所止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仁與義則其所止也太甲欲欽厥止亦不必他求率乃祖攸行足矣乃祖味爽丕顯今吾乃如此昏迷乃祖不邇聲色今吾乃以欲而敗度豈所謂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率乃祖之攸行乎能率循成湯之所行則得其所止者矣王若能敬厥止率乃祖之攸行則我之心庶乎懌懌之一字見得伊尹憂國愛君之心深切如此彼見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湯之典刑已自顛覆商家基緒蓋岌岌然其心之憂頃刻不能以自安惟得太甲悔過遷善伊尹之心始懌觀此一句便見得伊尹之心子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此伊尹之心也萬世有辭者其聲聞之遠直至萬世之下稱贊無窮也古人事業不但只了目前直是要到萬

世之下莫不稱贊周公告成王曰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康王命畢公亦曰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聲聞至於萬世這方纔是且如伊尹當時輔導太甲功烈巍巍如此故其至今日皆稱頌之若使有些少建立一時之稱譽亦有之矣何以能久讀惟朕以懌一句見得古人憂國愛君之忠如此讀萬世有辭一句又見得古人所期遠大如此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又不與王惟庸罔念聞同王惟庸罔念聞是漠然若無所聞也王未克變則亦省矣彼聞伊尹之訓自反諸心先王味爽丕顯而我乃如此昏荒先王旁求俊彥而我乃親近小人儉德所當謹也而我乃適情縱意法度不可失也而我乃以欲敗度言中其病安得不省但天理不足以勝其私慾兩者交戰欲爲善乎則人欲熾盛不能盡克欲爲不善乎則聞伊尹之訓如此知善之不可不爲旣不肯爲不善又

未能決意爲善此所謂王未克變正交戰之時也伊尹謂事至此亦別無所處只得處於岑寂孤靜之地使之遠去耳目之紛華所謂無俾世迷蓋塵世中最能迷惑得人今人自有生來爲塵世所汨直斷喪至今日伊尹見得太甲爲世所迷所以遷於桐宮使之與世俗相遠故王祖桐宮居憂卻能克終允德向也王未克變至遷於桐宮於是乎變矣孟子形容得好曰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怨者怨此身也艾者常如灼艾也其所以怨艾又不因他人皆是自如此處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遷義則得其所止矣只看居處二字他之居憂直是居憂古人居憂不與後世同古人居憂直是不易所以孟子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今天子之禮雖不可得而見以儀禮士喪禮推之豈易事也哉謂之王祖桐宮居憂則是真實盡得居喪之禮也允德二字未易輕看允者實也樸實頭是有所得也所謂惟天下至誠是也太甲當時雖敗度敗禮然外面亦自緣飾者非允德也今焉悔過遷善方纔真實是有德故謂之允德自古人主有允德

者極少雖曰爲善而或出於好名或出於矯僞皆不可謂之允德習與性成人之所習最不可不謹蓋習之既熟卻與性一般此豈不利害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非性也習也人性本善欲與縱豈人之性也哉但太甲習得熟了欲變而不能則與性無異何謂性不可磨滅者是也窮天地亙古今此性只如此何嘗磨滅著是性到得爲惡既深亦磨滅不得則與性同此所謂習與性成者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不待思量計較是心倏然而起這箇是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性至於見淫聲美色此心便喜爲人所犯此心便怒亦不待思量計較而發可以謂之性乎此所謂習與性成者也由此觀之入之所習豈可不謹後世霍光廢昌邑王欲比伊尹不知此豈可同日語哉伊尹輔導太甲能使克終允德霍光則便從而廢之豈可與伊尹並光所以猶可恕者其本心忠義也若論君臣之大義君豈可廢也哉三代王佐幹甚麼事太甲壞得狼狽如此後來終始爲商家之賢君此豈易及也後世莫說霍光且如諸葛孔明非不賢也輔相蜀主

只能終其身孔明一死劉禪至於見擒此無他只緣渠功夫未到伊尹力量是甚次第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君民一體也民固不可無君君亦不可無民天下之民所以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果誰之力乎人君爲之也是無民君固不能相養也然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君而無民豈能獨立於上耶太甲前日所以欲

繫齋家塾書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敗度縱敗禮爲其不知此理而已彼自處於崇高富貴意之所欲無有不遂惟見民不可以無我而我何賴於民也是以適情縱欲無復畏忌使其深知此理其敢自肆乎何者一人自肆於上則人心必離人心既離則人主勢不能以獨立苟念及此豈敢荒於聲色豈敢盤於游畋豈敢親近小人豈敢沈湎於酒三代聖王所以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自肆正以深見此理以爲吾稍不戒懼而民心去矣民心既去而吾何以辟四方耶太甲前日不見此理所以敢於自恣

今既悔過良心復矣然伊尹猶懼其未堅故告之以此使太甲知君民一體之義則雖欲自恣亦豈敢乎斯言也所以固太甲已復之良心也如此等句皆是三代時節言語在後世不如此說後世以崇高富貴自處但見生殺子奪操制在我惟曰民不可無君而孰知君不可無民三代聖王但見君民一體忘其君之爲尊民之爲卑豈敢自處於崇高富貴下視斯民爲可忽也夫是之謂三代聖人之心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繫齋家塾書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伊尹謂王今日所以悔過乃成湯之德在民未泯皇天眷佑我商家故使嗣王克終厥德是乃天意也今幸而克終厥德可不愈知勉乎哉皆是懼太甲此心始復尙未堅固所以此書無非堅固太甲之心使其前日之欲縱更不復再起玩其辭氣蓋可見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予小子不明于德此太甲自言其過失之由也人有

過失皆只是昏此心常明何緣有過且當過失之起  
試自省察是心果明乎果不明乎知過生於不明則  
知太甲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由其昏也人皆有此  
禮度禮度者規矩繩墨是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凡  
所爲合於法度者此度也有繩約而不可踰越者此  
禮也一身之禮度豈可不謹守欲縱之心日滋則禮  
度敗矣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  
逸此皆欲也既是有欲則適情縱意不當爲者皆爲  
之矣何以能合法度縱是恣縱此心既要放肆縱逸

聖賢家塾書

卷五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以能遵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如此而後禮度不失太甲用功至深所以見得  
前日之過皆在於欲縱也天作孽猶可違如日月薄  
蝕星辰失行之類皆在天者也吾能修德則天變可  
消故猶可逃避自作孽不可追若自作了不善如物  
爲污穢所染湔洗不去雖後改悔自新而前日不善  
之名其可泯沒乎此其所以不可追也此是太甲悔  
過之切知前日之過皆是自爲之今既無可柰何矣  
幸而今日之悔尚賴爾匡救之德庶其有終矣大抵

人雖能悔過然往往工夫便住了太甲既悔過之後  
其心進進不已惟終之是圖觀尚賴二字可見其無  
窮之心也嗚呼若太甲之悔過真所謂悔過者歟王  
拜手稽首以人君之尊而下拜其臣且自言予小子  
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又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又言既往背師  
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欲識  
三代哲王之心觀此處可見今人何曾如太甲之悔  
過彼其怨艾之切辭旨甚哀而本心之良卓然分明

聖賢家塾書

卷五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向也居於桐宮雖已克終允德猶懼其未堅固也  
故伊尹告以君民一體之義告以皇天眷佑有商俾  
嗣王克終厥德使太甲既復之心堅固不拔今焉太  
甲尚賴匡救圖惟厥終則果能不負伊尹之所望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  
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  
后後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三代王佐格心之業與漢唐以來宰相不同且看太  
甲既悔過之後伊尹又如何告以修厥身謂爾之一

身不可不常常修治太抵心不待修身不可不修蓋身是一物也器之闕壞須修治之其器始全身有不善修則其善全矣伊尹謂爾之心雖是已復爾之身有病痛處更當修之下一修字分明如器之壞補之使全允德協於下允德者實有所得也凡人之德若是外面緣飾作些好事有所爲而然者皆不可言允允是確實真箇自得太甲之悔過可謂允德矣既非因他人而然又非有所爲而然真實自有所得伊尹謂此誠爾之允德也然須至協於下方可爲明后協

聖賢家塾書鈔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合也翕然皆合天下之心天下皆稱頌之如此而後謂之允德矣若未能協於下何以爲允德此是伊尹又進太甲一步於是卽先王所以協於下者告之謂先王視困窮之人愛之分明如子民服其教命無有不悅者有邦厥鄰皆後望之卽孟子所謂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孟子說一遍仲虺亦曾說一遍且一箇方伯出來用兵宜天下皆

疑之今而惟恐其來之後天下之於湯是信耶是不信耶孟子推明其本只是一箇信字到得天下信之如此方才是允德協於下處王其可不自勉乎懋如所謂方懋厥德視乃厥祖不可頃刻豫怠豫是逸豫怠是怠惰人須常常勤勉豈可有一毫豫怠召公告武王夙夜罔或不勤詩稱文王旣勤止太甲前日之過豫怠之故也今旣履至尊之位苟豫怠之念一萌則前日欲縱之心便起可不懼哉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聖賢家塾書鈔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如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言思忠似此之類思者心也心之官則思蓋此心常存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告太甲以真聰明也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君之德莫大於聰明後世之君察乎簿書期會之細揣度人之所難知如漢明帝唐宣宗之徒自以爲聰明矣然吾觀其人智識不遠闔於大體果可謂之明乎忠言善教誨之諄諄聽之藐藐便佞之言則

悅而欲聞之如是者果可謂之聰乎所以視遠聽德始可以為聰明揚子云敢問大聰明曰惟天惟聰惟天惟明聰明自有大小視遠聽德此大聰明也王進德之心無斃則吾承王之休亦無斃也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斃二字更當玩味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自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是伊尹答太甲之言然伊尹

聖齋家塾書

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恐其既復之良心未甚牢固故又從而申誥之當太甲悔過之後事天必敬撫民必仁奉鬼神必誠方是時天亦親之民亦懷之鬼神亦享之矣此心一有懈怠天即不親民即不懷鬼神即不享所以謂之無親謂之罔常謂之無常欲其深明此理常存此心也敬仁誠此三字當仔細思索伊川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方其此心無一毫之馳散無一毫之夾雜既不思量此又不思量彼此是主一此是無適此所謂敬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當臨深履薄

之時此心有一毫之馳散乎以此觀之則敬之道見矣纔是能敬天即親之蓋方其致敬此心即天心也天安得而不親仁是識痛癢處前輩所謂癢疴疾痛舉切吾身此兩句論仁最親切孟子以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為仁之端自此而充之舉天下皆與吾為一體則仁道盡矣後世人主所以賦斂重刑罰峻撫民不仁者豈有他哉不能與天下為一體而已若是癢疴疾痛舉切吾身則仁政自然達於天下吾撫民以仁而民有不愛戴依歸者乎誠即成

聖齋家塾書

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中庸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至誠不雜純全無虧是謂之誠誠則與鬼神為一所以鬼神享之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至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既不

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內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熟味此語而所謂鬼神者可識矣事天以敬爲主故言敬撫民以仁爲主故言仁奉鬼神以誠爲主故言誠民與鬼神豈不當敬各隨所主而言爾然義亦相通

聖齋家塾書

卷五

二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仁敬誠是三者卽所謂德也天下治亂在於一人居天位者豈易事乎古之人君所以不以位爲樂知其艱故也不明之君但見履崇高富貴之極享四海九州之奉耳聽備聲目視備色口嘗備味遂以位爲可樂不知有德則居其位而天下治否德則天下由之而亂豈不甚可畏也哉太甲良心雖已復稍有懈怠天民鬼神之心去之易治爲亂如反覆手如之何而可以位爲樂乎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

亂不可以言道故謂之事如荒於聲色盤於遊畋皆事也治亂只觀其所與如何這箇所與須當致謹且如人主誰不知與治同道則興與亂同事則亡然每至於失其所與者不知謹故也周宣王三代之賢君也觀詩所載始而美宣王未幾而規宣王未幾而刺宣王矣唐明皇與憲宗初皆英明之主一時功烈豈不赫然其後明皇有播遷之變憲宗有篡弑之禍只以此三君觀之所與豈可不謹其初以爲我縱有些少逸樂宴安亦未害事不知此卽與亂同事也卒至於狼狽不可收拾此皆不謹之故能終始謹厥與則明而又明故曰惟明明后不特爲明后而已徹頭徹後更無遺憾所以謂之明明若其初爲善後不克終則不可謂之明明矣古人多說明明二字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皆明而又明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聖齋家塾書

卷五

二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強不息之謂懋兢兢業業之謂敬能懋敬厥德則此心卽上帝之心也我與上帝爲一故謂之克配上帝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舉四海九州之人此心皆天心也然人與天如此其相遠何哉不能懋敬故也此心雖本來與上帝同不能懋敬則與上帝不啻有千萬里之遠矣讀書至此豈可不知我之心便是上帝之心我能懋敬厥德便與天爲一天人豈有二理也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聖賢家熟讀鈔

卷五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此告太甲以真實做工夫處且當從下與邇處做不要棄卑近而慕高遠自一身言之則心爲近身爲遠未能正心何以修身自家言之則身爲近家爲遠未能修身何以齊家推而上之未能齊家何以治國何以平天下二帝三王其道德其功業所以巍巍若此且看他從那裏做去克明峻德然後始能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協和萬邦至於黎民於變時雍此不易之序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非無功也然所以止於霸者只爲不從下

與邇處做去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只此一事其荒淫如此而徒夸耀於外果何益哉所以桓公一死五公子爭立齊國大亂漢武帝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所慕非不高也然驕奢從欲巫蠱之禍至父子不相保唐太宗冠帶百蠻不可謂無功然閹門之內慙德多矣再傳而後唐室中絕此皆是無根之潢潦朝滿而夕除要須盈科而後進方是豈可躡等也此是伊尹告太甲治道之大本自下而上一級升一級不患不高自邇而去一步進一步不患不遠不然徒慕高遠果可以高遠也哉王伯之所以異三代漢唐之所以不同皆在此

聖賢家熟讀鈔

卷五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太甲悔過之後欲縱消極良心著明前日爲昏昏之君今日爲聰明之君矣然方其前日昏昏則是非利害罔或識別而已今日之聰明卻恐恃此而有輕忽天下之意伊尹懼其有輕心也故告之以無輕民事惟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所以立君專爲民事既欲富之又欲教之其中多少事豈可輕也撫我

則后虐我則警其心至無常又豈可輕也古者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不輕而重也如此學者須當識得如何是民事則知其所以不輕者矣無安厥位惟危亦恐太甲謂悔過之後位已安矣所以警之以惟危之言前日欲敗度縱敗禮則爲伊尹所放今日雖旣復厥辟稍或怠慢則天位亦未可保如之何而可以位爲安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所以名其位爲大寶蓋以言其重如此後世人主皆不識得這位不知處四海九州之上極其尊崇

繫齋家塾書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豈易居也哉前曰天位艱哉咸有一德之書又言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伊尹拳拳之意惟恐太甲以位爲旣安故言其危而難保如此夫以太甲悔過之後懼其恃聰明之資而忽民事也則告之以無輕民事惟難懼其以旣安而不知戒懼也則告之以無安厥位惟危味此二句以求伊尹之深意三代王佐格心之業夫豈後世所能及哉

慎終于始

言慎厥終當常如其始又言欲終之謹須自是而謹

之可也大意徹頭徹後皆當致謹爾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于汝心亦有非道者但大概合道理者多故當求之道有言遜于汝志亦有合道理者但大概拂道理者多故當求之非道大凡人主不與常人同彼其操富貴生殺之柄天下之人誰肯舍富貴而就刑戮以骨鯁之言犯人主之怒者所以言遜吾志者常多言逆吾志者常少人主聽言之際有逆吾耳者其心必不悅當其不悅之時試反而以道觀之果合於

繫齋家塾書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豈可以其逆耳而不受也有遜吾志者其心必喜當其喜時試以非道觀之果不合於道豈可以遜志而受也伊尹之意大概言人主不可一日聽信遜志之言一日疏遠忠讜之論謂之必求諸道言其不可不求諸道也謂之必求諸非道言其不可不求諸非道也當其聞逆耳之心不暇思之曰其亦有非道者乎便當去道理中尋當其聞遜志之言亦不暇思之曰其亦有合於道者乎便當去非道中尋須看兩箇必字甚有力伊尹斷而言之欲使太甲知巽順之言

決不可聽此最是聽言之要法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

太甲今日悔過思慮之功也想其居於桐宮日夜以思之自知底於罪戾而爲伊尹所放自知其不足以繼成湯之德反覆思慮以爲此身將如之何也思之既切所以能有所得觀其悔過之言前日驕矜虛大之氣一毫無有而溫恭謙抑之意粹然可掬非本心之復卓然有所得者豈能如是乎然太甲之所得固深矣前日因思慮之切而得其本然之心今日又須

聖賢家書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力去做方能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得之於心須當體之於身爲者樸實頭去做這事躬行踐履之謂也太甲前日非思慮之切何以能獲今日非力行之功何以有成伊尹既美其能有所得復勉其見於躬行也人若欲有所得須當致思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又思反覆致思自然是通猶駕扁舟於江湖之間鼓棹不已終至於岸念茲在茲日夜思之則吾之本心昭

乎其分明矣雖然躬行踐履之功不加雖有所得何以有成孟子曰爲長者折枝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又曰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何以異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熟味孟子之所謂爲者則得伊尹之意矣自古人主有所見者亦有之然往往不見於有爲如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雖不如太甲所得之深然亦豈無所見者但卻不曾真實作此事所以董仲舒勸之以尊所聞行所知皆勉其有爲也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聖賢家書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者善之長也是萬善之宗春秋謂一爲元人之首亦謂之元首皆取其第一之義也人主之名與位爲天下之宗主位與德俱極其尊是之謂元召公告成王其惟王位在德元易中亦多要說這元字其位至無敵於天下其德亦足以先天下此所以爲元也才是元自是良一人元良則萬邦以貞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利口覆邦家古今之通患蓋利口辯舌其言若有理  
是以人主多為所惑變亂舊章常必由之莫論其他  
只如王荆公當時謂之賢人君子然亦只是口辯前  
輩謂其議論人主之前出入古今貫穿經史是以神  
宗聽信之卒至於盡改祖宗法度可見辯言之足以  
亂政也太甲今日悔過之後不思其為淫辭邪說所  
汨亂而所謂辯言巧言之若有理者卻恐為其所惑  
伊尹慮之於未然所以告之以此既言君罔以辯言  
亂舊政繼之以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君臣之道也伊

契齋家塾書鈔 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尹將告歸是以有此語大抵人臣功成之後最不可  
貪寵利而不知退況是伊尹是做了甚麼事今既復  
辟豈可一朝居所以急用去不特伊尹人臣成功之  
後自是不可居後世如范蠡平吳霸越之後即泛舟  
五湖張子房佐漢高帝定天下之後即從赤松子遊  
如李泌當肅宗時纔成功便引身而退陳五不可而  
曰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如此等人皆是識道  
理者蓋以寵利居成功非所以自全不能自全亦非  
所以全其君韓信成功不退既不能自保其首領又

使高帝有殺戮功臣之名霍光成功不退既自取  
赤族之禍又使宣帝有少恩之失所謂非所以自全  
亦非所以全其君也君既不以辯言亂舊政臣又不  
以寵利居成功邦家之休信乎其永久而無窮也此  
皆伊尹慮太甲有許多病故先以告之

伊尹作成有一德

此書是伊尹將告歸恐太甲進德之心不能始終如  
一故留此書以遺之欲其有所持循也人皆有此一  
德論其本然之初純一不雜何二三之有自耳目有

契齋家塾書鈔 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以來日就斲喪所以紛紛乎其二三且如太甲未  
敗度敗禮之前此心只如此而已所謂一也此心本  
何曾有欲與縱而太甲乃以欲而敗度以縱而敗禮  
則此心不一矣後來既悔過前日之一於是乎復觀  
其悔過之辭當是時安有一毫之他念哉孟子極本  
窮源以為人之性善人之性無不善猶水之無不下  
也今夫有事於此是者人皆知其為是非者人皆知  
其為非不特賢人君子為然雖愚鄙小人亦莫不然  
所以知此是非善惡者誰歟由吾心之本一也此心

本一於善本無不善者介乎其間纔有不善便是二三所謂二三一固未嘗亡也惟既有善又有不善故謂之二三爾心一者謂之德未至於一而二三焉非所以爲德也孟子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至純一而不雜也有之爲言實有諸己之謂也記曰德者得於身者也未能有己何以爲德君臣皆有此一德是謂之咸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非常九有以亡

常厥德者常卽一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弗克庸德則不能有一德者也監于萬方如詩所謂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意惟尹躬暨湯咸有此一德欲知伊尹之德但觀其在畎畝之中一介不以與人

一介不以取諸人於取與之間毫釐有所必計其爲一如何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若非湯與伊尹咸有一德天下何以信之如此咸有一德則此心卽天心也與天爲一一物不留是以享天下之至樂故謂之克享人皆有此天心而不能享之君子坦蕩蕩則享者也小人長戚戚則不能享者也古之人是其次第自得其樂不特堯舜禹湯文武得志行乎中國方得其樂只如顏子窮而在下天下之至樂無以加焉苟能有此一德則居於窮閭屋漏之下而有王公大人之

繫齋家塾書鈔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貴其所謂享者孰大於是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天之所以爲天一而已矣吾德旣一則此心卽天心也所以天亦佑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下之至靈而不可欺者人心也吾德旣一則此心有以合人之心故民亦歸之使其欲敗度縱敗禮此心不一如是天心其有不去人心其有不離者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未動之先有此一德則凡所施無有不善者上合於天心下合於人心天歸之人歸之何往而不吉哉罔不吉如所謂罔不休言其無一事之不吉也苟惟二三其德何所爲而不凶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德之新如物之新德之不新如物之敝者人之德須當使之常新惟一則新矣今須先識得這一則新自在其中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不期而發此之謂一纔是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于

聖賢家塾書鈔 卷五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鄉黨朋友惡其聲而然這便二二一一是天理二二三是人欲大抵天理自是純一終始能保守此一則亦終始常如此之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無時不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自時乃日新以上皆告太甲自一其德也自任官惟賢才以下此告太甲擇一德之人也既自一其德而又擇其人此所謂咸有一德也有一德之君而無一

德之臣則輔成君德者闕其任矣成湯既有此德又得伊尹爲之輔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所以能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今太甲可不自求一德之人惟其人蓋又重於賢才朝夕在人主左右涵養氣質薰陶德性非卓然是一箇人不可也然大約皆是一德者欲求一德之人但觀其此心所爲如何此心在上則欲輔成君德在下則欲澤及下民所爲者不過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自致君澤民之外更無他念此心如此其一乎其二三乎若既欲

聖賢家塾書鈔 卷五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致君澤民又欲貪戀爵祿又欲沽取名譽又欲爲一身一家計所謂二三其德用是人而置之人主左右豈不反爲君心之蠱哉其難其慎言擇其人當難之謹之十分仔細伊尹著力說此幾句此乃人主觀人最要之法惟和惟一和非迎順其君之謂迎順其君是同也非和也君臣同德精神交孚無有間隔此之謂和若其德不同如何得和唐虞三代君臣之際可謂和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凡得於心者皆德也何者不是德伊尹恐只說德而太甲泛然無所適從故謂德無常師主善者惟師善亦無常主何者不是善協于克一真所謂善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前輩謂利與善之閒言其相去甚微蓋亦有爲善而出於利者故善無常主須是協于克一所謂一者所謂乍鬼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起是也是一也非專一之謂荀子多要說這一字然只說得專一

繫家塾書鈔 卷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專一則是有終始這箇一字是本根之一識得本根之一方纔下得專一工夫未得我之本心徒然有意爲善仡仡專一以守之亦未必是也人之本心有一而無二又安得有三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王言之大本乎王心之一也人主號令天下其言要須極於廣大欲知大小之不同但將秦漢以來詔令與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觀之則可見矣只如漢家詔

令自是與三代時不同此無他聖人之言發於此心後世之言皆逐於末流則其廣狹大小固自不同也大抵人之言語其發必有本於心雖外欲爲廣大亦不可得是故惟其此心之一則其中不雜言語自是廣大心有二三則其中紛然言語必有不當於理者既不當理而豈能大乎至於萬姓皆因王言之大見吾心之一則先王之祿可以常安而不危矣烝民之生可以永久而無窮矣言之大本乎此心之一也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亦以此心之一也蓋先

繫家塾書鈔 卷五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所以有此祿一而已矣斯民所以有此生一而已矣生非特其形生此是伊尹告太甲以一德效驗處須到得萬姓之眾皆稱頌之又須至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方見吾之所以爲一者未至於此必吾德之有二三也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觀其在彼可以驗其在此至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一德之效顧不大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此告太甲泛觀博取以益其德大抵人之進德處固

自不一觀乎七世之廟見其有功有德宗廟享之也  
可以進德觀乎萬夫之長其爲政無一毫之不善也  
可以進德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是我進德處  
如此則吾德之進其可量哉讀咸有一德之言須看  
伊尹說這一德方纔見得分明且伊尹既說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是言君臣之間須當有此一德也又  
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惟一然後新也又說任官  
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人君左右前後當無非一德  
之人也然又懼其所謂一者未分曉故自德而推之

繫蒙叢書 卷五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善自善而推之於一則所謂一者可知矣又極其  
效驗必使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至於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方是吾德一處又使  
之泛觀博覽無所往不致其觀以進厥德伊尹之爲  
太申慮何其詳且盡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君民本一體相須之義初無尊卑之殊苟見己之爲  
尊民之爲卑便是此心不一處何者當其見己之爲

尊民之爲卑其心必侈然自大吾之本心初未嘗有  
侈然自大也本心未嘗有而外加益焉非不一乎太  
甲今日既悔過遷善之後在我者已光明廣大卻恐  
有自廣而狹人之心纔有此心便是二三故伊尹拳  
拳於此所以使君民一體之義不可以侈然自大也  
大抵人之好處便是病處民主罔與成厥功與者與  
民也人主欲成功須與民共之天下匹夫匹婦不得  
自盡則誰與成功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繫蒙叢書 卷五

四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死咎單遂即伊尹之事所以事  
成湯事太甲者作爲一書欲使沃丁常不忘伊尹之  
事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  
咸父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朝廷天子臨蒞百官百官尊事天子之處而桑穀生  
焉宮室將空之兆也有此大異宜必有危亡之變然  
其君臣之間交相警戒如此故雖有其象而無其應



此商家之興所以未艾也贊如益贊于禹伊陟贊于  
巫咸臣下自相警戒也太戊贊于伊陟君臣交相警  
戒也伊陟伊尹之子

絜齋家塾書鈔卷五

絜齋家塾書鈔

卷五

四

四明鼓書  
紉圖刊本

絜齋家塾書鈔卷六

宋鄞袁 變和叔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自成湯至於盤庚又五遷矣亳

邑商家之故都是時耿邑以河為患故盤庚復欲遷

於亳焉民咨胥怨亦勢之自然平日安居於此田園

室廬在此生生之計又莫不在此一旦使之捨而他

適田園室廬必須再為之經理生生之計百事不便

而其往也道途之閒又有跋涉之勞有搬運之費以

絜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情度之其所願乎其所不願乎雖使賢者亦不免

憚其役則民之胥怨是亦宜矣然河水衝決都邑圯

壞何以立國雖欲不遷不可得也夫既不可不遷而

民又不願遷然則當如之何盤庚於此只得委曲開

導使臣民之心曉得知其所以不可不遷者則既不

阻吾之事而又不大拂人之情內不失己外不失人

此兩全之道也太凡人主欲有為於天下須使人已

兩全然後為貴世間有一等人但欲民之我譽違道

以徇人之情或者又以為惟務吾事之濟而已理所

當為於人言可以無恤二者皆非也罔違道以千百

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欲讀盤庚之書當以

此觀之漢唐以來雖有河患而未嘗遷都商家何以

遷之屢也蓋漢都關中去河遠光武都洛陽去河亦

遠所以河雖為患而不及都邑至本朝都汴正在大

河之中所以日夜須用防隄商家河患既是衝壞都

邑則安得而不遷然有商之君豈能不擇一水患不

至之處建都而自契以來數數者何故蓋遠去則不

勝其勞當時之遷亦只在近處河水衝溢所以常被

絜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害也

盤庚上

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曰我王來

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

如台

民不適有居盤庚欲遷而民不肯往也以萬乘之主

欲有所為而天下之民自不肯去由此觀之人主之

勢豈可恃哉所以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籲呼也感憂也矢直也其直如矢故為之矢言呼眾

人而以直言告之謂自我王祖乙以來爰居於此此者指耿邑而言也當時耿邑圯壞祖乙亦曾要遷而當時之民亦嘗不從自常情論之上有所爲而民不從盡虔劉之可也祖乙重民不忍遽加虔劉所以隱忍在此然民之不能胥匡以生則甚矣水患如此都邑圯壞民皆靡衣偷食朝不及夕而又何暇相匡正得其生生之道哉民旣不能胥匡以生故我今日不得不遷我嘗稽之於卜又皆盡如我之意故曰其如台此一句不可輕看謂之其如台蓋盤庚之心旣自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曉然見其不可不遷我之志先定然後謀之鬼神鬼神與我合則其當遷明矣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如當時舜欲以天下授禹舜志先定矣故從而卜焉則龜筮協從盤庚之遷都亦其志先定故稽之龜策則如我之心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後世皆是疑似不能自決故決之於鬼神不知龜策之心卽我之心也我之不定則彼之吉凶亦安得而定所以其吉凶皆不可信卜稽曰其如台此兩句萬世卜筮之大法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有服者有此天下也嗣無疆大歷服可見先王恪謹天命兢兢業業如此宜乎災變之可弭也而猶不常寧則不能常厥邑至於今蓋五邦矣我之德未能如先王我安知得上天斷然之命又況其能從先王之功烈乎故我不得不承於古今日之遷蓋所以承於古也

若顛木之有由槩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業底綏四方

木雖已顛而猶有萌槩則木有復生之理盤庚謂今日之事勢正與此類耿邑圯壞如木之已顛者然當其圯壞之餘卻有興復之理惟盤庚知之故曰天其承我命於茲新邑蓋謂遷於新邑天命將永久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極生亂亂極生治當其天下之極治而危亡之端萌焉當其天下之極亂而治安之兆見焉故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盤庚之時雖不至禍亂然耿邑圯壞紀綱不立人心頽靡

遷於新邑再整頓綱紀再討頭理會卻是復興之道  
蓋不好中乃是好也大抵人心久安一旦遷動其精  
神自是各別

盤庚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

上有所爲令之不從宜逼迫之強其必我聽也而盤  
庚乃大不然方且委曲開導使其心曉然見是非之  
理只此一數字便見得三代聖人所以忠厚處大抵  
天下之事有是非有利害理所當遷不可不遷此是

契齋塾書鈔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也以爲生生之計在此憚於動移此利害也凡事  
只當論是非不當論利害蓋是者爲利非者爲害是  
非之中固自有利害之實當時之人惟蔽於目前區  
區之利害而不見其利害之實故不肯遷盤庚委曲  
開導使之知夫遷則利不遷則害所以使利害之實  
曉然於其心由乃在位自有位始也當時所以不肯  
遷非民之罪皆只是在位之人蓋民之利害小在位  
之人利害大彼富貴之家生生之計莫不在此根本  
深固一旦他適必不樂從盤庚深得其要故敦於民

而始於在位之人前曰恪恭乃職一心以事其上今  
而上有所爲傲然不從且鼓率其民肆爲怨譎果可  
謂之舊服乎以臣從君此法度之正也今而傲上從  
康略無畏憚果可謂之法度乎故盤庚使之終始一  
心常如舊日之事而正其法度也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戒在位之人不得隱伏小人之言也夫盤庚  
欲遷民咨胥怨今盤庚不見其爲怨而見其爲箴蓋  
民之有言謂上之所爲非也此便是箴戒我處但其  
蔽於利害箴得不是爾吾今使在位之人無得隱伏

契齋塾書鈔

卷六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有所言皆得以達於上然後因其所言與之商量  
則可以解其蔽而開其心苟隱伏而不得上達卻如  
何開導得他自常情觀之浮言胥動正所以沮吾欲  
爲之心宜不欲聞其言也今乃反使之無伏焉蓋聖  
賢舉事必欲斯民曉然於心欣然樂從故使之皆得  
以陳其利害然後於是而開導諭告之不然雖強其  
必我從亦豈出於其心之樂爲也哉若夫商鞅之徒  
則必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一切有所不顧矣三代聖賢豈

如此哉夫民不從上令不逼迫之而委曲教告之胥動浮言不抑遏之而使無伏焉可見聖賢舉事與後世不同古人所以凡有所爲而無不成者只緣得其要領且如盤庚之遷被他如此詳說民便樂從等閒遷了若不得要領安能如此只觀由乃在位一句便見其所以能有成處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王命眾悉至于庭羣臣庶民皆使之來也只看此一

契齋家塾書

卷六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句分明如一家之中同共商量汝猷黜乃心黜其傲上從康之心也此一句尤見盤庚說得親切處夫上有所爲而爲臣民者胥動浮言敢於不從是傲慢也懷土自安便目前之小利忘他日之大患是從康也盤庚謂汝且黜了這傲與從康之心聽我之說臣民之眾一聞斯言聳然知君命之可畏傲上之心無有也灼然知懷土重遷之爲害從康之心無有也既黜傲上從康之心則是非利害之實豈不明白也哉盤庚如此說分明如良醫用藥藥與病對方攻得他病

去嗚呼斯其所以爲聖賢之君也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虜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

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案袁氏此節解承樂大典原闕

若罔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曷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契齋家塾書

卷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是告羣臣之言自君臣而言則君者臣之綱也自臣民而言則臣者民之綱也君既爲臣之綱上有命令其可不從臣既爲民之綱爾不從我又何以倡率其民故盤庚告以若罔在綱使之深思夫所謂綱者知君爲我之綱則必有以從其上矣知我又爲民之綱則必有以率其下矣大抵此一篇書臣民皆在其中所謂王命眾悉至于庭自羣臣以下若父老若庶民無不在焉蓋古者臣與民不甚相遠觀周禮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則民常與臣爲一處

也盤庚前面說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所以  
民用丕變今汝乃反聒聒然起信險虐我不知汝所  
訟者何事既如此告其民此又告臣下謂民之不從  
皆是人臣之罪故若網在綱之喻既所以格其傲上  
之心若農服田之喻又所以格其從康之心當時之  
人所以不肯遷者其病只在這傲上從康盤庚深見  
得他之病故使之黜去其爲心害者則道理曉然  
後從而喻之使遷則無不從矣大抵害心者不有所  
黜則其善者無由得伸易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

聖賢家塾書

卷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亨人心之有所蔽猶頤中之有物也苟非噬嗑安  
得而亨盤庚後來所以終遷得成只緣他識得當時  
之人底病痛處後世但知使民爲善而不知先黜他  
不好底心胸中既有所蔽如何良心解明此其事之  
所以不能有成也盤庚前面既說汝猷黜乃心無傲  
從康至此又說汝克黜乃心所黜者非他即傲上從  
康之心爾此黜字大有工夫須是直截棄捨無所吝  
惜是之謂黜此非有勇者不能只此一黜字是少  
精神當時之人一聞此言所謂傲上從康之心皆無

有矣盤庚謂爾而今所謂愛民非真能愛民也須是  
論實始得蓋當時羣臣所以胥動浮言者必曰遷徙  
之勞道途之遠使爾民跋涉險阻蒙犯霜露深可憫  
念以此爲愛民不知此皆是虛言非實德也若論實  
豈可不遷爾能施實德於民至於親戚朋友皆論實  
商量我乃敢大言爾有積德若未能如此非積德也  
蓋當時之人倡於浮言必以爲我自有積德都邑雖  
圯壞我之積德自可以勝之殊不知天下惟實有是  
理實有是事然後能有所積未能施實德於民卻把

聖賢家塾書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甚麼來積德故盤庚謂汝能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友  
實爲此事然後可謂之有積德矣苟無所畏懼大毒  
於遠近辟如情農自安其能有黍稷乎蓋當時所以  
不肯遷只是怠惰苟安而已夫平日安居於此一旦  
遷徙勞則勞矣然道理當遷如何不遷當時所見者  
利害也盤庚所言者是非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於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言吉祥之言也和吉言者謂汝當以吉善之言調

和百姓也今汝乃不能如此毋乃自生毒乎蓋當時羣臣鼓率小民齟齬其上自以爲利也自以爲得策也不知今日雖可苟安異日都邑圯壞民不安居亦將歸怨於爾以爲由爾不使我遷所以致我今日狼狽則是爾之所謂得策乃大不得策爾之所謂至安乃天下之至危也故曰乃既先惡於民乃奉其恫不能施實德於民而倡於浮言鼓率眾庶是先惡於民也爾既先惡於民則民亦歸怨於爾非自奉其恫乎盤庚言此所以醒覺羣臣之心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初四明刊本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儉明者小民也小民聞箴戒之言猶能相顧忌而恐有口過今我之言委曲如此而爾非我從曾小民之不若乎況爾之命或長或短皆制於我爾不我從雖殺之可也爾若以爲不當遷自當來告於我卻可通共商量今乃不然而胥動以浮言鼓率小民齟齬其

上之畫策其勢則誠可畏矣然我欲撲滅了爾夫豈不可若火之燎於原雖不可近猶可撲滅天下豈有不滅之火哉到得我撲滅了爾乃是爾自取之卻不可謂我不曾說觀此益可以見盤庚曲盡人情之意大抵世閒人不過兩等一等人如商鞅之徒但知行一切之政一等人如宋襄公之徒號爲行仁義之道二者皆非也若如商鞅一切不顧上有所爲必欲強民之從一時之閒固能立事矣而所謂寬大優游之意何有焉然一於寬大優游而無森然不可犯者存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初四明刊本

乎其閒則失之委靡聽民無所畏懼亦豈能立事所以二者皆不得中道今觀盤庚遷都悉召其羣臣庶民親至於天子之庭而爲之反覆敷陳其利害開導其心術何敢以人君之尊自處亦可謂委曲詳盡矣然雖委曲詳盡如此而初不失之柔弱其閒言語自有森然不可犯處若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若曰其猶可撲滅直以生殺之權聳動之不特如此又直謂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凜然可畏如此既不若商鞅之徒拂人從己無復寬大氣象又不若宋襄

之徒柔弱委靡不能有所建立其寬也溫然如春其  
嚴也肅然如冬既使人愛之又使人畏之如此方是  
儒學方是王道純粹處欲識治體於此可見矣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盤庚遷都事體正合得此兩句與老成之人共事是  
人惟求舊也舍舊都而遷新邑是器惟其新也而當  
時羣臣不從正與此兩句相反人當求舊今也老成  
之人則侮慢之器當求新今也懷土重遷不知圖新  
之計故盤庚舉遲任之言以告之使之道理明白則

繫家塾書鈔

卷六

十三國明叢書

幼園刊本

彼從而致思知人惟求舊之義果敢侮老成之人乎  
知器非求舊惟新之義果敢不從我而遷乎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  
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盤庚言我先王與爾祖父同其安逸同其勤勞休戚  
一體譬猶一家惟爾子孫猶吾之子孫也我先王與  
爾祖父如此我豈敢輕以刑罰加於汝身然今爾不  
從我遷則不免施以刑罰我獨不念我先王所以與

爾祖父胥及逸勤者乎故曰予敢動用非罰盤庚直  
是不敢也爾有戮力於王室者我皆遷而用之無世  
不然爾有善者我皆顯而揚之無敢掩隱蓋爾乃國  
家之世臣我所以待爾者甚厚謂之世選言世世選  
而用之也古之於世臣極留意孟子言所謂故國者  
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只觀成周教胄  
子其法甚謹蓋世臣自與新進不同國家之本末源  
流無不周知而又能盡忠以事其上故欲其世世相  
接續祖父既賢子孫又繼之則國家常有恃矣此意

繫家塾書鈔

卷六

十四國明叢書

幼園刊本

甚好讀此處可以想像先王忠厚之意不敢動用非  
罰而有功勞者世選之忠厚何如哉大享於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如後世之配享是也此意思尤更好  
蓋有功於王室者直是不忘纔是享於宗廟便能作  
福作災此非盤庚姑爲是說蓋實有此理也既能爲  
禍福我其敢動用非德乎嗚呼自常情觀之以萬乘  
之尊凡先王之功臣皆吾臣也何懼其能爲禍福而  
盤庚乃恐其先世之臣作福作災而不敢動用非德  
然則今日遷都之舉盤庚豈率爾而然爾臣可不從



哉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我為遷都之舉直是難之勞民動眾豈是易事我今告汝於難我思之熟慮之審明見其不可不遷如射之志於中的更無毫釐之差此一句可見盤庚遷都直是計較得審細不特盤庚遷都二帝三王所以處天下之事皆在此一句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此也會子之去子思之守比干之死箕子之奴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居於陋巷亦此也不特處事凡一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如射之中的更無毫釐之差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老成之人慮事深遠當時固欲盤庚之遷所不從者新進之徒爾故盤庚使之無侮老成人也邑圯壞民不寧民強有力者皆自能逃避被其害者惟鰥寡孤獨幼弱之人爾所謂老弱轉乎溝壑是也故盤庚使之無孤弱孤與幼蓋今日汝不肯從我而遷異時都邑圯壞孤幼罹毒乃汝虐之也各長於厥居者使之

皆思為長久之計也今日憚目前之小勞雖得一時之安逸然豈長久之道哉勉出乃力者人皆有此力但苟安怠惰不知自勉故其力不出若能奮然自勉再整頓精神起來則前日苟安怠惰之人轉而為強有力之人矣此無他其力出故也能勉出乃力然後聽予一人之作猷必深入於其心矣

無有違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自羣臣而言則大臣為邇小臣為遠自臣民而言則羣臣為邇小民為遠盤庚謂我不論遠近有罪者則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伐有德者則必彰顯之斯言一出誰不聳動蓋盤庚恐當時羣臣或恃吾為大臣或恃吾為世臣故言我之賞罰如天地之無私則羣臣之心於是乎失所恃矣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盤庚謂自今日既遷之後邦家因此而臧則皆由爾之眾肯從我遷而致此也其或邦之不臧乃是我有失德故致天下之罪非遷都之過也此言所以示其不可不遷之意蓋道理當遷只得遷其或遷而邦家

不臧乃我自失德豈遷都之過耶在成湯則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在武王則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在盤庚則曰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大抵待人者常恕而待己者甚嚴二帝三王同此一心而已盤庚之書其中雖有刑罰之語然至此發爲斯言此其所以爲三王之粹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當時聽盤庚之誥者悉至於庭之人爾而未及遠也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使之致告焉致告者轉相告語使吾之意達於四方萬里之遠也自今至於後者盤庚謂以前許多事我皆不與爾理會繼自今日以往須當各恭乃事齊乃位度乃口今汝傲上從康果恭乃事齊乃位度乃口乎自今日以後須盡革其舊可也動浮言果度乃口乎自今日以後須盡革其舊可也日之一字又盤庚之深意言當日如此不可使有間斷若使今日雖能聽吾之言而他日私情復作又將中變而不肯遷矣故使之日日如此所以使其工夫接續無有間斷也只此一日字多少精神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

此書蓋盤庚既遷中道所作上篇大略是告臣民亦在其中此篇則大略告民之辭居多蓋涉河既遷爲之臣者固無慮其中變小民無常萬一背叛離散豈不大可慮哉此盤庚是書之所以作也誕告者大告也大布心腹使人皆信之也天子所止之處皆謂之王庭此在道之王庭也小民咸造於庭而無有褻慢者焉觀咸造勿褻四字便可以見先王之道不以君尊自處鄙夷其民而使之皆至於天子之庭其親之如是然雖親之而無有褻慢則又未嘗不尊其咸造也薰然其和其勿褻也肅然其嚴君民之情通達無間而君民之分亦未嘗不肅夫是之謂執其兩端一於寬和而無凜然不可犯之意非也一於嚴肅而無藹然相親之意亦非也惟咸造勿褻二者合焉此先王之道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案袁氏此節注永樂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典  
原闕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善康共

自下承上謂之承以君臨民而曰惟民之承先王之敬民也如此使民如承大祭古先聖王所以待其民者分明如下之承其上故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周官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只觀承之一字便見得三代治體與後世不同君敬其民故民亦皆保

黎齋家塾書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上而同其憂感焉鮮以不浮於天時者言大略皆是順天時而遷也順流曰浮天降大虐於殷故先王不敢懷居其所動作皆視民之利而遷也盤庚言此其意以爲遷都之事使我先王未嘗有而吾創爲此則汝雖不從可也然自契至於成湯入遷自湯至於今五遷矣何前日能爲之而吾今日不可爲也故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盤庚此言最妙所以使其此心渙然開釋也承汝俾汝卽所謂惟民之承既曰惟民之承又曰承汝俾汝說此兩承字盤庚又有深意

蓋盤庚恐當時之民以爲吾以人主之尊而臨其民驅逐之使他適故爲此言以明吾之心不如此何者當遷而不遷至於都邑圯壞小民蕩析離居則是不以民爲重褻慢之而然其爲不敬大矣當遷而遷目前雖若小勞乃是知民之爲重敬之而不敢忽所以如此盤庚涉河深恐當時民不諭其意故明以告之使知吾今日之遷非以刑威驅之以至尊臨之乃是敬汝欲汝與我共享熹康之福也嗚呼盤庚遷都之本心著矣

黎齋家塾書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盤庚謂吾所以遷非是汝有罪而罰汝亦非是我自爲一身皆是爲汝之故都邑圯壞汝民將蕩析離居故我所以須著用遷嗚呼當時之民以爲盤庚自爲已計也斯言一出其心寧不爲之聳動乎且天生民而立君不過欲使牧下民人主舉事豈可自私其身亦無非爲民計以不從厥志此一句尤當著力看蓋民之本志也只要遷是非可否本心未嘗不明但一

時爲利害所蔽憚其道塗之阻遷徙之勞所以不從盤庚深見其本心故直指言之以爲汝之本心亦只以爲當遷吾今日之舉乃所以大從爾之志此一句是盤庚遷都底骨髓盤庚所以遷其根本全在此前乎此特未說爾至此說出愈更分明大抵天下之至明者人之本心也今試以遷都之事問一愚鄙之人其當遷乎其不當遷乎必以爲當遷矣此豈非人之本心本心雖明一時蔽於利害則往往昧於是非之理然其實自不可泯沒古之善興事者不從其一時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情而從其本然之志非獨盤庚爲然堯舜三代治天下皆是從人心上做起初不會外人心而他求此一句關係甚大學者所當潛心玩索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盤庚既已涉河則是民已從盤庚而遷矣然且曰將試以汝遷何哉觀試之一字可見盤庚敬民之意蓋誠不強迫民之必遷也遐想盤庚敬心分明如承大祭如朽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敬畏恐懼惟恐民心

味這試字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成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觀困之一字見盤庚謀遷之時其反覆思慮不是輕舉蓋不遷則都邑圯壞民生昏墊王業不成遷之則勞民動眾人心弗從跋涉阻險勞費不一不遷既不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他如何去感動他日夜思念至於憂困所謂困於心衡於慮也觀此一字可以深見盤庚之心盤庚言我之此舉其思之深慮之至矣汝乃不念我之所以困者爲誰如此反肆爲胥怨以違上之命令其可乎宣達也爾民皆有此心只被利害之私橫乎胸次所以本心不能宣達爾不宜違乃心敬念誠信以感動我一人爾惟自取鞠自苦爾傲上從康可謂不敬矣亦可謂不信矣鞠窮也今日不遷則都邑圯壞老穉轉乎溝壑非自取鞠苦乎譬如乘舟而弗終濟則其所載必臭腐此又是盤庚委曲引喻使之曉然見利害之實正當涉河之時故指舟以爲喻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這忱字卽是欽念以忱人皆有此忱然須是相連屬乃可今日既要遷明日又不要遷則是忱信之心渙散而不相接續既不相接續事如何得成惟相率而沈溺爾盤庚當時欲遷斯民往往懷怨怒以咎其上故又告之以不其或稽自怒曷瘳言人之怒只是爲私情所奪不曾子細契勘且如遷都一事爾試子細稽察其利害是非以爲遷是乎不遷是乎水患一至民生不能自保則今日誠不可不遷也理所當遷吾

繫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而遷焉怨怒之心何自而生人所以有怨怒者正緣是不曾稽察或問明道先生曰人要怒是如何曰但當怒時量度道理當怒與不當怒怒自然是息卽此理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爾民所以不肯遷此皆不爲長久之計又不思不遷之災若使爲長久之計則耿邑圯壞近在朝夕豈可不遷若思蕩析離居轉徙溝壑其災害切身又安有

違上之命者爾今日皆不曾自去思量此是告他最親切教他試自思量看盤庚告民一句是一服藥汝若不遷是不以逸樂相勸而以憂相勸也汝之意必以爲今日之遷有跋涉之勞故苟安以祈目前之樂殊不知今日雖有此逸樂他日水患之至尙得安享此逸樂乎故曰今其有今罔後爾之不遷其害立至雖欲久生在世其可得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繫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卽是前忱字盤庚深恐民心之中變復渙然而散故命之以一使其心常如今日則遷都之事庶幾有成若今日欲遷而明日不肯遷終始不如一也汝心纔不一則是起污穢自臭敗當日之遷亦不下數萬人纔眾則其間必有姦宄之人倚眾以爲亂者故曰恐人倚乃身言汝雖欲遷了又恐有人倚爾之身而爲亂可不謹哉迂乃心者爾之心本自正直又恐有人將利害之私來惑汝使不欲遷則正直之心反爲迂曲矣汝前日在耿邑幾被水害汝之生理幾絕

矣我今日遷使之在安樂之地是我再接再續爾之命  
於天也我又非以威刑驅迫汝使之遷我之本意正  
要畜養汝眾使汝得全其生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  
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  
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

此是告民謂我先神后亦曾勞爾之先而遷我所以  
進爾於此用懷來爾卽王命眾悉至於庭之意也都

契錄家塾書鈔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邑圯壞我若久於此地而不遷則高后定降罪疾於  
我何者我今日所有之民先王之民也水患將至而  
不遷是我虐其民何所逃罪今我欲遷汝萬民乃不  
與我同心先后明明在上自上罰汝汝何能迪乎迪  
者道也言無辭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  
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是告臣在民言爾先在臣言乃祖乃父臣民之別  
如此此亦與上章同義大略言我若不遷我定受其  
罪罰我欲遷而爾不從我遷則此罪罰卻是爾當之  
夫所謂我先后所謂乃祖乃父皆鬼神也盤庚何以  
知其必降罪罰必降弗祥此無他以吾心而知之也  
吾之心卽鬼神之心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吾之精氣遊魂卽鬼神之精氣遊魂也  
以吾之心如此則知鬼神之心亦如此且都邑圯壞  
吾心知其當遷當遷而不遷吾心知其爲非也吾心

契錄家塾書鈔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既知其爲非則鬼神亦必以爲非鬼神既以爲非則  
安有不降之罪罰者此無他只緣統是一箇道理盤  
庚又不是且如此說灼然見得道理是如此然又須  
看盤庚說這兩箇勞字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又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所以下兩箇勞字者  
盤庚之意蓋謂我先后亦曾勞爾萬民羣臣以遷然  
當日羣臣萬民皆不憚其勞苦從我而遷蓋以遷爲  
是也爾之祖先祖父既從我先神后以遷今日我欲  
遷爾乃憚一時之勞而不我從爾先祖父以爾爲是

乎非乎吾知其必以爾爲非安得不降罪罰所以說  
這兩箇勞字盤庚之意深矣我不遷則罪罰在我爾  
不從我而遷則其罪罰在爾盤庚與臣民皆一等說  
這禍福這意思甚好不謂人君之尊自有一等禍福  
臣民之卑又有一等禍福皆只是一體言之後世豈  
肯如此說便見得這是三代之時聖賢之君說話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不易謂斷然不易也永敬卽無爾忱不屬之患今日  
雖敬承我命明日汝儻又褻慢而不從果能永敬乎

聖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恤恤其大者也一時遷徙有跋涉之勞此事之小  
者也適茲新邑相與生生爲無窮之計此事之大者  
也爾當恤其大者毋恤其小者爾今雖遷若其中有  
一人萌背叛之心此便是相絕遠而不能相保以生  
要須使之歡欣交通閭里相保故曰無胥絕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曰分曰各此兩字當子細看蓋當時之進浮言胥動  
皆不曾自去思量但見上有倡爲之說者則下之人  
皆同聲和之以爲遷之非是初未嘗返而思之盤庚

於是使之分念使之各設中焉各自反之於心今日  
之遷果是耶非耶不可但隨人浪說各自思量則道  
理自見夫中一也今而使之各設中蓋隨聲是非乃  
是人各有心各設中焉到得道理至當處人心一而  
已使之各設中乃所以使人心之一也嗚呼盤庚何  
以深見斯人之病而用藥如此之切當哉蓋古者賢  
聖之君其胸中無一毫之蔽所以深見得他人之心  
一言一句皆切中人心之病若使其胸中先自蒙蔽  
何以知得如此之深當時所以不從正緣隨聲是非  
不會各自思念惟盤庚此心明白所以灼然見得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聖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時所以不肯遷只緣大家巨室各有寶貨深恐道  
途之間或遇姦宄致遭劫奪所以倡爲浮言齟齬其  
上盤庚深見得當時之病在茲故前面既說具乃具  
玉此又嚴暫遇姦宄之刑暫遇者卒然相遇卽爲姦  
宄蓋當時豈能一一皆是好人小人惟利害是視何  
所不至萬一道途間或遇劫奪這便瓦解渙然離散

如何遷得成所以其刑須著用大故嚴則殄滅之無  
遺直皆滅了更無遺類凜然有甚可畏者予則孛戮  
此乃治軍之刑今而以孛戮之刑施之遷都之時雖  
曰軍容不入國然這事非十分嚴不可此便見得古  
人之善變不拘於常處盤庚之誥雖曰寬然嚴處直  
是嚴蓋不如此不能成事後世所以做事不成皆緣  
是不知變古人處事通變不執直是與後世不同當  
時固不曾用此刑但其號令不得不如此嚴號令既  
嚴則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人既不敢犯則又何常  
果用之耶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易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二字不可不子細看內外精  
粗皆在其中自能離圯壞之處適茲新邑得以安居  
樂業室家相保此亦生然所謂生者不特是活在世  
上永底烝民之生此之謂生豈徒具其形生而已哉  
苟不明道理雖生無以異於死者如此說生又進一  
步若更向上說則為善而進進不已日新又新有無  
窮之意焉此所謂生生也須知是若精若粗皆在其

中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  
建大命

古者建國前朝後市右社稷左宗廟今既遷矣此其  
位不可亂故正之綏者安也民方新集凡事未便也  
室廬未便也器用未便也所授之田畝未嘗耕耨也  
須是綏他使之至此如歸有今日安居之樂忘前日  
遷徙之勞處新造未集之邦而無異於久處長安之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地閭里之間熙然如在春風和氣中則民皆樂其處  
而無渙散之心矣觀綏之一字須當知其中有無限  
事周官旅師致新毗之法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為  
之等此下一綏字則其間如役使如授田皆與常時  
不同特不詳言爾尙書與後世諸史不相似後世史  
書皆分明說了如尙書只在一箇字其中有無窮之  
義且如乃正厥位只說一正字綏爰有眾只說一綏  
字而其間自有許多條目所以學者讀尙書不可不  
自思索也無戲怠使之不得嬉戲怠惰也當時臣民



所以不肯遷只緣從康之故盤庚方其未遷諄諄訓誨若曰勉出乃力若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若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皆所以黜其從康之心也今既遷矣又恐其此心復散不知爲生生無窮之計故又以此言戒之此便見古人不已處前日之戒懼其懷土重遷欲使之勉勉以從事也今日之戒懼其既遷而怠欲使之孳孳不已勤於爲善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戲怠之心豈可一日有古之王天下者常置斯民於不得不勉之地故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曰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又曰黎民敏德堯舜三代治天下常使斯民勤於德盤庚既遷之後而猶戒民以無戲怠其意深矣伊川易傳解卦說其來復吉以爲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此語甚佳學者須當看盤庚既遷之後

猶如此告戒便見古人不同處懋建大命卽孟子所謂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

或謂盤庚至此始言敷心腹腎腸則前日之所言其不情乎此非知盤庚心者也盤庚三篇之言皆是敷心腹腎腸也且盤庚所以遷又非以刑驅之又非以智術籠絡之一味只是至誠感動若使其心腹腎腸有一毫隱而不敷卻何以感人動物以是知三篇之書無非心腸腎腸之言所以言於此者蓋說罔罪爾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爾方前日未遷之時嘗有罪之之言若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若曰我乃剿殄滅之盤庚深恐斯民既遷之後猶懼有罪戾之及故明白以告之謂我今日不復罪爾眾爾眾亦無可罪也民於此始安然無疑矣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前曰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此又曰爾無共怒所以多說這怒字者蓋人情方去故卽新則凡事皆不便則必怨怨則必怒故盤庚使之無共怒無協比讒言予

一人自常情觀之今既遷矣又何可怒亦何讒言之有然盤庚猶諄諄告戒者蓋雖是既遷萬一動其怨怒之心萬一有為讒言鼓扇於中者則民皆不安其居豈不大可懼哉此盤庚之所不能已也夫既遷之後而其言如此此處當著精神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適於山既所以依險阻亦所以避水患凶德水患也降凶德謂居高而臨下也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盤庚既遷一則耿邑圯壞民皆昏墊將以避水患一則亦是天意將興復商家使之離此舊邑復亳都復如成湯有為於天下使天下復為成湯之世此是兩意何者耿邑之都亦已久矣今而圯壞分明是天誘其衷欲復我高祖之德使我再討頭腦做大禍之中有大福存焉惟盤庚之心上與天通知得天意是如此當時之人初不知前此盤庚亦嘗露其意矣曰若

顛木之有由欒天其承我命於茲新邑但前此未遷未可說破至此始明言之雖然亦是槃庚有志要出來做所以見得使其無志豈能有成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盤庚謂我亦非是以己意自為我嘗謀之篤敬之臣而彼亦以為當遷也自古人主事雖出於己意亦須賴賢人輔助周公伐三監有十夫子翼人之有生或禍或福或天或壽皆有定命耿邑圯壞則民命皆絕故我之遷乃所以使既絕之命復得以生蕩析離居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民復得以安居樂業所謂予迓續乃命於天是也承即罔不惟民之承底承字的知民之重君之輕故以上而承下以貴而承賤忘其勢位之為尊崇也觀此一字可以知三代聖人之道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盤庚之遷人謂其不恤人言斷以己意而必為之也不知盤庚所以謀諸人者蓋悉矣觀朕及篤敬與夫非廢厥謀之言豈以己意而自為也哉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更

始此乃戰國之時操一切之政者所爲三代聖賢舉事豈肯如此說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數者無一不從是之謂大同舉事必至於大同方是盤庚之遷反復思慮所以謀及乃心者至矣朕及篤敬非廢厥謀所以謀於人者悉矣各非敢違卜則又謀及卜筮焉盤庚曷嘗敢廢神人之謀而惟己是徇哉弔由靈靈者善也用其謀之善者也宏與賁皆大之義恢復其廣大規模也大抵爲天下者其規模須當極於廣大管仲得君如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且管仲非無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烈功烈如彼其卑若唐虞三代之治其廣大悠久與天地同量所謂用宏茲賁惟唐虞三代之時爲然處圯壞之都邑人情以爲亦可苟然然非廣大悠遠之計盤庚所以斷然遷於新邑蓋將再造王業爲長久不拔之規也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孟子曰王若隱其無罪又曰惻隱之心隱者若有物

隱於其中也聽吾之言而其中若有物隱焉則所入者深矣若耳雖聽之而未嘗念其言未嘗有動於中豈所謂隱也哉簡者如所謂惟簡在上帝之心相者如所謂佑賢輔德之意簡言其不忘汝相言其輔助汝也我勉力以簡相汝汝其可不敬念我眾乎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好貨之人吾所不任果敢以恭生生之理與夫能鞠養斯人謀人之保居使之安居樂業者吾其以次序而敬用之功有大小故用之亦有次序也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進爾而以吾心之所若與否者明告之若否卽是好惡好貨者吾之所否者也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之所若者也我明示以吾之所好惡汝當無一事之不敬則好貨之念其敢或萌而生生之理其敢有不恭乎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庸用也生生之理未嘗不在天下在人用之爾如有物於此能用之則爲我所用生生之理自古固存朝

夕從事焉所謂庸也未嘗從事則此理與我判然二物於我何有焉民皆有此德在上之人有以敷廣之蓋德雖民所固有然良心善性至微而未著至小而未大也在上位者有以啓迪教化之使微者日著小者日大則民德廣矣一心之人吾其永任之所謂永肩一心也盤庚之遷當時所以胥動浮言正緣在位之人惟貨是顧所以憚於遷徙夫天下之事不過義與利而已舜蹠之分可謂遠矣亦不過在利與善之間惟利是視而不顧其義之所當然此當時人腹心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六

三十四明箴書

約圖刊本

本根之疾豈可不與除去若今日既遷之後前日好貨之心猶未盡除則豈能盡忠以事上乎盤庚深見其病所以明示之以好惡使之皆從吾心之所若也且人惟一心既欲爲善又欲爲利豈所謂一心也哉盤庚所以告其臣大略使之一心

宋鄴袁 燮和叔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三篇  
 古人亦有言夢者矣武王朕夢協朕卜孔子吾不復  
 夢見周公周禮亦有占夢之官季冬獻吉夢於王蓋  
 事有朕兆故見之於夢此亦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之  
 一端也然而高宗之夢亦異矣常人雖有此夢未必  
 果有此事高宗之夢乃於茫昧恍忽之中明見其人  
 及得諸巖野而與所見於夢者無毫髮殊何其異也

梁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嗟乎高宗恭默思道其精神專一矣其邪思妄念一  
 毫不作矣此心無所障蔽是以上與天通得良弼於  
 夢寐之間夫復何怪且人亦未嘗無夢然亦有日間  
 無此事而乃有此夢者是豈晝夜不同而夢覺有二  
 理哉其實一而已矣眾人之夢也只是巨畫之所形  
 高宗之夢也只是巨畫之所念何者凡人日用之間  
 邪思妄念何可勝數雖未嘗爲此事然而有此念也  
 既有此念宜有此夢天下安得有巨畫之所不欲爲  
 而夜形之於夢者高宗朝夕之所思念念在求賢是

以見之於夢亦不外此其精神直與上帝相通此豈  
 有一毫之他念哉大抵徹上徹下只是一理只是一  
 心高而爲上帝卑而爲下土皆此理此心而已惟其  
 本一是以上帝雖巍巍然在上其精神直與之交賢  
 者隱於巖穴之間其精神實與之接常人惟有所障  
 蔽是以扞格而不通聖賢此心虛明無所障蔽則天  
 人之際豈不相與流通而無間哉此無他惟其本一  
 而已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

亮明也陰默也古者憂宅三年不言雖不言而其中  
 甚明故謂之亮陰既免喪可以言矣而猶弗言其不  
 言中有多少工夫高宗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  
 良弼皆自不言中來大抵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  
 者其工夫必淺寡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  
 馳散如人之哀樂喜怒蘊蓄於中未便發散若泄之

於外則不久而息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孔子亦云子欲無言古之進道者其言語極少誠以  
多言最減力譬之天將雨迅雷一震往往未必有雨  
何則其氣泄故也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  
則其涵養於中者爲何如哉若高宗可謂知之者矣  
大抵人之於道必貴乎真知能真知之方可謂之明  
哲所謂真知者如知陷阱之不可入知水火之不可  
蹈也人未有獨陷陷阱水火者何則以其知之審故  
也至於爲不善則反不知也使其知爲不善亦如陷

聖賢家塾書鈔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阱水火之可畏也則天下誰復有爲不善者哉伊川  
先生嘗言知之深者如親遭虎之傷者也未嘗真知  
如聞虎之傷人者也此之謂知是真箇知高宗恭默  
思道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可謂真知矣可以  
君臨萬邦爲天下之法則矣故曰王言惟作命不言  
臣下罔攸稟令其尊高宗也如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子良弼其代子言

高宗至此猶未肯言而乃作書以誥嗚呼其用功之

深如此詩稱文王之德曰克明克類類者似也人主  
處四海九州之上操慶賞刑威之柄其位巍然極天  
下之至尊也必有莫大之德然後其德與位始類苟  
居莫大之位而以中才處之豈所謂類哉夢帝賚子  
良弼謂之未嘗有所見耶則帝賚之言非誣也謂之  
誠有所見耶則所謂帝者豈有形也哉如道家之說  
則謂天帝與人閒無異夫天地之性人爲貴至貴莫  
如人所謂天地亦不過只是人如道家之說未必無  
理然亦何從而知之非吾儒之所當論也大抵可以  
天下者耶

聖賢家塾書鈔 卷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心論而不可以形骸論所謂天者只是此心此理  
而已高宗夢帝賚子良弼亦未必果見上帝意者夢  
寐之間親見傳說或曰此天之所賜以與人主其治  
天下者耶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  
立作相

高宗之夢不其異哉以夢中所見之形象旁求於天  
下果得其人既得其人遽然信之而不疑遂以宰相  
之任授焉是何高宗信其夢之深也於此可以見高

宗之心矣常人平日工夫未到是以自疑其心安得  
信其夢高宗恭默思道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  
想其於居喪之禮曲折周旋無所不盡是多少工夫  
此心洞然清明無一毫障塞是以亦自信其心亦自  
信其夢拔之巖穴之間加諸王公之上非高宗自信  
之篤豈能如此故曰於此可以見高宗之心矣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宰相非比百僚庶尹各有職分宰相之職不在乎簿  
書期會斷獄聽訟之閒朝夕人主之左右輔導上德

蔡齋家塾書鈔

卷七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宰相之職事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日夜周旋人  
主之側人主以此任宰相宰相亦以此而自任焉觀  
伊尹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必欲  
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此正宰相之職分也後世宰相  
進見有時朝而奏事不過如一胥吏執文書以事其  
官長爾所以輔導上德啓迪君心者何有焉高宗以  
輔德而命傳說此正三代宰相事業漢唐以後此意  
不明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

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  
視地厥足用傷

此皆是輔德底事金不就礪則不能成器人主非賢  
臣何以成德濟川非舟楫則不能就岸人主求道非  
資賢臣亦豈能有所濟乎蓋方求道而未得猶泛然  
於中流而未至岸也須是濟得這川方可人主求道  
亦須當著邊岸詩稱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  
登於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此又足以見高宗求  
助之切如此渴於忠諫之言如苗之將槁望霖雨之

蔡齋家塾書鈔

卷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降高宗之心何如其切哉此皆是說人主心身上事  
不可作事爲上說觀啓乃心沃朕心兩句可以見矣  
啓乃心者凡有所懷盡言無隱也沃我之心猶霖雨  
灌溉萬物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大抵無討頭處  
卻是討頭得著無理會處卻有理會得底道理孔子  
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因其憤悱然後從而啓  
發之也高宗使傳說以苦切之言啓沃我心使我至  
於不能堪忍無處置田地卻於此忽然有所省覺譬  
之服藥至於無理會處厥疾始瘳高宗之言可謂深

切矣此一句是使傳說以苦切之言語來相逼東至於瞑眩下一句是使傳說朝夕輔導使我常常分明稍不分明便陷於不善矣跌而視地是以日看照管此身是以小看人之所以陷於不善者此心不明不能視故也須是使此心清明常在裏面看使得欲吾心之常明其無待於賢者之輔助乎此高宗所以拳拳於傳說也此一段皆是輔德底事蓋所貴乎人主者非謂屑屑然用其聰明於事爲之上正心修身盛德純全則君道盡矣所貴乎大臣者亦非謂區區在

絮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職一事之間輔成君德至於堯舜之盛則相業隆矣觀高宗命傳說只說以輔台德不在事爲上理會於是乎知君道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命傳說句句深切惟暨乃僚之語尤見其深切處夫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須是慎簡乃僚使之皆端人正士然後足以善君心矣苟輔德者一人而盡壞者十人且一日暴之退而寒之者眾如有萌焉何

哉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此文武之所以聖也率循也迪行也先王凡商家之賢君也高后成湯也率循先王之道而行成湯之事焉蓋高宗之意欲復如成湯之有爲於天下也觀其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之言則可見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明

絮齋家塾書鈔 卷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從諫何哉嗚呼說之意深矣蓋高宗之爲君須當使之從諫彼其恭默思道三年不言真欲出而爲中興之主其英銳果敢之氣孰能禦之大抵人主昏者固不足道其中才之主亦不患其不能從諫惟英銳果敢有爲之君卻恐忽略夫忠諫之言高宗思道之切至於神交上帝彼自視胸中無所愧怍如何能降心以從諫雖其言深切未必真能從也故傳說少抑其英銳果敢之氣使之降心以相從焉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告高宗以天子之職也天之立君豈徒使之享崇高富貴之極而恣其逸欲哉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生聰明之主以治之則亂民者乃人主職事也治其亂之謂亂民亂而不治君能治之是謂亂民人主果知吾之職分在於亂民則豈敢不兢業豈敢不反覆周旋思所以亂民者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教化之不行風俗之不美皆以爲己責而朝夕究心焉則亂民之職盡矣後世人主初未嘗知其職分之所在羣焉而居任其自安自危自生自死所以使之飽食煖衣養生喪死而無憾者旣闕焉不備而其教之者則視古尤大異焉周公酒誥一篇禁民羣飲其嚴如此後世則崇臺觀飾倡優導之淫欲勸之沈湎自上至下惟以財賦爲急日朘月削凡可以刻剝者不遺餘力所謂亂民之事全然錯了此無他不知吾之職分在此而已古者以一人而治天下後世以天下而奉一人賈山所謂周以千八百國之君養千八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百國之民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亦此意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兩句是萬世人主之職分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父

高宗可謂聰明之主矣精誠之極至於神交上帝使此心有一毫之蔽何以能然聰明如此而傳說方且戒之以憲天之言何哉蓋聖人之聰明雖與天爲一然聖人亦人爾人之聰明有時而不聰明天之聰明則無時而不聰明利欲昏之外物奪之人固有時而不聰明矣仰觀諸天萬世之上如此萬世之下亦只如此日月之運行終古不變而光景常新其聰明如此故爲人君者必取法於天常如天之聰明憲之一字其中煞有工夫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所謂憲天聰明者也人主憲天聰明則此心無一毫之蔽自無一毫之失凡所施爲犁然有當於人心天下皆尊仰之皆信服之此臣之所以欽若而民之所以從父也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至於出其言不善而人違之辱莫大焉故曰不可不謹當思所以招羞辱者人主著心於甲冑則天下竊視其君之意便足以起戎心故甲冑所以起戎夫口豈不能言而所以衛其國者亦豈不能用甲冑傳說之意蓋謂言語不可不謹而君心不可有所倚著爾如衣裳在笥豈謂藏諸篋笥不以與人哉蓋言在笥之時則當致謹既出之後雖謹無益也學者讀書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以意逆無瑕者可以戮人故干戈當省厥躬必在彼誠有罪在我誠無愧而後可用焉苟在我者猶有未盡在彼者未至於可刑則干戈其可輕用也哉雖然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其言語之謹如此而傳說猶有起羞之戒何哉嗚呼說之意深矣大抵人主英特高明者固可喜而亦可畏天資不至高明不甚英特凡事卻能致謹惟英特高明之資凡事卻恐忽略高宗英特高明之主也雖曰三年不言其謹如此然安知他日之不少忽哉所以傳說拳拳於

此甲冑之戒衣裳干戈之戒其意亦然蓋當是時商道不振諸侯或有不朝貢紀綱或有不整肅國勢又不甚強盛高宗如此資質豈能忍得彼其三年不言真箇是要出來大有爲於天下其志氣勇銳奮發必欲興動兵戎以討不服而衣裳之賞亦恐不審所以傳說以此四者戒之謂王能信此至於毫釐分明則無有不休者言語必謹則不至於起羞甲冑當理會然後理會則不至於起戎衣裳謹於未出而賞無僭干戈必省厥躬而刑無濫豈不美哉古之王佐與後世直是不同且傳說一見高宗便知其資質隨其資質而輔導之如良醫治疾的知病之所在而用藥焉後世爲大臣者未必知其君之資質爲何如而欲啓迪人主宜其不能感動也三代王佐告君一句是一句一事是一事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惟治亂在庶官一句是指示高宗以治亂之所在言治亂不在乎他在乎庶官之得人與不得人使人主

聞之則用人之際其敢少忽哉何者用一賢者天下固未必便治然而有治之理用一小人天下固未必便亂然而有亂之理歷觀古今治亂之變莫不於此乎決焉明皇開元之治幾於貞觀其所用者姚崇宋璟也及天寶之亂至於播遷其所用者則李林甫楊國忠也故崔羣以爲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由分也蓋不必天下大亂方謂之亂用非其人則禍亂之端已兆矣諸葛孔明論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後漢之興亡而斷之以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分果在乎他哉後世於此等事太忽略了彼固以爲吾用一賢效未立見用一不賢亦安得遂至於亂不知用得其人者終歸於治非其人者終歸於亂傳說明治亂之理惟在於庶官其嚴如此私昵者私相親昵之人左右近習是也朝廷設官分職所以代天工凡用一人必天下之所欲用者而後可豈可出於吾一人之私意哉私昵之人人主往往易得偏信輕授以官蓋朝夕左右情意狎暱非他人比所以必須致

嚴也傳說此言占田地甚闊歷觀自古如漢元帝之私於恭顯哀帝之私於董賢晉武之私於荀勗馮統皆致大亂是豈可不謹哉自公卿大夫以下此官也公侯伯子男此爵也大凡一職一事有才智者皆能爲之至於建國受爵將以君國子民非才智之所能爲必確然有德者然後可周禮以德詔爵古者於爵甚嚴故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官不及私昵則有才能之人固可官之也至於爵則非惟不及私昵雖才能之人亦罔及也必賢者而後可傳說之論精微如此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凡所施爲皆動也動須當慮善反覆思慮吾之所爲其果是耶必其是者而後可爲也人主一嘖一笑關天下理亂豈可不謹蓋未動之先不能致謹及旣動之後從而更張則難乎用力矣古人有所動作皆是精思而後有爲非如後世輕舉不審及不便於民又從而變易之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精如此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此所謂慮善歟雖然動固不可不慮善也而尤不可不及時蓋天下固有其事出於善而時未可爲者亦非可以輕舉也試舉一端言之如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論至理則不剛不柔固中道也然時乎強弗友則剛不得不勝時乎變友則柔不得不勝似此類皆然禮時爲大堯舜授受湯武征伐此時之大者也其他事亦必及時而後可吾之動作與其時恰好相當此之謂時易中多說時義義者理所當然時者時所當爲合於義要必及其時合於義此慮善也及其時此惟時也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大禹之聖而猶不矜不伐顏子言志而猶願無伐善蓋雖有此善有此能苟矜伐之心一生適所以喪其有而已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天下之事何可勝窮皆當有先備有先備無後患如軍旅則當國家閒暇之時思所以爲扞禦之具然後

兵戎有備而無侵侮之患矣如田疇則當年穀豐登之時思所以爲蓄積之計然後水旱有備而無凶荒之患矣似此類皆然非獨一端如人才亦須於無事時廣聰明以求之苟事至而求才則亦何及哉詳考傳說所以告高宗其論甚精微告之以從諫又告之以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所以使之當自謙虛也告之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又告之以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所以使之凡事詳審也傳說何故以此告高宗蓋高宗高明英特之主也于忠諫之言未必能降心以相從而諸己者未必不自恃至於動作之際則又必以爲吾之聰明自足以有爲故其動也未必能慮善又未必及時而預備之具亦恐有不足所以傳說拳拳於此欲其存諸中者常謙謙焉不自足而其應於外者詳審而不敢忽焉嗚呼傳說此意何其深切如此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凡人心之所偏私皆私也人主苟有所寵則人斯得以侮之人本無侮我之心爲我寵他所以致得他侮

我不特所寵之人敢於侮我其端一啓凡人皆有侮慢之心矣尊爲天下之君至於爲人所侮焉烏在其爲君也哉所以人不可有所偏私蓋人得以侮之則失君上之體矣人誰無過貴乎能改恥有過之名而執之爲是文過飾非則其過終莫之改所以人主不可恥過居者人之所止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卽此居也又曰仁人之安宅也所爲安宅卽此居也書曰安汝止曰欽厥止所謂止卽此居也人皆有此居要不可以須臾離此心有一毫邪思妄念是離其居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十七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也發於用者有一毫不當亦是離其居也縣蠻黃鳥止于巨隅巨隅則黃鳥所止之處也人豈可不知其所以安身立命之地哉大抵頓放在是處則得其所居頓放得非其所以則失其所居捨其室廬而立乎巖牆之下此豈人之安居也哉得其所居則其心醇一故見之政事亦醇一而不雜焉惟厥攸居惟唐虞三代之聖人盡之漢唐以後皆失其所居矣且唐虞三代之治純粹如一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此無他其所居之同故也以漢之治而不免於雜霸則大本大原亦

可見矣此兩句是至切緊處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祀所以爲敬也祭而至於黷乃所以爲不敬禮所以爲治也禮而至於煩乃所以爲亂高宗典祀豐於昵則其祭近乎黷而其禮近乎煩矣高宗孝心之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卻恐好處反又是病處傳說之戒將以矯而使之歸於中也商人尊神神者茫昧恍惚何可測度故曰事神則難君子當從事於人道則易若夫事神自然是難夫傳說一旦起於版築便立作相歷時未久也而高宗之病痛至隱至微不可測度處皆明見之其所以告戒無非是箴高宗之病何其智之明歟嗚呼傳說之所以爲賢也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十八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說之言至爲切當故歎而美之以爲爾之言誠可佩服也然說之意以爲見之明者不足恃將在行之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欲高宗有踐履之實

也高宗恭默思道神交於上帝得良弼於夢中可謂知之矣然但理會得亦不爲至要須見於躬行三代君臣所以相期者必欲至於踐履篤實之地自後世聞見之習日勝而躬行之實始衰其所以不能躬行亦無他惟行之難爾知之者如知泰山之爲高者也行行之者必欲親至乎山者也其難易固自不同是必早夜孜孜自強不息然後方到這田地天下卻無見成好底道理此行之所以爲艱也然行之誠艱矣要須不以爲艱務在力行方能有得故傳說告高宗既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十九四明叢書 刻圖刊本

使之知其爲艱又使之不以爲艱知其爲艱而不以爲艱則必能朝夕自勉躬行而踐履焉豈不能合於先王之成德哉成德者其德純全具備無一毫之過失無一毫之欠闕也先王者成湯也成湯所以能成其德亦只是知之而能行之觀其不遜聲色不殖貨利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成湯以時而成其德王而誠能不以知之爲足務在力行信乎其與先王允合而無閒也惟說不言有厥咎蓋以爲我輔相大臣之職有所當言者固當盡情無隱然我只是說得至

於行之卻在吾君不言則我之咎行之則君之責也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子罔子棄子惟克邁乃訓

傳說勉高宗以躬行之實高宗於是自言其所以講學者焉甘盤之遺處之至當蓋高宗既爲天子苟以師道自居則廢君臣之分盡以臣事君之禮則師道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二十四明叢書 刻圖刊本

又不尊於此只得去此舊學之法也然在甘盤之計固爲得而在高宗則失所恃故其所以恭默思道必欲得天下之大賢以繼甘盤之後爾惟訓於朕志則望傳說以甘盤之事也心之所之謂之志不待形之於外方吾有此心而未發爾便當來訓我欲傳說之啓迪此心也觀訓之一字足以見古人受教臣下之意觀朕志之言又足以見古人所以用功者前日朝夕納誨此日訓於朕志曰誨曰訓其求教之意甚切何敢以人君之尊自居也後世儼然尊居九重惟我

之是而已其肯受教其臣乎此皆是三代時言語後世則無聞矣酒醴鹽梅之喻皆訓於朕志之事也無麴蘖則雖有秬米不能成酒無鹽梅則雖有魚肉不能成味人主雖有天資苟無大臣輔翼則豈能成德觀此兩句見高宗不以天資爲足恃必求作成其天資者交修注家以爲非一之義亦通然亦有相接之意精神交孚彼此相接是之謂交罔予棄者毋以我爲不能而我棄也克邁乃訓於行其言也邁有廣大之意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充而至於放四海此之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謂邁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友多聞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人之所聞須當廣博多聞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斯能立天下之事將以立事於天下豈能見淺狹者所能爲哉雖然既多聞矣又必學於古訓方有所得隱隱於吾心實有得焉之謂獲聞見臆度非所謂有得也多聞古今皆在其中學於古訓則須當稽古訓

又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恃其天資以有爲目前似未害論其悠久則無此理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熟味孟子此語人君豈可不稽古有規矩而後能成方員有六律而後能正五音規矩六律是從來所有者豈能一日舍哉夫所謂稽古其間斟酌損益固不能無但須當有所考據後世人主皆是不能稽古只

繫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如漢之治至於文帝可謂盛矣然只是任他天資做元不知稽古使文帝若稽古則豈但爲恭儉之主武宣以下益甚矣竊兵黷武古人有是事乎專任刑法古人有是事乎漢之賢君幸天資多美爾恃天資而不知學於古訓宜漢之治可限也高宗以高明英特之資必謂吾自能運用一世於稽古處卻恐不能所以傳說反覆拳拳於此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人之志當常謙虛不要高亢高宗天資高明傳說恐

其志不遜故告之以遜志高宗可謂敏矣然恐其不常故告之以時敏時敏者無時不敏也如學而時習之無時不習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當其退速敏何在哉既能遜志又能時敏然後其所修者源源而來所謂來非自外來也其學日進如水之至如川之增是之謂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允懷者常常念此而不忘也既曰允懷於茲又曰念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終始典於學典者常也古之為學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顛沛之間念念於學工夫誠不可有所閒斷也有所閒斷不成工夫何則今日為善明日為惡朝而為善暮而為惡則所謂為善者皆莫之見以其為不善者所閒也惟無所閒斷然後其道始積日積則富矣如獲字如來字如積字皆當潛心玩索荀子多說積字如曰積土成山積水成淵真積力久但荀子之所謂積非傳說之所謂積也荀子之所謂積求之外者也觀其以性為惡大本既不明則所謂

積者豈非外乎厥修乃來非自外來也道積於厥躬

非自外積也惟敦學半大凡教人與受者皆只得一

半學記曰敦學相長也教人者必須自用功夫方能

敦他人做亦得其半受教於人則他人所得自是他

人者我何有焉故亦只得一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

修罔覺此兩句即勿忘勿助長之意念終始典於學

勿忘也厥德修罔覺勿助長也苟助之長自外求之

豈能罔覺也哉楊墨之仁義於陵仲子之廉皆助之

長者中無所得故於外面別討一箇道理至於德曰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益進不知其所以然是非助長者所能為也夫至於

厥德修罔覺亦云可矣以此而運一世何慮不足然

傳說之意以為是雖可以無過于今而未必無過於

悠久故必使監於成憲然後能永無愆矣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旁招者不特求之朝廷之上幽隱僻遠之處無往不

詢訪之廣蒐博取以為用是謂旁招後世宰相皆於

此處欠闕見成在面前者便使更不會去搜求若是

見成在面前則又何必宰相也哉傳說告高宗只使



之務學其所以自任又不過求賢蓋君相不必一一親天下事君能務學相能求賢人君盡人君之職分宰相盡宰相之職分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武丁未立之前商道衰微諸侯皆不朝商史記略見之矣高宗一出普天之下翕然皆尊仰之孟子所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也觀高宗恭默思道三年不言既得傳說所以資其補助者深切如此天下安得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而不尊仰然高宗非敢自居舉而歸之傳說之功以爲使天下咸仰我德者皆爾風動之所致也今夫風之爲物其來也無迹其鼓舞萬物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古人治天下使天下皆靡然從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亦猶風行而草偃也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在虞書則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古人治天下須至風動處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

格于皇天

作者興起也舜歌曰元首起哉起卽作也以伊尹賢聖周旋於成湯左右使成湯進德修業常奮發興起而不能自已是之謂作若委靡怠惰而無振起之意豈所謂作也哉孟子言伊尹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以厥后弗及堯舜爲己之恥是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也以一夫不獲爲己之辜是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也故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觀此數句可謂任矣佐佑我之烈祖至感格上帝所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二六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謂惟德動天是也欲識宰相職業當於此處看使其君則爲堯舜之君使其民則爲堯舜之民輔佐人主能感上天如此而宰相之職盡矣三者之不盡豈所謂賢宰相哉三代輔相之職業全在此處觀伊尹平日所期如此其立志之遠大如此宜其功業之偉然也所以太甲不賢寧犯不韙之名而必欲使之至於克終允德蓋未至於此只是不肯任

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觀此可以見高宗之志夫以伊尹期傳說是高宗以

成湯自期也欲傅說與伊尹爲一是欲己之與成湯爲一也必欲與成湯爲一其志之大何如哉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其高宗之謂矣大抵有天下之大志斯有天下之大功人之立志譬猶射之有的也射必至的方可言中人之所志須當自期於聖人高宗以成湯爲的而又使傅說以伊尹爲的高宗真所謂有天下之大志者哉古人立志未有不期至於聖賢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是皆以舜自期也蓋天下事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二七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無可爲之理則固不可以強爲爲聖爲賢皆分內事特不爲爾非不能也古人所以自期於聖人只爲見得這道理破

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

人主非得賢人則誰與其治天下賢者非與聖君亦豈肯苟食其祿自古有志之士不遇明君寧終身飢餓而死決不肯輕食其祿所謂惟賢非后不食也此皆是責傅說之辭其意亦爲爾若不盡心以輔道我則我必有闕德爾亦不肯食我之祿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紹者比隆也成湯有此聖德高宗又相接而與之比隆是之謂紹永綏民者與斯民爲長久無窮之計也觀永之一字足以見三代治道與後世不同後世但只僅了目前古人必欲爲久遠不拔之計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揚注家以爲稱揚其說未盡揚者舉而揚之也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對揚文武之光命說拜稽首對揚王休皆克盡此道豈止稱揚之而已且高宗以至大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二七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至重之責屬之傅說說佩服此言必克盡此道所謂揚也苟君以此命我我廢其命不能舉而行之則豈所謂揚也哉其義甚深

高宗祭祀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高宗祭祀豐於暱薄於遠正當祭之時而有雉雉焉蓋天以此警之注家以爲雉於耳者以其不聽之故此說失之拘要由於廟中無人任其事所以飛雉得入蓋天以此警高宗其意若曰一念簡忽宗廟之禮

必有不備所以野處之物得升鼎耳雉雉之升鼎高宗此心之所致也學者要當以意逆之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祭之明日又從而祭之故謂之彤商曰彤周曰繹一也夫既祭而又祭古人果何意哉蓋誠意不要散故爲是者所以存其誠意於不散也祭義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之明日明發不寐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此意味甚深長雖然是特見於祭祀一事爾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人用心大抵皆然大而治天下亦如此小而一事一物亦如此且治天下雖是治功已成豈可便萌怠忽之心耶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格者至也至道之王也書曰天壽平格又曰格人元龜皆到地底人言古之格王凡事皆歸於正今典祀豐於昵則其事爲不正矣天口日監觀下民皆有常

道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之天民也民自絕其命爾蓋人之生也皆可以壽考皆有長年之道特人自絕之人徒見顏子之天盜蹠之壽遂爲天壽之不存乎人伊川先生嘗言之矣造化之大豈可以一二人論哉洪範九五福一曰壽論語曰仁者壽中庸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則壽考豈不在人乎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以孚命而正其德矣孚者確然可信之命也善者必福惡者必禍明命凜然可畏使民用力於爲善而不敢爲惡是所以使其德歸於正也天命之可信如此而民乃曰天命其如我何其不畏天如此此所以爲無知之下民也賢聖之君則豈可若是哉災異之來必恐懼修省思所以消天譴可也祖己不正指人主言假民以爲喻言小民不知畏天所以爲小民賢聖之君當如之何高宗於是必默有會於心者矣古大臣告君未必皆一一正言直指只是使人主自有會於心孟子告齊宣王託妻子於友而凍餒之士師不能治士而繼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伊尹告太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邦君有一於身國必忘而繼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  
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古大臣告君之法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

此數句是告高宗以爲人主只當理會民事不可只  
理會事神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人主之治天下當略  
於神而詳於民略於神者非固簡略也詳於民事乃  
所以事神也隨季梁所謂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孔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傳曰國  
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皆此理也事神且不可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況豐於昵乎王司敬民此是論人主職事蓋天下  
之民皆天之所生也民是天之所生則皆天之嗣也  
人主果知天下之民皆天之嗣則如之何而可不敬  
古者使民如承大祭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獻民數  
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其敬之也如此蓋知其  
與吾同體非特我天之所生天下之民皆天之所生  
也嗚呼祖己之言何其深切若是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彼其盡以臣事君

之禮殷未有疑周之心到得後來戡黎黎黨紂爲惡  
者周乘勝而伐之故殷始咎周觀始之一字則知前  
乎此殷未嘗疑周也常人見此事亦未必知恐懼祖  
伊殷之忠臣見事勢窮迫其心甚恐奔走而告於受  
此西伯戡黎之所作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

西伯或者以爲文王或者以爲武王謂之武王者蓋  
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必無戡黎之事  
不知詩言既伐崇墉崇墉紂黨紂爲惡者既伐之矣  
黎亦黨紂爲惡者則安得而不伐耶故雖謂之文王  
亦可

契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  
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  
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  
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孥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  
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  
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國之興亡治亂古人每於格人元龜而斷焉武王之  
伐殷也有亂臣十人朕夢協朕卜周公之伐三監也  
民獻有十夫子翼卜陳惟若茲盤庚遷都亦惟及篤  
敬之人恭承民命卜稽曰其如台蓋常人所言亦未  
必是格人者至人也其言無有不當人之所言未必  
無私鬼神之心無一毫之私所以古人舉事與夫占  
國之興亡皆於此乎決今格人元龜皆以爲不吉則  
天之棄我命亦斷可知矣豈是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王淫戲用自絕爾紂日夜荒耽於酒未嘗安寧而食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曰不有康食虞度也淫酗肆虐豈天性所有之事  
乎今而若此則不虞度乎天性矣故曰不虞天性淫  
荒之人所行者皆非常道故曰不迪率典至於民欲  
與皆亡則其危亡可立而待也祖伊以此箴諫於紂  
而紂乃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夫貴賤貧富固是定  
命窮而爲匹夫命當爲匹夫也貴而爲天子命當爲  
天子也謂之非命則不可然只如此說亦不得天之  
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又須知  
此亦是天命始得且如人之壽夭固有定命苟恃吾

有定命而殘生害性之事無所不爲則天雖欲與之  
壽其可得耶尊爲天子誠定命矣苟肆行無忌則天  
下人心皆叛之天雖欲使久居尊位又何得耶紂只  
緣不合認這箇是天命以爲命當爲天子雖無道亦  
弗能奪也不知天命固不可如此論我生不有命在  
天此一句是紂爲惡之根源故祖伊以爲乃罪貫盈  
皆參列於上矣乃能責命於天平殷卽今喪矣凡其  
所爲皆底於成功矣大凡事之成者或善或惡皆謂  
之功必將就是邦受刑戮焉故曰不無戮於爾邦武

聚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勝殷殺紂則果如其言也觀祖伊之言全無君臣  
之分幾於不遜矣然不如此無緣感動所謂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苦切而言之庶幾有可挽回之理此  
可以見忠臣愛國爲君之心雖然祖伊盡言極諫如  
此而紂終不怒東坡以爲後之人君有不如紂者多  
矣其言非不甚善殊不知人主拒諫者固可慮聞諫  
而不喜亦不怒尤爲可憂蓋一時拒諫後恐有悔苦  
言藥之而耳如不聞則無可望矣李德裕丹宸箴曰  
忠雖不忤而善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此古今人

主之大患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天命天之道理也在我者不循道理先自錯亂則天命亦從而錯亂矣父師箕子也少師比干也微子至此而去故作書而誥此二人也前乎此三人者居紂左右其所以諫諭之者蓋無所不用其至矣觀孟子所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知其委曲彌縫凡可以盡其誠者

聖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所不極其至然紂終於不悟終於不可感動故微子作書誥二人而欲去焉夫微子紂之親兄也為國家宗臣捨其君而去此豈得已哉然在微子不得不去何則微子帝乙之元子帝乙之未立也生微子其既為天子也生紂以微子為妾之子而不立於是立紂焉若論道理則統承先王者微子也微子以為商家之亡已不可救矣紂既滅則商家之祀豈不於是而墜乎故不得不去庶幾他日可以承先王之統焉故微子之去非為一身也為先王也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與相為敵讎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其必不能亂正四方也商家賢聖之君前後為最多孟子所謂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書亦言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故曰我祖底遂陳於上言我祖之成功皆陳列

聖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上我今乃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無小無大皆好草竊為姦為宄卿士之所相師者皆非法之事凡有辜罪則藏匿之不可得而獲小民方與爭鬪而為讎蓋自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人之外上自卿士下至小民無一人好了大抵人主天下之本也本既錯亂其下皆錯亂天生民而立君之使之巍巍據九重之上果何為哉蓋欲以治天下之民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本易得為亂為有主之者所以不敢發主既一亂其下何所不至是以自

古有道之朝人主端拱於上朝廷百度莫不修舉則  
天下之臣民亦莫不聽從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也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  
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鼃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  
顛濟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  
沈酗於酒乃罔畏畏佛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  
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  
斂召敵讎不怠罪合於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

絜齋家塾書鈔

卷七

三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

遜

案以上袁氏解  
永樂大典原闕

黎齋家塾書鈔卷八

宋鄭袁 燮和叔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前後之說者多矣或以爲兩處必有一誤或以爲觀兵於十一年要之觀兵者爲是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書中所言如此豈非觀兵之事武王猶庶幾紂知悔也而紂略無悔改之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方且安然而居所謂惟紂罔有悛心乃夷居是也此武王所以有孟津之誓也伐紂雖在十三年然當其觀兵之時伐商之心蓋始於此所以孔子定爲十一年春秋之法也一月戊午此卽十三年之一月孔子書法甚嚴觀書一月便可見不曰正月而曰一月正者正也是時無王不得爲正故不稱正而稱一其嚴如此則十有一年豈得不嚴乎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也古者國君卽位則稱元年雖稟天子正朔而其國自有元年矣有如春秋隱公自有隱公之元

桓公自有桓公之元若使諸侯不得稱元年則春秋之作孔子自當以周之正朔爲本矣何以書魯之年如注家之說以爲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之十一年此卻不然紂在上文王豈有自稱文王之理此特武王卽位之十一年爾如退以示弱之語亦不然是以後世之心度量古聖人之心也其解一月戊午謂十三年正月更與諸侯期而其討紂此卻是泰誓上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孟津河側之地是時猶未渡河次篇則旣渡河紂都于河北渡河則逼近國都矣是時武王尙未爲主故謂諸侯爲友邦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是說人君之職分桀紂之所以失天下爲其不知此道理也湯武之所以征伐爲其知此道理也萬物盈於宇宙之間皆天地



之所生人亦天地間一物爾而惟人最靈大抵稟氣之全者則爲人稟氣之偏者則爲物惟全故明惟偏故昏靈者言其有所知也然至於聰明則又不止於靈人孰不靈雖小夫賤隸所謂靈者固自在然盡得這靈方纔是聰明有此靈而不能盡之豈能至於聰明也惟亶聰明之人方可作元后方可爲民父母蓋吾之德高出乎天下之表所以能父母斯民苟我與眾人等其何以爲民父母乎聰明二字不可不看日視而耳聽此耳目之聰明也此心之聰明亦當如視

聚齋叢書鈔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聽之審然至於爲不義有過失則何異無目之人自投陷阱之中乎此非其本若是也不能盡此靈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人之有此靈猶天之昭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之一勺山之一卷石也然須至於無窮處始得故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有此萌蘖要必能充而盡之故人君之聰

明不可以不養也以堯舜之聖而猶兢兢業業堯舜何爲而兢兢也所以養其聰明也以成湯之聖而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何爲而不邇不殖也懼其昏此聰明也故親近端人正士黜遠讒佞小人不敢有邪思妄念不敢有嗜慾宴逸皆所以養其聰明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以欲與聰明對言有欲則不聰明也蓋有欲則昏安得聰明雖然所謂聰明有小有大一事一物之聰明是察慧也非聰明也且漢宣帝魏明帝非不聰明也宣帝之智何所不知然至於趙蓋韓楊之誅果可謂之聰明乎使其聰明則若此忠直之臣豈可加戮明帝日宴坐朝幽枉必達然至於用刑慘酷天性褊急當其慘酷褊急之時所謂聰明者果安在哉此皆非所謂亶聰明者也亶之爲言信也實也確然能盡得聰明之德故謂之亶桀紂之所以大亂只爲不聰明之故人主不聰不明天下安得治故武王舉此以數紂之罪而湯誓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皆所以言人君之職分也

聚齋叢書鈔 卷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劓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弗敬上天此一句是紂萬病之根源人主居億兆之上其大於君者惟天而已莫大於天而猶不知敬焉則於其他乎何有雖然武王數紂之罪如沈湎冒色

繫齋家塾書鈔 卷八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敢行暴虐焚炙忠良劓剔孕婦之類固其罪之不可逃者至於官人以世亦以爲罪而併數之何哉蓋此事雖若不甚計利害而實有大利害何則只論其世而賢不肖皆不論矣但是父爲此官則子繼之孫又繼之賢乎不賢皆不問也人主治天下至於賢不肖無辨天下將若之何一則是沈湎冒色昏迷而不知一則是怠惰苟且不復加意此其所以爲罪也詳觀武王所以數紂之罪夫紂其初亦豈意至此哉只緣一味沈湎于酒荒淫女色是以昏迷其聰明雖紂亦

有所不自知也今須看許多節次方纔見紂所以不可爲者且如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當時如伐崇乘黎之類皆黨紂爲惡者而征伐加焉紂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懼至於武王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其勢甚迫矣而紂罔有悛心亦且安然而居至於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以宗廟之祭物而敢盜之所以侮其上者亦甚矣而方以爲吾有民有命略不懲戒既是如此其何望乎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人主苟不理會祭祀何以治天下自成湯至於

繫齋家塾書鈔 卷八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試思敬承祭祀此心如何不理會祭祀其心又如何則可見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以臣伐君安得謂之無罪救民水火非有利天下之心又安得謂之有罪武王以爲謂之有罪乎吾不知也謂之無罪乎吾不知也有罪無罪我皆不暇知我惟行吾志而已矣志者吾之本心也古人舉事皆先定其志其志一定順而行之罔敢越焉故武王伐紂

舉此心以伐之也曷敢有越厥志惟湯武之征伐爲然漢高帝以匹夫得天下猶庶幾焉魏晉以下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者反求其本心果若是乎湯武之征伐皆斷之以吾心若心如此而所爲則不然是爲越厥志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武王言吾今日之舉非苟然也吾之所以反覆籌度之者蓋至矣既度其力又度其德又度其義三者皆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八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勝而後可一不備焉便不能成事今受雖有億萬人而人各有心我之三千人皆只一心其形雖眾其實甚寡則力與德勝矣力與德既勝又須當度其義理之如何今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義又所當爲也夫義精微而難明自常人度之以臣伐君謂之不義可也然紂以逆天理之故所以天命誅之今我不奉行天罰則是我逆天理也紂不順天而得罪我不順天其罪將與之均所以伐紂之舉非吾之私意也義所當然也夫伐紂似爲不義而武王乃若是觀之則知

武王之察之也熟矣受之人億萬心周之人惟一心學者須當致思紂何故致得人心如此武王又何故能使人心如此只緣我之心一則人之心亦一我之心不一則人之心亦不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我所爲合於義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自然是一心所爲不合於義則一人謗之一人毀之欲其一心得乎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黎齋家塾書鈔

卷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武王伐紂豈輕易哉蓋有不得已焉爾湯曰慄慄危懼武王曰夙夜祇懼犯天下不韙之名爲此征伐之舉是誠可懼也觀受命文考一句則知伐商者實文王之心也後世以私意小智妄測度聖人遂以湯武之事而每致疑焉其實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易地則皆然武王之伐商卽文王事商之心也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亦取之矣只緣當文王之時紂未甚無道所以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然而武王之伐乃受文考之命爾東坡武王論以爲武王觀兵孟津

而歸紂若改立君武王之待亦若是而已矣其言非不美然而天下豈有此理以臣伐君而尙有北面事其子孫者乎魏晉而下固有避篡弒之名而爲受禪之舉者然其後終不能兩立若是湯武不可伐只是不伐若理所當伐只得革命非吾有利天下之心也理所當然也類者祭天之名宜者祭地之名德與天似謂之類德與地合謂之宜吾今日之舉既是受命文考及祭上帝而又類于上帝矣祭冢土而又宜于冢土矣於是以爾有眾底天之罰蓋天罰所宜加吾特從而致之故謂之底

繫齋蒙塾書鈔 卷八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彌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卽民也民之心卽天之心也天未嘗不矜憐下民今民皆去商而歸周則天心從之矣後世用兵只是一時閒掃除天下之亂古人用兵不止一時所謂永清四海自今以往四海蓋永永清靜以至無窮也時哉弗可失非曰及紂無道乘此時汲汲而取之如功

利者之說晉武取孫皓以爲吳人改立君則難圖矣此是後世之心聖人之心不如此天下事皆自有時理所當爲而爲卽時也理當爲而不爲則謂之失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蓋時之大者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時之小者也然而一道也古之聖人先時不後時時乎未至雖欲爲之不可得時乎已至雖欲不爲亦不可得矣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時也武王大會孟津爲此征伐之眾亦時也觀孟津之誓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武王又未嘗號令與人期約而人心翕然如此則其時豈可失哉時便只是這道理易所謂時義者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居於陋巷亦只是時學者當精講之

繫齋蒙塾書鈔 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羣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紂鄙河北越孟津而北則次于河朔上篇總而告之  
及於友邦冢君中下篇所告特西土爾蓋西土人素  
服吾之號令整齊告其在我者則他人不必告吉人  
凶人相去甚遠吉人是十分好人凶人是十分惡人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紂國刊本

故其爲善也猛爲惡也猛若是不上不下之人爲善  
也無力爲惡也無力惟日不足者言其常覺日之不  
足也吉人勇於爲善惟日不足凶人勇於爲惡亦惟  
日不足紂所謂凶人爲惡亦惟日不足者也觀力行  
二字便是日不足之意便見紂所以不可爲者使紂  
爲惡未至如此之甚則猶可救藥惟其爲惡之力惟  
日不足無可復救者所以不得不爲征伐之舉也使  
紂移其爲惡之力而爲善誰能當之惟天惠民惟辟  
奉天此是說人主職分卽前所謂實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之意也朕夢

協朕卜夢與卜皆善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

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

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夢寐之吉所謂動

乎四體也卜筮之吉所謂見乎蓍龜也蓋聖人與天

爲一所以先知之夢寐之間自有與王之象受有億

兆夷人夷等也皆言是平平底人治亂之謂亂此亦

只是紂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

意前總言三千之眾此只說十人此是武王同心德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紂國刊本

者周公伐三監亦有十夫子翼蓋舉天下大事無此  
等治亂之才如何了得周親微子微仲王子比干之  
徒也紂雖有周親而不能用吾有仁人而能用之此  
商之所以不敵也夫有周親而不能用而所用者乃  
夷人賢者皆不與之同心同德不亡何待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  
朕必往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卽所謂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  
恥之也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  
推而納之溝中伊尹王者之佐其自任者猶如此況  
於武王聖人以其身任天下之重百姓有過皆一人  
之責也今紂在上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民之爲惡  
者蓋眾矣則今豈得而逃其責哉然則武王之伐紂  
也所以脫民於罪戾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武王何爲而知天之滅紂以民心而知之也觀民  
心不歸商而歸周則天命之不歸商而歸周可知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纂要家塾書鈔 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欲觀三代用兵請看數句誅其君而弔其民此三代  
用兵之法也所謂取彼凶殘特誅其爲惡之甚者爾  
後世用兵無罪而死者何限非殲厥渠魁之義也  
勛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鳴  
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用兵天下至難之事也稍不戒謹便致敗辱豈可忽  
哉所以學懷非敵之憂不可無所畏憚一德一心者  
蓋用兵須是心德之一乃可有一人心德之不一三  
軍之士便皆解體觀後世用兵以心德不一而致敗

禍者則聖人必嚴於誓師其慮遠矣紂所以致敗只  
緣心德不一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可見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訶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  
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  
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纂要家塾書鈔 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是將交兵故又從而誓之武王之誓一則是欲明  
吾所以用兵之意一則是欲勉軍士之心其數紂之  
罪則又欲明紂之所以得罪於天不可不伐者也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二字有無窮之意  
欲其勉勉不已也武王之師不是專尙勇敢勇則固  
當勇矣然其心不孜孜則勇特一時而不能繼豈必  
勝之意哉故必戒之以孜孜惟孜孜所以恭行天罰  
祝降時喪祝斷也言天之喪商蓋斷然也湯武之征  
伐以桀紂既斷然得罪於天其喪無疑然後用兵焉

若有一分尙可救豈便敢用兵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爾眾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紂在上嚴刑峻法重賦厚斂所以虐民者多矣故曰乃汝世讐尙迪果毅迪蹈也凡書中言迪皆訓蹈蹈者踐履之謂也若心知其當果毅而不能行何以爲迪看泰誓三篇須當看他次第節目三篇之書至此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八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說賞罰蓋未用兵之時無用賞罰到交兵之際賞罰不可不嚴驅三軍冒矢石之下不有厚賞誰肯向前不有顯戮誰不退避湯之征桀曰予則孛戮汝罔有攸赦亦此意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文王有光顯之德自當誕受天命我今日伐紂而勝則是我文考之力若伐而不勝卻無預我文考事乃

予一人之不善也以武王伐紂安有不勝之理然萬一不勝則是予一人無良汝軍之眾其可不自勉而使吾道無良之責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外又有守衣裝者十人樵子五人汲子五人炊子五人總爲百人三百兩則三萬人也注家只舉步卒之數以爲凡二萬一千人失之矣於三萬人之外又有虎賁三百人所謂如虎如狼如熊如羆直是有力如虎者也此是人主左右之人觀立政所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則其爲左右之人也明矣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八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三軍之眾由中軍之指麾或進或退或左或右皆視中軍而爲之逃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來之也有邦

冢君諸侯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天子六軍故六卿大國三軍故三卿次國二軍則二卿小國一軍則一卿爾亞謂亞於三卿者旅眾也此又亞者之旅也行軍之法卽井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一卒一百人則有爲之長者就十長之中又擇一人爲千夫之長此卽比閭族黨之法而推之爾泰誓上一篇兼告友邦冢君中下二篇只及西土至此則雖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小國之諸侯亦并誓焉蓋陳于牧野兩軍交鋒萬民所係其中有一人不齊心并力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八

卷八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便足以致敗此豈小事哉所以須著都用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此言商王專是淫于女色大抵人心不過昏與明爾清心寡欲則此心常明邇于聲色則此心安得不昏商王旣惟婦言是用故到處皆昏棄肆祀而弗答亦

昏也遺王父母弟而不迪亦昏也所以都下一昏字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古者五尺爲步不過六步便止而齊焉伐刺擊也或四伐或五伐或六伐或七伐止而齊焉所以如此者欲其嚴整故也蓋行列步伍不可少亂少亂便足以致敗古人用兵只是不可敗纔不可敗便是勝也又隊伍中或一人被傷必須一人補之所以須用常常整齊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八

卷八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勛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迓迎擊也言紂之眾有來奔我者勿迎擊之恐勞役我西土之人也斯言一出亦所以使敵人知其奔來者吾善待之其于爾躬有戮觀此一句便可以見周家損益二代處甘誓言予則孥戮汝湯誓亦言孥戮至此乃止戮及其身孥戮者終失之太嚴戮及其身者方纔是固非武王勝于湯也時節到此方纔區處得盡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只此一



事亦可見今觀泰誓二篇牧誓一篇以武王伐商而誓其師者凡四焉此處學者須當仔細看且以武王所言觀之紂之惡可謂貫盈天地之所不容天下人心皆離商而歸周以武王伐之不啻如秋風之掃枯葉高屋之建瓴水甚易爲力也而武王之誓諄諄如此且其言曰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又曰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又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其戒謹恐懼之心至於如此武王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八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豈私憂過計哉於此可以見武王用兵之心驅三軍之眾冒矢石之下此豈易事若以爲易而輕之有簡忽輕易之心便非聖人之心兢兢如臨深履薄此特見於用兵之間爾有一毫簡忽慢易之心如何能致勝紂之所以得罪於天只緣不敬武王恭行天罰苟有不敬之心則與紂一般何以勝紂哉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齋戰疾觀武王之誓師所謂臨事而懼者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無一毫虧欠之謂成武成者言其武功無一毫之虧欠也自秦漢以後用兵者皆不足以言成以漢高祖而尙爲流矢所中幾死烏在其爲成也哉觀其與項羽戰敗者數矣纔敗便不可謂之成武王之始用兵也紂率其旅若林而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更不勞餘力及其旣伐紂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無一人敢有異意而偃武修文歸馬放牛又非務爲窮兵黷武也是果成乎果有虧欠乎古人凡事皆要到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八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處內而正心修身外而治國平天下不至於成不已也如孔子之聖必至於集大成大禹之治水必至於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方謂之成允成功有毫釐不到處非可以爲成矣往伐言其始伐之時也歸獸言其旣歸之事也識記也武成之作所以記武王之政事也注家謂記識商家善教以爲法此亦在其中書言乃反商政政由舊蓋反紂之暴政用商先王之仁政所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皆商先王之舊政武王

舉而行之故謂之記識殷家善教以爲法亦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朔旦月死至初三日生明旁死魄初二日也言其旁  
近死魄之日也越翼日癸巳卽哉生明不曰哉生明  
而以癸巳書者下既有哉生明故上變文作史之法  
也其實武王伐商自正月初三日往伐至四月初三

契齊家塾書鈔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歸于豐實以初三日往而先曰一月壬辰旁死魄  
下始於癸巳書者記識法也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  
復歸于舊都猶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也偃武修文  
之事此特言其略其詳見樂記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天下雖已定武王豈能盡棄兵  
而不復用乎曰武王之爲此也所以安天下反側之  
心也方紂在上不特紂爲惡當時之黨紂爲惡者眾  
矣武王既已誅紂苟猶窮兵而不已焉則人心疑疑  
則禍亂豈有既耶故武王以此示天下使天下曉然

知吾之不復用兵也武王果盡屏而去之哉記曰倒  
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包而藏之一旦有急固可取而  
用之也曰歸馬放牛歸而放之及其欲用固未嘗不  
在也特欲以偃武修文之意示天下惟此意不能自  
明故爲倒載干戈歸馬放牛之事以此意示之爾觀  
其示天下弗服之語則可見矣唐穆宗時蕭俛段文  
昌以兩河底定武不可黷乃偃革尙文謂之銷兵既  
而強盜蜂起召募烏合卒以取敗是皆膠於古人之  
陳言而不深知古人之意也武王之偃武修文非如  
蕭段輩盡銷而去之也

契齊家塾書鈔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邦甸侯衛而不及男采者舉上下以包其中也駿奔  
走執豆籩言其皆來助祭也所謂殷士膚敏裸將於  
京是也焚柴告天望祭山川而大告武成猶所謂至  
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既生魄四月十六日也  
上自庶邦冢君下及百工皆受周之命令前乎此猶  
商家之臣至是皆受周家之命令則爲諸侯者皆爲

周家之諸侯爲百工者皆爲周家之百工矣至於此武功其尙有一毫之不成乎湯武之征伐不道誅其君弔其民蓋彼大無道天下之所不容人民之所不與故奉天命因人心從而伐之旣誅其君矣吾之責盡矣然後復歸于舊都故湯旣黜夏而歸于亳武王旣伐紂而歸于豐豈有一毫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哉自秦漢以後破人之國都便據而有之自立爲天子湯武之征伐曷嘗如此湯歸于亳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湯武王歸于豐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武王今觀武

聖賢家塾書鈔 卷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歸豐之後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王非有命令也非有期約也而天下自翕然戴之以爲君旣是天下自歸吾然後不得已而起因而命令之爾所謂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聖人眞箇是不得已而爲之其征伐也非有意征伐也其爲天子也非有意爲天子也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豈足爲聖人也哉是故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其揆則一蓋同歸於無私心焉爾學者讀書非徒欲以觀聖人之事固將以觀聖人之心

如復歸于亳自商至於豐者此處便可以識得湯武之心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三代之王皆積德而後興商自契而至成湯有天下周自稷而至武王有天下其所積累皆非一日大抵積累而興與匹夫崛起者不同自漢以後皆是崛起

聖賢家塾書鈔 卷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烏有所謂積累之素哉武王言此蓋謂我周家之積德其所由來久矣先王后稷也后稷稱王追王也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詩言玄王桓撥謂契契旣稱王稷安得不稱王周家建邦啓土始于后稷故從而追王之至公劉則克篤前烈至太王則王業於是乎肇基矣觀其去邠之日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人心已歸周觀其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則規模廣大也有王者氣象所以伐商雖是武王而曰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當太王時天命固已有去商歸周之漸矣此所謂肇基王迹也王季勤勞於王家至文王而其功始成強大之邦非國勢強盛兵威振耀不足以致其服從故曰畏其力而德固在其中也小邦則不必說力故以懷其德言非謂待大邦則專以力而無事乎德也文王九十七乃終彼其受命而為諸侯當已五六十而謂之九年何哉或者以為文王受命稱王九年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紂既在上文王安有自稱王之理此俗儒之論理決不然然則

契齊家塾書鈔

卷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曷謂九年蓋方文王之初年紂亦未大無道及其後也天下之心皆去紂而歸文王觀虞芮質成則當時朝覲者謳歌者獄訟者皆不之紂而之文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天下分裂而據有其二哉近紂而迫於其威力者固不得已而從紂其他二分紂之號令已自不行了天下人心莫不歸之文王如是者蓋九年矣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抵聖人之觀天命亦只自人心而占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既歸天命可知今人心皆

去紂而歸文王此所以為文王誕膺天命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大抵聖人之舉事苟無歉於吾心則質之天地鬼神

契齊家塾書鈔

卷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不愧不怍且如後世之用兵者皆只是貪其土地利其人民以為己私爾既有此心卻如何可以對越上帝湯之伐夏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武王之伐商也亦徧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使聖人有一毫私意則如何敢對天地鬼神言之無愧學者觀此可以知湯武用兵果非有富天下之心矣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與夫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且以武王之為是舉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雖庸蜀羌髡微盧彭濮

遐方小國莫不舉至後世用兵有此事乎雖有從者皆只是強迫脅之然亦豈能使華夏蠻貊不率俾獨漢高帝之起北貊燕人來至梟騎助漢猶有古意自時厥後則無有矣耀兵以臨人之國都宜其驚惶失措奔走逃避之不暇而筐厥玄黃以昭我周王之德所謂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後世用兵有此事乎獨漢高帝寬仁大度父老爭持牛酒獻享軍士自此以後則又無矣觀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其士女筐厥玄黃這方是天討方是

聖賢家塾書鈔 卷八

二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師夫人心之服至於如此可謂至矣常人於此誰不有侈然自大之心而武王方且不敢以爲足曰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爲我今告天地神祇而行我若不勝神亦預有辱焉兢兢然若有所不足者詳味此處便可以見聖人之心若有一毫侈然自大之念非聖人之心也此一段與前所言歸馬放牛之事若不相類然此乃武王告羣后之時述其前日用兵之事以爲吾前日所以告天地山川之辭如此而說書者以其不類從而移易焉失之矣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自無作神羞以上是述當時告天地山川之辭自此以下是記當時用兵之事陳于商郊在國都之外也武王陳兵于商郊受帥如林之旅來牧野會戰無有與武王敵者反倒戈自攻其後孟子所謂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帥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紂之眾視紂如仇讐

聖賢家塾書鈔 卷八

二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視武王如父母天下豈有帥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乎此其所以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也此其所以血流漂杵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若是三代用兵斷無此事但此書所言非武王之師攻紂乃紂之眾自倒戈而致此也孟子之意深恐人把作武王看了所以如此說若把作武王看則此書斷不可信既是紂之眾自倒戈以攻則確然可信也夫用兵以征伐而能使敵人自攻眞王者之師哉武

王誓師之辭曰受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人三千  
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紂帥如林之旅可謂眾矣然眼前雖看  
見如此之眾其實人各有心既是心腹腎腸各自不  
同卻如何可用學者須當看武王何故能使天下爲  
一心紂何故致得人各有心此無他只緣武王做得  
是紂做得不是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吾之所爲合於  
理義則感得天下理義之心可使之爲一在我者無  
理無義而何以一天下之心哉此處當精思武王先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觀兵之舉後復與紂戰而曰一戎衣天下大定者  
蓋其時雖觀兵實未嘗用後方與紂戰于牧野此所  
以謂一戎衣也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閭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專性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既伐商初未嘗自爲政事但只去紂之政反而  
復歸商先王之善政而已蓋商先王之政即堯舜之

政也紂悖而違之武王反而復之夫何求哉自釋箕  
子囚以下所謂商之舊政不過如此賢者所當尊用  
紂或囚之或殺之或棄之武王則釋其囚封其墓武  
其閭貨財所當與天下共者紂斂而藏之以奉一己  
武王則散之發之皆所以反商政而由其舊也散財  
發粟之事當時固嘗散發矣然則散發止及其近者  
何以及遠當時必是於租賦蠲除了蠲除租賦固所  
以予之也觀大賚於四海一句可見若是只散發得  
國都之內如何能賚四海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百

契齋家塾書鈔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七十里五十里三者封國之制也建官惟賢位事  
惟能卽孟子所謂尊賢使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周  
禮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古  
者賢能嚴其辨蓋天下賢有德之人未必能辦事而  
才能足以集大事者又未必皆有德所以古人兩者  
兼用未嘗偏廢焉後世人才難得皆此處錯了只求  
其正當而有才能者未必用或只取其才能而正當  
者又棄而不錄皆失之矣五教卽君臣父子夫婦朋  
友兄弟所以爲人以其有是倫也人倫一日不明則

與禽獸無異所以武王重之食與喪祭亦其所重者也民以食爲命喪以謹終祭以追遠烏可不重大抵天下之所輕重視朝廷如何朝廷以爲重則天下亦以爲重朝廷以爲輕則天下亦以爲輕惇信者凡朝廷政令之類皆欲其有信故須當厚之義是正當道理凡事豈可不合道理吾能使之皆合道理顯然昭著於天下民皆目擊心喻是之謂明有德者雖未必能有功然朝廷倚以爲重故當尊崇之有功者則隨其大小而報答之此皆是商政武王尊而勿易所以

繫齋家塾書鈔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垂衣拱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大治也今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須思量何故能如此觀垂拱而天下治又須思量何故能如此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後世用兵帥其人民驅之鋒鏑之下皆是出於勉強安有敵國之人自倒戈以相攻者乎後世治天下者勞其筋骨役其心智猶日不給況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乎然古人所以如此亦非有他術只如釋箕子囚以下苟能行此則天下自然歸於治豈復勞餘力尊禮賢者散發財粟布於九服之內者皆賢諸侯

列於百執事者皆有才有德而又重民五教與食喪祭信義則惇明之功德則崇報之天下雖欲不治得乎學者讀此可以觀武王之初政矣後世人主誠能力行此道天下亦何患不治堯舜之恭己正南面無爲而天下治亦不過此理而已矣

繫齋家塾書鈔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繫齋家塾書鈔卷八

宋鄭袁 燮和叔撰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觀孟子聞誅一夫紂之言武王之殺受也明矣湯武之征伐只是誅其君而弔其民武王既殺受而復立受之子蓋受得罪於民所以誅之非吾貪其土地利其人民則復立其子而自歸於國都何敢遂以為己有哉及武王既還天下之心自不能捨武王爾以箕子歸歸於豐也注家以為歸於鎬京疑未必然蓋當武王初定天下時猶未有鎬京也

絜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十有三祀武王之十三年也惟十有三年武王伐殷既殺受立武庚故以箕子歸而訪洪範焉商曰祀周曰年今此以祀書者蓋此書箕子之所作也箕子之所作則猶商書也故從其本稱也曰十三者記武王之十三年曰祀者記商家之所稱也此一句蓋兼商

周而言謂純於商則天命已墜矣純於周則此書固

箕子之書箕子未嘗臣周也純於商固不可純於周

亦不可曰十有三祀兼商周而言其意深矣此事甚

重武王不敢輕問故謂之王乃言曰箕子不敢輕答

故謂之箕子乃言曰乃之一字慎重之意也武王謂

人稟天地英靈之氣獨超於萬物此蓋冥冥之中陰

有以升之也隲之為言升也獸聚則爭今人羣居族

處歡欣和協常理秩然而不至於亂此必有所以然

者韓昌黎所謂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

絜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內強之食

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

寧可不知所自邪其所謂自即其所以然者也武王

謂我察乎人之羣居而不至於亂而不知其所以叙

者何自而然武王亦可謂善問矣此理未嘗不在天

下常人懵而不察武王獨能察焉思而疑疑而問斯

所以為聖人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洪水之害只緣河水泛濫而爲龍門壺口所阻所以衝蕩而不可制鯀不殺水之勢乃爲之隄防以阻遏之不知水勢之橫豈隄防之所能障哉故謂之陘洪水鯀所以九載績用弗成專是一陘字天一生水水既不得其道則五行皆汨亂矣天於是震怒不以洪範九疇畀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然以帝堯在上彝倫何至於斁而箕子之言若此何哉蓋嘗觀孟子而後知箕子之言不爲過也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以是始舉舜敷治益烈山澤而焚之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然後天下方治平由此觀之則知方堯舜之時亦未是大治時節彝倫真箇是斁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舜固以此爲憂矣至大禹嗣興天乃以九疇錫之而彝倫攸敘焉且天又未嘗諄諄然命之何以知其錫禹又何以知其不畀於鯀蓋嘗觀孔子之論曰鳳鳥不

繫齋家塾書鈔 卷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周家之不復興也孔子

以河圖不出而知周之不復興則知天下將治必有禎祥鯀不能治水之性汨陳五行而洛書不出所以彝倫斁禹行其所無事洛書出焉此便是天錫之此彝倫之所以叙也龍負圖龜負書從古有是說蓋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九此蓋興隆之兆也而世儒多不之信是殆不然只觀孔子歎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易言河出圖洛出書則豈容不信耶魏時亦有石出於水中而具二十八宿與八卦之文當時以爲嘉瑞是知天下將治必復解出但眾人不知識聖人獨能識爾八卦虛中九疇建中所謂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也且夫彝倫攸敘不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五典秩然不亂吉凶軍實嘉五禮整然有倫便是彝倫之所叙武王豈不知此而發爲是問者蓋武王深思其故必有所以然大抵聖人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見淺聖人之見深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深味攸之一字蓋窮其所以然之故也箕子具列九疇蓋答武王攸敘之問言彝倫之

繫齋家塾書鈔 卷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敘由洛書之出也大抵我之所為順乎天理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我之心即天之心所以天亦畀之我之所為不循乎自然之理則我之心非天之心矣此天所以不畀洪範九疇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九疇其初不過有其數便如八卦其初只是許多畫

繫齋家塾書鈔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因數以知其義知其義而遂有其文自初一日五行以下蓋九疇之義也故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天何嘗有言哉然而聖人之心即天之心故其言即天之訓也九疇以五行爲首者五行萬物之祖也天下萬事孰能逃此五行只如人日用之間亦無這金木水火土不得特人由之而不知爾以其周流而不息故謂之行且如東屬木西屬金南屬火北屬水土分旺四季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東

南陽也西北陰也所謂五行不出於陰陽二字總而

爲陰陽散而爲五行一陰一陽之爲道陰陽合而道存乎其中矣天下萬事孰有外於陰陽者乎此五行之所以首於九疇也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人之五事亦本於五行貌木也言金也視火也聽水也思土也具是五行所以有此貌言視聽思故曰人也者五行之秀氣也鍾五行之秀氣所以爲人不然此身且無有況於他乎五事言用者蓋人皆有此五事而未嘗用用之爲言舉而用之也敬用者能敬而

繫齋家塾書鈔

卷九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能用也貌能敬則恭言能敬則無口過視聽能敬則不至於非理思能敬則不至於邪思妄念故以敬爲主學者欲識敬字請觀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言想像臨深履冰之時此心何如哉吾知其無一毫之雜也此即伊川之所謂主一者是也苟能持是心而不散五事其有不能用者乎八政以食爲首衣食不足奚暇治禮義故曰農用八政先治農事而後可以用八政也五事所以修其身八政所以見於治能修身而後可以立政矣人事既盡而後

可以合於天和同天人之際故次四曰協用五紀協者合也和也言其與天和合而無間也五行爲萬物之祖故居其一皇極所以統攝九疇故居其中皇大也極中也惟大而後能中指一室而言則有一室之中居於室之側中安在哉故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指其中而後大可有建者立也昭然揭此道於上使天下皆取中焉故爲謂之建己不自立何以立人又者治也出而治天下須當有此三德正直剛柔隨時而用皇極者其體也三德者其用也至於沈潛剛克

契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明柔克則亦歸於中而已矣自敬用五事至又用三德如此可謂盡矣然人不能無疑有疑焉必詢之於人稽之於卜筮欲稽疑須是吾之此心昭然至明然後能斷然無疑故曰明用稽疑又須考之徵驗大抵天地人一理在人有人此事則在天有此徵故考之休咎以觀吾之得失念者念念在此而不忘毋使至於咎徵之見也嚮慕也嚮此而去則五福會焉威畏也畏之而不敢犯則六極遠焉大抵福極則在人向背如何向則得之背則不得也譬如適燕者必北適

越者必南苟迷其途不順所向而往焉豈能幸而致哉次八次九二疇皆是說效驗處八疇皆言用而五行不言者五行所以用是八疇者也古人於五行甚重啓興有扈之師數其罪曰威侮五行謂不知以此爲重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五行之德也水之所以爲水以其能潤下也火之所以爲火以其能炎上也其他皆然潤下以灌溉言

契齋家塾書鈔 卷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炎上以熟物言或曲或直所以成木從革者所謂惟治者之所鑄革變革也五行皆定言之獨土以稼穡言者土之功甚大不止於稼穡爰於也於稼穡而見而土之德固不盡於此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五行之發於五味者也因其潤下所以作出鹹大抵物之下者則其味自然鹹今河海之水可見也因其曲直而有其實因其實而其味酸此曲直之所以作酸也凡木之味其初皆酸夫五行與五味若判然

不同而箕子之言於此者蓋明夫五行之生養斯人若斯之大也人非五味何以生養特人由之而不知爾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人之生也先具是貌漸長而能言能視能聽又長而能思五事本於五行而其敘與五行不同者自人生言之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五事之德也莊敬之謂恭不恭非貌也順理之謂

契齋家塾書鈔 卷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不從非言也視貴乎明聽貴乎聰聰明則是非邪正瞭然不惑不聰不明於視聽乎何有睿通也心無邪思而理無不通是之謂睿思而不睿不可以為思矣管子曰思之又思之思之不得鬼神猶將通之非鬼神之通也精誠之極也此語甚佳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所為作者非有意為之蓋自然而然貌恭則自然莊肅儼然有可畏者言從則自然辨治內足以治己外亦足以治人明則自然知人故作哲聰則自然詳審

是非故作謀若夫睿則無不通也無所不通非聖而何學者觀睿作聖一句可以知夫聖人之道不遠於我矣且人之生也孰不具是五事能從事於此而後聖人可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豈欺我哉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人之有五事此其形也然惟聖人能朝夕從事焉故謂之踐如貌則必恭言則必從視聽則必聰明思則必睿此所謂踐形也書之所謂事即孟子之所謂踐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契齋家塾書鈔 卷九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政者國家之大事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大抵小者事也大者政也學者欲識國家之大政請觀此一疇是謂之政而其目有八詳味是八者而後知古人之所謂政者蓋如此民以食為天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一曰食舜咨十二牧亦首言食哉惟時要須使天下之食沛然有餘如孟子所謂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到此方是為國家古人於民食甚重只觀以此

爲首便可見紀綱法度豈不是政然不先於彼而先於此者食之不足雖有紀綱法度亦無所設也其間經畫區處條目固非一端此之所言特舉其大綱爾民食既足然貨賄不通亦無以相資故次以貨如金銀如布帛皆貨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有無既通然後烝民始得粒食貨亦豈非急務哉食足貨通人事備矣於是理會祭祀自國家言之則天神地祇自民間言之則各祭其先與戶竈之類大抵讀書只以古人言語可疑者從而致思則自然見得且如八

政其三何故便說此蓋祭祀乃人心之所敬者也既  
是人心之所敬則豈可以爲緩哉司空執度地居  
民山川沮澤其在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則居民者司空之職也蓋食足貨通又須要他各安  
其居區處經畫使之是當使之穩便使之各得其地  
利居民之職然也古者居民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士  
農工商未嘗雜處室廬小大必有其制死徙無出鄉  
則有遷徙者亦必以告其上也豈如後世混然雜處  
高卑小大任其所爲遷徙移易任其自東自西也哉

食貨既通矣居處既安矣然後設司徒之官以教之  
蓋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豈可少緩哉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特言其大者爾其所以教  
者固非一端也只觀周禮大司徒之職六鄉六遂其  
閒事事皆備無非教也只以讀法一事觀之其所以  
諄諄誨爾民者何如其深切哉國家法常常宣布於  
民間使之皆曉然有見於中如此民安得不入於善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從而振德之熟味此處聖人深切教民之意可見矣  
雖然聖人教民固甚委曲然教有所不行於是乎不  
可無刑故六曰司寇未嘗教而先之以刑固不可也  
教之不率而刑罰加焉則刑之者固所以教之也蓋  
使之有所聳動有所畏慕俾天下之民人人有土君  
子之行而無放僻邪侈之心者爲有司寇之官以警  
之也賓者賓客也自國言之則諸侯朝聘燕饗自民  
閒言之則親戚朋友之相往來人道之所以相親上  
下之所以相敬爲其有此此亦天下之大事故七曰

賓師師旅也或者以爲師以道得民之師蓋古者兵刑一道既有司寇則兵固在其中矣是不然司寇掌刑司馬掌兵各有其職師卽大司馬之職也若以爲兵刑一道則聖人設官有司寇足矣而何以司馬爲哉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師旅之設所以衛國家征不庭者此豈小事然序於八政之末何哉蓋其次序當然也聖人之治天下先之以教教之不從然後以刑加之刑之不服然後以師旅討之姦慝暴亂不過只是刑必有大罪然後始興師至於興師是豈得已

聖齋家塾書鈔 卷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故序之於後者明其非所當先也非曰事之小而後之也學者讀書不過欲識頭項然後觸類而長而在我者日積矣且如讀三八政一疇便知得古人之所謂政元來如此此所貴乎學問也只以食貨言之古人理會天下之食貨後世所理會不過只是國家之財賦蓋古人以公天下爲心後世不過私其在我此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歲星也月一月一週天日一歲一週天星二十八

宿也辰十二辰也此其在天者曆數以步占之此其在人者紀之爲言紀綱也言此五者天之紀綱也歲月日星辰雖天之自然然無曆數步占之亦不得故曰協用五紀協之爲言合也天人合而後五紀成也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正是此意學者欲知五紀之不可忽只以堯典一篇及月令一書觀之便可見其間一歲之所爲國家之政教民事之纖悉皆因乎天時如之何而可忽也

聖齋家塾書鈔 卷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者大也極者中也惟大而後可以求中倚於一偏一曲中安在哉其道中故其數中而其位亦居中而貫上下焉是中也人皆有之今夫愚鄙小人有事於此毫釐之過毫釐之不及彼皆知之或輕或重或是或非彼皆知之所以知之者誰歟爲其有是心也是心也卽所謂中也故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是知人皆有是中也但人雖有是中而所以昭然揭之於上俾天下皆取中者則

有賴於人君焉故民之衷雖降自天而若有常性克  
綏厥猷者人君也人雖爲萬物之靈而作民父母者  
乃聰明之元后也所謂建其有極建立也君不建極  
天下何所取則君建極於上則福皆會焉是福也非  
自外至也所謂自求多福也大抵人苟爲善自然是  
享福蓋不妄用則富之福得矣不傷生則壽之福得  
矣胸中泰然非康寧而何所好者德也非攸好德而  
何死必得其正非考終命而何考終命非特是有壽  
世固有壽考而死非其道者非可以言考終命也故

繫齋蒙齋鈔 卷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善而得福理所灼然雖其間有參差然大體無有  
不獲福者回之天蹠之壽特一二事爾造化之大豈  
可以一二事論哉君建極於上而有以集福於上天  
下皆歸於中而亦全是五福焉是誰與之也君與之  
也故曰用敷錫厥庶民福本不可以錫人然自人君  
建中以爲民之儀表天下皆爲中道之歸而皆獲享  
其福則福固可以錫人矣唐虞之世黎民於變時雍  
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滿天下皆歸於中道  
此無他君建極於上而有以立其本爾錫者上下之

通稱君以福錫民民皆保有此極罔敢失墜用是以  
報答其君民有以報其上亦錫也故曰錫汝保極淫  
朋比德皆是人私僻之心至於舉天下無有淫朋比  
德之人皆人君作極之驗也學者觀皇極一篇須看  
他未嘗說皇極底道理而首論君民者何故正以不  
如是不足以爲皇極惟其貫上下而無間斯其所以  
爲皇極也蓋天下之道惟其可以通行而無礙者方  
是道不足以行於天下非道也苟在我自以爲是而  
施之於人則拂烏在其爲皇極哉蓋皇極之道無不  
可以通行於天下不可以通行於天下是必在我者  
未盡也倚於偏曲而未至於大中也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所謂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卽皇建其有極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卽敷  
錫厥庶民錫汝保極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所謂天下之大本卽皇建其  
有極所謂天下之達道卽敷錫厥庶民錫汝保極也  
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以  
是中而建之用通行於天下故謂之達道謂之中庸

繫齋蒙齋鈔 卷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達者通也庸者用也信哉大中之道貫君民而無二  
理也嗚呼不如是何以為皇極乎箕子首及乎居民  
之論蓋以是為可發明皇極之道而已矣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案袁氏此  
節解永樂  
大典  
原屬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猷謀猷也為能為也守操守也庶民之中有此等人  
人君皆當念之念者念念不忘之謂念之則能用之  
矣後世士大夫之賢者人主猶未必能念而皇極之

聖賢書鈔 卷九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念及於庶民之微凡天下毫髮絲粟之才上之人  
無有不知知之無有不念者斯其所以為極治之世  
也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觀此一句所謂錫福者  
孰大焉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雖未能合乎中道而未嘗有過似此等人當以恢洪  
之量而兼容並受之川澤納汚山藪藏疾人主為天  
下豈可無江海之量以兼受天下哉方其受之必當

康而顏色蓋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  
能康而色則人皆將畏懼而不敢與我親矣凡人心  
所存不掩於顏色之間顏色之未和必存於中者有  
忿戾之心也彼言所存在於德我便當錫之福所謂  
錫之福卻不但是庸以車服錫以爵位能容納之誘  
進之即所謂錫之福也既能大其度量以受之又  
能  
和其顏色以接之而所好在德吾則錫之以福夫如  
是前日未協於極之人今皆歸大中之道故曰時人  
斯其惟皇之極

聖賢書鈔 卷九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虐熒獨而畏高明

凡人之患易得因其在人者而轉移其在我者且如  
熒獨之與高明均是人也而人之見熒獨者必慢虐  
之見高明者必畏憚之是為外物所轉也若論道理  
公卿大夫吾所當敬卑因無聊之人亦吾所不可忽  
者而安可因其在彼而轉移其在我者哉為彼所轉  
則在我者已不定矣這便是我之私意便是我之偏  
處既失之偏烏在其為皇極也哉此事以心體之自  
可見因其勢位崇高而畏之因其卑因熒獨而虐之



只是論其外而都不顧是非反之於心其果合於理乎既不合於理非私心而何非偏曲而何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卽是此意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言有能有爲而繼之以使羞其行是則所謂有能有爲者非區區小有才者也必有德行操履過人者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而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顓頊氏有才子八人而所謂才者曰忠肅恭儉宣慈惠和古人之才非後世之才也有能有爲

繫齋家塾書鈔

卷九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又德行可取則其才非止於足以辦一事效一職而已進是以用之邦家將日進於昌大故曰而邦其昌昌之爲言亦非治效僅見於目前而已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富之爲言多也穀之爲言實也正人既富而又有確然可用之實人君必當使之相好焉好者親愛之謂也古之人主其與天下之賢者直是相親相愛之謂臣哉鄰哉是也正人而不能與之相好反入於罪戾

矣蓋人主纔不與之相好則小人得以譖之而賢者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蒙被惡名放廢田野如後漢之黨錮非時人斯其辜乎後世忠臣良士人主不能親用而反使入於罪戾者蓋不可勝數矣至於無好德之人汝卻錫之以福卻是作汝用咎也夫皇極之主

要當兼容並受雖非賢人君子亦當包含容養之豈可有所決擇而今也無好德之人錫之以福則反以爲作汝用咎何哉蓋天下事只觀其理之是非賢者則當用不賢者當去順理而行何嘗不廣大懼其不廣大也而無別於賢否莫不兼容之這便是私心既有私心烏在其爲廣大烏在其爲皇極也哉然則皇極之道非泛然無所決擇之謂也

繫齋家塾書鈔

卷九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此是古人指示人以皇極之道最深切處蓋所謂皇極者非在乎他求能去其爲皇極之害者斯已矣能去其不善則其所謂善者自存初無待乎外求也孟

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蓋只這箇便是道無偏無陂便能遵王之義無有作好便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便能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卽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卽平平無反無側王道卽正直去其害而其善者見成在此君子之論皇極何如是之精微也哉反復言之不過歌詠皇極之道而已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舉天下之人無智愚無賢不肖皆有此極舉天下事

繫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物物無小大無精粗無本末皆有此極極滿天下要當有以會之然後能歸於一如諸侯之朝會天子如百川之會於海是之謂會人主不能會其有極則是天下各自有這中豈能使之歸於一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洛書之出因天地有此自然之數聖人因其數而明其義焉以我胸中之所欲言發而爲九疇聖人亦自

不知其所以然也此雖聖人作之而實本於天故曰於帝其訓蓋天有此理聖人有此言是言也卽天之言也非人以私意爲之也這箇自著不得一毫私意凡厥庶民因極之敷言而能加力行之功則與人主輝光皆相接故曰以近接天子之光人主能使庶民皆近天子之光所謂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者孰大於是曰之爲言非庶民之言也蓋所以發明聖人莫大之德也這箇光人人皆有之無以蔽之則其光斯著如日月焉不爲雲霧所蔽則自然有光如明鑑焉不爲塵垢所蔽則自然有光人能去其所以爲皇極之害者無有偏黨好惡之私則輝光發越豈自外至哉學者讀皇極一篇須看他常說庶民便見皇極之道所以貫通上下處蓋通上下只是一箇道理有猷有爲有守此是已有成底人人君當念念不忘思所以用之不協極不罹咎此是未有成底人人君亦當大其度量而受之蓋天生賢俊固欲人主用之以治天下所謂代天司牧無急於此者不能念不能受則人材無所歸必至於奔放四出其患害有未易言者只

繫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後世觀之如戰國之世上之人無有任其容養收拾之責者所以天下材智之士皆奔赴於四公子之門食客動至數千人唐末五代之亂亦緣無能用者是以皆隱於釋老之學以是知人材無所歸其害至此此皇極之主所以收拾天下之材不敢或有遺也皇極一篇學者所當潛心只看他八疇居於終始而皇極獨位於中何所不統如都邑居天下之中四方諸侯皆朝會於此天下舟車皆輻輳於此皇極居於中而天下之義理會焉所謂會其有極是也作民父

黎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母不是易事能作民父母者舍唐虞三代無有盡此者矣使天下皆不失此性皆爲大中至正之歸如此方是作民父母觀表記所言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父母矣其於夏商周皆有所不足而謂後世不可及者獨歸諸虞舜則能盡此道者豈不甚難矣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

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有皇極之道出而見之於治則有是三德三德卽皇極也一曰正直卽所謂王道正直也克勝也時乎平康則用正直之道以治之時乎彊弗友則剛不得不勝時乎變友則柔不得不勝所謂彊弗友剛克豈全無柔哉特用剛稍勝柔固在其中所謂變友柔克豈全無剛哉特用柔稍勝剛固在其中也此是論治人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是論治己我之資質沈潛則當以剛勝之沈潛而不剛將流爲委靡矣我之資質

黎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明則當以柔勝之高明而不柔將流爲高亢矣夫其治天下也彊弗友則用剛而治己也沈潛則勝之以剛治天下也變友則用柔而治己也高明則勝之以柔宜若相反而其理一爾此聖人變通之妙也因說剛柔故論及君臣之道大抵君天道也臣地道也天道貴乎剛地道貴乎柔惟陽剛者人君之道故威福玉食人君皆專之惟陰柔者人臣之道故威福玉食臣下皆無所預大抵爲君當知君道爲臣當知臣道君而不剛失其所以爲君臣而不柔失其所以

為臣自古彊臣擅命僭竊威福皆在上無陽剛之德故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聖賢家說書鈔 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讀稽疑一篇須當知天下事不能無所疑有所疑不可無所稽考易言以斷天下之疑蓋疑慮不決蘊蓄於中而無所稽考既欲為又欲不為則事終無由而立事既不立其害豈小故必稽之於人神然後能剖判得我之所疑後世舉事者其始亦不能無所疑也然無所稽考卒之當為者不為不當為者乃為之當為而不為則失事機不當為而為之則失人心且如

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商鞅之變法苻堅之伐晉似此之類其始之不從者亦多矣然數君者皆斷以己意而必要欲為故終於致敗亂者有之湯武之征伐盤庚之遷都成王之伐三監其初天下不免於疑但聖人稽考得是所以事皆有成後世舉事多要說無可疑者此大計利害聖人之心不然天下事固有不可疑者然亦豈能皆無所疑纔說道無可疑便不是兢業便不是聖人之心所謂聖人者無他只一箇不住這便是聖人朝夕勉勉常自見其不足而安敢以

聖賢家說書鈔 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無所疑也稽考固不止於卜筮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豈止卜筮哉然以卜筮為首者蓋人猶有私慮至卜筮則純乎天矣夫龜之與蓍草其初皆物之至靈者故雖至枯骨朽草而所謂靈者自不可泯沒此卜筮之法所以有取於此也卜筮非易事苟非其人何以交於神明故須擇建立卜筮人只觀周禮掌卜一官其事甚重必其人之至誠純一無邪思妄念者然後與神明為一而可以交乎神明苟胸中紛然在我者與神明已有間矣而何以卜筮哉兩

霽蒙驛克此五者見之於卜者也曰貞曰悔此二者見之於筮者也所謂卜五占用二也忒差忒也一畫之差則一卦必有變要須能推衍之人時人者指上文言也雨霽蒙驛克貞悔是七者極未易識而差忒者亦未易推衍必能於此而後可以作卜筮故曰時人深味時人二字其人當如何哉有一毫之邪思妄念有一毫之不純不粹則不可以作卜筮矣古者卜筮皆用三人乃卜三龜是也是三人者雖皆賢人其言雖皆可聽然善當從眾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契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同二字不可輕看內而在已外而在人幽而至於鬼神無有不合者焉是謂大同唐虞三代之所為極盛蓋以此也夫至於無所不合則其心如何發之於身自然康寧施及子孫自然逢吉蓋吉不足以盡之矣其下猶有不從者矣則以吉言之大抵稽疑以下筮為主故人雖逆而龜筮皆從無害其為吉龜筮之中有一逆焉作內雖吉作外則凶若龜筮共違於人靜則猶可動則凶矣雖然謀及乃心而復謀及卿士庶民而後謀及卜筮則雖以下筮為主而尤必當先

斷自己也已志不定何以卜筮舜曰官占惟先蔽志  
昆命於元龜斯蓋萬世卜筮之法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契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庶徵一疇是以前在天者徵其在人者一歲之中五者皆來備無有欠闕而又各有次序則庶草蕃庶矣所謂敘者如夏而燠冬而寒春而雨秋而風所謂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是也五者來備而又有其序此和之至也故庶草無有不蕃庶者蓋天地間只是一氣在我者有至和之氣則足以感至和之氣言庶草蕃庶是天下人民無有不得其所者矣山川草木鳥獸

魚鼈無有不遂其性者矣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萬物豈二氣也哉則極備  
者言其過甚也極無者言其不至也此皆失其敘故  
二者皆凶天地氤氳之氣釀而成兩人方其儼然莊  
肅精神收斂有似乎天氣醞釀之時故時雨順之又  
治也辨治之謂又凡事皆辨治正由天地開霽日月  
烜赫之時故時暘順之哲近乎又煥亦近乎暘然其  
間自有不同大抵柔暗一向皆屬陰明哲一向皆屬  
陽纔是明哲自然時煥順之人之謀慮必須深沈猶  
寒氣擊斂故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聖無所不通風亦  
無所不通聖則化而無迹風亦無迹故君能聖則時  
風順之至於爲人輕狂猶久雨之漂蕩故常雨應之  
凡事僭忒猶亢陽之可畏故常暘應之耽於逸豫柔  
懦不立則常煥應之躁暴傷急則常寒應之昏暗蒙  
昧如大風不已天地爲之昏暗故常風應之詩所謂  
終風且曠是也觀成王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蒙恆  
風若豈不甚昭然其可驗也哉大抵天地人只是一  
箇道理今人隔於葦爾之形骸遂見我與天地不相

似不知本只是一理肅又哲謀聖卽雨暘寒煥風雨  
暘寒煥風卽肅又哲謀聖在我者卽在天者在天者  
卽在我者但在人則謂之肅又哲謀聖在天則謂之  
雨暘寒煥風其實一也學者須深知天地萬物本是  
一體始爲得也王省惟歲以下亦是庶徵在天者與  
在人者元只一般非庶徵乎後世見其與上不類遂  
移而附於五紀此甚不然不知亦只庶徵也王省惟  
歲猶一歲之統四時也卿士惟月猶一月之統三十  
日師尹惟日猶一日之統十二辰也此其一定之序  
不可易者君則爲君臣則爲臣大者則爲大小者則  
爲小是謂無易唐虞三代天下所以大治只爲盡得  
歲月日時無易一句大抵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大臣  
有大臣之職小臣有小臣之職君而爲臣之事不可  
也大臣而爲小臣之事不可也後世此處皆顛倒錯  
亂以唐太宗之英主而兼行將相事豈君道乎賈誼  
言於漢文帝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聞以爲大  
故則是大臣而爲小臣之事者天地間之氣不過逆  
與順而已尊卑上下秩然有序則爲順其分一易則

爲逆順氣成象則百穀用成逆氣成象則百穀用不成天下治平之時則賢者皆出而爲國家用故俊民用章不然則賢者皆隱伏而不出故俊民用微庶民衆多以其衆多言之故曰星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從古有是說此亦只是氣類相感月行至箕星躔度與箕星氣類相感故風月行至畢星躔度與畢星氣類相感故雨日月運行以成歲功月從星之所好猶卿士輔王之成治必當成人之所欲也夫月豈規規於從星而卿士亦豈可有意於從

聚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欲哉氣類相感風雨應之卿士從民欲亦只視其理之當如何爾自王省惟歲以下上面當看歲月日時無易一句下面當看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句這兩句是綱領處箕子以庶徵一疇之後而丁寧從星之言其意深矣卿士王朝之大臣亦當朝夕開導人主使主從民欲可也此皆是說庶徵在天者如此而在我者不然豈所以爲徵驗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洪範次八次九二疇皆是說效驗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自五行以下順是則爲五福人不可以不響反是則爲六極人不可以不畏嚮之則得是五福矣畏之則不入於六極矣後世人多要說天命以爲貴賤貧富壽夭皆是定命存焉不知天命豈易言也哉天命固不可謂之無然亦只在人如何人事苟盡則命雖當貧賤亦有可轉移之理人事不盡命雖當富壽亦有不與命相應者學者但當自做工夫不可只言天

聚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人生於世亦須能全是五福享是五福乃可但只富壽而不康寧富壽康寧皆備而不好德不考終命非可以言全也凶短折則與壽相反矣貧則與富相反矣惡者爲人凶德也弱者爲人柔弱也惡者不能爲善弱者爲善無力故皆在於六極焉五福不言貴貴在外者也非人力所能爲也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八卦生於太極則九疇亦生於太極也所以八疇居外而皇極獨居其中八疇皆

以數言而皇極獨不以數言蓋滿天下專事物物無  
非是皇極何可以數言哉便是九疇亦只是這箇道  
理皇極九疇之主也五行非此何以周流於天下五  
事非此何以各得其則入政五紀以下皆此道也故  
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敘九疇哉

繫齋家塾書鈔

卷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繫齋家塾書鈔卷九



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

宋鄞袁 燮和叔撰

西戎之國也旅庭實旅百也言西戎之國來貢庭實旅百之中有葵也書言西旅底貢厥葵而孔子序書筆之曰獻蓋所謂貢者如禹貢所言貢賦皆服食器用有用之物葵豈用物乎非用物而貢之是遠夷以此媚中國也故聖人易貢為獻其意深矣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服食器用之物此人生日用所不可闕者故諸侯所貢于天子者惟此王乃分之異姓之邦昭吾德之所致而使其無替服事天子之心以其寶玉則分之伯叔之國而展親親之義夫分寶玉于同姓非厚于同姓而薄於異姓也義有親疏循而行之乃所以為公

也人之親其兄之子必異于親其鄰之赤子王者待諸侯亦猶是爾使其待同姓異姓混然無別則天下亦安有是理哉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易一音如字一音以豉反兩說皆通若作輕易之易則以為我以物與人而人不輕易物者以德寓于其間也德盛之人不狎侮人人亦不狎侮我道理固如此然作易字說意味又覺好易變易也言人所以不

為物所移易蓋有德在焉故也如服食器用豈能移人今葵之為物不過以供耳目之好則在我必將為所轉移豈可受乎一葵之受雖若細事然便是狎侮何者方其受之是不敬也既是不敬非狎侮乎狎侮君子則人必不盡心狎侮小人則人必不盡力言狎侮無時而可用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大抵人當有以宰制耳目不可為耳目所使吾心有

主宰而不爲耳目所役則百度皆正矣今樊之受是  
悅吾耳目也是耳目足以役心而心反聽命于耳目  
也心失其權而耳目役之此其害豈淺淺哉人心最  
易于玩而最不可有所玩方其玩人之時在我者必  
輕狂德何在焉故喪德爲物所引玩好無厭則吾之  
志不過于區區之物其志小矣故喪志合於道理則  
此心泰然故志以道而寧言不妄發則無有閒斷故  
言以道而接不然合於道之時常少不合於道之時  
常多豈能相接而無閒耶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  
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大抵人之一心不能以兩用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  
物必賤用物不寶遠物遠人便格所寶惟賢則邇人  
便安孟子所謂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  
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一箇勤詩言文王旣勤止纔

不勤便有閒斷纔閒斷便有過失古人未嘗一念之  
不勤如農夫之勤於稼穡如學者之勤於讀書是謂  
之勤九仞之山欠了一簣便不成這山十分功夫欠  
了一分豈能至於聖然非爲足此一簣便住足以一  
分便了若有此心便非聖人之心蓋大略言工夫不  
可有毫釐之不到爾掘井九仞爲山九仞古人皆以  
九言陽數至九而終舉成數也能行我之所言則生  
民皆安其居世世王天下矣讀旅葵一書須思一葵  
之受亦未甚害而召公於此便作書以規戒之何故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是三代王佐格心之業在後世則無矣後世若有  
此事視之不以爲急三代王佐格君之非豈容一毫  
之不至哉何則古人爲善惟日不足戰戰兢兢如臨  
深履薄猶懼有失何敢玩耳目之好夙夜罔或不勤  
今樊之受是不勤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于著  
今雖受一樊而耳目之欲滋熾好之不已其害豈小  
自古人主窮奢極侈竭天下之財以奉一人至於敗  
國亡家者皆生于其微也所以召公汲汲于此截斷  
了又況人主之情方經營締建之初未有不知戒懼

當治定功成之後鮮不萌怠惰之心晉武帝平吳之後掖庭殆至萬人唐憲宗平淮西之後便興土木二君皆一時之英主只爲功成而怠所以皆不克終今武王既通道于九夷八蠻天下大治玩易之心易起召公安得不深切慮之哉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案袁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

聚齋家塾書鈔 卷十

五十四册 叢書

初國刊本

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武王既克商二年天下甫定人心猶未安根本猶未固而虐疾如此不幸而崩則王業殆哉此周公所以不勝其憂思以身代其死也二公之心與周公之心

不同故惟欲穆卜之夫武王之不可死二公固見之明矣然惟欲穆卜則不過見其吉凶豈能轉移此事周公之心直是篤切所以不愛其身而欲代武王之死自以爲功言其身任此事也觀其祝冊之辭至誠懇到周公之心何如哉武王尙在則天命不墜而先王亦永有依歸否則天命去之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矣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聚齋家塾書鈔 卷十

六十四册 叢書

初國刊本

屏璧與珪言其不復事鬼神也武王苟喪社稷宗廟存亡皆未可知而又何能事鬼神乎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主翼曰乃瘳

夫周公今日以代死之言告於先王而翼曰武王之疾果然便瘳信哉至誠之道其感動之捷如此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先王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則此心純一更無他念

自然通乎鬼神今人所以不能感動皆緣不誠之故  
念慮紛擾胸中雜然其能感動乎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  
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契彙纂書鈔 卷十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  
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辟法也流言四出宗廟社稷又將不可保故周公東  
征誅管蔡而天下始安東山之詩是也或以辟爲避  
不知周公之誅管蔡義所當誅也周公何心哉乃致  
辟管叔于商可見矣夫宰相而敢久於在外其中有  
人故也後世惟諸葛孔明累歲出師亦以有費禱董

允之徒其國多賢者故爾王亦未敢誚公蓋周公之  
形迹似可疑管叔之流言似可信其心不能無疑然  
又見周公之忠所以雖疑而未敢誚公也方成王疑  
周公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及成王之  
疑一旦消釋則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學者觀此可以  
見天人一致之理直是明白直是切近人多說天道  
遠觀此事天道果遠乎近乎人主一念慮之闢而其  
報應有反掌之易以是知天卽人也人卽天也天大  
雷電以風何自而來哉成王之心也天乃雨反風又  
何自而致哉亦成王之心也洪範咎徵以爲蒙愷風  
若方成王疑周公此心昏蒙故有大雷電以風之應  
及得金縢之書前日之疑渙然冰釋執書以泣且謂  
其無俟於卜焉蓋深見周公之心且不有其身況欲  
爲天子乎成王之心旣復而天變亦隨卽消弭欲觀  
天人相與之際觀諸此而昭然矣嘗觀太甲悔過至  
於拜伊尹而有予小子不明於德自底不類之言成  
王得書執之以泣而謂其無俟于卜自迎周公出郊  
以幣帛告天而謝前日之過觀其辭氣懇惻至於如

契彙纂書鈔 卷十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若二君者可謂此心之復者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武王誅紂立武庚於朝歌而使三人者監之王制所謂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武王崩三監挾武庚淮夷以叛不言武庚倡爲亂首者三監也觀金縢所言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可見其所以叛者乃疑周公也然監武庚者既叛則武庚固不言可知矣下文將黜殷一句可見向者武王雖

聖賢家塾書鈔

卷十

九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殺紂然立武庚以續商後殷命猶未絕焉至此而其命始絕矣觀此一書則周公前日所以欲代武王之死如此苦切者其意愈更分明夫武王有疾既瘳之後在位當不下數年而武王甫崩三監便叛況當克商二年若不幸而不救周家之社稷宗廟存亡未可知也周公安得而不苦切惟其苦切之至所以能通乎神明夫伐三監如此等事皆是非常之事處非常之事天下之至難也讀此一篇便當觀古人所以處天下之大變者大抵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義之

與比周公之於兄弟其親愛至矣然至於叛亂以危

社稷則義又在國家蓋義無定形如權衡然只觀其輕重三監之叛國家之義爲重而兄弟之義爲輕此周公所以決然爲之不疑而行也若夫太宗之殺建成則又不與此同何者三監之叛罪莫大焉建成非有大罪太宗何得而殺夫天下固宜爲太宗所有使建成能如吳泰伯東海王疆則可以保全太宗無此失矣太宗不可與周公並論也大抵聖人任天下之重只觀道理如何道理所當爲則爲之天下謗議皆所不恤觀周公七年攝政何事不慎及羣叔流言便出征伐更不顧天下之議已更不自有其身如此方是宰相大臣方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方見聖人之心若如後世宰相大臣畏首畏尾蓄縮畏忌而不敢爲固可以免天下之疑矣然國家何賴焉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聖賢家塾書鈔

卷十

十四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舉天下之大事須使人人皆曉然知朝廷之意有一不知天下皆將羣起而事未可知矣所以周公不惟大誥爾多邦雖諸侯之臣亦無不誥焉所以使四海九州之人曉然皆知吾所以征伐之意也夫此書皆周公之所作而已王若曰爲言者體成王之意以作誥也然成王疑周公者也觀其居東二年罪人既得公以鴟鴞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其疑至此猶未釋疑周公則以三監爲是矣周公乃奉其意以伐之何哉曰此探成王之本心而言之也大抵有非心有本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不欲伐三監者成王之非心也欲伐之者成王之本心也觀成王因天大雷電以風之變而能釋然無疑深知周公之忠是本心之復也則論其本心豈不以三監爲當討乎此周公所以不顧其非心而奉其本心以伐之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夫當禍亂之起正猶涉淵水然更無津涯言其如此可畏然如此之難而我今日又不可不往故曰予惟

往求朕攸濟所以示其決然必往之意也此兩句無一句不得不知反復思慮冒然輕易而爲之固不可也然徒畏縮不求必濟之道亦不可故兩者並用方能濟敷大也賁飾也蓋爲人子孫不可只守先王之基業須當有以增廣而敷大之當是時周之王業固已定矣天命固已歸矣而周公猶不肯如是而遂止曰敷者欲其恢張之也曰賁者欲其藩飾之也蓋爲人子孫之道必如是方可觀君喪欲告歸而周公以爲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不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冒海隅出曰罔不率俾夫文王之功安有不成者然周公猶欲勉勉不怠以成其功必至於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嗚呼聖人之心可見矣其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制禮作樂郁郁乎極其盛果能踐履周公之言者矣後世繼體守成之君只緣不知道理使其誠知此理則豈敢惑於聲色豈敢沈湎於酒豈敢盤於遊畋惟其不知所以且苟安目前而前人之功卒不能廣而大之也豈爲人後嗣之道哉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三監之伐所以奉行天討天既降威我安敢閉而不用乎神龜者國之寶鎮言凶禍福將於是乎占焉紹天明者繼天之明也天之明命見於龜卜卽命者卽於是而命也只看繇辭所謂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之言這便是命及茲而果然蠢動信如龜卜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言武庚有一國不過小腆爾今誕敢紀其既亡之敘因天降威於我武王之崩知我國有疵民皆不康靜曰予其復先王之業反以周邦爲鄙武庚桀惡若是而可以不征乎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敘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遺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三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今日四國蠢動而明日有十夫來告成王周公以爲四國當伐輔翼我之有爲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寧武卽寧王也謂武王也賢者之心既歸而我又卜并吉想當時因四國之蠢動又曾卜之鬼神以爲此事將如之何而卜無不吉是鬼神之心又以爲然矣賢者之心既歸鬼神之心又從我乃播告爾友邦冢君及其臣相與伐此遺播不軌者是舉也可謂至當爾反曰茲事艱大不可輕發民之不靜乃在王宮及邦君室由已實致之當反求諸己不可專於責人又曰汝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子當考己之翼敬卜雖曰吉而理不當往王何不違卜而勿往乎夫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反之說誠人主所當念者然有當自反之時亦有不當自反之時四國蠢動將以危吾宗廟社稷而猶自反是乃腐儒不知通變之論也譬如兄考乃有友伐厥子而曰我且當自反不速救之其可乎雖使在我未有以致之亦不必自反矣古人舉事只看吾心如何吾心以爲當然便爲之好言語好議論都用不著此

古人之舉事所以過於後世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考翼不可征之言雖不可用然吾聞汝等之言亦嘗再三深思茲事之難矣允蠢者言其蠢動也四國蠢動師旅一興惟鯨寡之人為可哀古人最念這鯨寡詩云苛矣富人哀此莞獨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蓋此等人最可念也然予造天役奉天以有為而

纂錄家塾書鈔 卷十

十五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投大艱于朕身我亦不暇自恤其身苟可為民身且不恤則三監其可不伐乎邦君御事前日雖以為在王宮邦君室成王周公委曲開導今亦以為當伐而綏寧我曰毋愆其憂不可不自奮以成寧考所圖之功其言甚合於義故曰義爾邦君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邦君御事雖能綏我而猶恐其心有所未喻故又反覆開導之以為我寧王所以興亦只為卜是用今禍

亂之作乃天所以相我況我之卜又無有不吉其可不往乎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上文既曰今天其相民此又曰弼我不丕基夫自常情視之武王不幸而有疾周公有代死之言而疾瘳未幾武王又崩三監武庚淮夷相挾以叛骨肉兄弟之間自為反逆天意于周家似不相向而成王周公

纂錄家塾書鈔 卷十

十六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以為此天所以相我也此天所以弼我不丕基也這非是聖人如何見得漢人有言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大抵國家無事中外又安未必非天所以稔其毒敵國外患侵陵擾攘未必非天所以開其治考之古今之變如是者多矣虢公驩勝而晉人以為是天奪其鑿而益其疾晉師勝楚而范文子以為憂蓋國家盛強往往未必是福若有患難有禍亂則志氣益強政治自修乃天所以輔之也故曰入則無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由此觀之則人主處天下治安之時不可以自恃當禍亂正作之時亦不可以自沮爾邦君御事皆嘗服事武王皆國家之舊人亦能遠省亦知寧王所以勤勞於天下者乎以寧王之勤如此天命豈止于此而遂絕則知周之王業未必便替我所以見得三監之叛乃天所以弼我也勤之一字是武王所以造周家基業之根本古人只是一箇勤字小子夙夜祗懼召公旅葵之作亦告之以夙夜罔或不勤詩稱文王既勤止古人之勤非後世之所謂勤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後世所謂勤不過了得些事古人直是無一念間斷所以德爲聖人亦只是一箇勤字天閱愆我成功所謂闕愆大略是戒懼之意言今日禍亂之作天所以與我成功之處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凡人此心至誠則發于言者亦無非忱辭忱辭之人天之所輔相者也何所知天之棐忱辭考之我民可見矣且當時成王周公所以見得是今天其相民見

得是弼我不丕基他如何知得只是考之于民蓋當時只是三監武庚淮夷叛亂天下之心其愛戴周家爲如何只觀武王用兵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人心如此歸周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心既歸周天其不輔我乎似此一句是成王周公所以伐三監之根本

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今日四國之叛非特愆我一人亦必愆吾民焉人疾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身必思所以去之四國之危社稷正猶疾之在身也其可不去乎此皆是懼邦君御事猶有未喻故反覆開導如此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我之心自以爲當往知其艱難反覆思之所以勇往如此也成王言此欲使邦君御事知此舉之非輕動也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

成王周公思所以與邦君御事相與圖成者蓋將爲深遠不拔之計非特伐三監而已今此舉不我從則他日深遠不拔之計尙有望於爾乎旣弗肯堂況於肯構旣弗肯播況於肯穫觀此一段便見得古之人君所以與諸侯及諸侯之臣必相期至于千萬年不拔之地其意深且遠矣

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越於也卬我也豈可不於我而救安寧王之大命言寧王大命不可使至我而絕也此便見得聖人自任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下之重處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友喻三監也子喻周家也民養喻邦君御事也爲人父兄有友伐厥子而民養坐視弗救則必加刑罰焉今三監蠢動危我社稷爾爲臣子而弗之救曾民養之尙不若乎此處是成王周公將道理至明白者以解其疑破其昏而使之曉然見此理之所在蓋當時邦君御事所以不肯從成王伐三監只爲其心疑疑故昏何則彼見周家得天下未幾不幸而武王病又

未幾而武王崩而兄弟骨肉之間自相離叛蓋以爲周家之天命未可知也正當危疑之際所以此心皆昏蔽而不知天理之所在周公將此等言語曉諭之彼反而思之以爲友伐厥子民養弗救吾必將加罪責于民養今爾爲人臣坐視國家之難而不救可乎至此前日之昏蔽皆釋然矣此處見得人心本自分明又見得聖賢善於開諭人心如此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開爽邦家必明哲之人能之迪者蹈也蹈者行也曰迪知上帝命曰迪知天威皆真知之而異乎常人之所謂知故謂迪知想像泰山之高者是臆度之知也足親歷之親見其所以爲高是謂迪知上帝之命至爲難知而十人能知之此其所以謂之迪知越天棗忱言三監未爲亂之時也豈謂天前日則棗忱今日則否乎今日亦是棗忱但措詞之法固如是耳爾于

是時猶且周易法況今天降戾于周邦爾正宜協力以獎王室而乃勸而弗救其可乎是爾不知天命之不易也當時邦君御事所以不肯伐三監只緣疑周家之天命未必永不知天命固斷然不易矣天命最難知當時見得天命不易者惟是十八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武王殺紂立武庚殷之天命猶未絕也至今商始喪矣武王克商猶農夫之耕此畝予可不與之竟乎極

契家塾書鈔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卜者卜之極于善者也予可不惟善之是從乎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指指意也當武王克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使他人得以據之而不全有所覆豈寧王之指意乎我今日所以必往道理既已如此何況我之卜并吉可不往乎大凡爲人子孫受前人全盛之天下苟爲他人所據而不能全而覆之失爲子孫之道矣武王全有天下今三監叛亂周公便肯已乎卜陳惟若茲言卜之

道如是而已也讀大誥一篇須看三監叛亂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何故慮天下大變而所爲必成如此只詳味此書便可見矣這卜極有深意蓋邦君御事見武王崩三監叛皆疑周家之天命未必能永周公以爲吾卜之鬼神而卜并吉矣是天意灼然可知天命斷然不易矣又況今日四國蠢動而明日有十夫子翼天意尤更可見所以此一篇書多說卜又說十夫蓋以此而破當時人心之疑使之釋然知天命之在我也聖賢言語真切當一句是一句若泛泛說

契家塾書鈔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篇如何感動得人觀此處便見得古人所以處天下之事而能必于有成者不特此也如盤庚之遷都須看他如何終于遷得成如周家之安商民須看他如何撫循之使之帖然不動能如此看便是經歷也然于此又可以觀古今之變且後世朝廷卒然有非常之變若使人主諄諄而告之以爲吾卜之鬼神而吉爾不可不往人誰我信而古人如此說人皆信之何哉此卻是在平日有工夫蓋古之時上下之閒此心相孚上有言焉人無敢不信後世上下相疑平日

不曾做得工夫一旦如何以空言動得人然人心依舊自在亦未嘗有不可感動者唐德宗奉天之禍可謂極矣然一下罪己之詔而武夫悍卒無不流涕人心亦何嘗不可感動哉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帝乙之元子當立者實微子也帝乙未卽位之前生微子帝乙卽位之後生紂以紂爲后之子故立之紂既滅而立武庚紂之子也武庚既滅則理當立微子昔者堯有天下丹朱不肖而遜於舜及舜既爲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子則以朱爲虞賓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舜既以堯之後爲賓有夏氏亦必以虞氏之後爲賓矣至周而以虞夏商之後爲三恪左氏所謂封之於陳以備三恪是也恪之爲言敬也不敢以臣禮待之也此書命微子亦曰作賓於王家蓋以賓客之禮待之也觀此處便見古人於先代之後未嘗滅絕自漢以下此事不復有矣魏晉以來名爲受禪而實奪之其子孫宗族殄滅無復遺類而尙望其尊禮之乎古今世變於此可考矣三代聖王之心於此可見矣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紂得罪于天武王奉天討以伐之紂雖絕滅而自成湯以下賢聖之君豈可以不祀此其所以命微子代殷後也修其禮物者使之用商家之禮物如禮樂皆自用商家一代之制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一篇書有四事焉一則當看三代聖王所以重其先代之後之意二則當看成湯之德三則當看微子之賢四則當看成王所以命微子者此一段是說成湯之德也撫民以寬一句當從東萊之說雖曰商人尊而不親先罰而後賞若少過於尊嚴然一代治體畢竟寬大蓋立國之體未有不寬者也彼其少過於尊嚴雖與周家之忠厚不相似然大略依舊只是寬所謂寬非曰委靡不振只是一箇寬大伸虺稱湯自說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蓋可見矣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此是稱微子之賢恪慎克孝肅恭神人深味此二句微子可謂賢矣想其爲人必是一嚴恭儼恪至誠篤實之人有一毫之馳散乎有一毫之懈怠乎可謂不失其本心者矣曰篤不忘信乎其篤厚而不可忘人之德貴乎厚誰無此德積之不厚亦何足貴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是成王所以命微子者蓋爲上公之道當如此也往敷乃訓弘乃烈祖曰敷曰弘如此等字皆當詳味蓋人君有命不但只遵守其所言而已又當廣而敷之前人之德亦不但只持循勿失而已又當廓而大之夫微子商之後正處危疑之間而成王乃以成湯事命之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是使之復爲成湯之事業也蓋古人之心不與後世相似吾心以爲當

然當說便說更無疑忌在後世肯如此說乎於此可以見古人之心亦可以觀古今之變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天地間只是一箇和氣嘉禾之生和氣之所致也當成王啓金縢之書前日疑周公之心消散無餘而本心卓然著明當是時成王之心與周公之心一也所以異畝同穎分明是君臣閒一德一心之所感召揚子雲曰泰和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和可知也觀夫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祥瑞至此真所謂和之至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武王既滅紂封武庚於朝歌朝歌紂國都之內也及武庚爲亂既殺之乃以朝歌之民凡其強家大族遷之于洛使之近周家之都邑服周家之教化所謂紂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是也而其餘民之不遷者封康叔于衛以治之學者讀此處當觀

古聖賢所以經綸斯世幹旋造化之妙易窮則變變則通天下事到窮處豈可不知通變且如當初武庚既紂之子安得不封之以續商後管叔蔡叔既紂周家骨肉安得不信而用之然到得他叛亂以危王室則如之何可以不知通變之道所以周公於此愆殷頑民遷于洛邑而又不復立商之後於朝歌乃國微子於宋而其餘民則使吾家之子孫治之蓋微子雖不至於爲武庚然萬一有挾之以爲亂者豈可不慮哉是以周公變而通之其慮事深遠矣使當時不

蔡家塾書鈔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遷其民固不可遷其民而復立商之後於朝歌亦不可封康叔一事而命書至於三篇蓋商民染紂之惡習深入骨髓豈易撫循所以不得不如此委曲詳切言之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一段說者多以爲脫簡其實不然此事正與封康

叔一事脈絡相貫當時雖命康叔而心在洛邑商之民既遷于此而吾於是乎命焉不特告康叔亦使商民聞之曉然知上意所在周公之意正是如此則作書者正當敘此一段如何是脫簡乎侯甸男邦采衛間邦字于其中者以言九服之諸侯無有不至也不可得而盡見故所見者惟士焉咸勤者咸勞來之也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縶寡庸祇祇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蔡家塾書鈔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書周公奉成王之命以告康叔也曰王者謂成王也曰孟侯朕其弟者周公自言也成王於康叔當稱爲叔父今周公奉王命以告而稱弟蓋雖出於王命然周公自言卻無緣以叔父稱也以人情觀之可見矣丕顯者有光也詩大明言文王有明德道箇明德人皆有之方其此心之存必有些光輝但甚微耳聖人之光明直是極於大所謂光於四方顯于西土堯

之光宅天下舜之光天之下皆丕顯也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這是周公舉文王之心說與康叔明德皆丕顯之意慎罰者於刑罰之用直是無一毫之或忽此其恭敬慈仁之心爲如何哉庸庸祗祗威威此六字須當仔細看庸其所當庸祗其所當祗威其所當威看來甚易其實此事最易得差且如所謂庸庸者必是有十分之德然後予之以十分官爵有九分之德然後予之以九分官爵德與位稱而無一毫之差方是庸庸若有十分之德而予之以九分官爵這便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是庸庸爾祗祗者如鬼神如父兄尊長如賢者皆所當敬當敬而不敬豈是祗祗有當用威之時當威而不威豈是威威曰庸庸祗祗威威措辭如此蓋須是恰好相對始得有一毫差錯便不是了初不高遠只是當如此便如此即是道理當如此而不如此卽悖於理矣惟文王能順於理所以其道大顯於天下爲天下君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尊顯如何哉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言其艱難積累之勤如此也當紂在上文王之肇造區

夏直是難皆漸漸自一二邦做起怙冒者西土之人怙恃文王也革商者武王今稱文王而曰壹戎殷蓋當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實商民於此已絕矣在太王已言屠岐之陽實始翦商況又歷王季文王三分天下歸紂者一而已天命獨不在周乎寡兄以爲武王固順但前盛稱文王如此尊顯不應稱武王只說寡兄勛三字於此未安只以爲周公自稱古人不嫌於自稱我有這工夫便自言之亦何嫌之有這箇卻不是矜伐況命其弟乎何嫌於自稱也勛者勉也言文王如此積累之艱難我又輔佐文王勤勞如此以得有天下而汝今日小子封得在東土言此者欲康叔之知所自來也大凡人安享見成莫患於不知所自康叔今日據孟侯之尊享富貴之奉可不知其所自耶周公言此所以警康叔者切矣此意學者當諷誦而玩味之孟侯諸侯之長方伯連帥之國也觀旄邱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其國蓋侯伯之國也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遜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  
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  
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祇適者敬述文王之所爲也紹接續也衣佩服也言  
不徒聞之於耳必佩服於身如衣服之未嘗少離焉  
曰祇適曰紹曰衣其閒有工夫能紹聞衣德言方是  
祇適乃文考慮聞與德言在文王者紹與衣在我者  
文王既有所聞矣我又從而接續之是之謂紹孔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實有所得謂之聞今人誰不有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耳而實未嘗有聞入於耳而不得於心非聞也文王  
有此德我又須當佩服之佩服者不徒聞而知之便  
以爲已也夫能祇適文王如是亦足矣而以爲未也  
又必往敷求於殷先哲王所以康乂民者猶以爲未  
也又必遠惟商考成人所以宅心知訓者猶以爲未  
也又必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則是上自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禹湯無所往而不取也既求之又聞之又由  
而行之是之謂求聞由讀此一段須仔細玩味古人  
所以無所不取之意孟子稱舜以爲自耕稼陶漁至

於帝無非取諸人者若如常人之見只是祇適乃文  
考亦自了得而周公之言深切如此蓋不若是不可  
以治民古人內而修身外而建功立業若遠若近皆  
無所往而不取如此方纔至當方纔契勘得是後世  
苟簡滅裂安能望古人之治古人之治光明雋偉久  
而無弊後世之治卑污蹇淺毫無足觀分於此而已  
矣學者爲學亦當如是此周公於此做工夫故舉以  
誥康叔以上所言者皆弘于天也天天德也有是天  
德須當從而弘之弘者恢洪而廣大之也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孟子論人皆有是四端以爲知皆擴  
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曾子論孝以爲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  
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皆弘  
乎天之意也欲識此理但觀中庸所言今夫天斯昭  
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  
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  
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  
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測龜鼈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知此則知所謂弘  
於天矣順我之德至於沛然有餘於身是之謂裕裕  
者言其充足飽滿綽綽然有餘裕也曰弘曰裕此等  
字皆當仔細玩味大抵欲出而有爲於世須是在我  
者有餘方能有所建立古人全盡此道特時出而用  
之耳其所用者蓋不能加毫末也如此方纔不廢王  
命不然皆是廢王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惘瘵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  
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

繫彙塾書鈔

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惘痛也瘵疾也言當常如疾痛之在身也且康叔以

孟侯之尊處富貴之位豈使之逸豫以自奉其一已

哉位愈尊而責愈重諸侯之所取法下民之所視效

也恐恐然常若抱疾痛於其身此意豈可少忘哉嗚

呼非周公何以言之深切如此天雖明可畏而忱誠

之人天必輔之民情雖大可見而難保莫甚焉以言

民之難保甚於天之可畏也常人但知小人難保而

已今周公直以爲民之難保甚於天之可畏其言尤

深切焉論至於此如何不是惘瘵乃身往盡乃心卽

弘於天也人有此心不可不盡無康好逸豫卽惘瘵

乃身也盡心竭力而逸豫之念不萌如此方可以治

民矣故曰乃其乂民不在大亦不在小言怨之大固

不可怨之小亦不可無小無大皆不可也孔子告仲

弓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人豈可有怨於人哉況爲

一國之君至於民皆怨其上是豈小事夫民之怨心

易萌所謂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厥惟艱哉古人惟恐民有一毫怨其上之心

繫彙塾書鈔

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深知夫怨之必

有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太康之所以失邦亦只是

結怨于民其初怨之亦小日復一日怨之愈大是以

卒至於黎民咸貳吁可不懼哉惠不惠者常人之所

不加惠吾從而惠之也懋不懋者常人所不勉者勉

吾愈知所自勉也人所不惠者惠之人所不勉者勉

之果能此道矣豈復有怨於人故惠不惠懋不懋此

止怨之道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

作新民

此指康叔以所服之事也人莫不有所服上自天子之尊下至一介之士皆有所服之事則爲諸侯者所服果何事哉弘王應保殷民助王宅天命斯其所服也應如丕應侯志之應民以懷保之道望於我我能應民心而保之是王之心也汝當弘而大之弘之一字其意甚遠不止於此而遂已更欲恢而廣之所謂弘於天是也周家之安危治亂係於商民康叔若能撫安商民不惟衛國可治王室亦有賴焉商民安則周家之天命亦可以常治而不亂常安而不危矣所謂宅也夫康叔所治者衛國爾而周家之安危去就繫焉則其責豈不甚重而其所服之事豈不甚難也哉此成王所以明指而告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怙終者雖小必刑過眚者雖大必赦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是也此是唐虞三代之用刑異於後世之

翠齋塾書鈔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續國刊本

用刑矣後世之用刑也不過觀其迹古人之用刑也

必深察其情後世罪大者加之大刑罪小者加之小

刑其情之所在未嘗深究也古人原情定罪固有入

於大辟之刑而情非怙終則從而赦之者亦有所犯

不至於死而情非過眚則從而殺之者故曰此唐虞

三代之用刑非後世之用刑也且唐虞三代之盛四

方風動民協于中陶冶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彼

果何道以致之只觀其用刑一事便可見矣過眚者

雖大必赦則人誰敢不遷善遠罪怙終者雖小必刑

則天下誰敢故意爲惡所以能使民協于中只是此

道理人皆言古人尙寬不知此乃至嚴處觀其人有

小罪非眚自作不典又自以爲合於法度雖是小罪

不可不殺非嚴而何至寬之中固有至嚴者存也後

世嚴者皆非真嚴只如漢宣帝明帝非不嚴也然當

時怙終爲惡而刑反不加者何可勝計烏得爲嚴古

人之嚴所謂真嚴者也至於所犯罪大若幾不可恕

矣而深究其情實非怙終適然冒法乃在可宥雖然

既道極厥辜又須有這一句方可極厥辜者極其罪

翠齋塾書鈔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續國刊本

也既明正其罪矣而察其真情實是過管然後從而赦之不然下之人並緣爲姦凡有罪者孰不以爲管災而求幸免乎故必有此一句乃可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敘倫敘也天下事豈能逃這倫敘呂刑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所謂倫卽此敘也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皋陶用刑亦只是一箇次敘何謂敘罪大者加之大刑罪小者加之小刑此敘也罪大而管災者

契家塾書鈔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赦之罪小而怙終者殺之亦敘也用刑有序則能大明其所服服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之服勅懋和者民皆相戒相免以爲和順而無有乖爭悖亂之風也不得已而用刑常如疾痛在身急欲去之吾設心如是民其肯犯我乎凡有過咎將畢棄之亦如疾痛之在身欲其速去矣古人用刑分明如疾痛之在身蓋以刑待天下豈是美事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曾子哀矜勿喜之意卽此所謂若有疾之意也大學曰如保赤子心

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赤子口不能言而慈母能知其所欲心誠求之故也故曰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之謂信民無求於上而上能求其民可謂信矣康叔保養斯民必如慈母之保赤子可也必曰若保赤子以言其愛民之篤切懇至如此夫然後民無有不康乂者也此三句一節時乃大明服亦未見刑之爲不美至於若有疾則深以刑爲不得已而去之惟恐不速至於若保赤子則刑將措而不用矣成王之望康叔豈不甚深

契家塾書鈔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康叔擅一國之生殺則夫刑人殺人者非汝封乎然猶有刑殺不足貴也至於無或刑人殺人又非汝封乎劓刑人汝封也至於無或劓刑人亦汝封也不言非汝封省文也劓刑刑之輕者雖刑之輕者亦以無爲貴有虞之治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成康之時刑措四十年不用蓋猶有刑罰終非盛世之美事刑措不用方是致治之極教化之行至於

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有刑將安所施哉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如上所言告之既悉矣然此外更有事焉故謂之外  
事陳列也斷獄之際凡臬司皆陳列於此如周官所  
謂羣士司刑皆在欲其合眾論不專於一己之見也  
師茲殷罰有倫有倫卽所謂有敘也師茲殷罰此意  
思甚好康叔爲周之諸侯固當用周罰今仍使之惟  
商之罰是師蓋商周之刑罰大略固同然一旦以周  
之刑罰治之則終扞格而難入以殷罰治之則皆其

聖賢家塾書鈔 卷十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耳目之所習熟者於是乎民心安矣此可見古人爲  
政知變通處若膠固不通遽律之以我周家之刑法  
固無有不可者而民蓋亦擾矣古者有九州之戎便  
以戎索治之左氏所謂疆以戎索是也無他正欲其  
安且便爾所以爲治不可不知變通膠柱調瑟其可  
得而調哉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囚獄辭之已成者獄辭雖已成然不可便輕斷須  
當反覆思念之此處可以探見古人之心且念之五

六日亦足矣而猶以爲未也必至于旬日以旬日爲  
未也甚者至於一時之久焉其詳審謹重有如此者  
則刑罰之用安得有錯此所以民協於中也此成王  
周公之心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深味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之言其  
哀矜惻怛愛民之心爲何如哉學者玩誦此處以想  
像成王周公之用心古聖王用心端的處於此見之  
矣

聖賢家塾書鈔 卷十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臬事謂刑罰之事也罰蔽殷彝卽師茲殷罰有倫之  
意義者理所當然也凡有刑殺皆當觀其理之何如  
不可以己與乎其間也次就也不可遷就汝之意古  
人治天下皆只是順行乎義理之當然未嘗以己參  
焉所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先說臬司  
後說臬事臬司刑法之官也臬事刑法之事也此便  
見古人任人不專任法處呂刑多說得人亦是此意  
後世只緣任法而不任人所以胥吏得執其權順於

理之謂遜無所不順之謂盡遜能如上之所言可謂盡遜矣可謂得其敘矣然不可以爲足也必常常若未有遜焉此處皆可以見古人之心且如成王周公之告康叔旣如是其詳且悉矣而猶以爲未也又曰此外更有事焉旣使之陳時臬司又使之陳時臬事又使之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可謂盡遜而方且告之以惟曰未有遜事蓋纔說道如此而止卽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聖賢集書鈔

卷十

聖賢集書鈔

約園刊本

王之所以爲文也只道可已而不已便是聖人苟有一毫自滿之念豈古人之心也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周公謂我徧察舉朝之臣無有若爾用心之善者大抵古人用人未論他外面如何且要他心術端正康叔少年小子而成王周公便使之爲方伯連帥居諸侯之長正緣察其心術之正爾深味此一句康叔之爲人何如哉眞所謂仰不媿於天俯不作於人者也惟其心如是所以朕心朕德惟汝知之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賢不異死罔弗懲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聖賢集書鈔

卷十

聖賢集書鈔

約園刊本

然元惡之人殺之而已父子兄弟之間無絕法也子弗孝而罪其子弟弗共而罪其弟則父子兄弟之間終身不可復合矣此事關繫教化教化不明至於民彝泯亂此乃我爲政之人有罪而致此方當自反之不暇而又何罪云乎哉若以其有罪便以文王之罰刑之是不率其常也戛常也文王之罪固無不善矣然民彝之泯亂卻不可便用刑治之此處亦可見古人之變通處周官八刑有不孝之刑不弟之刑此固國家之常法然以爲常法而便以其罪罪之豈不大傷父子兄弟之情大壞天下之風俗哉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又曰

凡制五刑必卽天倫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季孫以爲言孔子曰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骨肉親戚之刑豈與其他事相似拘之三月而父子之天性終不可泯滅所以其父請止從而赦之則父子復合矣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

繫象塾書鈔

卷十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庶子訓人之官如周官諸子之官是也正人小臣諸節此衛國之臣僚如或不尊國君之號令而別有所播敷以要民譽之歸己弗庸其君而病其君所以致此者皆汝君長不能朕實慙之而汝乃速由茲義率殺不知汝爲君長不能安厥家人此汝當自反者而可遽以刑殺加諸人哉小臣外正並爲威虐大放王

命亦汝非德用乂之故不可以罪人也自凡民自得罪至此凡三節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如此者固眾之所慙也至於父子兄弟之間不孝不慈不友不恭則事關風俗民彝混亂此又甚於寇攘姦宄然民彝混亂固是風俗不美至於臣下敢自爲號令要求美名惟威惟虐大放王命則紀綱蕩然矣尙可爲國乎此又關係之至大者也故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觀二矧字可見矣然父子兄弟之不睦不可便以文王之罰刑之臣下之不遵教令亦不可便由茲義率殺既不可加之刑然則當如何曰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此康叔之所當盡心也典常道也敬此常道以寬裕其民優而柔之饜而飶之漸摩撫育使斯民日入於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裕也文王所敬者德所忌者刑忌言其畏忌也文王雖作爲刑罰曷嘗敢輕用哉康叔而能取法於文王之敬忌務德而不務刑則有以慰我一人之心而我其有懌矣今觀周公告康叔文王之罰則欲其不用文王

繫象塾書鈔

卷十

四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敬忌則欲其取法焉熟味此處可以識治道矣後世言遵祖宗之法者皆以爲祖宗法令明具吾從而遵用之今于文王之罰周公則欲康叔勿用焉此便見古人爲政與後世不同處若一以法令從事不孝不恭者有刑造民大譽者有刑惟威惟虐者有刑亦整齊矣然有甚意思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亦必有德禮以感動之可也政刑其可專用哉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父

聖賢家塾書鈔

卷十

聖賢家塾書鈔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明也有以導之則民皆吉康此理之至明者也我今亦惟取法於殷先哲王之德用康父斯民以作天下之求汝康叔今所治者商民可不惟商先哲王之是式乎故曰往敷求於殷先哲王又曰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又曰罰蔽殷彝又曰師茲殷罰有倫諄諄以商爲言者蓋紂自無道而絕滅商先王豈可不知取法哉成王周公既惟殷先哲王德用康父民康叔又可不知所取法乎民之良心無不可感動

者有以導迪之則必歸於道矣罔迪不適者有之無有迪而不適者也苟爲國家而不知導民爲務其爲無政也大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監監觀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人凡事皆有所監觀其得其失其是非皆以前人爲監則豈復有所過差監之一字不可輕看是心不存安能監觀不能監觀便是我之私意以之立政立事有多少病痛夫所謂監者固非規規

聖賢家塾書鈔

卷十

聖賢家塾書鈔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然求合於前人也隨時損益固亦有之或有未善亦必更改但當常惺惺著以看前代之治亂得失如此參而用之方可以無過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所謂德之說卽罰之行是也大抵刑罰有行有不行罰施於上而人心皆服此罰之行也罰施於上而人心或有不服是罰之不行也罰之行由吾有德以爲之本也罰之不行由吾德之不足故也夫有德以爲之本輕重各當人心咸服非罰之行乎罰一人而千萬人懼非罰之行乎教化所漸民將不犯于有司非罰

之行乎後世非無刑罰而人心未必皆帖然服從此無德以寓乎其間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民心未有所止戾屢迪之而未至於大同蓋或有爲善或有爲惡未到這大同田地夫人主代天司牧使天下皆勿失其性是人主之職分也有一人未入於善便是曠司牧之職吾代天司牧而至於曠其職焉失天之心矣失天之心天必罰殛我我亦何敢怨哉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王周公言此所以深警康叔也謂我尙如此爾康叔當如之何是必前日沈湎之俗與夫強暴不識道理風俗翕然丕變無一人之不化則上有以合天之心而衛國可保矣不然失天之心天必罰殛之而國豈其國乎觀此處便見古聖賢求所以自盡其職分不敢有毫釐之不到如此且所謂迪屢未同又非民皆狃於惡習不過未至於翕然大同爾而古人便以爲天其罰殛我蓋見得這道理甚明所謂代天司牧專在使之勿失其性苟不自盡其職天安得不罰殛

之後世爲天下者皆不知此理彼固以爲便有未到亦未至於如何使其明見此理豈容有一人不歸於善者乎罰無在大亦無在多言其不可有毫釐之罪也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勿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大抵善最不可以爲小而弗爲惡最不可以爲小而不且方其爲善雖若甚小然當是時此心卽千古聖賢之心方其爲惡雖若甚小然當是時便是有罪但省察爲善之時此心如何爲惡之時此心又如何則可見其不在大與多矣不在大雖小亦不可也不在多雖少亦不可也小罪且不可有況於職分之不盡而顯聞于天者其罪爲大天安得不罰殛之乎嗚呼成王畏天之心可謂至矣其所以警康叔可謂切矣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玼蔽斷也誠信之道斷然在所必行也後世之人雖心知善之在所當爲然往往病於無斷所以德之不進實由於此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此無斷者也



當爲優爲旣無疑惑更無等待是之謂蔽敏德者日  
進無疆之意也夫欲速則不達其進銳者其退速事  
固戒夫欲速也然敏德與欲速不同又況丕則敏德  
丕者大也旣大能勉於進德如何會退人之所以進  
銳退速非丕則敏德也一時勇於爲善而非有忠信  
誠慤之心以守之所以其終必退若是大能敏於進  
德則其規模已大安得有退速之患哉學者須看蔽  
字與這丕字不是區區寸進寸益進時直是進此所  
謂丕周公告康叔一篇之書綱領處只在這兩句能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  
四九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此則用此道以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康安也如  
所謂安汝止宅厥心是也外物不足以動搖其心安  
然不擾此之謂康顧顧省也常常循省常常照管惟  
恐吾身有一毫之失正如明目以視之此之謂顧遠  
乃猷者爲長久無窮之規模不止於僅了目前而已  
也這許多皆綽然有餘裕民始寧矣裕如若德裕乃  
身之裕解已見前康叔果能盡之豈有可瑕疵亦豈  
復至於殄滅也哉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上帝之命何常之有汝康叔須當念之無殄絕其享  
上之義明其所當服行之事也前所謂已汝惟小子  
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是也人之聽不可卑汚聽德  
惟聰必有德之言方可聽聽無稽之言聽讒諂面諛  
之言則其德卑矣故聽不可以不高如此而後能康  
又民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前告之以汝亦罔不克敬典故此告之以勿替典常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也道不可須臾離一日替敬典之心是離乎道也  
離乎道何以爲人乃以殷民世享世享有衛國也  
享之一字富貴亦在其中然不特富貴雖處貧賤亦  
有可享者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享孰大焉此天  
爵良貴富貴特外物爾

繫齋家塾書鈔卷十

宋鄞袁燮和叔撰

酒誥

讀酒誥一書須看飲酒不過一事周公何故專作一書周公之為此所以重其事也蓋方紂在上天下皆化為沈湎之俗今將痛革其弊此豈易事若雜於他篇之中則言之不力所以專作一書反覆詳明事理都盡其用意深矣古之善治國家者正猶良醫之善用藥人之病也或在表或在裏良醫者察脈觀色灼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其病之所在然後投方匕之劑藥與病對而人無不愈矣善治國者亦然須知其病之所在方有下手處周公灼然見當時之俗只在沈湎見之既明故直截只來理會他這事所以一篇之書反覆深切如此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妹邦紂之國都康叔之所治者也文王為方伯故能誥庶邦及於庶士少正御事朝夕諄諄而誥之使之毋得非時飲酒惟因祭祀而後可飲焉大抵古人飲

豈常用之物耶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夫所以制為酒醴亦只為祭祀之故蓋神明藏於杳冥非酒則無以達吾心初非使人縱其私慾也天所以降威於民皆自我民惟酒之行大亂喪德之故至於大小邦用喪亦罔非惟酒之辜曰罔非者蓋言小而喪其身大而喪其國往往由酒所致也此是周公自說這道理以告康叔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又述文王之事也誥教小子有正有事不得常常飲酒至於庶國其得飲之時亦惟因祭祀然又須以德將之方能無醉夫既因祭祀得飲而又將之以德不至於醉古人於酒致其嚴如此蓋雖因祭而飲苟至於醉亦豈可哉我民迪小子蓋使庶民皆訓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而外此無他念焉則其心善矣觀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處須看文王所以教當時之人詳悉如此上自庶邦庶國與夫庶士少正御事下及小子與夫庶民之小子皆一一教他毋得沈湎于酒蓋深見夫酒之爲害故其委曲詳盡如此周公之心卽文王之心也學者讀酒誥須看古人無所不教之意上自諸侯之士大夫下及於民無往不教焉不特卑者在所教尊者亦有教不特賤者在所教貴者亦有教是故致治之極至於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所由來遠矣聰聽祖考之彝訓小大之德皆歸于一記曰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語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德固自有小大至於惟一則是小德大德一齊好了一者純一而不變也小大之德皆歸于一則其不湎於酒可知矣惟酒是務則私慾紛亂一何在焉至於惟一自然不至有沈湎之患所謂一卽是這臧字自土物之外他無外慕焉非一而何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一段有三項自妹土嗣爾股肱純至自洗腆致用酒是說庶民自庶士有正至爾乃飲食醉飽是說士大夫自丕惟曰至永不忘在王家是說康叔爲民者必竭其股肱之力接續不怠近則藝黍稷遠則爲商賈用孝養父母至於父母皆喜悅然後可以飲酒矣爲士大夫者必須進其德於老成爲國老成之人以

是事君然後可以飲食醉飽矣爲康叔者亦必長常  
自觀省檢點此身凡有所爲舉足動步皆稽考中德  
則庶幾能奉祀然後可以用逸矣蓋人各有職子得  
本職則少自逸以無害不然職分之未能盡而可惟  
酒是務哉夫爲諸侯而能奉祀亦甚難矣必能保其  
社稷然後始能奉祭祀康叔苟自檢其身至於可以  
羞饋祀茲乃信爲王正事之臣矣天亦將順其德永  
不忘在王家矣到得如此是甚次第蓋康叔爲諸侯  
將以革商人沈湎之俗必須自律其身可也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己則不治何以治人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所謂文王誥教小子非特庶民之小子也諸侯卿大  
夫士之子皆在其中凡爲小子者爾發然後禁則扞  
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自幼而教之  
庶其易入也成湯三風十愆具訓于蒙士周家之教  
國子皆此意也所謂我民迪小子卻是說庶民使民  
自訓迪其小子此之所言御事小子亦通上下言之

也言我文王昔在西土之時自邦君御事至於小子  
無往不輔助之徂者言其已往也棗者輔助也棗上  
下通稱惟御事厥棗有恭是下輔其上也至於天棗  
忱辭則天固輔吾民矣人生於天地之間須得上之  
人輔助方能有立孟子舉放勳曰輔之翼之是也文  
王輔助昔之邦君御事小子而當時爲邦君御事小  
子者皆克用文王之教不厚於酒故我今日所以克  
受殷之命而有天下者皆由文王昔日誥教之所致  
歸其功於文王也夫人主受天之命其事亦大矣而

周公乃獨歸之於不腆于酒周公豈欺我哉學者於  
此須當致思知不腆于酒乃所以克受天命則知腆  
于酒者天命安得不絕滅故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  
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小而喪一身大而喪其國皆由酒之故蓋人只是這  
一心此心既昏安能有爲且如人主爲天下君羣下  
之所視倣苟惟酒是務沈湎不已喪國亡家常必由  
之周公之言豈可不鑒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涵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

辟案此節註永樂大典原闕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怨弗恤分明守之不肯變易古人兢兢焉求民之無怨而紂乃保其怨安得而不亡厥心疾很者大凡酣酒之人自是多疾很辜在商邑可見染紂之惡者只在商邑惟逸者言天之所以降喪于殷只爲他安逸之故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

人之監水但能見其妍醜若在看卻可以見安危得失今殷墜厥命我是以大監于殷古人皆有所監殷監于夏周又監于殷所謂監于先王成憲予惟不可不監是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又須貴乎堅固今人有過失而德不進皆緣無所敬畏之故若常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心何由而馳散德何由而不進過失何爲而生周公以劼毖二字告康叔此是教康叔律身行己至親切處且康叔宅衛將以丕變商人沈涵之俗則當先自正其身將以自正其身則豈可不常懷敬畏之念誠能敬畏方見兢兢業業凜然若不終日何緣去沈涵于酒不然此心一放不能自律其身何以治人然則所當敬畏者何如下所言是也妹土之中殷賢臣蓋多有之汝其可以不畏汝爲諸侯之長居方伯連帥

之職凡侯甸男衛之諸侯皆服屬於爾者也皆觀瞻於爾者也一德之失一事之非彼皆得而議之而其心不服矣汝其可以不畏嗚呼康叔而知夫責任之重如此所謂劫愆之心如何而可忘哉然不特此況汝之國又有太史內史於汝有賓友之道內史在周禮甚重以中大夫爲之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冢宰之貳也諸侯之國亦有之此皆汝之賓友又可不畏乎前言殷獻臣蓋殷家之獻臣也此言獻臣百宗工衛國之獻臣也亦不特衛國康叔既爲諸侯之長凡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他國賢者皆在其中服休在上之臣服采在下之臣皆服事於爾者圻父農父宏父此又汝國之三卿圻父薄伐愆違司馬之官也農父司徒之官也宏父司空之官也皆汝之疇類自獻臣百宗工服休服采之臣與夫三卿亦當無不敬畏之此是周公教康叔做工夫至深切處自上至下自小至大無所往而不敬夫若是豈復有一念之自肆古人工夫直是精密今人讀酒誥不過以爲周公教康叔區處這許多商民之沈湎爾孰知所以教康叔做工夫處乃在於此此

學者所當潛心玩索也矧汝剛制于酒酒大慾也天下惟有剛德者爲能勝人慾夫人至爲外物所誘心不能役物而反役於外物者無他不剛故也剛制于酒此是康叔職事康叔果欲剛制于酒可不敬乎惟敬則剛剛則不爲酒所動矣雖然所謂剛又非徒勇於外之謂也撫劔疾視以爲天下莫我當此特血氣爾血氣之剛外雖甚盛一旦誘之以聲色與夫紛華盛麗未有不動者剛安在哉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羣飲之俗最不可不治蓋相聚成黨彼此以血氣相尙惟羣飲之爲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所以不赦之當執拘以歸于周我其殺之此亦未是果然殺曰予其殺可見康叔以孟侯之尊生殺自專何必歸之于周特言有如是者我其當殺之爾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於殷家之舊臣若湎于酒卻不可殺當且教之

如此方明享國之道至于教之不從卻同于殺此亦非是果殺之也將以聳動商人使之知所畏懼其言不得不如是爾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此書中多說這恣字恣者敬畏之謂也明辯乃司使之秩然有倫整然有敘紀綱修整是之謂辯爾不能辯乃司則民皆酒于酒矣此是周公告康叔臨終又將此二字聳動之言商民有一人酒于酒皆是爾身上事則康叔所以自盡其職分者當如何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梓材 案袁氏梓材篇解 永樂大典原闕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宅洛之舉蓋以洛邑天下之至中也上可以應天道下可以便四方諸侯之朝貢當時實未嘗遷於洛但為行都使往來其中平居則在鎬京或朝會諸侯則至于洛此意甚好唐自太宗以下明皇以上建都長安而往來于東都蓋深得周召營洛之遺意也然周召營洛而不遂都于洛者何故蓋洛邑雖天地之中而論其形勢則不若鎬京鎬京與關中壤地相接關

中天下之至險所謂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自古建都莫如關中漢唐所以強盛只為據得關中形勢之地爾惟宋朝都汴形勢無足恃遂以兵為險而養兵之害不可勝言至仁宗末年國用匱乏英宗之立已有變更之意然不四年而升遐神廟踐祚輔以荆公於是新法等事皆因養兵之故財用不足所以至此太祖常幸洛陽見其山川盛麗曾有留都之意使其當時果能都洛豈復用養兵然當時太祖都汴猶有榆塞方田之險足以限戎馬之來自後盡伐榆木方田亦壞於是敵人蕩然無所禁矣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庶庶殷丕作

周鎬京也文王都豐至武王遷於  
十五里朝發而暮至豐乃文武之  
洛故至于豐告廟也古者作大事  
何處爲朝何處爲市宗廟在何所  
經之營之是也攻位者治其位也  
位成所謂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  
皆完具但其規模定爾太保經營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其大綱故位既成周公特至洛觀  
也社于新邑祭地也庶殷自妹邦  
邦伯蓋古者王朝作大事則諸侯  
役周公以書命庶殷而庶殷鼓舞  
故謂之丕作言庶殷且丕作則周  
謂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泃皆  
以妹土之民周家一旦遷之于洛  
墓而乍到新邑凡室廬器用之類  
咨嗟以怨其上今朝廷有大役而



曾在洛然不可如此論當時孔子序書豈能一一具載亦只舉其大綱爾且如仲虺之誥序不過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坳仲虺作誥未嘗說成湯有慙德也若無此篇書何以知因有慙德而作只以洛誥觀之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序只以為使來告卜爾然自王拜手稽首以下皆周公成王面相答問之言序亦何嘗及此哉然則洛誥所謂使來告卜只到俾來以圖及獻卜召誥所謂使召公先相宅只到庶殷丕作自是以下皆成王在洛召公親對成王

契齋家塾書

卷十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告戒無可疑者又況古人告戒人主非如後世作一篇書進之於君不是當面親說如太甲三篇說命三篇皆言於人主之前史官編之成書爾便如立政等書也只是面說觀其中嘗有周公曰嗚呼之言如此則史官之辭也蓋惟是當面陳說方能感動若使召公作書達之於王則何緣稱成王為沖子然則成王在洛斷可知矣旅王若公庭實旅王之旅也陳列幣帛以旅王併及周公焉夫旅王而及公分明待周公以王者之禮蓋當時周召雖一等是大臣然周公事

體自別觀其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抱成王以朝諸侯與夫朕復子明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當時攝政七年分明有王者之象所以流言有不利於孺子等語若使形迹無可疑安得如此說只觀號為周公便可見周國號也不敢以為一國之公而係之以周明其為天下之公也是以旅王而及公蓋與王者敵體矣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御事只是治事之臣後所言王先服殷御事可見蓋這許多言語亦欲眾人皆聞之也

契齋家塾書

卷十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殷王天之元子也今天不以殷為子而以周為子今日之天命即前日大國殷之命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試觀此處玩其辭氣以想其用心古大臣所以感動人主者為如何夫當成王承文武積累之業營建洛邑四方民大和會致治之美無以復加可謂有無邊無限之休也然亦有無邊無限之憂百姓有過在子一人蓋聖人此心真以天下為憂而

不以位爲樂也夫享崇高富貴之極豈使之自安逸  
其身有大安逸大富貴卽有大艱難大煩惱隨之後  
世人主但知其爲無疆之休矣不知其爲無疆之恤  
也既是責任如此之重則安可以不敬曰曷其奈何  
弗敬言其苟念及此如之何而可以不敬也言之懇  
切如此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  
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雖終殷之命然自成湯之下諸先哲王其英靈猶  
在天詩所謂三后在天是也越後王後民言其後以  
服厥命厥終是說紂忠智之士隱藏不出而在位者  
無非瘝病之人所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皆攜持  
出亡而紂又執之使之在此受其殘虐天憫吾民如  
此亦甚哀矣今眷命用懋王可不疾敬德乎精神全  
在疾字上更無等待更無遲疑只今便下手觀此一  
字古人言語直是各別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旣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旣墜厥命今沖子  
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有夏傳子故天從之保之面稽天若考天之意向而  
順之也天迪格保蓋言以誠意格天天從而保之此  
是形容疾敬德之意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是天嚮  
我之意也故夏商之君必考天意之所嚮而順之今  
之眷命用懋猶前日之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則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之疾敬德亦當如夏商之君面稽天若可也夏商  
之君其能順天之意如此其後猶墜厥命今王不能  
疾敬德竊恐天命又轉而之他然則王當如之何亦  
曰無遺壽考而已矣壽考之人皆稽古人之德又能  
稽謀自天是可違乎稽謀自天卽面稽天若之意也  
今須看召公告成王以敬德何故須首先說無遺壽  
考這便見古人告君一句是一句如良醫用藥直是  
下得的當且向者成王疑周公其不能敬信壽考也  
亦甚矣於壽考之人而遺之何有乎敬德當時不特

周公如毛畢之徒皆文武舊臣國家元老成王若能聽信此等人安得而不敬厥德告之以敬德又下一疾字至言所謂敬德者則又首及無遺壽考其的當如此王今年雖尚幼然既居天子之位任了這般職事如何都說得小故召公說與成王王不可以我爲小今爲天子矣須自大能以誠信之道感動其民使只今便休始得看這不字與今字古人告君直是與後世不同蓋些少誠信亦不能感動要須無一念之不誠無一事之不誠大能以誠信動其民使目下便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這休乃可此卽疾敬德之意也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魯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觀此數句尤見得成王至洛分明言王不敢以此事爲緩畏民之險來紹上帝服于土中看不敢二字分明是說成王孰謂成王未嘗至洛耶觀其語意自是可見古人直是見民之險所謂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後世但見一人之尊巍然在于民上孰以民爲可畏殊不知稍有失德民心去之豈不甚險乎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父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是召公既說了周公又答召公之言正如禹皋陶陳謨於帝舜之前更進互說或者以爲召公舉周公之言告成王君前臣名故稱旦曰亦不必如此說以人情觀之召公在周公面前緣何稱周公名然不言周公曰而稱旦曰者此史官筆之也蓋前面旅王若公分明待周公以王者之禮故史官於此稱旦曰所以嚴君臣之大分而周公不敢當幣之禮盡歸之成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用供王祈天永命則且曰之言亦史官探周公之意而書之也夫洛邑之作召公以爲王來紹上帝周公以爲其自時配皇天蓋此國家之大事也所以繼天而出治者實在於此以大臣望其君而欲至於配天德此其規模廣大豈與後世人臣比哉祀者謹祭祀之禮也洛邑天下之至中故曰自時中父成命無一毫虧欠之謂也昊天成命二后受之在文武時天命故無有不成者也然成王苟恃其成而小忽焉則已成者其可常保乎故君奭曰我式克至于今日

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文王之功夫安有不成者而今也方思所以成其功于不怠蓋古人之心不敢自足如此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周公之營洛邑正緣商之臣民日夜漸染惡習不能自新故遷之於洛使之遠去沈涵之邦而密邇周家之教化蓋所以變移其耳目洗滌其心志也周公經理商民可謂得其道矣此是周公之本意故又明以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告成王先服殷之御事使與我周御事親比而無間焉蓋不鄙夷之斥絕之而納之於君子長者之域使之薰蒸陶冶日改月化而不自知昔者舜之分北三苗正是此意所以三苗終於從此蓋處之得其道矣節性者使之就規矩準繩而不流於不善也夫性無不善焉得會流然無規矩準繩則外物遷染亦能引而去之性猶水也節猶水之有隄防也水雖無有不下然隄防陵遲則必至於潰決性雖無有不善苟不知節其不蕩然無制乎然卻非擗節此性豈可擗

節哉惟日其邁者日進於高明遠大之域也雖然這箇根本又全在成王之身要須當以敬爲所所猶居也如君子所其無逸爲人君止於仁居天下之廣居皆是此意造次顛沛之間不會暫離這敬是之謂得其所既曰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言辭懇切再三丁寧之也三代大臣告君之言自是深切如曰曷其奈何弗敬如曰不可不敬德一等是這許多言語而古人分外深切自漢以後說正當道理者有之矣辭氣懇切如三代王佐者則難得也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我不可不監言其須當監也夏商之享國長久與夫後來之墜厥命我都不敢知我之所知者惟敬德則能受天命惟不敬德則墜厥命爾在天者吾不得而知所可知者在人言以不敬德而墜厥命則前日以

敬德而受命可知矣今須看不敢知惟不敬德處夫  
周公豈不知天命周公不能不自知乃是不敢知蓋  
天命未易知也規規然取必於天則所以自修者闕  
矣故周公謂夏商之或長或短或興或亡我都不知  
是如何但知其前日能敬厥德後王不能敬厥德敬  
德則天命歸之否則天命去之所謂自求多福所謂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初不計他事後世不知自盡  
諸己而妄欲言天命天命豈易言哉孔子罕言命至  
五十方知天命豈但計較其在天者不亦失其本乎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公既歷陳夏商享國修短之由乃以爲今王嗣受  
厥命則監觀其前代當如之何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續其功大抵功業須當嗣續之嗣之爲言常常接續  
更無間斷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方未營洛之前周公總天下之政成王猶未親政也  
至今日成王方臨政分明是方爲君周公謂王今初

服厥命如人之初生子人之生子須是自幼而教習  
之則耳目漸染後來不至於扞格而難入王者之治  
天下亦須從卽位之始頭腦便教端正始得其初既  
正則其後將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矣哲命者明哲  
之人天必命之此不在天而實在我故曰自貽所謂  
自求多福是也今天其命哲命亦有吉凶亦可以歷  
年久遠夫既言命哲命歷年而問吉凶於其中何哉  
蓋天命至無常所謂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有  
無窮之喜便有無窮之憂享天下之至樂便任天下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至難雖曰命哲命歷年然敬德則天命便吉否則  
天命便凶或吉或凶何常之有今我營洛邑做此般  
大事天必知之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當武王與  
紂戰之時上帝分明監臨于上則今日營建都邑正  
是上帝臨女之時上帝分明開著眼在上看王當如  
之何須疾敬德更不容少緩可也王能惟德之用則  
可以祈天永命矣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

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是說商民言王不可以民小之故遂用非法以治  
之至行威虐殄戮斯民王居莫大之位則亦當有莫  
大之德位為天下之至尊則德亦與位同其尊所謂  
王位在德元也能如此則民皆刑用於天下矣若以  
刑罰治之民卻未必刑用以德先之則民自莫不取  
法如刑罰之不敢犯焉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民皆用刑

聚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者之德愈光顯於天下矣今須是君臣上下一齊  
勤恤始得若一邊勤恤不濟得事譬如一家須父子  
兄弟同心其力一家方會治周公此言蓋言今只是  
臣下勤恤亦不濟事須是上下皆知以勤恤為心乃  
可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一句最要看看夫受天永  
命而歸之於小民之身蓋能治得這小民天命便歸  
之不能治得這小民天命便去之所係豈不甚大言  
小民者甚言其至微至弱不足道也然王不可以其  
至微至弱而忽之受天永命全在他身上此等議論

後世不復聞矣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警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周既革商則視商民蓋警也然商民之中亦有賢人  
故謂之百君子友民謂周之民也周公自任其責以  
為我當以商周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此亦王先  
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之意合商周而為一  
也召公以幣旅王而并及周公周公以為我不敢當

聚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禮也故盡以其幣歸之於王用供王祈天永命幣  
帛蓋禮神之物也史臣所以書且曰其亦探周公之  
微意歟此一篇書既略不及成王來洛之意不必為  
成王曾來亦可但自太保乃以庶邦冢君而下分明  
是召公在成王前說既非成王來洛則必是以告卜  
而書中大半是成王周公相問答之言此周公後來  
歸于宗周而言也洛誥既然召誥何為獨不然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案袁氏此條解  
永樂大典  
原闕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復辟之事說者皆引說復于王有復于王者為證謂周公以明君之道復之于王有失然後有復成王未嘗不為君既不曾失何復之有其言信美矣然觀其辭氣則未必然復辟只是復辟初不必如此回護況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周公既無取天下之心何必曲為之說書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方成王幼沖周公攝政天下事權皆在周公之手至今而成王壯矣然後以人君之政事歸之于王只如此而已夫何可疑況此書中自甚分明如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如曰亂為四方新辟成王之為君久矣至此乃始謂之新辟蓋前日雖為王政事卻自周公出今日周公既歸政政事始自成王出分明是為新君也由此觀之則復辟之言何獨不信卻非是成王前日未為君成王之為王

固久矣但攝政七年之際事權在周公今始以人君

之政事歸之於王故謂之復辟爾如後世霍光相宣帝宣帝既壯光稽首歸政君臣之分亦未嘗不明而況周公大聖其處此有道矣孔安國註以為復還明君之政此語甚好營洛邑大事本不當出于周召周公以為我看成王意思一如弗敢及天命之初基定這天命營邑則天命定矣我看成王不敢擔當此事故我繼太保而大相東土今王自此以後始為天下之明君矣觀此一句復辟之事豈不甚分明此是周公復辟之辭洛師師者眾也卜洛之事所以既於河朔黎水卜之又於澗水東瀍水西卜之又於瀍水東卜之如此委曲周旋者蓋雖只是這一片地然建都之所宗廟朝廷之位卻要的當故不敢輕如此卜必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灼之而兆見此食也灼之而其兆不見則不食矣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是成王辭周公之復辟以爲我不敢當此事須得  
你同其理會乃可故曰我二人共正我與周公當億  
萬年敬天之休觀此一句成王到這裏甚次第遠大  
直是要與周公相期於萬億年其規模之宏遠如此  
拜手稽首誨言致敬盡禮以謝周公之教誨也古者  
人君於臣下皆有拜禮舜拜皋陶禹亦拜皋陶太甲  
拜伊尹成王拜周公此是唐虞三代時事不可把後  
世看古者君臣之間只是朋友若太甲之於伊尹成  
王之於周公又不止於朋友皆以父師之禮待之舜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於皋陶分明待之以朋友之道所以一聞他嘉謀  
善論便至於下拜何嘗儼然自尊見得我是人君若  
見得我尊爲人君有這一念便不是唐虞三代聖人  
之心在後世此等事皆不可得而見矣孟子曰故將  
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須是有不召之臣方  
能大有爲於天下後世如漢高祖四皓便不能致叔  
孫通制禮采秦儀尊君卑臣者爲之如何望他以三  
代事業高祖且爾其他何望世道日衰則人主日尊  
臣下日卑今須思量古人何故直至於以人君之高

下臣下之拜蓋緣他好善篤切一聞其言不知不覺  
下拜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予齊百工倅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  
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殷大也王今舉大禮祀于新邑雖祀典之不載者亦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不祭此處要仔細看後世這事都錯了古人苟  
有功於民苟有神靈者無所不祭焉這意思極好甚  
次第廣大齊者整齊也周公言我一一整齊百工皆  
賢人君子無一小人廁迹於其間故謂之齊我整齊  
百工使從王于周豈徒然哉蓋庶幾欲治其政事云  
爾今王卽命言成王曾有號令以爲當記功之尊者  
以其功而作大祀古者祭祀先王功臣皆與焉所謂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凡有功者銘書  
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是也又曾專命周公汝當篤



所以輔弼我者王之此意甚美矣然前日雖有是意而今日則有不然者我大視汝所載之功乃有出於左右近習之私而其所載容有不當者是爾所自教之工得以參預於其閒也夫人主當以天下之才為天下之用其所任用當用天下之所欲者豈可私於左右之臣後世如齊桓公之豎刁易牙開方漢元帝之弘恭石顯晉武帝之荀勗馮統皆私人也此皆人主朝夕之所親近故世主往往溺焉寵之祿位聽其計畫為害有未易勝言者周公所以懇切以此戒成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謂爾之朋儔皆便辟使令之臣至載錄功臣有出於左右之私意這便是爾之朋黨自今絕之猶易為力失今不治若火之始燃雖燄燄之微其所焚灼以敘而進將至於不可絕豈不大可慮哉周公之意可謂深切矣厥若彝彝常道也周公言成王若彝撫事苟欲如我則當用周工周工蓋前日周公之所齊者也此是朝廷公當之人非王之私人以是人而分布於官僚為六卿者有六卿之職為大夫者有大夫之職各即乃僚各勤乃事使之踴躍奮發興事造業而

無怠惰委靡之習是以謂明作有功雖然明作有功未可已也要必至於醇厚寬裕乃可明作有功不過能理繁治劇有能有為而已若夫寬大宏裕則進於德矣有才而不進於德區區徒能辦事亦何足貴哉惟夫二者兼盡用人如此則成王之聲聞傳於無窮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抵人君徒有其始不足貴要須徹頭徹後如一始得成王始親政事能委任周公能凡事皆合道理可謂有其始矣然須思量圖惟厥終可也諸侯之事上有享上者亦有不享者汝須當敬識之敬識者惟敬故能識也不敢怠惰不敢放弛則此心清明自然不惑所謂享與不享卻不在物之厚薄惟在其禮儀如何物雖有餘禮儀不足惟曰不享蓋誠意不存而徒庭實旅百備物豐腆以是為享上與不享何異哉成王幼冲之君也於此處不能無惑周公深懼其視諸

侯之享上惟在於物而不察其禮儀則天下諸侯皆將惟物是用而禮儀不足其爲君心之害莫大於此故勤勤懇懇以爲汝須當敬識百辟之享與不享威儀不及於物是猶不享爾嗚呼周公之爲成王心術慮何其深切若是哉如前面孺子其朋與此閒敬識百辟享皆是周公正君心處享上之說延及本朝爲害不小自王荆公倡爲此說以爲諸侯皆當享天子後來花石綱等事至於窮天下之力皆荆公之說倡之其害豈淺所以周公懇切於此使成王知夫享與不享不在於物之厚薄也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古人治天下直是不暇朝夕汲汲豈復有頃刻之暇周公以爲汝當分我之所不暇言當與我共其憂勤也此亦是復辟之意我之所教誨汝者皆輔民常性之道汝當敬聽之汝若不勉卻恐其功不永正父武王也武王之德汝當存勤篤之心以次序而行之罔不若予之言則我亦不敢廢乃命矣此書自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以下皆是周公歸于宗周面告成王之辭蓋周公在成周使人告卜既來復命之後周公歸于宗周於是以此告之成王書序略不及此蓋變體也召誥之序不言成王歸洛亦是變體惟此二書之序與他不同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君道莫大於敬敬則無失德今人所以有過失皆緣不敬之故何謂敬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此所謂敬也周公告成王敬哉只是教成王兢業茲予其明農哉此周公欲告歸也言我當退休田里講明農事不復與聞國政敬以裕民則汝成王之責也無遠用戾言當無所不及不可於遠者而或有違戾也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周公有告歸之意故成王不許其去而留之此乃成王留周公之辭公舉大明之德以我小子揚文武之

烈今須看這稱字與這揚字皆振作舉揚之意文武之烈何嘗不在然又須有人舉而揚之始得所謂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中庸亦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揚即舉之意也天之命即文武之烈能揚文武之烈即所以奉答天命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觀此數句成王可謂深知周公矣周公心術之微皆被成王見得後說出來如此大明之德足以昭假天地其次第光明俊偉而無一毫厭倦之心方且勤施于四

聖賢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觀勤之一字周公之心何如哉所謂昔公勤勞王家古之爲宰相大臣者是直勤勤不已孟子形容此意而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有所不合則日夜以思忽然得之坐以待旦便欲出做其勤爲如何後世爲宰相大臣者只是不勤國勢之微弱民生之未安賢才之隱伏皆置而不問天下安得平治所謂勤卻不是躬親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閒以是爲勤也謂之施于四方蓋施其事於天下使四海無不

被其澤宰相職業要當如是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之相業也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周公之相業也爲宰相大臣要必如是方可旁作穆穆者作起天下和順輯睦之心也迓迎也衡平也周公之心明德雖足以昭假天地而常若未至不敢自以爲是天下雖已大治而常若未足不敢自以爲太平故謂之迓衡言不見其既已太平若方有太平之象從而迓之譬如人之未見則迎之若既見何迓之有周公之所謂迓衡正是此意

聖賢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述文武勤教者文武亦不過只是一箇勤詩稱文王既勤止召公戒武王夙夜罔或不勤古之爲天下者其次第勤勤不已周公之心即文武之心也嗚呼成王以幼沖之資嗣守大位而能知文武之心能知周公之心皆不出一箇勤字觀成王稱文武周公之勤如此則成王之勤可知矣方前日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猶有私心焉至此敬受周公之教見於辭氣者如此前日之私心雪消冰釋豈復有一毫存於胸中耶予沖子夙夜恭祀者言我小子只是恭已

於上求所以奉祭祀而已大抵人君爲天地宗廟百神之主莫大於奉祭祀能奉祭祀君道無餘蘊矣且如人主誠知吾之職分莫大於奉祭祀豈復有一念之不兢業有一毫之少放肆又豈敢信用左右之言而所載之功或有不當者是以古之人主早夜兢業不敢稍有意情少有障蔽惟求所以能奉祭祀焉爾成王日夜得周公周旋左右啓迪開發此心清明無一毫之蔽塞是以深見得人君職業有在於是故其言之的切如此成王之意蓋以爲我但能恭已在上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敬承祭祀至於施其澤於四方使四海無一夫失所者則周公之責也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又言公輔迪我之篤厚罔不如此我今自此退後當卽辟于周而命公之後于魯公卻留以輔我蓋

不許周公之去而許周公以復辟也夫成王至此方以爲卽辟孰謂復辟之說非還政事於成王乎觀此處可見成王處事之妙夫不許周公之復辟是不遂周公之意也許周公之去則左右無人失所倚仗尤不可也今許其復辟任天下之大政於己而仍使周公留以輔助焉旣不失己之助又不違公之意舍此之外更復有何策乎若非成王心地清明豈能處事之妙如此公無困我言公若去則我其困矣康民之事我不敢有厭斃觀無斃二字成王至誠不息之心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如何公勿替刑公不可替其義刑當留以輔我也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成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恭先者以恭敬之德先天下也孚先者使天下皆信之以誠信先天下也周公於成王言恭於己言孚蓋人主處九重之上據崇高富貴之極莫難於恭而爲

宰相大臣必須舉天下皆信服乃可考朕昭子刑刑  
卽公勿替刑之刑也言我之所示以典刑皆文王之  
德也

佯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  
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佯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  
予懷德

秬鬯祭宗廟社稷之所用也成王以秬鬯二卣遺周  
公用安寧周公之心分明待之如神明尊之至也古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大饗之禮皆如宗廟之禮則以二卣寧周公不爲  
過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此使者之辭使者之來  
成王拜以送之也周公不敢當此禮故卽以禋于文  
王武王惠篤敘以下祝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成格王入太室  
祿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此一篇書自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拜手

稽首誨言是成王在宗周周公在成周使來告卜之  
辭卜洛者召公周公實未嘗卜而曰我卜河朔黎水  
者召公之卜也自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是周公  
使來告卜之後歸于宗周面告成王之辭使成王來  
洛邑做這許多事也如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如  
曰汝往敬哉如曰孺子來相宅如曰往新邑佯嚮卽  
有僚皆是使成王往茲新邑也至戊辰王在新邑則  
成王卽來洛邑遂祭于文武之廟因以冊命魯侯也  
此書之節次蓋如此方周公有明農之言分明有退  
歸之意至成王苦留之周公見其意之誠篤又見其  
卽辟於周命公後處之得其當如此於是復爲成王  
留觀其告王以作周恭先而自勉以作周孚先則與  
前日茲予其明農之言不同矣是周公復留以輔成  
王也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自此以上皆攝政七年  
閒之事也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繫齋家塾書鈔卷十一

宋鄞袁 燮和叔撰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讀尙書須當考究他節目次第分明且如此一篇書所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是洛邑既成之後方遷殷民於此也而召誥之書所謂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厥既命殷庶庶殷不作則是營洛之始庶殷已在洛矣以爲先遷洛民洛邑始成則此書之序文勢不應如此以爲洛邑既成方遷商民則又與召誥悖

黎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甚可疑者或者不察乃謂多士之書當在洛誥之前編帙淆亂爾其實不然召誥所謂庶殷蓋經始洛邑之時所調發從役者爾是時未曾遷也其實遷民之時在洛邑一發既成之後蓋周既得天下則商人皆吾役也國家有大興作則皆調發以從周禮所謂凡起徒役是也及都邑既成然後盡遷其民周公營洛之次第蓋如此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兩句可見古聖人處事之妙且如盤庚當時遷都臣民弗從必委曲開諭待其聽從也然後始遷焉今周公遷民乃

無一語誥諭之何哉此便見聖人必有道以處乎其中蓋既成而後遷則宗廟朝社之位定矣室廬疆場之制備矣凡民生日用之具無有不足至是而遷民誰不欣然聽從所以當時營洛必調商民正緣要他親見區處經畫之備親見夫凡事之利便則其心服而其從之也輕不然以久安之民而一旦遷於新邑一動其怨嗟之心便足以召亂豈小事哉今而翕然聽從無一人敢有異志然後見聖人處事之妙蓋如此

黎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遷頑民於新邑作書以告之將使之奠厥攸居以為

生生無窮之計告之如何第一且先曉之以天命之

至公而破其疑周之心蓋當時商士皆以為周家弋

取商命其心不服常有興復之意謂之商士其間多

少忠義之人孔子序書謂之頑民者言其不知天命

也周公不敢以民視之而待之以士蓋其涵濡商家

數百年深仁厚澤入於骨髓豈肯一旦臣服於周所

以常以報復為心雖不知天命其心蓋甚忠義矣既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是忠義非士而何夫其心在忠義這箇最難調停所

以周公先破其疑謂非我有心於取商之天下也天

歸之民歸之吾不得已起而受之何嘗有一毫私心

哉曰惟帝不畀則天棄商而歸周矣曰惟我下民秉

為則民去商而為周也於是又引湯之所以革夏者

而開諭之言我今日之革商即前日爾成湯之所以

革夏者也天惟保又有殷殷王亦無敢失帝天嚮商

家商王亦能順天之心此所以自成湯至於帝乙傳

世如此其君道無餘蘊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

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子其曰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即于殷大戾

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子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

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子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子惟率肆矜爾非子罪時惟天命案永樂大典

序解復載於此段之下而袁氏原解已佚今無可復考姑從闕文其複見者則刪去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子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

子惟不爾殺子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子惟

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

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

爾不啻不有爾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

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  
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居奄乃與三監同爲亂者移爾遐逃遐逃皆遠也言  
我使爾遠去妹土之惡習而適茲新邑蓋欲汝比事  
臣我宗周多爲遜順之行也此卽比介於我有周御  
事之意故下文又以爲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  
多遜蓋遷之洛邑變前日傲慢之心皆爲遜順之行  
也此周公營洛之本意也夫旣委曲開諭以爲我之  
有天下實天與之而非有一毫之私心又以爲爾有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五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德者我皆聽用之所以慰安寬裕之道亦至矣然一  
味寬以待之亦不得故至篇終又有嚴威之言所以  
恐懼之使之聳然知所畏也言爾若克敬能兢兢業  
業天惟畀矜爾爾不能兢兢業業敢於爲非我亦將  
致天之罰於爾躬商民聞此其不肅然有動於中乎  
大抵聖人說話皆是如此寬嚴未嘗或偏便如盤庚  
之遷旣是如此委曲開導然亦有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與夫其猶可撲滅之言蓋不如此無以聳動也

周公作無逸

爲人君豈可有一日之逸樂然周公前乎此未作是  
書其說有二一則成王未親政事周公攝焉彼其以  
師保之尊朝夕於左右成王雖欲自縱有不可得者  
一則是時天下猶未甚安靜武王纘崩三監便叛周  
公三年於外罪人方得而頑民日夜反側爲周之害  
所謂敵國外患頑民者周家之敵國外患也當此之  
時方且兢兢業業豈敢有逸豫之心所以無逸之書  
亦未須作至此三監旣已誅矣洛邑旣已成矣頑民  
又已遷矣而又作多士之書慰安之矣當治定功成  
之後人情最易得縱逸又况周公旣已復辟成王始  
親政事尤不可頃刻自知所以周公纔遷商民便作  
此書蓋方其芽孽之將萌便從而遏絕之也學者讀  
此一書須當看周公作書之時節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六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聞知



所其無逸以無逸爲所也如所謂欽厥止居天下之  
廣居是一箇頓放己身處人心皆有所其或爲不  
善有過失皆失其所者也所其無逸蓋日周旋於中  
不敢自放於規矩法度之外召公戒成王以王敬作  
所周公戒成王以所其無逸一也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非謂先致其艱難便可以逸樂也蓋艱難之中  
自有逸樂存焉且如農夫沾體塗足終歲勤動耕耘  
收斂不失其時至於入此室處婦子嬉嬉足以卒歲  
這便是農夫逸處若謂艱難於其始而後適情縱慾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荒淫無度寧有是理哉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亦  
非常人之所謂逸樂也蓋俯仰無媿其中泰然自有  
可樂者此天下之真樂也苟以爲文武憂勤於其始  
及治定功成便恣爲逸樂是乃唐明皇之徒所爲爾  
尙足以謂之文武哉必不然矣蓋所謂逸樂者特不  
如其前日憂勤之甚爾小人之依言其所恃者惟稼  
穡也依字便與所字一般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縱恣自逸爲鄙俚虛誕之語以侮厥父母以爲不知  
自享其安逸乃服勤於農畝之事妄誕虛高謂昔之

人無所聞知徒爲是自苦爾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  
也君子與小人爲對小人不知艱難是以爲小人爲  
君子者其可不知乎今須看周公以無逸戒成王未  
說無逸底道理且先以稼穡爲言何故周公極有深  
意何則天下之至勞苦者莫如農夫也春則耐寒以  
耕夏則耐暑以耘至秋則又刈穫如寇盜之至蓋極  
天下之勞苦無若農夫今試思日用之間那得一事  
不自農夫來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優游生死農夫  
之力也苟無農夫人且莫之得食況其他事乎彼人  
主尊居九重所以敢於自逸只緣不知稼穡艱難之  
故且如崇尚侈靡使其果知農夫服勤田畝沾體塗  
足如此之勞且苦則我尙敢適情恣欲以爲一時之  
觀美哉觀逸遊畋以極耳目之好使其果知農夫耕  
耘收斂不得避寒暑如此其勞且苦則我又敢於此  
縱其情意以事嬉戲哉知之既深則凡聲色貨利臺  
榭池沼如此等事皆不敢爲矣周公到此方下這無  
逸一服藥而下得又如此切當豈若後世爲是泛然  
之說哉然後世人主孰不知小民之艱難而敢惟逸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之是務者其所知非真知故也所謂先知稼穡之  
艱難這箇非苟知之蓋真知之則無緣敢於自逸矣  
龜山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以爲天命福善禍淫誰  
不知之孔子之知蓋異乎常人之所謂知也古人之  
知直是各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讀無逸須看周公這許多嗚呼處歎息而言之所以  
使人有所感動也無逸之理人誰不會說但周公自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得別只觀其反覆歎息直是如此深切安得不使  
人感動嚴恭寅畏大略只是敬畏之意自度者自合  
度也這箇自度便是天命在天則謂之天命在人則  
謂之法度今果能周旋於規矩法度之中念慮純一  
私意不萌豈非所以事天乎觀太戊因桑穀之祥而  
一時君臣之間恐懼修省可謂能畏天者矣不敢荒  
寧須看這不敢二字蓋有一敢心何所不至古人直  
是不敢能如此畏懼斯其所以享國之長久也嘗觀  
古之聖賢往往皆享高壽堯舜皆百十有餘歲不特

上之人爲然下之人亦大概多壽所謂父不喪子兒  
不哭弟蓋古人之所以自養者得其道是以其壽亦  
永後世戕其生者多矣安得不夭折且如喜怒之非  
其時起居之失其節飲食之或不謹如此者皆足以  
傷生而損壽若是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如此等事皆  
無有矣兢兢業業常如臨深履薄念慮之間純一不  
離安得不享高壽孔子所謂仁者壽是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

繫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卻非是躬親稼穡之事蓋  
使之處畎畝閒與小民出入爲侶而親見稼穡艱難  
忘其貴驕之習也此先王教世子之深意古者王世  
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齒於學故曰天子之元  
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所以古人處萬乘之尊而  
略無一毫驕矜之氣蓋其平日常處人下而未嘗自  
大也自後世生則貴驕便自尊大失古意矣嘉靖殷  
邦謂之嘉靖蓋非尋常之所謂靖也後世人主好靖

者亦有矣然紀綱不立法度不修凡事皆委靡而不振豈得謂之嘉靖乎嘉靖者非不事事之謂也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言皆莫有怨其上者也無逸中多說這怨字如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如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為天下豈可使民有怨其上之心古人所以兢兢業業撫摩斯民惟幸其無怨而已無時或怨則是舉天下皆心服這高宗更無有怨心者是甚次第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契齊家塾書鈔 卷十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大略只是太甲或以為別自有一祖甲非也只

看舊為小人一句便可見太甲即位之初慾敗度縱

敗禮而曰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何也古者君薨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是時嗣君猶未即位太

甲方居喪之時尙位即君位也至伊尹以冕服奉鬯

王歸於亳太甲始即位矣是以周公之言如此然太

甲世次當在中宗高宗之前今乃敘之於後者此以

享國之久近論而不以世次先後論也說者但見太

甲即位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而又序之中宗高宗之

後遂謂其別自有一祖甲是特未嘗深考爾中宗之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之不敢荒寧祖甲之不敢

侮鰥寡大略只是一箇敬字今須看周公論三宗之

無逸不說其他但說他不敢荒寧不敢侮鰥寡蓋古

人之所謂無逸非謂於事為上必躬必親只此心致

敬便是無逸處何則此心致敬則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惟恐有一毫之不到安得會去逸樂後

契齊家塾書鈔 卷十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人主如衡石程書衛士傳餐皆是降君尊而代臣

職以此為無逸不知此乃是元首叢脞何異於荒淫

自縱者非古人之所謂無逸矣古人之無逸方是元

首明哉大抵古人之無逸此心之無逸也後世之無

逸事為之無逸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讀無逸須看商先王所以享國長久者如何及至後

王所以罔或克壽者又如何此無他分能敬與否而已夫苟能敬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想像此時念慮有一毫之雜乎喜怒有一毫之私乎此心有一毫之放逸乎所以戕其生者既無有則自然有可延年之理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抑謙抑也畏戒謹恐懼也克自抑畏此太王王季之無逸也文王卑服此文王之無逸也卑其衣服不事侈靡而惟康功田功之卽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稼穡之事也徽柔懿恭此一句畫出這文王徽與懿皆至美之辭柔而曰徽柔異乎常人之柔也恭而曰懿恭異乎常人之恭也此便是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夫子之溫良恭儉相同恭敬遜順聖人之心可見矣有一毫驕矜悖慢之氣便不是聖人之心以此德而懷保小民無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蓋懷

保小民不是傲然自大者所能爲惟微柔懿恭之人則視小人之微分明如慈母之保赤子所謂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惠鮮鰥寡者文王下膏澤於民而民皆有生意如時雨之降草木皆爲之鮮明故謂之惠鮮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憂勤如是非屑屑然躬親細務也常持此心不敢一毫閒斷一毫放逸如此方能咸和萬民蓋君有民之表儀也斯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工夫少有不到在我者不知何以使民之和此文王之所以日昃不食也遊畋國有常制而文王則不敢盤焉上無過用則下無過取故庶邦之所供無非正者文王爲西伯是以庶邦皆有貢獻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觀逸遊畋人主所不能免者然至於淫則不可舉動旣不是當爲之又至於過此之謂淫人主荒淫則賦斂必重蓋用度旣侈無以供其欲勢不得不取之民猶一家然爲主者淫荒於上則財物必盡於奴僕之

手人主苟荒淫則無政事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財用不足不取之民將何求乎於觀逸遊畋未嘗縱其慾則萬民之所供者自然皆正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今須看一日之耽樂何害於事而周公便謂非民攸訓非天有若何過禁之嚴如此學者須當體察兢業之時此心如何耽樂之時此心又如何則可以見周公之意矣且如兢業之時此心戒謹恐懼方是時即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之心也至於耽樂之時此心荒迷顛沛錯亂天下之人必皆以我爲非豈所以訓民乎天人一心民既以爲非天亦必以爲非豈所以順天乎是其罪雖小而與大罪無異故君子之自檢其身善不可以爲小而不爲惡不可以爲小而去今人但謂其小而多於此忽焉不知善雖小而天人之心皆以爲是惡雖小而天人之心皆以爲非故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不德罔大何至於墜厥宗然方其不德之時心下如何便有墜厥宗之理周

公之言不爲過矣因酒行凶曰酗酒德者以酒爲德也德之爲言得也實有諸已至於堅固而不可奪是之謂得爲善之深者得也爲惡之力者亦得也其他泛泛者皆非是有德謂之酒德蓋荒於酒而成痼疾矣前輩多以爲無若丹朱傲舜豈有是哉無若商王受成王豈有是哉其實不然此道亦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去之則爲小人成王雖賢一念不謹即商王也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弟則爲堯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舜不弟則爲桀紂何常之有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言以古人之盛德君臣之間猶相訓告相保惠相教誨今其可以不然乎猶之爲言可已而不已之辭也可已而不已此古人之所以盛也民無或胥譎張爲幻蓋君臣之間誠意既交孚則下之爲譎言惑亂人聽者自不能入矣大抵天下之理惟上之失道

則下之人始敢肆爲虛誕不根之談君臣既更相警勵彼亦豈能乘間而投其隙猶一家然父子兄弟間和睦無間爲奴隸者雖有讒閒之言亦豈得而行哉此厥不聽而君臣更相訓告以先王之政刑無小無大皆變亂之則民皆心怨之而口祝之矣蓋有道之世君臣交孚則讒言無自而入無道之世君臣失德則下之人皆肆爲怨詛其機存乎上而已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迪哲者信能行此哲也明哲人皆有之踐履既到其哲常秉而不失是之謂迪不然未能躬行雖有是哲亦非吾有矣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學者諷誦此處可以識古聖賢之心皇者大也夫以小人怨詈何

常之有而古人一聞其怨則大自敬德反躬內責以爲我實致之蓋信其如此不但不敢含怒而已人固有外爲自反之形而其中實蓄怒於此者古人豈惟不敢蓄怒直是不敢有一毫罪他人之心皆以爲我之罪聖賢此心之端的於此處可見矣此厥不聽人乃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便信之便加殺戮焉略不知自反則天下皆將同心怨其上舉天下之怨皆叢集於吾身矣人主而至於舉天下皆怨之其何以獨立於民上乎自古之人猶胥訓告至終篇雖分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兩章血脈貫相通貫前章以爲此厥不聽則人皆將違怨後章以爲人之怨汝惟當自反卻可以弭怨苟以爲人之我怨而便加刑殺焉民怨愈甚愈不可遏矣周公作無逸於其末章反覆致意於怨之一辭蓋爲民上豈可使民有怨心至於天下皆無怨方是無逸處天下猶有怨其上者焉必在我者猶有逸樂之心也故民之怨與不怨逸與不逸之驗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事功  
既就勢位既隆以理觀之自當求退此召公所以不  
悅不特召公爲然周公當洛邑既成之後亦嘗告歸  
已而成王致敬盡禮再三留之周公遂翻然而改復  
爲成王留至此召公又欲退周公遂專作一書反復  
開論挽留之此君奭所由作也周公所以留召公者  
其意無他蓋召公不與尋常人事體相似其去留繫  
國家之重輕若其他人去留猶未甚計利害以召公  
之大賢周家是少他不得用與不用周家之輕重繫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周公安得不留之今讀此書須思量周公之聖佐  
武王造周事業如此亦何假於召公之助當時又有  
毛畢之徒濟濟多士其閒豈無可以輔相成王者而  
周公切切然獨留召公其故安在正緣召公不與尋  
常人相似故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天不可信從違向背吉凶禍福皆不可預計盡其在  
我一聽之天而已故夫基業之永休與否天心之輔  
誠與否皆不敢知大凡裁者培之傾者覆之災祥殃  
慶因各以其類至然天下亦有爲善而未必便福者  
以孔子之聖而卒老於行以顏子之德而不得其壽  
由此觀之如何便謂誠盡於我天必輔之記曰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要亦盡人事而已矣計禍  
福而必之非知天者也周公又謂我今日果能盡誠  
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爲也蓋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一 二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善固自有獲福之道亦豈可便以爲天之不我福  
邪但福與禍皆非我之所敢知爾孟子曰天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天其壽固自有命皆非  
所當知但能修身以俟之足矣亦是此意大抵古人  
用心真是如此學者亦當如此修身行已求盡其在  
我者窮達貴賤一聽於天烏可必其得失哉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  
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  
遐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自時我至惟人皆是召公前日之言周公舉其言以信之也召公亦嘗曰此其事是誠在我矣凡天命之寧與否民心之從與違皆不敢必所當自盡者惟人事而已這般所在當先觀大意以意逆志不當以文害辭大意只謂天命之去就人心之從違皆無可必之理惟盡人事爲先觀召公言天亦曰我不敢知與周公之意同則召公之言可推矣在我後嗣子孫至在家不知此周公挽留召公之辭也召公毋謂今日基業已成天命已固人心已安無可爲者遽然便去

黎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一後來子孫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怠弛邊絕放佚祖宗之光明召公若不在朝於家何緣與知君若在其左右尙可以輔贊彌縫總糾繆格其非心訓以正道於其事之未萌而正救庶幾能扶持而不底於敗若退處於家既不與朝政則凡國家之大計安得而與聞之人君之得失安得而正救之與其在家不知曷若相與挽留而扶持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天命不易天難諶大略只是前意謂天命難保若其墜命則無能悠遠繼嗣前人之業以恭承前人之明德在我豈敢謂自能有反正亦惟行前人之明德以施之於我冲子爾天豈可便信惟是寧王之德可以延洪庶幾不至於墜命又況昊天有成命文王受之天必不庸釋或者猶有所賴以憑藉扶持之也周公之意謂我何能之有所賴前人之德其合天心者足以垂裕後昆我惟遵而行之以啓佑後人爾歸其功於前人也自處以非克有正而歸其功於前人則退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

黎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父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以徧覆言之則謂之天以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與  
帝一也猶之人焉總言之則曰人指其主宰言之則  
曰心心即人也人即心也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惟有  
純全之德者能之巫咸未進於此故只說又王家雖  
有才者亦可爲也看格于皇天格于上帝須當知此  
是三代輔相之德業爲宰相大臣須到得能感動上  
蒼斯其爲宰相大臣矣三代輔相皆是如此只觀成  
王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成王迎周公天乃雨反風  
與夫代武王之死而王翼日乃瘳若非周公能格天  
何以致此分明與天爲一了這其則亦不遠但在我  
者無一毫障塞此心即天心則精誠自然交通讀此  
處可以見三代輔相之德業可以識三代輔相之心  
未至於此豈貴乎宰相大臣也哉這箇不是易事巫  
咸如此之賢只說得又王家猶未進於格天格帝豈  
易事也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此數人皆卓  
然立於千萬人之上擅名一世者爲天下國家須是  
這般人用之方可蓋此皆一世之英偉人若其他碌  
碌眾人何益於成敗治亂之數故曰堯以不得舜爲

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大抵做人須當做這  
般人爲天下國家須當求這般人用之自漢唐以後  
如此等人不復見矣其間可稱者亦有之如蕭曹丙  
魏房杜姚宋皆一時人物然望三代輔相格天格帝  
之事業何可同日語哉率惟茲有陳者其功烈皆昭  
然陳列於上也惟商家有道許多大賢故其理足以  
配上帝多歷年所古者郊祀天地則以其祖配之所  
謂配天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歷年商家賢人之眾多也惟上面既有許多頭  
腦人故天亦眷佑之而舉內外小臣無非賢有德之  
士百姓百官族姓也王人如春秋所謂王人雖微序  
於諸侯之上者是也小臣侍御僕從之人也侯甸在  
外之諸侯爲藩屏者也奔走於四方所謂宣力四方  
者是也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無非賢才無非惟德是  
稱者稱舉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惟仲山甫舉之人誰無此德然有之而不能舉德非  
吾有也黽勉奮發自彊不息是之謂舉蓋當時之人  
不徒區區小有才皆是進於德者又厥辟治其君也

惟其賢才眾多如此是以一人有所爲而舉四方信之有如卜筮到這裏方是用乂厥辟處夫人主欲有所爲至於天下不信何以爲治三代王佐輔相其君直是使天下皆尊信之這箇不是易事仲虺稱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詩言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後世爲人上者天下皆未必信之詔令之不信政事之變更上有所爲天下皆曰是未必果行也是未必能久也惟上無以取信於人故人言不信其上三代盛時天下之尊信其君分明如卜筮人誰不信卜筮至於有事於四方如卜筮罔不是孚蓋真能敬信其上矣周公之言深切如此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者平正也不偏不倚坦然正直是之謂平格者到田到地也平格之人天必壽之如伊尹臣扈之徒往往皆享上壽何以知之只看伊尹事成湯又事太甲豈不是有壽湯誥言湯既勝夏欲還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是乃成湯時人也後來歷事太甲又歷

事太戊豈不是有壽周公以爲有商之盛賢人如此之眾多足以保乂有殷然其後至紂嗣天猶有滅亡之威今召公豈可以爲周家天命已固便翻然欲退前日雖已好後日之事尙未可保也要須常常念之方能永固天命治明我新造之邦蓋周公拳拳留召公之意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

契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割割喪也割喪殷家而申勸寧王之德寧王通文武而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安天下之王也虢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人蓋在當時卓然可稱繫國家之興亡理亂者觀周公不言他人而獨舉此五人則可見其非

常人矣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  
味此四句是五人者宜何如其人哉文王聖人之盛  
者也周家之治文王實致之也而文王則以無此五  
人往來於其中導迪常教我直是無德降於國人熟  
味乎此可以識古聖人之心矣蓋君臣相須自是實  
理文王雖聖苟無賢人之助亦豈能自致天下之治  
舜稱皋陶以爲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君之有資乎臣從古而然也降卽德乃降之降人君  
下膏澤於民如萬物方枯而天降時雨勃然興起是  
之謂降王者必欲使其德降於天下普天之下無不  
與被其澤可謂降矣漢唐以後爲天下者其德皆未  
嘗降其閒賢主亦有能降者矣而視三代則有閒也  
純佑秉德天眷佑之而賢才無非秉德之士也卽前  
所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觀此所謂秉德則知謂王人秉德爲王者不秉其德  
失之矣迪知天威者非徒知之真能行之也天之可  
畏其誰不知然五人所知異於常人之知故謂之迪  
昭明文王之德行於天下見於天下而升聞於上帝

故謂之迪見冒聞文王雖未嘗稱王然在文王時天  
命固已歸矣故謂之惟時受有殷命五人號叔先死  
至武王時四人尙有祿位故能輔相武王伐紂昭武  
王之德覆冒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無不稱頌其上謂  
之不單稱德言普天之下同然一辭也文王之事商  
武王之伐紂易地則皆然觀四人在文王時則迪彝  
教在武王時則將天威於此便可見矣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聞矧曰其有能格  
其濟小子小子謂成王也成王已爲君矣然方周公  
攝政七年之際成王雖爲君猶未謂之在位至於復  
辟之後始親政事始在位矣周公謂召公爾輔相成  
王當常如其未在此之時不可但責我以去蓋召公  
之意謂今成王旣親政事非前日比所以浩然有去  
意周公之心則不然蓋成王天資旣非剛毅英果能  
自強立之人須常得賢者左右之庶其可以無失德  
此周公拳拳之心所以常如未在此之時也收斂也

罔助不勉也人主有不勉不及之心當收斂之蓋不  
勉不及之心易得放恣須是收斂不使之蕩然無制  
則是心常存矣此周公格君心之業也考造德不降  
言老成之人造德不降鳴鳥且猶恐不得聞況其能  
感格皇天平降卽降於國人之降也古者以鳳凰爲  
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國家將  
興必有禎祥此其一端也今須看道降字與這格字  
周公之規模必欲其德之降於國人而上能感格皇  
天上帝王佐輔相之業豈後世所能及哉

聚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卽召公所謂今王受命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也大抵有莫大之休美  
便有莫大之艱難人主據富貴崇高之勢可謂無疆  
之休矣然亦有無限可憂可懼者蓋此事常相對未  
嘗只有一邊這邊有一分那邊便有一分隨其所處  
之不同位愈隆則憂愈重好處愈多則不好處亦多  
後世人主大抵只知有無疆之休不知有莫大之艱

所以周召懇懇如此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古  
人須要到這裕處裕者綽然有餘在我常常宏裕也  
若自視迫窄豈所謂裕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大抵  
得人輔助自然是寬裕苟一己自用自然是不足周  
公以爲召公苟去則在我者不裕矣要須勉爲我留  
其輔成王之德則我綽綽乎有餘裕而人主亦不至  
於迷惑矣後人指成王言也其德常聰明而無有惑亂  
是之謂不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聚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爲人主是理會何事立極  
於上使天下皆有所法則皆知所取中焉是人主之  
職也故曰皇建其有極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三代  
聖王所以治天下只是作民之極其委用輔相大臣  
亦是可以作汝民極者漢唐以後所用輔相不過辦  
一時之事求其作民之極則難矣王吉所謂公卿幸  
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  
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  
而已三代之際雖斷獄聽訟固亦無非中道之所寓

皋陶作士而能使民協於中非作民極而何但在後世則既失其本斯所以異於三代也

曰汝明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之爲言匹偶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臣者君之匹也三代之際君臣之間相視如匹偶有一體之義秦漢以後凜然以勢分相臨而師友之道喪不見其爲偶者矣周公告召公汝當勉勉不已爲王之偶今一旦欲去則成王失其偶矣如偶

聚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一字皆是三代時議論後世豈復有此等言語在亶乘茲大命信能乘此大命也大命卽乃悉命汝之命乘猶乘舟乘車之乘周公言召公當服乘此大命今而欲去則爲墜此命而不能乘矣丕承無疆之恤此承字是承當之承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這箇無疆之恤須有人承當始得召公苟去其誰承當此事周公言此欲召公身任天下之重也後世國家大事爲宰相大臣者皆莫能承當此亦可以見古今之變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告召公汝不可以不敬何謂敬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敬也周家之王業雖已固然正所當兢兢業業維持保守之時謂其已固而便欲去毋乃不敬乎既曰敬又曰敬德諄諄之辭惟欲召公不恃其功之已成常以敬存心也否者泰之反殷家之

聚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喪其否極矣我其可以不監恃功之已成稍有一念之怠則前日殷家之事得不爲之懼哉我常以爲輔相成王此事全在我二人汝召公之心與吾之心合亦曰在時二人舉召公之所自言者而論之此周公之所以終能留召公也如前所謂君已曰時我要亦是此意周公以爲這箇道理汝之心本自分明然汝以爲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這卻不可蓋周至成王致治之極召公以爲功成身退乃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有所不可所以毅然欲去然

周公之心初不見天休之滋至常若有所未足焉故謂召公汝不可謂天休之滋至如此便可已也汝須當敬己之德明揚俊民更收拾人才而列之位至於功成業遂治道極隆如此之時汝卻可讓之後人矣在今日豈求退之時乎夫以當時人才之盛而同列相勉方且更欲明我俊民三代輔相之心君子將於是不乎觀焉周公復辟之後便有告歸之意蓋當時不求去不得及成王反覆留之周公便留蓋當時不留亦不得周公既爲成王留所以亦勉召公爲周家留也

聖賢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棐時二人言厚輔周家者在我二人而已我至於今日固已休矣然我更當成文王功於不怠夫文王之功豈有不成者而周公又欲成之蓋周公之心常見其不足未嘗見其爲已成也嗚呼人以爲天休滋至而我不見其已至人以爲人才極盛而我方欲明揚俊民文王之功既極於成矣而我方欲成其功於

不怠周公之相業其於是見之矣豐鎬在極西出日之地在極東今必欲自天地之西極而到於天地之東盛德無不不冒蓋必如此方可謂致治之極所謂光被四表是也大抵古人修己做得十分好人不見其爲好人古人治天下做得十分功業不見其爲功業皆一心而已若自見得我已是好人已功業便非自彊不息之道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前日子不惟若茲誥此復日子不惠若茲多誥言辭之繁非聖人之得已也理所當言只得反覆言之然其本心豈以多言爲美事哉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閔命之無常與民心之罔常懷不可保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謂召公汝亦知夫民德乎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心之初亦無不欲爲善也但後來漸漸不好所以不能厥終汝今雖做得前面一段然若便欲去則無後面一段矣爾當祇我之言自

聖賢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以往其敬用治周公告召公反覆乎敬之一辭蓋  
纔見功之已成便非所謂敬也讀君奭一篇可以見  
三代王佐之心可以見三代王佐之事業

絮齋家塾書鈔

卷十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絮齋家塾書鈔卷十二

絜齋家塾書鈔附錄

宋史列傳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  
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即位以

絜齋家塾書鈔附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為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沿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為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

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政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

絜齋家塾書鈔附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鴻慶宮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墓志

楊簡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諱燮字和叔明州鄞縣人明今為慶元府曾祖諱灼故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祖諱珂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考諱文贈通議



大夫妣淑人戴氏和叔以乾道二年入太學淳熙七年  
中上舍選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外則尉江陰爲浙東福  
建帥倉兩屬官辟權沿海制司議幕守九江攝豫章持  
江西庾節內除太學正去國再召爲宗正簿遷樞密院  
編修奉常丞俱權考功郎補外入爲都官遷司封歷學  
官長貳俱兼史館又兼崇政殿說書權禮部侍郎自權  
爲正兼侍講又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去國  
爲南京鴻慶祠官積階自迪功郎轉凡十七至通奉大  
夫職自寶謨閣侍講陞至顯謨閣學士爵自鄞縣開國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男三陞至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嘉定十有七年  
八月癸巳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一遺表聞特贈龍圖  
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二百娶邊氏  
嘉泰三年卒贈淑人男四喬宣義郎新知紹興府新昌  
縣肅秉義郎新除太學博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  
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女四長適從事郎監鎮江  
寄椿庫林密次適國子進士鄭景淵次適舒鑠次適江  
西漕司進士邊應時孫男四衡國學進士復循徽和叔  
生有異質凝粹端慈鬚鬣不好戲弄惟喜觀水乳母置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益水其前則端坐熟視移時不動夜臥常醒然達旦至  
老猶如此篤實不欺嗜慾淡泊心無偏倚行無瑕玷久  
之益明親師取友急於道義志氣恢宏博覽羣書自六  
經諸子百家及前代治亂興亡之迹暨國朝故事靡不  
該貫於先聖格言大訓玩索尤精有契於心則終日諷  
詠師尊象山先生之學訓諸子期卓然植立諸子登科  
甫冠多士亦無甚喜色齊家躬率以正涖官修舉職業  
聞望可紀在外臺未嘗輕劾官僚曰有不善姑教之奚  
以按劾爲立朝大節能爲人所難初爲學官獲罪權臣  
一斤十餘年操守愈礪及登班列擢侍從赤心事上始  
終如一其在經筵也勤啟沃謂陛下不邇聲色祇畏天  
戒此時之心卽諒陰三年之心先帝改容敬聽講官或  
有陳奏先帝必顧曰果如是否往復問辨玉音琅琅今  
起居注可考其在成均節宣約束以爲常時春秋七十  
有三四矣師弟子更相叩擊由是學者皆知勇於遷善  
居論思獻納之地奏疏無虛月事關國體正色敢言略  
無忌諱舉朝悚然金人衰弱假息於汴來索歲幣和叔  
抗疏力爭謂與幣乃偷安之計適以召兵山東流民襁

負來歸邊境遇之甚嚴和叔又力爭以爲阻中原向化之心不可之大者同列議不合屢上章丐去未得請而論罷去之日太學生歌詩餞送者三百餘人和叔曰以致仕爲名以去位爲高豈余心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吾道固如是吾心亦如是退居閭里可以逸豫而偶得淋疾既久起居有常度未嘗少變容貌雖瘠而神明不衰有來問者必整冠襟見之病中有朋友未報之書索紙筆悉答作府學記上虞縣橋記易簣之前三日取二囊再加審訂

黎象壽詩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字不苟神氣益精明起居猶如常伏枕纔一日倏然而往子女在前弗顧也處存沒之變怡然不亂如此和叔以絜名齋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薨之日四方聞者悲悼太學生相率爲位而哭及他郡士友致奠者其詞甚哀平生著述多諸孤將哀次成帙其他嘉言善行見於太史氏茲不殫紀是歲十有二月丙午諸孤奉帷荒葬於鄞縣陽堂鄉穆公嶺之原合淑人墓且密邇通議公兆域諸孤泣請簡銘簡與和叔同講學和叔立朝光明臨終不亂簡不勝興敬

先公壙志

袁喬

先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明州鄞縣人明今爲慶元府曾祖諱灼故左朝議大夫尙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祖諱垌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考諱文贈通議大夫妣淑人戴氏先公以紹興十四年四月癸卯生乾道二年入太學淳熙七年中上舍選八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江陰軍江陰縣尉忠定史越王薦於朝召赴都堂審察先公以未嘗歷任仍就尉職十三年以高宗慶壽恩循修職郎十五年十一月以措置荒政特循兩資避通議諱寄理從事郎十二月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十六年以進士射賞循儒林郎紹熙元年丁通議憂三年丁淑人憂五年五月差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未上閏十月除太學正慶元元年六月罷二年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六年差福建常平司幹辦公事開禧元年八月就任改通直郎九月差通判贛州未上三年辟差權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嘉定元年正月除宗正寺簿五月差樞密院編修官八月轉奉議郎十一月兼權考功郎官二年正月除太常丞仍權考功郎七月差權發遣江州

黎象壽詩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年賜緋衣銀魚四年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十月兼  
權隆興府五年轉承議郎六年正月除尚書都官員外  
郎五月遷司封七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十二月以進高宗寶訓轉朝奉郎七年正月除國子司  
業兼職仍舊十一月以進中興經武要略轉朝散郎八  
年正月除祕書少監仍兼司業七月除祕書監十月兼  
國子祭酒九年二月兼崇政殿說書六月講尚書徽章  
轉朝請郎十二月除權尚書禮部侍郎仍兼祭酒陞同  
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十年轉朝奉大夫賜紫

聖賢書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金魚袋十一年三月除試禮部侍郎六月以進讀資治  
通鑑徽章轉朝散大夫七月陞兼侍讀十月以明堂恩  
封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二年六月罷八月以前  
侍經筵進讀續帝學徽章轉朝請大夫十三年正月除  
寶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八月轉朝議大夫十四  
年四月差知温州辭不受六月除寶謨閣直學士依前  
宮觀閤十二月以明堂恩進爵爲子食邑六百戶十五  
年三月轉中奉大夫四月以寶璽恩轉中大夫進爵爲  
伯食邑九百戶十六年正月除煥章閣學士十月轉太

中大夫十七年八月以疾乞致其事是月癸巳薨於正  
寢享年八十有一會今上御極有旨進顯謨閣學士轉  
通奉大夫致仕遺奏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  
其後如格賻銀絹皆二百娶邊氏嘉泰三年卒贈淑人  
子男四喬宣義郎新知紹興府新昌縣肅承議郎新除  
太學博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奉郎新監臨安府  
新城縣稅女四長適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椿庫林密次  
適國學進士鄭景淵次適舒鏐次適江西漕司進士邊  
應時孫男四衡國學進士復循徽是歲十二月丙午諸

聖賢書錄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孤奉先公之柩葬於鄞縣陽堂鄉穆公嶺之原合淑人  
墓且密邇通議兆域也窆有日不肖孤男喬泣血敘次  
大略書而納諸壙契姪修職郎祕書省讀書陸持之填  
諱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

真德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石氏封

恭人

祖珂贈朝奉郎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媯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寔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太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穀博極羣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爲守譚論賡酬相得甚歡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

黎家書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嘗守婺時蔡氏顛國其黨曹宗者橫於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爲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惇實稱於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列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卽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眸益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

充大平居莊敬自將爲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益推服禧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

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爲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遲次屢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之葺亭教

黎家書錄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爲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黠妙選僚吏分任振卹事而就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閒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

姦偷凡按征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  
爲保社在軍旅爲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  
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訖  
事羅公薦於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  
相謂當處公班列少須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  
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卽就沿海制屬以歸紹  
熙初眾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  
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未  
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延見生

紹熙書錄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公  
不爲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  
地矣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爲福建常  
平屬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  
山窮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未  
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  
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尙書善堅帥沿海請  
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略及  
團結鄉兵事宜傅公壹以相屬公周眡屬邑所至按閱

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旣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  
公爲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  
賢雖收召而縁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  
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於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  
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  
下因對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  
權臣根據自若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  
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奸邪於萌蘖之初  
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

紹熙書錄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  
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卽龜年之言也陛下  
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  
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卽二帝三王敬賢納  
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樸直之士若  
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  
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  
用量入爲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  
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

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擯絕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樁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口以糶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銜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幣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一端也於是窒滲漏稽餘羨用賴

梁溪集卷之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游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宮創福田院居再歲略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敕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種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

之竟日無一焉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斃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而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卽實於辟公知上意本以救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斐銜命至爲請言之

梁溪集卷之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爲發摘黜流之罪日報公歎曰吾可不爲明主一言乎卽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邦本股削深爲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官召時更化六年而頽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己仰成公言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蕙弄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

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於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精神鑒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

藝祖書錄

十五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遍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遷祕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祕書監仍兼

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司教養者有摧阻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爲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關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教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

藝祖書錄

十六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爲君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惟陛下恢宏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靼甚強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

一曰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四裔不懾女真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安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耳加以是名時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

繫錄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寢起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饑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遍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寢盛乃能據蜀鑒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爲凶荒備所宜止絕他費專以振饑爲急其四謂廣謀從眾則合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

所咨訪通政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子亦曰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逮所以受禍今之韃靼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韃靼強盛公遂言今日未皇他務且

繫錄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須咨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卽位之初羣臣多聞玉音自爲驛使冒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遣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旣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於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



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零雨不已公言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徵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者尙多有之豈天意哉金國垂亡敢犯王略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金失燕徙居於汴來索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積幣輸之公謂果出此

契丹家語錄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以爲國矣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疏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眾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金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金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

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卻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竝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寢弱敵心遂啟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已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復又豈能服外域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巍然舉世推重者分閩瀘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

契丹家語錄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有慷慨論事名聞中外者宜還天朝增崇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餽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敝矣昔之歡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資頻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噉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

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朝廷舉錯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乃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鄰不足畏刑政不明微弱之敵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舉伍員圖以倣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爲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欲小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

繫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閒親疏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乏而挾私害正者亦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則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

如故殘民之大者也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眾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幸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四裔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四裔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蟲啓戶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外裔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外裔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金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遣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金人以我爲怯糾合羣

繫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國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克圖日新之功恢張綱紀振起頽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外裔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人侵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略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俾為吾用則敵不能支又謂曩

纂錄家書鈔錄

三五四明叢書

續國刊本

時金人去中國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願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昔犯浮光襄漢駭駭至蜀觀其志非專為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兵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成可撤乎忠義之人既與敵為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辭厚幣謹奉垂亡之國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外裔通好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

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好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洪範庶徵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早朝晏罷不徇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熄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駸駸焉入於頽敝之域即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

纂錄家書鈔錄

三五四明叢書

續國刊本

下致誠感格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須要修明政事登進忠貞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鈞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寇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變詐之性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安得以搖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保障搜揚巴蜀之人才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蠻患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

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又謂國事之  
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  
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爲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  
不可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覆再三上曰  
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  
玉音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  
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爲大論賞罰適中上  
曰柔而不中則爲姑息剛而不中則爲霸道剛柔皆得  
其中則爲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

藝祖得蜀甚難

三五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  
上下之情交通則爲泰不交通則爲否若臺諫不言何  
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  
爲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  
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  
爲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  
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  
王之學要在發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  
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羣

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  
須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爲己乎爲國乎  
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  
官舊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說公  
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以  
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儒臣進  
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懇懇言  
之而上亦應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爲多公德量恢宏  
充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

藝祖得蜀甚難

三五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春陽之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形容有德者  
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於  
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有側目者  
矣金國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彼自內訌公謂歲幣  
不必與而議者以爲當與困獸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爲  
寇非我興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爲當和孜孜  
獻納有言必盡近臣之職所當爾也而目曰多事侃侃  
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公句  
歸疏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

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  
大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坼此吾志也以直  
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  
温州辭陞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  
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爲笙鏞  
筦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竄定近作疾革醫來必  
整衣冠以見癸巳薨於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  
薨之三日寧皇亦棄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

黎家書鈔錄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自三百戶  
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  
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  
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爲輕重及是  
聞者莫不傷盡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西湖之昭慶寺  
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  
曰絜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  
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  
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

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

遇之都城一見卽指本心洞澈通貫警策之言事事切

己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

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

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

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爲不可及其見諸言論

則曰人生天地閒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

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

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兢以

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

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

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某之漕江左也公贈以言

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惟此大本不必

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

懈者懼其貳也至爲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

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  
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

黎家書鈔錄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閒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閒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閒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也少而任道晚日益力其致遠也萬里之途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閱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璠璵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以寡欲爲主勇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

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

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

爲有關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覆細繹而又

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

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

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

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

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孽臣顛柄天地閉塞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徘徊卑冗不以爲辱公道開明羣臣拔茹致位禁近不

以爲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

爭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齋志

以歿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

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

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

時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歿敬奉遺體舉足不忘無適而

非親也身雖退心在闕廷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

昆弟友愛尤篤弟標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

其亡也爲斂葬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振貧拯厄  
備極其至於朋友忠而盡自爲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  
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  
勤納忠寧有違拂而不忍蔽欺嘗告人曰導諛雖可喜  
未必非賣我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賞  
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於鄞傾蓋如舊交嘉定初李  
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  
所不爲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  
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

契齋家書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吟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  
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眾博觀羣籍取其切用者  
會萃成編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  
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  
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略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  
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辭章根本  
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語益中無難通之辭難  
曉之義故凡所著不爲奇險刻峭語而溫純條鬣自不  
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卉

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

是也此豈苟爲賦詠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

志敘事有史法諸子哀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

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略先時修書官類

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涖職卽悉力編摩後數歲

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紀錄過詳公

刪繁翦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寶訓遂專以屬公退自

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

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

契齋家書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禁乃止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

屢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詳公所爲墓誌墓在鄞縣某

里某山之原謹案在縣東陽堂公薨遂合葬焉某年某

月某日也謹案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丙午子男四喬某官謹案鄉貢進士宣義郎知

紹興府新昌縣後若干年卒肅某官謹案慶元五年進士江州觀察推官知臨安府

某官謹案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商某官謹案嘉定十六年進士監臨安

府新城縣稅女四孫男五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

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  
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脈聯屬名德

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之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爲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爲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爲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視公實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爲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佛舍語及國事至於流涕

契齋袁先生傳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葬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纖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命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盍爲之狀撫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釀自慚然不溢美不失實尙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契齋袁先生傳

王應麟

袁先生變字和叔鄞人少以名節自期入太學見陸先生九齡德容晬益親炙之同里沈楊舒三公皆聚於學

朝夕以道義切磨第進士爲太學正時朱文公諸名儒

已去先生知不爲時所容尋以學黨更歷外服入朝至

太常丞兼考功郎知江州提舉江西常平以都官郎召

遷司封又遷國子司業祭酒延見諸生迪以切己之學

常病世學者襲先儒緒言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

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自

得以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侍郎侍講猶兼祭

酒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

者深寓規倣之意列國變風有關君德治道者亦託其

契齋袁先生傳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以諷立朝守正不阿時好議者指爲好名遂奉祠以

歸著述弗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爲筮鏞管磬不知

其勞也終於顯謨閣學士諡曰正獻先生嘗曰此心存

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大哉心乎與天地

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每謂爲

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

兼綜於書禮記論說尤詳成就後學甚眾子甫進士第

一爲兵部尙書國子祭酒亦稱名儒

此契齋先生從祀文廟時事實冊所錄得諸伏跽



室馮氏曩者刻毛詩經筵講義及正獻遺文鈔僅  
錄鄴志本傳冠首今取此傳二墓志一壙志一行  
狀一附於家塾書鈔後行狀爲真西山作尤可攷  
見先生之生平而纖微委折益徵其忠言至計有  
補宗社焉庚辰重陽日張壽鏞識

家塾書鈔附錄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塾書鈔附錄



書畫問  
或問

表  
勵  
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為或問其有諸家駁難已盡及所說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併附見之以備遺忘然率意極言無復涵蓄辨論前輩有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陳大猷謹書

堯典

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為名或以為謚何也曰陳氏謂觀師錫帝曰虞舜曰格汝舜曰來禹咨禹曰棄曰臯陶曰咎垂曰咎益例以名命之則舜禹當為名舜禹為名則堯亦名也檀弓曰死諡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諡唯論語曰予小子履履為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改為履此則不可知

或問堯典孔程二說如何孔氏曰堯常也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度典則至堯立政程氏曰堯則也上古因時為治未有法有則制事有典曰孔氏專言常則不及可法之義專言道則不及政事可法之旨程專言法度非惟不及可法之意然言法而不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一

及道未免舉小而遺大曰典訓常又訓法一字二訓可乎曰一字數訓者多矣惟其能常是以可法惟其可法是以能常曰夏氏謂以堯舜之事載之典籍故為堯典舜典先儒亦取此說如何曰文籍所以謂之典籍者以其籍可為常法故以典名之而非典即籍也猶六經謂之經者以其書可為萬世之經故以經名之而非謂經即書也如此典籍則百篇皆典籍也豈獨堯舜之書為典哉或問堯典為虞書闕疑何也曰孔氏以堯典為虞史所追錄故謂之虞書按左氏傳引舜典大禹謨皆云夏書舜典亦載舜陟方乃死竊意舜典禹謨乃夏史所追錄故夫子未正之先止謂之夏書舜典為夏書則堯典為虞書明矣今舜典禹謨之為虞書則是夫子所正也夫子既正舜典禹謨為虞書安得不正堯典為唐書乎夫一代之書必當題一代之名班固作前漢史於後漢時止謂之前漢史未嘗題為後漢史也陳壽作三國志於晉時止謂之三國志未嘗題為晉志也況夫子斷自堯典以為百篇之首豈應獨仍其

舊而不正其名哉意必有外文也或謂堯典舜典禹謨皆謂之虞書以見三聖守一道夫三聖守一道豈以是見哉此則不必辨

或問呂氏謂二典如易之乾坤何哉曰乾坤二卦天地之道備矣其餘六十二卦皆乾坤卦內之事件耳二典之書為君為治之道備矣其餘諸書皆二典之事件耳明道謂詩之二南如易之乾坤亦以其包括一經之義而冠一經之首也

或問聰明諸家說如何曰諸說不出兩塗泥於字面者則以為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說其字而不及其意豈堯舜之外他人皆聾瞶乎放於義意者則以為洞達無方說其意而不及其字則聰明何以即親聽而言乎蓋聰明乃譬喻智慧之辭古人立辭如此者極多如防閑本末苗裔綱紀等字皆是假物以譬事唐孔氏兼此二義其說確當曰既然矣子復注其說何也曰唐孔氏但言聖人之智慧而不及智慧之極則神智洞徹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之說又所以補孔氏之未至也其他附注多此類後不盡載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一

或問曰若稽古帝堯程說如何程曰曰者謂堯典之辭也史氏紀前世之事曰稽古之帝堯其事云云曰書當以古文為正劉說為善然程說亦非諸家所及或問東萊謂敬乃百聖相傳第一字其義何如而人之於敬若何而用力邪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蓋心者神明之宗也所以具萬理靈萬物應萬事是為斯道之統會也故天地廣矣而此心包乎天地鬼神幽矣而此心通乎鬼神入極至藐此心倏然而可遊萬里至遠此心俄然而可到斂之不足握舒之彌六合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天下之至神也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不在焉泰華聳前而目不見雷霆震後而耳不聞不火而熱不冰而寒須臾有間天壤易位孰主其主而宰其宰哉亦曰敬而已敬者心法也即文王所謂宅心也即孟子所謂存其心求放心也即揚子雲所謂存神而神不外也即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心常在腔子裏也即上蔡所謂常惺惺法也即和靖所謂此心收斂不容一物也靜亦靜動亦靜無內無外無將無迎其處也泰然其立也

卓然其豁也洞然其止也凝然其照也湛然一塵不留萬境呈露  
由是而誠意正心由是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聖學之功用  
可全矣然學者非不信心之當敬敬之當務也然心每未能純乎  
敬者由知敬之爲敬而不知所以爲敬則憚其難而莫適其安者  
皆是也蓋宅心即是敬非以敬而宅其心也存心即是敬非以敬  
而存其心也存神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神也以敬律心則敬與  
心爲二物交戰而不相入而心反病矣是添卻一重公案也是有  
事而復正也是積磨鏡之藥於鏡而反以病鏡也枯而不舒物而  
不化而此心已非本然之心矣尙足以爲敬乎相去一毛閒千山  
復萬山此只做得得神神神若蓋生受底敬劉子曰敬在養神夫  
不曰以敬養神而曰敬在養神者謂存養此心之神自作主宰不  
使昏散走作此即是敬不在他求也劉子之言所以爲論敬之要  
也歟貴乎熟之而已養得神後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融洩如秋  
景初春天君自然清整百體自然理順豈不  
是穆穆肅肅從必循此而實用其力然後有以體此而實識其味  
容自在的敬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三

苟徒空言無益於得也

或問安安先取王說王氏曰理之可安後乃取陳說何也曰安安乃  
承上文欽明文思而言朱氏語錄謂安安乃重疊字蓋以上四者  
出於自然而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言安安以極狀其安行之  
妙非有一毫之勉強也王氏雖說得兩安字然上言理之可安者  
則是於欽明文思之外別言理而下安字其味又未免失之薄也  
或問孔氏以能訓克以至訓格而子所釋不同何也曰凡訓詁以一  
字訓一字多得其近似未必皆究其全欲人自以意體會耳克本  
訓能又訓勝惟其勝之故能之晦庵亦以爲克雖訓能然能字不  
如克字有力故曰實能勝其事之謂克格于上帝感格幽明皆極  
其至之意大學格物晦庵以爲窮至其極處故曰極其至之謂格  
如熙字訓廣訓興訓明必包此三意而後熙字意味方全故曰興  
廣光明之謂熙如懋字訓誌止訓勉吳氏謂懋不必皆訓勉如時  
乃功懋哉子懋乃德皆有豐盛之意故曰勉而茂之謂懋俊字訓

大訓敏故荆公以爲大而敏之謂俊此類後多不載

或問格于上下林氏際天蟠地之說如何曰際天則但與天相際而  
無峻極于天之意蟠地則但深入而未兼廣博之意也

或問克明峻德諸家多以爲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  
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  
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言俊又俊民俊有德並是賢俊之德俊之  
爲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峻德皆  
自明也非歟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已意非必盡與出處  
本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即訓助語而大學乃以  
爲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此俊字止訓大亦豈所  
以名聖德哉

或問九族兼二說何也曰孔氏高祖元孫之說正矣然角弓頰弁之  
詩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豈伊異人兄弟  
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婚姻甥舅母妻族也周官六行兼孝友

書集傳或問卷上

四

睦姻婣子言使吾父族無不乘馬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  
陳餼者秦漢間說三族亦指父母妻族爲言則孔氏之說似失之  
狹歐陽夏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廣矣然不本於同出高  
曾以爲重似失之泛二說並存可也然歐夏之說父族四則以父  
五屬之內一也以父之女昆弟及已之女適人者及  
其女之子居其四焉抑不知諸女已在父五屬之內了雖曰有服  
紀之可言未免失之支離以意度之則父族四者恐只是親與從  
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如此則與今世之五服孔氏所謂同出高  
曾之說一同母族三者則母之父族母族及母之姊妹族也妻族  
二則妻之父族母族也或以高曾祖曾孫非已之所及見而病孔  
氏之說則其陋不待辨矣夫高曾謂已所同出之派下耳至元孫  
曾孫則又以已爲高曾此即今五服之制古所謂小宗五世則遷  
者也豈必以已之所盡見哉吳氏之說雖經無明文然亦不可不  
知吳氏曰九族者數之極凡王者於  
祖免之親同姓之屬皆所當親也

或問百姓之爲百官族姓何也曰唐孔氏謂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姓令其收斂親族自爲宗主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德位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然亦觀其所指如何孔氏以此百姓爲百官者非特下言黎民不可重復然經言俊民用章五服以章有德與夫明明在下庶明勵翼皆是指臣而言若以平章昭明爲庶民之事則非辭矣曰上既以明俊德爲用賢而此復言平章百姓非重復乎曰克明俊德是舉未用之賢兼在下言者之也平章百姓是正已用之官即在朝者言之也正如中庸言尊賢親親而繼以敬大臣體羣臣耳所謂正百官以正朝廷者也則公曰親九族之道賢不肖無事不程其功則平章百姓一語足以概盡舜典各四岳而下半篇之義率百官若帝之初一句足以概舜典即位一節之義林少穎謂聖人之言約言之雖一語不爲算詳言之雖百言不爲贅此

書集傳或問卷上

五

後世能言之士所以莫能加也

或問義和諸家以爲氏夏氏以胤征言義和涵淫以爲義和乃官名何也曰義和蓋始以氏居官而後世因以名官亦猶伶氏掌樂而善後世遂以樂官爲伶官也

或問晦庵謂古字宅度通用宅嶠夷之類恐只是去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如唐時尙使人去四方觀星此說如何曰此即蘇氏之說然既職在曆象又宅於四極則所謂度日景之類不言可知王肅之說已包之矣亦猶林氏以賓出日餞納日爲候昏且驗晷刻以作曆也然彼說可以包此意而此說不可以包彼意也

或問陽谷諸家皆祖孔說子獨取王說何也孔曰陽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曰按洪範兩陽相對王氏以日出爲陽當矣唐孔氏推孔說謂陰闇而陽明故以陽爲明而不言所據字書中陽字亦不訓明蓋孔對味谷而言故以陽訓明要不如王說之正

或問孔氏言中星與林氏異如何曰考論中星當以林說爲是林曰

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異見不以爲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而入於辛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氏房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申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說則是鳥火虛昴掌分至之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何以爲四方中星哉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嶠夷五月也日中日永宵中仲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曆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未知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月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

書集傳或問卷上

六

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備未之思耳蔡氏曰古曆簡易未立歲差法也隨時占候以歲餘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週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借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亦未爲精密也

或問厥民夷蘇氏謂農事至秋稍緩老弱可以漸休故曰夷程子謂秋成民獲卒歲之樂而心力平夷子從程說而刪去民獲卒歲之樂一語何也曰二說皆善但蘇則主民力而言程則主民心而言除去民獲卒歲之樂一語則語意圓而無不包矣此類後不盡載或問諸家所言分至晝夜刻數不同何邪曰唐孔氏謂馬融云古制刻晝中五十刻夜中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之出沒爲說天之晝夜以日之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神晝則晝多於夜復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

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分晝亦多夜五刻此不易之法也然按今曆日分至晝夜刻數則與馬融之言同意亦以日之出入分晝夜歟

或問諸家皆以歲一周為基孔氏曰四氣日積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而子謂三百六十六日以為指兩冬則置閏諸家皆祖孔氏說至而言何所據乎曰此出洪範以百中經考之每兩歲冬至相去必有三百六十六日二十四氣皆然不然則有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中間有閏無閏皆然此其可考之明據也如諸家之說一歲三天一度則反欠月天十一度四分度之一是欠十二日也謂日行天度三十三度四分度之二是欠一月也謂日行天度所欠之數而猶有餘分也愚之言欠與傳信餘共意一同但餘字不分陰兼諸家之說於三百有六句

或問象恭滔天為衍文何也曰林氏謂蘇氏以滔天為滅天理則與下文滔天為二義孔說與下文義同矣然謂洪水際天滔滔可也象恭云滔天其義不通故齊唐謂誤此二字而晦庵以為衍文也

或問林氏祖史記以瞽瞍為真無目而病孔說何也曰孔說恐必有據若果無目則何以能肆其頑惡所謂祗載見瞽瞍妻妻齊栗腹亦何自見之而尤若邪

或問曾氏說釐降謂舜於二女嫡庶之分理之使有辨帝女之貴下之使不驕如何曰釐者凡事理之使皆當理也降者使降心下意以相從也非正嫡庶去其驕而已

或問王氏以釐降而下嫁李氏以欽若為堯戒女晦庵兼取其說如何曰林氏謂此說亦通但如此說則一篇所載惟及堯之妻舜而不及乎舜此說是也曰呂氏說嬪虞之事不載何也呂氏以親屬到則貽其怒以天子之女少有不逮則貽其不足一則至親在前一則至貴在後左右皆陷舜事父母則妻子之問必有不盡安妻足此人之至難處處曰此但說得舜自身中所處之事未說得舜能使二女亦會處此事也故移註于我其試哉之下註嬪于虞之下則未盡也

舜典

或問歷試諸說如何曰東萊之說至矣陳氏及新安王氏之說雖未免以後世事體論聖人亦不可不知陳曰古人得天下而授之匹夫不求先有以服天下之心安得天下之無異哉王曰歷試之後德業彰著天下心服則授之者公而居之者安或問三山陳氏勳華之說如何陳曰堯謂之勳舜謂之華曰林少穎謂舜言華堯言光此說已善堯居帝位成功為大故先言放勳舜方登庸未有功可言故不言勳而先言華也

或問左氏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此事當在歷試之時而書以為舜自為之何也曰堯以五典百揆之事試舜而舜能舉賢以為之則亦無異於舜之自為也

或問史記載烈風雷雨弗迷如何史記謂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使舜入山林相視雷雨大至則皆林氏曰史記言涉於妄怪自慎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林氏曰史記言涉於妄怪自慎微五典以下皆是試舜之事則納于大麓亦是試之則試之時安知天之必有烈風雷雨而視其迷與不迷者乎吳才老曰天欲顯其德而舜道休光景星上下相應何至為烈風雷雨使其迷其要之必是如孟子所說主祭之事但世代久遠不知大麓為何地耳

或問孔氏以在璣衡為審已當天心與否如何曰林氏謂歷試諸事已足以驗天人之重與矣使其不當天心不符人望則不授之而已既已授終文祖乃始審天心使七政有失度則將奈何古人授受之義不然也此說是此後有去取昭然可見者不復盡辨

或問七政諸說如何三山陳氏曰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唐孔氏曰日七者所以正四時作萬事也○堯氏曰陳說葉說主天而言政唐孔說王說主人而言政然主人而言要不若主天而言但葉謂正四時作萬事則不然日月五星所以成歲功豈止正四時而已不若陳說為當然猶未明故推其意而足之曰人有政耳天豈有政乎曰此但譬喻之辭猶曰五星謂之五緯星豈有緯乎以其變動異於經星故謂之緯北斗謂之天樞天豈有樞乎以其持造化之綱故

經星故謂之緯北斗謂之天樞天豈有樞乎以其持造化之綱故



謂之樞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唐孔氏說亦微有意故附見之

或問日月星之所以光者何如曰凡氣之積英者必有光日月星蓋精氣之上浮者也且人之目亦然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五星者五行之精氣也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

或問渾天之說如何曰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晦庵曰天實渾渾之氣其行度本不可知但星宿分爲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道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

書集傳或問卷上

九

度

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斜而迴轉此其大率也○陳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強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疾而蟻行遲故日月爲天所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而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朱氏楚辭注曰天積氣耳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中乃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轉無窮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久而不墜黃帝問於岐伯曰地何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天其圓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滿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無復有涯矣○河南邵氏曰或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或問六宗諸家多取張鬣之說新安王氏曰洛語言禘於文王武王

禘天禘也禘六宗享人鬼也望山川祭地祇也○孫氏曰類上帝七廟於地不言大示於人不言太祖於天不言日月星辰以地示人鬼之及六宗山川則天地之及日月星辰可知也於天地之及上帝則人鬼地示之及太祖大示亦可知也於天則舉尊以見卑於人於地則林氏蘇氏取孔氏之說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禘有舉卑以見尊林氏蘇氏取孔氏之說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禘有六宗則七世之非宗古無是理也○蘇曰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於餘廟豈有獨祭太祖於後乎如何曰林氏以昭穆不可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于類帝之後乎如何曰林氏以昭穆不可言宗夫祖宗專言而分別之則有功德之辨泛言之則自祖而上皆可謂之祖宗如大宗小宗皆稱宗祖廟則稱宗廟器則稱宗彝豈必有德然後始謂之宗乎以三昭三穆爲六宗於義亦通蘇氏謂受終祭太祖而不及六宗類帝之後祭六宗而不及太祖以是爲疑夫謂受終祭太祖則并告六宗可知後祭六宗則并祭太祖可知蓋先後互見耳蘇氏不疑類帝而不及地示謂可以類推於文祖六宗疑之何也曰若是則受終與禘爲兩祭宗廟不幾於瀆乎曰先是受終後是告攝或是二事亦猶今士大夫前是受差除

書集傳或問卷上

十

度

告廟後是交割廟祭亦何嫌乎此二論皆未足以病張鬣之說要之以昭穆爲六宗終是經無明據而孔氏之說有合於祭法及家語故以孔氏爲主而附以張說焉  
或問漢儒六天之說謂天皇帝又有五帝 五行精氣之神夫土無二王尊無二上二猶不可況於六乎曰趙伯循曰禘必及五帝者五帝功多遂爲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帝是也以其功高故歷代肇於四郊祀之次於天也  
或問禘上帝不言地示何也曰蘇氏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理必不然是知祀天必及地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考之而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祀后土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唐明帝始下詔合祀以至於今學者疑焉不知祀天必及地蓋舜以來即然矣

或問程說曰觀四岳羣牧如何程曰既月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期會於一日也曰四岳在朝之大臣羣牧不過十餘人所以日觀者非止為其來之不齊蓋數朝見以圖政也

林氏非唐孔氏正新君之說甚善附見於此林曰唐孔氏講五瑞瑞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說固善然謂之正始則可謂之正新君之始則不可孟子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使舜正名爲新君將何以處堯乎孔氏此說蓋進於孟子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或問五禮孔氏以爲吉凶賓軍嘉之五禮諸儒多從之今從程說何也曰陳少南推程說曰修五等諸侯之秩序故以贊定其差非謂

修五禮而又修五玉也愚按五禮依程說則於下文義順如孔說非惟下文斷續而於諸侯事亦不甚相切夫既定諸侯五等之禮則吉凶賓軍嘉之五禮皆在其中而變禮易樂改制度易服色之事皆可推矣

或問五玉孔程諸家皆謂即五等諸侯所執之瑞而新安王氏則以五玉爲贊而與五器共爲一物何也曰以理推之不應以所執之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七

瑞而爲贊新安王氏辨據已詳按周禮大宗伯及小行人言五瑞則曰元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而大宗伯言以玉作六器則曰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與小行人所言六幣圭璋璧琮璜同注云六幣所以享也則五器非五瑞明矣

或問羣后四朝孔云各朝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何如曰林氏

曰諸侯各朝方岳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備言矣不應於此又言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岳而未嘗朝

京師也必無是理曰四朝爲四年一朝固然矣然三說不同何也曰葉氏謂侯綏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周是一歲朝一服之侯也

夫聖人詳內略外要荒之君政事尙從疏濶豈與侯綏之諸侯均責其四歲一朝乎周官止言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於四服記言

四塞世告至正爲此也孫氏謂甸服之君朝夕見焉故無朝覲之禮夫唐虞甸服不以封至侯服始有采謂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

至謂侯服一年一朝則是侯服四年之間四朝也以綏服二年一

朝則是四年兩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則不及四年而朝也惟荒服爲四年一朝耳概之四朝之數皆不合兼荒要必無四年一朝之理曰然則鄭氏所謂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來朝於京師其詳可得聞歟曰此固不可強爲之說或是一年期一方之諸侯如巡狩之分四方亦未可知而要荒恐未必與也此當缺疑曰孔氏謂堯舜同道舜攝如此則堯可知曰舜攝位之政凡三事定巡狩朝覲之禮肇十二州封疆之制正刑流赦贖之法以後二事參之疑巡狩朝覲亦有所參定也

或問王氏說封山川則材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米不可勝食張氏推其說以爲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如何曰合孔陳二說已善肇州封山濬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虞衡之職應言於肇州之後兼如王說則是盡禁天下之山而非止於名山濬川亦止說得與利一邊若以爲王道之始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七

或問子既從吳說以五刑非肉刑則典刑果何刑乎曰自漢文除肉

刑至今日自死刑之外所用止笞杖竊意唐虞之制亦猶是歟曰林氏說肆赦謂未獲者縱之已獲者赦之如何曰縱謂釋其身赦

謂除其罪縱者必赦赦而後縱故連言之非謂已獲與未獲也永嘉鄭氏雖以典刑爲肉刑然大意條達附見於此鄭曰古有肉刑

幾也民習乎重不可違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舜始制爲輕典以養其自愛重犯法之心爲五刑以宥其大者爲鞭笞以待其小者猶以爲未也又爲贖爲赦以恕其法之可疑情之可矜者內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象以示民使之知所避耳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歟

或問蘇氏謂四凶之罪莫得其詳林氏謂四凶之惡其始見用於堯其終見罪於舜皆自爲之堯舜豈容心哉葉氏謂三苗見於經者

凡三呂刑言遏絕苗民在命義和之先此所竄竄在禹治水之前大禹謨征苗在禹攝政之始舜典分北三苗意其蓋世濟其惡非

一人也林氏謂說者以洪範言鯀則殛死遂以殛爲殺非也使其當殺直肆諸市朝足矣何必於羽山所謂殛死正如後世史傳言

貶死也嘗從本傳所言數說皆善

林氏曰書所載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懼其涉於疑似以起後世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而後世猶有謂舜南面而立堯奉諸侯北面而朝之周公負黼屨以朝諸侯於明堂者蓋妄說也唐孔氏謂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位故求置其官此說是也蓋舜雖受禪其實居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耳而堯之位自若也堯崩畢喪然後告廟即位方訪四岳求其為百揆者以代己之位則是舜居百揆餘三十年然後禹代之蓋名分之際其嚴如此也愚按此說有補於名教既載其要於集傳又附其詳如此

三山陳氏說明日達聰雖前輩所已言然文意明暢因附於此唐虞之世下情未嘗不通而舜舜及此者蓋即位之初天下之急務莫急於此雖其情未嘗不通舜亦不恃其遠通而忘之也以舜之聰明四目四聰必非有加乎舜也舜之意若曰吾自恃其聰明而使夫人不得以盡其情則門庭萬里天下之利害休戚豈一人所能

書集傳或問卷上

十三

或問

或問明四目達四聰諸家謂舜不自視用四方之視以為視舜不自聽用四方之聽以為聽如何曰此說雖高而未免於過夫釋經者但當順經文以明正意不及者則有欠說之病若本淺而鑿之以為深本近而迂之以為遠此術說之病夫明四目達四聰不過謂使四方之間見皆無壅於上耳推其本原因出於帝舜不自用其聰明之所致然遽謂舜不自視聽用四方之視聽以為視聽揆之經文則本無此意乃抗而過之者也其意反差釋者此病多矣或問奮庸熙帝之載諸家多從孔氏以庸為功以載為事如何曰下文亮采已為事矣既言奮功而熙事不應重言亮采兼奮功而始及熙事熙事而始及於明事亦失其序如今說則文意安順無上所云之病林氏謂百揆職重以奮庸熙載為有已試之效者將用

為百揆亮采專職乃未試之效其於伯禹作司空及汝平水土之語皆相協此說亦通但有能二字不順耳

或問葉氏朱氏說伯禹作司空如何朱曰使禹以司空行百揆之事或又勉百揆之事葉曰猶曰此說文義雖順但禹平水土在舜徵周以六卿攝三公事也曰此說文義雖順但禹平水土在舜徵

兼百揆固無害然以為復使之平水土則不然或問五典蘇氏從左傳以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如何曰林氏謂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人倫盡於此五者數五教於人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之說為正曰孔氏以敷訓布而子謂敷者宣而布之何也曰敷有敷宣敷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教曰蘇氏謂教民必寬而後可

亟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而為偽此說如何曰此說亦可互相發明若更添亟則拘迫不能有成之意則尤善也曰教亦多術矣豈專在於寬哉曰教人者易以欲速而受教者難以速成易於欲速則忿疾厭倦之所自生難於速成則齟齬扞格之所自起故夫子言誨人不倦必世後仁皆是貴寬之意既以敬為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曰寬則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縱弛也曰子探呂氏之說謂為合

書集傳或問卷上

十四

或問

漸漬涵養以時日之寬言之意義方全也或問惟明克允夏氏謂惟明則能原情定罪得其允當文義為順今用孫說何也曰用刑者非但取其明而已蓋徒明則過於察而流於苛故悉其聰明必致其忠愛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故知孫說為善或問蘇林氏言兵刑非一官何如蘇曰唐虞以德禮治天下雖有蠻師特使皋陶以五刑五法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度其軍政必寓於農民當是時訓農治兵之官如十二牧司空司徒司馬為一官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司馬也或者因謂堯時土與司馬為一官誤矣夫以將帥之任而兼之於理官無時而可也○林曰夫蠻夷侵

亂邊境不用兵執之則何以禁於皋陶之刑如其用兵以士官  
為將帥古無是理舜之時安知其無大司馬堯官偶不及之耳曰  
兵乃刑之大者唐虞以德化天下士官之設已非得已隆古之時  
兵既不常用但領之於士官兵刑合為一官所以見聖人不求詳  
如此蓋仁天下之深意也蘇林疑其說者以士師不可為將帥耳  
夫為將者非必盡是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樞密皆掌兵而未嘗  
為將意者唐虞平時兵政止以士官兼領如今世之制故征苗自  
屬之大禹而不以命皋陶也夫工虞之微且列於九官使其果有  
司馬豈應置而不言乎夫唐虞兵刑之官合為一而禮樂分為二  
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蓋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  
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

或問無垢張氏說若子工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制作復改張  
說何也曰無垢所言雖善乃聖智創物之事非百工之事也不若  
張說為當

書集傳或問卷上

林曰孟子言不遠農時  
穀不可勝食也數畝不

入滄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  
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王道  
之始也舜既使稷播百穀又求曰孟子所言乃為治之初將以厚  
掌山澤之官誠足國之本也曰孟子所言乃為治之初將以厚  
民耳其曰不可勝用者乃為民而殖物也帝舜所言乃成治之後  
推以愛物耳其曰若草木鳥獸者蓋代天而理物也氣象固不侔  
矣然舜之言自足以包孟子意孟子之言則不可包舜之意也

或問直而溫下四句荆公言此教者之事諸家多取之如何曰晦庵  
謂如此說則於教胃子上都無益愚謂直寬剛簡決非施教者之  
事王張氏雖強引經據於理終非所安也

或問蘇氏謂九官舜有不問而命者臣有受而不遜者皆隨其實如  
何曰古者君臣皆以位為憂而不以位為樂其所以遜者非姑為  
禮文而虛遜亦非謂不足當而遜也蓋其謹重不忽之誠意發見  
自不容已東萊謂晉王述見時人多遜官以要譽乃不遜而受以  
矯虛遜之弊要之虛遜固非述亦未為見理者也述誠不識所謂  
誠實之遜蘇氏謂隨其實而不遜正東萊論王述之意而不問而

命不遜而受乃後世直情逕行者殆非唐虞敬謹之氣象也王孫  
氏之說已當

或問夏氏言九官自稷契而下皆舊有職任夔典樂已久故以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答舜如何曰若然則稷契等何為無答辭乎舜方  
命以職而遽自述其功似無此理亦非史氏敘事之體以上下文  
考之其為益稷篇錯簡行出無疑

或問舜繼堯不應遽廢義和之職舜典止及四岳九官義和職兼天  
人反不與何邪曰典謨皆彼此互見舜在璿璣玉衡則命義和可  
知且九官十二牧堯時豈應無然略不及者以舜典見之也然則  
堯典不載九官十二牧堯典不載義和皆互見耳

三山陳氏說陟方亦善堯曰殛諸殛曰陟方善悉記之乃春秋書公  
是為能謹其終故會于政于足  
而知免其斯以為順受其正歟

或問子多闕疑何取於明經乎曰孔子談經於三代之末尚以及史  
缺文為幸孟子言書於戰國之時猶以盡信書為難况書經秦灰

書集傳或問卷上

夫

漢壁之餘傳於童翁幼女之口孔安國自謂以所聞伏生之書定  
其可知者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觀論孟經傳所引不同處不  
可該舉今學者於千數百年後乃欲以無疑為高而強通其不可  
通之說其未安審矣

或問子去取諸家之說專以順經文為主而尚簡何也曰傳注之體  
固如此且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  
天生烝民也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就中添四  
個字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  
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只就中退十字換兩斯字曾不費辭  
而意味無窮聖人之釋經蓋如此此即傳註之祖也謝顯道謂程  
明道詩不立訓詁只添一二字點撥他讀過便使人有悟正得孔  
子說經之體至如中庸言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注云作禮樂聖人在天  
子之位一人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晦庵注云蓋百倍其

功如此之類最佳諸經疏於義理雖未透然順附經文簡而不繁最爲得體曹操注孫子杜預注左傳皆不自作文本朝諸儒釋經始自作文然非傳註之體也曰易之象象文言及乾坤二卦爻辭子曰以下豈非自作文乎曰此所謂十翼蓋自爲一書以爲之輔至王弼注易始析而附入之非可與烝民詩論浪歌之說同論然諸卦象象亦是順卦辭爻辭以釋義而不辭費也

大禹謨

或問帝舜申之孔氏謂申重也重美二字如何曰此說謂舜因臯之謨而重美其功因禹之功而重美其謨耳雖舜有汝亦昌言時乃功之語終不若申達不屈之意爲平安

或問三山陳氏說逆吉逆凶如何三山陳氏曰當順道之時反已無言吉是微俾於非望之福也當從逆之時十日所視心勞曰如此日拙其凶孰甚焉外此而言自是其爲禍可得而逆也則是非望之福可以捨道而俾得不可道之禍可以從逆而苟免也抑不知捨道而求福決無得福之理縱或得之乃所以爲有道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七

之禍耳從逆而免禍決無可免之理縱或苟免乃所以積惡而滅身耳此正與世俗所論禍福同非聖經之旨也

三山陳氏說罔游罔逸一節亦善曰惟聖君能受盡言不如此者言諫君不縱悉於未節惟先正其本原本原既正萬事自得其理或問刑期於無刑莫只是辟以止辟之意否曰辟以止辟則是截然以刑而遏其不犯如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者是也刑期無刑則有哀矜惻怛之意在焉氣象蓋不作矣曰然則成王之說非欺曰才添乃辟二字便有不忍輕用之意其味便不同也

或問不矜不伐之說夏與無垢不逮呂說遠矣亦附載何也曰意味雖淺於呂然亦各有一意必備諸說而後經意方全不可盡以一說爲限界此類多矣後不盡載

或問曆數聖人亦言數乎曰數見易大傳詳矣聖人何嘗不言但不泥此而忽人事如後世符讖耳邵康節之學專主數然其言禍福則以爲不由天地只由人故伊川謂數學至康節方有理關子明

筮說謂人事兆未然之機卜筮明將然之應則數亦未嘗不係於人事三說皆有理也曰然則三說如何曰孔以曆數爲天道意頗包涵吳推孔說專指曆言王專指數言朱大意指數言而以曆爲譬喻按易大傳止言數而不及曆堯典止言曆而不及數曆數與數自是兩事

或問心之知覺一耳發之於人欲則爲人心發之於道義則爲道心而所以爲心則一如何曰譬猶水火用之於灌溉烹飪則是道心用之於漂蕩延燎則是人心然所以爲水火則非有二也譬人之強勇用於爲善則爲道義之勇用於忿鬪則爲血氣之勇然豈有二勇哉但人心之說不如晦庵之全耳曰或謂動而應事者爲人心故惟危靜而無爲者爲道心故惟微如何曰心苟合道動亦道靜亦道也豈特靜者爲道而動者非道哉此老莊所謂道非吾儒之道也

書集傳或問卷上

六

或問率百官若帝之初若訓如豈不可曰順訓則有奉承之意訓如則輕矣故唐孔氏謂若不得爲如舜典言巡狩曰如初者皆不爲若則知此若爲順也

皋陶謨

無垢說謨明辨諸文意數暢亦可發明葉氏之說無垢曰有德之人非成敗如鑑之照形燭之灼物其爲謨豈有不明乎心神和粹使人之異意消其繩愆糾謬如春風之著物益如和氣之襲人其術人豈有不

或問林氏以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說思承善矣不載何也曰所謂思承者思其終久之善否如何而謹所擇以自修耳世爲天下法則但指其善者而言其意不若蘇氏所舉禮記之言全備兼此亦無思義此蓋意似近而未全者也曰既欲世爲法則則其致思於善否不言可知曰釋經之體但當依經釋義若轉轉推去固是可通然不免因蓋及車因車及馬之意而終墮於支離之弊不若於蓋說蓋於車說車之爲有界則也此類多矣後不盡

辯

或問龜山言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雖天子不得私故刑賞不言我如何曰刑賞當純乎天故不言我謂因朝市之迹遂不言我則與天又隔一遞後世爵人刑人未嘗不如市朝豈盡合於天哉

益稷

或問安汝止諸家多作心之所止如何曰言止則心身與凡事皆在其中獨指心則餘其餘矣且無經據

或問呂氏說臣作朕股肱耳目謂君臣相須為一體不載何也曰相須為一體則君猶未免自作一半語意未盡不若馬氏謂君無為而臣有為者之為明淨也

或問絺繡鄭讀為術當矣復附孔說何也曰觀葉說則孔說恐有所據故存之葉曰禮謂絺繡者不入公門自周之文而言則絺非所貴然孔子以純冕倫於麻冕則葛固精於絺者矣或問樂之所以為形見感召者如何曰夫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聲猶人之喜則有笑歌之聲怒則有咆哮之聲

書集傳或問卷上

九

悲則有愁戚之聲其中寬裕則其聲和其中忿躁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歡也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咆哮之戾也理到則氣隨氣隨則聲形皆實理之不能不著而不可得掩者也此所謂形見者也天地之間惟聲音之感人也深聽笑歌之聲則忻然而樂聽悲哭之聲則戚然而哀故嗶諧之聲作而民康樂邪僻之音作而民淫亂是以先王作樂宣播入風導達和氣陶冶性情移易風俗此所謂感召者也樂之所以可觀治忽者以此也曰然則萬寶常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皆預知於極盛之時則其實固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矣猶人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愈溢哀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愈增而形見感召更相生矣曰寶常初欲改樂煬帝不用使隋果用寶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寶常為之固亦不能掩其形見之實

而其所感召者要不為無補矣古人修德以為樂之本而又正樂以養德之和未嘗偏廢是則通本末之論也

或問林氏言堂下之樂以管為主者貴人氣者如何曰貴者人氣之說固有理然笙亦是人氣而處於後又似未通

或問韶樂蘇說如何蘇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律則與地通鼓盆無異何名樂乎使器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於古今之傳多矣而況於夔乎夫能當一律則眾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曰蘇說固未足以盡韶樂之全而論聲律有理不可不知

或問諸儒皆謂舉石以見八音子則專指言石不待眾音而已足以感人物果有是理乎曰古之善樂者以一器而致物者多矣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史記載師曠鼓琴一鼓再鼓而致風雨之應皆不待他器之奏夔擊石拊石而感百獸固有此理尤見舜德之盛韶樂之美感格之妙如此也

禹貢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三

禹獨以貢名篇夏氏之說亦詳夏曰此書首則九州之疆界以詳山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然獨以貢名篇者乃禹治水成功之後條陳其九州所有土地所生以爲一定之法以告成於上使下之人一實以任土作貢爲主故以貢名或問無垢張氏任土之說如何無垢曰不廢其所有不責其所曰文句似善意實不然古人制賦固不責其所無然而不取者後世尙多有之況古制乎今言不廢其所有則是凡有者一物不遺也不強其所難得是即不責其所無也兼止及有無則不包輕重多寡之意不如馬說訓詁切而意包也曰新安王說如何曰此說於輿地利爲切然此任亦包彼任之意要之合二說意味方全故附而足之唐孔氏曰貢賦之法久矣治水土之後禹貢定之非禹始爲貢也或問孔氏說奠高山大川爲差定祭祀品秩說者多非之夫古人飲食必祭出行則祭道登車則祭軌舜巡狩四岳首先柴望况禹平水土乃非常之大役而不先祭告可乎曰禹定高山大川爲表識乃其治水之大規模在是其定之之後因而祭告固不可謂之無

若以為專為定祀典設則略其大而言其小是禹自無治水規模而徒倚神祐以俾其成也曰舜典巡狩首載柴望非歎曰巡狩而首柴望以見天子承天以臨臣民之意其事與治水不同所以旅山載於梁雍其意蓋可見兼下文已三言旅山不應於篇首又言也

或問禹敷土林氏夏氏謂敷土而散之非若蘇之土澤水如何曰禹之治水惟能順其勢以導之使由地中行而豈一一敷散其土而鈕掘之哉朱呂之說不可易矣餘說有當存併附於此呂氏曰李里城不過數日蓋先掘布定各處幾隊勢相接故得速成若逐旋理會則散亂參錯矣○唐孔氏云左傳云舜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模設立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孟子言禹三過其門則其餘所歷他處多矣故言分布治之也

九州次第林氏之辨亦詳林曰唐孔氏言九州之次以治水為先後氏以為水患河為甚江淮次之河患冀充為多故禹行自冀始若未為通論洪水泛濫天下其始必相視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

詩集傳或問卷二

三 考 遺

大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槪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之功之曲折非謂先一疏則上流首尾而治勢有不容已者如導河一役既於冀充導其已治其下流始置上流在後且別治他水也

禹貢山川多以孔安國漢志為據林曰禹貢山川地里歷三代春秋澤下流多所圮壞無復鈞考唐孔氏據孔安國所載而益以漢地漢初七十年身為博士承詔作傳必具見圖籍所載山川必得大槪

或問林氏言鑿龍門止就淺狹處鑿而廣之何以知其然曰禹貢凡施功處或治或修或績或又皆隨輕重載之使其果如賈遜之說則他處功用皆不及此之多何以止言載與治而略不及於墮斷之跡邪

或問孔氏及蘇王諸儒說衡漳新安王氏以為非如何王曰清漳出潞州即潞也東至鄆下入清漳鄆州也清漳二漳合於曰漢孔相而東則為從亦漳出於趙州自趙入清漳二漳則為衡曰漢孔氏去古近蘇王諸儒皆至中原所謂漳者宜親見之新安王氏言漳之源流雖詳恐未必是禹之舊跡兼王乃近世人未嘗身至中

原故未敢從

或問常衛大陸遠於帝都故言於田賦之後如何曰朱呂之說已盡若所當治禹豈以其遠而後之哉岷嶓之於梁弱水之於雍豈不遠乎

或問孔氏謂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春秋傳魏獻子敗於大陸地說云河東北流過澤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則皆以大陸為地也爾雅十藪晉有大陸郭璞曰今距鹿北廣阿澤是也杜預謂昭慶縣有大陸澤山海經謂大陸之水皆以大陸為澤也當何從乎曰皆是也謂大陸為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陸為澤者蓋大陸之傍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大陸之地有澤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當以孔說為當譬如言錢塘既作是錢塘之地可作豈可因錢塘之名而指為江水之作乎

或問新安王氏謂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何如曰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乎南方蕉葛豈冬亦

詩集傳或問卷上

三 考 遺

服之乎如吉貝木綿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

或問濟沛之別林氏曰濟字今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班固地理志皆從水從市按說文從水從市註云兗州之沛其從水從齊字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雖同而義實異後世以從水從齊為兗州之濟其實乃字之訛也當從古文為正

或問厥賦貞缺疑何也蘇氏曰貞正也賦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非其正也此田中下賦亦中下林氏

日九州之賦相較而為上下之等雍之賦第六充之賦不應又第  
六也漢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州相當。孔氏蓋九州獨無下  
葉氏曰九州之賦無下賦以薄為正則貞謂下下也曰蘇氏說  
貞為正善矣然林謂充雍之賦不應皆第六而九州不應獨無下  
下之賦則至當但林氏以兗州最後成功於州為第九然州之高  
下豈可以成功之後先為定兼厥賦則祖系於田之下而不言州  
則文義亦不順葉氏下下之說固是然謂賦以薄為正豈他州之  
則皆非其正乎孟子言輕於堯舜者為貉道重於堯舜者為桀道  
故古人以什一為天下中正豈但取於薄乎皆未免牽強故缺以  
待知者

徐州

或問林氏以埴墳為二種如何夏氏曰諸州有二種者必析而言之  
未嘗併言如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如豫之土已別二種言厥  
土惟壤下土墳壘豈豫之下土又有墳壘二種哉然則埴墳者為  
埴而墳也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三

或問淮泗與河通之道蘇氏與新安王氏之說如何蘇氏曰自淮入  
謂隋場帝始通淮入泗而疑禹貢之言此考之不詳而已項羽與  
漢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  
河東南為鴻溝以通未鄭陳蔡曹衛淮泗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  
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界之處安知非禹跡即禹貢九州之  
未嘗記入河水道而淮漢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引河意其  
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然皆引河水  
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遺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  
江入逾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於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  
場帝創開也。王曰洛入河溢為滎會於河又曰蘇說謂決渠相  
通也王說謂本水自相入也要之二者皆隨其所便不可指一廢  
一旦如今之浙江自錢塘入海大江自毘陵入海由浙江達大江  
者自浙江入海轉海達大江亦可也自浙江入裏河轉達大江亦  
可也或迂或徑各隨所便要之經既謂之達則當時必有可達之  
道不宜以後世之通塞而疑禹迹之舊也

揚州

或問林氏謂陽鳥乃地名其地可居非謂雁居也如何曰春秋時鄭  
地有鳴雁漢有雁門郡近世永嘉有雁蕩山皆因雁而得名意者

雁之南翔居於此地故取為名水退而地可居也歟此說亦通然  
孔呂之說自釋概

或問三江之辨如何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中江從丹陽蕪  
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入海王氏之說亦  
州宜與也一江自毘陵一江東坡辨之曰固雜取支流小水以應  
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為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為四江  
矣京口視此三者猶啖滄禹道遺其大而數其小何邪韋昭曰松  
江浙江浦陽江新安王氏辨之曰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塘自越言  
之曰浦陽一江而二名耳昭析一為二并松江為三失之矣郭璞  
曰岷江浙江松江新安王氏辨之曰璞舉松江浙江之小以匹岷  
江之大未為當又新安王氏曰江有中北必有南江今江流至蕪  
湖有支江分於縣南此中江也至於銀林而蘇常二州承此江之  
下流病於漂沒故其後築堰以窒之是以中江不復東流然則中  
江之未塞也北江行於毘陵之北中江派於陽羨之南其波之溢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三

羨注於具區而松江出焉愚曰此諸說皆據震澤而求三江也朱  
氏謂諸儒不明章句訓詁但以下文震澤底定相屬以求三江不  
知此書當句自為文凡曰既者皆已事之辭非與下文起義夫經  
於導江導漢皆言自彭蠡出為中江北江耳非指近震澤小水言  
之也  
葉氏曰漢至大別南入於江為南江與中江北江而為三吳氏同  
愚曰此說蓋於彭蠡之上下求三江也審爾則共為四江矣兼漢  
之在大別之上則為南江在彭蠡之下則為北江是一江而為二  
江也  
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  
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而下  
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一矣禹貢猶有二江之  
名曰北曰中以別味也此三水性不相入故川難合而味異故至  
今有三沚之說唐陸羽知水味三沚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濟



入河而溢為榮亦然音愚曰此說蓋於彭蠡之上而求三江也  
經謂彭蠡之下為中江北江則不合矣  
東陽馬氏曰三江不必以別為味但三處江合而為一故以長江  
為三江也愚曰此說於今日之長江雖合然概之經文中江北江  
則不作矣

會氏曰考於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於  
湖廣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水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  
所道其後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為南北故漢  
為北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為中江  
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耳故經不之志程氏曰彭蠡  
為南江無疑禹之行水嘗經疏道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  
大而不書禹嘗大會諸侯於會稽今禹穴尚存又因道山至衡陽  
是浙江洞庭禹皆嘗經行其視漆沮滬澗不啻倍蓰而浙江洞庭  
反不得書者亦以無所記耳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

書集傳或問卷上

卷上

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然於其合併江漢而以其  
匯會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  
之中此聖人得書之體者也愚曰此說比諸家又有理但經無明  
文未敢以為實新安王氏謂按今大江所行以求三江猶按漢大  
河以求九河其不可得明矣此言為當

或問九州田賦古今高下不同何也曰禹貢揚州田下下梁州田下  
中至唐則以江淮為財用淵藪天下號揚一益二以戶口之盛故  
也雍州田上下秦號關中為陸海漢關中地畝直一金至後世則  
為荒落之墟蓋地力之升降皆由人力之多少也

或問孔氏江淮相通之說如何孔曰由江入海山海入淮林氏推其  
始通之孟子言排淮曰林孔蓋泥沿之一字故云爾不應遂以孟  
子為誤今淮南湖港入江者不可勝數後世穿渠通所難通者多  
矣江淮相近地平如掌轉輸之徑捷漕澮之灌漑歷唐虞三代豈  
不能穿渠以相通而必待吳王創之乎曰傳謂吳王始通江淮何

也曰意者中間或湮塞而吳王復通之亦猶世謂隋煬帝始開汴  
以通淮河也曰禹貢言淮泗入海而孟子則謂注之江非誤乎曰  
注者或是相注流通未必謂其盡入江也若如孔說則水道不應  
如是之迂曲

荊州

或問九江之辨孔氏曰江於此州分為九道○地理志云江自潯陽  
日嶺江鳥白江嘉慶江歙江源江廣江提江苗江○會氏曰沅水  
為九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湘水資水澧水皆合洞庭東入於江是  
江也○會氏曰禹貢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洛水蓋洛水降水入河  
河則過之而已導濠曰過三澨導渭曰過漆沮蓋大水受小水則  
謂之過二水相受小大均焉則謂之會江合九江謂之過者蓋其  
源有九小於江故也如江分為九道則經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  
孔殷於道江當曰播為九江不應曰過九江林氏曰會氏此說固善  
無考處要之九江之名與其地相遠不可強通然以九水為九江亦  
各自別源而下流併入於江此則可以意曉也或曰洞庭可謂  
巨浸而禹貢周職方皆不載何也曰或者洞庭禹時未為澤而後

書集傳或問卷上

卷上

世始為澤歟且巢湖亦巨浸據雜說載晉時巢縣始陷為湖然則  
禹貢之無洞庭亦豈如巢湖之類歟後世舊淵涇塞而平地為湖  
者往往有之古今遠違固難齊也或以今世江南山川與禹貢所  
紀或異遂謂禹迹不及而誤載縱使禹迹果不到其所共事乃八  
凱九牧之流豈其罔上聖人其載之經以示萬世乎禹貢山川至  
周職方所紀已不能同唐人謂鑑湖八百里今僅存溝港此何異  
見今日鑑湖而疑唐人為妄乎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從古所有今  
日親睹亦多若以聖經為不足據則何書可據邪此則不必辨  
或問底貢厥名或謂貢其名見聖人之不忘武不責其實見聖人之  
不尙武何如曰聖人除戎器以戒不虞奮武衛以安中國四時收  
獵不忘習戰豈取其名而廢其實哉既以貢言則是貢其實矣而  
名安可言貢乎若曰不常貢則當言錫貢矣

或問孔氏謂以菁為菹如何曰林氏謂菁即蔓菁處處有之豈必貢  
於荆新安王氏謂荆去帝都遠雖貢菁豈可為菹邪

豫州

或問孔氏以荷澤在湖陵如何新安王氏曰湖陵魯地也孟豬在漢

雁陽雁陽今宋州也湖陵與雁陽境不相接其水無由自東北而西流以入孟豬定陶今曹州東南至宋州百六十里則荷澤在定陶其水入孟豬無疑

雍州

或問或以梁之旅平為告成而祭雍之既旅為興役而祭何也曰此書皆所以紀成功耳祭固有告始者矣獨謂之告始則何以紀成功乎故知皆主告成言也觀下文九山刊旅可見梁既言旅平故雍止言既旅其蒙梁旅平之意而互見歟

或問林氏以為禹貢所敘九州事為禹別九州自導岍以下為隨山自導弱水以下為濬川自庶土交正以下為任土作貢如何曰書序乃挈一篇之大旨言之非指定其章句而截為品目也導山導水乃因前九州內所說山川源委未盡故申述之若以此為隨山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三

濬川任土作貢則前各州內所說山川貢賦皆非乎

或問弱水黑水河水分行之道唐孔之說如何唐孔氏曰黑水出張自嶽煌而南黑水安能截河而南行蓋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地下故黑水傳越而南也新安王氏曰非也以地之南北考之弱水出張掖在北自張掖西至流沙河經積石城郡在南自積石北行而東三危在嶽煌又在積石之西南故黑水至三危可南入海也

或問河源新安王氏曰西漢時積石河關之外地屬羌戎至唐始知河源在吐蕃中故杜佑曰河從吐蕃西南數千里流而東北是為積石之河佑之言略而未詳唐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會盟見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秋乃能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闕摩黎山東距長安三千里河源其間流澄而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積尾殆五百里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如此然則河源於紫山東北出於

積石蔥嶺在積石之西北紫山在積石之西南鹽澤黃河元不相屬潛行地下之說妄也

或問濟河江漢分合之辨如何唐孔氏曰濟水既入河與河相混而南出還清故也○蘇氏曾氏以為味別也詳見上三三下○林氏曰二說皆未為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清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別其清者以溢為梁平古之人蓋有知水味者惟知其味之合而巳濁之味如此濁之味如彼濁合則其味又如此三診亦然苟使濁既合為一器而使就一器之中別其味以爲之濁別其味別而後出哉蘇氏謂漢水至大別入江經文止此而巳東匯澤難曉則缺之可也若以已意增損經文其病又甚矣曰林氏本說自明白簡易傳見集然其關水味水色亦未為盡夫水之合流兩邊並行而不相雜者有矣非如一器之內攪雜二水而為一也蘇氏謂京口江至金山少北水味殊絕輕重亦異知是不相雜水之相合其流派之在左右或清或濁亦有可辨處如濟入河漢入江或自一邊流入合流之後復自一邊流出固亦可辨濟河之清濁竊意二孔當親見之林氏南渡後人未必親見也或問晦庵之言如何晦庵曰漢既入江則漢水已終其匯為彭蠡可也曰觀言如其為北江入海乃導江事也而屬之漢此不可曉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三

林氏之說則可釋矣

或問澧之說如何孔氏曰水名也○鄭氏曰此經導水自弱水以下也此澧乃陵名即曰據楚詞則澧為水名明矣鄭氏以為言至皆今長沙澧陵也山與澤而水未嘗言至亦有理但經文未嘗有陵字而以爲澧陵則牽強矣或是地因澧以得名也如今言至錢塘豈是至錢塘江如言至吳江豈是至江中蓋地因水以名者多矣故兩存之

或問庶土交正砥慎財賦成賦中邦林氏以為交易折變而輸其賦於中邦且引後世轉漕京師之費以證之如何曰古者賦藏於天下惟王畿之賦則歸天子然猶卿里有委積豈若後世盡輸天下之賦而納之京師哉此說不惟文義不順若交易折變而輸京師乃桑孔之遺智而唐世兩稅貨錢輕重之弊所由生也豈聖人任土作貢之制哉

或問三百里納結服王氏夏氏之說如何王氏曰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使之納結

而服輸將之重。夏曰納結雖輕於粟米。曰王說粘服二字雖詳然日服輸將則足以償其所輸之輕矣。曰王說粘服二字雖詳然後世郡縣納賦猶是官自漕運三百里去王畿不為近若以為五百里之中而便於畿內移用則是輸將於五百里之間不亦勞民乎此必不然兼服只是服役之義謂之服輸將則是增衍為說於文義亦未當。夏因王說而謂服輸將以償其所輸之輕則意愈差當時所以為輕重者必有多寡之等而未必以輸將為償也。林氏曰禹錫玄圭以告成於天古者祀天地必用圭玄圭者蓋天色因天事天猶蒼壁然也亦通。

甘誓

或問馬氏以建子建丑建寅為三正如何曰新安王氏辨之已詳曰蘇氏以為堯舜以前有以子丑為正者有以夏之正朔是也其說不然堯之授時以寅為正月舜因之至商乃以十二月為歲首至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堯使其果為不用正朔亦豈應言三正乎曰夏氏謂董仲舒言舜紹堯改正朔如何曰漢儒多喜言改正朔經內舜禹初無此也。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三

或問汝不恭命唐孔氏林氏謂我奉天汝當奉我則此命當作君命也曰凡上無所係而獨言命者如賜不受命之命則是天命也上承君而言則王命也今上言恭行天之罰而下繼言不恭命作天命說尤有味兼天命之命自可兼王命意味今姑以無垢說為主

附孔說焉

袁氏曰未祧之廟其主難以移動遷廟雖已祧與師載其主而行亦所以奉祖宗之命也至於祫祭祧亦與焉只是疏爾漢儒康衡韋元成輩論祧廟皆一切掃除之豈理也哉亦善

或問林氏說孛戮林氏曰顏師古注漢書孛戮戮正合罪人不孛之意今兼呂說何也曰林說固善但上既言戮於社以指其人之身而又戮為孛戮則文意重疊若施於湯誓之孛戮又恐太輕豈軍法而無殺戮之刑乎臨陣軍刑不可與常刑比若戮辱及子誓師亦未害也

或問禹言予荒度土功啟呱呱而泣予弗予夫啟生於治水之時而

益與禹共艱鮮食禹治水在舜攝位之初舜攝位三十年即位五十載而後禹嗣位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後啟嗣位於時啟當八十餘歲乃堯舜禪位之年也而益之年又踰於禹多矣豈不可疑乎曰文王壽九十七方其受命作周已踰八十武王壽九十三克商二年而崩其時亦九十矣衛武公九十而戒於國穆王享國百年而作呂刑古之聖賢年彌高德彌邵又適當天下之責固不得辭非可與後世例論而疑其老也

五子之歌

或問林氏謂太康五弟其二即仲康以五子之賢使其一人守國不出羿雖欲為變而不可乃空國而至洛汭何也曰太康棄國遠遊五子必是諫不從言不聽又不任以國寄五子無所措身故不得已侍母往以望其返非五子有職守而盡出也

永嘉趙氏曰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諸侯不亟叛以先王德澤在人故也禹之去太康未久未若桀紂之暴而民貳國奪諸侯忽然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三

莫有勤王之舉五子在洛亦無有救卹之者何哉蓋唐虞之世愛畏其民不敢少肆而神器之去留一聽於民而不敢為己私有也唐虞之於民若保赤子若臨天威惴惴然惟恐小失其意民久習而安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夫國弗返豈不甚怪哉譬如孩提之童安於慈愛之父母未嘗有拂意一旦悍然孤立遇不友之兄棄之而不恤則其愁苦啼號而不可禁情之固然非忘其父母之恩是則民之怨太康乃所以思禹之德也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堯舜不以天下私朱均朱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皋陶稷契之徒堯舜亦不肯捨聖而授之賢也蓋天下者至公之器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而捨聖以授賢則亦非公也堯舜之時不以天下私其子亦不以天下私諸皋陶稷契之徒禹遜皋陶哀切懇到而舜命不易循至公之理而已太康亦朱均之類耳啟無堯舜之德不能擇天下之聖賢而授之乃以天下私傳其子而遂至亡國當時四方諸侯環視莫救

非厭乎禹德也親見堯舜禹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憂諸侯不恤吾民而不憂吾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者起而正之猶前日之揖遜與賢也何擇焉舜之逐太康而立仲康未為有負於禹惟其措心不出於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然則傳子之法非乎蓋自時之汗隆言之啟之慮天下至審自大道之行之則征伐固不若揖遜與子固不若與賢也○韓退之曰世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守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人不數而生大惡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但大惡然後人受其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蓋堯舜之利民也大夏后氏之慮民也深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三

愚之別哉苟謂愚者畏之而知者愈加畏則是以畏之輕重在天理而不在人心也其流必至於忽愚而畏知如戰國之賤虐愚民賓養豪傑以相傾雖與秦之賤士者不同而不知畏天則一耳  
胤征  
或問先儒多疑羲和之征如何曰帝王之道莫大於奉天堯作曆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羲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家法也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為輕也夫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為始征羲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其罪過於不祀這矣又況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過矣  
或問仲康之賢既收兵柄以屬胤侯何不竟為太康討賊殺羿顧加兵於羲和何也曰太康之失國若以後世事體言之則兄弟當痛心疾首聲罪之罪於四海以起勤王之師致復讐之義可也觀五

子之歌乃無一言咎羿豈五子之賢不若後世忠義之士乎蓋當時風俗習見三聖揖遜與賢之舊一旦太康縱欲失民羿因民不忍距之而援立仲康竊意羿之託公濟私以召號於天下者亦不止於五霸當時之人見其廢昏立明天下之歸心者亦不止於若霍光而已仲康之賢深察其微故收兵柄以屬胤侯然其篡弒之迹未露又退然以兵柄與人雖其包藏不測亦安能違眾而預誅之乎林氏謂相之見弒必是優游不斷以失其柄故至於此使常如仲康之世羿何自而篡哉此說是矣

或問辰弗集于房若非房心之房亦通況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今獨取孔說何也曰堯時中星已與月令不同難指月令為據見或問○新安王氏曰曆家推步日食於朔月食於望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交然後食此曆法之常也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當交而食者有六隱公三年三月己巳日食至桓公三年七月壬辰又食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食入月癸巳朔日食十月庚辰朔日食為天災日主陽月主陰月食陽勝陰也日食陰勝陽也○孔氏曰周官數人日數日月則謂王數夫日食而數之以徵陰也月也故伐鼓以教之何也蓋日月清明之象而或食焉則陰邪之氣亦可乎二說皆善

書集傳或問卷上

三

或問王氏說天吏與孟子合用新安王說何也王氏曰吏奉天謂曰吏誠奉天罰必不至逸德不若新安之說穩猶俗言王師為天兵也  
或問孔氏以尹為字而子以為名何也曰唐孔氏據孫子及呂氏春秋以尹名華故以尹為字耳然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傳者至春秋時人始以字傳觀伊尹告太甲自稱尹躬則尹非字明矣曰然則華非名歟曰人或兩名者亦有前後更易者此則不可知也  
湯誓  
愚曰後世人君之德愈不及古而君之為惡者則愈甚於古故桀之愚過於太康紂之惡過於桀秦二世及六朝昏亂之君過於桀紂永嘉鄭氏說典實恐近於臆度然其論則甚善因附於此曰胡氏春者實玉世守則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在肅敬之心告終易代古盛琉璃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不陳列非直為觀美

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况神器之大者乎  
與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若無德則天亦不可常可不  
仲虺之誥

仲虺之誥

林氏曰湯惟放桀而武王則殺受蓋桀既奔竄南巢故湯縱而不  
誅以見其不得已之意至紂則異乎此荀子所謂紂卒易向而誅  
紂蓋武王本無殺紂之意而前徒倒戈紂身死於行陣之間乃殷  
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故立其子代殷後以寓其憫  
但之意是亦湯之意也邵康節謂下放一等則至於殺其意蓋以  
為湯能容桀而武王不能容紂也失其旨矣此說亦善

或問蘇氏以禹服為五服如何曰此說亦可但上既言表正萬邦則  
文意重矣

或問用人惟已諸家多說權不縱於人如何曰此說四字文義雖通  
然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國人口賢然後用之堯之疇咨舜之師錫  
用人正不要自人主已出也若謂不惑於人則當言在賢勿貳可

書集傳或問卷上

也謂之惟出於已幾何而不啟人君自徇之私乎此章四節每兩  
句相對若言用人惟出於已上下皆不偶愚之說乃本於孔氏曰  
若自己出雖惟字作若字說不免牽強然上下文義卻俱順比諸  
說差勝孔氏守訓詰甚嚴惟字本不訓若又恐經文或誤姑存以  
待知者

或謂改過為用人之過夫古人所謂改過則勿憚改豈為用人發  
乎此不待辨孔氏說理俱長但以為用人說則偏矣

或問成湯聖人也聖人亦有過乎曰聖人固未嘗有過然常懷改過  
之心猶堯舜之舍已從人是也兼亦有所謂聖人之過如舜與周  
公以兄弟之愛而不知管蔡之將叛象將殺已雖出忠厚之意是  
亦聖人之過也程子謂顏子之不二過以為使天假之年則將至  
於化而聖矣孟子謂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觀反之之意則其  
未造於化之時意其亦有所謂不二之過歟呂氏謂用人惟已如  
中庸所謂取人以身故改過不可吝似亦牽強

或問王氏說推亡固存謂推彼所以亡之故固吾之所以存乃邦之  
所以昌也如何曰若止說二字自通但上文意義不協林氏兼弱  
侮亡其文以輕重為之節疏未至於賊未至於亂亂未至於亡  
而兼攻取侮亦稱其不善之禮重恩曰弱賊亂亡固可分兼攻取  
侮則不可分矣

或曰人之處事不過義利兩塗人之處心不過邪正兩端以義制事  
則不徇於利以禮制心則不流於邪或曰湯之伐夏救民亦義制  
事此仲氏釋湯之意亦善

或曰人君能自得於所師則天下之善始為我有故可以王如顏子  
之師夫子心契神會終日不違乃自得師也三千之徒非不皆師  
聖人然未能方於顏子之自得則與聖人猶二物非所謂自得師  
也自得師者以其得人之得而為自得之得也林氏曰能自得師  
謂無所不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能自得師也

或問張氏說謹終之道當先謹始始之不謹克終者鮮矣復引召誥  
若生子罔不在初生為證如何曰此說於句文甚順但成王幼沖

書集傳或問卷上

即政召公慮其不能謹始故以謹始為重若成湯取天下德業如  
此豈不能謹始者仲氏慮其恃功業而驕故欲其謹終如始耳非  
方戒其謹始也夏氏謂湯之始與非不善所謹者惟在於終而已  
此說是也

湯誥

或問蔡氏謂降災意當時必有災異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  
類如何曰言災咎則災異在其中言災異則包括有遺矣

或問立社唐孔氏謂夏尚黑殿尚白於時未改夏禮故用立社諸儒  
多從之如何曰林氏謂一時用牲不必因色求義如魯頌曰白牡  
騂剛豈以未變殷禮乎此說自有理但以為偶用立社則不如陳  
說且周人尚赤故取於騂且角矣而祭天則用蒼璧牲幣如其器  
之色因天事天正可以為明證陳氏乃以為周禮而別引禹錫玄  
圭為證則近於泛故以意改之而欲沒其說也曰林氏以上天為  
天帝神后為后土皇地祇何如曰若以武成言告於皇天后土則

林說爲善奏告天地亦是理所當然但立卦說陳氏止云告天故未敢獨用林說然舜典肆類上帝說者謂言天則地祇可知豈祭告上帝而以后土配而性則獨從重而用天包歟故並存以待知者

或問晦庵說資若草木兆民允殖如何晦庵曰資若言草木之美允殖伏天命既弗差故草木華曰此說於此二句極順但天命弗僭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曰此說於此二句極順但天命弗僭一句未免與上文重疊取下文又不相串不若夏氏之說上下文意俱順雖曰暴殄天物終不成草木皆不遂發生罪人黜伏而草木華美又似不近情理也曰此說猶所謂山川改觀之意耳曰謂山川改觀則可謂草木亦美則不然曰詩所謂柝斯拔松柏斯兌非歎曰詩美周家積累久物生成遂爾與此又不同亂世固是草木失性亦有野無青草之說然湯伐桀方還至亳豈能使資若華盛乎夏說本於蘇而其文尤爲明順故止載夏說他多類此

或問夏氏曰乃亦有終非特王國社稷可保其有終爾諸侯亦可終

書集傳或問卷上

享安榮之福如何曰此雖說得乃字分明亦恐傷巧

或問王氏衷訓中當矣而孔氏訓爲善何也曰惟中故善偏於剛則暴偏於柔則懦是所謂惡也

或問王氏謂善者常性也不善非常性也不幾於善惡混乎曰程子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血氣之性有善有不善義理之性無不善常性義理之性也非常性則血氣之性也水性本清鐵氣本剛而或濁或軟者亦不可謂非二物之性然謂水性濁鐵性軟則不可蓋謂清與剛者其常性濁與軟者非其常性也至於濁者澄則清軟者鍊則剛則學者有變化氣質之功焉

伊訓

或問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如何曰孔氏謂太丁未立而卒程氏謂年齒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此說是也邵康節皇極經世書起於堯即位之甲辰至於木朝之嘉祐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無外丙仲壬也曰蘇

氏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乃湯沒後伊尹稱德作訓於太甲之初非湯崩之年即太甲元年也如何曰謂湯崩甲立非同一年則可謂中間猶隔七年則非成湯既沒而以太甲元年繼之則太甲繼湯明矣况康節歷數古今莫加所譜悉與經合又何疑乎

或問罔有天災作災異說皇天降災作災禍說同字而異訓可乎曰說經者當觀上下文意固難執一況天災則是形變於天言降災則禍降於人矣要其災雖有在天在人與夫淺深之異其爲災亦一也

或問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云造爲攻伐之功雖自鳴條而我積德基念始自亳都者固有素矣亦通

或問布昭聖武聖是聖德武是武德猶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也如何曰如此說亦可但聖德言布昭則未安聖武猶神武之謂而昭者則我武維揚之謂也

或謂人紀或以爲三綱五常如何曰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言五典則綱常已在其中三綱有紀之意而不加五典之備五典之德然又無人倫相紀之意也

書集傳或問卷上

美

或問湯之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是以數求哲人以輔後嗣如何曰聖人之於天下非因其難得而後始慮之遠也以此戒後人則可謂聖人之本心如此則不然聖人既受天下之責則不得不爲無窮之慮其得天下本出於無心至守天下則無不盡其心若謂因得之難而後慮之遠則舜自側微三載而陟帝位將不遠慮乎此殆可以論常人之心而非所以論聖人也至如漢高祖唐太宗奮自匹夫不數年得天下其慮天下亦豈不遠哉

或問古者刑不上大夫而云其刑墨何也曰意其必有贖當如舜之贖刑及今世之律也林氏謂昌邑王廢羣臣多坐無輔導之益受誅惟王吉龔遂以數諫諍免是亦臣下不正其刑墨之意也此說亦善

或問呂氏謂有一於身者非謂止有一也蓋有其一則九者從之有云者箴其病於未萌也如何曰此蓋謂有其一則未必至於喪亡耳夫九者之病固有相應然若耽於一喪亡必至親見士大夫子弟有以琴棋詩酒器玩書畫而亡其家者蓋心溺於此則餘事盡廢此數者皆世所謂雅好猶足以亡身亡家況此九者何必備而後至喪亡乎哉

或問唐孔氏謂爾爲德無小亦足以爲萬邦之慶如何曰此說於罔大罔小之辭雖順然未免以辭害意非惟非責難於君之意然亦無此理堯舜之德猶以博施濟衆爲病豈小德而可爲萬邦之慶哉漢元成殤唐僖昭非有大惡而皆至於亡國林氏舉唐柳玭言謂實德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類十手牽指此足以發明伊尹之意矣曰三山陳氏謂勿以小善而不爲極其至則萬邦胥慶勿以小惡而爲之極其至則墜其宗此說如何曰此又未免添極其至而爲說也曰然則小惡果足以覆宗乎曰此即所謂有一於此未

書集傳或問卷上

卷上

或不亡之意也

太甲上中

或問魯氏曰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至此三祀十二月朔適合禮經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於此爲卽吉之月明矣二十五日喪畢者商制二十七日終喪者周制也此說如何曰所謂二十五日而畢者以除喪服言也二十七日而畢者連禫服言也魯氏此說雖偶合二十五月之數以爲商制未必然若然則是成湯在太甲元祀十二月沒而太甲於柩前改年而不待踰年也可乎

太甲下

林叔豹義曰人情莫不好人之順已而惡人之逆已君子直諒每犯人之所惡小人苟合每逢人之所好言逆乎心雖未必盡君子之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區區投吾以所惡哉是必有公信之道存乎其間也惟忠言可以逆吾心而吾不可以逆乎道必反而以道求之則苦口之藥不以逆我而拒也言遜乎志雖未必盡小人之

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區區投吾以所好哉是必有私邪之遺存乎其間也惟甘言可以適吾志而志不可以適乎非道必反而以非道求之則甘言之疾不以其適我而受也雖然言之逆者固欲求諸道然外爲訐直而內懷奸詐者有之言之適者固欲求諸非道然比言無所排擊將順無所拂辭者有之聽言之道豈可以一律觀也夫惟以道求之則君子小人之情舉無所逃矣且居中處者心也有所向則謂之志心一而志百故心不若志之易惑於求諸道言逆汝心所以明忠言入心之難於求非道言遜汝志所以明諛言惑志之易又況逆者有對順之名不日順而日遜所以明小人乘人之忽若浸潤膚受其柔行巽入之道不可不早辨也

或有一德

或問一德之爲純一何也曰凡天下之物純則一雜則二三故一念慮之純亦一也一事爲之純亦一也苟念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思念不一矣爲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所爲不一矣凡事之小大雖不

書集傳或問卷上

卷上

同然其義之所歸皆在於純而不雜也天地之間惟天德爲至一蓋剛健純粹其體則一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一元之氣晝夜昏明春夏秋冬百千萬變未嘗有一息之謬飛潛動植洪纖巨細皆得其性命形體之正而未嘗有一事之差故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又曰天得一以清以人言之惟聖人之德爲至一蓋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一毫人欲之間以言其仁則一於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雜之以言其義則一於義而無一毫之不義以雜之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纖毫之或遺而所以爲善又極天下之至純而無纖毫之或雜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又曰聖人之德一以爲天下正常人莫不有是一德然未免爲私欲所雜是以其德常不一故仁或雜之以枝害則非一於仁義或雜之以貪得則非一於義禮或雜之以驕情知或雜之以昏蔽則非一於禮知矣內外隱顯之間常不免於二致甚至於不常其德而爲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也

林氏曰伊尹告太甲召公告成王皆謂天命不可必而人事為可必夫中才庸主優然自肆不以安危為意者惟其恃天命廢人事故敗亡而不自知唐德宗與李泌論建中之亂以為出於天命李泌曰命者它人尙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命蓋君相造命者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蓋與成有一德召語之言亦相似林氏曰惟一故常惟常故一蘇氏曰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不做亦善

或問七世之廟可以親德諸說如何孔氏曰立七廟有德之君則為氏曰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故雖七世而其廟不毀故可親德○孫氏曰論之多矣鄭康成謂夏五廟無太祖禹二昭二穆殷七廟契禹湯及二昭二穆周則七廟后稷為始祖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二昭二穆而七此說妄也天子七廟之制久矣虞書所謂六宗并藝祖之廟七與祭法王制之言相合曰七廟固當以祭法王制之言為當但諸家皆謂三昭三穆親盡則毀有德則為祖宗而不毀如此則太祖之外更加以宗如殷之後王既以湯為太祖又加三宗則連三昭三穆為十廟矣周以后稷為祖文武為宗加以

書集傳或問卷上

五

禮

三昭三穆則九廟矣將廢昭穆近親而湊成七廟則子孫未免薄其所近之祖廟將別立所宗之廟則又非七廟之制當缺以俟知者若親德之說如從蘇氏之言推明之庶與前說無礙耳

林氏曰論協於克一必以萬姓咸曰為言至於無自廣以狹人則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亦猶言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善

或問呂氏曰七廟以觀德則合古今為一體萬夫之長以觀政則合衆寡為一體君使民事君則合君民為一體不自廣以狹人則合人已為一體如何曰一之說前已見矣非謂對二物而合為一也此說雖合二物而為一而終不免有四者之異將合四者以為一而四者又不能不異矣

盤庚上

三山陳氏曰有虞氏未施信而民信治水征苗未嘗有言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諄復告語至於三書世變既降風俗衰而就令繁然讀

是書者可以見三代君民相與之道夫王者與眾同欲豈樂於違眾所以違眾者從天下之公理也大公所在事人論定向之怨者今皆安之則王者所謂違眾是乃從眾也

林氏曰先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之業必有根本之地蓋其王業之所始天命人心之所係其子孫守之則興不能守之則廢若湯之亳文武之豐鎬是也夫仲丁遷囂之後失成湯根本之地經歷九世數百年間無勃然興者盤庚既遷亳商家社稷於是復興周自平王東遷不復有還居豐鎬之意傳世數十不復能振由其失文武根本之地故也

三山陳氏曰天命既曰在天而曰恪謹天命罔知斷命天其承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為命勅天之命所天承命皆自己而言之若在己不能盡其當然之理立乎嚴牆之下與陷於桎梏而死語人曰此命也可乎如盤庚不遷都而耿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

書集傳或問卷上

學

禮

得其命之正者也

林氏曰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盤庚方及五遷今言於今五邦又繼以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言亳囂相耿四邦不知何以為五邦若併以盤庚之遷為五邦不惟文勢不應如此而所遷乃復歸於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己自耿遷於邢汲冢記年謂祖乙遷於奄皆與序文相戾不可據意者自仲丁至盤庚有一遷而史臣失之盤庚據當時所見而言當得其實歷世久遠不可臆度此說如何曰按書序言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則是湯未遷亳之前所居為一邦也特未知為何地耳總而數之是為五邦

或問呂氏曰民不肯遷常情則惟恐聞其言今卻使無伏小人之箴蓋民之忿心不當禁遏使其發於言語方可殺其怒如秦之誅諂者族民不敢進一語而怒心日長矣曰此說自善夫帝王雖無事



之時猶稍衆從人況大事方舉上下危疑豈可不以達民言爲念兼遷國重事利害多端小民之箴豈無可以補缺失裨廟筭者又豈無與我同意而欲遷者其言之是邪吾從而采之可以感悅人心言之非邪亦可因其所蔽之端開導之以服其心非止於殺其忿怒而已小人之箴猶不敢伏況其上者乎此與後世違衆舉事雖朝廷近臣鉗結而不敢言者異矣陳少南曰自古君子行事未嘗不先盡其心而後盡其言不盡其心則言不實不盡其言則言不聽惟君子至公無我曲盡下情訂其是非不以人言之異同爲意也常人私心勝而容氣高不願事之是非以論人言之同異往往務爲刑罰以甘心於異己者雖事當功成而天下亦由是而不服矣夏氏曰歌地易而不利心必欲遷者民欲遷而上未遷必有箴規之言故盤庚使不得過伏之兩說亦各有意

或問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正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亦通

陳少南曰盤庚之遷其事不可已向使其不欲遷者以告盤庚將遂中輟乎曰可否相濟君臣之常使其告也盤庚尙得而開喻之人不告盤庚而以浮言沈陷衆庶蓋浮僞而不實矣此說亦善

書集傳或問卷二

聖學

或問東坡人舊則習器舊則弊當使舊人用新器我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荆公亦同此說如何曰林氏謂雖有器非求舊惟新之言然盤庚舉此但以證人惟求舊耳故下文繼以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文勢首尾相類無取於器非求舊以爲新邑之喻也此說辨之當矣兼今日新邑乃是先王舊邑豈果是求新乎是正與盤庚紹復先王之意相反也

或問孔氏謂古者功臣配食於廟如何曰配者對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對止一人耳配食乃大勳勞之人方配非遍及有功之人此言與享正猶司勳謂凡有功者祭諸大烝非可以配享言况盤庚總告羣臣羣臣之祖又豈盡皆配享乎

盤庚中

林氏曰蘇氏曰民之不率不以刑罰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夫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反覆告訓以言代

斧鉞忠厚之至此言深得盤庚之旨

呂氏曰汝若不略稽考當遷利害但自忿怒何緣得平凡人有忿怒之心則見此而不見彼若暫時稽考其怒自瘳

呂氏曰遷都機會止有今日若不乘今而遷則生業將爲水壞汝何以生在上乎

林氏曰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蓋義與命相待而立故承古以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逆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絕使爾有衆復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盤庚所謂迂績乃命於天其義尤深切著明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故其命靡常而不可必其有治無亂有安無危也聖人之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吾必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爲福去凶爲吉至於將危亂之際皆有積之道焉如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傳以天下必有危亂之道堯舜知其危亂將荼毒生民而不

書集傳或問卷上

聖學

可救於是續民命於天而堯以位授舜舜以位授禹則斯民復享治安無異於堯舜在位之時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能迂績民命於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機已萌必有所變更而振起之皆所以續民命豈獨盤庚哉明此道謂之知命不明此道謂之不知命伊川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愚按關子明筮書所謂卜筮兆將然之機人事萌未然之應邵康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人者皆此理也

盤庚下

林氏曰乃正厥位先儒以爲正郊廟朝社之位夫盤庚之營亳邑將必先定郊廟朝社之禮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位也按召公營洛既得卜則經營至於位成周公乃達觀於新邑營所謂正厥位者乃正臣民之位登進於朝而慰撫告諭之也此說善

或問呂氏曰盤庚遷都既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盤庚初不言有此等人爲我畫策至事定日方語此蓋聖賢以一己任怨方萬

民有怨之時聖賢不欲分怨於下故不言也此說固善然成王東  
征曰爽邦由哲民獻于翼豈分怨於人乎曰以盤庚爲君主此謀  
於上民猶有怨使盤庚遽推其謀於臣下則民愈不服矣東征之  
舉周公自處危疑之地故不得不援賢者以爲證其事體與盤庚  
又不同矣

說命上

林氏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創業之有功者祀以為祖守文之有德者祀以為宗其廟皆百世不毀商立廟制所祖者湯所宗者太甲太戊武丁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其制至漢猶存高祖世祖皆為一代之祖前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後漢以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皆以功德而祖宗之也唐自太宗至昭宗十八帝皆為宗名為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建為不毀之廟而先王立宗之制紊矣此說善

東陽馬氏曰三年之制漢文帝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畢後世悉遵用之夫天子持三之喪則百官亦須用持其禮幾於難行至於二十七日喪畢之說則又幾於不持喪然則若之何而可曰行二十七日之制於臨朝聽政之時而行三年之制於宮中則於禮不廢於義亦不廢此通行之道也壽皇持高宗之喪如此

書集傳或問卷下

袁氏曰高宗不言中有多少工夫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良弼皆自不言中來大抵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者其工夫必淺寡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馳散如人之哀樂喜怒蘊蓄於中未便散若泄之於外則久而息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亦云子欲無言古之進道者其言語極少誠以多言最減力譬之天將雨迅雷一震往往未必有雨何則其氣泄故也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則其涵養于中者為何如哉

呂氏曰自古聖賢常自恐懼中入台恐德弗類此入聖作德之門戶也學者亦當常懷此心常情懈怠弛慢放流入於庸愚而不自知或曰德弗類猶弗稱也記曰天子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此德之類者亦通

王氏曰古之人齊三日以致其思必見其所為齊者況于恭默思道致一而深思則感格上帝夢賚良弼蓋無足怪者淺陋之人不知天人之際至誠可以感通如此

此最善教之大者

三山陳氏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君子問于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又曰高宗之夢如明鏡當鏡臺有物必照初非鑑往亦非物來陳氏曰高宗誠心如此向使不夢良弼天下之賢亦有緣感至者亦善夏氏曰作礪作舟楫作霖雨蓋望之切賴之深言之不足故重言之王氏乃謂作礪使之治己舟楫使之濟難霖雨使之澤民失之穿鑿下文言啟乃心沃朕心則高宗惟欲其成已德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也此說善

林氏曰桀以拒諫喪湯以從諫興紂以拒諫喪武王以從諫興秦隋以拒諫喪漢高祖唐太宗以從諫興歷代興衰之本未嘗不係乎此高宗命傳說以納諫而傳說復之以從諫蓋以為天下之事未有不先于此故禮樂刑政未嘗一言及之而惟以此相告勉此說亦善

亦善

說命中

或問天聰明諸儒皆以視聽言之子獨不然曰聰明之義堯典說之詳矣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方可以視聽言然亦自民而言之非謂天果有耳目也新安王氏之說亦近之

呂氏曰佛老說聰明正就虛處說但言吾心湛然而已聖賢說聰明皆在實處理會口與甲冑等四事者疑若粗傳說卻欲高宗於此留心蓋天下之理本無精粗才理會得粗處透便理會得精處透四事自迹觀之何與聰明然知起羞起戎在苟省躬非聰明不能是所謂克明也

無垢張氏曰人之好善者多喜聞人之贊而惡聞人之謗非好勝也以其好善之心急惟恐惡之染其身也是以恥過而遂非其實以

善爲之反自陷於不善此爲善者之大病也梁武帝心欲爲善而不知其道凡人之所難者皆爲之一聞賀琛之諫乃大怒此非尋常無知之過也其病最深惟力行者知之

呂氏曰人有好底病有不好底病高宗之贖祀是好底病最難治惟說能之無垢張氏曰數于祭祀所以敬也而反墮於不敬此過難知而亦難言難知則心安難言則諫者必拒

或問惟說不言有厥咎諸家皆謂君已成德則臣方敢言如何曰君資臣之言正以德之未成故耳德苟已成則何俟於臣言而臣欲若將順亦有所不必言也以君能行之而後言則可若以君德已成而後言則德之未成者果何賴哉曰林氏謂允協先王成德爲能合成湯從諫弗拂之德故言惟說不言有厥咎曰從諫固能成德然謂成德爲從諫則牽強矣且高宗謂說之言旨哉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蓋贊美其言之可行耳非於此方求其言也故說答以知我之言易行我之言難我既已言則已無咎矣所以益勉

高宗之行也

說命下

或問甘盤之事孔氏蘇氏說如何曰唐孔氏謂甘盤在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崩受遺輔政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此說與君真之書不相背矣然二孔以遜于荒野爲高宗自遜故學而中廢雖文勢爲順及與舊勞于外之言相應然高宗之勞于外乃是未即位前之事雜於其中其說不免首尾自相反蘇氏謂古之君子雖明王之世不肯仕如巢由夷齊之比則以甘盤爲隱而不仕與君真之書又相背矣皆不若林說爲善

呂氏曰自高宗言之凡人學未知味失其師猶不覺既知味而失其師如中流失楫高宗之學正賴於說自甘盤言之終不成教高宗一半便棄去此乃甘盤深教高宗處若使甘盤常在左右高宗常依靠人了未必進步惟被它驟然引去高宗乃能力求其進過人數等此說亦善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或問道我所固有也本未嘗去何謂之來本未嘗散何謂之積曰是固然也人惟蔽於物欲放而不求故未嘗來蕩而不收故未嘗積今學力既加修者始來來自吾心而非由外至也來者始積積於吾身而非由外假也王氏張氏謂學自外至故言乃來蓋不知所學之事皆吾性分本然之性易嘗強其所無哉

或問諸家多以遜志爲卑遜子以遜順平易爲說何也曰言遜順則從容卑遜之意皆存於中而卑遜却不足以包從容涵養之意也泰誓

吳氏曰孔子論文王曰有事君之小心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詩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當紂爲四夷交侵之時文王猶稟命如此觀文王之心之德與其稟命恐所謂大勳者初未嘗有意也至武王之時則紂之惡極矣武王雖欲爲文王之順而仁有所不忍故奉天命以征之方欲誓諸侯以必其征伐之功其敘文王之辭蓋不得不然後世讀書至惟九年大統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讀詩至武王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與此之類皆當三思詩序與孔子之言此說善

書集傳或問卷下

四

蔡氏曰百姓有過在子一人廣韻云過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卽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愚按此說雖近鑿然上下亦通併附于此

牧誓

或問孟子史記皆言虎賁三千人諸儒皆從之而以書序爲誤如何林氏曰虎賁之士必擇其驍勇絕人者爲之在王左右以爲宿衛周禮虎賁氏八百人成王崩時以虎賁百人逆子釗當成周全盛時其數不過如此武王戎車三百兩則甲士步卒皆在焉而虎賁則在王左右以爲輔衛其有三百人已爲多矣安得尙疑其少而

以爲三千人邪蓋史記孟子之書誤矣

或問漢孔氏謂朝歌去河四百里牧野在朝歌南三十里武王渡河五日而至赴敵宜速諸儒謂師行三十里武王仁義節制之師不應速於趨利如此皇甫謐云牧野去朝歌七十里然自河至此亦計三百三十里亦非五日所能至夫謂牧野去朝歌二十里七十里蓋據近郊三十里遠郊七十里而言也然漢孔氏謂河去朝歌四百里則其所謂親見而非臆說諸儒求其說而不得何也曰子以禹貢河行之道推堯時河自碣石入海蓋在東北之極至漢時則河流入海在青齊之間至近世則河流愈南而近汴泗大抵河流自古至今自北而愈南竊意武王時河北距朝歌必切近自孔氏去武王時河行之道變矣或曰河行南北信有之矣然說者謂朝歌在今衛州孟津在今孟州河流雖改易而孟津之至衛則未嘗改易也曰世代寥遠地里遷易不常漢武帝東移函谷關七百里而亦謂之函谷關秦時會稽治在今吳縣與今會稽縣相去亦

書集傳或問卷下

五

選

一

數百里則古今地里之遠近豈易以名拘要之武王之師決不應以五日而行三百餘里也

武成

或問生明孔安國以爲月三日孔穎達以爲生明死魄俱是月初而諸儒多從安國之說如何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處極微昧明生則魄死矣故爲始死魄死則明生矣故爲哉生明薛氏謂哉生明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朔觀月則可見故知當以穎達之說爲正諸儒皆以哉生魄爲十六日既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六日或在十四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爲既生魄也

愚曰告天地山川非同祭亦非同時舉其大要總述之耳肆子東征士女餽厥玄黃當是告山川之辭蓋起兵東征未至紂都沿路

人已迎降如此若告天地乃是未舉兵之初告而後行安得預言

士女迎降之事乎或以爲是指載黎之時言之亦未可知吳才老曰湯武之師順乎人而應乎天者蓋無一而不聽於天也師出自周踰月而後至既陳商郊俟天休命彼果於致伐者不必若是矣使紂於是時下罪己之詔取平日惡黨而戮之見諸侯而謝其不德願徵福於成湯高宗以無乏其祀彼八百諸侯或有爲之動心者武王未必致伐也今乃率離心之人犯同德之師一矢未加而前徒已倒戈矣天之休命遂集於周而武王亦順而受之嗚呼湯武之有天下豈有心爲之耶

或問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誠難盡信然血流漂杵却不用疑蓋史官紀其成功則爲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或曰然則孟子非乎曰孟子又幾曾錯史官大而言之亦不妨孟子疑之亦不妨凡讀書須自有活法如浩浩滔天高高如此其可

書集傳或問卷下

六

選

一

漫之乎此血流漂杵之比併也陳應曰孟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感且長不仁之心耳薛氏曰桀紂罪有淺深湯武之放弑應乎天而順乎人非湯武所能爲也荀卿謂紂卒身向而紂紂賈誼書曰紂將與武王戰陳其卒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向紂紂走還寢廟闕死棄其尸于王門之外民皆進感之武王使帷而守之觀者褰帷提尸投之者猶未肯止其言略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怨紂如此雖欲如桀之放得乎此說善

或問微子帝乙元子而有賢德武王克商之後宜奉微子以繼商返二分之天下而退就諸侯之位則當與堯舜並而湯不足追矣曰殷周之時世變已降非復隆古之比紂之死殷人實殺之使武王欲以天下遜微子一時殷人及八百諸侯能自安乎夫益佐禹治水功德豈在啟之下况禹又薦益於天然朝覲誰歌不之益而之啟雖禹之治命不能過微子雖賢不及武王之聖微子事紂施澤未必洽於民而周世世積行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人心之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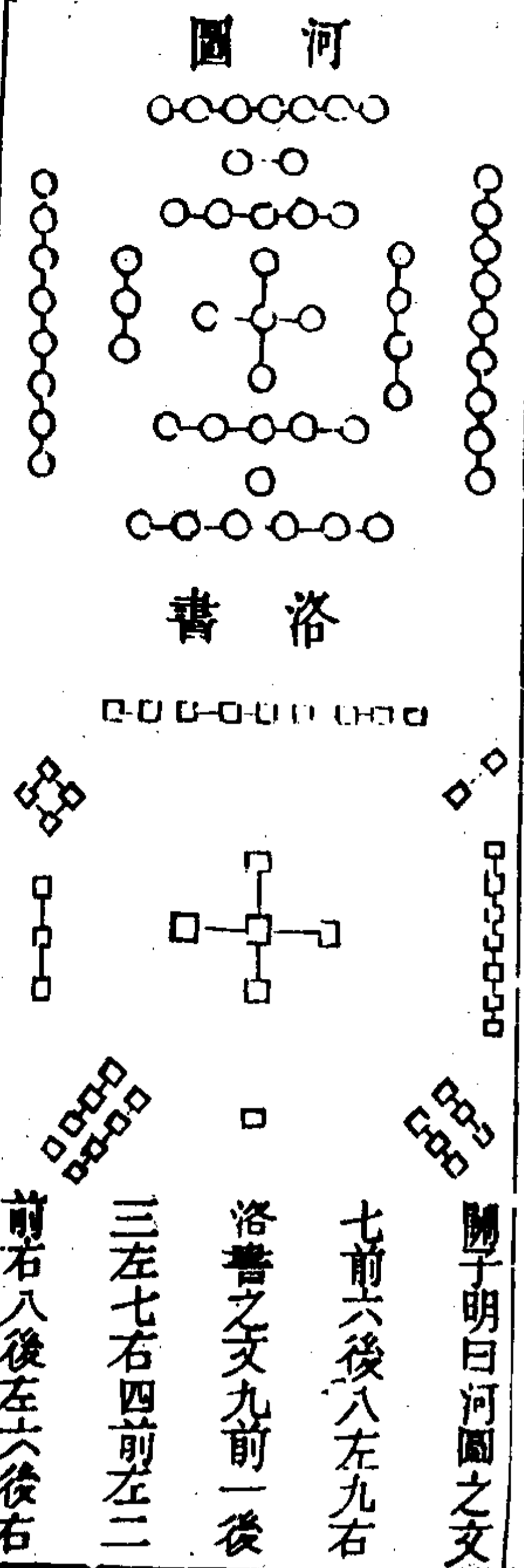
矣使武王欲以天下與微子亦不能奪諸侯天下之心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湯武處世變之極不過能為順人之事而已而堯舜不可幾及也

或問建官惟用賢人然官各有事賢人各有所能如舜九官皆官也而官所職之事則有守司徒司空作土作稷之異禹皋稷契皆賢也而其能則有治水明刑播種敷教之殊故建官以賢又必隨其人之所能以位其事也愚按此說雖欠才德並用之意然分別官與事亦不可不知也故附於此

洪範  
林少穎曰紂之見殺蓋商人倒戈相攻併攻殺紂武王至商欲赦紂不誅如湯放桀已無及於是立武庚代商後亦所以致其不忍之意如湯放桀也

蘇氏曰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國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言蘇方命圮族楚詞言蘇悻直以亡身知其為剛狠好勝者五行土勝

水鯨知此而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達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



康節邵氏曰圖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朱氏曰曆法合二始於一地數始於二也合二中以定律曆謂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也合二終以紀開餘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是所謂律曆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朱氏曰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

蓋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以造易禹箕敘之以作範也蔡元定曰九宮之數九一三五七九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氏曰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攝於是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

書集傳或問卷下

八

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所謂各有合者也此河圖之全數而諸儒之說也至洛書雖夫子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圖者徑一而圓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圓四圖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圖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二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二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

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爲數也奈何曰中央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二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橫渠張氏曰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十也者始爲九之偶焉耳必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

書集傳或問卷下

九

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右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於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互錯綜無適而不過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

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偶之空以爲兌震艮巽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之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偶之偏以爲兌震艮巽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攷於圖爾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

書集傳或問卷下

十

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合五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蔡元定曰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其理固不容於有二也不特河圖洛書爲然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老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無不若合符契下至運氣參同太乙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或問晦庵以爲洛書之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而無文字禹因而類之則以初一日五行而下皆禹所自言也馬融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小劉以爲龜文止二十字則與馬融之說同唐孔氏推明孔安國之說以爲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自初一日等二

十七字爲禹所加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劉歆則以自初一至六極一章總爲洛書之文諸說孰是曰衆言微亂折諸聖以經文詳之謂之洛出書則必有書矣謂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必有九疇錫之矣如朱氏之說則洛書止有其數而無其文則經何以言錫九疇今以洛書之數按之五居數之中固可知其皇極矣然天一陽數居於下知其爲水可也何以知其爲五行地二陰數居於西南何以知其爲五事天三陽數居於東何以知其爲入政乎意其必有文盡如馬融所謂從五行至六極類見於各數之下而禹乃從而類之歟至若大劉顧氏以敬用農用爲洛書之文劉歆以自初一日已下總爲洛書之文則又未免尊信太過而涉於附會矣唐孔氏所謂天語簡要不應丁寧曲折如是也曰河圖何以知其爲八卦也曰河圖之爲八卦固可以方位陰陽奇偶之數而推也如一與六居北則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水位之所居可以知其爲坎矣而坎以

書集傳或問卷下

二

一陽居二陰之中二與七同居於南則是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之所居而可以知其爲離而離以一陰居二陽之中以至三與八居於東而爲巽四與九居於西而爲兌皆可以陰陽奇偶而推蓋八卦皆造化之定數而九疇則以人事參之其數雖同而其事固不同也曰然則圖書之事果有他物可以證乎曰是不待遠求顧氏未之思耳夫鳥獸之羽毛草木之英華文章燦然條理秩然豈待人刻畫而後爾哉亦造化之所自成耳此猶曰是形有種類也至若文石之中固有山川草木鳥獸之形又豈人力所筆而後成哉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象如魯仲子生而有文在於手秦之介石起而有文漢之蟲食柳葉而成文古今此類非一世俗之震死者背往往有篆書以述其罪道家多能辨之又符箕仙親寫爲詩詞以言禍福皆耳目所親接者況聖人出而天不愛道圖書呈祥圖之與書其體一耳既能有圖亦能有書又何異耶曰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發伏羲與禹之智豈可謂無哉○魏清龍二年張披出石有若麟鳳牛虎人馬於其上若八卦

列宿字註者唐子西曰此與河圖洛書又何以異乎惜時無伏羲神禹故莫能通曉其義朱氏曰天地間惟有一理自兩儀奠位其理已彰大極於無外小極於無內即事即物莫非是理之流行發見但其事物之常見者聖人不假之以設教若河圖洛書乃聖明在上和氣所感鍾爲祥瑞即是理之徵驗顯見已可以開發人心故聖人因神物之至著者以垂法後世若其理則未有圖書以前固無時無處而不存邵子所謂畫前元有易程子所謂無河圖洛書八卦九疇亦須作者是也

新安王氏曰易與範其體不同實相爲用易者盡天下之變而不可常者也範者立天下之法而不可易者也夫易始於乾坤變爲八卦重爲六十四其道本於剛柔迭出以趨時適中然言道則詳言政則略如履之制禮豫之作樂散於諸卦未見夫綱領所在故以一定之法著於洪範其端本於五行其用起於五事而終於福極先後本末有序而不可紊有年而不可雜故易範合而聖人所以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爲天下者始無餘蘊學者所宜深攷也易範本於義高皆備於商季或問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布而爲五行何以言初一日五行乎曰九疇皆即其用之切於人者言之故自五行說起或問周子無極而太極一語先儒辨論角立如何曰象山以無極爲非則以爲此非周子之言南軒以爲此乃莫之爲而爲之之意非真言無是皆不欲言無之一字而爲此辨也夫天地之造化若人若物其初皆自無而至有有者復歸於無而無者復能有觀人物之生死可見此人之所共知所親觀非有渺茫難測之理推而至於天地之口造物之始未有不自無而至有也故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繫詞曰易有太極即此之謂也但聖人恐人淪於無柢於有故於易之中止明消息盈虛聚散盛衰循環不息之理而不言有無夫是之謂易至老氏則專言無釋氏則專言空故儒者弁無與空兩字諱之夫老氏知無之爲無而不知無者之能有及其既有則不可以無言此其所蔽耳然而始無之理豈可以其出於



老氏而諱之耶釋氏知有之必空而不知空者之復有此其所蔽耳然而終空之理豈可以其出於釋氏而諱之耶夫謂之太極則其有已肇矣非有則何所指以爲極夫既肇於有則未有之先非無而何其曰無極而太極此理之自然而然者也但聖人不言而周子言之耳何疑之有

或問天一生水亦有物之可證乎曰人之一身可以證矣人之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心一動而水生則天一生水也蓋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故呵氣而成潤也五行之相尅也所以相成而五常之德亦然德莫大於仁木德也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金德也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火德也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水德也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之第而五行相尅之體者蘇之說爲然金尅木剛勝柔也水尅火柔勝剛也

書集傳或問卷下

王

王氏曰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圓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器械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炳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燥能潤能斂能斂此之謂化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可以圓可以平可以斂可以曲直然非火革則不能自化故命之曰從革也

或問孔氏以皇極爲大中諸儒多祖其說晦庵祖五行志謂皇者君之稱謂人君立極也二說如何曰中道固大而大亦中之體也然謂中爲天下之大本則可謂爲大中之道則義訓未爲穩暢故六經語孟言中多矣而未嘗有大中之說夫以皇極爲大中猶可也以皇建有極爲大建其極猶可也以皇則受之爲大則受之猶可也

也至於惟皇作極爲惟大作極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爲惟大之極則非辭矣故知晦庵取漢志之說爲當然不曰帝極王極君極而獨謂之皇極者蓋皇帝之皇亦取大而無際之義人君建極非廣大無外則不可未有狹小而能建極以奉天下歸極者也故名曰皇極亦兼大義然下文不曰遵皇之義遵皇之道惟天下皇而皆言王者此又取其合於王者之道而言之蓋皇道之朴略與王道又有間矣

或問皇則受之曾氏謂大則受之非小者所能受如何曰皇則受之與上汝則念之正是對而互文或言汝或言皇猶或言于汝極而又言惟皇極同

劉執中曰天地之於物也能生之而莫能終而遂其性也能終而遂其性者聖人也天地之於人也能性之而莫能化而一於善也能化而一於善者聖人也非聖人則不能成天地造化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其能相須其力相敵故曰三才也此說爲善

書集傳或問卷下

王

蘇氏曰正直如以直報怨之直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此說善

橫渠張氏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敵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除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劉氏曰一德正於中則五事治於外一氣正於中則五氣順於時以形而言則各宜類舉聖人觀之所以驗已政之得失也以德而召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應天道以淵默也漢儒於雨不時若則棄德而修貌賜不時若則捨心而求言其失不已遠乎其惑不已甚乎此聖人所以正皇極於五事之先調元氣於時日之始者爲得其本也驗其政教之得失不可以外於形矣求其口應之

本原不可以失乎德矣此說詳明

林氏曰夫堯舜之世則民仁壽非其生而皆仁壽也堯舜之治天下  
彝倫攸敘休徵時至則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也桀紂之世則民  
鄙天非其生而皆鄙天也桀紂之治天下彝倫攸斁徵咎相仍則  
不期於鄙天而自鄙天也故仁壽鄙天雖本於天而君實制其命  
旅葵

林氏曰以遠物為寶則必有輕賢之心以賢為寶則於遠物弗貴矣  
虞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為寶故視宮之奇若路人齊威王以  
四臣為寶故視徑寸之珠如糞土人君所寶可不謹哉

呂氏曰天下之事才滿則傾惟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到堯舜  
田地猶有不足之意猶有要做底事一簣未盡之工夫常在非謂  
止欠一簣做了便了大抵王業雖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接

此說雖未必是經之本  
旨然聖人之心實然

書集傳或問卷下

五

或問孫氏謂爾汝之稱在常人為不敢而周公稱之見父子之間用  
情也曰按經傳告神之辭多爾汝武成告天地山川曰惟爾有神  
尙克相予詩祈穀於上帝曰既昭假爾禮記筮辭曰假爾泰筮有  
常下至離騷九章化神多言余今世祝文亦多言爾神蓋自古而  
然或者與神相親之意邪若曰父子用情然子之事父曷嘗稱爾  
汝乎

或問我之弗辟馬鄭皆音避陳少南呂才叔推其說以為周公遭謗  
故居東都以避之至二年成王方知流言為管蔡之罪故言罪人  
斯得金縢既啟之後成王迎周公以歸管蔡懼而與殷叛故周公  
再往東征耳曰幽風諸詩其言與金縢所書皆昭然相合大誥敘  
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金縢言武  
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則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際不得  
分為兩節明矣亦非養寇三年而後始征也少南才叔之意不過  
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應自往征以重成王之疑故為此說耳

不知周公為東伯東諸侯之不軌東伯之職自得專征成王幼未  
親政凡事皆聽於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  
未敢明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諒闡於國家之事皆不知一惟冢宰  
是任在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征之少緩則莫延莫遏周  
公豈敢顧一己之小嫌忘宗社之大計邪迨夫三監伏辜遂居東  
守東伯之職以俟朝命而不敢違歸此則公之避遠權勢以待成  
王之悟也以經證經正不必如二氏之遷就牽合

呂氏曰幽詩皆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則非獨成王不知周公二  
公亦不知矣蓋二公非不知但成王方在未敢諍公之時使二公  
一旦迫之成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故但涵養其意使之一  
旦自悟周大夫之刺亦不為過蓋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得為  
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為知周公矣此君臣一體之義也

林氏曰周公作鳴鴉之詩成王猶未信於心然則周公之心非金縢  
不得而見而金縢之書自二公而下皆不知非天誘其衷則成王

書集傳或問卷下

六

之疑何時而釋乎成王之疑不釋則國之存亡未可知然文武膺  
上天之休命其社稷無疆之傳蓋未艾也周公之德既足以當天  
意此所以有雷風之變以顯周公之德而剖成王之疑夫周公之  
藏是書以故事而藏之而非將以為異日自解之計成王之啟  
書以故事欲卜而啟之而非逆知前日周公之舉是皆出於莫之  
為而為也謂之非天可乎

大誥

或問三監之叛其執辭非以惡周正將以攻周公也人欲攻己已惡  
其事而親統師以征之何以釋人之疑且周公何以東征委太  
公而已則居朝廷以為內鎮邪曰夫誠貫天地固無顧於小嫌而  
二公在朝已足以為內助故親往伐而不敢以艱難遺他人況自  
陝以東周公主之則征東諸侯固周公之職分也蘇氏晁錯論曰  
天下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免難於天下事  
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它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晁錯

盡忠為漢謀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使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以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錯則不然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故袁盎得以行其說蘇氏之論其亦有合於周公東征之意歟

或問十夫十人或以為十亂或以為四國之賢者曰若十亂即周公太公召公實在其中周公不應自言亦不應言十夫必是在下疎遠之賢若夏平之於漢房杜之於唐之類但未知必自四國而來也

微子之命

或問吳氏說微子之命非始封之書如何吳曰勝殷之後立武庚於民皆以封康叔時微子已封於宋矣乃即其國封為上公為二王後以續殷祀書之所載蓋如此亦於禮為宜而樂記乃言武王下車投殷後於宋者即封微子也然續殷之後者固已立武庚於宋仲之命言乃命諸王邦之類微子之封於宋蓋在武王時此書乃爵為上公申命之書如孔氏之說則微子前此未封至成王而始封非矣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成王代殷後使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為是惜其有未

書集傳或問卷下

十七

選

盡者既言國於宋又謂殷之餘民自以封康叔而微子初未嘗居武庚之地而治殷民也且封箕子於朝鮮豈應捨微子不封至成王誅武庚而始封之哉樂記言殷之後者猶曰黃帝之後帝堯之後謂其後裔云耳非必曰為先代後以作賓也史記言殷民愛戴雖不審而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則與樂記書敘合矣

蘇氏曰武庚叛後命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歟弘乃烈祖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及也此說是

康誥

或問吳才叔因族其弟之言以康誥為武王之書如何曰經言周公洪大誥治則此書為周公以成王命誥明矣雖朕其弟一言可疑如呂氏陳氏之說以意逆志亦無所害若以為武王書則既係非一書敘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篇內言保殷民夫武王封武庚而以管蔡監殷治民不聞以康叔經文及孟子所言最為明白或祖吳說不以聖經明文為據而以旁曲之說為

證至不通處則諉以聖經脫簡何異捨康莊而由山徑也曰晦庵楚詞辨證曰古書之誤類多若讀者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避近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願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援據僅得一說而遽就之便以為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中或復生誤此邪子才所以獨有日讀誤書之歎實天下之名言也然則此說非乎曰晦庵之言極為至當夫學者觀書安於循襲者未免失於苟同而喜於矯枉者亦未免失於苟異如吳才叔書神傳專是致疑於前人之說至於聖經所載而無可疑者或併疑之所得處固有之失處亦不少此晦庵所以有虛心靜慮徐以求之或得其實之說而豈以苟異為貴哉

吳氏曰先儒多謂康叔尚幼以此書多稱小子故也康叔武王弟武王九十三而終康叔至此安得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之命卑貴之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若相親愛之辭疑此所謂小子亦然

書集傳或問卷下

十六

選

或問林氏蔡氏論康叔為司寇事如何林曰左傳史記言康叔為周五是猶為司寇故此書多言及刑罰○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與時成王曰蔡氏之說是也司寇係天下或舉以在司寇而此則未也之命不可兼出侯國以治民化殷係周室之本不可兼入王朝以治獄且古無此明證其必不然如蔡氏之說與經傳亦無抵牾觀君陳之書亦言刑則可見矣

或問要囚諸家之說不一曰葉蘇皆以要為獄辭葉氏曰獄成而上則要當作平聲猶今世判結也二音各不同而孔氏謂察其要辭以斷獄則合兩說而要字却從平聲糊模難辨愚謂經文但云要囚而不云要辭則如今說差穩耳周禮司寇之屬卿士遂士縣士皆言聽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氏注云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愚按此說即如今世獄官之擬判結罪也此要從平夏氏謂要囚乃要勒拘囚之也然要囚書四處康誥二多士二若如夏說要勒拘囚之其文固順以之說其他三處要囚則不

協蓋夏氏只將要四二字作連綿字說去恐無所據  
或問今以由文王作罰刑為非然則文王之刑罰不可用歟曰文王  
教化已至而猶或不孝不友者則制為刑罰以警之今殷民桀  
紂之惡陷溺至此教化未加不責臣以敷教而遽欲用文王之刑  
罰以加之而不赦其可乎

酒誥

穆考晦庵中庸或問曰昭穆之昭舊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  
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  
之然禮書亦有作召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  
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  
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  
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  
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  
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

書集傳或問卷下

六

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  
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  
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  
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  
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廟下而南向羣穆之  
入乎此者皆列於南廟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  
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祧祭  
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  
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  
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  
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則  
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  
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  
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處霍為文之昭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邗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  
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三世穆四世昭五世穆則固  
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  
昭則是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其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  
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  
左穆常在右而外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  
昭而內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  
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則  
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  
設位於祖之西廟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會之東也歟曰然則毀  
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身櫛可也敗塗可也說者以  
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  
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  
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  
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  
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  
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  
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  
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  
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  
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  
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  
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  
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  
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而增立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祖亞圍如前遷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

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小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獨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常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

呂氏曰不酒於酒亦是常事周公推之直至天若元德人之進德惟於最難拚捨處放得下即是進德不已獲天順處蓋舉世皆溺於酒在當時最為難捨學者為學須各隨分量看自家身上有過惡因循難去者日夜消磨蕩滌氣質使進退遷變方到得天若元德地位此說善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或問劫越殷獻臣一章說多支離蔡氏說如何蔡氏曰汝當用力劫使之不極於酒也志與文王志庶邦庶土同義殷之賢臣與邦邦賢臣與邦邦固欲知所謹況於云云可不謹於酒乎曰諸家說劫越多與酒不相干蔡謂用力戒謹於酒與越庶邦庶土之越同極為條達但用力戒謹賢臣宗工使不酒於酒則氣象不然故集傳采林王之說謂劫越猶殷家畏相之謂則其臣皆自知敬畏而不敢酒酒意味又妥貼也

粹材

或問荆公謂德有昏有明自其知不知言之則曰昏曰明晦庵大學註在明明德亦以心之虛靈知覺為明德子獨以明德為德本明何也曰二君子說明德大概皆以智言之夫明德固本於智然亦非智之一端所能盡若止以智言則所謂仁義禮智皆非明德乎書所謂先王勤用明德明德惟馨克謹明德左氏傳所稱美哉禹功明德遠矣豈可獨指以為智言哉蓋德根於一性本自光明以言其仁則惻隱博愛昭然不可蔽而非含糊姑息以為愛也以言

其義則是非取舍顯然不可亂而非鶻突苟且以為宜也以言其禮則辭遜節文截然不可紊而非足恭苟遜以為禮也以言其智則洞達瑩徹而非料度臆察以為智也是所謂明德也至其蔽於物欲則其明德始昏故惻隱博愛之不明則蔽而為殘忍刻剝矣羞惡取舍之不明則蔽而為貪冒無恥矣辭遜節文之不明則蔽而為傲慢驕吝矣是非可否之不明則蔽而為愚憤憤替矣是以為昏德

召詰

或問應氏說面稽如何應曰天命雖無形聲而能面而稽之參稽天之明命也天通其所保若有以提耳而曰面與諸侯環向面內諸語而稽其所若天威不遠顏之咫尺也曰面與諸侯環向面內之面同應氏就面字上提撮頗切固亦無害於理然此類用之時文則為深巧用之說經則意味反薄不如止作面向之渾成講經者所當知也

王氏說命哲命吉凶命歷年雖非召公詰戒之本意然不可不知曰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哲者性也吉凶者事也歷年者數也性在我事在彼數在時君子修其在我不責命於天也

或問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諸儒多以為成王將祀於新邑故召公奉以助祭曰召公欲王以敬德祈天永命以小民受天永命耳若然則是欲以禱祀而祈永命乎

洛誥

呂氏曰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為成周謂敬王繼子鞠之亂自王城徙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為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者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於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於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者洛都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大事記解題曰成周乃東都總名何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所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為成周矣

或問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救公功或以為未定所以尊周公之禮為

未能安公之功而留之曰周公之致太平自視欽然豈以成王未  
尊已之功而欲去能尊已之功而始留乎

或問林氏少穎曰諸家多以命公後為封伯禽夫必待封伯禽然後  
留此漢丈夫要君之為豈所以待周公哉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都  
皆言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又言周公克謹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  
公克成厥終則周公於殷民蓋嘗為之司牧非特營遷之而已書  
言命公後者蓋成王祀洛之後復都鎬京故命周公留洛以鎮撫  
殷民若今世留守留後之謂下文廸將其後惟告周公其後作冊  
命公後皆此之謂也伯禽與太公望相先後報政傳記言之甚詳  
則伯禽封魯固已久矣曰攷之君陳畢命則周公之留洛鎮撫殷  
民明矣公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曰仔來茲殷則周公  
許王留洛以化殷亦明矣夫成王舉祭祀朝諸侯於洛而實都鎬  
京則其留公鎮洛乃必然之理也史記言太公望封於武王之世  
又言武王克商封弟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且於魯史記所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言縱未可盡信然武成言武王崇德報功列爵分土則太公之封  
必當在武王之世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周之報功而  
封建親賢孰有賢於周公者乎又言太公之封於齊周公之封於  
魯各百里而又併言之則必不應先封太公至遷洛之後始封周  
公意者周公之封魯已久而公入為相攝政今公欲退老就國故  
成王留公於朝不使歸魯而竟命伯禽侯魯歟如此則非獨與魯  
頌所言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之言不相背馳而於林氏  
要君之疑亦無礙但書所言命公後告周公其後之言措辭不明  
以為果為留後邪則文義非懸以為果命伯禽耶則何不如其它  
命封之例明言伯禽乎要之洛誥一書多缺文意其必有舛誤當  
存之以俟知者

多士

或問吳氏蔡氏說遷民何如吳氏曰方遷殷民於洛之時成周未作  
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監三監之  
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辟爾四國  
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遷此其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

也曰今朕作大邑于洛于惟四方則攸實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邑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  
殷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洛之後乃曰仔來茲殷又曰王作  
洛乃承故商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蔡曰武王已有都  
洛之志故周公雖殷民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於洛至是建  
周禮應舍完疆場乃造命與之更始焉由是推之則召誥攻位之  
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  
去四百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役遠之仇民歟書序以為成  
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曰按康誥召誥洛誥皆作於七年三月  
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曰按康誥召誥洛誥皆作於七年三月  
康誥言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召誥言三月乙卯  
周公初至洛則建觀于新邑營洛誥言于惟乙卯朝至于洛卜  
宅篤終言周公既保康誥言周公初基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  
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召誥言太保乃以庶殷攻位  
于洛洎周公命殷庶庶殷不作竊意殷民之當遷者其丁壯即於  
此時與四方之民同趨洛赴工而後留居於洛故洛誥有仔來茲  
殷之語召誥有敢以離民保受王威德之語而並無遷民之說多  
士之敘所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要其終盡遷之時而論之耳  
袁氏曰召誥所謂庶殷蓋經始洛邑之時所發從役者耳其實遷  
民在洛邑既成之後所以營洛必謂商民者正緣要他親見區處  
經畫與凡事之利便則其心服而從之也輕不然以久昔朕來自  
安之民而一旦遷於新邑豈不若遷庚之民怨洛哉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奄一章所謂移爾遐遷者東萊謂我明致天罰當移徙爾於遐  
之地今遷於洛乃使爾比我事我臣我也蔡氏以為遠徙於洛夫  
荒陬僻壤可以言遐遷洛去衛非遠況為土中為帝居烏可以遐  
遷言乎若以為黜殷之後即遷民於洛非惟無據而周公黜殷在  
二年之後作洛乃七年之間亦非事勢之宜也蔡氏專攻書敘為  
謬其說若此  
新安王氏曰周公諸書未嘗以殷民為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  
于頑之語非併以為頑也康王命畢公始有怙殷頑民之說則此  
敘或出於後之史官故以頑民二字冠於篇首夫殷民不附於周  
謂之頑可也不忘殷先生之德眷眷舊王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  
字周公未嘗出於口也此說亦善

無逸

東坡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  
幾必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

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干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鴆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此說善

林氏曰宋文帝饒衡陽王使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既不至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逸不知百姓艱苦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節儉耳唐明皇嘗種麥於苑中率太子以下親往芟之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曰深山窮谷之民暴露勞苦窮年不休終身不知聲色香味之可好故其壽多至百年其居於都邑者有紛華之可樂嗜欲之可玩故多夭死以是觀之人君之壽豈不本於無逸乎又曰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侃之心以一日之逸其害如此人君知此則豈以今日耽樂為可哉皆善

新安王氏曰殷二十九君以甲名者六曰太甲小甲在太戊之前曰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河實甲沃甲陽甲在武丁之前又七世有帝甲國語司馬遷帝紀以帝甲為祖甲而孔氏以太甲為祖甲蓋孔氏因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相似遂以此祖甲為太甲耳其實不然此書言小人皆謂小民非以為不賢也况先言不義惟王繼言舊為小人語無語次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國語說帝甲亂殷又無可見之迹且堯舜之有朱均禹之有太康豈可歸罪於父祖况七世之後乎學者當捨傳記而從經文可也鄭康成之說雖未見其所據要於經文為合耳此說是蔡氏曰不應二人同稱祖甲陳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大第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矣曰皇極經世曆祖庚之後又謂祖甲起於亥盡乙未在位三年袁氏曰周公論三宗無逸但說不敢荒寧不侮鰥寡蓋古入所謂無逸非謂於事為必躬必親只此心致敬便是無逸蓋敬則戰戰兢兢惟恐一毫不到安得去逸樂後世人主如衡石程書皆是君代臣職以此為無逸乃是元首叢脞何異於自縱逸者

是元首明哉大抵古人之無逸此心之無逸也後世之無逸事為之無逸也

君與

或問陳氏呂氏若天業忱之說陳曰我不敢自以為知天命如何蓋其終出於不祥陳曰呂氏曰我不敢曰陳說句讀雖順然上天輔謂求信於天惟順天庶乎輔我之誠曰陳說句讀雖順然上天輔忱乃必然之理若以輔忱為不可知則是後世誣天之說也豈其然乎上文既曰我不敢知則是一心不敢必乎天而惟知順天耳若以為順天庶乎輔我之忱亦恐未免必乎天兼添了庶幾輔我之意不如惟順上天輔誠之理為整潔也

呂氏曰大弗克恭上下是不能嗣前人恭德也湯佚前人光是不能繼前人明德也亦通

書之文詳略互相備於殷言純佑命王人罔不秉德故文王止言亦惟純佑秉德文王言時昭迪見冒聞故武王言昭惟冒稱德

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齊梁錯紛結欲其解紆難聞汗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所以欲其猷裕也又曰周公勉召公以敬夫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而治之微有不寬隨以猷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克敬敏之開敏於眇忽將形之際以洙泗爐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鉉之間也

或問嗚呼王若曰呂王二說如何呂曰此篇始言周公曰王若曰此

周公處聖人之變故史官發新例以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

嫌明微謹萬世之防也○新安王氏以嗚呼屬之上文其說曰周

公不詳言對之惡又終以嗚呼曰二說皆有理但以文勢觀之俱未

為順妥若謂史官欲明君臣之分則篇首以周公曰加於王若曰

之上已足見矣不待以嗚呼為發語之始亦未嘗以嗚呼為語辭

之終也或曰錯簡又未知果然也姑併存之

呂氏曰周公知天未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蓋我之未忍民

著故數其年而謂之五此武王所獨知說者乃率合歲月以附其數亦未矣此說是林氏曰此所謂五年正猶武成所謂九年也武之惡可伐而不忍伐之故大統未集也此五年意者武王未克紂由是觀之周之伐殷豈得已而不可哉武王以孫時淫暴有同罪之志其臣羊舌肸則曰孫時淫暴已甚於今不可戰而克若時而後宗所請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國其命若帝之心則惟恐其意以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晉武帝之不改過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不觀晉武無以知武王之爲至德也

爾易不悅裕于爾多方或說與葉說亦通或曰悅信則順理而裕險國叛則多方爲之釋疑四國定則多方因之休息則多方之裕在四國也

陳氏說惟狂克念作聖之說亦善陳曰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子所言言聖狂之成也成則不可移周公所言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生於一念之頃故可改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下愚者自暴自棄不肯移耳或曰聖狂之分亦有其事乎曰太甲初年欲敗度縱敗禮可謂狂矣至居憂悔過終造迺哲則狂而克

書集傳或問卷下

念至於通明者也唐明皇初政清明亦庶幾乎通矣晚年疊惑至於亂亡則通明罔念而作狂者也

三山陳氏曰以周室天下之大視商遺民不啻太山壓卵舉不服之民而誅戮之以一天下之心宜不爲過而成王周公諄諄於口舌間不能自己何也是足以見古人忠厚之心矣古之聖人不忍有疾圖天下之心寧使吾有遺力而不忍盡其力於天下寧使吾有餘威而不忍盡其威於天下堯不以四凶之害而遂用操切之政舜不以有苗之逆命用擣其巢穴之師聖人寬緩和柔之政養天下於海涵春育之中曾不以小不如意而遂至於爲違志之舉也秦漢之後吁亦薄矣

三山陳氏曰純一也天之不與夏者純一而不變古者無道之國天或降之災異未遽至於喪亡者蓋天之不界未純猶有待其改悔之意若夫天之不界至於純一則無一毫佑順之意矣天之佑商必曰純佑命天不界夏必曰不界純則純者極至之辭也

立政

或問三宅之說何紛紛也曰蘇氏以爲乃事乃牧乃準一篇之中所謂三宅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此言極當但蘇說事牧準則未安也曰首章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諸說不同孔說如何孔曰常所掌事謂三公常所任事謂六卿準人平曰孔說大概得矣但以準人爲士官則是士師之屬恐非在王左右亦非職之尊者也曰蘇說如何蘇曰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曰蘇既以常任爲公卿矣然公卿之上王之左右豈復有所謂牧民之長乎曰林夏釋蘇說曰州各有伯伯卽州牧也當時芮伯彤伯皆以公卿兼牧是常伯亦王左右也曰芮伯彤伯誠爲州伯矣然既入爲王朝之六卿則所職者卿之事經中初無兼領州伯之據其爲東西二伯者乃召公畢公而非芮伯彤伯也安得因一伯字遂轉以爲常伯乎至於以準人爲守法之有司亦未穩夫守法有司職之微者也安得稱三宅又安得在王左右乎曰孔以常任爲六卿而又以準人爲士官唐孔氏準人爲獄官而子乃更六卿爲衆卿而準人則以爲司寇之屬又何也曰此書後面專以獄事爲言則知準人爲軍法之官明矣但孔既以常任爲六卿則司寇已在其中故遷準人爲士官以避其重出耳然士官乃司寇之屬職之小者也以爲三事則未安唐孔氏改爲獄官是也然於上文六卿又未免有重故子於此大概祖二孔之說而損益之庶不礙耳曰王說如何王曰常伯庶官之長所謂在位者也常在任事之臣所謂在職者也準人非伯非任而君取之以爲準平者也曰王說大概鶴突不明以常伯爲庶官之長則是六卿也然常在又以爲任事之人未知於六卿之外所指何官以君所準者爲人亦難以定其爲何職也孫氏常伯常任同王說準人則同孔說葉氏以常伯爲六卿以常任爲小宰之類固不待論矣準人則以爲師氏之類蓋其意與王氏同然君之所準固在公卿乃捨之何歟張氏以準爲公孤蓋亦推王氏之意耳然公孤職之至尊乃言於三宅之末則不倫矣陳氏常伯常任同蘇氏而準人與孔氏同此

書集傳或問卷下

卿而準人則以爲司寇之屬又何也曰此書後面專以獄事爲言則知準人爲軍法之官明矣但孔既以常任爲六卿則司寇已在其中故遷準人爲士官以避其重出耳然士官乃司寇之屬職之小者也以爲三事則未安唐孔氏改爲獄官是也然於上文六卿又未免有重故子於此大概祖二孔之說而損益之庶不礙耳曰王說如何王曰常伯庶官之長所謂在位者也常在任事之臣所謂在職者也準人非伯非任而君取之以爲準平者也曰王說大概鶴突不明以常伯爲庶官之長則是六卿也然常在又以爲任事之人未知於六卿之外所指何官以君所準者爲人亦難以定其爲何職也孫氏常伯常任同王說準人則同孔說葉氏以常伯爲六卿以常任爲小宰之類固不待論矣準人則以爲師氏之類蓋其意與王氏同然君之所準固在公卿乃捨之何歟張氏以準爲公孤蓋亦推王氏之意耳然公孤職之至尊乃言於三宅之末則不倫矣陳氏常伯常任同蘇氏而準人與孔氏同此



其大率然也

或問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及越有我周文王立政立事  
牧夫準人呂氏夏氏皆以立政立事為一句以牧夫準人為一句  
謂三宅略舉其二以互相備如前言常事司牧而不及準惟有司  
之牧夫而不及準事也或以為下文言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又言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則知諸家以立政為一句而以  
立事屬三宅二說如何曰此書多錯綜互舉不及全文其於勿用  
儉人克用常人止言立政而不言立事者又舉政以見事耳呂夏  
之說文勢穩順諸家之說三宅雖備要未妥也

周官

或問書敘呂說如何呂氏曰內修外攘治之序也而周王雖命成  
或問書敘呂說如何呂氏曰內修外攘治之序也而周王雖命成  
或問書敘呂說如何呂氏曰內修外攘治之序也而周王雖命成

書集傳或問卷下

元

夢

官何害於自舉其職豈待准夷既滅而後官制可行邪蓋成王慮  
外憂患既平內治或至玩弛故擢舉周禮建官之大旨儆飭羣臣  
使各盡其職故作周官之書非至此始行官制也

或問王氏謂公論道而孤弘化公變理陰陽而孤寅亮天地林氏謂  
其鑿如何曰荆公穿鑿固多至其的確處不可例以為鑿而棄之  
林氏多闢王氏其疎暢條達處誠佳然懲創之過率略處間亦不  
免此類是也不可不知

三山陳氏曰周之六卿乃三公兼顧命曰乃同召太保爽芮伯彤伯  
畢公衛侯毛公是召公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矣惟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是以公兼卿也春秋有宰周公是以卿而兼公  
也自是而後不知古人建官之意漢以太尉為三公太尉武官也  
又其後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此諸侯三卿也名實俱外矣

或問擾兆民不載呂說何也呂曰教民而謂之擾蓋馴習而熟之之  
之謂也詳味擾之一字曰舜典言敬敷五教在寬言施教在寬  
司徒之教思過半矣

以施教之術而言也若冢宰言統百官均四海宗伯言治神人和  
上下皆以效言呂說乃敷教在寬之意自其所施而言故造語雖  
精恐非經意

或問詰姦懲刑暴亂乃夏氏呂氏林氏之說而子取為己說何也曰  
姦詐惡惡乃暴亂之未著者暴虐為亂乃姦惡之已著者故姦惡  
特窮詰切責而易見暴亂則加之刑焉○呂曰姦惡隱而難知故謂  
之詰暴虐顯而易見直加之刑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曰三說皆  
狀要不出此兩問也林曰姦惡言詰暴亂言刑駁文也  
是而意有未全夏氏辨姦懲刑之相為本末是矣然謂姦惡詰  
而不刑則不可呂氏辨詰與刑精矣然失互見之義則詰者似為  
未必刑刑者似為未必詰林氏言駁文固得互見之意然不辨姦  
惡暴亂之所以殊又未免僥倖而無別得此失彼故不得不以已  
意言之此類多不盡載

書集傳或問卷下

幸

夢

自舜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王制司空本以量地置邑度地居民伯  
禹為司空亦以禹平水土人得平地而居之也今周官謂司徒掌  
邦教司空掌邦土皆相合周禮大司徒之職則掌建邦土地之圖  
與其人民之數其間分田制賦徒役之事居多難以十二教及鄉  
三物教民而不詳及於五典養民而後可教猶有可言至於小司  
徒鄉大夫遂大夫等職於地利之事尤詳則司空已無可為者今  
周禮以為掌邦事而工之事皆在焉先儒因以考工記足之竊意  
冬官非止於工之一事然其詳不可攷矣

或問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不同何也周禮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  
服四歲一見甸服曰周禮所謂侯服歲一見謂第一歲一見也甸服  
服五歲一見甸服曰周禮所謂侯服歲一見謂第一歲一見也甸服  
二歲一見謂第二歲一見也男服三歲一見謂第三歲一見也采  
服四歲一見謂第四歲一見也至第五歲而衛服一見至第六歲  
則皆休息正是六年五服一朝也諸儒疑之過耳左傳所載又與  
周禮不同何也昭十二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於齊曰  
而會以示威再會曰叔向所言乃諸侯自相會盟之禮猶小行人  
所謂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云耳非諸侯朝王之  
禮也

或問諸家多以爲業大於功子獨以爲功大於業何也曰功業對言之則功大而業小子已即學業農業明之矣獨言之則功與業無異又觀其文意所主如何若曰周家有安民之功有伐商之功然後能成王業漢高有誅秦之功有感項之功然後能成漢業則業固大於功矣今戒卿士功業而功崇以志言業廣以勤言則知人臣能勤勞以廣其職業然後能成輔治之功也新安王氏之說亦佳王曰所成曰功所修曰業功之崇高必始於立志用志不遠則放當勤而不已其業可廣則志與功成矣

或問子訓驕爲矜肆侈爲奢泰何也曰矜以慢於人者言之謂驕矜也肆以縱於己者言之謂驕肆也奢以用物而言之謂奢侈也泰以用意言之謂侈泰也

或問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何以能作德而不作僞哉曰恭儉者禮之發也本出於吾德之所固有惟移於物欲故變而爲驕侈耳夫恭敬之心人皆有之而豐約撙節之間出於天理之自然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分其心之誠意以實之則能自得於心矣然後推心之莊敬而實行其恭非內存驕慢而外爲足恭也推此心之節制而實行其儉非內懷奢泰而外爲詐儉也是則能作德而不作僞矣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虞

有當然之分其心之誠意以實之則能自得於心矣然後推心之莊敬而實行其恭非內存驕慢而外爲足恭也推此心之節制而實行其儉非內懷奢泰而外爲詐儉也是則能作德而不作僞矣

君陳

或問君陳或以爲周公之子如何曰陳氏曰周公命康叔曰乃丕顯考文王乃穆考文王成王命蔡仲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況周公有大勲勞若命其子以繼父事豈無父子之辭以寵之哉

或問先儒言君陳爲新進如何曰玩成王告戒之辭固可知君陳之爲新進至謂斯時當盡循周公之典慮舊臣微作意則害治體恐未必然蓋君陳之政大體固當法周公然辟以止辟簡進良與周公之時合由以容無或刑人殺人之親已有間矣而謹始和中時世又自不同兼諸老亦不可以作意害治疑之然成王之不命諸老而命君陳蓋以君陳自足當此任耳恐不必過爲之說

願命

吳氏曰唐虞之際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不知其爲君三代之時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雖知其爲君而未嘗正爲君之禮春秋之後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雖正爲君之禮而齊衰之服未嘗一日而輒去也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禹之子啟方居喪時皆不知其果立與否也三年之喪畢謳歌訟獄者之舜禹而不之朱均之啟而不之益故丹朱商均知其不爲君啟知其爲君故曰唐虞之嗣君不知其爲君也歎粥而深墨卽位而哭弔者致辭皆稽顙而不言百官有司聽於冢宰三年而後卽位故曰三代之嗣君雖知其爲君而未嘗正其爲君魯伯禽徐戎之征天子之命也猶要經而從事晉襄公靖之師社稷之故也猶墨衰而卽戎故曰春秋之嗣君雖正其爲君而齊衰之服未嘗一日而輒去也

君牙

或問蘇氏謂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今君牙問命之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以見周德之衰

書集傳或問卷下

三

虞

何也曰按左氏傳管仲問楚以昭王南征不復楚人對曰南征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預註謂昭王巡狩涉漢而溺又言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罪呂氏春秋曰昭王將兵征蠻荆涉漢舟壞王隕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然則昭王之不復未可便以爲楚人之弑也

東坡曰方成周時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然風雨雖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一失其心則無動而非怨矣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謂之僞不作則謂之謾出令而不信無事而生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遊豫且以爲德豈有風雨寒暑之怨乎此言亦善

呂刑

林氏曰唐孔氏薛氏以贖爲罰刑爲辟篇中所言百錢贖也墨辟至

於大辟刑也此蓋欲應序中所言包括一篇之義故分贖刑爲二  
舜典曰金作贖刑與此贖刑何以異而必分之乎殊不知五十八  
篇序有包括一篇之義者亦有但言大略者不可概觀也

或問典獄非訖于威諸家多以爲戒當時典獄何也曰此一意乃舉  
古訓以示訓至後章陸司政典獄而下乃是戒當時之臣文意甚  
明故從孔氏作堯時典獄之臣兼克天德而作元命亦非當時之  
臣所能及及穆王所以望其臣語自有別攷之餘章可見

或問孔氏謂五刑之疑則赦而從罰諸儒所共遵而老泉之論尤近  
人情老泉曰大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之罪而不能以自  
罪坐之由是有疑殺人之罪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耶去死  
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殺人之罪而流使彼不死刑已寬矣是皆  
失其實則無辜者多怨德作者易免今欲彼不死實則莫若重贖  
彼罪疑者雖或非辜亦不至殘其支體若其有罪則雖不受刑固  
已苦於今乃取王說何也曰五簡正於五罰不簡謂罪不當於五  
刑若今世有罪而情理可憫則與之從輕者是也故從恕而用罰  
非謂疑其無罪而姑罰之也若夫疑獄則疑而不可知者也若爲

書集傳或問卷下

五

盜而無贖證殺人而無明驗是爲疑獄疑則不可知其人爲有罪  
矣不可知其爲有罪雖輕罰猶不加況加以重罰乎故今世疑獄  
雖殺人之罪而不敢遽加以刑蓋不知其爲果殺人故也其以爲  
重罪之疑而加以重罰受罰者果何辜哉先王之制必不爾也故  
曰五刑之疑有赦赦則釋之而已若更有罰何足以爲赦新安王  
氏辨之詳矣且老泉謂或有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  
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所以必貴於贖且不能自明與不能折其實  
皆據他人之知者言之耳彼或不能自明官或不能折其實上之  
人又安能知其爲疑哉使果知其爲不能自明者邪則是已知其  
非罪矣非所謂疑也罰焉可加乎果知其爲殺人而不能折其實  
邪則是殺人無可疑特吾未能折其實耳天下之理固未有爲其  
事而果無實者特患聽獄者不能詳推之耳果無實之可折是真  
可疑者也又焉可復加以罰哉兼諸儒多謂五刑之疑有赦即所  
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經文不應若是重

復蓋五刑五罰五過皆所以治之故皆以正言是皆明知其罪之  
所止者也至於五刑之疑則是不知其爲有罪者也則直赦之而  
已非惟合於人情法意而上下文支脈脈絡亦皆曉然矣或曰五  
刑不簡正于五罰若五刑之疑者既已竟赦之矣則又安得有所  
謂五罰之疑者哉曰刑不見簡而正之五罰蓋明知其罪不當於  
刑而罰之也其有罪不當於刑而宜罰者而其所以致此罰罪之  
由或疑而無證則爲五罰之疑亦赦之也或曰罪不當於大辟何  
不減爲宮罪不當於宮何不減爲刑乃從罰何邪曰此先王所以  
制爲贖刑以代其傷殘支體之慘而寓其仁以全民生者正在是  
也漢孔氏亦謂不降相因乃古之制唐孔氏亦謂次刑非所犯故  
不得降相因如後世減降之律斯言得之矣

書集傳或問卷下

五

而從罰如今世之徒罪條目多矣折肢損眼者當徒而刃傷者亦  
當徒刃傷比之折肢損目其犯之輕重不等矣喻如折肢損目則  
使之受徒刑而刃傷者則怒而受徒罰刃多而傷深者受徒刑刃  
少而傷淺者受徒罰是所謂五刑不簡而正于五罰也刃少而傷  
淺者固當罰然所以刃而傷之者或出於彼迫我而我不得已應  
之或本無意而偶加之則其情理又輕矣故罰之不服而又正于  
五過皆是明知其情罪之所止者也疑則不能知其人之爲罪也  
故直赦之蔡氏曰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然舜  
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  
惟處以流鞭扑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也矣  
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大殺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  
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  
利路以傷治化會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秦氏之說出於陳  
之穆王之贖雖非蓋合古制而所贖止及於不  
簡者非明知其罪而使之贖如張敞之法也

文侯之命

或問王氏言侵越我土地殘害我人民不載何也曰大戎殺幽王周  
室大壞王降而國風豈止侵土地傷人民而已去之則無不包矣  
費誓

秦始皇驅夷狄出塞外此非先王之智力不及始皇蓋先王仁愛兼  
覆戎夷錯居內地者平時與之相安於無事至其或叛則征之服  
則撫之不為已甚故不暇羣庭搗穴而逐之也要之政治苟修雖  
有戎狄不能為患適足以為吾之法家拂士耳政治苟亂雖無夷  
狄骨肉皆仇讐故斥逐夷狄不足以救秦之亡而後世徒戎之論  
則又審於自量者也

林氏曰戎狄錯居魯之境內淮夷徐奄預武庚之亂驕悍未服周封  
建諸侯以周公居魯太公居齊此二人親賢之最而分地乃介於  
戎夷之間去周甚遠則以控扼東夷故也周公留輔周室使其子  
伯禽受封於魯東夷之心必不利於魯之建國故伯禽始居曲阜

書集傳或問卷下

卷下

而戎夷並興者蓋與之爭魯也按史記太公封於營丘夜衣而行  
黎明至國萊人來伐與之爭營丘周家初定未能安集遠方是以  
與太公爭國淮夷徐戎之於曲阜亦猶萊夷之於營丘徐戎淮夷  
壤地相望有唇齒犄角之勢服則俱服叛則俱叛考常武閭宮之  
詩可見東郊不開魯可謂危矣而伯禽能為戰守之備以待之號  
令明而賞罰信卒使戎夷遠遁遂以立魯社稷輔成周家磐石之  
勢可為萬世法故錄於帝王誓命之末

或問三郊三遂漢孔氏及林氏東萊諸家皆以為東郊受敵故止言  
三面然不言三鄉三遂而言三郊三遂何也曰夏謂大國總四面  
而言之止於三郊三遂耳不必泥東郊不開之說以為有四郊四  
遂也若指四面而言則天子六鄉亦可以謂之四郊矣此說已詳  
況東郊不開自指夷戎並興於東邊故東郊微備其門不敢開非  
謂其已至東郊兼郊在十里之外若至東郊則已造城下況費在  
東海郡後為季氏邑必非東郊之地也東郊不開猶漢世烽火通

於甘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以待之非謂匈奴已至此吳楚七國  
反閉函谷關亦非謂其兵已至關下也

或問東萊言費誓言征言築而不言戰蓋妙於用兵如何曰東萊謂  
伯禽舍東郊而往搗戎夷之巢穴此乃後世行險之師伯禽規模  
止為不可勝之策蓋王者節制之師也恐未必若此而所以不戰  
者蓋此誓乃作於治兵之時非如秦誓牧誓臨戰而誓故不言及  
戰然要之此後不會及於戰則是亦不戰也但不如林說圓混耳  
或問先儒言王者之澤至文侯之命已竭受之以費誓以法制之在  
故國者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以義理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  
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何遠之有今不載何也曰伯禽之誓  
自作於成王之時恐不可謂之法制之在故國義理之在人心無  
時而不然非待秦誓作而始知其其在人心者可復也夫子定書其  
可以垂教者不問諸侯之誓皆錄之於帝王之末意思不正自有  
餘味或曰無后謂夫子傷平王不能復穆明王道以為若做伯禽

書集傳或問卷下

卷下

用兵則大戎可滅效穆公悔過則聽言用賢王道可興此論甚高  
不取何也曰伯禽之用兵穆公之悔過將為百王法豈特平王可  
用而專為平王設哉如前說則無垢之意已在其中如無垢之意  
則夫子定書之意似狹而其味反薄也或以為夫子繼周百世可  
知必知秦之有天下故終秦誓此則其牽強不必辯也

或問責人無難數語諸家皆以為穆公語而子以為古人之言何也  
曰上文之言古人曰下文言我心分別甚明兼又文順而意暢若  
操以為穆公之語非為強自分截文意亦齟齬也

或問民訖自若是先儒多以為民情不美如何曰孔說理自正當若  
以為民情不美非惟殺風一京亦豈可以為羣言之首

或曰由一人與一人之慶多以為穆公自其身而言如何曰此公上  
文兩節之意極明古者稱一人哀公諫孔子稱一人子貢病之穆  
公決不敢為此犯分之語況語意與上文不相接乎

書集傳或問卷下

永康胡宗林据通志堂本校錄

宋東陽陳大猷書集傳成復纂或問二卷記其去取曲折以塞同志者之問難篇首已自言之紫陽論孟集說別爲或問亦同此例惟集傳一書朱竹垞經義考註佚塵常熟瞿氏有此書清康熙丙辰納蘭成德以或問刻入通志堂經解中余所據卽此本按宋有兩陳大猷一爲東陽人號文獻登宋紹定二年進士繇從仕郎歷六部架閣一爲都昌人號東齋仕爲黃州軍州判官瞿氏據原書嘉熙二年上表及看詳申狀結銜定此書爲東陽陳大猷所撰大猷官不甚顯故宋史無傳余亟付剞劂惜未見瞿氏藏本無從俗校書集傳又未及合刻良用慙然季樵胡宗楙



尚書百碑疏





漢陽王夫之而農著

虞書堯典

九族 孔氏以高祖洎元孫之親為九族林少穎以為如此止是一族故以父四母三妻二言之說本白虎通今考爾雅有姑王姑曾祖王姑高祖王姑從祖姑族祖姑則是父族六也母之考妣與從母母族二也妻則父母一族而已其異于林說者本族不與至親不可與他族齒也無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姊妹年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一 世楷堂藏板

與已近女小子已尚未有族也外王母之母族與妻母之母族不與者族愈疏也較之白虎通所說為長

日月星辰 經言日月星辰繫辰于星之後則辰者日月五星次舍之統詞其以治秣則今七政厯所推日月及木火土金水所入之度是已國語記武王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歲 木 月日辰 水 星 土 者言三辰也鶉火

張星 天駟 房 析木 箕 斗 柄 建 天竈 皆辰也 孔疏乃云 柳 舉其人之所見謂之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辰則是

以二十八宿為星而非五星合朔之舍為辰而非日躔月離五星出入伏留之次其疏可知蔡氏因之日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尤為不審夫日躔與合朔不齊日日行一度一月行三十度有奇則所躔之次沿一歲十二中兼氣盈而後可分為十二也若月行度數秣家自有推月離之術月日行十三度有奇其周天以二十七日有奇而合朔以二十九日有奇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非十一月之合朔亦在女末虛初也若云日躔在此十二次而日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二 世楷堂藏板

月會亦不離此何不竟言天而必曰辰邪况五星次舍亦可以十二次求之然秣家終不以此步月與星者則以十二次原因一歲十二中而設分周天為十二以紀一中三十日六百七十三分有奇日行之度而閏積成月則一年而日月之會且有十三次况五星之疾遲不恆乎蓋日有日之辰月有月之辰五星有五星之辰而其相與為會者又各有辰十二次者日躔之辰非月與五星及其會合之辰也抑孔疏云正月會亥辰為娠訾據漢太初訖唐開元冬至日在

斗而言若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十一月在元枵十二月在娠訾正月在降婁迨至元丁丑郭守敬推得日在箕十度以六十七年歲差卻一度求之訖萬秣辛亥歲已差五度計今冬至太易所躔已在箕四度則十一月析木寅十二月星紀丑正月元枵子與堯時相去已二舍而較開元時相去已一舍矣孔氏以李唐之日躔為陶唐之日躔且以限將來之日躔未可通也

中星 唐一行以堯演紀之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推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流 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北正虛九度為秋分昏中南正星七度為春分昏中東正房二度為夏至中星西正昴七度為冬至中星以理數求之有不然者冬至日在虛一度而中星在昴七度則春分日當在胃十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秋分在氏九度而虛一度之去昴七度胃十一度之去星七度柳十四度之去房二度氏九度之去虛九度或差一度或差二度未有準也若用郭守敬所測度數合之則參差益甚大槩冬至日躔之次與秋分昏中之星恆差一宿考之月令月令中星以節言故日仲冬昏東壁中秣

家則以中氣言與此星鳥星昴無有不然者以秋分昏虛中

求之冬至之日其躔于女必矣故郭守敬推堯演紀日在女虛之交以破躔虛之說也日在女末而中星在昴蓋一行測度不如守敬之精虛實八度九十五分而一行割女之一度零五分以為十度且西至大梁四十四度三分因以昴六度彊為中而不在昴七度則兩端交縮而日在女十一度昏中昴六度相去百度亦與三仲之日躔昏中合契矣若一行所云冬至昏中實在胃二度夏至昏中實在尾十一度而昴七度冬至昏在午東十八度房二度夏至昏在午西十八度則晷之長短使然而經所云者以四序進退不踰午正非必以人間之昏且為昏且此于理數皆合今為攷正日躔昏中星度于左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流 卷第三

四

世楷堂藏板

冬至日在女十一度西正大梁昴六度為中以晷短  
昏中胃二度臨午 春分日在胃十三度弱昏中  
張二度合午 夏至日在柳十二度彊東正大火房  
二度為中以晷長故昏中尾十一度臨午 秋分日  
在氏十度弱昏中虛八度彊合午郭測虛實八度九十五分無九度

四岳 朱子言四岳管領十二牧者通九官十二牧  
爲二十二人周官內有百揆四岳百揆是九官之長  
四岳乃十二牧之長堯咨四岳異朕位不成堯欲以  
天下與四人說本蘇氏古史而蔡氏因之以一統三  
以四統十二公天下之心于是可見

媯汭 蔡氏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蓋孔氏  
涇屬渭汭傳金史地理志蒲州有媯水汭水漢郡國  
志云南流者媯北流者汭異源同歸混流西注而入  
于河又許慎說汭水相入也媯水入河之介別有一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王

世著堂  
藏板

水從中附入而爲汭也媯水入河不入海蔡氏亦誤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于文似複不當攷後漢部  
國志河東太陽吳山上有虞城卽舜嬪于虞處太陽  
在今平陸縣直涑水之東南媯汭自蒲州入河在涑  
水之西北相去三百餘里降者猶昌意降居若水之  
降堯以媯汭之地爲二女食邑使卽封于彼而其歸  
而爲嬪則在虞城降于嬪于詞意各別不嫌贅矣

舜典

四門大麓

孔傳諸侯來者舜賓迎之朱子亦以爲

使爲行人蔡氏乃謂兼四岳之官則堯廷固有其人  
未聞曠職何爲使舜兼之而舜日覲四岳豈更有一  
人邪麓之納孔傳謂大錄萬幾之政是已其以爲主  
祭者不知所主何祭小祭祀本有司之職大祭祀則  
惟天地天子歲一見帝固不容攝其有攝者後世一  
切苟簡之爲堯未耄舜未攝卽欲試舜柰何褻天地  
而趨苟簡乎且麓者山足圓丘方澤壇皆在郊爲高  
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安得卽坡陀以爲壇乎若  
司馬遷蘇轍以爲入山林相視原隰則于時鯀方治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世著堂  
藏板

水不當命舜侵官遇烈風雷雨而懼者聖人之所以  
敬天威也若登高山入深林曾無懼于風雷者不如  
孔傳陰陽和風雨時之說爲得其正  
類上帝 徧羣神 類之爲祭在周爲祈大祝掌六  
祈一曰類詩云是類是禡爾雅云師祭是已小宗伯  
兆五帝于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司農以四類爲三  
皇五帝九皇六十四代鄭康成以爲日月星辰蓋以  
事類祈告而非歲事之經祀也周之郊祀一曰禋祀  
以祀昊天上帝蔡邕獨斷云昊天有成命郊祀之所

歌也桓類禡之所歌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此周禋類告祭之別也陶唐無郊祀之文其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者舜卽位以後事攝政之初自當一循堯制類于上帝卽陶唐郊祀之名虞之祭六宗者周以祀上帝則唐之祭上帝者周以爲師祭不得泥類帝爲巡守之告祭也類似也聚也古以類似爲義天神遠而求之髣髴周以類聚爲義萃羣神而合所也肆者承土言七政既齊之後歲時有恆因以定一歲之祀典則上帝六宗山川羣神次第舉行非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  
卷第二

世楷堂  
藏板

殺其文自非水旱兵戎斷無越禮逾時之祭雖在六祈之造次猶必各爲營兆安有亂而無別者乎類于上帝周之禋祀也禋于六宗周之實柴也望于山川周之血祭沈埋也徧于羣神周之標燎也壇異地祭異時一歲一徧舜攝堯而定其典也

巡守 巡守不可一年而徧朱子見歸格藝祖遂以

衡山爲非今之衡山而謂在嵩山之南旣惑于漢武

易天柱爲南岳之邪說而嵩山之南一望平原欲指

何者培塿以配泰華邪且卽遶南岳而近之乃由河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東至泰安由泰安至嵩縣由華州至易北皆千里而

遙吉行五十里必三旬而後達往還之外館于方嶽

不過浹月一方諸侯沓至朝請惟日不給況能詳討

其所守而黜陟之乎一歲徧至四岳則必不爾或五

載之內初季春東巡次夏季南巡季秋西巡季冬北

巡而以其一年卽冀州而治中國其云歸格藝祖者

舉一以該三繫于北巡之後也王制亦云一歲四巡

要出于漢儒不足信

文祖 朱子謂堯廟當立于丹朱之國今按舜始攝

政受終于文祖受終云者受之于堯也唐虞夏后之先同出黃帝唐元囂之族也虞夏顓頊之族也此云祖者蓋黃帝之廟故虞夏皆禘黃帝祭法所謂祖顓頊者則商均夏啟以後事觀下文言宗禹可見黃帝始正姓氏定昏姻元囂昌意各為一族唐虞族別故二女可嬪虞而舜之受終也于黃帝虞夏同為一族故昏姻不通而禹之受命也不必于文祖而僅于神宗然則神宗者其顓頊乎若有虞之後以堯為宗則以虞氏衰微待堯而與鄭氏所謂尚德者是已虞夏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 卷第三

元 世楷堂 藏板

以黃帝為祖而以顓頊為宗者即後世所謂大宗也舜娶堯女不為無別以其同出者在黃帝定姓氏之先而受命所格則追所同出以著受終之有本斯可以析羣疑矣  
猾夏 猾無骨展體見肉以誘虎虎吞而不能齧入虎腹中自內噬穴虎腹而出俗謂之虎刺春秋傳無助猾狡此之謂也蠻夷潛入腹裏為姦竊如猾可以士師五刑流放治之不勞征戰以臯陶為兼主兵者失之舜所命主兵之官不見于史其後命禹徂征則

六師或統于百揆南齊職官儀云虞夏以棄居夏官司馬之職未審所據要非合兵刑而一之也

伯與 世本伯余作衣此伯與疑即其苗裔及斯主兵器伯與主服工以器服為重唐虞所尚也

三十在位 舜歷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三十年下卽續以五十載陟方史稱舜百有十歲則堯崩之明年舜卽嗣為天子孔子稱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為世及之嗣君而言舜受堯禪未嘗為堯後為堯後者堯之子也堯之子服子之服則諒闇不言舜服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 卷第三

一 世楷堂 藏板

臣之服非有諒闇及喪畢士服之禮故月正元日格子文祖者卽堯崩之明年而非三年喪畢之明年也逾年改元始終之大義蘇氏古史致疑於孔氏者當矣臣為君子為父斬衰則同而諒闇則異至若孟子避堯子之說固古今之積疑豈可三年之內天下曠然無君哉

臯陶謨

五服五章 蔡元度謂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孤三卿大夫一蔡氏用之今按公之服自袞冕以下至卿

大夫服元冕而下者周制也王之服則有大裘而冕  
益稷篇有十二章蓋日月星辰自周以上登于衣裳  
至周始畫于旂爲大常殊天子以大裘而不殊之以  
十章也唐虞則三辰在衣登降之數必有不同孔氏  
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白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  
藻火大夫加粉米自周以上諸侯之爵三大夫士爲  
一故有十二牧九侯崇伯之稱周官亦云外有州牧  
侯伯是無公與子男而有牧也卿之號始見商書則  
九官者大夫百僚百工者士也以降殺以兩之義度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神疏 卷第三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益稷

四載 舊謂標以鐵爲之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  
以上山不蹉跌非也稟者坐立而稟之謂履下施錐

蓋今履類不得謂之稟且施半寸之錐于履下以登  
山其仆必矣標之爲字從木不從金則必以木爲之  
如諸葛木牛流馬之類有機以轉運前後互爲首尾  
施四輪而高庫各半登則庫輪前而高輪後降則庫  
輪後而高輪前其上載人者則亦輿而已或以人或  
以牛馬皆可推挽顏師古洪邁謂禹山行所稟卽今  
之山輶然人車自桀始恐非禹制

鮮食 鮮當作上聲讀少也與艱食義相爲類通漁  
獵所得非有耕穫之艱難而不能多獲故曰鮮稼穡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神疏 卷第三 十二 世楷堂 藏板

所斂或粒米狼戾而不致鮮乏然必終歲勤動而後  
有秋故曰艱肉曰鮮粒曰艱皆有鄭重之意

決九川 禹之治水凡二堯典所謂洪水方割者龍  
門未鑿河之上流壅滯于冀雍九河未宣河之下流  
瀾漫于兗豫而兗豫之患尤甚蓋河出大行而東南  
北兩崖平行沙壤水無定居隨所奔注輒成巨流故  
禹旣載壺口分播九河水患始息人得平土而居之  
此治滔天之涿水也若禹所言決九川距四海濬畎  
澮距川者洪水旣平之後因以治天下之水爲農計

此則徧履九州畫其疆場作其溝澮滂患可謁旱亦  
獲濟所以開三代井田之基也當禹之時大河北流  
未與淮通而南條諸水限以冥阨濶霍楚塞諸山則  
勢不得與河淮相接至荆之南土梁之西陲較豫兗  
之野高下相去不知幾百里使浩浩滔天漫及荆梁  
則兗豫青揚深且無涯久不復有人矣然則九川之  
決畎澮之濬平土也龍門之鑿九河之播平水也舜  
曰禹平水土兩紀其功先後異時高下異地濬治異  
術合而爲一則紊矣

昭代叢書

癸集 詩書碑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侯以明之 明者辨也大射時差次其等擯頑讒使  
不得與以明辨其不肖而辱之如孔子矍相之射是  
已射以觀德所以納君子于軌物侯以明惡所以顯  
小人之斥罰如蔡氏說不先察其頑讒而一取決于  
射是略其已著之善惡而徵之于或然之得失也撻  
以見及爲辱侯以不與爲辱皆先知其頑讒而以是  
懲之

搏拊琴瑟 句 以詠祖考來格 句 自夏擊鳴球以下至  
庶尹允諧皆韶樂之譜也以詠卽以下三者爲詠也

祖考來格如詠綏子孝子虞賓在位如詠我客戾止  
羣后德讓如詠式序在位此皆升歌以配磬瑟之詩  
其辭不傳而大旨不外此三者鳥獸踴踴下管之所  
舞鳳凰來儀韶第九成吹簫之所舞百獸率舞庶尹  
允諧樂終擊磬之所舞樂以昭德而象功舜之德格  
祖考禮虞賓感羣后諧庶尹功則平水土若鳥獸致  
鳳皇故夔或以歌詠之或以舞寫之猶大武之歌武  
賚桓而舞則北出滅商疆南國分周召復綴以崇也  
踴踴趨貌鳥獸之害人者消趨而避之也率順也獸  
昭代叢書 癸集 詩書碑疏 卷第三 四 世楷堂 藏板  
順其道而戢其搏噬順其步趨有若舞也夏擊鳴球  
搏拊琴瑟下管發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搏石拊石  
八音之奏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詩  
歌之言也鳥獸踴踴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九舞之容也始乎人聲閒以八音成以舞箭韶樂之  
美善盡于此矣先儒以格祖禮賓羣讓鳥踴獸舞鳳  
儀尹諧爲樂之應夫祖考之格與否非人所能知虞  
賓則已在位不因樂感廟中羣后各以其事爲序無  
所于爭則亦無所于讓不待聞樂而始加謙挹若聖

人盡鳥獸之性亦惟使安于自然而已以飛鳴攫擊之物宜在郊野者一旦翔舞廟堂是物違其性亦為妖為怪而不得為順矣若庶尹之諧自舜之德教使然尤不在作樂之一日使待樂作乃諧也將前乎此後乎此遂不諧與德盛而樂至故曰樂其所自成非德待樂而始成也後人因樂之音容以知古人之已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非樂即為德也故童子視文侯之臥敬仲所傳之韶其能感童子之眸乎漢儒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律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好言瑞應宋儒樂道天人惟怪與神學者不當語也虞賓 禹言丹朱殄世則虞賓非朱可知丹朱不道堯處之丹淵今浙川縣而堯之別子自紹唐封于平陽以奉堯祀范宣子所謂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者也

庸作歌颺言 敕天之命二句念哉六句繫之作歌之下而下文又言乃歌乃賡蓋前數語不用韻如樂府之有豔有和有唱股肱喜哉云云每三句一韻為一歌則如樂府之有詞也此舜及陶所作而夔以被之管絃則亦大韶升歌之遺音故繫之庶尹允諧之

後功成樂作而推本治原者以此歌詠歎之孔傳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陳氏曰用夔言功成樂作之意而用之歌皆泥于庸字之義而不知史家記事之體也

夏書禹貢

既載壺口 先儒俱云禹治水始自壺口朱蔡獨謂先從低處下手非也中國之形勢從西北而下山勢逶迤于東者故為數條兩山之間中為平野川于是流在北則鉅鹿以至天津在中則滎陽以至淮安在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律疏 卷第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南則洞庭以至吳會各有岡脊開之洪水之患河實為之雖云懷山襄陵亦必不能北踰井陘南漫楚塞他川之漲落固無與于河流之淤通今帝都淪汙人民墊隘乃欲遠疏他州畎澮之水待其漸歸于海而後治冀之上流此猶癰在頭而刺其足不亦慎乎惟先上而後下閩呂梁鑿龍門使河之自保德岢嵐溢入汾晉者漸得其道循孟門以出河曲因積水浩瀚之力推淤梗而澎湃以東待之良久積水既盡則淤者成岸激者成川高下之形大略已定其有阻滯者



亦可施其分合疏通之力矣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漸東漸下放于海而皆安流故曰惡其鑿而行所無事也龍門之西地形高于九河不知幾百里塞于千仞之下安能使千仞之上汎濫橫流而況荆揚之川分阻漢東之山梁州之川畫絕劔閣終南之險其不相與爲通塞也皎若列眉朱蔡不知治洪水與濬川澮各爲一役故耳經云旣載壺口大義炳然猶立意見以破古人之成說非我所知

旣修大原至于岳陽 蔡氏以此爲治汾河壅孟門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二 世楷堂 藏板

則汾無所宜逆上北溢于大原迨河旣通汾隨河下而濁河故淤留于汾岸故加修治之功但自大原岳陽而止平陽以下龍角襄陵羣山所束水落崖高不待修也冀州言修治而他州不言者天子之都一皆司空所有事若他州在侯封之內大水旣平小有未修一付之諸侯使自治而已

衡漳 孔傳漳水橫流入河今按河自孟津至大伾嚮海東北流而濁漳水自壺關出伏牛山南嚮阜城亦東北流其入河也夾流俱下而相湊非橫入也水

經言濁漳水在冀州城西北衡水入焉信都記云衡水歷下博今深城北而迤邐東北注謂之九爭曲水味苦鹹俗稱苦河亦謂之黃漳河則衡漳二水也猶言媯汭河雒從其合流之地而紀之也

衡漳 九河 恆衛 大陸 碣石 自周定王時

河徙砢磧失禹故道至漢奪漯水以南自今利津入海其一枝奪濟南流入淮而禹河故道無稽乃考之于經文參之以地勢禹時大河固奪漳水以流也大河之東自出河陰入于沙衍之墟土弱形夷旣無高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二 世楷堂 藏板

岸以束之其所趨必就低下他水之流先有川焉自必見奪而與俱流故漢初奪漯其後奪濟奪淮宋奪大清河元奪會通河今則全注徐州而南奪淮他水自縱而河自橫也禹河故道旣得漳水奪與俱行必不能溢于漳北明矣北條之山沿大行而北井陘恆山紫荆又東北而居庸又東而天壽古北密雲遵化山海關則經所謂恆山至于碣石者也諸山之趾必無忽然遽下之理則保定以東放于薊州永平之南境皆山之趾而高于大名廣順深冀河間者也漳水

之流東北經濬縣故經云至于大伾又北過廣平又東北過威又東過南宮又東北過冀州南水經云北過堂縣扶柳東北過信都而蔡氏所引古澤澤自唐貝州經城縣北貫穿信都亦顯與漳合故經云北過澤水而所謂大陸者自當在景州交河之境不當謂卽鉅鹿亦不可謂在西山之麓也濁漳自清河故城景州至交河而與清漳合自此而北則天津靜海之南其爲九河之故道無疑矣禹之導河自雒汭北流經懷孟陽武東至濬又東北至內黃魏縣得漳而奪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元  
世楷堂  
藏板

有馬頰漸次分疏非如指掌之平列其去天津密邇河益大地益平非漳流所能勝故因上流既治之後推洗空下任其支分而洪水略定沙渚漸出高者岸而下者河已成九道下者關之高者培之行無所事而安流入海矣程氏無端矯立一說朱蔡因之以爲九河在碣石入海則當自交河而北舍近下之徑逆挽而又北之絕嘔夷桑乾直沽灤水潢水過樂亭榆關以達于碣石吾不知河能凌空飛渡以北邪諸儒不嘗乃信新莽佞臣王橫之言以盡反古今之成論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而後入于海也又經云至于碣石本以紀山非以紀河也山自有山之條理水則以下為趨惟壺口雷首底柱山夾河行出山以後河自南而山自北河南而東至天津之南山北而東至永平之北河云入于海者流之合也山云入于海者支之盡也安得概以為一哉經言導水不言載水今乃云載之高地又云穿西山之趾夫西山之趾其高過于魏博滄瀛者不知幾許如必欲挽河使北不知當掘地深至幾百仞而後河流可通其故渠將何所指以為是豈禹運神力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碑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以開之後復有神力以堙之禹之背天常數彝倫乃至此乎載河于高地無一而可宋人為此言者熙豐間王安石倡為回河之邪說呂大防踵其誤以敵宋而始終力主順河自流之議者惟蘇氏兄弟也維閩諸賢遷蜀黨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乃欲誣禹以障水回川逆天殃民之事其所據為指證若王橫鄺道元之言皆安石所尸祝者也

灘沮會同 蔡傳以汴為灘沮為沮按經紀此二水于兗州而汴出滎陽睢出睢州則豫州之域合于蒙

城蕭縣則徐州之域不于兗土會同也此紀灘沮上連雷夏下接桑土雷夏既在濮州桑土者續漢志注引博物志云在濮陽則灘沮之會亦近是爾雅水自河出為灘濟為澨晁氏以沮有澨音謂沮即澨但言灘自河出則凡河之支流皆可謂灘此灘當在大名廣平之交河水旁出南溢達于東郡濮陽之境而沮則濟水于曹州之北旁出北流以與灘會于濮以俱下而流于濟南其會同之處固兗之西土也濟以達沮沮以達灘灘以達河故曰灘沮會同言河濟于此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碑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會同也經紀兗州之水獨詳于曹濮之間者以此土北鄰濬魏南距睢歸河流其北濟繞其南二瀆交控無高山廣阜以限之故易為灌漫而治水之功效倍則辭詳矣

草木 絲亭茂也草之莖生者也漸進長也進而漸長不已草之蔓生者也天少長也草之臺生者也條長也細而長也木之孤幹獨擢者也包叢也木之科叢盤生者也喬高大也水之枝幹兼偉者也兗徐揚三州平行之區無高山大谷草木魁生可以區別而

六州之或山或谷或原或澤一州之間各自殊別不可定也

大野 蔡傳引地志在山陽鉅野縣北又云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中都今汶上縣鉅野之北正值汶上之南非有異也大野于宋爲梁山泊匯南旺湖而爲一及永樂中開運河始畫而爲二南旺之東有蜀山湖亦謂之南旺東湖凡此三湖瀾漫三百六十里皆大野所瀦也大野之水其源本于汶而不因於濟濟水自由張秋過壽張掠湖而東北以注于濟南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碑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大野之水則南下魚臺而注于徐邳山海經云濟水絕鉅鹿澤郭注云今在高平絕者絕而過之之謂非言濟水畢注于此若水經所云濟水至乘氏縣南分爲二南爲河北爲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蓋當後魏時濟水之支流偶注焉而桑欽所云河水者下又云東過湖陸縣今魚臺入于泗則亦與汶俱流至魚臺而南未嘗絕而無所往也天下無絕而無所往之水蔡氏以荷爲鉅野既徇末失本而又以爲濟水所絕則尤不審于山海經絕字之義若何承天

云北連清濟則連濟而非原于濟承天初未有失而濟水掠大野之北徐境盡大野之南終不得有濟也蔡氏當惑于道元之說雖以當時顯著之梁山泊且不之察而況其他乎

蟻珠 蟻說文作玼古之珠皆以玉爲之後世南粵既通中國合浦之珠始登服飾謂之眞珠者言其不假琢而圓也按說文玼卽瑀也琢美石以爲珠赤者曰瑀白者曰瑀大戴禮所謂玼珠以納其間蓋佩玉之一蟻珠之貢以供佩玼之爲蟻借用也若蟻字正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碑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音蒲邊切蝨也唐張蟻臆名蝨登第後改名蟻以應之則蟻固非蚌蔡氏失之  
浮于淮泗 汧汧通水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者漢河南徙之道也泗入淮故淮合泗汶入泗故泗合汶汶在鉅野合濟之支流濟合灘灘源于河則經所謂浮于淮泗達于河之道也蔡氏兩引許慎說文未決所從當以後說爲定

三江 導漢云北江導江云中江自上游而言潯陽以西之江也此云三江自下游而言蕪湖以下之水

也江水自蕪湖而東其下采石過應天儀真鎮江至通州入海者所謂揚子江大江之經流也乃海潮之上直至小孤山則小孤東北水勢已平漫特江南有雁山九華諸山麓江北有石鏡巢山諸山麓以東之則岸高而不能旁瀉至牛渚之南敬亭一帶山勢已盡采石北阻不能盡納大江之流而蕪湖東南地勢汚下可容旁溢故分水別注自高淳溧陽抵于宜興之南所在豬積爲丹陽固城長蕩諸湖而注于太湖其一則分自貴池逕寧國由廣德長興而注于太湖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律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水經所謂東至石城縣南分爲二南江又東南逕宣城之臨城縣今壽陽又東與桐水合廣德之桐池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北爲長瀆東則松江出焉者是已地震澤三江之首也今其水之逕溧陽者中江之名固存而既入太湖以後其經流上承中江逕直之勢自鮎魚口經蘇州太倉入海者一江也費其自吳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過松江上海之北入海者一江也松江自大姚分支過青浦之漵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之黃浦經嘉定江灣自上海之南入海者一江也

東此皆太湖之委也委流順則從出之澤亦平故三江入海而震澤以定若大江自采石東下之經流經不紀者自然之瀆未之加治也

九江孔殷 朱蔡以洞庭爲九江經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者巴陵也九江在巴陵之西爲江水所經若洞庭則在巴陵之南江水未嘗過之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亦巴陵也洞庭在巴陵之南不在其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初不言九江在巴陵瀟湘之間又經云岷山之陽至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律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經文雖簡而衡山之于九江九江之于敷淺原雖限以大江其山勢必有相因者洞庭之浦東西相去四百餘里山形闊絕不相連接經蓋言衡山自長沙嶽麓而下順洞庭西岸沿石門慈利濱江東北行至荆江口逾江而爲蒲圻與國諸山過德化以訖于廬阜則過九江者非過洞庭亦明矣唐詩落日九江秋注云江自荆南而合于漢沔間者有九一曰川江卽大江二曰清江源出施州衛之西至長陽入江三曰魯泚江四曰潛江出自漢

水而會于江五曰沱江夏水也六曰漳江出南漳合于江七曰沮江出房縣八曰直江公安之油水也九曰漢江蓋此九水自長陽而東漸合于江至漢口而後江漢水合則漢陽以南城陵磯以西皆爲九江合流之地江勢大盛故曰孔殷也而此上下三百里間正在巴陵之西北故水經云在下雋西北乃九江之首起于長陽故經云過九江至于東陵而湖北諸山隨江西下放于江漢之間然後逾江而過武昌之南岳州之北于導山之文亦無不合契斯爲禹貢九江之定論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義卷第三

三七

世楷堂藏板

沱潛既道

沱潛合一而江漢通也沱者今之夏水

首出于江在江陵縣東過華容

今監利

至雲杜

今潛江

入

于沔蓋潛水分漢于潛江之南沱水自監利北注之

江漢之支流早已相通于漢口之上特其岸狹渠小

故江漢之經流必至于漢口而始大合但有水可道

則漕貢之舟取其徑直平夷可以捷至漢水故下云

浮于江沱潛漢

雲夢 江北爲雲江南爲夢蓋平原大澤地勢相連

而江水分畫其中也其地在江南者爲松滋石首公安安鄉在江北者爲監利以西至于江陵之東跨江瀕湖南盡于澧而北盡于漢也漢地理志華容有雲夢澤華容至梁始徙縣于南平郡之南安則今縣是而故華容今爲監利故水經亦云雲夢澤在華容縣東郭璞爾雅注以爲巴邱湖者今俗謂之西湖其濱則江南之夢而雲在其北也子虛賦云方八九百里盡漢南湖北亦幾幾近之蔡氏所云華容枝江者良是而又云江夏安陸則跨江而東踰漢而北勢已遠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義卷第三

三六

世楷堂藏板

絕且江夏有黃鵠鳳皇諸山峙立江岸安陸居章山

陪尾之麓爲原爲阜亦不得謂之爲澤德安之有雲

夢縣則西魏侵地漢上欲誇其境土之遠而以江介

澤藪之名被之于漢北南北分爭僑置郡縣名實相

謬沿而不改耳

柁幹 蔡氏謂柁木可爲弓幹而以柁幹爲一木不

知柁卽楸也脆而易折不中弓幹之用貢之以爲什

器爾柁自柁幹自幹孔氏以幹爲柁當言柁而云幹

者猶詩言伐檀而云伐輪也

伊 山海經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注熊耳在上雒縣南漢地理志盧氏有熊耳山伊水出蔡氏以郭說辨其非不知宏農商雒間有三熊耳山一在陝州之南盧氏之北蔡氏疑盧氏止有此熊耳因謂伊水不出其下固是一在商州之南武關之西與郭璞所云在上雒縣南者相亂蔡氏遂以為伊水出此而疑其與盧氏相遠因以闡地志之非者也南呂之西內鄉之北雒水之南有熊耳山與東關鸞堂毛葫盧之地相接水經所云雒水東逕熊耳山北者此則伊水所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三

世楷堂藏板

出其地亦隸于盧氏而斜繫商州之東南則郭璞所

云與漢地志本一也水經云伊水出南陽縣西葛渠

山今謂之悶頓嶺地隸盧氏從此而東過陸渾

今嵩縣

新城伊闕

俱伊陽

以入于雒蓋山海經漢地志所言熊

耳者統紀其地而水經之葛渠今之悶頓則直滙其

源也要以伊水所自出在武關之東而不在其西繫

之商雒則失實矣

滎波

滎波言緒必有聚水蓋濟溢南流至滎陽之東以地勢下而聚則所謂滎澤是已至漢已堙為平

地波自雒出者水經所謂雒水逕宜陽故城南又東北出散關南又東枝瀆左出者也蹟其下流居宜陽之左則必在雒汭之西而與河會去滎絕遠乃經合滎言緒又繫于伊雒澗入河之後其在雒東可知當以山海經之波水為正蓋雒東小水合于滎澤者也

荷澤

導者因勢而下導之也蔡氏以曹州之荷水

為此荷澤則水本在東逆西上而被孟諸豈理也哉

荷澤者過水也許慎曰過水受扶溝浪湯渠東入淮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三

世楷堂藏板

水經云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浪湯渠東南至沛為

過水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蓋此荷澤由陽

武東逕祥符之銅瓦箱東南過蘭陽北又東過儀封

南睢州北又東至虞城被孟諸而過之又東過夏邑

東南過豐縣東至沛州飛雲橋乃得過名由徐達邳

而入于淮今其下流謂之過其上流謂之陰溝亦云

浪湯而經則即浪湯而予以荷澤之名爾出于豫經

于豫而入于徐若曹州之荷東北會汶與孟諸闕絕

且源出于徐不宜紀于豫也漢志睢水首受狼湯水

東至取慮

音秋

入泗則荷澤在漢蓋與睢合或自徐

州小浮橋注于呂梁矣雖古今遷徙于沙壤者流委

不一然孟諸為下流荷為上流源發于豫不發于徐

則經文之不可易者其為銅瓦箱所分之河渠無疑

矣浪湯渠之荷從艸下何曹州之荷從艸下河經文

自別

嶓 東西二漢水下流皆曰漢所出之山皆曰嶓豕

相承淆訛合而為一緣經言嶓豕導漾與水經以西

漢為漾東漢為沔而云漾出嶓豕沔出沮縣東狼谷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三

世楷堂藏板

也通典云嶓豕有二一在天水一在漢中漢地志漢

陽郡西縣故屬隴西有嶓豕山西漢水出此在天水

者也經云嶓豕導漾至大別入江此在漢中者也蓋

西縣天水并入秦州在南條山脊之北于禹貢屬雍

而不屬梁則此既藝之嶓其在天水之嶓可知而天

水嶓豕所出之西漢水自秦州嶓豕之南流經鳳縣

大散關南過略陽之西階州之東又南過昭化劍州

廣元閬中又東南過南充鄰水又南至江津之北入

于江其始出也雖近東漢而其過漢中既限以青泥

雞頭之阻其入川北又隔以金牛褒斜之險終不得

合迨其下流早已合岷江于重慶之西則經言漾非

西漢之源而經言嶓豕非秦州之嶓明矣若東漢水之

下流既一一與經合而所出之嶓即此既藝之嶓在

梁而不在雍其以東漢為沔西漢為漾者水經之失

也孔氏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至漢中東

流為漢水如淳曰北人謂漢曰沔漾沔漢蓋東漢一

水而三名西漢不得為漾也此之嶓豕在今寧羌州

之北兩當縣之南兩當在漢為武都故華陽國志曰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三

世楷堂藏板

東漢水出武都縣固梁州之北境也漢水始出為漾

南過寧羌又南過略陽之東始與沔合沔水一曰河

池水略陽漢沮縣也故華陽國志曰沮縣河池水所

出東狼谷也桑欽之紀沔水與國志同特不知沔非

東漢之源東漢自出于寧羌之嶓豕在略陽之北謂

之漾至略陽合沔水乃謂之沔至沔縣而東過漢中

府始名曰漢經云嶓豕導漾東流為漢者此也其不

言沔者沔入漢而非漢之源也桑欽不達于漾為東

漢源沔合于漾而以漾名加之于西漢鄜道元昧于



二漢之源流各別乃云東西兩川俱出岷冢同爲漢水桑欽知有秦州之岷冢而不知禹貢所藝梁州寧羌之岷冢鄜道元遂合二岷冢而爲一乃不知西漢之自雍南入梁而達于江今謂之嘉陵江東漢自梁之北境東沿雍梁之界入荆而後達于江今固謂之漢江也蔡氏旣知西漢水逕葭萌入江矣又惑于鄜說而曰岷冢一山跨于兩縣不知秦州之去寧羌三百餘里中隔西和成縣兩邑又有空同天井仇池朱圉諸山之間隔安得爲跨乎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流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沱潛 水自江出者皆爲沱大者在新繁蓋江始發隨平壤而四溢水經云沱在湔口之東都安之上湔口在石泉縣都安今之灌縣此沱之在郫西者也華陽國志云大江自湔堰至犍爲有白華津里津江首津涉頭津江南津五津之地上游石泉下沔井研皆江沱之道旋出旋入而共合于嘉定者也水自漢出爲潛按經所紀漢皆東漢也東漢之潛自在荆土此繫之梁則非白漢出而卽西漢之別名西漢古謂之潛不謂之漢也地志所云巴郡宕渠縣西南潛水入

江者是已宕渠西南今鄰水縣嘉陵江之入江也于此鄜道元潛水入大穴之語細碎不經蓋不足信唯西漢卽潛故下云逾于潛言源潛而上至于略陽鳳縣之閒西漢水與東漢水相近而不相通乃陸運至略陽之東而後復浮于漢亦可證經之不混二漢爲一水矣

和夷 和水出天全六番宋之和川也下流注于青衣水晁氏徑以爲青衣江者誤又曰夷水出魚復至夷道入江此乃施州衛所出之清江至長陽縣入江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流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者與和川相去東西三千餘里和在梁而夷在荆不得連類竝紀和夷者猶言島夷萊夷曾氏云嚴道有和川夷人居之是已天全六番至西魏始入版圖禹因平蔡蒙而及之以循水之源而爲治江水之資也西傾 西傾在洮州衛之南與松潘接壤因桓是來者因桓水而來貢也桓水今謂之羌水自文縣千戶所繞南山太白而入于西漢水經謂桓水入于南海者誤羌水西南正當坤維之脊地勢極高而又有西番之一西八思今河董卜韓胡之黑馬出河皆東流

合于江桓水安能絕之以南邪西傾不屬雍而屬梁者雖在岷洮之西而實太白劔門南北相值也

渭汭 蔡傳汭源縣弦蒲藪有汭水卽詩之芮鞠今按詩言芮鞠之卽紀公劉遷邠事芮自在邠去弦蒲藪幾四百里公劉之疆域不至汭西則芮者邠州之小水今宜祿川是已若弦蒲藪所出乃汭水也汭自寶雞入渭不與涇屬汭在邠而涇過邠東汭水注之宜言涇屬汭渭乃先渭而後汭者則以汭小而渭大爾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漆沮 雍州有二漆水其一出永壽縣東過同官北至耀州東合于沮沮水出中部縣南過宜君今于午水東南至耀州合于北雒此二水皆由北雒入河而不由渭以達河蔡氏云入渭者誤乃經文云旣從攸同則皆主渭而言而非以河言然則此漆者扶風杜陽之漆水而沮水無考或麟遊水漳水之類古今異名晁氏之言深爲有據吉日詩曰漆沮之從蓋亦謂此朱子以北雒當之周王不應度涇而北從禽于三百里外也

原隰 豬野 三危 黑水 蔡傳因詩以原隰爲

邠之隰原據地志以豬野爲涼州之休屠澤今按邠之去涼幾三千里中又間之以涇渭限之以黃河不得言至于豬野也上志鳥鼠下紀邠地旣越隴阪之阻逆回而東者千里又遽北折而西及于涼土序次乖張禹貢無此義例則原隰豬野皆在鳥鼠之西南無疑已鳥鼠以上紀洮東原隰以下紀洮西則此豬野乃洮州衛之青海西寧亦有青海俗呼之訛爾廣平曰原下涇曰隰所在而有冷地峪以西臨洮以南濱河以至青海其地天下皆原隰也三危漢書注以爲在沙州燉煌縣蓋亦失實後漢書曰西羌出自三苗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析支也漢河關縣屬金城郡今蘭州後改屬隴西郡今鞏昌今之河州衛是已地志云積石山在河關西南河水所出三危在河關之西當與積石相近則亦在河州之南洮州之西疊溪之北濱于大河之東而非在涼州審矣水經云在燉煌縣南遠紀之也實則有湟南湟北河東河西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之別而相去幾千里意河西四郡禹時未入中國而  
雍梁二州極西之地止于積石非能遠至瓜沙故導  
山始于岍而卒于岷北不逾湟水南不至越嶲也黑  
水爲梁雍三州之界而梁州斷無跨河以北之理云  
導黑水至于三危則三危亦梁之西北而雍之西南  
皆足徵其爲岷洮之境也舊志謂黑水在肅州者誤  
耳西山經曰崑崙之邱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杆海  
內經曰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又曰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黑水既爲后稷墓田必不遠在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說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嘉峪之西王制言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河  
者同韓之閒去流沙止千里而遙黑水又在其東則  
必非酒泉之黑水可知已蔡氏既登水經出張掖南  
至燉煌之說又雜採地志出犍爲南廣之文又疑樊  
綽指爲麗江而終取程氏西洱河之言不知在張掖  
則不得爲梁境在犍爲則去三危絕遠出南廣者瀟  
水也麗江出騰衝衛徼外茶山長官司至雲南巨津  
州爲金沙江者也西洱河出鶴慶府爲備江至大理  
府爲洱海者也瀟水入江不入南海麗水洱水雖由

交趾達南海皆在梁州極南之境去三危幾五千里  
以實求之黑水當在西傾積石之間或脫移河出河  
之類或卽湟水古今異名其云入于南海者係入于  
南河之誤河在積石之外當中國坤位故曰南河守  
文以叢地不如按地以定經以後漢書定三危所在  
而原隰豬野弱水黑水崑崙析支皆相櫛比矣

崑崙 蔡氏以爲臨羌此定論也臨羌于漢屬金城  
郡在今金縣之西河州之東與積石密邇桑欽惑于  
邪說乃云去嵩高五萬里司馬遷遠徵之張騫而曰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說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烏觀所謂崑崙此皆好奇之過必求其地則臨洮之  
胭脂嶺蘭州之皋蘭山河州之普贊山洮州之雪山  
皆足以當之後人乃指肅州玉門以西之山爲崑崙  
而崑崙之實愈晦其尙求之河洮閒哉

渠搜 蔡氏謂地近朔方非是析支西去河關千里  
蓋今邈川貴德之壤渠搜非北近宗哥則南瀕朋移  
世移事易名實互質我但知其爲西戎而已

導山 導山之說王鄭分三條四列蔡氏南北二條  
復分爲二以此測經不若以經釋經之爲當經云九

川滌源非九州各自爲川則九山刊旅亦非一州各  
有一山審矣導者爲之道也洪水被野草木暢茂下  
者沮洳豬停軌蹟不通禹乃循山之麓因其高燥刊  
木治道以通行旅刊旅之云正導之謂矣青兗徐揚  
或本無山雍冀豫梁荆則山相連屬近者詳之遠者  
略之恆山去碣石千餘里岷山至衡山三千餘里中  
無所紀里略也九江之東紀以敷淺原而匡廬東南  
不之紀者非禹貢之幅員也恆山西北飛狐句注五  
臺賀蘭不之紀者北塞而非旅道也徐揚之潛霍青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神統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與荆南北相值卽順而東始壺口河岸自吉州九原  
玉壁而南以至雷首雖閒以汾水而兩岸相接形勢  
均高則折而東北沿羊角三堯以至霍太山其東北  
爲太原平行之區故壺口雷首太岳爲河東一道也  
由此而南畫之以安邑平陸烏鹵之地山勢旣絕中  
條初起則底柱爲河北諸山之首由底柱循河岸而  
東北至垣曲而析城至陽城而王屋至澤州而大行  
軹關天井道以通焉由此以東至彰衛而山絕故底  
柱析城王屋大行爲河北一道也于是而與岍岐南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神統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從西傾而東秦州則朱圉北而臨洮則鳥鼠順渭水  
之南雞頭空同大散斜谷太白甘泉終南子午達臨  
潼而出乎華嶽山麓相屬又東放乎嶠函而山勢盡  
故西傾朱圉鳥鼠以達太華爲關西渭南一道也出  
關而東河與雒口爲平壤惟雒表爲荆豫之脊則以  
熊耳爲首熊耳者盧氏之熊耳非永寧之熊耳熊耳以東自陸渾以達  
偃師雖閒以伊水而伊闕與偃師相接循之以東得  
嵩山爲外方嵩山之南自女几沿汝水又南至寶豐  
岡勢未斷迤平氏而底乎桐柏若桐柏之東裕州之  
昭代叢書癸集尚書稗疏卷第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野汝寧之郊皆平壤而山絕矣不復東行而南通楚  
塞過平靖應山以終乎德安之陪尾泗水亦有陪尾非此陪尾其  
南則江漢之澤國也由此而東穆陵黃土潛霍司空  
南盡于江禹蓋未之導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起豫  
抵荆爲雒南楚塞一道也西傾之東梁北之山嶠豕  
爲首嶠豕東下爲漢南沿褒斜而東自漢中放乎西  
鄉興安平利白河東達于均或麓或谷山道以通循  
武當而盡乎南漳之荆山故嶠荆千餘里爲漢南蜀  
北一道也山勢至南漳而盡東出襄陽則爲平壤矣

內方之山北界以襄宜不屬荆山南界以荆門長阪  
不屬岷陽故江北之山以內方爲首內方大別相去  
無幾而得名一山者江漢下涇賴此道以通荆土爲  
漢南江北一道也岷山按劔門以東下其南麓自成  
都過順慶廣安萬州而抵夔州有歸巴巫山之險則  
避峽中之阨自夔渡江南過石柱又南至銅仁出辰  
沅東下寶慶以達于衡山爲自梁入荆南之道焉其  
閒雖紆回數千里而山勢相接有通谷巨壑以達之  
爲川湖一道也重慶而南放乎滇黔則禹甸所不至  
昭代叢書癸集尚書稗疏卷第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以此益知麗江洱海非黑水矣若過九江至于敷淺  
原則因衡山而紀荆州東北入揚之山道以衡山之  
餘西繞湘西連屬不絕故不得別紀一山以爲首而  
自衡山東北至長沙地勢卑下漸爲澤國故爲依山  
開道自湘鄉而北至于常澧循洞庭之西岸越江至  
荆州沿江而過雲夢之北復越江以抵通山大冶而  
盡于柴桑九江之過雖無高山崇阜而于江漢之中  
爲脊則江湘固可通也乃自辰沅可達常澧不必南  
至衡山則經本互文自衡可循山至澧而自辰亦可

山澧而過九江故為岐路之詞言自岷陽而東南可至衡而東可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也其統為岷陽可通之道則二而一也若夫充青徐揚雖有陵阜不勞紀載矣

敷淺原 鄱陽縣在彭蠡之東隔以大湖山不相屬晁氏謂敷淺原在彼固非蔡氏以廬山當之亦非水經云敷淺原在歷陵縣西南漢之歷陵今之德安敷淺原在德安之西則武寧寧州之境矣蓋湖廣武岳之東北與國大冶九宮鍾台諸山迤東而至于九江之西南山勢已盡而垂乎德安之博陽又東則章水之瀕復為澤國矣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統 卷第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弱水合黎 甘州鎮夷所有合黎山舊云禹導弱水至此漢隋地志皆云弱水出刪丹縣今按山丹在甘州東百二十里合黎在甘州西至于合黎合黎山下有水即謂之合黎河一統志乃謂合黎之水為黑水而以瓜州之且樂水為合黎河其謬甚矣餘波入于流沙水經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東北亦甘州也弱之經流導之至鎮夷所而止鎮夷而西地屬番夷禹所

不至餘波則自刪丹分支導之至甘州而止要以導弱水入夷地絕其東流毋滋河勢而已甘州雖在涼州之西而于河湟為近禹因治黑水之便渡湟治之若西而酒泉燉煌北而莊浪寧夏皆四載所未至隋志謂流沙在燉煌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不足信也

同為逆河 同皆也言九河皆為逆河也水之入海淖落則順下潮生則逆上其隨淖而逆上也上流狹淺則近海之地必且涌溢而漫流故禹疏九河于淖所可至之地深闊其上流以受淖之逆上而九河之尾皆逆非合而為一也既播為九以殺水勢復從而一之一不足以納九且九河南北相去三四百里強九成一則迂曲而必潰故經言同而不言會其九河皆為逆河而非一亦審矣為者人為之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統 卷第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東為北江入于海 經云東匯澤為彭蠡又云會于匯匯者他水之聚也匯澤者紀章江也江漢東下至小孤為淖水所沮屯邕以扼章江而匯為彭蠡則為彭蠡者章水而使之為彭蠡者江漢也經言南入于

江則紀漢之事已畢而漢自入江以後江不得獨有其流故自大別以東入海之水可名爲江亦可名爲漢則武昌以下通州以上水所經過不妨見于導漾之下故于漢有入海之文于江又有會于匯之紀互舉而竝存焉以著江漢之兩大也彭蠡之匯可屬于導江之下亦可屬于導漢之下繫漢則失江繫江則失漢而漢在下流故兩存而詳于所近出者非謂僅一漢水入爲彭蠡而復出爲北江也其言東爲北江者此以著北江中江之稱以明地從主人之義言漢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與渭雒敵也漾沅紀入江入河而重言入海漢濟與江河敵也

灃 九江 東陵 灃者洞庭之末流也九江者起清江至漢江要其終于漢口而言也東陵者武昌以東瑞昌以西江之東岸諸山也蔡氏謂灃爲山澤旣舍著明之水別求無名之澤胡晁以九江爲洞庭不知江水實未嘗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迤北也禹貢之文詳近而略遠洞庭實兼九水西莫西于沅南莫南于湘不言洞庭沅湘而言灃則以虔吉爲百粵之地而當湖口者我止知其爲匯也此聖人以義裁物之精意也匯言彭蠡而灃不言洞庭者彭蠡瀕江故有與于江洞庭自君山以北不復爲湖高下殊勢巴陵之水迅流以達于荆江口者四十餘里不見洞庭也水經云江水至長沙下雋縣灃水沅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蓋水落洪出之後實有然者而無所謂洞庭矣水經且不于江著洞庭况經之簡覈以立言者乎

沅濟 沅水出今澤州之陽城縣析城山下有神池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吳 世楷堂 藏板

伏流地下至懷慶府濟源縣復出爲濟水經以爲出垣縣者析城在漢隸于垣今垣而後割入陽城也若其東至溫縣以後則爲河水所亂古今差異矣漢築石門而濟隨河合流不入滎瀆王莽時大旱濟源枯絕口迨後復通流而爲河所奪則河之經流與濟莫辨雖滎澤再通要不能析之爲濟矣宋季黃河南徙濟水逕流方回所云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宋金之代則然若今河流雖南而自溫至汴與濟並流者數百里禹河在北南溢而爲滎今河徙南北出而爲儀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四二 世楷堂藏板

封曹城之小黃河漢爲河水所挾以後自張秋北去經武定濱州利津爲今大清河以入海今河南徙而勢弱則循禹故道自華不注之北徑青城博興爲小清河以入海要之濟小而河大相去縣絕爲河所亂則或南或北不可復識其爲濟矣經云入于河者已明著濟水之不能自達于海其云東溢爲滎則以河東來而濟南出適際其衝相與溢爲滎澤河固溢而濟亦溢雖不可執滎爲濟之下流亦不可徑指爲河之支流故上冠以入于河而下繼以溢爲滎是河濟

合溢也其不以繫之河者河大以經流爲正濟小則溢流可存也程大昌謂溢出者非濟而欲絕濟于滎蔡氏謂溢出者非河而欲絕滎于河程不知上固連濟滎亦不知下已言入河也蓋自廣武以東訖乎海北至東昌南至徐壽地既平行當洪荒之世水初定位卽播爲數渠南起金末項城之河北而正統閒亳州之河又北而梁靖口之河虞城之河曹州之小黃河卽滎又北而定陶之河皆河所分濟亦時隨而俱往閒或河多于溫而濟水特達要亦始終未能與河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四三 世楷堂藏板

離孟子曰疏九河滄濟漯九河爲河下流之分支濟漯爲河上流分受之大渠自非全河注滎則滎雖兼受河濟而岸狹水小則河之濁者以漸就安流而嚮于清今徐州懷遠以下河之入淮者亦不似汴宋以西之混雜泥滓故不必泥水之清者以爲濟矣漯受河則濟亦受河滎受河則亦受濟雨水既合誰與辨之況濟既勁下則必趨其尤下者乃舍大河經流之瀆而旁溢于支流則必濟水輕緩爲河所浮若溪流之有芥羽則集于澗也若趨下而清則必不旁溢亦



審矣畫榮爲濟非戲論與經于此一以誌沉一以誌  
河之支流故別其名曰榮而不曰濟因以知禹河雖  
北未嘗不南從古無納黃河于一瀆之理若四瀆之  
云則以河分爲二在北合漳爲河在南入榮爲濟通  
計中國之大川凡四禮家謂之四寶猶四竅也劉熙  
曰瀆獨也亦纖陋之見

九澤 大陵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荷澤孟豬豬  
野凡此九澤見于經文揚豫庠下本有二澤不得故  
黜其一青瀨海地狹源短流疾梁處叢山互峽之中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傳疏 卷第三 五 世楷堂 藏板

皆不容有澤孔蔡泥上九州之文別著山澤非也

五服 禹貢成于舜之中年蔡氏以堯都冀州爲五

服之中然舜都于蒲其正北直大同而正西直河州

臨洮亦無二千五百里之遠若南抵衡山之陽則四

千里矣大同以北沙漠之野洮湟之外河西四郡其

山川不見于經則非禹所甸可知蓋中國之幅員本

非截然四方則五服亦以大略言爾且以王畿言之

大康畋于雒表則南羸而北縮是甸服固有出五百

里之外者亦可以納米爲之通例也又先儒疑五千

之服狹于周漢蔡氏又謂荒服之外別有區畫不知

漢之以里計者道路禹貢之以里計者土田方五千

里之田方千里者二十五以提封之井地計之爲畝

者二百二十五億萬畝較之王制八十一億萬畝爲

多三之二或夏后氏之田一夫五十畝方里之田四

百五十畝猶當百一十二億五千萬畝抵二百四十

步之畝四十六億八千七百五十萬畝而多于開元

田數者尙三之一若漢之方田止于七億萬畝有奇

者又勿論已或古之治道明而民情愿樸漢唐則法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傳疏 卷第三 五 世楷堂 藏板

圯民姦多所隱射要以世遠無從覈實乃禹甸之非

狹而荒服之外無區畫則不足疑也

甘誓

三正 三正者子丑寅三統之正而非但以歲首之

建也古者作秝必立秝元以爲五星聯珠日月合璧

之辰而因推其數以定將來自宋以上皆然至郭守

敬而後罷以甲子歲仲冬甲子朔夜半冬至爲元者

日月五星皆會于室是謂天正以甲寅歲孟春甲寅

朔平旦冬至爲元者日月五星皆會于虛是謂人正

後世蓋兩用之惟地正後不復用故亦無從而考以  
二正推之則當以劉歆三統之說月合于地統地化  
自丑畢于辰而用甲辰歲孟春丙寅前月季冬乙丑  
甲辰朔雞唱冬至爲元日月五星皆會于斗爲地正  
之元也三元異建秭亦大同則以人生之會上逮地  
闢地闢之會上逮天開歲差所積日月五星之合秭  
一會而差一辰揆之一元之全則固合也帝嚳以甲  
子爲元天統也堯以甲辰爲元地統也舜承堯統甲  
辰之秭未改禹以甲寅爲元上同顓頊爲法以近而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律疏 卷第三 五三 世楷堂 藏板

密故孔子稱行夏之時禹之爲功成天平地成天莫  
大于三正平地莫大于五行有扈氏疑禹革唐虞之  
正朔不如舜之承堯故不用夏政威侮而怠棄之以  
藉口而生亂當禹之時懼不敢動禹崩啓立稱兵以  
與天子大戰或如孔穎達所謂繼父不服者則以與  
子爲稱亂之名亦其勢也

攻左攻右 攻擊也戰敵之法兩車相當我之左值  
敵之右我之右值敵之左左之執弓者左手握弣左  
足必視所射者而斜向之右手彊弦必曲而之外使

以左射左則左足爲左箱所蹙右手向後爲車後蔽  
所迫矣右之執矛者左手近鋒右手近鏃近鏃之手  
力所從發必曲而向外若正刺則向後而無力近鋒  
之手必直而向前若正刺則曲向內而不審且擊兵  
在手七在外一在握二在內順之以向敵則鏃必礙  
旬抑或轉鏃使左而右手之力爲虛設矣故兩車相  
值勢必錯攻而其不正相值也使敵車在左其右爲  
箱所隱則可射者惟左敵車在右其左爲箱所隱則  
可刺者惟右彼隱而不能攻我我亦攻其所相爲攻  
者而已特當車馳馬突之際則有不盡于攻者然猶  
使之必此爲法不令倉猝或亂致失己之長而輕攻  
以取敗若在追奔逐北之際可以因利棄便而亦終  
不聽其違法刺射濫殺無已斯左必攻左右必攻右  
古人立法之精非後世野戰所及猶御必馬之正不  
得邀利取徑也春秋傳所記兩將相敵皆左射左而  
不射右亦古法之僅存者

允征

仲康肇位 肇建始也羿距太康夏紀欲絕仲康就

大河之南復正大位建始曰肇以紀夏復興之始下  
云允后承王命徂征不承肇位之文則命允侯掌六  
師在肇位之初而承命徂征則他年之事蔡氏信虞  
廟之說以為仲康之元年非也竹書紀年之紀甲子  
精密而不可易皇極經世以仲康元年為壬戌歲上  
距堯元年甲辰百九十九年下距宣王元年甲戌千  
三百三十三年今以劉炫一行郭守敬秣法參考之  
仲康五年癸巳九月朔庚戌日食于房二度則知仲  
康元年歲在己丑上距堯元年丙子百九十四年下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義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距周宣元年甲戌 經世與竹書 至此始合 千一百二十六年而  
秣法所推正得九月朔日食于房是則竹書以堯元  
年為丙子仲康元年為己丑而記五年癸巳九月朔  
日食仲康始命允侯徂征義和非妄矣皇極經世以  
堯元年為甲辰仲康元年為壬戌推之無日食于房  
之事蓋堯用地正以甲辰為曆元甲辰者堯所推上  
古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元而非堯之元年也謂堯  
以甲辰為元者猶顓頊秣以甲寅為元周秣以甲子  
為元也而顓頊元年歲在乙卯而非甲寅且以顓頊

元年乙卯如竹書所紀歷百二十一年正得丙子又  
歷百九十四年正得己丑又四年而正得癸巳于法  
當以九月朔日食則其編年之有所本明矣虞邵之  
說漫無徵据徒延其年歲以合于宣王元年之甲戌  
耳觀乎武王克商歲在辛卯竹書所紀與國語吻合  
皇極經世以為己卯則與國語不合知三代以上之  
編年惟竹書為可信已又孔氏謂仲康為羿所立則  
仲康得國于仇賊之手亦安足紀且羿豈冒以兵權  
授之允后邪劉炫謂仲康為五子之一孫于雒汭太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義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康不返而仲康立其說是也 楊揆嘉案古法歲星與  
太歲必在未以鶉火屬午午與未合故也孔氏詩正  
義引鄭譜云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正月六  
日殺紂劉歆三統術云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  
千一十九歲歲在鶉火之歲五十五歲以六十一  
輪和俱與國語合又古用超辰法至東漢始廢自周  
初訖西漢當超八辰故後人據六十甲子逆推伐紂  
之歲謂在己卯與辛未適差八歲常存降婁與國語  
竹書以為辛卯無論卯與戌合歲常在降婁與國語  
不符且于今古法兩無所據矣又案竹書紀元起湯  
八年癸亥迄紂五十二年庚寅凡三十三王五百八  
九年乃其末云湯滅夏以至受二十九王五百八  
不合顯出兩人之手總之載祀六百顯載于左傳則  
四百五百之說同一謬妄而克殷之歲斷非辛卯又  
何待辨哉楊說顯村陋不暇代紂之歲為非也

商書湯誥

商 亳 商有二一曰商今陝西商州舜封契于此  
 詩曰帝立子生商康成云商在大華之陽是已一曰  
 商邱今爲縣隸歸德府堯遷閔伯于此武王以其地  
 封微子子產所言商人是因商謂宋也杜預泥于文  
 句因有相土封商邱之說史記亦惑焉不知商在微  
 子以前未嘗一日立國于商邱詩稱相土烈烈亦止  
 頌其入爲王官出長侯伯竝無有遷國事竹書仲康  
 七年世子相出居于商邱緣太康失河北仲康居斟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釋疏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郭使世子處商邱漸西以圖夏邑乃出土于文相近  
 遂訛出爲土而云相土封商邱耳八遷之地不可考  
 以大勢度之西起武關東盡成皋北訖偃師南極盧  
 氏要爲雒表之國不能東北遠至睢歸也亳有三北  
 亳考城也南亳亳州也西亳偃師也春秋會楚子于  
 薄爲南亳以在孟與鹿上之南也考城直亳州之北  
 爲北亳若湯所都則西亳也椒舉曰湯有景亳之命  
 李善文選注景山在緱氏縣西南七里湯之居偃師  
 也無疑或以爲湯都在濟陰之亳縣去考城爲近漢

書注又以景亳在蒙縣其誤均矣詩云景員維河夏  
 商之世黃河北出不合于蒙譙安得有維河之景亳  
 哉湯之征也嘗伐有維滅溫矣溫直偃師之北有維  
 直偃師之南蓋遠交近攻必然之勢特孟子言亳與  
 葛鄰而後人誤以寧陵爲不祀之葛因疑考城寧陵  
 相接壤不知寧陵之葛乃春秋同邾牟觀魯之葛人  
 而非夏之葛也與亳爲鄰之葛蓋亦溫與有維之傳  
 與以實求之契封于商州八遷而湯居偃師迨後仲  
 丁遷囂河陰之敖倉也皆在河南河亶甲渡河以北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釋疏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而居相彰德也祖乙遷耿河津之耿鄉也祖辛遷庇  
 汲縣之邾城也皆在河北南庚渡河以南而遷奄曲  
 阜也當殷之世河循故道自大伾北流曲阜固在河  
 南而或自東平南決則奄亦被害故盤庚復渡河以  
 北而遷殷淇縣也自盤庚至紂未嘗復遷河南至殷  
 之亡宋始受封于商邱此自契至紂商邑所都之大  
 略總未嘗一日立國于南北二亳也昧于三亳之分  
 以亂二商之辨又以周之葛爲夏之葛 不祀之葛疑  
 葛相沿積譌豈有艾哉 卽長葛或是

伊訓

祠于先王祇見厥祖 孔傳以太甲元年湯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為祠居位主喪為見祖蔡氏辨之詳矣朱子徒守皇極經世以為無外丙仲壬嗣立事今按商道親親故立第竹書外丙元年乙亥仲壬元年丁丑太甲元年辛巳合于日月五星之秝數而湯壽百歲亦無既崩而有二歲四歲之子謂武王九十而生成王乃小戴徵夢之駁說實則武王未必有九十三齡也禮三年喪畢祔于廟而後父稱考大父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三三 世楷堂 藏板

稱祖故卜葬命龜稱父某甫虞祔皆稱爾而不稱考為不忍亾之詞此云祇見厥祖知在成湯祔廟之後三年喪畢之餘矣三年之喪不祭今仲壬之喪未及小祥而祔于先王者太甲雖繼仲壬以為君實不嗣仲壬而為後故居憂之制雖從其隆而不廢吉祭亦自別有其義不得引周禮以證商制也若太甲果以為人後者為之子之服服仲壬則不特親祭不可而尹之攝行亦未為得矣經曰祠于先王奉大甲祇見厥祖同繫于乙丑之日則因祭而奉甲以見亦大甲

之主祭攝云乎哉

伊尹 伊尹名摯不知所出蔡傳伊姓尹字則九不典尹之言于大甲者一則曰尹躬再則曰尹躬豈人臣而以其字稱于君前乎曰摯曰尹要皆名耳造攻自鳴條 造往也自當音七到反自于也往攻于鳴條天假之手也若朕哉自亳則以起下文惟我商王而別為一意言我之始受天命于亳則惟湯之昭聖武而懷兆民也孟子偶斷章取義孔蔡遂聯為一節文義隔塞不諧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三三

世楷堂 藏板

大甲上

桐 桐宮密邇先王之墓而遠于亳今偃師縣有湯陵非也使湯墓在偃師則太甲未嘗一日去亳不得言歸亳矣成湯之墓在山西榮河縣元癸未歲淪于河今祀湯陵猶于此湯既克夏夏之王畿不以分封而仍為商千里之邦畿伊尹葬湯于彼即周公營雒之意故後祖乙因之以遷耿而太甲所徂之桐則在今聞喜縣與榮河接壤

盤庚

遷于殷 盤庚以前稱商不稱殷殷者盤庚以所遷之邑爲號也殷墟在淇縣見于經史者班班可考朱子曰殷者亳之別名蔡氏曰殷在河南偃師何其疏邪朱蔡誤以涉河而北爲涉河而南蓋惑于書序祖乙圮于耿連屬盤庚五遷之上乃不知有祖辛遷庇南庚遷奄之事而盤庚所云我王來者謂南庚來奄非謂祖乙來耿也大河至大伾而北流奄在河南使盤庚遷亳無事涉河矣序云盤庚五遷倘無庇奄二都不足五遷之數緣祖辛南庚雖遷而無誥眾之書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堯

世楷堂藏板

故序略而不紀孔氏泥于序而屈經五邦之明文以從之陋矣蔡氏亦疑盤庚之前當有五遷而以史記祖乙遷邢當之乃其以湯所舊居之亳爲一遷則弊與孔同若書序謂之亳殷者或亦承譌而盤庚遷殷之後未嘗有再遷沫都之事則紂所居武王所克之殷卽盤庚所遷之殷可知已

說命上

說築傅巖之野 孔傳謂傅氏之巖有閒水壤道常使胥靡築護之說代胥靡築以供食按自周以前無

有刑人築作之法以刑人充作役則漢城旦鬼薪之律耳且當高宗之世商法未訛信令刑人操築亦不當使得雇人代作且說旣賢者縱令乏食自可就傭民閒何至辱身毀體代罪人以求食乎但孟子固云傳說舉于版築之間蓋說方貧處操築室之事適與武丁往求之人相遇固不知其爲自築或爲人傭築或舊爲營築之匠要其舍畚杵而應弓旌則同此一日之事也又傳說之說當如字讀或讀作悅者非悅非美德古人不以命名唐張說字道濟取傳說濟川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卒

世楷堂藏板

之義而亦作失熱切

說命中

大夫師長 王制月令昏義皆有九卿之文鄭氏以爲夏殷之制甘誓稱六卿賈公彥云六卿竝三孤而爲九卿是殷之有卿明矣此不言卿而云承以大夫者蓋天子之卿或以諸侯入爲之或受地視侯而有百里之邦則統謂之君公也若諸侯之卿自上大夫且不得稱卿后王有天下君公有國大夫有邑有天

下國者建之邦有邑者設之都卿或上視諸侯而有

邦或下視大夫而有都卿爲虛位而無定祿職守在朝之法紀而不親民事故此言建邦設都以亂民皆爲有定土者言上不及卿下不及士也師者官師秩亞于上士而爲有邦者治下邑者也長室老也秩亞于中士而爲有都者宰私邑者也大小相承總爲親民分土之官則士之仕于廷者宜不得與卿雖貴而可略而不舉也此與虞書所言有邦有家之義同非汎敘羣爵

說命下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準流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 河云入當是河內亳云徂亦以見小乙武丁之都于沫土故居亳言往而不言來也高宗之所以遜者以殷禮立弟自祖丁之後諸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以殷立弟以及嫡長子之序正之則當立者盤庚之子非武丁也所不當立而嫌于得立故在小乙時不能安于國而必出遜以遠嫌也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則漸近矣故小乙崩得有所奉以入繼焉無逸曰舊勞于外爰暨小

人作其卽位作者非所必承作起而踐大位也故與祖甲之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同詞非但如孔穎達所云其父欲使知民之艱苦蓋亦分義與時勢所迫如漢孝宣唐宣宗之事矣小乙終廢殷法舍其兄之子而立其子是謂私恩若高宗所承之大宗終宜以盤庚爲正乃高宗過隆其父居喪則亮陰典祀則豐昵其亦顧私恩而違公義雉雒之變實爲之應故祖己亟以爲不正而亦有難于顯言者其曰罔非天允則推崇盤庚以折高宗之心亦可謂婉而至矣高宗之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準流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顯末見于書者極爲詳覈要其遜于荒野則小乙之始念東于家法與公議高宗于此追述已事自歎失學殊有悔憾之意誠三代之令主也夫惟賢非后不食 舊以爲食祿之食今按高宗令主何至出言徑遂如此食之爲言用也舉也舉起而收用之后須賢以治賢待后而羞其行故相須之急焉不然代食維好賢者豈憂終餒而以口腹仰人哉

西伯戡黎

西伯 呂伯恭諸儒皆指西伯爲武王竹書紀伐黎

在殷紂四十四年武王嗣位之三年皆不足信史以文王脫羑里專征伐之後紂用費仲惡來諸侯益疏紂歸周西伯乃大舉戡黎于書之次序爲合蓋紂已釋文王賜之弓矢鈇鉞既置文王于膜外而因諸侯歸周則又有忌心故序曰殷始咎周而文王之伐黎則以塞殷西嚮之路使不得由汾晉而窺河右聊以自固而非以爲取商之奇術則亦不害其爲至德矣必謂文王不宜有伐黎之事則密崇之役亦非敵國不相征之義又將何以曲爲之諱哉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流 卷第三

奎

世楷堂 藏板

周書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 武王克商之歲月日聚訟不一以爲己卯歲者三統秣皇極經世也以爲辛卯歲者竹書唐一行也以爲武王卽位之三年者孔安國也以爲十一年起兵十二年克商者竹書也以爲十二年起兵十三年克商者泰誓家語管子也孔氏通文王受命之歲計之其妄不待辯武王未受命受于天也文王受命專征伐受于紂也詞同而事異至于以甲子紀之則爲辛卯而非己卯一行據國語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上推千歲相合不爽建亥之月戊子日在箕十度晨初月在房四度建子月朔日庚寅日月會南斗一度辰星夕見斗二十度惟辛卯歲爲然則折衷歸一其爲武王逾年改元之十二年定矣朱子以四月有丁未推之謂諸家以此年二月有閏不知所謂此年者己卯乎抑辛卯乎如必辛卯而有閏則非己卯亦審閏之積差未有相去七十三年而同于建卯之後月無中氣者也克商日月之差汲冢書云一月丙辰宥生魄若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流 卷第三

奎

世楷堂 藏板

翼日丁巳王步自周伐商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四月既宥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又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以武王發周之日較之武成亦異今按武成所云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以前建亥之月晦前一日戊子月晨在房四度周師初起又五日而武王始出知其爲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朔日庚寅四日癸巳王乃躬蒞六師其月二十九日戊午渡河而北建丑之月朔日庚申五日甲子昧爽克商建卯之月丁未祀于



周廟庚戌大告武成甲子去丁未百有四日建丑月  
五去建卯月十九日止六十四日而多三十日則  
是年之閏蓋在周正三月之後而不在夏正二月之  
後與朱子所引秣家之言為殊若如汲冢書以丙辰  
為一月望後之一日則云甲子八日二月五日不得  
為甲子而與其曰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者自相背戾  
矣其曰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以一行所推建卯之  
月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為旁生魄六日而得庚戌  
為二十二日則與武成合而不爽今以一行之法推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神疏 卷第三 壹 世楷堂 藏板  
泰誓武成之月日則周師起于庚寅歲夏正十月之  
二十九日或二十武王即戎于夏正十一月之四日  
滅商于夏正十二月之五日武王反豐以夏正二月  
之三日祀廟于十九日柴望于二十二日而蔡氏以  
戊午為一月二十八日甲子為二月四日既用三統  
秣所推辛卯為建寅月朔後一行秣一日而謂建子  
之月為十二月則以商正紀事而不知史成于有周  
受命之後稱年而不稱祀則其為周正不疑也以周  
正紀事四月為夏正之二月則十有三年春大會于

孟津亦以夏時冠周月如春秋之所謂春王正月者  
其實冬也蓋癸巳為建子月之四日則甲子必為建  
丑月之五日而林氏謂日行三十里豐去孟津九百  
里孟津縣至西安凡三十日而自豐至孟津程期吻  
合使以夏正十一月四日自周于征而次年二月五  
日至孟津則在塗凡九十一日師老糧匱于未見敵  
之地太公不如是之拙而況注已明言一月二十八  
日則非夏正建卯之二月為已明徒于春秋會孟津  
之下辨其為夏正之春借注之矛攻注之盾而已足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神疏 卷第三 壹 世楷堂 藏板  
矣周之紀四序固一以建子為春若豳風七月之詩  
以夏正紀時物則以公劉遷豳在夏之世耳周師之  
越以武王成君之十二年建亥月武王于征在其明  
年一月之四日故謂之十有三年若以夏正紀月而  
用逾年改元之法紀歲則孟津之會在武王十一年  
之十一月而牧野之役在十二月序用漢人已改夏  
正之時月從周制逾年改元之典禮謂之十一年亦  
可此經文與序竹書與唐志異說同揆原不相悖也  
上推往古之日月是非固為難辨幸有七政行度見

于國語則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實辛卯歲夏正十月二十九日戊午攷于秣而合攷于經而合攷于國語而合斯可信已

宜于冢土 蔡傳冢土大社也按天子為民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民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有大師則設軍社縣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明軍社為戎行設也二社無遷行之禮故春秋傳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乃以大師所次民聚而君在焉以所以報不容無主則別立冢土師出則載以行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 卷第三

六

世楷堂藏板

禮謂之設明其非大社矣太王遵用殷禮則預立冢土以待戎行武王承之至周公以冢土預立無事則嫌于瀆有大師乃暫立焉小宗伯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肆師曰凡師甸用牲于社宗鄭注社軍社也武王以前冢土預立則師將行而宜祭亦于此社周公以後則先宜于大社而後立軍社故大祝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先宜而後設則所宜者非所設矣春秋傳之被社亦軍社也武王所宜者太王所立之軍社周禮所宜者王畿之大社不可泥禮

以說書而太王為殷之侯國有國社而無大社則冢土不得有大社之名毛傳曰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先之矣

牧誓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庸上庸也在今鄖陽竹溪縣西蜀國本在成都帝嚳支庶所封世為侯國羌者參狼白馬之羌漢為成都之羌道今文縣千戶所也髳說文云漢令有髳長大縣曰令小縣曰長漢郡國志無髳縣惟蜀郡屬國有旄牛縣華陽國志云旄地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 卷第三

六

世楷堂藏板

在今黎州安撫司徵者華陽國志上庸郡之徵陽縣也當在竹山房縣之間盧者漢郡國志南郡有中盧縣襄陽者舊傳曰古盧戎也春秋傳羅與盧戎兩軍迭盧地近羅羅在宜城西山中今南漳縣地則盧戎當在穀城保康間矣彭蘇氏以為武陽之彭匹聚一統志以為成都之彭縣皆非也春秋傳云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杜預曰彭水在新城昌魏縣昌魏在房縣北則彭國濱于彭水當在上津縣之南濮與麋為鄰春秋傳云麋人率百濮聚于選麋今鄖陽府治

其東則楚也其西則濮也是濮國夾漢水而處居鄖陽之上流在白河之東南矣在周之西南者由庸而蜀由蜀而羌由羌而豳以自東而西爲序在周之東南者由微而盧由盧而彭由彭而濮以自南而北爲序皆詩序所謂南國也傳注謂微在巴蜀彭在西北濮在江漢之南羌爲先零罕开彭爲彭亾聚同歸于誤

以役西土 孔傳義既不諧蔡氏謂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亦不顯豁役服役也以歸也言降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釋疏 卷第三 堯 世楷堂 藏板 者勿殺當以之而歸使服役于西土也

### 武成

步自周 蔡傳周鎬京也今按武王遷鎬在武成之後文王有聲之詩曰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遷鎬當天天下大定之後四方皆服也此篇下云王來自商至于豐其歸于豐則其往亦于豐蔡氏乃云文王舊都周先王之廟在焉夫遷國者必遷其宗廟武王居鎬而廟在豐是棄其祖考也抑豐鎬皆有廟與此漢豐沛高廟唐東都大廟之失

禮武王不宜爾也且豐鎬皆有廟則可告武成于鎬廟矣蔡氏以召誥亦云步自周疑其同爲鎬京不亦謬哉

放牛歸馬 孔傳華陽桃林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棄用釋書之可笑未有如此恣甚者伐紂之牛馬卽十二閑與邱甸之賦華山之陽桃林之野其北則漢唐之沙苑也其南則鄧析之壤也固畜牧之善地何所見而謂非長養之所邪歸者歸其所自來廢歸廢甸歸甸也放者釋之于衡軛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釋疏 卷第三

丰 世楷堂 藏板

之閒也馬言歸牛言放互文也放而弗棄歸之于牧乃在由豐適雒東諸侯朝周之孔道使天下知兵車稅駕也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北背也背紂而爲周用也朱子以爲自相踐蹂則敗軍奔逃方自求免之不暇踐人者旣倉皇而幸于得脫爲人踐者業已仆而不能攻人漂杵之血何從而陳氏謂先臨商之平民後陳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反攻之是已漂杵本或作鹵循軍中無杵臼之用當以漂楯爲正杵字

从午得聲古或與鹵通漂者血濺而漂之如風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謂漂浮而動則太不經雖億萬人之血安能成渠而浮物邪

洪範

十有三祀 孔傳箕子稱祀不忘本孔穎達因謂此篇非史官敘述乃箕子既對武王遄而自撰其事故稱祀夫箕子既不臣周則其陳洪範也亦非樂于自見其稱祀者武成所謂政由舊是已政者名器制度之謂由舊者時所不暇○雖小改商制而分土惟三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 卷第三

三

藏板

一仍商典其改祀爲年易用天正定名革制秩禮作樂皆周公之事終武王之世則但除紂之虐而不易湯之典如漢高帝之沿秦以十月爲歲首得失不同義則一也魯兩生日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故武王于克商之餘不卽易祀稱年泰誓之稱年成王時史官追序之詞也此之稱祀武王時史官記述之文也而豈箕子之以存商哉

陰騭 騭牡馬也陰北陽牡陰騭云者言陰陽之用也在陰陽之體曰陰陽以陰陽之用施生者曰陰騭

天所以大生者一陰一陽之道網緼而化生者陰之騭之之用五行一陰陽陰陽一五行陰騭下民卽五行之居上以統八疇者也八疇以體五行之用而五行實秉二氣之用以用于八疇陰騭之用二而疇有九則敘立而無缺疇有九而自初一至次九以順而立一九二八三七四六損益于五以合而成五四三八一六七二九以序而行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以類而辨則居之協其位者相求相因而倫以敘矣合之而四十五四十陰也五陽也離之而一二三四五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六七八九一三五七九陽也二四八六陰也陰有其體而用亦陰陽有其體而用以騭陽別言用而陰卽體爲用者陽施陰舍之義也九疇統于中五之五行五行統于二氣之陰騭水木土騭也火金陰也水之一火之七木之三金之九土之五騭也其六二八四十陰也傳注不此之管而曰騭定也既不諧于騭字之本訓抑訓陰爲陰用之陰而云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則天特不以口言而鼓以雷霆潤以風雨運以日月凡天下之聲色皆天之聲色何嘗暗有所定而使

人不得聞乎

九疇 九疇之敘因于雜書乃有執河圖之中為雜書之中曰以其一居數始而為初一乃至以其九居數終而為次九豈非格物窮理之未至于履一為五行則失自此始矣天地之道一本而萬殊殊則不可合為一矣今乃合水火木金土為一治而函之于雜書履一之中其不相爭者無幾矣陰陽之于五行一父母也生者父成者母方其未生則父與母二也及其既生則業已五譬如兄弟形體分而性情異豈可復一哉且雜書之居于後而曰履履者履于實也五行者天以化而人以生固非可履者也以履為初既無當于理數乃無端隔三位而以右肩之二為次二火不位離反位乎坤方則七月序則十月徒強河圖以傳會雜書耳河圖之數以大衍為父陰陽為君故五十極陰陽之盛居中以生成夫水火木金之四位雜書之數以陰陽為父母五行為材故五位因五行之各立以居中而順生八疇陰陽為五行之母而五為天五十為地十故可分配東西南北之四維使水火木金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分取以奠位五行既有而行于人事則不待離中而更分他位則一九三七二四六八隨一位而五行皆全在焉安得復分為水火木金生成之位況二在坤而為火四在巽而為金六在乾而為水七在兌而為火九在離而為金位數乖離漫不成理者乎五行五而不可一天之不容合也聖人之所不敢汨也皇極一而不可五人之必致夫一也德二三罔不凶而況可得而五之且使以履一為初一乃至戴九為次九則但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目而疇在矣豈雜書未出書之先大禹不知有此數邪二為五事八為庶徵四為五紀要皆無徵不足信未有智如神禹苟且師心不則天錫之象隨意為初為次者書曰惟天陰騭下民言五行所自生因二氣之用也曰相協厥居言五行上生六七八九下生一二三四相得以成十而五行各以偶建衰多益寡居之所由協也曰彝倫攸敘言初一至次九順相因之次序周回而不躐等也曰汨陳其五行言不知五行之離而合損而益序而行合而得以為八疇之敘也五行者二氣之有迹

昭代叢書

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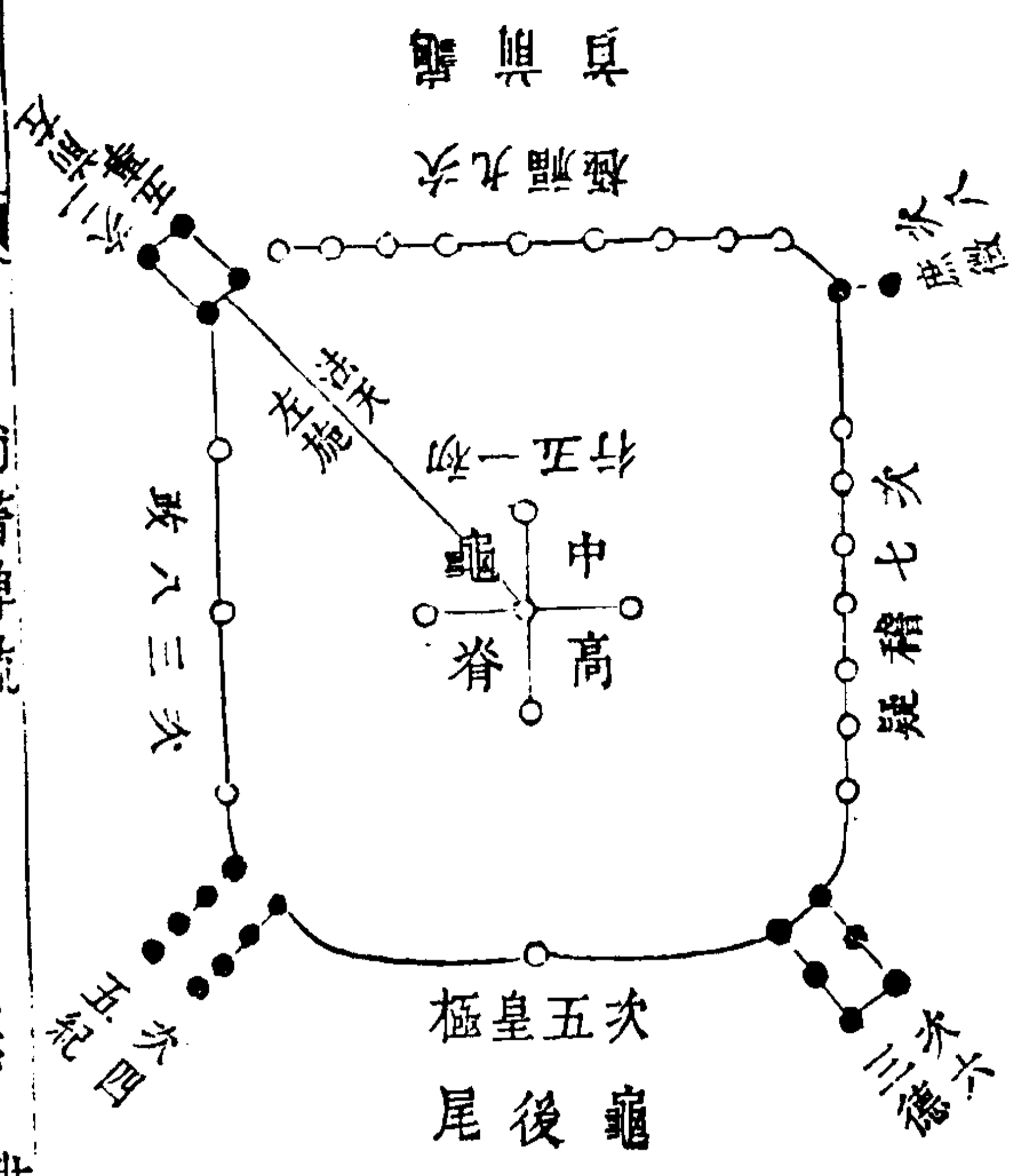
尚書稗疏 卷第三

吉

世楷堂藏板

者也疇始于五行而不及二氣者敦人事以著陰陽  
之用略天道而聽陰陽之化禹之所以就人心而凝  
道心也五行之化爲水火木金土者天之所以生人  
繼善者也五行之德爲仁義禮智信者人之所得于  
天成性者也八疇之用要以五常爲本而居中以應  
乎事爲之損有餘益不足使相得而合乎中一九二  
八三七四六俛處以受中五之裁成則仁不失制義  
不賊恩禮不愚智不蕩而信不爲小諒也故疇以五  
行中而不以皇極中盡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立天下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圭 世楷堂 藏板  
之大本而不執一以爲中使亢而或悔也以五行始  
而居中者五行本天以治人居上以治下雜書出于  
龜背中央隆而四旁庫是故居中高以爲上而爲初  
一上以制治下以稟法制治者爲初稟法者爲次若  
夫皇極則君之極也五常麗以君臣父子昆弟夫婦  
朋友而君極其一也統雖貴而爲言道雖至而爲極  
要亦五行貴治賤賢治不肖之一理本王相之化而  
建諸好惡之情者也五行之理擇而建之則皇極故  
五行足統皇極而五行之化非因皇之有極而始有

則皇極非中而五行非偏固矣皇極之取數一者非  
水之生數也五行偶化損以施于戴九之餘也其象  
在龜之後後者北也王者居幽嚮明南面而治天下  
之象也極者屋之棟也天之北辰也北辰以少統眾  
而位于子故一居子位而爲七疇之所拱下棟上宇  
棟履乎地之實以仰戴夫宇一履于下以上載夫五  
行履之實履之信居之幽居之約也是故皇極爲履  
一匹疑也則五行之爲中五亦匹疑也舊說苟簡不  
一而其誤莫大于五行皇極之互易其位今爲考正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圭 世楷堂 藏板  
雜書洪範九宮九疇理數之符順行之序相得之合  
陰陽奇偶之故爲圖如右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律疏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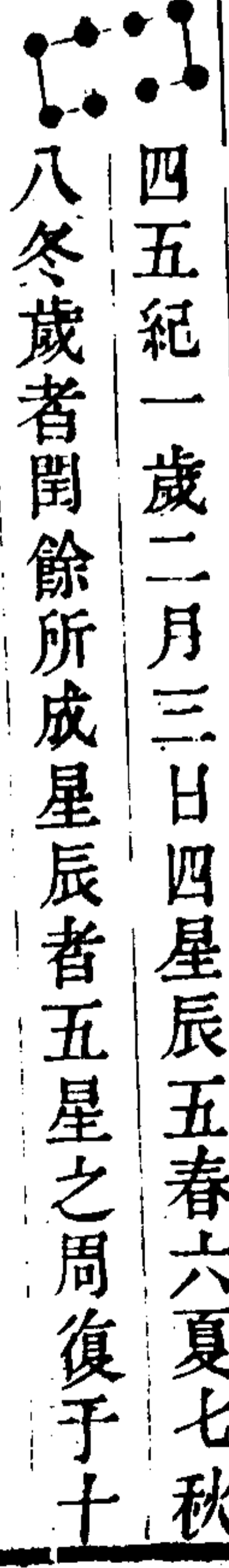
一五行中土東木南火西金北水也龜背隆中而殺外以高者為初故從中宮始五行陰陽之殊而未合為人者也故居初一



二五事視一聽二言三貌四思以行乎四者故書數四而範用五。法天左旋由中宮五行順左而嚮前左五行為道五事為器道陽而器陰故五明而中四暗而偏

三八政司空一司徒二司寇三司空治地利統食貨司徒治教民統祀賓司寇治刑統師用八

而統于三以三而治五也左前順下次正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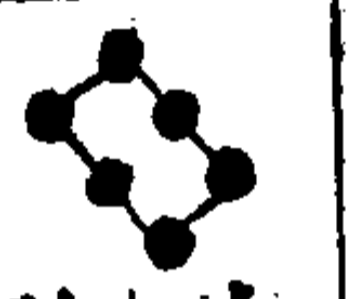


四五紀一歲二月三日四星辰五春六夏七秋八冬歲者閏餘所成星辰者五星之周復于十二次四時者秭數秭以十二中為數分十二中為四時以迎四氣故五日秭數其分四也此合為五紀而分為八也順正左嚮後次左後八政入事五紀神用人陽而神陰故三明而正八暗而偏

五皇極皇大也君也大哉君極以修五事治八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律疏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政警五紀者也以宣三德合稽疑召庶徵行福極者也居幽嚮明主一治眾止其所以待動艮上之一陽處乎後者夏道用艮以疇用易也聖人所以洗心退藏于密也



六三德平康一高明二沈潛三正直四柔克五剛克六質德三得于天文德三得于教以文造質性三而合教為六也彊弗友變友氣之偏者不可以為德其克之者則與高明沈潛同功故德六而無八也皇極道也三德德也道陽而德

陰道顯而德藏故一明而正六暗而偏三德之  
教修于五事五事修則三德成矣故四六合而  
十

七稽疑一兩二霽三蒙四驛五克六貞七悔卜

五陰陽之兆于五行也占二五行之朕于二氣

也左人事右天道故八政左而稽疑右稽疑者  
稽八政之所疑也故三七合而十

八庶徵休徵一咎徵二徵有庶而不出于恆與  
時也稽疑以象告庶徵以形告在天成象陽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堯

世楷堂  
藏板

在地成形陰也故七明而正二暗而偏五紀之  
順逆生庶徵之休咎庶徵之省以歲月日時星  
故二八合而十

九五福六極一壽二富三康寧四考終命攸好  
德者四福之本也五凶短折六疾七惡八貧九  
弱惡者五極之本也故福極十一而嚮與威之  
用九攸好德者莫之嚮而好惡者非有威之使  
惡而固惡也庶徵之事隱五福六極之事顯隱  
陰也顯陽也故九居上而明上者君道也皇極

體也福極用也皇極之用錫福錫幸福極之本  
嚮以明好威以明惡好惡敏于皇極而嚮威顯  
于福極矣故一九合而十左旋至于前而一周  
刑賞者王道之末務五常之用至刑賞而無餘  
五行之施至刑賞而已泰也前者午位也午者  
人承天之位也人君南面而行刑賞人事備天  
道浹也

土爰稼穡 日之爲言于也爰之爲言亦于也蔡氏  
謂不日曰而曰爰非所以名也乃四行之言曰者又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今

世楷堂  
藏板

豈以名其體哉要此五者皆以五行之情致用于人  
者言之而非紀其本體于猶往也往而行其情于人  
也水性智也火性禮也木性仁也金性義也水體溼  
也火體燥也木體柔也金體剛也蔡氏既誤以情之  
致用者爲性之居體者又曰稼穡非所以名土則曲  
直其可以名木從革其可以名金乎

鹹苦酸辛甘 五行本無適味五味者合于人之舌  
與臟而見以爲鹹苦酸辛甘亦有所合者必因乎動  
人動以欲五行動以情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者



情也作者動也作動以變而五味生焉水不鹹而潤下者鹹可煮為鹽者水之潤下者也火不苦而炎上者苦芩連梔藜之屬其性速亦炎上也木不酸而曲直者酸一曲一直拂其性則生意苑腐而成酸也金不辛而從革者辛聽命者非所樂改革者違所安則氣躁發而螫人也土不甘而稼穡者甘資乎水木養其長成其收以和而成也

五紀 歲者天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一歲計行三百六十六周天又千二百分度之三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神疏 卷第三 全 世楷堂藏板

百七十五 粗率 月者月之會也一月二十九日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八百一十七分而月與日會 此辰三統

法亦粗 日者日之周也一日而恰一度一歲而一周

天 此用倒 星者五緯也知非言經星者經星之行即

天行也天行不可知 西法有 以經星所行者為天度

也辰者五星所伏見小周復合之次也秣數者春夏

秋冬木火土金水分王之數也秣家所謂求冬至術

求土王術求八節求中部之算是也其法以天行為

歲而四分之而歲差之實六十七年而差一度 郭守敬推

則天行之贏數也以九十一日千二百分日之三百七十五為一時 如三統法則九十一日千五百三十一諸家不同大率相去 而又有氣盈之一日零九萬五千分日之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則贏于日行之數也以三月而

成一時而既有氣盈又有朔虛則贏于月行之數也若五星之氣 謂五 分為四序每時土王者十八日千

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四百四而五氣之行不因于五緯則四時之不可以星推者也十二辰為十二月之

躔次而以天正冬至為始起于冬至終於大雪若四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神疏 卷第三 全 世楷堂藏板

時之秣數則以立春為始大寒為中則四時之不可

以辰求者也故歲月日星之外必加以時而秣數

乃成此庶徵以歲月日時星分省而時有四則與歲

月日星相竝成八而當雜書左後之八也古者分象

命官各司其一歲官統歲差秣元月官統朧朧日官

統薄蝕星官統伏見復合四時之官各統其氣之應

候之至與其晷影此五紀之以人紀天者也月先于

日者以右轉言之天疾于月月疾于日日疾于五緯

也以積言之積辰得日積日得月積月得歲也十二

次在一歲爲十二月在一日則子半日在大梁亥半日在實沈冬至爲正也秝一也而五分之紀所以分其合秝數四也而一紀之相授受而合其分也故亦五亦八而紀定矣

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 五皇極言作君之治六三德言作師之教惟辟作福蓋錯簡也當在以爲天下王之下皇極一章凡兩用曰字皆引伸上義而廣之也曰皇極之數言云云者言凡皇極之彝訓君上承于天則順于天民上承于君則順于君君承天君弗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全

世楷堂藏板

敢違訓民承君民弗敢違訓則無有僭忒而近天子之光也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惟辟作福云云者言君履道居尊棄權而無所可假故直當以王天下之任自重而作民父母非以偏私于臣則威福玉食弗有疑畏而以讓于臣也臣者民之所視人用側頗僻則民亦不訓于君而僭忒矣兩段文字皆以曰字起義申衍上凡厥庶民惟皇作極凡厥正人歸其有極之義

玉食 周禮玉府王齊則供食玉鄭司農云王齊當

食玉屑鄭康成云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惟天子之齊則有之蓋碾玉爲屑以供王之齊食也衍忒 衍之爲推于義未盡衍者引伸而習知之也朱子謂忒變也卜之經兆百有二十其變千有二百體色墨折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老少陰陽八爲六十四六十四爲四千九十六之類其說較得蔡氏云推人事之過差則卜筮者以攷吉凶得失而非以推人事之有過無過善惡者人謀之所得而推而不以聽之鬼謀也但龜之爲兆定于一灼不復有變象不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全

世楷堂藏板

可以過差言也則衍忒之文專承占用二而言忒過也差也過揲之七八九六于歸奇之差而見也揲以四數其餘有一二三四者過乎數者也引伸其所忒以求七八九六之正而貞悔以知焉故朱子啟蒙特發歸奇之數過揲之七八九六以爲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二十四合乎揲者正也據正而數之則煩難而或以分筮者之心其忒乎揲之一二三四而爲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五衍之以知七八九六之老少陰陽則簡易而筮人之視聽得以專壹神事尙簡故

衍其忒以知揲而不必詳數其揲筮術也卜則無定象而亦何忒不忒之有

日月之行

四句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舉二至以該

一歲言歲之統日月也由日之行南牛北井積以爲三道則北極東井退而南南極牽牛退而北冬至之日道夏至之日道夏至之日道夏至之日道往復相積而歲成故王省惟歲卿尹日雖各分休咎之應乃日有咎而不終月月有咎而不終歲則其徵爲王乎爲卿尹乎故此言日月積而因以有歲以明卿尹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卷第三

全

世楷堂藏板

之得失積而爲王則咎終一歲固專責之王而卿尹不與而一月之咎一日之咎雖爲卿尹之過而王不得辭其責也卿尹之得失惟王之表帥卿尹所治皆以成王政日月之行于以有冬夏其義一矣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者月以會日爲朔月統日卿統尹也月陰也雨亦陰也臣民皆陰象也雨者風之反風多則雨少矣畢爲天街北胡南越其中則中國也孟秋之月畢以旦中則夏初夜半中冬初日午中春初薄暮中與此土四孟之氣相應而其入地之中恆反此焉

故陰離畢則下施于此土而雨其相差百五十度而爲箕則陰氣行乎他方彼雨而此風矣畢之值爲心不于心而于箕兩者九道之所歷則然也從者由也非隨從之從言月之取道從畢從箕而行也蓋臣之于民上下分定而星經月緯月非隨星也月行于星卿尹行于民月行乎星則風雨應卿尹行乎民則治亂應言民之怨咨和樂有可以感召休咎之事而實惟卿士之所施被者使之爲怨爲和故不于民省而惟于卿省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殊然必月從之而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卷第三

全

世楷堂藏板

其好惡乃行星力微而受氣于月也于某歲某月某日有休有咎則謹司其歲月日之異以警君臣而修德若星之一日一周天分爲十二次不復考之于十二時以當二十宿羣星之所舍而責之于民此古占驗之所爲不鑿而不細也朱子以經歷解從字甚善而云箕簸揚而鼓風畢漉魚汁水淋漓而下此星家形似之言而誤聽之孔穎達東木西金之說亦傳會

旅癸

九夷八蠻 九夷之名見於後漢書者曰吠夷于夷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一本之竹書虞書有嶠夷薛氏曰登州之地禹貢有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汲冢書有良夷孔晁曰樂浪之夷左傳記紀人伐夷杜預曰在城陽壯武縣淮夷病杞范蔚宗云殷衰東夷復盛分遷淮岱則淮北海東日照安東贛榆北逸青沂放乎登萊皆古之所謂夷也禹貢揚州亦有島夷則淮南江介金山崇明亦古之夷地而春秋所紀牟介根牟邠葛其始皆九夷之部而後以分也但其為地則青徐沿海之濱而非漢書所紀三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辨疏 卷第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韓扶婁滅豸夫餘之遠也若八蠻之別他無所攷三代時荆梁揚三州之人近山者皆謂之蠻王會解云蠻播之翟 播今播州 倉吾翡翠 倉吾卽蒼梧 魚復鼓鐘 魚復今巫山 長沙鼉西至蜀南至粵皆蠻也不僅武陵之西苗犵之種也左傳記盧戎杜預云盧戎南蠻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則均內鄉浙川金房之間統為八蠻之地傳又稱楚人襲梁州 今汝收霍汝州之霍陽山 以困蠻氏是楚塞之北內方之南亦蠻部也經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文王時命令已北行乎狄西行于戎而九

夷在商郊之東舊阻而未達南蠻之在庸漢以西者雖已歸化其魚復之外江沱之南漢汝之間未盡入周之職貢迨克商而後改道西嚮無不絡繹于關中矣西旅者猶言南賓北鄉也八蠻自商雒取道九夷從役函取道皆西嚮而旅進于宗周傳注不啻以西旅為西方蠻夷之國名非也

**金滕**

穆卜 金滕一篇可疑者不一武王遭疾厲虐世子幼則君國之憂周公所恤亦二公所同二公曰我其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辨疏 卷第三 八 世楷堂 藏板

為王穆卜亦臣子情義之各致周公何用辭之而自以為功可疑者一也如蔡氏所云二公卜則必禱于廟廷上下宣騰人心搖動今日公歸納冊則此壇壇必在國門之外其為宣騰搖動豈不更甚可疑者二也且使欲闕之以安人心二公非不足與語者乃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迨屏壁與珪之言出而為戚滋甚可疑者三也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墀以奉已祧之遠祖文王考也王季顯考也太王祖考也以廟食之親不告于廟而禱于壇可疑者四也事先之禮以西嚮

為尊今三壇南面而周公北面可疑者五也禮有昭穆以別父子之嫌今乃三壇同壇父子祖孫並列于南面可疑者六也祈則請命于天神地元人鬼卜則于靈龜三王非主乎龜者則亦何用告之而況用玉且祈且卜瀆神無經舍所宜命之泰龜而問之不預吉凶之人鬼可疑者七也璧者所以祀日月星辰植之三王之壇尤為非物且造禴之禮牲幣也攻說則但幣也今牲幣不將而用玉為祈為卜無之而可疑者八也策祝之辭大祝所掌今以屬之史可疑者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  
卷第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九也金縢之書當掌之占人公乃以屬之史可疑者十也諸史百執之對曰公命我勿敢言孔氏謂周公使我勿道蔡氏斷公命為句意以公無事于秘密其說于理為近但非公有命有司亦何為而不敢言邪可疑者十一也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夫公之大勳純忠效于王家者豈但金縢數語鴟鴞之詩哀鳴淋漓較此策詞感愴百倍乃昧于彼而信于此可疑者十二也蔡氏曰周公之卜二公未必不知則冊祝之文何事問之諸史百執金

縢未啟之前鬼車滿載金縢一啟之後陰暄咸消將公生平至德元功曾不如此陳情之一冊乎可疑者十三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為讀金縢者

法

居東 居者間處而無所作之謂經言居東則非討殷可知故金縢繫大誥之前以此知古注謂我之弗辟為致辟者不如馬鄭言避之當也特所云東者未目何地惟鄭康成以為東都時未營雒不得言都故但曰東在詩則曰東山東山者山之東也雒雖平壤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疏  
卷第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而北有虎牢南有嵩少則亦山中也周公于此居雒者東蓋周公之國邑也其先食邑在岐之周原克商以後邑于雒東至此以避諱故罷相而居東則赤舄袞衣自行其治陝之事于其邑內不攝政而外亦未嘗用兵也或雒本周公之封其後以致于王而營為東都縣內之封又他徙焉詩稱籩豆有踐則在國而行饗祀之禮其曰我公則東人固以為君以此知居東之為致政歸國而非致辟也明矣

大誥

大誥多邦 在國而播命曰誥周師未出邦君庶士  
有疑于行因作此以告用兵之期先儒多以紂殷之  
舉爲成王親行蓋未察大誥爲播告之文耳竹書記  
成王二年迎周公于郊遂伐殷五年春王在奄夏五  
月王至自奄則亦襲編書之次序而訛也且竹書于  
四年正月記初朝于廟蓋謂二年滅殷因以伐奄不  
克而歸四年夏始復伐之是以周公未歸政之先成  
王兩至東國也今按成王方在幼沖周公攝政凡郊  
饗觀會之事公且代焉況千里東征其敢令沖人嘗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神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試哉則誥者王而行者公耳成王之初周公東行者  
凡再其始以避相位而居維王迎而歸則我徂東山  
之詩是也罪人未得公歸無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  
于後乃作鴟鴞之詩而王仍未悟則金縢所云秋大  
熟者作詩之後三年秋也故東山之詩曰于今三年  
其時則瓜蒂在栗薪之上蓋秋杪矣其以迎公西歸  
爲二年事者誤承居東二年之文而不知金縢固有  
于後之語也三年秋公歸復攝政二叔疑怨益深始  
挾武庚以叛故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紂殷則是公

復入相乃有紂殷之役公以三年秋歸相乃以明年  
東征則破斧之詩是也其詩曰四國是皇箋云周公  
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故曰周公東征而不曰王也  
若如竹書所記王迎公而遂共東行則于時武庚未  
叛詎爲禍首誥何以云越茲蠢邪況大誥之作作于  
宗周則安得有迎公遂伐之事哉誥云予惟以爾庶  
邦于伐云于翼以于云肆朕誕以爾東征言予言朕  
者命自王出則以者固王命公以之也不必躬行之  
辭也若多士所云朕來自奄則武庚已滅二叔已刑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神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之後而奄復叛時周公未歸政而成王年益長國勢  
益安則奉王而行可以無憂而公之大勳已著于東  
征則曷者阻行之考翼亦無容疑畏而聽公之偕王  
以行矣王之踐奄自在六年之夏王歸遂遷殷民于  
維而營維之事以起其明年春召公因行相宅此書  
之始終歷然可攷者也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  
與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者同爲一事次書者先多  
士而後多方編殘簡脫其次序不可泥孔氏云周公  
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

奄滅其國其為疏謬可知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命又曰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皆初告之之詞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又曰子惟時命有申又曰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今尙之尙庶幾也乃尙之尙猶則皆申告之語詞意相仍先後呼應是多方前而多士後審矣成王踐奄惟在六年之夏而三年紂殷但命公往不得以昔來自奄為三年事而謂王親行也周之于奄也一伐而遂滅之未嘗再舉滅奄則公奉王以親征紂殷則王命公以帥師見于詩書者

昭代叢書

彙集

尙書釋疏

卷第三

世楷堂藏板

有為為之則是周公既薨伯禽服喪徐淮交侵因往禦之其與成王踐奄相去十六七年矣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要以終舉周公之相業隳括成文實則檉武伐紂相成伐奄陳師凱乃云武王亦嘗伐奄而謂奄凡三叛周凡三伐則不達孟子之文而顯背一戎衣之義矣今詳攷經傳周公奉王命而東征三監在居東既歸之明年以王命大誥于宗周而後行公奉成王征奄在營雒之前一年還自奄而作多方其明年營雒已訖周公至雒而作多士迨成二十一年周公薨淮夷徐戎並與伯禽征之而作費誓無可混也

昭代叢書

彙集

尙書釋疏

卷第三

世楷堂藏板

小腆 孔傳云殷後小腆腆之祿父腆腆亦為不足之詞說文云膳腆腆多也則古有腆腆之語蓋謂瑣屑猥多如穀饌之繁也春秋傳言不腆皆謂不能多有而蔡氏曰腆厚也失其義矣凡幣言不腆尙可釋為不厚賦言不厚則車徒亦何以為厚邪矧小厚相連以為詞亦不成文理

考翼 考父也翼猶輔也謂父之輔翼舊人也前云

考翼不可征成王斥指武王之舊臣而言後云考翼其何日子有後謂弗有堂播者父之亞旅也考者父已歿之稱蔡氏謂父老敬事者不但不達于下舊人之說且噉他父老爲考尤所不可蓋東征之役決于往惟周公而武王之舊臣皆不與公同心倡爲不可征之論以搖邦君庶士之心故公就其所挾以武王之輔翼自居而以義折之也所以然者湯放桀于南巢終不殄桀之裔武王之舊臣亦執武庚爲先王所建不可用兵之說以陰爲管蔡地而公之緇殷以非

聯代叢書

癸集

尙書釋疏  
卷第三

空

世楷堂  
藏板

微子之命  
微子在殷封于東平之微爵爲子商書所謂詔王子出迪者出卽所封之國也紂之初年微子猶居商邑爲貴戚之卿紂惡旣稔不安于廷乃就國于微以絕嫌疑而紂亦無庸其妒媚泰誓曰剝喪元良言其失位也殷爵三等曰侯曰伯曰子始終稱子則微子固未嘗失爵林氏謂遜于荒野謬己且史稱微子抱祭器以歸周商之宗器在殷而不在微微子僻處東平亦何從抱之歸周哉伐紂之師不按微境又何面縛銜璧如逢伯之云紂雖匹而微子之封如故武庚未緇而微子之于微自如東征已克殷祀再墮微子乃由殷之子而進爵爲周之公自東平之微而徙國于睢陽之宋樂記云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者非微子也乃武庚也武庚滅而後改封微子蘇氏古史曰武王禮微子使復其所者復之于微也又曰更封微子于宋者明其前之未國于宋也若書以微子之命名篇而不曰宋公之命者史氏志受封之始當以人紀不當以爵紀言爵則嫌于後之詞爲宋公

聯代叢書

癸集

尙書釋疏  
卷第三

空

世楷堂  
藏板



者言人則由是而位上公尹東夏其爲宋公易知也  
康誥不言衛誥蔡仲之命不言蔡侯之命其義一也

康誥

乃洪大誥治 康誥簡首四十八字宋儒以謂非康  
誥之文用破漢儒公攝稱王之疑是已但以爲在雒  
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士則亦非是雒誥乃周公告卜  
始終皆公與王酬答之詞與周公咸勤洪大誥治之  
文不相屬勤者勞而撫之也洪者廣敷其命也誥者  
以告百工播民也今雒誥始終無勞下之詞亦無大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敷治道以戒侯服之語拜手稽首復子明辟其與洪  
大誥治之旨何涉既謂之錯簡則不知所錯者何編  
意別有書爲周公咸勤洪治之誥而今以矣新安陳  
氏云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卽此所謂洪大誥治者  
其說爲通乃又曰冠此九句于雒誥方有頭緒曾不  
念雒誥非用書命丕作之詞徒冠九句于土安得謂  
之頭緒哉

惟君惟長 舊皆以君長指康叔合之文義不相倫  
比古者王臣侯侯臣卿大夫卿大夫亦臣其私臣爲

之臣者謂之君猶祁盈之臣稱盈爲君也長者官之  
長也君則有家人長則小臣外正此言食邑之君子  
其家臣六官之長于其屬貳不以德相能而唯用威  
虐則不可復以德又而當施之以刑也殷土承紂之  
亂民則寇攘殺越不孝不弟庶子訓人則違上行私  
世家巨室則虐用刑威所謂亂國也故皆使以刑止  
之若廢刑典于不用則是汝不克敬法而姑息以寬  
惡人非汝封刑人殺人而人自相刑殺斯豈文王之  
所以敬天刑而忌疚惡者哉則殺終不止而其以裕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民者反底于不裕矣蓋誥所謂慎罰皆戒康叔以敕  
法明刑除姦保善故曰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言行以  
罰而爲德也罰以爲德文王之所以裕民也眉山矯  
金陵之說一主于寬朱子固力辨其失而蔡氏開復  
用之何哉

酒誥

百姓里居 凡六經所言百姓皆大夫以上賜姓之  
家也至孔孟時民亦得有百姓之稱則相沿之差聖  
賢亦因時立名今此言百姓里居則百姓者百官之

族里居者井疆夫里之氓蔡傳以百姓為民民則無非里居者而蔡以國中野外分之亦不審矣由諸侯百官世族以逮庶氓經文備舉固井井有條理也

梓材

朱子疑梓材都不成文蔡氏摘今王惟曰以下為臣下進戒之辭疑他書之脫簡今反覆諷誦文義可通釋之如右舊以後簡為左從讀者之左右也余所撰列以後簡為右從書冊之正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至惟邦君。言邦君下泊庶民上洎王皆可左右而傳達者也。以天子之尊不能督小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以明刑以大家之疆或且凌弱以逞威惟邦君之為監者當為天子宣其德威而為臣民傳其壅滯其職有專屬矣。汝若恆越曰至戕敗人者。邦君之職如此汝若常作是言曰我有此一國之祗有此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是相與為國者此臣暨大家也。口予可不市之恩而願行威以殺其股肱邪為君之道亦惟是先以禮敬之以恩勞之彼亦以敬我勞我相報徇此意也則假大家以威而主威不立矣故彼往姦究殺人歷人而赦之亦有假借公事以顯為之名而

戕敗人者咸赦之則是以私恩寵其臣與大家而縱之殃民豈王啟監之意哉。王啟監至惟其塗丹獲

。王啟立邦君以為監其所治之職非使之專寵大家而私其臣也蓋為民也其曰無相戕虐而以高明害獎獨至于寡而必敬婦而必屬共遵王道而相與容也王者以位高聽遠不能下謀獎獨之苦則不得不委其事于邦君其教邦君越御事者亦命之引王之所以養民者下養其民使無有鰥寡而弱肉疆食以致于凍餒引王之所以安民者下安其民使無有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百

世楷堂 藏板

鰥寡而不適有安以底于危。自古王者莫立法以詔監俾奉天討以整齊天下。皆若此惟王制法監衛行之者惟王宥殺惟天討惟曰若治田王既勤敷苗而稂莠必除監惟陳修疆畝明其賞罰之制而已若作室王既勤垣牆而遇惡衛善監惟塗暨茨飾其賞罰之密而已若作梓材王既勤樸斲以削平邪慝監惟塗丹獲昭其賞罰之章而已而可自恣已意宥有罪以害細民乎。今王惟曰至受命。奉天而子民者惟敦天德而不敢尚威遵王而監邦者惟修侯度

而不敢市恩今王所以可用德而輯四方者惟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懷遠爲近而庶邦作育兄弟方來大  
啟土宇置君啟監亦既用明德矣則王之道盡矣而  
爲之後者當以王之政典爲式誅暴禁亂惠此小民  
使之和輯則余庶邦乃克大亨于王而修其職是王  
惟務德而邦君不可不式典也遠念古王之制如彼  
近念先王之用如此使汝而爲王也則漏網吞舟以  
宏其德猶之可也今皇天既付中國于我先王則承  
天用德者予一人之事故我今惟以王道自責惟德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頁

世楷堂  
藏板

之用以和懌之民雖有迷在先而今已覺或及今不  
覺而尙迷以相戕虐者皆可和懌之而不事刑殺以  
安先王所受之民而非汝爲監者所得效也○已至  
永保民○夫道則已然使汝而能順此道以爲監也  
豈過爲威嚴而失人心哉惟曰戕虐之不禁民不保  
矣民之不保將何以助王而永天命哉則所式典而  
不私宥大家洎臣以殺止殺者亦欲萬年作享于王  
俾子孫遵守以保民于無疆而已蓋殷之末造朋家  
作仇脅權相滅故無辜籲天以訖大命及周之初餘

風未殄則君其土而爲監者不得藉口用德縱其大  
家不懲之使改乃新民懷保之切務王既盡授其權  
于監使一以重典整亂國而後王可勤德以和懌之  
康誥之獎其義殺酒誥之督以盡拘皆此意也而康  
誥爲封國之策則辭加親梓材爲命監之言則辭加  
厲故自稱曰王不曰予則天子命監之詞非寡兄誨  
弟之語也其後管蔡以小惠誘殷之故臣而倡亂康  
叔不從其亂以輔周

見漢書

則武王之戒爲已夙矣

召誥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頁

世楷堂  
藏板

牛二 孔傳用牲告立郊于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蔡  
氏乃謂郊祭天地故用二牛案經傳○迎長日之至  
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周禮大宗伯亦○初無祭地于  
郊之文大司樂所云夏日至奏樂于澤中之方邱則  
所祀山川百源大雩帝也蓋王者父天母地則報地  
之恩者均乎親而異以尊若崇地以與天仇則貴養  
賤德人道不立矣召誥所紀具爲分析丁巳用牲于  
郊者郊以祭天也戊午社于新邑者社以祭地也郊  
之配以后稷社之配以句龍郊有牛二而社云牛一

羊一豕一者地德陰陰主味其薦用熟則折以爲俎  
牢而可供后土句龍之祀不如求天子氣必特牛  
而配者矣今蔡云天地用二牛使如後代之禮二郊  
竝建則丁巳一日僕僕于南北二郊無以事神矣若  
合祭之說則王莽所以蠱元后武壘所以竊唐鼎者  
而謂周公爲之哉且如王莽之邪說天地同牢則地  
祇亦將配天神而無所容后稷未聞同牢合禘之席  
容他人介于其側也既以地配又以后稷配一壇二  
配位于何立豈天地皆南面而后稷西嚮如俗所繪

昭代叢書

祭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家神然邪使其然則上帝一牛后土一牛后稷又當  
一牛而牛不且三邪

大保乃以庶邦豕君 以者相以之辭如蔡人以吳  
子伐楚之以取幣者諸邦豕君各取幣而大保以之  
俱出入也其錫周公以告王者亦與庶邦豕君同陳  
其詞如今連名會橐蓋庶邦豕君皆有事于營維洎  
其事畢則合詞告成功而因以進戒也其曰拜手稽  
首旅王 句 旅者眾見之詞猶言旅拜稽首而進言于  
王也若公誥 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句 若順也言營

維之事順周公之誥以告于庶殷偕侯甸男邦伯之  
御事而不作鳩工既順公命而勤王事矣此乃告不  
作之辭自嗚呼皇天上帝以下始偕庶君而進戒于  
王至後拜手稽首日以下乃召公一人之詞亦如今  
會議後之著勘語也蔡傳謂維邑之定欲誥告殷民  
其根本乃自爾御事文義牽強而召公與諸侯以幣  
告功必無不及營維役事之理言事畢而後及于進  
戒則文字之體固然不可亂孔傳諸侯在故託言之  
釋亦近似而不諧也

昭代叢書

祭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夫知 知字之訓注疏未詳倘以爲知識之知則抱  
子攜婦以籲天業已籲之豈但知乎易曰乾知大始  
知之爲言主也主其事主其人則皆其所知者也夫  
對婦之詞父對子之詞父爲子綱則父以主乎子而  
謂之知猶言一家之主也當時蓋有此方語

雜詁

朕復子明辟 復辟之說自漢儒承訛以啟王莽之  
禍王介甫首辨其非程蔡因之益證周公無居攝之  
事乃天順之初徐石猶竊漢儒之餘瀋以陷君父于

不義則亦文義未明之咎介甫以周禮復逆證此之言復是也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此乃歸政之辭也雜誥之作本用告卜何爲有此言哉蔡氏謂稱子者親之也明辟者尊之也不知臣之稱君古未有加以聖明之號者唐始以聖人稱元宗于是而有尊號之加同于生爲之謚此小人之無禮于君者而謂周公有此乎夫欲證明辟之非尊稱無待他引卽下云其基作民明辟辟法也言營雒以爲東京示四方朝見會同之法則也復子明辟亦謂營雒以爲四方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夏

世楷堂 藏板

明法而卜吉位成因以復于王也

河朔黎水 黎水所在傳注未詳蘇氏謂爲黎陽亦太遠涉蓋二公之所卜者其地皆相密邇故三日而訖卜以踐武王三塗嶽鄙之命其河之南岸則澗瀆之交在河之北岸者則黎水之厓雒陽去孟津七十里去孟縣百二十里大河介其中則此黎水者蓋孟津之西孟縣之南濟源王屋之東有此水焉今其名不顯耳案上黨爲故黎國沁水之源發自沁州沁地屬上黨則沁自黎來過濟源孟縣至武陟以入于河

濟孟之間沁水之會負大行面黃河實可以爲都會而與雒陽同爲土中沁在商周或因其出自上黨之黎而名爲黎水亦未可知又此言我卜云者當以陳氏經之說爲正周公之告卽如召公之告召公之卜卽係周公之卜其言我者統詞也豈召已得吉卜周公不用而更卜哉

王肇稱殷禮 至無遠用戾 此段經文傳注皆離析而不相屬抑背戾而不可曉且以爲公告成王之辭

則倨侮失體至以明農爲周公告歸之詞文旣不誠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夏

世楷堂 藏板

理亦大妄其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乃已事之辭非以教王使然其以予惟曰庶有事爲止句則歇後而不成語汝受命篤弼五字何待公千里之外遙授臣結黨以背公則謂之朋何事戒孺子以無朋冲子之稱爲相恤之詞乃云汝惟冲子詞旣寬假且云惟終則豈冲子而可不終乎成王未嘗有過且方告營雒之盛事乃若嚴父之責頑子而曰朕教汝汝乃不獲時惟不永何詞之傲而言之不祥且王固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而公乃曰時惟不

永何其相反之甚也若其首尾轉折之間則又句別  
爲義節別爲事今繹本文而求其可通此蓋公初往  
迎王之詞釋之如右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稱舉也言王欲  
來舉大祀于雒則與祭之百工固宜往迎也○子齊  
百工至汝永有辭○從去聲王于周從扈從也周豐也

此百工者在雒有事之官事畢而西迎王也庶眾也  
有事亦謂百工也自庶有事以下皆公戒敷百工之  
詞而述之以告于王曰予齊百工使來扈從予惟告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神疏 卷第三

頁 世楷堂 藏板

之曰凡我眾有事者之往迎王也蓋比者王使人來  
卽我而授命曰我且來修祀事助祭者但于營雒之  
士紀錄其功之尊者因以知其爲賢爲能使之有事  
于此初舉之大祀而惟以其事責之于我申命我曰  
汝受相宅之命而厚輔王室既總其成則固大明于  
百工之功載矣載上聲事也續也今使之來可以惟汝簡擇  
而必當矣乃百工雖有功于前恐其不恪於後在汝  
悉進而自教之焉于是進汝往迎者而戒之曰孺子  
其相率而朋往哉稱孺子者以尊臨卑之稱抑親之詞當敬始以慎

終無若火之始燄燄而卒至有所焚灼延而弗絕也  
汝尙順修常法而無越禮撫循職事而無廢功如予  
之事王者以事王則焚灼之患其庶免乎汝惟以彼

在周之百工此言周工知前百工爲在雒之工矣同往新邑往猶來也  
既至周則謂來雒爲往矣使相嚮和諧而就汝以爲僚友則汝能  
有其僚矣得朋慶而信友益以事上既若彝撫事之

不差抑嚮好友僚之相協明作有功物無敗之悖大  
成裕物胥附之汝永有令名于天下後世矣○公曰  
已至汝往敬哉○再言公曰者前承王命以教百工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神疏 卷第三

頁 世楷堂 藏板

此則以己意申教之也惟者專用其心之詞汝指百  
工冲子謂王識音志記也謹識而弗忘也篤厚也敘以  
禮相接也正父天子六官之長乃惟孺子頌朕句不  
暇聽朕教汝于斐民彝句頌別也謂不合也篤敘乃  
正父句罔不若句若如是也言亦當役志于享也諸  
侯大夫入見天子則必發幣于公卿公又述己意以  
教百工曰汝之所當敬者專心壹力惟冲子是事而  
思君臣相與以有終也夫欲君之終信乎我則必我  
之允敬乎上汝其敬識百辟事君之禮其享不享皆

在己之敬不敬倘不用志以敬識之則民且有以議其不成享而事爽其情反以召侮矣朕之教汝者如此乃惟汝孺子不與子合志而恩遠苟且不聽朕所教汝輔相斯民敬恭奉上之常道則是惰慢不勉而臣職廢其何以永終哉此不特進享于王者宜然凡以禮厚敘其情于六官之正長者父上聲猶祈父農父之父亦宜罔不如是今亦不知汝之聽朕頌朕我惟不敢廢王以功作祀之命遣汝往而已汝可不敬哉云百辟者侯甸男衛與庶殷分作則諸侯亦受百工之事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神疏卷第三

覓

世楷堂藏板

茲于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明農者經理疆洫之事彼者對此之稱時方戒遣百工以迎王則謂迎王爲此事明農爲彼事也無猶弗也言弗能遠至于豐也公又明其不能親往迎王之故因百工以達于王曰予以維邑初定民事未修欲棄不作之餘力明飭其溝洫井疆蓋明農者所以裕我王之民是以不能遠至于周京而使汝扈從焉觀此則公之勤王家輯讐友敬冲人而寓教戒者忠厚深遠王曰公功斐迪篤此其徵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至乃單文祖德○自公明保子冲子至罔不若時荅公前誥而稱其功也倅至而王卽行故當時無容荅待至維卑祀而後荅焉子小子其退至四方其世享則命公尹維且以定周禮之事屬之公周公作周禮實成于維其曰辨方正位體國者召誥所謂攻位位成也其曰經野者此篇所謂明農也鄭元乃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非也釋之如右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神疏卷第三

章

世楷堂藏板

玉若曰至罔不若時○將進也行也苟謂苟求作謂勸使穆穆敬也迓衡不迷文武句迓迎也謂來迎已之百工也衡量也勤教子冲子夙夜誌祀句教猶相也王若曰公明顯保助我冲子使得宅中以建國者惟公訓戒百工能稱揚大明之德相子小子上揚先烈而對天命下和定四方百辟而奠讐民友民之眾使得所居又俾子厚禮功之尊者進行大禮舉修元祀以及于無文而咸秩然不但稱德以教之也惟公秉德之明光于上下所勤之政施于四方故能苟求有位鼓之舞之使咸敬焉而來迎者皆衡量其職以

順文武之憲而勤相予以謹祀事若此然公之功豈止今日為然哉自秉政以來所以輔助沖人迪啟百工者其深厚罔不如是也○王曰公子小子其退至其世享○命公後猶言有後命也迪啟也言治之初啟也宗尊也四方所尊尚之禮也迪將者啟其道而進之也士謂卿士六官之長師謂官師三百六十之長工三百六十之屬也四輔新安陳氏所謂輔弼疑丞也公定云者定所未定之禮也困者執而不廣之詞康事者言治安之恆務異于制作之大典也王既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稱公功因自告歸豐而命公以治雒制禮之事曰雒邑建中以父而宗周根本之地不可輕去予今退而為辟於周而予更有後命今四方之治初啟而一代所尊尚之禮未定無以憲四方示後世未足飾我公戡亂啟周之功則公當進而開一代之典禮以垂于後其監平聲猶今之我士師羣工定其職掌建其典文俾皆大保文武所受之民以出治而輔我王室焉是一代之宗禮惟公其尙定之若周京之庶政予且歸而治之或疑制作為天子之大權而以責我顧公

之功施德著于天下人皆肅奉而敬愛之非予薄德所能逮則公無執而不廣以疑而不成哉況予康定臣民之事惟日萬幾惟無數忘之為兢兢而遑及于此則公尙為天下崇其典刑而四方其世享公之德矣○周公拜手稽首至文祖德來嘒而進之也朕述成王自稱之詞孺子述王之稱公以相宅本周公之事而王來則肇祀也典即六官之典重言曰者前代述成王之命故曰乃曰朕曰孺子謂文王為祖者臣從君之詞也此言曰則述成王命已之意也多子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即王所云士云師也御事即王所云工也恭者敬其事于始乎者信其法于成昭子指成王武王于世為召成王為召之子對文祖而言故稱召子周公受治維定禮之命拜手稽首曰王之命我進而詔之曰汝其奉保文王之受命光大武王之盛德而以宏我所以恪恭天職者惟此定禮之一大事而已蓋孺子先同太保以來相宅則既有和恆居師之責矣今尙益大前功厚其典禮而定之于雒與殷獻民損益斟酌撥亂反治為四方新法而俾天下之恪恭周道者于



此作之先焉王之命子以此蓋曰其自是宅中建治而典禮定則萬邦率由之以寡過惟王有成功以刑之天下而垂之子孫也王命之重如此子且其敢辭難乎固將以多子越御事攷典參職勒成一代之宗禮以上厚前人之成功下荅四方之瞻仰俾天下之信從周道者于此作之先焉乃以成我王之法而究文祖之德敢不勉哉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此之謂也

倅來茲殷至懷德 此與上文不相屬蓋卽後所謂

昭代叢書尚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逸祝冊也于此記其文而後記其事繫以月日然其間亦有闕文前云命公後猶春秋傳所謂天子有後命也後云惟告周公其後則誥公以世爲周公而立其後以爲周之大宗也諸侯以始封爲祖則伯禽自爲魯之祖而不得爲周公之後魯之祀周公于大廟惠公以降之失禮也公旣畱雒以定周禮王更封其別子于周爲宗後而命史逸述其事與祝辭于冊其爲公言而不爲王言者使公之子孫守之以爲信典倅來茲殷記其使者之兼事也乃命寧子寧定也命

周公而定其爲後也秬鬯者使之主祀也曰明禋者秬鬯之名猶酒曰清酌脯曰尹祭也拜手稽首休享者公受命也宿畱也不敢宿以禋于文武者周公受命爲周之大宗禮宜主祭而受命卽禋不敢遲畱也此冊記公受其後之命之始事也惠篤敘以下則祝也繫祝于冊後所謂祝冊也惠篤敘至殷乃引考祝公之詞也惠篤敘祝其德無有違自疾祝其福違者天行之疾自者已致之疾萬年厭于乃德祝公之德及子孫殷乃引考祝公之福及殷民王倅殷至懷德

昭代叢書尚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則祝王之詞蓋引公福德而致之于王也王使殷承順卽敘于萬年祝王定雒之福其永觀朕之子孫懷有周之德祝王命後之福朕子謂周公之子孫懷德者篤奉周宗而不貳也 戊辰王在新邑 此以月日統記上文之事也烝祭于文武前所謂祀于新邑者自一事也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乃王歸西周以後倅來至雒又一事也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又記烝祭之禮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又記倅來至雒

命周公其後之時其文錯出係史家雜敘之言若以序求之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當在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之上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公其後當在佯來茲殷之上或錯簡或古史前記言後記事不可一律拘也然烝祭與告後作冊不同時則所謂戊辰者非十有二月之日而孔氏以爲月晦誤已是年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見于召誥計建亥月之晦日非庚子則辛丑卽三月爲建寅之月亦不過戊戌已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卷第三

稟

世楷堂藏板

亥而止安得有戊辰晦之理則戊辰之烝自建子月之終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者建丑之月也蓋王祭畢歸周又遲一月而始遣佯命公也前以言烝知其爲仲冬故戊辰不繫月後言在十有二月乃終言一歲之事與下惟七年相合成文其不言日者義不繫于日也

惟七年 蔡傳從吳說謂周公居維七年而薨按此當以孔傳爲正上云在十有二月記月也此云惟七年記年也誕保文武受命卽前云誕保文武受民皆

謂定宗禮以成王業也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明治定制禮乃受命之事此以營維竟而作周禮在成王之七年蓋于是冬始鳩其事而登爲成書則史亦未之及也

多士

惟我事不貳適 貳謂再舉也適與擯同言武成之後不復有所摘求于殷惟尔殷王之家棄釁挑亂而反致擯于我以爲兵端不貳適卽我不尔動之謂也惟尔我適卽自乃邑之謂也此敘其事下則因事而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卷第三

稟

世楷堂藏板

自反之言也蔡氏謂割殷之事一于從帝而無貳心蓋據詩上帝臨女勿貳尔心以釋此不知詩言牧野之事警周人以果毅書言東征之役罪在殷而不在周其義自別

多遜 遜順也易也革商之始殷民尙爲武庚之民逮其遷維則臣于宗周爲圻內之百姓故遂自遐逃以就近畿其君子簡在王廷而服大僚其小人職貢便利而親天子是向者聽政令于千里之外故阻而難今者服奔走于五百里之內其爲順而易也多矣

多云者以彼較此而見其便利之多也

無逸

卑服 卑服非惡衣服也卑與尊為對上下自有章秩可以俟王而服匹夫之服乎服位也猶有服在王廷之服文王後為西伯其位乃尊始且為地方之小侯故曰卑服也

庶邦惟正之供 蔡氏以供為供賦今按汝墳之詩

南國賦役一奉王室使諸侯既不免商之職貢而復增常賦于周則如火益熱矣許慎曰供設也設為法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義 卷第三

夏

世楷堂

則俾庶邦取正孔傳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供詩之其說自長且經文上承遊田而云以初不從財賦立義惟正之供亦謂惟待之以正而已

君奭

大弗克恭 進退者人臣之常節召公欲去而周公

遠責之曰大弗克恭何其相責之已甚邪蔡氏召公

告老之說乃以臆斷康王嗣位召公猶領冢宰豈成

王初年而欲歸休哉其所致疑者周公歸自東征不

以往事為懲而猶位冢宰正百工雷維邑定宗禮恕

然無憂于天下之疑則實召公所未喻故亟欲其退

特以周公志在必為難可直諫乃終拂其心而有不

說之意書序所云固非誣也周公知召公之意而志

期莫大之功故以我不敢知為發詞之端而未云祇

若茲往敬用治則以功之成否歸之天而已意不可

悉言并欲召公無言以俟己之經理且為之而無恤

其他也蘇氏謂召公告老庶得其旨

巫咸 孔蔡皆以巫為氏按大夫賜氏始于周黃帝

至殷唯分族姓而不以氏顯巫官也殷道尚鬼故巫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釋義 卷第三

夏

世楷堂

列于大臣而卜筮醫藥一統于巫山海經言九巫采

藥楚辭言巫占寤皆其徵已乃九巫有巫咸楚辭亦

云從巫咸之所居未知其詳此巫咸與否巫賢亦良

巫不必為巫咸之子如孔氏所云矣

有殷嗣天滅威 舊謂紂為殷嗣今攷本文上下義

旨不屬滅謂無所用之也蓋言平格者著保乂之功

故有殷得以繼天為君而天不降之以刑威也

小子同未在位 上言予小子且此乃以小子為成

王此傳注家之大謬也公固嘗呼王為孺子矣孺子

但以年言之小子則狎褻之詞也况菲薄其無所能而曰同未在位則是蔑之爲不足比數矣在位言己在冢幸大傅之位也公言我固久在其位而功德未昭遠欲告去同于未在大臣之位者不以誕大之責爲己責收斂自全罔勗所不及徒謂己之年造造猶命也考老託于庶官七十致政之例而德不降下則物理且不察而況于天命乎此爲公深于自任之言而以明大臣之位義異庶寮所以破召公之疑也

鳴鳥 謂鳴鳥爲鳳者不知所本鳥皆能鳴豈但鳳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稟 世楷堂 藏板

哉且鳴鳳之聞實天休所錫則能有格而後可以致鳳今云鳴鳳不聞矧能有格豈鳳既至而尙不可謂有格乎經文但言鳥而不言鳳其云鳴而不聞者特不聞而非不鳴也蓋甚言在家不知國政則隔垣之外音響不宜雖鳥之鳴噪且不能聞而况冥不可知之天命其能有格乎傳注傳會失實

### 蔡仲之命

蔡 孔傳蔡叔圻內之蔡仲徙封于淮汝之閒孔疏杜預謂叔度封于汝南上蔡胡徙新蔡圻內蔡地不

知所在孔杜俱未得也以荒遠草野之士爲罪人所居謂之蔡叔死仲封周公因以蔡名其國而割淮汝之士以授之使後人顧名思義而求蓋前愆也自蔡仲受封以至于昭侯遷州來始終都于上蔡未嘗一日居于新蔡杜預之說見於春秋傳解者甚明不知穎達所引何出孔傳圻內蔡地尤爲無稽

### 多方

惟爾殷侯尹民 殷侯追謂武庚也尹猶君也言昔

武王誅紂已宜殄滅之而我且使尔武庚嗣爲殷侯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稟 世楷堂 藏板

得尹其民者乃我大降尔命故得君其故土此述始事以見周之仁而殷之悖故下言弗永寅念于祀見殷之不復能尹民乃其自取尔

甲于內亂 甲謂草木初生之萌內亂如木之萌甲漸發而不已舊注未悉

### 立政

用咸戒于王 蔡氏謂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今按

立政一篇乃周公作周禮以後具職官之具進陳于王無事帥羣臣以共戒蓋前周公若曰史記周公進

戒之意後周公曰以下方爲公言三言曰者史之詞也

綴衣 綴衣非司服縫人之類顧命稱狄設綴衣則帶幕之類供之者幕人設之者狄狄乃賤者不得與虎賁同科蓋綴衣張于王座此言綴衣者非司綴衣之官而侍立于王之左右在綴衣之內者蓋近臣也此爲統言下云攜僕太史之流皆其人與

攜僕 傳注謂攜持器物之僕今按周禮五僕不兼攜持之事則攜自攜器物之小臣而僕自僕也其官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傳疏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若小臣小子之類攜其統名也

大都 卿大夫之采邑曰都春秋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周禮有都宗人都司馬是已大都公卿之都小則大夫之都也宗人司馬皆爲王官其他則自爲辟除伯猶正也宗人司馬皆正官也舊注未悉

夷 烝 夷烝與微盧同舉必爲國名以夷爲蠻夷之統名烝爲嶽者失之夷非城父烝非臨烝春秋傳紀人伐夷杜注夷國在城陽壯武縣漢東海有承縣故音烝在今嶧縣微盧紀西夷烝紀東皆屬夷之國

也

三亳阪尹 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文王方率六州以事紂安得爲亳人逋逃之藪三亳者殷之故都阪者安邑之阪夏之故都武王初定天下于二代之墟立王官以尹之所以安輯之也商都西亳而南北二亳皆設尹者意商嘗建二亳以爲亳輔故皆以亳名之

君陳

君陳 君陳周公子王氏疑篇中不言爾考不知成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傳疏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王之命君陳在十一年而周公之薨在二十一年安得生而稱考哉此孔穎達周公既歿之說誤之也經云昔周公者昔之爲言昨也又云式時周公時是也固當前之稱也稱君陳之德而曰孝友則固爲人子之詞父在子無專美也公以成王七年治雒凡閱歲五而歸周京仍相成王故令君陳代其任此之命尹東郊者特代公治雒而已未嘗嗣公爵而國于周以爲周室之大宗也命之嗣爵而紹封則當稱其先烈命之代任而治事則但令法周公以敬典而已蔡氏

曰君陳臣名蓋師心而失實也

顧命

芮 彤 畢 毛 詩言虞芮質厥成蓋商之舊伯

早服于周者今平陽府芮城縣是其地也彤王肅以爲姒姓之國他不經見疑彤字之誤周公之子封于衛輝之胙亭者畢在長安西毛傳注凶攷春秋猶有毛伯而隨周東遷非其舊地安定有毛氏則其國當在周京之西北

翼室 蔡氏謂路寢旁左右室嗣子既爲喪主而入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書

世楷堂藏板

側室于禮未安孔氏訓翼爲明云卽路寢翼之訓明猶明日之爲翼日路寢嚮明出治故曰明室成王以乙丑日崩太保卽迎嗣子而入世子先居別宮問安有時王疾病則居于內死乃遷尸于路寢臨終而子不在側者天子之禮別嫌明微異于士庶也

狄設黼展綴衣 設張之事幕人所掌狄之爲官不

見周禮唯喪大記言之則夏采是已祭統所云翟乃籥師之別名不與此同狄不典黼展綴衣而特司其陳設故喪大記云狄人設階此云設者兼下文而言

黼展綴衣四席四几有司備之而皆使狄人排設也

赤刀大訓 傳注謂赤刀爲赤削 鞞 今按刀鞞施赤

不足爲寶赤者赤金也以赤金爲刀則冶鍊精良固非恆物陶宏景刀劍錄記夏孔甲鑄一劍銘曰大夷篆亦字古或通作赤蓋其類已大訓孔傳謂是虞典蔡疑兼數代之書及文武之訓然顧命在成王末則文武之訓初爲成王所藏不足以昭世守而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所掌不入寶藏意虞典舊文爲當時故簡者猶存武王克商獲以歸而寶之與外史所掌文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書

世楷堂藏板

是而簡非者不同孔氏必有師承不可輕駁

夷玉 舊注謂夷爲常尋常之玉不足爲寶周禮大

喪其夷槃冰喪大記云大夫設夷槃鄭注夷之爲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衾此言夷玉者謂玉之美者能津潤養尸也

綦弁 爵弁士所以代冕而祭于公則綦弁者皮弁

也韋弁色赤爵弁如爵頭赤黑色蔡以爵弁爲赤色旣屬不審韋弁皮弁皆以鹿皮爲之韋弁染韋赤色皮弁如鹿韋之本色而不染然必去其毛蔡云以文

鹿子皮爲之則誤以帶毛斑爛爲綦色耳不知綦者蒼艾色也曹風曰騏則亦青蒼馬色禮注不言文鹿皮鹿眇白者其云白鹿皮謂去毛而韋色白尔綦騏皆青蒼色而皮弁非蒼則知綦者周禮之璫也綦結也皮弁之縫中貫結采玉以爲飾詩云會弁如星是已大夫之弁璫飾二玉亦二采士之皮弁則結飾此言綦弁亦大夫之弁以王之中士再命異于侯國之士故綦弁亦爲士服而如呂氏說大夫四命則希冕矣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璫

世楷堂藏板

宿 祭 咤 酢 此條傳注紛紜不決案所云三宿三祭三咤者約舉成文實三獻也前云卽位其所卽之位蓋阼階也由賓階上者嗣子不忍死其親也卽位則于阼者正其爲主所謂踐阼也宿肅也謂揖進也言三宿者自阼階肅進于几筵之前凡三獻則三進而三降也其降以疑立待神之享因酒同而又置酒于牖間几筵之右也統言之而不詳紀其儀史事尙簡也三獻既畢上宗傳命曰饗所以告利成三

獻凡用三同祭畢而徹同太保受之此禮爲受命而舉同爲天子之大器故宗奉以上而太保受以藏也以異同酢者神人之別也加璋者重嗣王也酢者賓荅主人之獻也此則神受饗而報主人也以酢禮禮王賓先君而正王之爲主也太保代神以酢王授宗人而不奉之王者初喪無舉爵之禮故宗人代王受也拜者拜送酢酒也王荅拜者荅酢拜也此受命之禮雜于吉凶凶故王不受爵而無牢鼎亦不立尸也禮有酢必有酬酬必舉旅今以凶故又受命而非祭則旅酬以廢然廢旅而不廢酬以酢之不可無酬嫌于齊神惠也經再云太保受同者又一異同蓋酬酒也亦用同者尊太保之爲神酢也不用璋者臣不敢受君之璋也太保受王之酬同不言王酬太保者省文太保受酬而祭此祭乃祭始制飲食之人而齊而奠于其位太保當在賓位不卒飲者凶也祭且齊者臣異于子以敬殺哀受酬于王不敢虛君貺也授宗人同者禮畢反同不復舉酬也拜者拜王酬也王荅拜者以賓禮禮太保也史記其約略如此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奠

世楷堂藏板

宗人 注以大宗爲大宗伯宗人爲小宗伯今按上文言上宗奉同珥由阼階躋未有小宗隨之而始終與王成禮唯太保與宗人則此宗人即大宗上宗可知其宗伯則陪位之卿士也太保以宗臣爲顧命之首故代先君以授命宗人以宗子掌王之家政故贊王以受命依蔡傳則爲宗伯者彤伯也雖爲典禮之官而奉同珥受同則自非貴戚之卿不足任儀禮云繼別爲宗詩稱大宗維翰則此宗人者國之大宗而非宗伯也周公薨則君陳爲大宗而畢公之繼君陳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尊

世楷堂 藏板

在康王十二年則是時君陳固存成王不豫時召之而來也

康王之誥

黃朱 注謂黃馬而朱其鬣未知所出或謂黃朱爲篚實乃幣唯元纁不應有黃且下云賓稱奉圭幣則非所布陳也黃朱者黃閒朱之色所謂駢也周尙赤而無純朱之馬故大路乘駢此充庭實者必齊其色以共大路之駕故每國四而皆黃朱也  
羨若 說文羨進善也故周之園土殷人謂之羨里

言以懲警惡人誘之以進于善也其字與牖民孔易之牖通此云誕受羨若者謂大受上天之命羨進斯民于順道也羨若言教克恤言養教及天下故曰誕受養在圻甸故曰西土文義自爾著明何事牽附于文王出羨里哉

君牙

嗣守文武成康 舊說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今按史無穆王命君牙之事竹書記昭王六年錫郇伯命王會解記成周之會唐叔郇叔周公在左則郇叔固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真

世楷堂 藏板

罔命

大正 蔡氏旣以大正爲大僕又疑太僕爲下大夫不得爲正復從孔傳以爲大馭按王之五輅五馭分馭之若其政令則必受轄于大僕也太僕之有正爲小臣祭僕御僕而言也若大馭則因事而設之官不但無屬官而竝無府史胥徒不得云正經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者祭僕御僕也臣者小臣也皆大僕之



屬而于大馭無與經云出入起居謂太僕之正王服位相王法儀也經云發號施令謂太僕之出入王命掌復逆也經云正于羣僕侍御之臣謂太僕之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凡此者皆非大馭所有事且太僕轄僕臣而有常職其所掌兼出入號令服位之事而不專于御車正者自對其屬官而言雖下大夫不可云非正也太僕下大夫二人伯冏居其一或一正一倅而伯冏爲其正與

呂刑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稟

世楷堂 藏板

呂 禮記作甫詩不與我戍甫毛傳但言其爲姜姓按說文有鄒字音與許同云大嶽之裔甫侯所封地在潁川今攷許之封壤正在潁川而鄒許同音則不應此兩國同出大嶽同封潁川而國名之音又一也毛鄭于蒸民之詩列言甫申齊許爲四國然詩之立文有重出而異稱者或在西周爲呂爲甫而在東周則謂之許音轉文異特見于春秋者許男爵而非侯甫侯之稱但見于傳則亦無以必其爲侯爵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皋陶不與三后之列東萊以

謂文有賓主然攷諸本文則奉法以行者皋陶也制法以折刑者伯夷也則秩宗議道之公卿而士爲作而行之之大夫也其尊卑固有差矣唯刑法定于伯夷故後但言伯夷播刑之迪而不及皋陶呂刑一編以言制法之事故祖述伯夷知此則吳氏兩刑官之說無足疑者如漢蕭何制法而別有廷尉也中當音丁仲反周禮所謂士師受中是已刑有要有中要者猶今之勘語中則供招罪名也後云觀于五刑之中其義同

昭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稟

世楷堂 藏板

俾我一日非終 句 惟終在人 句 上言爾所罔不自慰而克作天牧者非日勤乎爾所無能戒而爲上帝所不蠲者非不勤乎勤則敬敬則足迓天命而日勤者一日之積也一日不勤則不得爲勤矣乃天與人以一日其爲勤不勤者胥此一日也能與人以日而不能使人勤則終此一日之力以勤者非天也其惟終者在人也而可不敬而若勿敬美而若勿美以終一日之勤以逆天命哉聽訟之失自非鬻獄者恆因才情惰則不詳爲閱審而人之情無以自達矣故穆

至深以勤戒之

五過之疵 過失則在所赦而有不在赦例者乃曲引過誤之條以赦之是為五過之疵無心而誤出者聽于平反疵則有故而縱之者其故凡五一官位相聯懼相干涉而故出之以自便二前之聽獄者與己不協立意欲與相反則不論曲直而但翻駁其成案以出非所出三託于女謁以求請四受貨而疑之五舊與往來或囑託所與往來者緣此五者因非過謂適入于赦宥皆為法病病法則縱有罪虐無辜必審

耶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實其罪而故出者亦均坐焉此皆言故出人罪者蔡氏兼言故入人罪失之惟反之釋孔蔡皆未審惟來之釋孔蔡各得其偏以事理求之自見

鑲 許慎曰鑲鈔也鈔者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又曰北方以二十兩為鈔以十銖有奇則太少以二十兩則又多孔氏六兩之說為得其中然又不知其所本且此所罰者不知何金孔氏謂為黃鐵則亦銅而已矣銅有赤有黃古以鑄鐘鼎此所罰者或以鑄泉貨耳則雖名為罰金而六百兩之銅當五銖錢五

千有奇蓋所罰者泉布而計其重以為多少也

文侯之命

秬鬯一卣 秬鬯鄭康成謂不和鬱者乃徒以秬為酒則亦黑黍酒而已惡足為重鄭之注此為鬯人所共而言耳鬯人為秬酒而鬱人以鬱和之亦必和成而後為鬯也獨蔡氏以鬯為香草則誤鬯為鬱所和秬酒之名而非草名草自名鬱不名鬯也言一卣者昭始賜也諸侯不敢為鬯未賜者資之于天子賜之則自為鬯自有此一卣之賜繼此則自為之矣白虎

耶代叢書

癸集

尙書稗疏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通曰孝道備者賜以秬鬯謂其馨香之德物與相稱而足交于神明也詩言賜召康公而稱其德曰召公是似此以賜文侯亦曰克昭乃顯祖追孝于前文人則皆嘉其孝而賜之也傳注言當以錫命告其始祖皆屬未審

費誓

淫舍 淫大也亦放也軍行五十里為一舍所舍之地必有頓置牛馬之場為獲罪之所不及此征徐戎不但魯師諸侯之兵大集則舊所為次舍者不足以

容淫濫四出隨地安舍則越阡陌踐蹊徑而舊非禁地獲罪之設固有之矣故使之杜而斂焉此誓者泄眾于行閒之詞使閑牧牛馬者自杜斂之也

臣妾 軍中安得有女子此蓋為淮夷徐戎所侵犯之境避兵入保者言也避兵之民牛馬臣妾有迷失者若許其主穿營伍而求之則姦謀或詐為尋逐之民以生不測故禁民勿逐而令收得者還之也

無餘刑非殺 傳注以非殺為不至于殺前所言有常刑者皆不至于殺何但于此誓以警眾糗糧不逮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神疏  
卷第三

誓

世楷堂  
藏板

菱芻不多皆坐大刑乃彼則誓之以必死而此則寬之以不殺于義何居無餘者盡詞也正大辟也必言無餘而不但言大刑者謂應辦之夫里催督之里胥攷成之官正一坐以死而無所殺也殺音色界反糗糧芻菱之不備罪坐其人而餘從末減此則不分等殺而一坐以上刑緣楨榦之備記里步丈尺必全具而後俄頃成城乘敵之不及我攻缺一不具則全功皆虛故立法尤嚴此以軍機之神速為軍令之矯虔而非經生所能測也

### 秦誓

不啻如自其口出 尚書文義多難解了然或錯綜成文而有字則必有義獨此一語釋之殊不易暢如謂不但見之于言則當云不啻自其口出而何以云如若謂不但如其口之所言者則當云不啻如其口出而何以云自今既云如而又言自又言其則傳注所云甚于口之所言皆粗疏成解而于經文不合釋文思義上言其心其者指一介臣而言此云其口其者指彥聖而言謂一介臣之好此彥聖有以深信而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神疏  
卷第三

誓

世楷堂  
藏板

誇美之不但如彼彥聖之自道其長也蓋人之知人恆不如其自知而所藏之美所通明之理唯自有之則言之皆真不啻若從其人之自道則所謂唯公知我勝我自知者也或疑苟為通明之美士方且恥躬不逮而何至自衒乃此所謂彥聖者亦秦之彥聖耳秦人夸大而好自譽觀小戎終南無衣等詩其踴厲自雄曾無遜讓之意其流風達于上下則有呂不韋著書而縣千金以誇其一字之不能易始皇勒石自頌謂古帝王皆莫已若沿至後世如東方朔之自稱

日可以爲天子大臣而袁盎朱雲班超梁鴻陳遵馬  
援楊震楊修李靖嚴武李泌杜牧寇準之流皆自許  
高達而無推讓不違之事則心有其美必自口出秦  
之彥聖如是而已又何疑哉

昭代叢書

彙集 尚書碑疏  
卷第三

夏

世楷堂  
藏板

尚書碑疏跋

近儒評此書謂紕繆者極紕繆如釋遯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以爲小乙以下當立盤庚之子武丁  
始而出遯以遠嫌繼而直逼先王故都以隱爲入繼  
之地蓋係父子密謀云云此非極紕繆者乎又謂精  
核者極精核如釋夏擊鳴球至庶尹允諧以爲皆韶  
樂之譜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  
鏞以閒搏石拊石八音之奏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  
在位羣后德讓詩歌之言也鳥獸踴踴鳳皇來儀百  
昭代叢書 彙集 尚書碑疏跋  
卷第三 夏 世楷堂 藏板

獸率舞庶尹允諧九舞之容也始乎人聲閒以八音  
成以舞箭韶樂之美善盡于此矣此非極精核者乎  
夫人之見解豈能無所偏倚惟學博而才大者其所  
論說必有詣極之處舍其糟粕而啜其菁華是在善  
讀書者壬寅六月吳江沈林惠識

尚

疋

書

二

義

慶



尚書義考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休甯戴震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義例

一今文尚書漢時博士所習以隸傳寫故稱今文史記儒林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此所謂今文者也伏生書無大誓劉向別錄云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

尚書義考義例

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據此則伏生所傳僅二十八篇大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是也而史記稱二十九篇者孔穎達云司馬遷在武帝時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孔氏此說得之朱彝尊謂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為二十九不知序與古文並出故孔臧言何圖乃有百篇非傳自伏生無疑今惟據二十八篇為

本

一漢時所傳之古文尚書許慎說文解字序論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彝鼎之文故稱古文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劉歆遺書太常博士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藝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云安國為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遺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尚書義考義例

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荀悅漢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十六篇者孔穎達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其卷除八篇故為十六又云鄭立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

篇穎達不知劉向班固所見爲真古文而以爲張霸之徒偽造史言霸所偽造乃百兩篇非二十四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四十八篇蓋二十九與十六合爲四十五漢書藝文志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增多百篇之序一卷缺武成一篇鄭康成云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是也古文藏於秘府故又稱中古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也以不立於學官故謂之逸篇劉向劉歆班固賈逵皆得見之成帝時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嘗詔選高

尙書義考義例

三

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宏諸人並傳古文然賈馬鄭雖注古文僅及今文所有者不注逸篇必逸篇殘缺失次不復能成讀其後遂漸亡矣

一馬鄭本皆有百篇之序合爲一篇其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穎達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今仍復其舊次爲一篇附於二十八篇之後

一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尙書孔安國傳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冲陸德明云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

能得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又云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孔穎達云晉世至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云王肅之注尙書其言多同孔傳如陸氏孔氏所言今之古文尙書及孔傳殆出於王肅猶之孔子家語出於王肅私定也肅欲奪鄭氏而

尙書義考義例

四

冀行其學故往往假託以爲佐證東晉古文增多之篇與十六篇異者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大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凡十六篇其餘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肅征湯誥伊訓咸有一德武成旅獒罔命凡九篇篇名雖同其文未必符合自宋吳棫朱子始疑之元吳澄明梅賾辨之尤力至閩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剖核明晰無庸更議矣今別爲一編附於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後庶幾不相淆雜

一今文古文傳本各異其東晉孔傳未出以前所引尙書皆古本也今於案語內論其異同得失而經文之



下則云某當從古本作某暨稱古本以明不必存今  
文古文之見至如堯典慎徽五典上二十八字今刪  
去別見後增多之篇內其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  
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以下分爲益稷顧命王  
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分爲康王之誥今仍合爲堯典  
皋陶謨顧命

一爾雅解釋詩書漢儒釋經多宗之則注內已見采錄  
如詩有毛傳鄭箋禮有鄭氏注並宜全載其文然後  
附以諸儒之說惟尙書無漢儒全注今經文之下卽  
取爾雅以存古義

一今文尙書歐陽和伯及夏侯勝夏侯建所傳古文尙

尙書義考義例

五

書膠東庸生及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所傳其本久  
亡惟見於經史傳注引今文作某馬鄭本作某而東  
晉古文與二十八篇同者雖有改易皆不出馬鄭王  
之本自東晉以來行之既久今姑就其書詳考各本  
異同訂其得失

一歐陽大小夏侯學惟許慎五經異義多載其說其旁  
見於他書者甚少賈馬鄭之注則猶可搜輯宋王應  
麟撰集古文尙書鄭氏注十一卷於鄭氏一家亦未  
能詳備又多訛舛且徵引之體不拘本文或因辨論  
所涉約略其意不得掇出冠以漢儒之名今但列引  
之者名氏或書名於上如陸德明釋文孔穎達義疏

以及史記集解等書內稱馬云鄭云而鄭注又單稱  
注云與兼言馬鄭或舉姓略名或姓名並稱之類各  
如其舊庶免掇拾爽失之病

一注內引先儒之說始見稱某氏某下係以書名次條  
以下惟稱某氏某日至孔安國傳雖晉人僞託大抵  
多襲用古注其與賈馬鄭王同者無庸重見惟刪取  
其異者次古注之後或亦古注所有特不可考耳不  
稱孔氏安國曰惟稱孔傳曰以別真僞書內所引多  
與今注疏本異者係從宋本校正

一古人語言文字多失傳以今人所知字義讀古人書  
往往扞格書自唐虞而下詩自商而下易始庖犧然  
有象而無辭與諸經皆自周而下故有書契以來莫  
古於尙書漢儒訓詁各有師承又去古未遠使其說  
皆存用備參稽猶不足以盡通於古況散逸既多則  
見者可忽視之乎故是編於各書所引歐陽大小夏  
侯氏說及賈馬鄭之注詳略必載古注語簡義精雖  
盡收不見其多至宋以來鑿空衍說載之將不勝載  
故嚴加刪汰

尙書義考義例

六

一數義各異者做許氏五經異義之意具列其說加案  
語折衷之以其人之先後爲次至轉相祖襲則惟載  
其創立是說者或後人因前說引伸或後之特見偶  
與前人合而語更詳明皆作小字附前說之下

漢書言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又許慎說文解字所引書與今本異慎自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所謂古文乃孔氏所傳之真古文非東晉以後所謂古文者也今於案語內並備論之

一是編雖備列異說意主於發明經義故案語內或折衷諸家聊出所見以明去取或諸家說皆未及則旁推交通以得其義

一揚雄法言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鄭康成書贊云三科之條以虞夏同科也孔穎達云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今定虞夏

尙書義考義例

七

書四篇商書五篇周書十九篇其篇第費誓在呂刑前據賈鄭舊次也

尚書義考卷一 堯典第一

虞夏書一

日若稽古 日當從古本作粵

爾雅粵于也若順也

後漢書李固傳注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

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

三國志三少帝紀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

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

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

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

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

尚書義考卷一

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

豈作者之意乎 孔氏穎達尚書正義曰鄭玄信緯訓

與之同功古之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

為天經無此訓 林氏之奇尚書解曰李校書推本古文書以日字為

越與召詰越若來三月同程氏云若稽古者史官之

體發論之辭也史官記載前世之事謂考古某人之

事為如此也蘇氏云史官之為此書也謂吾順考在

昔而得其為人之大凡如此其說比先儒為優然虞

書謂堯為古可也為皋陶其時尚存亦謂之古可乎

若從周官唐虞稽古之文以稽古為堯則下加日字

又為難說如允迪厥德皋陶之言也謂若稽古皋陶

日可也放動以下非堯之言而加日字則其義不行  
此說為難折故當闕之以俟知者

劉氏安世尚書解曰當為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  
所謂越若來三月是已

案發端之辭或言于或言爰或言粵聲義相近

說文粵于也審慎之辭周書粵三日丁亥據說

文粵為本字其作越或作日並六書之假借爾

雅釋詁粵于爰日也爰粵于也粵與日重出於

六書為疏爾雅釋言若惠順也若與如一聲之

轉惠與順一聲之轉說文如從隨也從隨之義

引而伸之為順為同篇內若字多矣皆相因無

尚書義考卷一

異解不得合曰若二字為發語辭召詰之越若

來三月越者發端語辭 徐鍇說文繁傳釋粵三

然後 若來三月則由二月順數之至方來之三

月也若字宜從古注稽古猶言考之昔者凡已

往則稱古昔盤庚篇謂前王曰古我先王孟子

書謂數日之間為昔者是也前史所注記後史

從而刪取成篇故發端言粵若稽古猶後人言

謹案云爾明不敢以臆見爽失其實也自漢迄

今竝誤讀粵若稽古帝堯為句漢唐諸儒以稽

古屬堯鄭康成訓稽古為同天於字義全非賈

逵馬融王肅皆為堯考古道而梅賾奏上之古

文尚書孔安國傳亦同孔傳本晉人偽撰襲取  
賈馬之注故魏博士庾峻引賈馬及肅而不言  
安國周官唐虞稽古又偽古文語與偽傳同出  
一說也宋儒以稽古屬史官而未明於粵若稽  
古四字句絕其下文帝堯曰放勳記帝名號也  
皋陶謨與堯典一例下文皋陶曰則直記皋陶  
之言也林氏疑於兩曰字由句讀失傳耳  
帝堯曰放勳勳亦同

爾雅勳功也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曰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  
傳聖曰堯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馬云放勳堯名

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

孔傳曰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蘇氏軾書傳曰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勳此論其

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

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皋陶為名允迺

乎

林氏之奇曰李校書曰放者大而無所不至也夏氏

書解曰堯功

動放於四海

黃氏度書說曰放古倣字放勳謂倣古而有其功也

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問曰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  
為名或以為謚何也曰陳氏謂觀師錫帝曰虞舜曰

格汝舜曰來禹曰棄曰皋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  
命之則舜禹當為名舜禹為名則堯亦名也檀弓曰  
死謚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謚惟論語曰予小子履履  
為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改為履此則  
不可知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古帝王皆以名

紀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

稱有諱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

載其君之名而不諱也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

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不敢名

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始有以十干

為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

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質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太甲

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

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

父乃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

尹曰惟尹躬及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是也多

言爾先祖成湯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

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

王曰武王而謚立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

而無號自商以下寢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盛者有

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公卿大

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

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為商人之稱陸淳曰史記然  
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諡者猶少其後乃皆有諡然  
王季已上不追諡猶用商人之禮焉

胡氏涓禹貢錐指曰記當時之言動君不可與臣俱  
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惟發書名則  
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諡貢

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  
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

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  
亦可謂之名閻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

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諡之名余謂名曰重  
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

尚書義考卷一

五

諡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

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  
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

其名曰履論語云于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  
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為號自上甲微始魯語

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  
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

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  
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為太

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彤日高宗  
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篇  
據殷本紀

為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  
序以為祖己訓高宗誤也 周人以諱事神死則制  
為諡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諡著焉文侯之  
命臣亦  
稱諡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誥伯  
禽唐誥皆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  
諡著者蓋  
史所追改

案曰放勳三字為句猶曰虞舜三字為句也放  
勳重華皆臣民推美之號猶湯之為美號也放

字之義林氏引李校書之說得之  
欽明文思安安思當從古本作塞安  
安當從古本作晏安

爾雅欽敬也  
陸氏德明日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  
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尚書義考卷一

六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  
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其敬明文  
思為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

孔傳曰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也  
林氏之奇曰下文黎民於變時雍方是安天下之所

當安者此謂安安者蓋言堯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安  
而行之非事於勉強修為若孟子所謂性者也朱子  
語錄

日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察然可觀而意思  
自是深遠安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  
言堯之欽明文思皆  
出於自然不勉強也

案後漢書馮異傳思唐虞之晏晏注引考靈耀  
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

之晏又第五倫傳體晏然之姿注引尚書考靈  
耀堯文塞晏晏據馬鄭本皆作文思而後漢書  
注兩引考靈耀一作思一作塞宜以作塞為正  
其作思者後人習見思罕見塞涉筆遂為思耳  
凡言德性明與誠盡之矣塞即誠也中庸曰道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蓋  
智者恃其明以為施諸行不失而其失多矣堯  
之德欽所以大其明也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亦誠之  
屬也文之以禮樂則學以進於純粹矣堯之德  
文所以成其塞也晏晏者形容其欽明文塞出

於自然也  
尚書義考卷一

允恭克讓

爾雅允信也克能也

蘇氏賦曰恭有偽讓有  
不克故以允克為賢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

案史臣稱堯之欽明文塞以晏晏形容之四者  
德之有於中者也見其晏晏然著乎外即孟子  
所謂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也恭讓皆在外而實本乎內故曰允曰克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光當從古本作橫  
爾雅說文並作光

爾雅枕充也格至也

孔傳曰光充也既有四德又信  
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表至

于天  
地

孔氏穎達曰界外之畔為表

案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  
傳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又班固西都賦橫被六  
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爾雅釋言曰枕頌充也釋文枕孫作光古黃反  
許氏說文解字枕字下云充也蓋古字枕與橫  
通用遂訛而為光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  
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云橫充也謂氣作充  
滿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  
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  
於天下鄭注云橫充也疏不知其義出爾雅史

尚書義考卷一

人

言堯之德橫被四表正如記所稱橫於天下橫  
乎四海也東晉所出之孔傳云光充也應是襲  
漢人舊解經之文義橫四表格上下對舉充盛  
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有人民故言被  
上下謂天地故言于詩周頌噫嘻篇鄭箋舉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二語疏引注云言堯德光耀  
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齊其明此所謂注或馬鄭王之注然  
以光為光耀則漢時相傳之本亦自不一蔡氏  
沈云光顯也又以被四表格上下對言之失古  
人屬辭之意

克明俊德俊亦通

爾雅駿大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孔傳曰能明

用之蘇氏賦曰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陳氏六賦書集傳或問曰或問克明俊德諸家皆以為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文言俊又俊民俊有德並是賢俊之德俊之為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非欺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己意非必盡與出處本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即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為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律相

朱子語錄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美與文王克明德同問堯典自欽明文思已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

尙書義考卷一

九

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

案夏小正正月時有俊風說曰俊者大也古字

俊駿通凡德行行事苟有所失則如日月之蔽

虧克明者言大德之昭顯無或蔽虧也大學明

明德之義本乎此以德行行事之大謂之大德

以人所瞻仰謂之明德其實一也陳氏引敬止

止字訓語助辭考之詩緝熙敬止對稱緝熙言

繼其光明敬止言敬其所止止字無從定為語

辭古人引詩書必無并其字義失之者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許氏慎五經異義曰九族今戴禮尙書夏侯歐陽說

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

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

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

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

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

玄孫凡九皆為同姓也謹案禮總麻三月已上服恩

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

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

人字猶繫姓明不與兄父為異族其子則不然昏禮請

尙書義考卷一

十

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

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

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妻是

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

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

言之如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尙書曰九族既睦鄭玄注云睦

親也孔氏穎達曰睦即親也章即明也

陸氏德明曰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

同孔傳曰以睦高

林氏之奇曰高祖非已所得而逮事玄孫非已所得

而及見若必謂非高祖玄孫之親但據其族繫出於高祖者則但本宗族亦何以爲九族哉朱子語錄問九族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氏謂如此只是一族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家姊妹之夫家子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族且從古注又曰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蔡氏九傳曰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內外之親

陳氏大猷書集傳吳氏曰九族者數之極凡王者於袒免之親同姓之國皆所當親也

王氏充耘讀書管見曰既字當訓盡如既用之既言無一人不親睦也

顧氏炎武曰爾雅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

尙書義考卷一

十一

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儀禮禮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禮記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

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

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

而異族者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左氏注疏

六年不知高祖之昆弟與玄孫之昆弟固可以相及

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

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春秋魯成公十五年

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欽在陸輿爲從

叔祖在紹熙爲會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

案古人宗族稱謂同祖而下曰世父叔父從父

昆弟同曾祖而下曰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

弟同高祖而下曰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昆

弟服制則同祖而下大功同曾祖而下小功同

高祖而下總世父母叔父母之期也加隆也爾

雅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注云同姓之親

無服屬明服之制止於同高祖而下也昏禮請

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鄭以總麻之服不禁

嫁女取妻明異姓不在族中據雜記云大功之

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

取妻父小功已爲之總者也昏禮以己上對父

尙書義考卷一

十一

下對子言之己小功之末乃可取婦於子實總

麻之服自子而數至族曾祖父不得爲三族矣

族曾祖父同高祖者也夏侯歐陽說謂五屬之

內爲一族指此鄭氏謂女子雖適人不與父兄

爲異族考之服屬姑姊妹之外有父之姑從父

姊妹及從祖姑姊妹適人者若姑姊妹女子子

別於五屬則無以該之儀禮總麻三月者列外

孫甥姑之子因姑姊妹女子子而及之爲九族

之三又列舅與舅之子此二者統於母之父姓

杜元凱獨舉外祖父則遺此矣又別從母及其

子爲二而遺五屬之內尤失之顧氏援爾雅於



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證異姓不得言族夫  
異姓之不得引為己族故就己而言則於母妻  
稱黨各就其族而言固各為一族合之有九也  
況堯典之九族該舉甚廣九族不必盡有服屬  
詳言之曰九族概言之曰三族周禮小宗伯掌  
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仲尼燕居篇曰以之閨門  
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三族承閨門言不遺母  
黨妻黨可知三族不虞之辭不過泛言在喜樂  
時本無庸拘泥至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  
五為九專以明上殺下殺旁殺之等論服制非  
論族屬顧氏謂高祖之昆弟與玄孫之昆弟固  
可以相及據五屬高祖之昆弟於己為親同姓  
若謂同高祖而下有為玄孫之昆弟者然皆服  
既窮戚既單使廣推及此又不得以九為限徒  
因以五為九之文附會九族而不知義各有當  
也

尚書義考卷一

三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平當从古本作便亦通  
作辯下平章平在對同

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姓裴駟集解鄭玄云百姓羣

臣之父子兄弟

後漢書劉愷傳注曰尚書曰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

別也章明也

孔傳曰百姓百官也

蘇氏賦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  
之望也方是時上帝皇之子

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陳氏大猷曰  
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得位  
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  
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  
林氏之奇曰平章者平章百官之職業而升黜之後  
世以宰相為平章事蓋出於此

朱子語錄曰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台天下  
民言之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同佛百姓之類若  
國語說百姓則多說百官族姓

蔡氏說曰平均章明  
也百姓畿內民庶也

案詩小雅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可證史記便  
章乃書之本文索隱云今文作辯章鄭所注者

古文其本亦作辯章矣詩小雅羣黎百姓徧為

爾德毛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周語百姓兆民

尚書義考卷一

古

韋昭注曰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  
語子期對昭王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  
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  
是為百姓注云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  
官也質有賢質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  
功則有官族若太史司馬之屬據此則百姓之  
稱周時猶不指民而謂唐虞時即以指民非也  
罔佛百姓語見偽古文不足引以相證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爾雅黎眾也時是也雍雍和也

林氏之奇曰於變者唐孔氏曰其萬國之眾人於是

變化從上子和云於者歎美之辭也蓋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與詩所謂於論鼓鐘之於字同當從于和之  
說時雍者孔氏云是以風俗大和程氏曰化成俗大  
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

案時雍猶言斯和耳萬邦君長亦在百官族姓  
之內故此遂言黎民凡在民上者欲其昭明民  
則能使由之不能使知之也至於從化而無乖  
戾可以觀治教矣

乃命羲和

陸氏德明曰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

四時孔氏穎達曰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  
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

尚書義考卷一

圭

周禮疏曰堯典乃命羲和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  
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氏和氏之

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

時官名蓋曰稷司徒孔氏穎達曰楚語少昊氏之衰  
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

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呂刑先重後黎

此文先義後和揚子法言曰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

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一

事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

言之鄭注黎為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

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

司地楚世家云重黎為帝嘗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嘗

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

正為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  
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  
以重黎為楚國之祖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

此是也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為北當云  
黎為北正高辛所命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  
林氏之奇曰唐孔氏謂羲和為氏族下云咨汝羲暨  
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王氏云散義氣以為義斂仁  
氣以為和日出之氣為羲羲者陽也利物之謂和和  
者陽也羲和即人之名安有陰陽仁義之說哉

陳氏櫟書集傳纂疏曰愚謂重黎自掌天地神民義  
和自掌四時作歷當是兩官紛紜之說不足泥四子  
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又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  
通掌

欽若昊天吳當從說  
文作界

許氏慎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曰春日昇天夏

尚書義考卷一

夫

曰蒼天秋日昃天冬日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云古

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昇天仁覆愍下則稱昊天自上

監下則稱上天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

堯命羲和欽若昇天總勅四時知昇天不獨春也春

秋左傳曰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稱曰昊天不弔時非

秋也鄭駁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

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

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愍下言之冬

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

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

稱之浩浩昇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  
昇天不弔則求天之殺生當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  
所為當順於時也此之求猶人之所事各從其主耳  
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昇天孔丘卒稱昇天不  
弔無可怪耳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當從古  
本作民

孔氏穎達曰二十八宿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  
各有中者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  
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  
也集會之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  
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

尚書義考卷一

七

以辰言之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  
其實同故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  
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以星辰為二者  
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此  
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于此注以星辰為  
一  
蘇氏軾曰歷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  
是也或曰辰三辰心伐北辰也  
林氏之奇曰辭氏云周建子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  
夏建寅人時也堯之所授為人事而已以建寅之月  
授之故曰敬授人時此說雖近似然改正朔始於商

時堯舜之世無三正之異故春秋疏舉鄭氏曰正朔  
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而以其說為不然謂古惟用夏  
正惟商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商命而用建子觀此  
說則辭氏之說亦不可用矣人時史記作民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當從  
古本作

爾雅寅敬也

周禮疏曰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  
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  
又命四子為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疏又曰分命  
仲叔注云官  
名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問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曰朱子言羲和即是下四

尚書義考卷一

六

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金仁山案尚書  
大傳舜巡四岳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  
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法  
無統矣說致確羲伯和伯官在國子中四子則分遣  
之測驗于四極之地羲伯和伯猶今監正監副四子  
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又古者太史  
職掌察天文記時政漢時太史公掌天官  
不治民而補石室金匱之書猶是在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  
之地名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今按史記堯本紀居  
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  
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鏡胡氏謂曰鏡古文鏡  
從夷則可讀為夷不當作鏡其作鏡者蓋後人傳寫  
之誤說文暘山在遼西一日嵎鏡暘谷也既在遼西  
則冀域而非青域辭士龍云嵎夷今登州齊乘因以  
前海州為禺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按封禪書秦始皇  
東遊海上祠齊之入神其七日日出主祠成山成山斗  
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章昭曰成山在東  
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有成山是也  
古相傳為日出之地謂羲仲之所宅在此頗近理然  
文登與萊州接壤禹既略嵎夷不應越萊夷而治淮

海是則可疑耳且朝鮮更在成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為得宜范史以東夷九種為嶠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命蘇定方伐百濟以新羅王春秋為嶠夷道行軍總管是亦以東夷為嶠夷也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為太史四海外景之所凡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輪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高麗即古朝鮮北極出地三十八度與登州同後世朝鮮為外國測景但可在登州堯時嶠夷為青域則賓徐音價馬云從也平馬作萃測景自當在朝鮮也

云使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蔡氏沈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鄭以作為生計秋言西成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  
宜言東生林氏之奇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耳非取於農作之義也推曾氏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蒹葭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為證此可以補先儒之失

尚書義考卷一

九

而天下明故稱陽谷陽谷嶠夷一也孔氏穎達曰據谷指其地名則稱嶠夷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邸而統之亦有時述職蔡氏沈曰嶠夷即禹貢嶠夷既略者也曰陽谷者取日出之義義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賓導秩序也平均次序東作之事嶠夷東表之地也

以務農也  
蘇氏軾曰禹貢嶠夷在青州又曰陽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明矣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居也

林氏之奇曰據孔氏云賓導也則音價者是與價相

之價同賓出日餞納日蓋將以候日晷之早晚以驗晷刻之長短也帝嚳心日月而迎送之即此法也陰陽四時之氣運於天地之間造化密移莫不有序平秩平在者蓋所以候其氣節之早晚如後世分定三十四氣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宅字古與度字通見周禮注等書者非一宅嶠夷之屬皆謂度日景於此

金氏履祥尚書表注曰帝堯以嶠夷正東方之景青境實跨有東夷胡氏謂曰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昔堯命義仲宅嶠夷曰陽谷蓋日之所出也是以九夷為嶠夷金說本此

尚書義考卷一

九

案周禮縫人注曰書度西以是例之鄭康成本當作度嶠夷度南交度朔方古音宅讀如度分四方測景故言度王肅釋宅為居遂不可通蔡氏以陽谷為所居官次之名尤非寅賓史記作敬道即其字義平秩史記作便程索隱引尚書大傳辨秩東作便即辨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陸氏德明曰殷馬鄭云中也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前書天文志曰昔黃帝創極漏水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晝有朝有禺有中其有哺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漢哀帝時改用晝夜百二十刻尋亦廢廢梁天

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  
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馬至  
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靈耀晝夜三  
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  
史造漏依古百刻為法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二年司  
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六十分  
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  
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  
法王氏蓬齋海集曰百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  
刻共六千分數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  
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刻將  
二十分零頭數以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  
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  
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  
昂星中舉仲月以統一時王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  
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  
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

尚書義考卷一

三

周禮小司馬疏曰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  
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  
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  
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孔氏穎達曰天之晝夜以日  
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  
為限日未出前一刻半為明日入後一刻半為昏損  
夜五刻以俾於晝則晝多於夜復較五刻古今應術  
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  
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分今太史氣候  
十五刻較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然今太史氣候  
之法則較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  
九刻半夏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  
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  
又于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  
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  
始請改之鄭注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  
減晝滿五刻不知馬融為傳已改之矣因馬融所減  
而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至反之  
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晝刻此其所以誤耳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朱子曰中星  
或以象言或  
以次言或以星言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  
星昂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  
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于兩次  
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

孔傳曰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  
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矣

賦曰殷當也

林氏之奇曰鳥火虛昂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  
正午之中星王子雍謂星鳥星火星虛星昂季月也  
蓋不知歷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求之所  
以不合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歲差之  
法乃歷家之所通知先儒未之思耳

尚書義考卷一

三

案古法晝夜百刻後代或改用百二十刻或用  
九十六刻或用百八刻取於分隸十二辰每一  
辰為十刻八刻九刻無奇零耳百刻之分隸十  
二辰也每一辰八刻二十分此二十分據五代  
會要謂之時正若一辰之中而分前四刻為正  
前後四刻為正後據蠡海集則分十分為初初  
刻在初一刻之前十分為正初刻在正一刻之  
前二法皆通其晝夜永短之故蓋由人所居有  
南北則北極赤道因而異勢于是日躔之發斂  
每日成一左旋之規在平地上下隨其南北不  
同就中土言之春秋分日值赤道其左旋之規

赤道是也與地平交于卯酉地平上下之度適均故晝夜平分冬至在赤道南其左旋之規外衡是也與地平交于辰申地平上之度少故晝短地平下之度多故夜永夏至在赤道北其左旋之規內衡是也與地平交于寅戌地平上之度多故晝永地平下之度少故夜短自中土而北北極去地愈遠赤道去地愈近則夏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上之度愈多冬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下之度愈多而永者愈永短者愈短至北極正當天頂赤道環地平如帶則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自中土而南北極去地愈

尙書義考卷一

重

近赤道去地愈遠則夏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上之度漸少冬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下之度漸少永短皆漸減至赤道正當天頂南北極皆適準地平則日躔雖有發斂而無永短又黃道交於赤道二分前後交之勢斜則發斂疾數日而差一刻二至前後勢近平則發斂遲半月而差一刻此隨時隨地永短各殊也古法晝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約計大致云爾據中土所見日出入晝長踰六十刻晝短不及四十刻也古又有以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合之五刻損夜以裨於晝鄭康成注儀禮云日

入三商爲昏疏以爲三刻凡言三刻言二刻半者亦約計大致云爾日未出前及日入後距北平十八度奇皆有光惟春秋分左旋之規卽赤道其度最廣昏明各分五刻冬夏至左旋之規其度狹則昏明分且非五刻之可限也至若人所居愈北赤道距天頂愈遠地平下十八度奇左旋之規以斜當其正遠踰乎十八度矣人所居愈南赤道距天頂愈近地平下十八度奇左旋之規勢漸正而與之等此昏明則分之亦隨時隨地各殊也大抵北極出地幾五十度則夏至夜半猶有光故唐書天文志言骨利幹居瀚

尙書義考卷一

重

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曠不暝夕照羊躔纒熟而曙又言凡晷差冬夏不同南北亦異今爲覆矩圖南至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自古論晝夜永短以南北里差言實始乎此又案日中宵中日永日短此分至之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舉昏見南方之星以知時節天左旋日月星皆右旋而北極爲左旋之樞以正南北赤道爲天之中帶以正東西以界南北左旋者東西旋也右旋者迤而爲南北旋也

月二十七日小餘不及三分日之一出入於黃道一終其行黃道之南謂之陽歷行黃道之北謂之陰歷日躔黃道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出入於赤道一終自春分至秋分日之發斂在赤道之北自秋分至春分日之發斂在赤道之南恒星或謂之列星或謂之經星古人分之爲四象爲二十八宿爲十二次凡二萬餘年出入於赤道一終近春分黃赤道之交古在赤道南者今右旋入赤道北矣近秋分黃赤道之交古在赤道北者今右旋出赤道南矣此日月星運而南北旋之驗也遲速不同其皆

尚書義考卷一

星

右旋則同以日言之夏至而後自北發南冬至而後自南斂北歲一南至一北至右旋之爲南北旋明矣有南北旋以成寒暑有東西旋以成晝夜昔儒惑於左右之名以爲日月與天皆左旋少遲則反右是知有東西旋而不察其何以南北發斂也又昔人所謂天者卽以四象二十八宿當之其言天左旋即指恒星而不知恒星亦右旋特其推移甚微六七年纔及一度仰觀不覺耳晉虞喜之言曰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始此稽諸載籍堯典夏小正所言

星象相近詩三百篇暨國語左氏春秋月令所言星象相近堯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流火宜在六月幽詩七月流火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則六月昏中暑退十有二月旦中寒退而七月初昏大火西流於星後一次故於時後一月然不聞古人疑之亦不聞古人謂之差而隨其世之推移表以不民非明知恒星右旋一同乎日月之右旋歟推步家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謂歲周不及天周所云天周亦指恒星言之以恒星譬之郵程日月譬之過客夫借

尚書義考卷一

美

恒星以紀日月之纏離可也謂日右旋歲歲於天有差非也黃道斜絡赤道半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春秋分日值二道之交冬至日值赤道南最遠是爲子宮之半夏至日值赤道北最遠是爲午宮之半春分卯宮之半秋分酉宮之半千歲之日至起子宮半歷十二宮而復起其所無毫末之差使未值赤道之南最遠不爲冬至未值赤道之北最遠不爲夏至未值二道之交不爲春秋分據黃道言日纏惡得有差古今節氣日所在之宿以漸而異由星右移故也黃道分十二宮與列宿分十二次推步家本未區別爲

二卽以星紀至析木十二次之名名黃道十二宮漢時未覺冬至日纏於宿度相差以其時節氣日纏所在分十二次大雪屬星紀之初冬至屬星紀之中故曰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此由不明二十八宿雖近黃道之星而日星各自運行也列宿十二次因星得名終古不變宋書大明六年南州從事史祖冲之曰次隨星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斯言足正十二次隨節氣中氣推移之謬矣黃道十二宮大雪于宮之初冬至于宮之中芒種午宮之初夏至午宮之中二十四氣各有定在亦終古不變所謂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者加於黃道十二宮斯至當不易古歷皆節氣過宮節謂兩節之間中謂一宮之中西域諸國推步日躔以中氣過宮冬至屬星紀之初小寒屬星紀之中故於冬至曰某日某刻日躔星紀之次則中氣居兩宮之間而節氣反居一宮之中名與實悖又龔用星紀至析木等名冬至日在析木之箕半二三度猶曰日躔星紀其宮界從中氣而定故僅差半次苟正中節之名使宮界從節氣而定則析木全改爲星紀十二次名義悉因之淆惑越四千餘年將東陸三次全改爲

北陸三次此由不知十二次之名起於列宿不可以名黃道十二宮也與漢時昧於日星運行所以失不同而其失則同左氏春秋玄枵虛中又言婺女爲玄枵之維首是婺女值玄枵之初虛值玄枵之中十二次宜準是遷之凡一規皆可分十二宮皆可以十二子名之十二子分奠四方亥子丑位北寅卯辰位東巳午未位南申酉戌位西是爲四方之定位十二次配十二子北陸三次星紀丑玄枵子蠆訾亥西陸三次降婁戌大梁酉實沈申南陸三次鶉首未鶉火午鶉尾巳東陸三次壽星辰大火卯析木寅自昔相配如是究其實丑配十二次星紀非丑配黃道冬至也冬至必建子月則宜爲子宮之半明矣天地之定位赤道居正卯正酉春秋分值二道之交非卯宮酉宮之半而何是故黃道十二宮宜順序十二月建以爲之定名西洋人又稱黃道冬至爲丑宮而春分爲戌秋分爲辰名義安在蓋不惟十二次之名不可龔卽十二次配十二子之名亦不可龔凡舉星象十二次及黃道十二宮名實之際所宜察也史記衡殷南斗宋均云殷當也又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張守節云殷當也當謂相當值



厥民析鳥獸孳尾孳尾當從古本作字微

爾雅厥其也

孔傳曰冬寒無事竝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

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也

案析謂分散而適野孳尾史記作字微孳字尾

微聲義通言字養其生之微者說文云字乳也

詩頌兮尾兮尾亦微也

中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爾雅申重也訛化也孔氏穎達曰禾苗秀穗化

孔氏穎達曰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

以夏無明都避敬致

尚書義考卷一

毛

史記索隱曰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

名南交即是交趾不疑也劉氏儼曰本言宅南曰交趾傳寫脫二字耳黃氏度

日案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

日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後世增益之也

林氏之奇曰南交孔氏云夏與春交王氏云南方相

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此說不然蓋南交即交趾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

趾則交趾之對幽都由來尚矣交趾在正南故曰南

敬致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其說不然周官春

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日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

者致日之謂也

惠氏棟尙書古義曰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謫司馬貞

本又作為云為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

作營為勸農之事棟案謫與訛古字本通毛詩無羊

日或寢或訛傳云訛韓詩作謫訛覺也說文引詩

民之謫言今正月詩作訛箋又訓訛為偽偽亦與訛

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偽索隱作為者古偽字皆省文

作為淮南天文曰歲大旱禾不為高誘曰為成也禾

成於夏故曰南為此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索隱本

是也

案惠氏引高誘注淮南天文證禾成於夏故曰

南為與孔穎達正義言禾苗秀穗化成子實同

一義索隱以耕作營為解東作南為非也周官

尚書義考卷一

毛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鄭注云致日景

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

有長短隋書天文志劉焯云周官夏至日景尺

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為景

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景正同

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無

典說明為意斷事不可依今交趾之州表北無

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

又載姜夔言地有遊氣故參伐在旁則其間疏

在上則其間數日晨夕近地故色赤而大無遊

氣則色白大不甚矣今考一歲之推步起冬至

而堯典致言於仲夏周官日至之景亦據夏至言蓋冬至日在赤道南去地平近夏至日在赤道北去地平遠近則遊氣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遠則出遊氣而上漸還其本體故冬夏致日於仲夏尤準古人因表景知黃赤道高下猶唐以來測北極高下也赤道距北極四分天周之一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則赤道高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則赤道下一度環地之周上應天周晉書天文志王蕃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由此言之天卽成圓大地又以圓體

尙書義考卷一

至

處其中故大圓之中心卽地體之中心人所居者地體外周猶卵黃之上也距中心爲圓徑之半古割圓術自圓之中心弧分之割圓周成弧背而得句股弧矢之用凡推算所得者皆據圓之中心與外周相應天之實象也測望所得者人居地體外周較諸推算所得隔地半徑於是差數又生焉凡爲差者數端致日所當知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鄭志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

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尙書舉中以言焉金氏履祥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

案十二次之名周人之文始舉之唐虞時仲春初昏適朱鳥七宿在南蒼龍七宿在東白虎七宿在西玄武七宿在北列星旋轉隨時不同本無東西南北之別其曰南陸東陸西陸北陸各以方位言者疑卽唐虞時據仲春初昏名之然則四象蓋辨自羲和而十二次首星紀殆因周時冬至日在牽牛遂以是爲紀之首十二次蓋周人所定矣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說曰大火者心也不必爲次名

尙書義考卷一

至

厥民因鳥獸希革

詩斯干疏曰堯典注云夏時鳥獸皮疏毛見孔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案革猶皮也於夏言希革於冬言毳毛鄭注得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

昧當從古本作柳

史記五帝本紀居西土曰昧谷集解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一作柳谷駟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兗山

陸氏德明曰饑馬云滅也滅猶沒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寅饒納日謂秋分夕月也

周氏縫人注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

仲度西曰柳穀疏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

兼有餘色故曰柳穀惠氏棟曰穀與谷通藏與穀二

注尚書從古文作味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違失

味棟案史記亦作柳谷此古文也鄭康成依賈逵所

奏定為味谷故虞氏駁之管子幼官篇言春三卯同

事秋三卯同事說文曰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卯古文酉卯為春門萬

物已出卯為秋門萬物已入一卯閉門象也柳卯

同字日出於陽谷入於柳谷西者隴西西縣之入兌

山一曰

孔傳曰味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味谷味谷

曰西則嶠夷東可知也饒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

尚書義考卷一

因事之宜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爾雅宵夜也孔傳曰春言日

秋言夜互相備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虛玄武中宿也

史記索隱曰虛舊依字讀而鄒誕生音墟案虛星主

墳墓鄒氏或得其理

厥民夷鳥獸毛毳

孔傳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林氏之奇曰于

器用也

蘇氏軾曰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案夷字之義蘇氏得之洗洗聲義相邇程子云

澤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爾雅朔北方也在察也

孔氏穎達曰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

長冬入隩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

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

室處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

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

尚書義考卷一

史記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索隱曰案山海經曰

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使和叔察北方藏伏

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

方也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

蘇氏軾曰朔易歲於此改易也禮十二月天子與公

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黃氏度曰北限沙漠荒茫幽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

方以為大界

案在察聲義通凡六書之假借依聲託事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詩七月疏堯典注云昴白虎中宿也

齊氏召南曰堯時冬至日躔所在術家多以意說宋  
何承天隋袁充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為近之唐一  
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昂皆以仲月昏中得其  
解矣

厥民隩鳥獸氄毛 隩當從古  
本作煖

陸氏德明日隩馬云煖也氄馬云溫柔貌

孔傳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避風寒也 林氏  
曰胡氏謂若如孔氏之說當作與字讀據陸  
氏釋文云於六及冬寒民集隱煖此說為是 鳥獸皆  
生與毳細毛以自溫

惠氏棟曰說文引云鳥獸毳毛云毳毛盛也毳古毛

字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云今文髦為毛古文尙  
書毛皆作髦

尙書義考卷一

案史記作其民煖氄茸與三字聲義通

帝曰咨女義暨和替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定當從古  
本作正

爾雅咨嗟也暨與也庶眾也績業也功也咸皆也熙  
光也與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疏曰堯典鄭注云以閏月推

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  
民時且記時事

孔傳曰而四時曰替釐理工官熙廣也

陸氏德明日十日為旬

孔氏穎達曰替即而也王肅云替四時是也古時真  
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皆秦漢之際假託為  
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概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替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日之一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  
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  
日也斗之所建是為中氣閏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  
無中氣故以為閏也 梅氏文鼎曰周天之度以十二  
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  
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  
節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為閏月乎若夫閏月則止  
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  
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並非兩辰之間也地

尙書義考卷一

盤周圖分為十二度首尾鱗次如環無端又何處設  
此三十度于兩辰間以為閏月三十日之指乎斗杓  
之星距北極止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為天頂而後可  
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  
之斗杓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古人以星象授人時  
若以歲差考之則於今日並相差一二旬矣然而各  
據其時之星象為之著令所以使民易知也而終未  
有言斗柄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  
也十二月建之  
非閏斗柄明矣

史記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與索隱曰日

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

十九日半彊月行天一而又逐及日而與會一年十

二會是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

六是每歲餘六日又六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

五十五日其實一歲惟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以成

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爲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爲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惑是也

蘇氏軾曰有讀爲又古有又通熙光明也

晁氏以道曰以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正開元方誤作定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爲一曆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經也

尚書義考卷一

七

言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爲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

案天及以日之平行爲準度也者行而過之之名日一晝夜右旋所過是爲一度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有六日故曰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發斂一終言之則三百六十六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而日行適一周天周髀算經及後漢永平中用四分法皆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經歲後世謂之歲周又謂之歲實者也卽以是爲天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後漢書曰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密計之實不及四分之一後漢書又曰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

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蓋月有晦朔弦望之節仰觀卽得古人因之以明民日月之行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七日小餘不滿三分日之一而月行適一周天日已離其故處二十七度有奇又必踰二日而後月始追及

尚書義考卷一

美

之日月同度是爲合朔其經月凡二十九日過半日於是定之爲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其多一日者餘分滿一日也十二月凡三百六十四日于經歲差十日有奇不及三年而差數之積滿一月凡物候以日躔發斂爲本故春夏秋冬從日而序古人分之爲八節爲二十四氣皆平分經歲以爲之限而寄見於月日某月某日冬至某月某日春分使冬至恒在十一月春分恒在二月時序乃正故曰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漢書曰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朔不得中是謂閏月後

漢書曰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此古人置閏之定法然日月在天皆非平行後漢書章帝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歷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嚴助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編訢李梵等十人逵論曰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梵統以史官候法考校月行當有遲疾宋書稱劉洪制遲疾法以步月行北齊書稱信都芳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隋書稱劉焯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唐書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食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至劉焯立盈縮躡衰術麟德歷因之更名躡差元史曰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期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以上史家所言步氣朔之法大致後代加密于前古人有平氣平朔而已平氣亦謂之恒氣唐麟德以來定朔之法既行而大衍歷議曰凡推日月度及晷漏交食依定氣注歷依恒氣夫定氣定期一也用定期而不用定氣者凡立法不出二端其一

尚書義考卷一

五

自然之限天定之也如日隨天而左以成晝夜其循黃道右旋則成寒暑月與日會爲朔相對爲望此當因天求合純乎天不參以人定期定望天象則然其一因乎自然復酌取中數以爲詳密之限人所定也如因晝夜而十分之或十二分之其刻漏則百分之因寒暑而分至啟閉八分之中氣節氣各十二則二十四分之此人爲之本宜以日數爲均如晝夜之辰刻不必拘泥夫天度者也古推步法謂朔數不滿三十日以朔虛中數踰三十日爲氣盈合氣盈朔虛爲月閏若定氣均分天度以步日躡度均而日數不均多或三十餘日少或二十九日有奇今時之冬月其定期最大者一月可容三氣遇節氣在望中氣一在朔一在晦必前後兩月俱無中氣既不可一歲再閏又不可置閏於此月之前不以後月爲閏亂朔不得中是謂閏月之例況古人言氣盈朔虛而用定氣又有氣虛也設謂皆可不顯惟一以天度爲準則物候之變以漸因乎日躡發斂論南北不論東西宜均分冬夏至相距之四十餘度以爲二十四苟均分冬夏至之距將節氣短長之差更甚不拘泥南北發斂之正以取均而徒拘泥其斜絡東西以取

尚書義考卷一

單

730

均亦失所據矣此用定期不用定氣所以行之久而未嘗有遷就之失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肩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

可乎

爾雅疇誰也時是也肩繼也

陸氏德明曰肩馬云嗣也訟馬本作庸

孔氏穎達曰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馬融鄭玄以為帝之肩子曰朱也

周禮疏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注云堯末時義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堯共工更相

尚書義考卷一

望

薦舉

史記正義曰鄭玄云帝堯肩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

孔傳曰庸用也誰能成庶績順是事者將登庸之放齊臣名肩國子爵朱名孔氏穎達曰夏王仲康之寶有肩啟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

許氏謙讀書叢說曰登庸未須便指曰禪位大意亦是欲授相職故放齊舉肩國之君蓋堯庭大事必咨四岳治水禪位是也而此但曰疇可見其輕重若朱是丹朱恐不必放齊舉

林氏之奇曰程氏謂堯老廣求聖賢以遜帝王之意故放齊以肩子朱對不與上文相連其說是也而王氏以若時登庸與若子采相對為言謂疇咨若時者咨順天道也蔡氏沈曰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疇咨若子采者順人事也此說則非疇咨若時者誰能順是登庸之任蓋將授以天下也

案若時史記作順此肩子朱史記作嗣子丹朱可為確解矣

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爾雅采事也都於也鳩聚也

尚書義考卷一

望

陸氏德明曰采馬云官也僝馬云具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共工水官名周禮疏引注云共工水官也

孔氏穎達曰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

孔傳曰驩堯臣名都於歎美之辭也共工官稱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也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

蘇氏軾曰方類也僝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其工也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滅也

林氏之奇曰曾氏云誠者天之道也汨沒其胸中之

誠故曰滔天審如是說則與下文浩浩滔天語意斷

異史記作似恭漫天則與下文滔天為一意然而洪

水之為害際天所覆滔滔在是謂之滔天可也象恭

云滔天其說有理而難通故齊唐以謂古者竹簡容

二十字自象恭至滔天始及一行故傳者誤書滔天

二字朱子曰滔天二字不可曉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案方讀為旁說文旁溥也遂聚斂也僞具也引

虞書旁速僞功僞與僕聲義通左思魏都賦僞

拱木於山林注云具材木是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尚書義考卷一

聖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赫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

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爾雅洪大也懷至也襄駕也俾使也乂治也兪皆也

圮毀也覆也載歲也

詩崧高疏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度積多闕義和之子

則死矣孔氏穎達曰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義和

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

馬鄭以為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官主方岳

義和皆死周禮疏曰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

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虞舜共工放

齊蘇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別釋文引馬

史記集解馬融曰蘇臣名禹父云禹父也

陸氏德明曰咈忿戾也方命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

音放異徐云鄭音異王音怡已也

孔氏穎達曰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馬融云堯

以聖大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

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蘇李願云堯雖德

明於上眾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

一切之求耳

孔傳曰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

稱焉湯湯流貌割害也言大水方為害蕩蕩言水奔

突有所滌除也懷包裹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

漫天蘇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

戾族類也言蘇性狠戾好此方命而行事輒毀敗善

尚書義考卷一

聖

類也異已也已退也言餘人盡已惟蘇可試無成功

乃退也

蘇氏軾曰太史公以義和為司馬之先以四岳為齊

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義和當以史為正湯湯蕩蕩浩

浩皆水之狀也水逆流曰襄異舉也舉而試之可以

治水而已無求其他

林氏之奇曰下民其咨與民咨胥怨同春秋外傳云

姬姜之肩出於禹四岳而曰一王四伯謂之四伯則

四岳為四人也章昭曰四岳官名掌四岳之事為諸

侯伯故曰四伯朱子語錄曰四岳管領十二牧者通

一人矣堯欲舉以九官十二牧為二十二人則四岳為

位不成是與四人



黃氏度曰有材而不知道逆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  
蔡氏沈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  
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  
而復強舉之之意劉氏三五書傳會選曰昇孔傳訓  
義廣韻訓歎也又列子楊朱篇  
何以昇哉張港注昇古異字

案方割之方亦讀爲旁溥也方命史記作負命  
方負一聲之轉張守節云負違也違負教命昇  
當從說文訓舉言且舉之試用或可而不可乃  
退古人語多省略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

爾雅朕我也忝辱也師眾也錫賜也俞然也諧和也烝進也格至也試用也

陸氏德明曰朕馬云我也異馬云讓也黃氏度曰易異象日以木

與火火出否不也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而木退也賢臣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謚

史記集解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

者人處我位統治天下之事者乎

孔氏穎達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禪位咨四岳使問羣臣眾舉側陋眾皆讓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鄭以師為諸侯之師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鄭玄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

孔傳曰異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也錫與也無妻曰齔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也傲慢不友言並惡也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也

蘇氏曰異受也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姦亂也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

林氏之奇曰瞽者無目人也蓋舜父名瞽瞍詩曰矇矇奏公則矇亦無目稱也以其無目故名曰瞽瞍猶云黑髻黑肩之類史記云盲者之子則舜父之無目也審矣孔氏說非也

也審矣孔氏說非也

馬氏驥釋史曰史記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大戴禮橋作矯橋牛父曰句望大戴禮望作芒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中無句望一世史記所敘黃帝以至三王皆同族異號舜亦黃帝苗裔蓋堯之羣從玄孫屬也先儒非之曰以堯舜為同族則二女之妻幾於嬪姓亂序路史據國語以為舜之系出於虞幕獨不祖黃帝余因是反覆詳究不獨舜不祖黃帝即顓頊亦不當祖黃帝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

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昭

注幕即虞左傳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

舜重之以明德是舜之祖幕審矣國語又曰幕能帥

顓頊者也左氏傳又曰陳顓頊之族也是幕之祖顓

頊亦審矣史記之誤由於輕信世本世本一書出於

之世次必多遺脫史記然如窮蟬以下諸名必非鑿

空增設再加以虞幕而幕亦未必即顓頊之子窮蟬

之父也國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蓋少

昊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然則顓頊之去

黃帝中間曠隔何得為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且顓頊

不知傳歷幾世而後高辛氏與將帝嚳上至黃帝又

尚書義考卷二

三

不止三世矣春秋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

識雜說不足深信然而足以補遷古者帝王一代之

與必建立名號至於世及相承則因之而不改太

世皆襲庖犧氏之號何獨黃帝之後世世殊稱也

哉漢書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則鯀又非顓頊之

子是夏之上世史有遺脫矣左傳稱高陽氏之才子

八愷高辛氏之才子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杜

注云皆夫高辛之苗裔堯未能舉是嚳堯亦非父子

相承或高辛氏歷世既久及則堯之上世史亦有遺

脫矣

案我其試哉之上孔穎達云馬鄭王本說此經

皆無帝曰史記於此作堯曰吾其試哉東晉所

出之古文尚書殆因史記之文加之耳舜祖虞

幕是以世稱虞氏馬宛斯論少皞顓頊帝嚳帝

堯其上世史皆失考足以祛疑解惑少皞顓頊

帝嚳非黃帝後堯及稷契非帝嚳後治經者不

可不知也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于媯汭嬪于虞帝曰

欽哉

爾雅刑法也降下也嬪婦也

鄭氏道元水經注蒲坂縣魏秦州刺史治太和遷都

罷州置河東郡郡南有歷山下尚書所謂釐降二

尚書義考卷二

四

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尚書所謂釐降二

女子媯汭也王肅曰媯汭虞地名馬季長曰水所出

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

流西注入於河

孔氏穎達曰以女妻人謂之女鄭云不言妻者不告

其父不序其正媯水在河東虞縣歷山西西流至蒲

坂縣南入於河虞與媯汭一地分爲二文汭水涯也

鄭云汭之言內也史記索隱曰皇甫謐云媯水在河

東虞鄉縣歷山西汭水涯也猶洛

汭渭然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媯水出蒲坂河東

南山按地志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

者媯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源合流出谷西注河

氏季宣曰媯水出州解縣至河中河東縣入河

大水也

陸氏德明日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納

孔傳曰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媯水之納使行婦道於虞氏也

蘇氏軾曰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使二女不獨敬其親而通敬其族

朱子語錄曰我其試哉至於二女皆堯言釐降至於虞乃史官之辭帝曰欽哉是堯戒二女之辭釐訓治釐降止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

案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史臣之辭女于時言于是女之史記云于是堯妻之二女是也古

尚書義考卷二

五

人便文倒句多如此媯水在今山西蒲州府南三十里因其兩源雙導後人遂以媯納二字分而名之蓋出於方俗之附會不足據證納說文水相入也既曰于媯納又曰于虞解繫不省者釐降堯治嫁事也嬪則為婦也公羊春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帝女下嫁蓋使媯納之諸侯主之禮或然歟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爾雅徽善也典常也經也揆度也時是也穆穆敬也美也

陸氏德明日微王云美也馬云善也麓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史記索隱曰穀梁傳云林屬於山曰麓是山足曰麓

史記集解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美德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賓為摯謂舜為上賓以迎諸侯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微五典以下是也

孔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麓錄也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有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尚書義考卷二

六

程子曰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

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五典克從孔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三焉惟孟子得之

蘇氏軾曰微和也或曰大麓泰山麓也古者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為暉以告天地故謂之禪其禮既

不經見而堯乃於未告舜禪之前先往泰山以易姓告代豈事之實也哉林氏之奇曰納于大麓所謂薦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說者以謂麓地名也即禹貢所謂大陸既作也又說者以謂麓泰山之足若梁父之類然經無明文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既

曰陰陽和風雨時既無烈風雷雨之迷錯其辭亦不願孫博士曰陰陽以散而生風至於烈風則陰陽之極也陰陽薄而成雷

陰陽亨而成雨雷雨則陰陽相成之極也陰陽之極多迷而不復常則為物之害聖人在上德足以當天心雖風之烈而雷雨不至於迷而害物則陰陽之不失其序此說相通矣時氏謂曰大麓之說不同曰泰山之麓者頗近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泰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言至祭而風雨不迷陰陽和調也朱子語錄問納大麓恐是為山虞之官曰若此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雖遇烈風雷雨弗迷其道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若是

舜主祭而乃有烈風雷雨豈是好事

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為患使舜入山林相

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蔡氏沈日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百里不喪七意為近之

案慎徵五典敷教於天下也納于百揆總百官

尚書義考卷二

七

也賓于四門率諸侯也納于大麓蓋嘗有巡行在外之時舉其所經所值一事言之古者山林荒遠之地易於迷失故易曰即麓無虞惟入于林中言就山麓而無虞人導之則將陷入于林莽之中迷不知所嚮也上三者德禮政教之顯而此尤足以見立德之本聖人之誠敬所存若滯於一端求之則非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弗嗣當從古本作不怡

爾雅格來也至也詢謀也底致也陟陞也怡樂也

陸氏德明日底王云致也馬云定也

史記舜讓於德不懌集解鄭玄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

史記索隱曰今文作不怡怡即懌也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懌也胡氏士行曰天地萬物之責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非具文之逸也

孔傳曰乃汝也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董氏鼎曰乃言底可績三載句朱氏升日訪問所行之舜讓于

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也

林氏之奇曰王氏云讓于德者讓有德之人也弗嗣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

許氏謙曰讓德弗嗣之下王魯齋先生謂堯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異位之際亦無丁寔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字乃此脫文也

尚書義考卷二

八

案舜讓于德蓋以己之德不堪為辭如岳之言否德忝帝位者史臣約略之但曰讓于德云耳

堯舜之讓本以天下為重任而其身無樂有天下之心既無樂有天下之心則堯以重任授舜

舜豈宜辭而不受如曰讓于有德之人則便當舉此人如岳之舉舜否則讓屬虛文聖人豈為之哉然必無不讓者臨事而懼之誠雖小節必恐其不勝況任天下重器而不為之變動恐懼

則非也是以至德猶懼德薄史臣記其授受之時不怡見於貌不怡也者惕然內變精誠外著也古字嗣怡聲同毛詩子寧不嗣音韓詩作不詒音亦怡嗣互出之證若以不嗣帝位為解則於聖人之仁以天下為己任聖人之心不以己為至德二者合而為一之極致與夫聖人之誠讓非虛文皆不可見且下文受終以承弗嗣亦扞格不可通矣此一字之誤關於至道者非淺小也

正月上旬受終于文祖

陸氏德明日王云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為文

尚書義考卷二

九

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大祖也孔傳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蘇氏賦曰上日上也受堯之終必於堯之祖廟有事於祖廟則餘廟可知王氏炎曰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也集解馬融曰上日朔日也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史記正義曰鄭玄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旬日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

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旬日即位乃

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是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

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正此

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

林氏之奇曰上日曾氏云所謂上辛上丁上戊之類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為朔日也受終而不言舜者蒙上之文也辭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從受者此論當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當從古本作旋機

爾雅在察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

星也陳氏大猷曰人有政耳天豈有政乎此但譬喻之辭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

史記正義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

尚書義考卷二

十

以視星宿蓋縣機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機窺衡以知星宿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而強也鄭玄云運轉者為機持正者為衡隋書天文志馬季長創謂機轉者為機其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孔傳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心與否也朱子語錄曰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未必然止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機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

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馬融云璿璣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

其中橫簫以璿為機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

法地第三日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日殺土謂填星也  
第五日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日危木謂歲星也第七  
日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曰七政也

尚書大傳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  
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璣是故璇璣謂之  
北極

案璇璣玉衡先儒徒據漢以後之渾天儀為說  
皆失之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  
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  
之違也渾天之器創於此三人遂以其轉旋名  
之曰璇璣以其中之窺管名之曰玉衡雖襲取  
古名非唐虞時所謂機衡也考之周髀算經謂

尚書義考卷二

七

赤道極曰正北極謂黃道極曰北極璇璣正北  
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璇璣者右旋之樞左旋之  
樞即論語爾雅之北辰隋書天文志謂之不動  
處者也右旋之樞環繞正北極晝夜一周而過  
一度冬至夜半起正北極下子位夏至夜半起  
正北極上午位春分夜半起正北極左卯位秋  
分夜半起正北極右卯位是為璇璣四游即吳  
太常姚信昕天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高者  
也璇璣順月建推移夜半所至用知日躔發斂  
而黃道之高下亦昭然矣衡橫也橫界冬夏至  
相距四十餘度之間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

準以設衡宜為衡者五外衡冬至內衡夏至中  
衡春秋分自內而外為之次五衡相距不均其  
於黃道得均分之限八日躔斂北入次四衡為  
春入次二衡為夏當其衡啟也日躔發南出次  
二衡為秋出次四衡為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  
七衡六間則當其衡為十二中氣當其間為十  
二節氣惜乎漢以來為渾天儀未能深考機衡  
本象使古者測天之器不傳釋堯典者因漢製  
附會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鄭康成以日月五  
星謂之七政其注尚書大傳又云七政謂春夏  
秋冬天文地理人事所以為政也司馬子長作

尚書義考卷二

三

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皆以為北斗七星三說  
參差非有明證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  
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  
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其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  
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其說得之五星至  
後代推測漸詳堯命羲和教授民時無取乎此  
即推之不失亦非正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此  
月並列稱七政乎天道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太  
智如日月食五星搶犯古人皆不豫推惟日月  
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變遷準是出政乃敬天時  
重民事也然則政之為言實人有政非天有政

甚明以人之有政論其一為歲之政分至啟閉  
如祭祀典禮登臺書雲物之屬是也其一為月  
之政如聽朔朝廟之屬是也既謹因歲月以明  
其節之大于是遂順時序而舉夫木火土金水  
五者之政如法制禁令協天時而布其事是也  
皋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堯典曰庶績咸  
熙庶績之熙也疑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得宜  
由順天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  
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

肆類于上帝

陸氏德明日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

尙書義考卷二

三

微宮天之最尊者

孔傳曰肆遂也程子曰肆遂也猶後

禮記疏曰異義夏侯歐陽說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

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

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書說史記正義曰五經

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鄭氏無駁與許同也鄭又以

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

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孔氏類遠曰詩云是類是

三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

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少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

社稷則為位是類  
蘇氏軾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何以知其然也以郊

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  
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  
禮成於一曰祀山川而不祀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也  
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  
地汾陰祀后土而玉莽始合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  
否而唐明皇始下詔合祀至於今者疑焉以謂莽與  
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  
于經矣

林氏之奇曰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所因郊祀

而為之蓋郊祀者祭昊天之神也非非常祭而祭告

尙書義考卷二

十四

於天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故謂之類黃氏鍾成曰

地郊祀祭之常也郊迎長日之至冬至祭之時也今

以攝告則非常也以正月有事則非時也然祀天之

禮不可以不備故依郊祀  
禮于六宗

許氏慎五經異義曰今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說六宗

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

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并祭之朱長升

注曰上下四方古尙書說賈逵等云六宗者天地屬

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

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

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謹案



夏侯歐陽說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  
祭三望言郊天祭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  
但祭其分野星其國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  
說同鄭駁云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  
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  
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以粢粢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  
皆天地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  
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

尚書義考卷二

五

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周禮大宗伯疏曰禮論王  
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  
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注尚書與此同張融注從  
鄭君於義為允續漢志劉昭注月令孟冬祈于天宗  
盧植注云天宗六宗之神六宗之議自代生及後代  
各有不同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  
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  
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  
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劉歆  
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月  
宗星宗岱宗河宗海宗也鄭玄云六宗星辰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維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於類則  
禮者非大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猶包山望何秩  
焉伏與歆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  
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  
為位玄之失也安國按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

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風  
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日月  
早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霜風  
雨之下時於是乎祭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祭者祀  
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  
也雪霜之災非天祭之可禱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  
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興故于學者未盡喻也且類  
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吳  
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光五帝於四郊四類四  
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  
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  
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  
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祭即祭法之所  
及周禮之所記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  
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  
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  
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  
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備修  
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于六  
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

尚書義考卷二

六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巡狩四方觀諸  
侯歸格于祖廟明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觀東后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一歲一義符契相合禮  
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禮  
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則三昭  
三穆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  
柴而實牲體然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  
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禮記皆天神也  
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兩日月并從郊  
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與周禮禮記皆天  
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目不同  
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  
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  
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  
據於所繫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存說難鄭  
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義眾未可知是虞書  
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  
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謂虞喜以祭  
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為六又不通禮更成疑  
味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謂禮更成疑  
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

可知也禮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爾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海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蕪祭之言也實蕪瘞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禮書不謂祀名斯隔周禮改燔音形兩異虞書致二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旁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燔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二星也燔燎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置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齋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祀以豬率以春秋之月

陸氏德明日禮王云絮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

駟案六宗義眾矣愚謂鄭說為長

案觀禮諸侯親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

尙書義考卷二

七

十二有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墨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子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西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廣于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司盟職曰北面詔明神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性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

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日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據儀禮方明之祀行之于合諸侯以春拜日夏禮日秋禮月與四瀆冬禮山川丘陵分之於四時出所為宮之門外行燔柴升沈瘞之禮而皆反配方明於壇蓋變堯典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者損益用之方明即六宗也漢書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是周沿于殷之證殷初宜承乎夏實上起唐虞矣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與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異然則大宗伯之六器禮天地四方即配方明所用六玉矣五經異義載今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說指上下四方之宗其說必傳之自古周人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而合諸侯又祀方明則唐虞之既類上帝又禮六宗事固相因者也

尙書義考卷二

六

望于山川孔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徧于羣神

史記辨於羣神集解徐廣曰辨音班駟案鄭玄曰羣神若丘陵墳衍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爾雅觀見也班賦也后君也

陸氏德明日輯五云合馬云斂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

為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

孔傳曰既盡班還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

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

侯與之正始蘇氏賦曰古者朝觀贊玉已事則還之

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

先後故日日見之不知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

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之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

劉氏徹七經小傳曰輯五瑞者收諸侯圭瑞還之王

府既月乃日者既正月之明日謂二月朔耳輯五瑞

必俟既月之明日頒之諸侯者以新歷數也

案日者擇其日之謂朝觀禮大待諸侯齊至然

後擇觀日史記所謂擇吉日是也言輯五瑞

則知諸侯咸至言班瑞于羣后則知同時觀而

班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爾雅河東岱泰山為東岳祭天曰燔柴漢書地理志

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

史記集解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積柴燎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

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岳名也柴者

考積柴燎也望秩於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岳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

男矣秩次也

陸氏德明日馬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詩周頌般疏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

後漢志注范甯曰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

故以東巡守也祭山曰燔柴積薪加牲於其上而燔

之也

孔傳曰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

明月乃順春東巡守岱宗泰山為四岳宗燔柴祭天

告至也

林氏之奇曰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故加歲一字於

其中蓋前一年羣後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考制

度於四岳非與觀岳牧頒瑞用在一年之中蔡氏沈

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

案岱宗應劭云宗者長也為五岳之長是也山

在今山東泰安府治北五里

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一死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爾雅卒已也終也復返也

陸氏德明日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同陰律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贊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

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孔傳曰復還也

子曰諸侯尊而贊重故已觀則復還其玉餘則否所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寶形言則器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

尚書義考卷二

五

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程子曰所至協正時

日同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巡守所至必

君臣所執圭幣皆使合理也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至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

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繪高辛之後用黑繪其餘諸侯皆用白繪周禮改之為纁也二生一死者贊羔鴈

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

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於文祖矣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如若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

劉氏敞曰如者同也五器者吉凶禮樂及戎器同之一制度也蔡氏沈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此九字

侍講曰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卒乃復者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

案五禮以周之吉凶軍賓嘉言者非也蓋不惟唐虞時未必分設此名此五者乃人事之經鉅

尚書義考卷二

五

細畢核委曲繁重豈觀於方岳下之頃所能舉而修之後儒兼以五器為五禮之器其器又何

以備稽哉當從鄭說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率羣后行之即所以修明之也時月正日布政

之大者正日謂正朔也律度量衡法制之大者公侯伯子男各依其命數之儀爵秩等威之大

者於巡守協之同之修之皆一時所能徧之大端不可使之或失者也下即言所執五等玉瑞

及諸臣所執幣物為贊其贊若五玉之器禮終乃還之以觀時禮儀所關故接修五禮之下觀

禮曰乃朝以瑞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

注云四器謂圭璋璧琮此器玉瑞互稱之明證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爾雅江南衡霍山為南岳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

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王制疏曰爾雅釋山霍山  
為南岳郭注云山在衡陽  
湖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瀟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  
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岳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  
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各非從近也  
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以漢武帝始乃名  
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如郭此  
言則南岳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  
武帝以來始徒南岳之神於廬江霍山耳爾雅疏曰  
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  
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  
衡山一名霍山也注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此據作注  
時霍山為言也此山本名天柱漢武帝移江南霍山  
之祀於此故又名霍山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山也

案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爾雅義考卷二

接衡陽及長沙府界水經注云山經謂之岫嶠

山為南岳也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爾雅河南華華山為西岳漢書地理志京兆尹華陰

故陰晉太華山在南豫州山

案西岳華山禹貢謂之太華今在陝西同州府

華陰縣南十里其西八十里少華峰勢相連

西京賦曰綴以二華是也九域志華山四州之

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當從馬鄭  
本作如初

爾雅河北恒恒山為北岳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上曲

陽恒山北岳在西北并州山

陸氏德明曰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輿本同馬本作如

初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五月不言初者以其

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

案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有上曲陽故城韓琦

岳廟碑曰恒山一名大茂山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陸氏德明曰藝馬王云禱也程子曰歸格告至于祖  
廟也止言祖廟舉尊耳

實皆告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

祭也孔子論巡守禮告於祖廟考

爾雅義考卷二

孔氏穎達曰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

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更復去林氏之  
奇曰一

年而巡四岳胡舍人尚計其地理考其日程而謂不

能周歷萬五千里若巡一岳歸至于仲月復往則一

歲周數萬里此必無之理也

孔傳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蔡  
氏

沈曰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言祖則考著特一

祖之所自出亦未有所考證也

案歸而告至事祖禱之道也藝祖當為舜之祖

以為文祖者非也前受終義繫乎堯故於堯之

祖此告至義繫乎舜於舜之祖審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爾雅庸勞也

陸氏德明曰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蔡氏沈曰五載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孔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也

程子曰自歲二月以下言巡守之事非是當年二月

尚書義考卷二

美

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每五載一巡守則一方之諸侯朝於岳下故曰四朝巡守非能徧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親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為治之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

劉氏敞曰五載一巡守者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其在畿內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特修朝覲之禮至于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服當朝三年荒服當朝四年綏服下諸侯畢見一朝一朝則天子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林氏之奇曰周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

不同耳胡氏既疑舜之時不能一載而巡守謂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所以四朝也五載之中一歲息駕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岳之下而未嘗朝於京師也五載一巡守蓋巡守於方岳之下而諸侯來朝京師則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三事也蓋荀以封建為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周東遷之後此禮皆廢於是強陵弱眾寡大併小而周道陵夷不可復振論者不探其本如柳子厚則以封建為不可行此蓋未嘗深考唐虞致治之精也陳氏大猷曰葉氏謂侯綏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周是一歲朝一服之侯也夫聖人詳內略外要荒之君政事尚從疏闊豈與侯綏之諸侯均責其四歲一朝乎周官止言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於四服記言四塞世告至正為此也孫氏謂甸服之君朝夕見焉故無朝覲之禮夫唐虞甸服不以封至侯服始有采謂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至謂侯服一年一朝則是服之間四年一朝也以綏服兩年一朝則是四年兩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則不及四年而朝惟荒服為四年一朝耳概之四朝之數皆不合兼要荒必無四年一朝之理

尚書義考卷二

美

案鄭氏說一歲周於四岳之下謂之一巡守而分四方諸侯以四年徧來一朝謂之四朝不可也况禹貢之甸侯綏要荒五服必唐虞相承之制以定朝貢之節而甸服外之百里始為卿大夫采邑未有諸侯其外之百里男邦又其外之三百里諸侯此於京師不出千里雖歲一朝尚不為數綏服分內之三百里揆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於京師踰千里又其外要服荒服益遠矣周官大行人職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夷服鎮服蕃服也周官經言方則面二百五十里周之侯甸當禹貢侯服男采當禹貢綬服衛要當禹貢要服夷鎮當禹貢荒服然則禹貢之侯服周且分一歲二歲矣綬服分三歲四歲要服分五歲六歲而荒服世乃一見者也豈唐虞不分遠近為等差不然矣意羣后四朝特以侯服言之此外別有年限略而不言也上記攝帝位之初巡守至方岳下因舉歲一朝之諸侯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義考卷二

毛

之法本非於此詳言制度故不備舉敷如敷求之敷徧也故史記作徧告以言庸如功庸之庸國語曰無功庸者不敢居位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爾雅肇始也濬深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

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

閩氏若璩曰青之分而為營也不獨以地廣

實以吏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於是為

十二州也程子曰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

後鄭立曰更為之定界治水害也

孔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之以為其州之鎮

程子曰封十有二山蓋表其山每一州之鎮耳蔡氏沈曰加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且會稽之類

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孔氏穎達曰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

禹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不可知也陳氏棟

位之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十有二師則舜世分

九州為十二州審矣左氏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

貢金九牧則至夏禹之世又

并十二州為九州亦審矣

蘇氏軾曰封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

之奇曰洪水既平之後封殖其山而加樹藝焉凡十

有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如九州刊旅謂凡九州之山

皆得刊木而旅祭也陳氏大猷曰王氏說封山則村

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米不可勝食張氏推其說以

為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如何曰肇州封山濬

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虞衡之職不

應言於肇州之後若以為王道

之始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案周禮有并州幽州爾雅有營州孔穎達以為

職方爾雅州名必因於古是也濬古字通說

文浚深通川也分州表鎮通川蓋舜初攝帝位

時事此與巡守類敘極極與象以典刑類序其

實因縣功用弗就故舜有濬川之政極極與禹

斷非一時縣既極禹未興舜必慎求其人而後

得禹計舜即位後命官禹作司空未數年故仍

勉其平水土前以司空治水後以百揆治水也

舜攝二十八載而禹治水時方娶是縣過在羽

山禹之年甚幼固顯然者方縣死憂在洪水

有浚川之政及後之命禹治水兩不相蒙濬川

尚書義考卷二

美

者舜救一時之患舉禹者舜定萬世之安禹治

水舜既分十二州矣故曰州有十二師而作貢

又在後復別為九州時有所宜各從其宜而已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當從古本作謹

爾雅典常也經也怙恃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

有其象無其人也流放宥寬也一日幼少二日老耄

三日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朱子語錄問五刑吳

如所謂不孝不弟之刑曰此是亂說人有罪合用五

刑如何不用困學紀聞云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

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五流以有

三苗之劓剕剕剕宮大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

墨劓剕宮大辟官刑為辨治官事者為刑蘇氏賦曰

而末入於刑者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黃金贖

罪坐不戒慎者鄭玄云朴槓楚也朴為教官為刑者

道業則捷之書裁為人作患者也過失雖有害則

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殘賊則用刑之孔氏曰春

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蘇氏曰易曰無妄行有言言

也恃惡不悛以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

謚靜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有三宥也

史記正義鄭玄云三宥一日弗識二日過失三日遺

忘也

周禮可刑疏鄭止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贖

此之謂九刑者

孔氏穎達曰鄭玄曰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

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言有五刑則正五

刑見矣

孔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孔氏穎達曰

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五刑雖有常

本情然後斷決使不越法管過災害肆殺賊殺也

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也程子曰

刑象罪之輕重立為常典管謂過失入於罪者災謂

非人所致而至者赦除釋之也管者肆之災言赦之

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於其情而緩之

耳災非由人宜加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

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

刑使不得為人害也是賊刑也

蘇氏賦曰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

犯黃氏度曰象者像也像其事也刑作五流之法以

有五刑之輕者墨薄刑也其宥乃至於流乎曰刑者

終身不可復而流者有時而釋不賢於刑之乎過誤

而入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蔡氏沈曰據此經

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

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

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林氏之奇曰王氏云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

法象魏是也此說比先儒為長蓋王者之法如江河

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避之周官司

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



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則唐虞之象以典刑之意也而說者多以象刑為畫象其說出於大傳與漢帝之詔辭氏又論世俗以為畫衣冠異章服為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與此說有理

案象刑之義林氏所論當矣蘇氏謂過誤而入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此與肆其胥者之亦屬過誤何一入金一緩縱歟馬融以為意善功惡坐不戒慎是準是論刑不得謂之過誤而意雖可原宜以不戒慎罰之金者也罪與人同意與人異乃入於此青本自責惜其義為一時迷謬得過之名災本天災絕無因而入於罪屏

尚書義考卷二

三

斯名為災故書則肆之災則赦之有恃而犯為怙長惡不悛為終春秋傳叔向之言曰殺人不足為賊此三者皆必刑詩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諡以諡我毛詩訓溢為慎義出爾雅而溢慎諡爾雅又皆訓靜故史記云惟刑之靜哉謚之為靜雖爾雅正訓而諡刑為慎刑義尤切至

流其工于幽洲放驩堯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洲當從古本作州

陸氏德明曰王云三苗國名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

忍刑之林氏之奇曰殛鯀于羽山說者多以為殺之之罪果在所當殺則直殺之矣何必殛之羽山洪範所謂殛死者正如後世史傳言既之也太祖皇帝讀書歎曰堯舜之始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三苗國名也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苗裔也三危西裔也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程子曰流者水流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殛則誅死之也

孔傳曰幽洲北裔水中可居曰洲也崇山南裔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饗三危西裔也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也羽山東裔在海中也孔氏穎達曰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日幽州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三者所居皆言山名其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

尚書義考卷二

三

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南嶺之南也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鄭之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堯舉其工則堯為堯亦可知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內兩洪亦可知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內兩洪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襄三十一左傳云殛鯀而禹與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而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丑與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故薛氏季宣曰三苗舊說為岳州地蓋以吳起所稱洞庭彭蠡與韓嬰衡山進之羽山三危皆見禹貢幽州今燕雲路舜十二州之一也崇古嵩字漢世嵩高猶曰嵩高今交趾驩州及澧州澧陽縣鄂州崇陽縣皆有崇山稱放驩堯之地皆傳會之說耳

案幽州史記作幽陵又稱顛頊四方所及北至於幽陵幽州之名或起於幽陵矣今順天府密

雲縣東北塞外有故其城括地志作龔城於秦漢屬漁陽郡崇山今在湖廣澧州永定縣西漢武陵郡充縣也三苗吳起所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是也今爲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三危黑水所經後人以古瓜州之山當之謂之三危山在今嘉峪關外漢敦煌地左氏春秋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不言三苗而敦煌之水不得入南海今所謂三危山者其下亦無水以當黑水則三危宜近怒江今怒江實古黑水也羽山在今登州蓬萊縣東南三十里古萊夷地寰宇記縣南有縣城四罪皆流耳說文殛

尚書義考卷二

三

殊也漢詔曰骨肉之親絜而不殊言明於仁恩而不離絕是極即離絕之謂古人一事累言之往往變其文後人因字附會求罪之重輕非也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爾雅殂落死也林氏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故謂之殂體魄降於地故謂之落父爲考母爲妣遏止也密靜也

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年而老今史記各本皆作二十一年而老字衍今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孔傳曰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十七歲也孔氏穎達曰案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爲歷試二年故

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以此計之惟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也蔡氏沈曰堯十六即位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入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王氏天與曰邵子皇極經世紀堯甲辰年即位癸丑徵舜登庸乙卯遜於位至舜二十八年乃殂落通在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黃氏度曰臣位一百零一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駟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巨隴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二里郭緣生述征記云城陽縣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澤縣本漢城陽也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志云雷澤縣本漢城陽也案古字密謚通詩夙夜基命宥密賈誼新書引

尚書義考卷二

三

作宥謚說文云謚無聲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爾雅元始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爾雅詢謀也

詩緇衣疏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金氏履祥曰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王氏充菽曰詢于四岳非謀治於四岳之官蓋咨詢皆命官之辭作書者變文錯綜用字耳下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即四岳職事若以詢四岳非命四岳以職事則後面總命二十二二人無乃欠一人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

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

孔傳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也廣視聽

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陳氏大猷曰明四目達四

皆無壅

於上耳

案四岳總四方之諸侯鄭注以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為其職得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爾雅咨謀也柔安也邇近也惇厚也任佞也率循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

孔傳曰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也元善之長

也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佞人斥

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蘇氏軾曰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懷遠者使與近者

相能

林氏之奇曰此則咨在外之十有二牧也李校書曰

能者耐也古者能耐同字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

其意蓋以能邇為耐邇者若俗所謂忍耐得事恐亦

不然謂能邇為居上以寬者亦非也某竊謂惇德允

元而難任人此能邇之道也德者有德也元者善人

也曰惇曰允厚之信之之謂也難者過絕之使不得

進也自古蠻夷所以敢憑陵中國者皆由守土之臣

不能用寬厚長者之道行優游寬大之政以忠信鎮

服蠻夷邀功生事開邊鄙之隙者眾也

案詩大雅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仰也安遠方

之國順仰其近者釋文云能徐云毛如字鄭奴

代反如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

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亡難見疏

云謂順適其意也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

方也今以聲義考之能而如若一聲之轉後漢

督郵斑碑柔遠而邇易利建侯而不靈釋文云

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

一家注云耐古能字疏云亦有誤不安寸直作

而字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爾雅若善也順

也蓋柔有使之馴伏意能有與之調善意下敦

德允元對文則柔遠能邇之為對文明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時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爾雅宅居也亮導也右也采事也惠順也時是也懋

勉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奮明庸功也鄭玄曰然其舉得其

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鄭云時

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

周禮疏堯典伯禹作司空鄭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

陸氏德明日懋王云勉也馬云從也  
孔傳曰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亮信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蘇氏賦曰奮立也有能立功光堯之誰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也稽首首至地也

林氏之奇曰爾雅左右亮也以是亮有輔相之義亮采者輔相朝廷之事疇如九疇之疇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蔡氏沈曰亮明也一說亮相也舜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也時氏瀾曰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

尚書義考卷二

美

案百揆於百官之事無不統禹以司空治水舜謀百揆之官皆以禹方為司空對故舜則舉其所為未竟者命之終事考國語諸書內而百僚外而羣牧皆佐禹治水者禹治水總百官可知亮采史記作相事即其義也古字疇儔通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爾雅阻難也后君也朱子曰后謂有部之君所謂時是也  
陸氏德明日阻王云難也  
詩周頌思文傳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史記舜曰棄黎民始飢集解始疏曰舜典注云祖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眾民厄於飢汝居稷官播蒔五穀以救活之周禮疏汝后稷注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播敷也  
史記正義曰播時謂順四時而種百穀  
孔傳曰播布也眾民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也

尚書義考卷二

美

案阻之義為難為厄時當訓是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史記集解曰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五常也馬融曰五教五品之教孔氏穎達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行乃為五常耳文十八年左傳曰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蘇氏賦曰以此教民必寬而後可重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為偽陳氏大猷曰敷有宣布二義宣謂開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教  
孔傳曰遜順也

林氏之奇曰五品五典之教皆言人倫也竊謂左傳

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為盡

案鄭氏注辯章平姓為羣臣之父于兄弟國語

言百姓亦云王公之子弟韋昭以官族釋之蓋

百官即拔出其中故欲其昭明欲其親愛遜順

此黎民所視之以從化而無違戾也父子君臣

夫婦昆弟朋友有尊卑少長之差故稱五品孟

子之言親義別序信則五教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集解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馬融曰士獄官

之長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

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

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

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

罪能使信服之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

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周禮司寇之屬

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

訟獄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

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魯語云刑五而已大刑用甲

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笞薄刑鞭朴以威民

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其所言三

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

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

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

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

當數甸師也又市朝與所不得合以為一王肅云惟

明其非能使之信服辭氏季宣曰禮大刑用甲兵則

亦頌於士師也

周禮司刑疏舜典云寇賊姦宄鄭注云強聚為寇殺

人為賊起內為姦起外為宄御姦以德御宄以刑

禮記王制疏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鄭注云宅

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

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箠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

至于四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

孔傳曰猾亂也士理官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

也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

大夫於朝士於市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

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林氏之奇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州之內蓋

有蠻夷與吾民錯居境內冀州揚州之島夷青州之

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是也王氏云行刑者

或就重或就輕或就輕重之中此之謂三就流者或

居遠或居近或居遠近之中此之謂三居此說為善

蓋教皋陶原情而定罪耳此所貴於惟明克允也

黃氏度曰服言罪各有狀使服其刑呂刑上服下服

是也五刑以輕重為三等曰三就就猶成也成其罪

也大辟重宮剕次之墨劓又次之刑有五流而宥之

亦有五若今所謂加役牢城不刺面之等當時宜有

其名也而亦以所居遠近為三等曰三居

朱子曰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

其墨劓刑既非死刑則就僻處當風必致殺人聖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三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言爲差

孫氏覺曰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陳氏曰夏氏謂惟明則能原情定罪得其允當

應氏鏞曰刑與事稱之謂服就者獄辭之成者一就之不足而至於再再就之不足而至於三謂三就也

易曰革言三就豈非參錯審訂省其已成之說乎周禮有三刺三赦三宥之法王制三公以獄之成告於

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蓋雖後世斷刑尙有三覆奏五覆奏者況隆古之盛乎

尚書義考卷二

聖

案服謂服罪之實狀也宅史記作度謂流有等差審度當其輕重也就居以處所言者近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其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爾雅諧和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工謂主百工之官也共工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

孔傳曰垂臣名也共謂共其職事及斯伯與二臣名也

蘇氏軾曰諧宜也王氏充耘曰禹讓稷契皋陶而用稷契皋陶伯夷讓夔龍而用夔龍故皆不言汝諧是聽其讓也益讓朱虎熊羆而未嘗用朱虎熊羆垂讓及斯伯與而未嘗用及斯伯與故

各言汝諧言惟汝可以宜此職耳

林氏之奇曰禹讓稷契皋陶三人也則曰讓于稷契暨皋陶伯夷讓于夔龍二人也則曰讓于夔龍此之所讓與禹正同然中加暨字則其爲三人也無疑矣

及一也斯二也伯與三也朱子曰及以積竹爲兵建以其所能爲名及斯

豈能爲二器者與

案及斯暨伯與當從林氏說爲三人此三人應是工官之佐仍各居其官可知汝諧者與其佐協和在官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尚書義考卷二

聖

當從古本作禹曰

史記集解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名孔氏穎達曰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

孔傳曰上謂山下謂澤朱虎熊羆二臣名也史記案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

林氏之奇曰朱虎熊羆據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伯虎仲熊虎與熊既爲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爲二人矣

蔡氏沈曰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朱博士云及斯伯與三人也故言暨以別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暨此說爲善

案朱虎熊羆當從林氏說為四人史記云舜曰  
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亦以汝諧之云  
該及其所薦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爾雅夙早也寅敬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  
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主秩次尊卑

孔傳曰伯夷臣名姜姓也孔氏穎達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林氏之奇曰國語以姜姓為四岳之後又以為伯夷之後韋昭遂謂即四岳繼

尚書義考卷二

聖

云卷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按之人情決不如此則伯夷之為姜姓雖先儒有所據而云宗尊也主郊廟之官也孔氏穎達曰此亦未可信蔡氏沈曰典主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之大宗伯也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王氏天與曰夏氏曰宗如宗主之宗故長子主器謂之宗子秩宗云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是禮彼實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都宗人家宗人夔龍二臣名也

案周始分吉凶軍賓嘉為五禮唐虞時統名天地人之禮耳此三禮者五禮畢具其中鄭康成禮論曰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是也伯夷四岳何必不皆姜姓林氏疑之未當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爾雅永長也

陸氏德明曰王公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史記集解鄭玄曰胄子國子也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神人以和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馬融曰正直而色溫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孔傳日子謂天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倫

尚書義考卷二

聖

理也陳氏大猷曰譜是眾音和協倫是各音條理蘇氏軾曰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患傲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為中聲是謂聲依永

案聲律皆所以均節高下之度數也歌以永長其言而五聲隨其鉅細所中故曰歌永言聲依永也律則準聲之鉅細調和之使成節奏故曰律和聲凡作樂以人聲為本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應之

夔曰八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蘇氏軾曰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絲髮於此獨稱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劉氏附曰益稷之末又有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然則舜與之末衍一簡也何以知之邪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爲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爲也時比謂曰或者以爲簡脫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蓋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子擊拊之際百獸尙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案蘇氏劉氏以此條爲簡編衍誤得之然史記於此命官亦載夔之言則漢初已訛舛矣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爾雅殄絕也震動也震驚懼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

尙書義考卷二

聖

眾臣使之疑惑

孔傳曰聖疾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眾欲遏絕之也納言喉舌之官也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也

蘇氏軾曰絕行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

陳氏櫟曰愚謂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在於允當如後世批勅之官庶於朕命二字明順

案周禮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云殄病也絕也讒說殄行謂足以傷病人之德行舉其爲害之實也出納朕命不得專爲聽下言納

於上詩大雅烝民篇日出納王命王之喉舌鄭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然其官名納言且告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是讒說之可畏欲其審察下言不惑於讒說然後出納上之命出者出宣之也納者入陳之也蓋上之命既允則直出宣之上之命未允則必入陳其當否歸於允乃出之故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陳氏謂如後世批勅之官得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史記集解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

尙書義考卷二

果

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勅命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爰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

蘇氏軾曰堯欲使巽朕位則非四人明矣二十二人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爲四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日以答之訪者一而答者眾不害四岳之爲一人也亮弼也

林氏之奇曰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



言二十二人者蓋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居九官之列者不得而知也

案二十有二人皆主達官言之故不數爰斯伯與及朱虎熊羆蘇氏以四岳一人合十二牧九官適二十二人得之四岳百揆皆官名必無命百揆而不命四岳者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是就其舊職詢之咨之國語曰咨親爲詢殊其文以別異之非不命以職事者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爾雅績事也業也功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

尙書義考卷二十一

聖

乃復分析流之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

孔傳曰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蘇氏軾曰苗之國在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國也而竄之西裔必竄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大成而苗民猶不服故分北之

惠氏棟曰分北三苗北讀爲別北六字相似說文于

八部曰六別也又卅部曰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達傳古文尙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尙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棟謂北字似別非古別字又北與六異不得言北爲別也虞翻皆失之苗本一也分別流之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三苗分三危之地亦因分別而言蓋依三居之法離絕之使不得通也

案前言竄三苗于三危此言分北三苗皋陶謨言苗頑弗卽功皆兼其君民言之三苗應是同一地而其別有三仍分三處竄之危蓋地名分其地爲三故曰三危後人以卑羽山三峰傳

尙書義考卷二十一

聖

會三危之名於黑水遠矣分北者未竄之餘民弗卽功者分別之使各隨其君也蓋其頑亦可矜徙之不使居舊土而已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爾雅徵召也陟陞也

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潘潘今上谷也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

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史記正義曰補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嶺南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城是也黃氏度曰家孟子舜卒於鳴條在安邑則舜故都也舜葬與堯有不同者舜世禹雖攝政致令猶自舜也故舜葬巡守陟四方高山祭天觀諸侯謂之陟方頌曰陟其高山後世緣此謂之登封謂之升中韓氏李直曰書傳多稱舜南巡守而崩于蒼梧九疑惟孟子以爲舜老而禹攝政尚何南方之守且南方地韓子以爲舜老而禹攝政尚何南方之守且南方地下不可謂之陟方稽於呂孟之書其說當矣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舜後虞國在應天虞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邱負夏今兗州之瑕丘則蒼梧不在南也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今二妃墓在蒲坂

孔氏穎達曰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尙書義考卷十一

舜

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孔傳曰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

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

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蘇

賦曰爲民者三十載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爲

三十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卽位蓋年六十二矣在

位五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歲者以爲舜巡守南

方死於蒼梧之野韓愈以爲非其說曰陟方者猶曰

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爲陟方

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爲經文此說爲得

之林氏之奇曰陟方者猶云升遐也乃死謂升遐而

死猶云帝乃殂落也揚子曰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

陟方乃死文勢正同蔡氏沈曰韓子曰帝王之沒皆

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

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言方乃死者

所以釋陟爲死也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

案陟方朱升注旁云巡守而升方岳於義爲近史記云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與禮記合孟子所言多戰國時異說不必爲通證

尙書義考卷二

尙書義考卷一

辛

尚書古義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三

吳江 沈懋德 翠嶺 輯

尙書古義

元和惠棟松崖著

鄭康成書贊云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尙書尙者  
上也蓋言若天書然尙書緯璿璣鈴云因而謂之  
書加尙以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尙書夏書其次商  
周之書則尙字爲孔子所加信矣孔穎達爲僞孔  
氏作正義詆鄭氏之說以爲伏生傳書始加尙字  
其說非也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尙書古義

卷三

一 世楷堂 藏板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鄭康成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  
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孔安國曰若順稽攷也能順  
攷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此說本賈侍中 安國傳晉人所傳托  
諸孔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尙書帝問曰鄭元云  
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  
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  
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  
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攷古道以洪範言

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  
之大美在乎則天順攷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  
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  
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  
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當時堯典發篇  
聚訟若此宜後世異說之紛紛矣

欽明文思安安尙書攷靈耀云放勳欽明文思晏晏  
鄭康成注云寬容覆載謂之晏亦正云晏晏溫和  
也棟案春秋齊景公安孺子古今人表作晏孺子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尙書古義 卷三 二 世楷堂 藏板  
是安與晏通釋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  
也

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尙書大傳作辨章 索隱云今文作辨章  
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辨說文云采辨  
別也讀若辨古文作平與平相似于部云古文平  
作采孔氏襲古文誤以平爲平訓爲平和失之辨  
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云古文尙書平章  
字作采玉篇同毛詩采菽云平平左右左傳作便  
蕃毛萇曰平平辨治也服虔亦云平平辨治不絕

之兒平亦當从古文作平鄭注云辨別也亦與毛服義通

鳥獸莩尾史記作字微字與莩通微與尾通說文曰

字者言莩乳而侵多戰國策有尾生高高誘以為

魯人即論語之微生高也莊子或作尾或作微說

文曰尾微也汗簡云古文尚書字作莩是莩為古

文字也釋文云莩音字案字本有莩音士冠禮字

辭云昭告爾字讀為滋與宜之協釋名曰尾微也

承脊之末稍微殺也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尾生晦

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畝也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三 世楷堂 藏板

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司馬貞本又作為云為依字

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

孔氏強讀為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棟

案譌與訛古字本通毛詩無莘曰或寢或訛韓詩

作譌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無莘

傳云訛動也薛夫子云譌覺也正月箋又訓訛為

偽偽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偽古文尚書作偽索隱

作為者古偽字皆省文作為見古文春秋左氏傳

但此經訛字當與偽別淮南天文訓歲大旱禾不

為高誘曰為成也禾成於夏故云南為此與東作

西成皆言農事索隱本是也

宅西曰昧谷今文尚書云度西曰柳穀臣贊漢書注云案古文宅

同度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穀與谷通莊子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謨

本穀鄭康成云柳聚也齊人語賈公彥曰柳者諸

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今鄭

注尚書从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違

失事目言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

以為昧棟案史記亦作柳谷此古文也鄭康成依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四 世楷堂 藏板

賈逵所奏定為昧谷故虞氏駁之管子幼官篇言

春三卯同事秋三卯同事說文曰卯冒也二月萬

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古文西

从卯卯為春門萬物已出卯為秋門萬物已入一

閉門象也故春言三卯秋言三卯柳卯同字日出

于陽谷入于柳谷西者隴西西縣之八充山一曰

秋門之象故命居之

鳥獸毳毛說文引云鳥獸毳毳云毳毛盛也古文正

作毳張有復古編云毳从毛隹書曰鳥獸毳毛別

作能非汗簡引尚書又作勝案勝與廢相似說文  
或从此髦古毛字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云今  
文髦爲毛古文尙書毛皆作髦

其工方鳩倂功說文引虞書曰旁述又作倂倂又作功

云述斂聚也與孔傳同疑古文鳩字作述耳許慎

馬融皆云倂具也孔氏訓爲見史記又訓爲布案

倂徐邈音撰許馬說是孔訓非也尙書中如方鳩

倂功方施象形方告無辜漢儒皆引作旁見白虎

等而方命之字仍作方讀爲放孔傳于方鳩方割

昭代叢書甲集補尙書古義卷三 五 世楷堂藏板

皆訓爲方方是讀如字棟謂方當依字讀爲旁鄭

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是方爲古文方也薛宣

古文方字皆作仁立政云方行天下亦讀

靜言庸違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案鄭注尙書以爲共工名

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爲氏然則楚辭所謂

康回者卽書所云靜言庸違也關書作請言王逸

引書云淺淺請言公辛亦云淺淺莫諍這違與回

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

子云君無違德下云若德回亂回邪辟也論衡引

作回德回邪辟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僻是

訓違爲辟與回同也古庸字或作康故楚辭言康

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道釋康

爲庸是也或云康讀爲亢龍之

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棟案鄙與否古通用論語

曰予所否者天厭之論衡引作鄙訓爲鄙陋之鄙

釋名云鄙否也小邑故陸氏釋文又音鄙益稷云

不否則威之徐邈音鄙是正義曰否

昭代叢書甲集補尙書古義卷三 六 世楷堂藏板

序虞舜側微玉篇大部引作微云微賤也案古文微

字皆作微見嬭氏鼎及斝樂鼎說文亦然惟石鼓

文作微

賓于四門鄭康成云賓讀爲儻舜爲上儻以迎諸侯

案賓爲古文儻見儀禮鄉飲酒禮注穆天子傳云

祭公賓喪注儻贊禮儀又云內史賓侯注儻相史

記蘇秦傳必長賓之義作儻孔安國以爲四方諸

侯來朝者舜賓迎之讀爲賓客之賓非也晁氏書

賓出日謂測其出之景而導之賓饒納日謂測其

賓孔氏以賓為導亦讀曰賓  
近世乃為賓客之說非也

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史記作不懌怡

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台猶怡

也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

毛詩子衿日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

皆省作台古嗣字皆省作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

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

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原父皆釋司為嗣是司為

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台本音怡故史記自序云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卷三

世楷堂 藏板

唐堯遜位  
虞舜不台

在璿璣玉衡案京房易略例及周公禮殿記孟郁脩

堯廟碑皆作旋機孟郁碑作旋與璿同伏生書傳曰旋機者

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繳也其變幾微而

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其說與

京房及漢碑字合

偏于羣神史記偏作辯漢樊毅脩西嶽廟記云辯于

羣神儀禮鄉飲酒禮云衆賓辯鄭康成云今文辯

皆作偏是辯為古文偏為今文也荀子脩身篇云辯善之度注云

扁讀為辨韓詩外傳  
日君子有辨善之度

輯五瑞史記作揖魏脩孔子廟碑亦云揖五瑞秦本

紀日搏心揖志義作輯漢碑皆以揖為輯馬融曰

揖斂也與孔訓同而字異古揖字有作輯者晉語

輯為揖漢書兒寬傳寬對曰陛下統揖羣元臣瓚

日輯當作輯師古曰輯揖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

歲二月云云何休公羊注引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史記亦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卷三

世楷堂 藏板

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北巡守

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假于禰祖尚書

主云禰也用特今古文尙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

字姚方輿本云至于北嶽如西禮馬融本作如初

禮明上下有脫文今文尙書不可攷然何邵公所

引不為無據也史記封禪書于岱宗之下又云中嶽嵩高也

協時月白虎通引作叶周禮大史讀禮書而協事後

鄭云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當為協書亦或為



協或爲汁又大行人協辭命故書作叶先鄭云叶當爲汁方言曰協汁也黑帝汁光紀或作叶後漢碑以叶漢書載洪範曰叶用五紀伏生書傳引書爲汁云不叶于極不麗于咎說文曰叶古文協从日十或作叶从口

黎民阻飢徐廣曰今文尙書作祖飢祖始也史記作始漢書作祖孟康曰黎民始飢命弃爲稷官古文言阻棟案古文祖字皆作且如祖乙卣盂和鐘文王命厲鼎師毀鼓皆以且爲祖故曾子曰祖者且

臨代叢書 甲集補 卷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也古文作阻者案儀禮大射儀云且左還鄭元云古文且作阻是古文又以阻爲且衛宏撰古文異字其以此乎王肅曰阻難也馬融曰祖始也二說並通今文近之鄭元曰阻讀曰阻阻厄也鄭尙書即馬融本當云祖讀爲阻傳寫之誤也

教胄子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尔正曰育長也與孔馬同周禮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今周禮注仍作胄非也見釋文是鄭本尙書與說文

同馬融書傳云胄長也育亦訓長見尔正字異義同鄭注尙書从馬本知馬本亦當作育周書王子晉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然則胄子猶國子與

分北三苗北讀爲別古文北字从二人別字重八八北別字相似因誤作北說文於八部曰北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竹部曰北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遠傳古文尙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尙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

目代叢書 甲集補 卷三 十 世楷堂 藏板

此之類誠可怪也棟謂北字似別非古別字又北與別異不得言北猶別也虞鄭皆失之苗本一也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分三苗分三危之地亦因分別而名蓋依三居之法離絕之使不得通也大禹謨惟影響依字當作景嚮劉向奏云神明之應應若景嚮是也鄭季友曰影古文作景葛洪始加三此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从今文時所易也棟案高誘淮南子注曰景古影字誘漢末人當時已有作景旁多者非始于葛洪字苑景旁从多已見顏氏家訓亦非衛包所改

皋陶謨暨稷播奏庶艱食釋文云艱馬本作根云根

生之食謂百穀棟案釋名云艱根也如物根也則

是書本作艱訓為根馬說是古艱字作艱古艱讀

唐扶

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本作擾从牛憂聲玉篇

云擾馴也尚書擾而毅如此春秋傳云乃擾畜龍

應劭音柔說文云擾牛柔謹也从牛憂聲又云瓊

玉也从玉憂聲讀若柔管子地員云其木宜擾桑

擾桑柔桑也字書皆音而小反非也徐邈音饒亦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二

世楷堂藏板

誤

予弗子釋文云子如字鄭氏音將吏反案樂記云易

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為將吏

反葢從鄭讀列子說符篇云禹纂業事雒唯荒土

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云云列子之說葢本尚書

讀子為字此在未焚書之前必得其實鄭氏之音

非無據矣

禹貢榮波既豬傳云榮澤波水已成邊豬馬鄭本皆

云榮播既都鄭云沈水溢出河為澤衛狄戰在此

地合塞為平地榮陽氏猶謂其處為榮播棟案榮

波當是二水名周書職方云豫州其川榮雒其浸

波差孔氏以為榮澤波水非也鄭於周禮注依尚

書讀波為播以榮播即榮澤合為一亦非

和夷底績鄭康成云和讀為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

蜀山西南行羌中見史記及水經注案漢書酷吏傳云桓

東少年場如淳曰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故桓表

或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敘和樹表雙植謂之桓桓

之桓桓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三

世楷堂藏板

嶠冢導漾史記及鄭本皆作漾說文曰漾古文作漾

地理志曰隴西氐道縣禹貢漾水所出皆从古文

孔氏作漾非也

二百里男邦史記云任國漢諱邦改為國棟案白虎通引書

云侯甸任衛伯國伯余酒誥伯男古男與南通皆

訓為任故詩云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

送于南又云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沈重音南為乃

林反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

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傳子產云鄭伯男也賈侍中

云男當佗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  
云男南古字通用鄭眾从左傳改南為男賈逵據  
外傳易男為南可以知二字之相通矣白虎通又  
云南之為言任也故孔安國傳亦云男任也今文  
尚書皆以任為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為  
任正義云男聲近  
任故訓為任  
二百里蔡地里志曰二百里蔡刊誤曰蔡讀如蔡蔡  
叔之蔡吳仁傑從之以為當佗蔡

序佗帝告史記告佗詰司馬貞曰一佗佗從先王居

取佗叢書日集補尚書古義卷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故佗帝佗棟案告古文詰見禮記注尚書大傳殷傳有

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

者索隱據孔氏傳以為帝佗別無所見

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佗湯詰論語云予小子履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此伐

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湯誓以墨子  
當云湯祝

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詰有之又與此小異

棟案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

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

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

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祝

於上帝鬼神呂氏春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

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

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

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

廊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

乃大至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

昭代叢書甲集補尚書古義卷五 古 世楷堂 藏板

白茅以身為牲當此時也弦歌鼓舞者禁之韓嬰

詩傳亦言湯時大旱禱於山川以六事自責汲郡

古文云成湯二十年大旱禁弦歌舞二十四年大

旱王禱于桑林雨墨子呂氏皆見百篇尚書故所

載與論語同今湯詰篇絕無大旱請禱之事孔安

國親傳古文其注論語不近攷尚書而遠引墨子

竊所未喻

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呂覽引尚書曰五世

之廟可以觀怪怪字傳  
寫之誤禮緯稽命徵曰唐虞五廟

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

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孝經緯鈞命決

曰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

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後魏書禮志

云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

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緯

書雖不可盡據亦以見夏商無七廟之文漢書韋

元成傳匡衡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

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

昭代叢書甲集補尚書古義卷三五世楷堂藏板

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

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

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開歲而始自唐以下皆當

以五為則呂氏在焚書之前必得其實毛詩豳風

曰七月鳴鵙王肅傳云七當為五古五字如七因

訛為之此經七字亦當作五

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葉由說文引作粵云木生條也

古史言由枿徐錯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

枿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因由等字

必可象枝條華函之形徐鉉曰案孔安國注尚書

直訓由作用也用枿之語不通棟案經傳由字皆

訓為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

訓為生儀訓為宜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

乎人也孔氏書傳晉人偽撰故从俗讀

予遐續乃命于天小顏匡繆正俗云商書般庚云予

御續乃命于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為迎

棟案此經與牧誓弗遐克奔皆當作御趙宋以來

儒者見孔氏訓御為迎遂改作迓或衛包蔡氏撰

昭代叢書甲集補尚書古義卷三六世楷堂藏板

書傳亦仍其謬嗚呼古學之亾久矣吾誰與正之

列子云鄭氏過駭鹿御而擊之注御音迓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曰今爾惠朕昌

祇動萬民以遷棟案震與振同虞書震驚朕師史

記作振又祇振每通用皋陶謨云日嚴祇敬六德

無逸云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內則云祇見孺子鄭元云祇敬也或

振

說命釋文云說本又作兌禮記皆引作兌鄭氏云兌

當為說案周易以兌為說呂覽四月紀曰凡說者

兌之也是兌與說通

西伯戡黎釋文云伯亦作柏郭璞穆天子傳注云古

伯字多从木戡黎尙書大傳作戎者說文作戎黎

云戎殺也漢書載左氏傳泠州鳩曰王心弗戎孟

康曰古堪字今左傳作堪釋詁云堪勝也郭璞注

引書云西伯堪黎是堪與戎同孔氏傳云戡亦勝

也案說文戡訓刺非勝也當从書作戎

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曰天篤下苗亾殷國漢

平輿令薛君碑又以竺爲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

明代叢書 月集補 尚書古義 卷二

七 世楷堂 藏板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論衡引微子曰我舊云孩子

王子不出言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

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後世性惡之說本此

焦氏易林曰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

政事說文曰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从子

我不顧行遯釋文云顧音故徐仙民音鼓毛居止曰

案顧字禮部韻無上聲音當從一音用棟案商詩

韋顧既伐古今人表作韋鼓是顧有鼓音緇衣云

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鄭注云寡當爲顧聲之

誤是顧有上聲禮部韻宋人所撰焉識古音毛氏  
據以駁徐邈未之得也

泰誓晁氏曰儒言尙書泰誓作大開元開學士衛包

受詔成今文尙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真燕

書哉棟案顧彪古文尙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

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此

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秘書

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於衛包繁陽令楊君碑大夫夫人字始在

泰知大與泰異  
文始於後漢

明代叢書 月集補 尚書古義 卷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王伯厚曰孔安國論語注言有

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尙書異

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朱文公

集注從書傳棟案書傳本云少仁人故疏云多惡

不如少善上云受有億兆夷人是言至親之多子

有亂十人今本亂下有臣字  
非王伯厚已辨之是言仁人之少故論

語引之以爲才難

牧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谷

來引書云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小顏以為今文泰誓之辭非也宗尊也故傳訓為尊春秋傳云師叔楚之崇也崇亦訓尊

弗遠克奔以役西土匡謬正俗曰牧誓篇云弗御克

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

擊之徐仙民音御為五所反案御既訓迎當音五

駕反不得音御案此則孔氏尚書本作御訓為迎

也史記及馬融本皆作禦王肅又讀御為禦非也

古禦字作御古文春秋傳皆然毛詩谷風曰亦以

御冬毛傳云御禦也御又與迺同大雅思齊曰以

昭代叢書 曰集補 尚書古義 卷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御于家邦傳曰御迎也鄭氏于鵲巢箋亦訓御為

迎曲禮曰大夫士必自御之注云御當為訝訝迎

也士昏禮 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

訝也世人亂之但御雖為迺訓詰家當依本字釋

之無直改經文之理唐石經亦仍其誤則知古文

之亾久矣毛傳訓御為迺蓋本亦正今釋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張霸偽武成云惟一月壬

辰旁死霸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

承小月三日从月暈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棟

案古鐘鼎文魄字皆作霸或省作兩公誠鼎云惟

十有四月既死霸與說文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

霸今俗作必駕切以為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

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暈

音膊雨濡革也从雨从革今薛宣古文魄作並並

古戟字未詳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傳云大王修德

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勤

立王家棟案孔說非也迹古績字言不啻失官社

昭代叢書 曰集補 尚書古義 卷三 十 世楷堂 藏板

稷不守至於大王光復祖宗始立勳績于王家王

季以八命作牧勤勞王家之事文王能繼成其勳

周禮王 功曰勳大膺帝命作西伯以撫六州之衆也

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蔡邕石經及尚書舊本皆作

頗唐元宗詔曰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

之誼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

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

與頗訓詰無別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

文兼訪諸儒僉以為然終非獨斷宜改頗為陂乃

宣示國學棟案此詔及匡謬正俗遵王之義義皆

作誼故元宗謂與頗字不協據周易改為陂楚辭

曰脩繩墨而不頗王逸曰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

楚辭與是古易本作頗故釋文又音破河反改頗

為陂失所據矣說文言部云詖古文以為頗字音

彼義切是頗有詖音古文作詖周禮典同云陂聲

詖之詖是正與誼字協何不倫之有邪古義字皆

作誼漢書猶然鄭仲師周禮注云古者書儀但為

義今時所謂義為誼是也吳才老以此經義字音

世楷堂 甲集補 尚書古義 卷三 藏板

俄謂與陂協而不知本是誼字顏師古又謂誼有

宜音皆好古之過也史記呂覽亦作義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云

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曰

或有也古有字皆作或商書曰殷其弗或亂正四

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傳皆云或有也鄭康

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

从王之指無或作惡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

為有韓子呂氏皆在未焚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

厚以為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說文引尚書曰

作野云古文好字案石鼓文好字从孩好時鼎从

好篆文女字似丑故或从丑或从女文之異也周

伯琦六書正譌云致愛而不釋

也从女丑聲別作好乃呼結切

日蒙鄭王本皆作蒙在日驛之下史記亦然微子

作霧與蒙通尔正曰天氣下地不應曰蒙孔傳曰

蒙陰闇與尔正合徐邈云蒙音亾鈞反明字本作

蒙轉寫誤為蒙耳張有復古編云霧地氣發天不

應从雨攸俗作霧蒙鄭本又作

蠹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蒙為蒙古文蠹作蠹从三

虫今與虫同从三虫以為古文蒙字非也當云古

文作蠹

甲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卷三 世楷堂 藏板

日驛傳云氣落驛不連屬棟案驛古文作悌今文作

團鄭氏齊詩箋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團孔穎達曰

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也賈逵以今文校之定

以為團故鄭依賈氏所奏从定為團史記作涕涕

即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

誤从水見鄭氏大史公从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

說故作悌後人轉讀遂為涕也說文曰團讀若驛

今尚書作驛是又襲今文而失之司憚馬相如傳

云昆蟲蜀憚闕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貳劉昌詩云乃命卜筮曰兩曰  
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  
貳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  
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貳鄭元注曰卜五占之  
用謂兩霽圍雩克也二衍貳謂貞悔也兆卜之名  
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貳則非  
占也尙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貳爲  
一句則義理明矣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尙書古義

卷三

世楷堂藏板

五者來備王伯厚曰史記作五事來備後漢書荀爽  
傳云五臧咸備注臧是也李雲傳云五氏來備棟  
案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  
也孔氏以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尙書異  
讀後人遂以五是爲傳習之譌非也是又作氏者  
覲禮曰大史古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曰五官  
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云造父後  
有非子至元孫氏爲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  
用字古文引經或从備略時五者來備則云五是來備易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三國志注引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後人遂以堅冰二字爲衍文可謂無識上經

云立時人爲卜筮此云時五者來備皆訓爲是

金縢是有不子之責于天鄭注尙書曰丕讀曰不慶

子孫曰子史記作負子

索隱引鄭注云丕讀曰負誤也

棟案白虎

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

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

音義隱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

士曰負薪然則負子卽不茲也負與丕音相近讀

爲陪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

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氏爲長

益稷曰子不子故鄭讀从之孔訓丕爲大義所未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尙書古義

卷三

世楷堂藏板

安

惟朕小子其親逆鄭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

以迎周公鄭所傳古文尙書乃馬季長本訓親爲

新禮記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蓋本先儒之說

熊氏朋來作經說以爲漢儒擅改經字加以音釋

戒人若大學親民親作新則非漢儒所及待河南

程子而後能言之眞夏蟲之見也

馬本亦作親迎鄭于東山箋亦

言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而注仍訓爲新蓋古親與新同也

子造天役王莽作大誥云子遭天役案史記甫刑云



兩遣具備今尙書作造文侯之命云嗣造天不愆孔傳亦訓爲遣

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史記云魯天子之命

孔穎達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衣說文曰衣

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

衣故旅字亦作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道

曰魯古文旅秦時已誤魯爲旅司馬襲秦舊文故

也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青王符潛

夫論云康誥云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

昭代叢書印集補尙書古義卷三 圭 世楷堂 藏板

匪省

酒誥盡執拘以歸于周拘說文引作柯云柯搗也从

手可聲棟案可句字異古文未有通用者說文解

字敘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

止句也不合孔氏古文然漢時可句亦有通用者

梓材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今文尙書曰疆人

有王開賢厥率化民王充曰言賢人壯彊于禮義

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棟案古宥字或作有古有字皆作又

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鄭注云又當作宥管子書又以宥爲宥 開本啟字避漢

帝諱茲作開以亂爲率以爲爲化古貨字作購訛字作馮或从化

或从爲字 古今文之異如此正義云鄭注古文篇本相通

多異夏侯等書宅嶋夷爲宅瑪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剛則剛刺云臆官剛刺頭庶剛

是鄭注 不同

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孔鮒

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遠也逮婦之名言其

微也說文引云至于媼婦媼婦妊身也案廣韻引

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於媼媼則媼非妊身也

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梅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

昭代叢書印集補尙書古義卷三 美 世楷堂 藏板

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

注云庸庸微小兒也今洛誥作燄燄傳云火始然

燄燄尙微愚謂燄燄猶炎炎也古燄字皆作炎炎

炎勢盛不得謂始然作庸庸者是庸庸猶熒熒大

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亦此意也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史記作遺民賈侍中亦以爲

遷邶邶之民於成周皆古文尙書說也陳亮曰臧

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維義士猶或非之

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由周而言則爲頑

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周書作維曰俘殷獻民

士大夫也九畢成

無逸書大傳作母逸論衡史記作無佚案漢石經逸

字皆作佚漢書猶然王伯厚曰母者禁止之辭其

義尤切棟案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母違命注云古

文母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母與無古今字

非有兩義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正義引鄭氏

注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坊記

昭代叢書甲集補尚書古義世楷堂

引此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魯世家載無逸篇

與坊記同裴駙載鄭氏注云謹喜悅也言乃喜悅

則民臣望其言久矣棟案史記所載者伏生所傳

今文尚書也鄭氏之注不與正義同者當在書大

傳中後所注者乃賈氏所傳古文尚書也能朋來

經說云坊記言乃謹之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

其為無逸之文妄稱為謹說之謹不知本文當為

雍作釋文正義者從而遂非傳說尤為可恨熊氏

不攷尚書古今文之異而妄下雌黃亦可謂無忌

憚矣

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遑當依國語作皇左傳

皇為靈臺碑云日稷不夏稷與吳同詳易依字當

作廂鄭本尚書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

云夏之言暇是夏與暇通詩正義尚書大傳夏之

段暇从日段聲故暇亦作夏

則皇自敬德蔡邕石經皇作兄自作曰上文無皇曰

同正義云王肅本皇作况秦誓云我皇多有之公

羊傳載云而况乎我多肅所載皆古文尚書也况滋益用敬德也兄本

昭代叢書甲集補尚書古義世楷堂

古况字况樊毅碑管子書皆以兄為况漢書尹翁歸

况字子兄注云况兄讀曰况柔柔詩云倉兄填兮召明云職兄

君爽說文曰爽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案爽與爽

相似說文云盥古文以為醜字皆从明故史篇以

為召公名醜

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漢

書王莽傳引云嗣事子孫大不克其上下遏佚前

人光棟案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

管子山國軌曰未淫失也秦詛楚文曰淫失湛亂

董適訓失為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傳云肆失

也失猶逸也逸與佚同謂逸囚也公羊經齊侯使

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

以佚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

杜欽傳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小顏云

失讀曰佚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佚

傳云遂行淫失皆作佚也

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伏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

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史記踐

昭代叢書甲集補尚書古義卷三 无世楷堂藏板

作殘周禮大司馬云故弑其君則殘之逸禮王霸

記云殘滅其為惡

多方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案

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釋文云泆又作佾注司馬

本作屑云過也棟謂屑當作屑與佾相近故誤作

佾說文云屑動佾切也蔡氏以為瑣屑有辭孔

氏又訓屑為盡皆未當屑裴光遠集綴又作有見汗簡

立政灼見三有俊石經心灼說文引作焯云明也从

火卓聲案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

如卓文君之卓猶酌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

聲汗簡云古文尙書灼作焯

子且已受人之微言蔡邕石經曰且以前人之微言

論語撰攷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

書菽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小顏曰精微要

妙之言唐石經亦作微孔傳以為美言

以觀文王之耿光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聲說文

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棟案蔡邕石經作

鮮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杜

昭代叢書甲集補尚書古義卷三 三世楷堂藏板

伯山傳漆書古文必得其實作鮮光者非也王逸楚辭

章句云耿明也光也

周官以公滅私說文云八姦衰也公平分也从八从

公八猶背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為八背八為

君陳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沈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康

成注坊記云君陳蓋周公子

字康王既尸天子遂詰諸侯史記作告鄭氏緇衣注

云告古文誥

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墨子引云苗民不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禮記緇衣引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否古不字否用練未詳或傳寫之誤折與制古字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虐與殺亦通見春秋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王伯厚曰皇帝始見于呂刑

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棟案孔傳云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卷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

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刑鄭康成周禮注

云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又鄭書注云詳審察

之也則知古文本作詳詳與祥古今字易履上九

日視履考詳釋文云本亦作詳此經當依古文作

詳訓為祥下經監于茲祥刑同 尚書君奭云其終

經云其道 出于不祥蔡邕石

惟貨惟來釋文云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漢律

云請為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

寇說文曰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从貝求聲棟案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孔氏本作來以為舊相往來義反紆回矣

其罰百鍰鍰史記作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說文

作鍰云錡也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

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

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曰字本作錡錡即

鍰也蓋古文作鍰今文作選五經異義云夏侯歐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卷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陽說云墨法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

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

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氏以為古之率多作鍰 周

職金 疏 考功記冶氏云重三錡注鄭司農云錡量名

也讀為刷元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錡鍰也今東

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鑲鑲重六兩大半

兩鍰錡似同矣則三錡為一斤四兩 說文云錡十

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 錡北方以二十兩為錡

上下比罪棟案漢時有決事比蓋取則于古

費誓說文云周書有柴誓從米北聲廣韻從柴从米

比聲云魯東郊地名此據孔氏本言之則知古文

本作柴裴駮謂尙書作柴字之誤也鄭氏注周禮雍氏禮記會

子問皆引作柴誓

序東郊不開唐石經初刻開作關匡謬正俗又作關

云古關字馬本亦作關釋文云關舊讀皆作開小

顏以爲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開爲開案

說文虞書關四門作開从門从光此經關字亦當

從說文作開唐石經作關者衛包改从今文也宋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尙書古義 卷三

世楷堂

藏板

以來直作開字非也

秦誓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正義曰員卽云也是尙書

本作員衛包改古文始从云詩出其東門云聊樂

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詩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

作員商頌曰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言古

文以員爲云也

惟截截善諛言說文引云彘彘巧言又言部引云截

截善諛言公羊云諛諛善諍言賈逵國語注云諛

諛巧言也王逸引書云諛諛諛言漢書李尋傳云

昔秦穆公說諛諛之言任佗佗之勇案此則古文

作截截今文作彘彘也

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公羊云性諛諛善諍言

俾君子易忘案說文籀文辭从台史記三王世家

齊王策云俾君子忘與公羊合此古文尙書也

是能容之禮記是作實棟案古寔字皆作是秦惠王

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

兩邦若壹王之望讀是爲寔戰國策蘇厲曰白起

是攻用兵高誘曰是實也公羊桓五年傳云寔來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尙書古義 卷三

世楷堂

藏板

者何猶曰是人來也高氏以是爲實者古春秋經

寔來左傳作實來今本左傳仍作實來韓奕箋云實墉實壑

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高誘涿人故亦以

寔爲實

惠棟案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

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司馬遷亦從安

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

古文說如堯典放勛古文動辯于羣神辯古文編見說文

禹貢九江入賜大龜入古文內見南宮中鼎堯典夙夜出入命命內亦作入賜

古文錫見儀禮注下賜土姓同古文入亦作

內邦穀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內門入門也 潘冢

導濇古文濇洪範曰涕涕字之誤古微子我其發

出往鄭本亦作往金滕周公奔楚事論衡以為皆

卓然古文無可疑者第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

以訓詁之字竄易經文後之學者無可攷證反以

史記為今文耳又殷本紀所載湯征湯誥皆逸書

十篇中文也今所傳古文湯誥與史記所載絕不

相類其中如敢用元牡等語乃湯時大旱請禱之

文見墨子及呂覽豈誠孔壁之舊哉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世楷堂藏板

跋

松厓先生古文尚書攷采入壬集但其書專攷梅氏

偽古文之失而真古文之古音古訓則未之及焉此

卷旁徵遠引搜羅極富昔高貴鄉公說稽古同天之

義至數萬言未免多而無益不及此書遠甚翠嶺沈

楫意

尚書古義跋 世楷堂